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二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十一卷書惺先生書經補説一卷附史惺堂先生年譜一卷
〔明〕史桂芳撰　年譜〔明〕夏子羽等撰
安徽省博物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史簡等刻史氏增修本 …… 一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曹大章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曹祖鶴刻增修本 …… 二一〇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一）
〔明〕姜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四四三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十一卷嘗惺先生書經補説一卷附史惺堂先生年譜一卷

〔明〕史桂芳撰　年譜　〔明〕夏子羽等撰

安徽省博物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史簡等刻史氏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惺堂文集十四卷》提要

史惺堂先生年譜前序

同邑後學劉應麒撰

吾番理學之士。國初有大理胡公世以節義稱。其學後若干年而少宰余公崛起。少宰者敬齋先生高弟倡道南都。都人士翕然宗之。嬰忤權璫。中遭斥斥剛勁之氣百折不回。可謂不負所學。又若干年有舒健菴先生。舒先生天資純粹。弱冠舉進士。即私淑[illegible]文莊公。余嘗誦其詩。有曰貨色兩關俱打破。古今

到此幾男兒。又日心隨俯仰能無愧。中夜安眠夢亦清。歷官閩楚。具有政績。惜享年不永。未盡其學力之所至。惺堂先生與舒先生同時而稍後。廸幼故豪邁不羈。癸丑以後。始折節有志于學。其學又刻意尚行務為苦節。所至落落寡合。而其志益堅。奉新恭公麻城耿氏兄弟。雅崇信之。自兩浙歸。不復仕進。安貧樂道。惓惓以成人材厚風俗為己任。罷大夫一泉史公皆齋陳公先後援諸生之儁者師事先生。後多成[illegible]

數能發明其學而二三同志從而羽翼之名益彰聞海內矣或猶以矯激病之者嗟乎先生力挽末俗頹然有先進之思而過之學者宜師其意至其任道之力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見人一善喜談樂道若已有之亦不能藏人之過人或疾之如讐而同志樂受其益知我罪我先生弗顧也所謂特立獨行之士非與彼矜飭仁義沽名鶩矣日高譟大自標榜以誑後學又先生平日所羞稱也年譜出門人夏布衣之手草創粗具乃孫雅古屬余序之余亦受益先生者爲之述其梗槩如此

其言先生有惟恐不及惟恐過之之思斯亦中郎有道之碑文矣

嘗惺先生年譜

門人洎陽夏子羽伯起編次
瑯琊焦　竑叔度
古黃耿定力子健
古婺潘士藻仲潔
新萬蔡毅中中山
昌江徐時升以行
同邑劉惟達近之同編
廉　靖安卿
朱大德元卿
陳　塈子學考訂

謹按

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姓史氏其先出漢溧陽侯靈濟公之裔世居湖後彌泰以忤先彌達意官江東福建提刑遂家饒之餘干彌泰之孫景璣景璣之曾孫清甫清甫之

子文德傳學有隱德元徵辟不仕以醫遊
四方所到輒奏神効值
明興欲歸祭父塚番人數尼之乃遷父骸塋
于番遂家焉人以其死能更生扁其堂爲
更生堂因號可甦是爲先生八世祖可甦
生原善原善生秉彝官靖江王府良醫秉
彝之第七子從敬娶四川茂州判官周彥
英女生于朝建敬早卒貧甚周杜門守節

事詳周節母傳中朝建生恩恩生仲耶爲
先生父高才擅詩文補邑庠增廣生年廿
三卒母章氏繼産先生幼孤育于祖母楊
氏
明正德十有三年戊寅五月丁巳先生生
是爲五月十九日先生生雙目閟而不闢
越廿五日忽張雙眸炯炯如明星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二歲父擔坡翁卒

成婁綜
滿日生
于愛忠
信然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四歲母章太安人卒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歲祖鈞雪翁卒
三年甲申先生七歲叔賓雀翁媍劉氏同卒
十有一年壬辰先生十五歲叔仲倫公卒
叔仲倫顒欽長于文學先生年十四就師
受句讀夜歸倫與說時義體式愛命愛之
能勿勞予題援筆立就如老手自是每夜
文論聞作倫甚喜哥卒于痳症祖母楊命

老僕携先生匿親族間兩月遲楊頗足病
哭曰兒延一線命接香火再莫如汝父叔
讀書矣家藏書二櫃先生每發而觀楊輒
擲去之先生強從之徐竊觀之而不敢伊
吾也時族人有爲府掾者告楊曰若僅遺
一孤其從吾爲掾免遺罣噬乎楊唯唯先
生口不言而心竊羞之曰吾作如是人哉
先生二作有敘歷附于此
十有三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邑侯徐公試童子得先生卷奇之取冠榜
首
十有四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督學李公舜臣得先生卷大加賞取進學
首是冬娶沈安人
十有五年丙申先生十九歲子書言生
十有六年丁酉先生二十歲應省試
十有八年巳亥先生二十二歲讀書員明寺

時與陳龍岡先生尚節徐節堂先生高友
善同業皆終夜不寢屢歲不相離陳徐後
皆成學宿
二十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在南康白鹿洞
書院子書文生
是年正月先生辭祖母楊往白鹿洞過傅
愚齋先生相與語始卓然以聖人為必可
學愚齋少從學于白沙高第鄧公德昌先

生少豪宕愚齋書主忠信三大字懸先生
坐前自是對人無妄語歲終歸省鄉人見
其舉止威儀屹不可犯共訝異云
二十有一年壬寅先生二十五歲在白鹿書
院
兩年俱以正初抵洞歲終歸先生日程云
辛丑壬寅兩年居白鹿洞賴傅愚齋教督
然改舊習

二十有二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讀書紫極
宮
初道房有鬼魅夜人不敢入先生居之寂
然道士朱廷佐異之
二十有三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讀書紫極
宮
子書文天歲大旱先生食貧與祝羅墩先
生日講近思錄有超然自適之趣

二十有四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讀書紫極
宮
督學蔡公試一等第二補廩先生文集云
甲辰歲大獄日二弥未嘗飽乙巳歉更甚
但覺此心清虛無一物援筆文思濬泉七
篇立就
二十有五年丙午先生二十九歲舉于鄉子
書直生

二十有六年丁未先生三十歲上春官
二十有八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自丁未歸患瘡者三年手不釋書未
嘗一日廢學
二十有九年庚戌先生三十三歲再上春官
先生文集云庚戌下第與鄭仰峯同舟南
讀來齋日錄益奮志向學舟中兩月無一
毫科第念

十是先生公車矣日從歲百四十里其後門人來元鄉歲安晉

三十有一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讀書紫極
宮
先生爲孝廉者七年矣琵邑大夫宰觀其
而其攻苦刻勵茹淡食貧甚于爲諸生時
文集云壬子與鄭仰峯同北上至徐州囊
空矣半夜跟車行七十里買餅不飽又行
七十里始宿
二十有三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三上春官

率恭師教公車嘗資釜相有餘而王汝忠不公車則不受公物夫惟其用約故其取廉廉之本頒在于此

是年先生成進士大座師徐存齋翁階得
先生甚喜乃定會所于靈濟宮集同門數
十人三六九日大會講學時羅盱江先生
汝芳爲殿試年友朝夕相磨切先生一日
忽悟自性原自天成脩息斷見加不得些
子減不得些子氣節勳名藐乎小矣近溪
先生拜賀曰此格物之說也弟苦功久而
得之兄今一日千里哉先生曰吾此來爲

誠然不
可口講

上若極幾于見此而實未之見也數時與
兄連楊令忽得此如大病人去了一身大
汗身子都輕了然從此止可默默自修不
可口講向人曉曉又添一話柄也將楊椒
山公繼盛以論嚴分宜繫獄先生每入與
論學移時同輩危之先生不動至除夜念
楓母不得侍養忽忽不寐又念楊椒山此
夜亦不得侍親作除夜憶楊椒山詩詩成

勤政

歌咏徹曉次早人賀爲同年譜之多編
頸吐舌云六月近溪先生遊太湖令先生
別之云從此宦路各殊學路歸一切皆首
兩無媿也日程云近溪引余向學丕氣節
勳名小矣
三十有三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授歙縣令
四月授歙令八月抵家迎養祖母楊歙繁
劇稱非先生事必親裁每日五鼓出夜半

同一者夜坐露臺石橙上即曙五鼓手拂
去身露即出亦無恙有鄉人皆勸買屋
者先生發書覽畢即付燈火之日程云余
任歙縣心純在欲多任氣爲稚守朱所包
容朱眞長者
三十有四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在歙家孫
稽古生
是年錢懷蘇公來令祁門錢年二十一少

三百年
開十夫
之論率
由此欲

年譜嘗此學先生嘗云生乎吾後聞道先
乎吾者也力相夾持在歙爲不孤時倭冠
猖獗有群黨從宣州來徽者先生晝夜調
度送祖母進城以身塞之倭黨尋遁去七
月議築城鄉紳有樅杆兩廣者折衷云此
役雖數十年不成徒爲東關之人開一騙
局耳且安常靜逸坐致清華任事任勞反
不及也先生一日即置之曰吾知有城不

天下無操可得乎

知有身耳士民好義者分任史數又推力(民故皆如此)優者爲四門樓毫不煩官八月與事九月(何其神速)告成民作歌誦之時督撫趙文華父事分宜以工部尚書出監軍先生不隨衆參謁趙怒郡耶欲績等縣軍餉且云先解二萬兩視守陶公持示先生先生曰無名加派死不敢從陶義之久不應趙大怒語莫巡按即導疏論史知縣先差旗牌拿來捆打

學者槪于此否及身能如先生否其不能則又嘗思其何以故不能嗚乎非夫天下之至剛孰能與于此乎

一百莫亦大怒庇此先生命請罪先生不應節推李公曰先生出班一揖先生亦不應一日李請先生與錢及何績溪視縣夜會酒酣李云一言奉勸史年兄不敢聞日特請三年兄同勸早間陶堂翁傳貸院審意趙督撫意頗險禍且不測賢守諭令自全陶不敢言特以意授某某亦不敢言特託三兄休戚相關故也四公相顧失色

嘿無一語久之李倪曰請一言爲明辰後先生應曰天地鬼神臨之在上一身虀粉不足惜也遂別去酒然若未有關者無何績溪總督胡公宗憲托其軍門賛畫管都閫子來曰胡聞趙僉趙出旗牌胡問何爲曰拿官因令簡官曰今績縣史知縣胡求檄視之則績縣知縣史朝賓胡請口吏知縣何處人趙曰不知又問名某趙亦曰不

天也

知胡曰歙縣史名某江西人今所拿史制宿某縣尹福建人趙命易檄胡神其差誤者且請先行查姿有賍跡再拿未遲云云先生亦不應蓋于胡一切賀問皆缺其意亦未可知也時應天巡撫張公景賢按徽待先生甚倨每盛怒臨之比其友也則甚和敬蒋欲語又噤初不測其意及先生見任往辭廣德兵憲朱公朱大叫曰寃哉寃

哉若知張院之恩乎又知其敗官之懸乎
張甫蹈此即問欲縣何如余曰自未見其
人但見其公移似亦才張曰廣德去撤不
遠亦未叅乎余曰六府蜀邑皆叅獨渠未
至張又問曰撫守何如余曰知不真余知
其有先入者爲若懼焉及復過此始叱趙
故拱手指天曰蒼蒼在上何敢欺吾官付
之趙任其去留終不敢枉人以媚人也本

張明崖先生之虚公無我亦豈恒有

院曾作縣貴道亦曾作縣又省與欲何如
余即應曰不如張大呼曰我亦不如我原
作呉縣頗稱難亦自負今念之不如欲也
我初至有先入待之甚倨但見喜怒不形
進退應對不失尺寸心甚驚異越數日靜
夜焚香告天曰寧趙加我我何恐加欲也
濱行欲語故懼垣耳乃止余請其詳張曰
吾初出巡謁辭趙趙面命曰此去先爲我

世之矜眼者類能于遠從中取人慈心者類能

哉處一知縣某問爲誰曰欲縣先挫辱一
番待我自處某曰須有因方可行趙曰不
官有因無因先打他一頓我即差旗牌官
拿來捆打某不敢再言辭行及至欲與馬
供帳皆遠慢及查各考冊率稱其才久之
即（細心）其行事觀其用心蓋誠心直道今之古
人也當官委調全無知其必不利于官但
其才其守眼中希見而禍患毀謗毫不動

于泰脩中救人然遂可謂君子人歟若救人而不使人知身受救人之害而無悔吾見張公君子人也

心則古今所難也以故倍加敬禮不敢徇
人以歸禍必不測某亦聽之未幾趙諭張
去矣若今轉官而張罷去傷哉先生曰張
公施恩于不報以身捍屬官蒼蒼有知張
其與乎休寧令林公選道數月寓書來欲
云趙欲專疏論兒盡少貶以回渠怒又云
趙翁有言滿朝皆知南中倘有附和者則
兒危矣先生覽畢即付火恐驚祖母也無

天也

何趙患怪病卒又歙一富商查資財甲天
下子任中書閣師視如子弟商賈皆官衣
金紫閣師及貴近禮如上賓先生獨以庶
民遇之商大慚恨過賂權倖爲傾陷計時
選郎查乘奏富商以同姓借爲重各邑俱
通禮幣先生獨無故吏部比較獨笞吏示
感先生恬不爲意乘奏益怒欲考黜大堂
不可留商役賂兩衙門拾遺又不遂先生

日程云余令歙姊兄困弃晝夜之力不得
一刻暇不學故不得易簡天則故粗俗無
禮負羞負愧又云一日講理李公李國
戶論事忽一人排闥入徑詣李曰家大爺
有書送史爺李曰余余曰縣前候其人曰
候數日不得投李命余收其人復云領回
書余不應卽起出輿中發書乃囑公事其
人從于輿帳外大聲曰領回書余叱之去

已前所
行益有
不是然
在先生
日省又
當如此

又云易卦六十四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多
獨謙卦六爻皆吉四聖示人至深切矣又
聞之先訓云傲凶德也有凶德必殺其身
余自幼凶傲後知向學頗省改至今歙猶
未消盡件逆當路然竟免于刑戮又幸全
大節罷官靜思可不爲大戒哉又云人身
止一傲則百善皆掩

三十有五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觀回復

歙任

在歙三年陽明之門如錢緒山公德洪王
龍溪公畿張石川公寰相贊正不倦日程
云丙辰復任始知賦稅之數方知編徵易
簡法然教化大政則全不知處士夫無禮
又云人情大可畏　觀回憤悶不平遂昏
散不敬肅秋迎祖母至衙孝養復修職心
亦清復敬肅

眞正簡
點之言

人生至樂不可倖得得者或後錯過惟先生不錯過

三十有六年丁巳、先生四十歲、擢南刑主政、先後疏薦、上行耶單部院、請裁于分宜之子世蕃、世蕃曰、史某我從未聞、遂除名、夏陞南刑部浙江司主政、過家、娶族孤子不能娶者六人、碑九世祖而下及族尊墓無碑者二十、冬、奉祖母楊赴南京、一飲一食必躬必親、延客、必先設席于內、奉酒一卮湯飯一盂、命沈安人見齊侍養、方出候客、南中率簡、每日惟專以講學會友為事、大會外、又與東莞林艾陵先生、奉新蔡見麓先生、萬安黎念雲先生數位、每夜輪會衙舍、輪講五經。

三十有七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在南京、

先生嘗誦周元公道義由師友有之、及錢懷蘇先生朋友為我性命之語、以自警發、故在南都名賢聚集之地、講學會友、益學不倦云。

三十有八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在南京、

先生學脈雖傳自江門、而踏實受用不外一誠字、其送宗人鳳橋序、引先儒吾心之誠即神千百人之心一誠、及惓惓引人向學不外一誠、學者于此、庶幾窺見先生一綫。

三十有九年庚申、先生四十三歲、在南京、

至樂

是年冬、與蔡見麓先生仝行赴京考滿、至則耿楚侗先生定向、錢懷蘇先生四位、夜夜連床論學不輟、有欲人羅龍文者、官中書、分宜門客也、謂先生曰、某揚父母盛名于東翁、東翁亦傾慕、嘗內轉天官、豈又淹冷局哉、但欲得父母一面耳、先生荅曰、吾家至酉都、一水而便、于祖母甚宜、北中苦寒不便養也、羅後約明晚當來仝往先生

至孝讀之使人墓使人泣

不祔

四十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考滿回過家復

抵部任

初先生之入京也留家衆奉養祖母楊作

金陵侍養閣懸之中堂示付託意是年五

月二十七日沈安人卒于官邸還南奉祖

母歸卜塟沈船至蕪湖起早過程先生怡

講論經宿抵家兵道浦公來訪先生以齊

然之衰也士斧走于大夫之門其不斧走者則遂翹然自高孰有先生無迹之嫌而惟德之好若此誰其胸中真有成人材厚

衰相迎肅不喜文之相愛時聞同邑庠士

陳之可紉事母孝少先生二十歲先生造

請爲友相過從尊以上賓後三年以冢孫

稽古爲門壻親禮備至規磨不間十年

陳學有得追念師恩執弟子禮終身爲先

生嘗曰凡孝弟人有學問基本吾輩當極

力成就故布衣鄒王艮鄰王邦本輩先生

輒引爲良友城旦陳烈牧豎黃祖兒約之

風俗之願徙曰謙先未見云也

爲子弟每遇會期必招與偕往與同門商

序坐論無間八月塟沈既襄事請祖母楊

赴任楊堅不往欲乞養楊又不許親友有

勸繼室者先生不應乃留長子書言夫婦

奉養仍請姊氏庠生江山秀妻終年在家

伴楊觸携子書直行是年楊坡公以先生

貴勅贈南京浦吏主事母章妻沈並贈

安人

於乎歌先生之爲十知此爲兄如此可以教天下之人子人兄矣此真先生應求也

四十有一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是年楚侗先生督學南都朝蕃印心奉乃

翁封君書幣以次子定力孫汝愚養子王

增爵拜門墻先生之學專以作人爲務所

至多高賢碩士居恒嘗曰除却成人材厚

風俗我輩無事矣故在留都日與一時英

賢以學業相切劘而正堂趙方崖先生尤

相欽愛初趙與先生以律例爭或謂先生

趙之虛心亦並恒有

于是先生鰥居二年癸勸者此

日、趙老不喜、如何、先生曰、以理爭、非私也。無何趙語諸道曰、往年自以律例熟、近因史正郎爭、夜夜看、始知律義之精如六經。日來甚有進益。凡奏疏無不出先生手者。趙與先生往返改削、有一稿先生竄一字。趙曰、此字我三加之、先生三除之、可見虛心相處無形跡也。是年秋、同年盛文湖先生同寅董蓉山先生力勸繼娶、乃馳書請

先生曰吾娶甚難吾踰强之年義不可娶女妾又改熙者吾不娶也竟得鄭獨人年三十猶未字也

先生于是過卜

稟楊楊令書言答書、此事汝自斟酌、董更促之、遂娶當塗鄭孺人。

四十有二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擢知延平府事。

子書直夫、同志夜會、聯床不歸、有作詩慰先生者、曰孔鯉死于孔子前、曾聞顏路哭顏淵、聖賢到此如何處也、只低頭且聽天。先生曰、此孔顏事、若吾多過、天自當加譴

氏遠矣

責、敢不痛省、乃云聽天乎。先生之學、始聞于白鹿、繼悟于燕都、而勇猛精進、通乎晝夜、灑然真得、去其氣稟之滓者、留都也。故嘗語人曰、留都是吾再造地、非先生自知之真、其誰能言之哉。

四十有三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二月、到延平任、七日以憂歸。四月、子書爽生。

先生抵家、請祖母楊之延平、楊堅不往、又

即此處分豈非至孝

請乞養不得、乃留姊弁繼室鄭居長子書言侍養、獨攜三蒼頭行、至崇安登武夷、接弈峯頂、夜坐峯尖雪蓬內、不移時即天明。出遊蓬外、四周飄然、在世外、因有許大乾坤不掛心、滿團一生到天明、起來峯頂開遊覽、忽却人間有我身之句。延平二三吏卒接至、先生曰、汝輩何必到此、上梯四重、攀鐵索、緣山險行、雖武夷百僧亦止一僧

閒鄰遠行

能隨我夜下山宿僧房次日延平官吏踵至且云大田縣賊衙破數縣府日貸軍餉接濟劉總兵先生速行至建寧會穊守楊公一鶚訪毛父循良蹟（所至留心如此）即發舟赴任發糧帑散客兵牌諭支分居民安堵華到任公宴一切俗費盲弊袪除自給惟蔬食甫七日家報至聞祖母楊訃先生痛絕殞卧地次早方甦不能起門外哭聲震天先生驚問故開門納之黃童白叟哭不已先生即卧內慰諭之出明早復打門哭且曰百姓赴兩院告許題本即有牌來止爺莫去先生曰我身在此魂已去了出城之日父老擁街哭婦女號于門內至崇安父老趕至界前哭口兩院明文在此請爺回府大雨昏黑先生痛曰汝輩苦矣我七日延平有何功德汝如此眷戀耶民哭曰還日兵過

閒鄰遠行誠也開門給兵才也七日風行誠也才也先生烏知其然哉

閉城門任其搶奪甚于倭寇爺大開門不許一兵上岸先派船更代兵即過船哨官入府領口糧亦喜曰處處如此兩省力也以後兵船無限但得爺任數日做箇定規

先生曰就是

皇帝面命亦不敢從矣汝亟回延至天明泣別抵家撫棺痛絕復甦踰旬延平節推江奉院司道公文關至據延平府南坪等縣坊里軍民等連僉具呈云云乞照福寧鍾知州松溪王知縣例奪情墨衰晉事檄至饒州太守顧觀海公命吏賚文至先生力疾辭居喪足不履戶外惟祭祖先墓則徒步往不輿不馬非雨不蓋後先生歸林數十年延平民至必來求見依依若父母焉

四十有四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在山廬墓

十月奉祖母柩合祖笏雲翁墓和鳳鄉陸

上墓在山庄之西先生卽廬于此日哀省
墓週安仁尹蕭公時中刲俸助葬餘千尹
黃公文梆祭墓下皆延平人顧太守拜墓
下坐于塋中語移日
四十有五年丙寅先生四十九歲在山服闋
次孫禾古生
五月服闋時患瘧五年不能起復携孫稽
古居山庄每日三哀省揚墓雖甚暑不輟
除夕瘧甚幾絶去夢神人數百語云汝陽
數已盡當死只汝節母周苦節留汝力學
以明先德耳先生應曰不敢不勉神曰必
批執爲信先生援筆書二詩付之驚醒汗
過體病如脫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五十歲起復補汝寧守
服闋將赴京無資按君盛公及同年知巳
資之行抵京金谿高公知案中無有分俸

充用與耿錢二先生日夕相訂及謁選補
汝寧知府携鄭孺人及姊姊丈幼子晉褒
行至桐城與趙蕺二公講學咏詩甚樂趙
刻有宜秘洞紀事十二月抵任
二年戊辰先生五十一歲在汝寧
先生自鷄鳴至夜分勤政與欽同而力行
教化自謂過之如漆雕開謝上蔡先賢外
凡忠孝節義在上世者無不崇在當世者
無不表鄉約保甲雖窮鄉必親歷焉行之
彌年如光山縣蓮花堰及石寨頭潘家冲
等處素多賊盜俱自首改行從善至柴家
山一名牢山百餘年盜藪常勤官兵不能
勦者其盜首朱學陳愈等四十條名咸投
約所自首約正不敢信卽引刀欲自刎曰
今俱爲史翁良民我獨名爲盜耶先生悉
撫而誨之後其餘黨數輩往黃安縣树于

原讀載先生在汝二年以金若干市麥若下貿紡織具課家人甚詳以謂非先生之所存也芝之

港將行刦朱陳卽率歸化者捕逐之不令回犄歲而合山忍饑先生曲爲賑之及先生掛冠後耿叔臺先生書至云崇山所化巨盜歲時猶哭官君墓下官君名思恕臭上君祖嫡等皆有學行孝廉先生雅敬之以爲士民標表者也初任崇府折庯四十金發回承奉司取領又一次三十金發學助貧生民苦崇府抽分雖禁茱柴炭必抽

先生問之曰有
聖旨先生請旨者則不能應卽日罷之當繼院基址改作十四州縣行館及舉有行牛員若之爲肄業之所民間有二孝女傷父無子貞不字以養且老矣家無食先生買地食之無衣先生衣之歛樂導入謁先師仍尊至衙與鄉飄人飼飫耿天臺先生告病過汝先生詔歎時以汝子弟從之遊者

肯隊之可亦令往師爲時
詔求遴才大司徒馬公森及趙荆公賢薦先生章交上

三年己巳先生五十二歲在汝寧

道長逵斗城先生以遴才薦先生及殷石汀汪南演總理河道尚書朱公衡以所薦凡先生薦王自未有書稱謝者朱常有書及之云僕素未識荆然從鄉里間得聞

後此人品俱于數行見之

清操古行心甚欽仰比在河上職事相關執事亦未嘗致一揖及僕以賢名上疏執事亦未嘗有一价之馳一劄之通僕于是轉加傚重舒于公鄉閭宜達賢名顯世雖清明而古道未復久稽遴序知執事有得于心無愧于行豈以遲速芥蔕乎先生于鄉紳未嘗有意爲簡于其賢者則師友之不以顯晦爲厚薄又其俗頭會出錢以供

原譜中所載一時好佞之言不而足以先生之高深不系于此也發之錄此及朱公書以見其特不謀而而心毀有如此者

鄉紳轎傘夫先生順民心報罷之故一題者滋不悅而賢者敬愛則如親父兄諸席以國為序設于川堂不張鼓樂以便請教酒數巡命歌童歌詩為壽汝陽趙汝泉先生每向人道先生政學其巡撫湖廣揭江省撫臺徐公共吝云饒州鄉宦史諦桂芳前敝總汝寧守也高明不為物累孤介迥絕時流即飲食衣服之際知是古人雖篤書期會之間類非俗吏學術純正允為周程之徒教化修明嘗在襲黃之上不肯下此公姝傾心服之自愧終身學而未能者也乃其疾惡太嚴遠俗特甚遂為同僚所誣以致被劾敗官飄然引去渠今者耳心林下講道山中自得甚矣然以 聖明之世而使古之君子今之醇儒如斯人者終于擯棄不用不肯日夜痛心每一念及忽

此豈不賢于一部鼓吹俗吏徒以係內相與繫折相莊耳烏有誠心以民教相勉勸者

寢食俱廢者也故敢闢于門下以門下古道清風亦將有黙契焉惟留意薦之

四年庚午先生五十三歲擢兩浙運使報至即日求代士民依依攀戀甚于延平蓋先生治汝前後僅兩載化澤已入民肺腑先是先生初抵任即檄諸屬宴師文堂締觀視民如傷四字命余生歌王龜齡真西山二先生守泉州詩佐酒先生亦自作二詩反覆賡和沫悽惻隱真心一時聳動諸屬令皆愉然興感有一令初來謁余北少意氣甚負先生恐其不便民也呼至公案頭訓之如子令初若不堪繼亦惕勵率若職以故化行俗美家絃戶誦一時稱盛蓋先生清廉慈仁正己率屬當是時十四屬邑令莫不人人洗濯奉職惟謹皆依天中八稱諸志廉能守令代不乏人至若

自治治人以學爲政於千此官豈歟我

自治治人以學爲政成人才厚風俗先教化後法今者上下二千餘年之間先生一人爲而已先生每作文贈邑大夫率薄廉能重教化敦尚治本不屑近功先生大言云乎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耳先生知時不宜去任歸家即決意山林會邑守史一泉公史與先生同舉進士又同遊惕派課庠士拔其尤者屬先生教之得廉清王

賓詹應暘矢元淪陳堦俞汝功蕭宗禹傳而教陳堯道陳所養齊彥朱大德朱孔暘盛而泰張應垣劉聖時劉惟達與先生招山鳴雷訂爲輔仁會繼會雖始于辛酉然先生與陳汝時數人而已至是會始盛人有駭而笑者而康安鄉陳汝時信從最先後來興起翕然景從者其倡之之功居多也秋省試詹孔徵中式浮梁李[illegible]第[illegible]自[illegible]

中得聞學歸執贄號請曰曉向往生爲人个何夫子幸再造我先生曰汝識明鄉師我我遂不師明鄉耶只兩觸砥礪則皆作以後人不復爲禽獸耳明鄉果篤學竟爲浮邑學者之倡蘄州顧日涔先生過饒先生率同門大會芝山驛南天寺歌孝弟詩以相勸勉兵道曹遇庵先生先官吏部得先生甚深頗悉至是傾蓋如故川中張斗

陽先生忻然赴會去後留侍爲會資總理河道翁見海先生恨不及爲先生而先步陛也意先生多不出揭之閣部鹽院與公從慫恿之任先生以憑本到否之又促云無憑一函到任一函申文部查先生乃謂長子書言曰世路崎嶇直道難行吾久知之汝奉繼母撫幼弟于家吾獨自往觀之若不可即歸農耳閏邑余道洲先生原[illegible]

此先生設事錄其而入餘分悉在紀條甲手乍而果無貲十始仕借高銅衣祝秀才銀數十金其年始能償之如是而始

仙君有奇節先生將行托為諸友課文藝欲因文以勵行也入浙寄俸十金為諸生束修語江姊丈曰吾兩人同年而見尤源頭眞朴吾終身學而未能留在家不過兒孫句讀師可惜諸同年甚食為吾師于是翁携一小蒼頭江游杭一幼子二幼共吹買舟至常山過山店買飯店人見二翁貌若皓白笑曰翁抽風予坐之店中先生

入浙即以十金代諸生為余先生束修噫使士夫用財成若此民生圖脈其有幸乎人才風俗其有稗乎身心箴篇無請祖一

見店後有一廳事欲更坐店人止之曰不可彼皆會試相公也二翁微笑復坐飯訖下山復買舟同舟皆鹽商初不知其為先生也至杭以薄暮顧二肩輿與二騶一人肩行李過城及運使司已閤門矣呼之曰史翁到守者馳報同僚亟出迎之于稠人中攙閒先生問曰史翁安在先生應曰弟在是乃更衣升座到任先生于錢糧入不

此貫之乎

增毫末出不減毫末史自從來無此舊規先生曰有甚舊規吾此心不可欺處即舊規也又曰恐老爺不足用先生曰吾俸薪用不盡商人皆鼓舞稱快曰自有運司來無此等老爺會月患足瘡痛甚者彌月十一月許少山神諭同儒士吳訓徐孟章至衙請箕仙求藥詩筆甚佳藥有妙應方先生之初入仕也雅欲買義田以贍族之貧者

為欽令宰未就汝寧節省僅足用至浙會計本折柴馬頗豐饒先生謂江曰
君思厚矣誰謂運使為劣陞哉我携一蒼頭又死吾三人衣食能幾今撫按頗敬禮而鹽院信愛尤深居三年族義田節母祭田兩可成也獨箕仙贈詩曰一清如水田無得咏節母曰仲尼尊世皆其土田祭無多操愈光先生許之瘡愈出巡鹽院吳吳大

叫冤曰沒天理先生不知何事亦不問出
始知河南按院楊家相與守道沈寅合劾
本以酷中先生也即日乘稱臨兩院勉留
吳批云運使欽官久發奉而議哥到任以
來釐奸剔弊煥然一新商灶鼓舞稱便本
院方切倚仗忽有此報殊令人扼腕不平
但前本未經道後意下替公道必有人也
尚宜安心供職候明文至日方決去就尚

人薛時勝等店戶方材等數十人赴各院
哭留吳公云我與不放他去汝等守其門
勿令出耳

五年辛未先生五十四歲陞調歸山
察報至以汝寧知府考才力不及降調二
月離任途中笑謂江曰其仙何奇中若此
哉凡在浙三月有奇龍溪先生後來會數
所先生時職台州往返走使前心各不知

懷蘇先生可謂是父是子

桂林郡守江某汾仕爲浙逆判天啓間泉先人同官言及先生裁革一切意鐵

○共宦途之升沉也懷蘇先生乃翁過訪不
言懷蘇未埜及嚴師孔遊宦偶聞之寄書
至先生愀然嘆曰年伯何陷我此一大罪
過也○初九日浙撫臺熊公汝達行文運司
云運使史到任行過政績興革事宜得議
允較定法馬明註車耗復泒引報照價銷
板錠僉保銀匠三事後批云開史運使在
任興革頗多不止議允三事其他或吏書

嘅之噫先生去此四十餘年矣仁澤猶存暴吏猶衆手也其亦後賢向心之力乎

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也此善政之所以不
傳而後弊之所以易起也○復查得其議裁
戶樵欲弁華商鹽船票二事此固熊撫賢
真心亦感于衆商攀轅之真誠也抵家即
居臨上山庄讀書諸友時往質焉月三省
楊墓如昔○諸友同行往返歌詩甚樂諸
友會文道洲先生閱過或即自相黜竄必
寄先生正之○先生居山居食器用皆太朴

其出也有爲其處也有事所謂遯世無悶也

即當道朝紳來訪亦與共之兒孫或疑太
簡先生曰即肯顧我山處必無以此爲嫌
者矣時戴洛源公守饒稍敬信邑侯則張
靜渠公先爲言節孝即加意賢之不知是
年除夕先生山居不歸門人劉惟遠從之
詠詩達旦月程云辛未二月方得帳三月
抵家後修舊會
六年壬申先生五十五歲在山

是年請嚴師孔爲稽古師山衆那劉近之
同在山
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五十六歲在山
是秋嚴師孔中式矜眷戴季考取冠多士
蘇喜問曰貴門生家若何先生曰極貧及
問嚴嚴不應後與論文久之輒問用更有
事言否嚴後不應數語先生曰吾無以厚
其行爰抑不答爽貴門生矣後陟夷陵晉

周子守穎州卒步趨不少失人稱如出先
生型云
二年甲戌先生五十七歲在山
先生風痛胡大理之忠甚烈而表章之欽
也
今上御極首詔欲褒之先生快覩
大聖人之舉日夜耿耿獨此一事九月爲書
達兵道黃公而省齋陳公適來守饒慨然

以教化爲己任發蕭先生出山以爲七饒
師七饒士翕然向風又以李明卿善行師
說微至會所爲會長饒之學自是成風矣
三年乙亥先生五十八歲在城三孫秩占生
時清戎侍御侯公堯封按饒驛傳王公
坤屯田霍公與瑕俱來問學而忠祠肇基
矣邑侯則鄭公時章餘干則章公適儒興
則黃公金邑萬年則甚公伯元嫣會則杜

拊誨不倦是年同門更廣如齊部江光逖程鍊山春陸洪先朱繼湯王時逵劉槐卿齊準王塈王重各携子侄門生赴會每至瀛堂環聽歎聲徹雲漢先生每嘆曰吾黍老見此此即唐虞世界也吾饒其與乎太守陳省齋公力行鄉約城東有學博張先生年高有隱德先生請會于鄉約所張謙謙欲坐于逵官下先生曰張老先生與先

君同庚父輩也吾猶當侍坐况此所講明孝弟不尊高年更待何時張遂坐上講畢又過其第曰先生得無勞乎慰安而别門人耿子健寄書至云師道然歎敢所以淑身維俗者至矣昔人云但得斯道明何愁天下不太平師即山居巖處其任責亦甚重也家親顧瑔徒仲子監從子汝愚升小三今名汝念者俱家居汝愚嘗讀書深山

想見當年海內往來門下者以此如此至樂真王天下不與存也

中并淡泊習勤勞似少世俗習好汝念時有高曠之想治舉子業落筆儘奇異不肯竟學二子誠善養或不若力之碌碌負師門周友山夏身切已鶩往甚銳焦叔度志氣壁立萬仞王北陵李舜椿志行如舊楊道南李逢陽別師後學問更得力惟安眾兆明志識尤不凡光山官春元以庚午夏卒其邑之士紳信學頗篤即所化柴家山

巨猗四十餘人者歲時尚哭其墓下不變志也吳杭州心地甚通明往同力在冬曹嘗自愧不大樹立異日無以見師也唐萬年過眞作人者鄒汝海德涵者能世其家學孝悌與人為善力填轉比部郎與之同官甚有切磋之益

四年丙子先生五十九歲在城修邑誌

饒誌久湮太守陳省齋公請先生總裁邑

古今則
有此不
長青史
而賢當
登之人
奈何

師孔等數人修之書未成而有宗室下其
財省齋先生遂以邊方雜職行時江陵柄
政禁學部使者承意劾知府陳某緣與遲
使史某生員李某講學荒政遂致盜鄉紳
劉芝陽及一二門生爲官在京者救止之
遂寢其事先生亦復居山不城市矣日程
云丙子夏省翁行見婦號泣隨之

五年丁丑先生六十歲在山

皆人師
也

奉先師像于中堂每日焚香拜謁畢次
于堂西望拜祖考雖盛暑嚴寒必發晚拜
謁鄉人有一善可取者至必命拜先師是
年請李明卿爲次子書褒及次孫來古師
李不能離老母更請徐以行五月先生誕
辰李明卿康安卿及諸友齊至滿堂歌白
沙先生六十年之詩爲壽每歌一章酒一
行酒落如天泉橋之會

六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赴海口會
是會也徽饒英賢畢集歡聲動林谷留都
附之以爲犯時禁幾欲論劾賴胡用賓先
生潜消之自是各邑自爲會大會雖暫廢
而真友往返山庄者猶歲時相繼不絕云
是年三月與陳汝時書云褒兒來孫皆病
瘡皆生罪孽所致所可喜者生與嚴師孔
劉近之同居山庄頗有進益又云日來前

尹公度
斯皆端

韓文通鑑姝快于心甚欲歸一二日與諸
友同享此快

七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在山
是年祝無功傅良弼嚴師孔韓美中劉近
之及先生子書褒孫來古讀書山中秋齋
元聲冲式

八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在山四孫和古生
守道李冲涵公耿楚侗先生門人也詣山

人也

中講學行鄉約謁楊祖母墓恐道石卓菴

按院卯梅墩隆禮備至

九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在山

是年陳汝時王道立同在山九月李沖涵擢湖廣憲副濱行詣益先生勸祭江古心先生祠府問黎江趙三節婦買舟送行鄉安卿蕭亦中朱元卿齊元馨劉思謝同送沖涵問人莫不飲食先生荅以此處一毫

加損不得沖涵曰先生真能知味者也舟中一晝夜詰旦解維而別

十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在山

六月陳汝時責至道朱廷先求柱聯乃以黃山谷意荅之黃云能與貧人共年穀自有明月生蚌胎蓋謂賑饑者有後也爲聯云欲與人同明月定從蚌特出道由心得好風時送鳳凰來云出者蔵朱對者欲

其修德來友也先生得書喜卽粘于坐壁聞唐凝菴公自常州來訪見壁書嘆曰好風送者耶何其神也是年陸緝卿朱守中中式時

皇太子生頒詔先生曰老臣老于深山無從報

王恩只願

聖人多男子用衍　社稷無疆之慶九月十

八日得一曾孫卽命名曰視男以志草野不忘忠願之意除夕獨坐有風雪連句正慕冬閉窓兀兀悟中庸之句是歲與陳汝時書有夢見文王及夢羅近溪先生夢中告語清切

十有一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在山

吉水曾同亨先生書至有青原市議之約又論海內同志近學先生荅以近學工課

再往返是年孫稽古采古同方正朱萬年
董率良諸友在山五月許敬庵先生自肝
江致書先生荅以當努力改過恐負知己
十有二年甲申先生六十七歲在山
正月二十五日讀易繫辭二十九日考正
泰誓武成洪範放祀周年變承月日作書
寄嚴師孔及南京會中諸友遍求糾駁按
院韓公國禎徵愛先生求著述先生以欽

恤解相質邑侯程公朝京樂邑侯鍾公化
民俱信愛皆赴會三月門人夏子羽至山
受業羽自是每年春必至山同度歲四月
二十五日起日讀書經一條
十有三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赴樂平會
樂平登高山慈湖先生新祠成鍾公以輿
迎先生主盟先生發明象山先生脩義章
卽以是日爲次子鍾名臣行冠禮是秋朱

元卿陳葵仲中式葵仲乃翁龍岡與先生
同窗葵仲比而稱弟子禔躬淑行與先生
如出一型嚴師孔復書至詳訂如函先生
喜曰自下昔大造我今又大造師孔矣
十有四年丙戌先生六十九歲在山五孫稼
古生
前年命孫采古往南京從嚴師孔學至是
作書訓之書中論志甚詳末云汝請教汝

師嚴師孔汝友陳子學遇有志者扶一通
請教六月師孔歷穎州過家先生出山與
論學論律甚詳九月還山讀微子與其子
狷狂心事先儒未講明牓雖近溪先生宜
兩都宣嶽歸特過先生家與朱元卿三人
共榻連宵夜証莫學快甚近溪先生舉手
加額且曰吾兩人自悟學以來弟雖不敢
不勉然工夫汗湯無歸却不如兄只在躬

行上做工夫踏實不浮所以終有好結果
也按院孫游西公按饒甚禮敬
十有五年丁亥先生七十歲在山
元旦讀書經初十日致歷年圖諸書更定
泰誓等歲月先生曰經遭秦火孔壁晚出
未免殘毀伏生不見經世書無蹤考訂息
生邵康節之後幸見經世書又見陳省齋
編年考故得致定武周真心毫無利念千
古一大快也是年陳省齋先生入浙過四
山塘先馳使約先生及陳子晉陸緝卿劉
近之諸友舟中一會五月誕辰及門諸友
大會于先生家九月出山會學道沈公九
畤傾蓋如故十一月于羽至山先生自見
子若是勤學不覺漸漸子羽曰法天行健
自强不息先生曰一息便不肖天便非孝
子照道顧公雲程每過饒必訪或日一訪

真不知
老至也

或日再訪
十有六年戊子先生七十一歲赴九江會
正月集胡忠臣事實較前更詳二月出山
三月還山讀君與蕭覺山居有益歎幾日
嵩樓事若何詩書省過日程曰脫一念差
誤此身便是禽獸塵寰之常避如避虎狼
山君妙處說不盡讀永乎于休復書云高
祖母賜餘年爲何對此清譽自今以後
決不可輕出雖四伴會亦不如山居獨靜
此我自知難與人言又云早年以自訟爲
大力今七十一歲始知自訟尚不濟事非
日夜簡編中如見聖人更親師取友惜點
夜闌誦經發詩興發浩然悠然在九霄之
上不勞自訟矣夫子門與于詩有味哉首
尾五年讀書經一次完以救荒溺沿自程
父母中院司道府道顧襟宇先生書求刊

民間荒苦即以流民狀咨送得蠲賑十二月㮚宇先生請赴別元公祠會傳良弼王時達韓美中齊元法弁子孫隨行倘能仁寺初五日回初十日還山除夕子羽至山歌詩徹曉日程云瀟霖松月暑後至山中惓惓問學甚有進益

十有七年己丑先生七十二歲赴白鹿洞會

正月初三子羽回此夜先生家火災先生聞之初八還家淮府左相莊先生望槤送冠服邑侯程先生送靴襪且割俸稱庤三月㮚宇先生陞貴州少參復約先生會別至即延衙內與其長子大章幼子大韶論文顧見先生冠服非制問之不荅亦卒不知其假于人者也其耻向人言有無即知厚如顧先生猶然他可知矣十一日二先生復會白鹿洞次早別十六抵家即入山

實發臭自然不行如此

是人即有求所以百學非先生此處豈小事

四月十九起讀書經第二次五月出山若㮚見麓先生書云今年敝郡舉進士者祝廷之陳葵仲兩人弟信其皆能樹立為

朝廷慶或謂先生宜息先生曰不讀書則天理不活潑人欲橫生此心死矣十七日讀舜典完考定舜生召用陟年受終告攝舜只以臣位攝行君事正史記吳臨川孔氏等誤此稿至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復讀始定是秋楊公際會來守饒走書問民疾苦登請諸城任胡公祠事先生大喜即辭基赴城得民居宏敞足妥忠靈于長至令節奉主入祠修祀事祭畢即會講祠中竟日而罷秋暫學朱公廷益按饒雅相敬信接士畢請先生登舟為會夜分始別

十八年庚寅先生七十三歲在城營胡忠臣祠

下車問疾苦于令皆荅音矣

先生一生仕途自棲吾道自亨

大叅陳楚石先生托楊郡公致書且曰吾
外巡汝南時先生去汝久矣而耳棠猶盈
吾耳也云云

十九年辛卯先生七十四歲赴省

正月按院陳公禹謨按饒請祠致祭更與
守道張公巡道李公議檥祠基更爲宏祠
于白蓮池北爲石橋于白蓮池中直出而
以夢卜祠爲儀門扁之曰嚮仰堂每祭畢

真督學舉動則如此不行是也

闔中門東西相向爲會所朱虞葑先生類
考將按南康走書幣聘先生主白鹿教時
調考饒生儒先生引嫌遂托洋瀾水漲不
赴冬按院秦公大夔檄藩司學道修通志
方伯余公賫書幣具安車聘先生與張洪
陽鄧定宇喻楓谷高谷南楊芷庵六先生
爲總裁先生時不欲赴無何朱虞葑先生
晉南京光祿卿致書促之曰生且行矣先

以此行

生更何嫌何疑而不來教我乎且生九世
業璧經渴欲得先生日課一證先生乃行
携經疑皆其乃𥡴方豪先生在逕移書相
質者不絕入志館與張斗津先生靜對論
心竟日吉水劉盧蕭先生稱莫逆交時張
洪陽先生以相召鄧定宇先生以南司成
召雪中携榼來夜坐漏下四鼓矣洪陽先
生嬰問生此行先生何以教之先生嘿無
一語洪陽先生虛懷避席曰登以晚輩爲
不足教耶先生瞿然曰朽人何知而先生
下問若此顧先生相天下即海以外有賢
者亦當爲中國吐握之而況海以內乎幸
勿以江西兩字放在胸中張先生敬謝而
別萬斯默萬二愚兩先生俱傾蓋如故

二十年壬辰先生七十五歲再赴省

正月藩司復催請先生不得已又行先生

麼誌不果成即稱疾力辭而歸後晏徽郡邑巾請終不往日修祠事如故固始惠公猶龍覽采圖來督學甫下車祝學爵三學諸生曰饒州史先生吾師也諸生當共師之即出廵南康計請主白鹿羅十三郡之彥萃焉比至校萩未完而以內艱去日程云汝𡧋考童生不敢私取一人汝士大亦未爲一人恨余寡昧不能盡收遺漏豪傑

奇

如岡始馬采圖縣尹取首余以其卷省岡竟不收張尹學博再三稱屈余取二卷再看馬似本色非抄謄手續案尾爲五十三名馬宜恨余肉眼余亦怨當年誤認及馬登進士授廬州節推陳聯岳過廬州馬寄書甚殷且云此官努力取法不知可得十一否陳扣之但云史老師之行且夕體貼尋陞刑主奉

陳貿日世來言奇如采固先生乃奇另于耳雖

命出按江西按事至省不會一賓但閉門看卷次斗牌拘各犯審辯畢即歸院司道送不及獨約朱奐對學道范淶暘愿刷郊外講學一宵而行尋提督江省學校初至之日即命南昌諸生曰史老師吾學而未能亦不敢一刻不學方此昔年未取之事學博自省同者詳語余方得知爺時考選貢又向通省師生云史老師于人無私恩其

然吾人于古先聖賢嘗觀見之乎嘗被其思乎焉有說見共賢而不思效之吾又以焉先生非奇也直得其嘗耳

亦不感其恩但仰其爲人必欲效之余閒之愧死無地今世人亦有不相遇而相念者乎亦有而不相親而心相契合者予憂蹄方有書來道相契之詳且云汝皋念恭者同多如某之真切體貼者亦不多稽古與選問知爲余孫大喜設香案拜謝天地云慶

朝廷得人

二十有一年癸巳先生七十六歲在城幼孫
乘古生
馮晴宇先生以督學按饒先生以舊知故
入山引嫌馮先生不得而爲之悵然詔八
學諸生曰汝鄉何幸有史先生諸生當朝
夕造請教益先是吳公正志司理饒州日
夕來問學且曰先生高年不勞冠帶僕僕
即布袍相對可也劉芝陽至山中坐論一
晝夜
二十有二年甲午先生七十七歲在山
許敬庵先生在閩差人寄其論學書數種
相質時寒甚先生即晚讀之會心處輒呵
來圖出與于羽等共吟哦朗誦徹曉且曰
敬庵兄正學也天明即手書不倦日程云
四月初二日入山修業務四看爲頁雖日
痛不能夜坐而日課猶完又云除夕孤燈

獨坐省過痛改其勤苦刻勵蓋如此
二十有三年乙未先生七十八歲在山
先生春秋且高自是終年在山少入城即
同志約會亦一會即返棹五月李寧宇先
生來約陳聰岳劉芝陽及諸友大會祠中
是年先生族弟有訟先生子書言于官者
門人有進者曰重華不免于謗蓋從古有
之先生曰此何言耶我輩何人輒引古聖
以自文耶我自反隱微人所不及見聞處
過至不可勝紀此處正好自反洗刷澄
于何言之過耶十月餘干邑侯姜先生寄
敬齋集至先生閱至父母連喪八年病起
又喪妻如此困苦存心察理所以上達若
有一毫怨尤便是下愚不知天心仁愛先
生即書曰昨自思逃遁憂患或天意欲作
成我做箇人欲盡餘年殘日付歸學業以

畢此生胡先生我師也日程云乙未冬靜
坐山中一線明頗開讀書經至微子從耶
易明夷卦賁正猶得箕子心學不死良緣
也是年貞孝姑傳成
二十有四年丙申先生七十九歲在山
是年血氣雖衰于前特猶不廢夜半然[illegible]
隆南先生登請上盟偕率七邑士先生卧
病不能赴命孫章作書馳謝

二十有五年丁酉先生八十歲在山
正月四日起至二月二十四日俱讀舜典
諭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之旨猶寄海內
知己相質此後至年終又過一遍五月誕
辰嶽鏡門生俱至山稱賀高谷南先生書
問內養延年之說先生以日課及改過未
能之說答之狀叔臺先生以詩壽先生
受之陳燮仲以帑壽先生曰燮仲舉進士

九年于茲矣其貧猶然儒生乃以吾生辰
累之耶命攜人謹藏之待其來
差過家還之後先生卒之日子孫及門人咸
謂燮仲真弟子用為殮服體魄必安遂默
請命先生而用之十月次子書爽卒十一
月作陳孝子傳此後不復作文字矣
二十有六年戊戌先生八十一歲卒于家正
寢

惟先生自知之自道之寔真死而後已

正月十二日又筆陳孝子傳尾云人生不
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大字是痛根之辭
聞先生勇猛如此萬古明師今年八十一
歲細省從前許多無恥祭祖畢入山孫稚
古釆古曾孫祝男等俱環膝下先生曰吾
今年氣血更衰想不久與汝等盤桓矣四
月李叔茂送大司寇趙心堂先生書至喜
曰海內有不識面而知心者耶敢不戰兢

者耶

柔榆以求無負先生平素有一肴一核之
美者必先献祖母墓前然後入口一日京
一鷄命諸曾孫手捧稽古扶持肆去墓不
數武而足不勝展矣乃中途一揖而回旋
第遊南雍欲作趙心堂先生謝書猶口諭
命諸孫執紙筆以書五月先生疾甚稱古
力勸歸試先生曰正合我求友意初七登
舟初八至家猶叩首祖宗前十九誕辰先
生曰我不能起拜祖考汝子孫代我拜又
命子潔房中請謝松崖先生而別又命孫
代筆作別東程蘿陽先生曰問朱元鄉選
否陳葵仲有
差否蓋思二君一面識之也二十二日呼稽
古曰我今不食七日矣汝進藥何爲且汝
見有道不夜者乎又命稽古曰不作佛事
汝輩知之但汝斷勿稱貸厚殮只用我平

日所服衣雖布袍補綴與我身相安只洗
淨令潔耳二十四日命諸孫扶至正寢子
孫環揖前巳時瞑目而逝十二月朔闔門
弟子數十人致祭共謚先生爲貞肅夫子
云先生辛未二月自兩浙歸即入山杜門
讀書七月邑博向闇送所刊東萊先生省
修日程至先生書其下方云念念必書事
事必書不書即自欺矣後先生謂改過爲
孔門真學脉遂改爲省過日程又甲申四
月二十五日起日看書經一條週而復始
隨筆記之爲書經日課又先生詩文多不
留稿晚年文字遇有關係者特存之以與
海内高賢質正名曰嘗惺堂存槀

惺堂先生年譜後序

嘉禾後學朱廷益撰

歲己丑余以學政歷僥倖士余學宮有三鄙則有原生之可嚴鎮州而泰浮則有李生曉余曰何僥之多賢也康之則皆惺堂先生高弟劉芝陽謂其惓惓以成人材厚風俗爲己任良不誣歲大江以西余匪功嚴憚之蒞而不廢其八十有一歲即厭世以去今先生家孫稽古捧其年譜來且曰此草創藁也余即

日讀之其業大都其年彌高其志彌孫其學彌實其心彌虛其修古道大有功于聖門與世之譚學如芝陽序云大自標榜以誑後學者不翅天壤矣予特書其簡末而歸之俟他日成書余當爲付之剞劂以公同志之師先生者時庚子八月朔旦

只其年彌高二十字已可作先生實錄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目錄

第一卷

序十一首

古歙新城志序

敬事錄序

贈宗人鳳橋館長鴻臚考績序

贈鄭雙溪獻邑北征序

新泉精舍留別鮑少潭序

別梁司訓劉縣尉序

贈枝麓張公祖序

閩府大會錄序

別鄭父母黃新陽序

贈鄭父母李漸齋入覲序

徐工部詩序

第二卷

序引共十二首

贈石淵張子出守黎平序
壽岸南陳翁華誕序
壽岸南陳翁華誕後序
壽屠母項夫人八旬序
鍾文陸自警編序
壽城西劉公五旬序
賀王寧之序
麗陽書院志序
贈別朱奠對宗師擢留都卿序
贈山元明之郴州別駕序
別孝子程叔小引
儲邑父舉業引

第三卷

書十九首
上張明崖書
上兵憲黃梁川書
答蔡竹谿書
復張太尹書
復蔡見麓書
寄張洪陽書
答耿楚侗書
與耿子健書
寄鄧定宇書
寄朱奠對書
與朱奠對書
復朱學憲書
與許敬菴書
答陳[illegible]書
答陳省齋公祖書
答鄧海陽書
與鄉父母書
復鍾文陸書

寄李宰宇書
第四卷
書十七首
寄嚴師孔書
與嚴師孔書
答黎抑菴書
答王心菴書
與潘仲潔書
答友人賀六十書
與朱元卿書計四首
寄袁學曾姨丈書
寄江姊丈山秀書
與劉近之書計三首
與王宗臣書
答將樂百姓潘環書
第五卷

書二十三首
與陳汝時書計二十首
答陳汝時書計二首
與陳子學書
第六卷
書十九首
寄婿山震卿書
寄山震卿書
與官庄宗人書
家書計十首
示稍孫書
寄稍孫書
示采孫書
寄采孫書計二首
示親男曾孫書
第七卷

傳十首
施姑傳
節婦王母張氏傳
胡補闕公實學外傳
八世祖可甦公傳
高祖母苦節傳
陳孝子傳
毛令舒宦二傳
江忠臣外傳
許門二節婦傳
崔節婦黎氏傳
第八卷
題書書後詩紀共十七首
題汝南節孝冊
題汝南鄉約冊
題黃新陽致官冊

題雙節冊
題追琮顏范冊
題中流砥柱圖冊
題芝陽別意卷
書封建議後
書別鄧潮陽公祖母葉後
書陳省齋柬後
書李見羅柬後
書潘仲深簡後
書忠義編留臺在牒一條後
書忠義編鄧陽牟冊一條後
經許忠節墓詩紀
二孝婦詩紀
宿雞鳴寺任牲祭詩紀
第九卷
說議記解共十一首

甲子歷年總圖考正說
纘統說
六官說
封建議
金城山庵記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解
其愚不可及也解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解
伯夷辟紂章解
乾卦六爻解
履卦大象解
第十卷
墓表像賛墓誌墓誌銘祭文共九首
僉都御史趙公墓表
王本四暨配聶氏像賛
王汝忠墓誌

鄭仰峯暨二配某氏劉氏合葬墓誌
羅汝壽墓誌
嚴師孔暨妻張氏合葬墓誌銘
喬二公暨配孺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祭告渠陽祖矦文
祭忠烈胡公文
第十一卷
語錄
第十二卷
書經補說
平章百姓說
釐降二女說一
釐降二女說二
舜典篇說一
舜典篇說二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一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二
欽恤說一
欽恤說二
人心道心說
天秩有禮說
益稷篇說
五子之歌篇說
商書說一
商書篇說二
讀說命說
西伯戡黎說
微子篇說
泰誓武成等篇說一
泰誓武成等篇說二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
召誥洛誥篇說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一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序

古歙新城志序

嘉靖甲寅承乏吏歙明年乙卯寇使乃城歙又明年丙辰以新城爲志于石川汪子逾月志成先之以十四圖紀巨細畢具而不憚煩者備艱難辛苦之蹟也謨猷者在上者之艱難辛苦也財力者在下者之艱難辛苦也登姓名于簡册見斯人於後日是業之所繇造其在諸大夫若人乎是業之所繇就其在諸大夫百姓若人乎故次之以三表氣必鼓而後勇民必鼓而後動成業固難守業亦不易設施之典與守之責可少緩乎故次之以二考萬事萬物之終始莫不本于文字文字之起繇人心生也天地和萬物以之而生人心協萬事以之而成君子觀厥成于人文故終之以二編於戲大小艱難辛苦之績志載備矣

余之無樂乎艱難辛苦不容已之情慼然于志載者
未之及也何也安于無事而不樂于多事人之恒也
是故入貲而課讀墾野而課耕訟獄簡而禮義興使
傑既升貢賦以時歸鄉熙熙與民相安于無事者余
之心也海上兵備四境兵守伐石運甓于山于陶百
工伻庶人走勞民動衆而多事者豈余之心哉惟余
既食于君備于國矣見君之國無垣也見國之民
冠日棘也其立而待乎其思有以保民社乎哉此難
免乎多事矣此志載慼然之意也

是役也撓之者上大吏與鄉大老也其言曰是
役起數十年而不濟于成不若委蛇安靜可以
坐致清華嗚呼為此言者身安而福厚兩得之
矣如民生何如天立君而作牧何如幼學何當
邑也無城可恃愚則奔綏又不肯為之所則何
時何人而為之所乎彼大吏已矣大老桑梓于
此而反沮與桑之志人之賢不肖至于如此而

洗然不愧于人亦不解免于人豈其書于几者
東省者然獨與我赤子謀之一月而成功不費
公帑一文此何才也此何誠也三百年所在民
牧皆若此可起而修禮樂矣

敬事錄序

敬事錄者、取敬事後食之義也。 天皇聖恩、窮民膏血、忍徒食乎、一刻偷惰、一念淫邪、如吾 者何、如吾民何、况常祿之外、又有監司之奬賞。當路之禮幣。復以義不敢辭。情不忍辭。貧不能辭。似傷廉矣。此外倘非其義而增益之。天地鬼神其謂我何。故作敬事錄以自警。

先生此際眞可質天地鬼神而無慚强爲是言人其信之乎

贈宗人鳳橋館長鴻臚考績序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經久而不已者。誠也。其在人心經古今治亂智愚賢不肖。亦恒久而不已、並故自羲黃至今、此心炯炯如昭、昔人嘗謂此脉之在天地間、大敗極壞、而不滅泯者也、心泉之會、自井泉湛氏倡之、予宗人玉陽子華和之、卽其粘爲學宮、卽其田爲學田、四方同志、可謂若性、邇來續于斯者、于百不會合其以爲同聯跡、以爲親、豈一二人之力能維持而聯屬之乎。惟千百人之心一誠也。不約而同也。予生也晩。不及親炙前輩之盛。乃今每歸諸君子之教予宗人鳳橋子亦得因會盟。以講宗好。茲井泉先生敎誨之道耶。亦人心之誠不容間也。今鳳橋當以三年鴻臚之績獻 天子。戒行之前。期別諸君子于館且拜且祈曰。仁人漸達。鄙吝日滋。竊以志不忘而假諸君子于左右。諸君子咸曰當贈之言、而嘗媿子必有先意從之者、予赧然應、反省吾心、種種不誠而奚

以贈人雖然子之不敢終自暴棄者當與鳳橋共勉焉鳳橋有事于宗廟果能夙夜惟寅而可以對越上帝乎又之此心果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誠乎昔曰至誠感神而先儒又曰吾心之誠即神也鴻臚之績或無以踰此然則鳳橋之對越乎上帝者即所以獻君于明王者耶嗟夫一心之微衆欲攻之貨色之蕩有一于此即雍容樽俎皆僞也鳳橋承祖宗之積亦云厚矣然不一事生殖庶不累于貨也家無歌兒舞女對客無急管繁絃庶不累于聲與色也至其好善勤懇吶吶如不能出諸口茲亦近仁矣奈何悠悠留無發憤忘食之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之真惡惡不能如惡惡臭之切也使茲心炯炯在中舉天下之物無以動之更何有牽我纏我而使我悠悠者乎我鳳橋當益猛進毋徒以近道之資而自畫也

古今多少近道之資只一自畫便了却無限先生從人造就誠之不已如此

贈鄭雙溪獻批北征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思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吾人志學當以孔子爲的彼爲己者豈有他哉惟孳孳爲善而已其道日章與否君子弗計也出乎此則入乎彼非善則利非舜則跖其間固無可逃者而夫子則不恐斥言之但以古今別之耳何其溫也故其立教但貴謙而忌滿其謷謙之辭六爻皆吉一吉不足以當㐫悔吝天下之常勢也惟謙則能勝之此豈枉已從人而脂韋夫當世者耶走賦質㐫傲毋有志焉而未能觀于雙溪子而知其善學矣少年才華冠鄉國但退然如不勝言吶吶如不出諸口歷教武陵郎以是訓多士道久化成觀風者薦之天子天子下璽書徵之命銓部覈試之知薦者之言不謬遂優以南臺之命其任不亦重乎將以廣太中

丞之鳴聰聯諸侍御之風裁玆固　天子之重臣而泉人之所共榮者也雙溪方且歉然謙下如初其深有得于謙之教者乎雖然爲己爲人之機不可以不辯謙與諂相似而實不同歉然惟見己之不足孜孜汲汲不暇誇逞此謙也爲己之學也希世取容依阿流俗而不顧理之是非此諂也其去謙亦遠矣而害謙亦甚矣鄕國後進將何以爲法吾與雙溪其勉于爲己之學而已矣

學貴謙而謙必辯其眞與似汎論歟切規歟不有益于昔人必有益于今人矣

新泉精舍留別鮑少潭序

人之生也有此形氣卽有此欲聲色臭味窮之得我詩文技能勳名氣節皆足以累人故聰明豪俊慷慨自負之士其初甚銳竟爾淪落明而卒歸于愚强而卒歸于柔者比比也陸象山曰吾人忍使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日用間作何功課不然則累我者雨紛紛也而何以勝之卽使歸深山淸夜獨處非心妄

念愈甚驅遣用力滅東生西其端不可得而窮也識仁之學其出民水火者乎大者立則小者不能奪日乾夕惕必有可倚仗者陳白沙云飄無裏面明明應其有得于識仁者乎堯舜孝弟之道與鄕黨宗族之所稱初無二理但堯舜之學如天之不可名彼就其資之所近力行以有成則有所謂孝與弟耳而擴充未能惜哉少潭服父兄之敎夙以孝友稱于鄕而猶孳孳問學于四方其亦欲進于是者乎塤之竣部事

將告歸有不能忘于是者孔顏傳授心法獨大程子爲得其宗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吾儕致力于此則非遠邇離合之可間者又何形氣之欲之爲累哉時嘉靖壬戌中秋

學不至于仁卽暫有所立亦終必亡而已深山獨夜忽然刺心披衣而起取先生此篇坐而徹曉戶外人起而猶兀然以坐者不知凡幾雖深

別梁司訓劉將尉序

爵賞所以勸天下從人人榮之而天下後世有以爲辱者刑戮所以懲天下從人人畏而避之而知士仁人乃樂而赴之慷慨悲歌之士皆歸焉天下後世乃仰而趨焉此天理常存人心不死非爵賞刑戮所能盡奪也邑分教梁蘭溪三父母劉仁齋均爲大計所罷而士民乃眷眷焉不忍父母師保之奪夫也後生其徒方爭脊驪拜清風之後塵二君均于名教有光

矣蘭溪訓士先器識後文藝一洗時陋仁齋一介不取雖交際常禮亦峻拒之聞報之日不能舉火歸之日無妻無子無僕嗚呼皇天有靈將佑二公俾熾而昌俾壽而臧使康吏之在天下後世者咸知二公雖不獲乎人而終獲乎天也又知天下有大榮大辱雖不在一時而在永久終將榮于後世也梁先生諱尚賓廣之增城人今寓廣城劉先生諱啓元占籍博野今[illegible]跡四方矣隆慶六年三月

讀此文者莫不爲渠劉榮矣豈肯以其身爲渠
劉而無所沮者何人乃思眞人品之難○氣動
墨中悲矣而仍不怨

贈枝巖張公祖序

陽明先生謫居龍場學益進何哉蓋人情必有所懲
而後能淬礪淬礪至則羣陰剝一陽復一陽復則昏
照而羣陰始無所容反觀內照了了如見鬚眉然至
是而知自反之學之無窮也愈自反愈有進登三反
之能限哉苟遂三反而止郎肅之爲妄人爲脅猷毋
亦自㦊自阻乎此先生居夷之學所以大有裨于一
生而當日之所以挫之殺之之意反所以相成而相
濟也吾於是而重有望于張公祖矣方吾之寓浙也
聞浙士人以爲天下才舉天下事無難爲者又以爲
能却廩餼之常供斥武臣之厚遺屛坐中歌樂峻拒
艶麗而聲色貨利一無所撓嗚呼知公者淺矣頃余
還故樓黃童白叟若賢若不肖咸曰吾饒其更生乎
不惟王翁廉而胥吏千人皆不能貪昔之醉飽啼淚
者今殺然而黃矣昔之橫索夜游者今愀然手斂矣
公之自奉雖一紙一筆亦以俸易之昔人云退幽室

不然公燭作私書不以官紙惟公爲無愧又曰公聽斷情僞立見猶必詳愼再三不忍卽決得詭秘之隱則憪然不樂人皆異之要皆公之細事也公每視學必進諸生授經義雖甚冗倦不廢其命諸生曰諸生常如講書時敬謹便是學其旨深哉此公政敎之原廢仁之本也偶爲同儕所中奪我父母聞之僂然共傷雖然公祖方妙齡能因此益自反安知今日之中傷者不爲他日之龍場也哉

閩府大會錄序

天地之所以能爲天地者賴有人也人之所以能爲人者賴有倫也茲欲明倫以成人參天兩地斷斷乎不可無學學之不講吾夫子憂之吾儕自開闢以來數千年其間豪傑不知凡幾乃不關憂吾夫子之憂而求所謂學者今夕何夕千載一時耶嶺南唐若仁卿爲之主盟而都餘浮德萬玉縣之士訂爲一會此後背而去者吾不忍也更相觀摩興起至千萬人吾所願也乾坤之所以不毀端在此舉而文運之所以大振未必非此會肇之也萬曆三年十月望前一夕

文不滿二百字而天地之氣運關焉文章亦莫大乎是矣○按年譜是歲先生遂初服者五年矣太守東粵陳省齋公以教化爲已任登請先生出山爲七饒師于是上而臺臬當道碓邑達尊及七饒子弟莫不景從每會至數百人歌聲徹雲漢先生嘆曰吾垂老見此此卽唐虞世界

也僥其興乎明年江陵柄政禁講學部使者承風擊陳公去謂以講學廢政詞連先生遽講遂輟噫祖龍焚書矣而不能焚道江陵獨不聞乎部使者又何人卽不聞公伯寮乎

別鄭父母黃新陽序

乙亥春新陽黃君以德與介擢南工部主政邑人咸念之而邑人之賢者念之尤切祝延之走書告予䟽素知先生絕不作應酬文字而竊願有請敝邑黃侯之予我民也有赤衷有淸操有敏才且倡學以振聾瞶恐吾與聞邑以來無有出其右者吾輩快然言不能出諸口祝介鄭役作書中前請且曰𢘅昔未有此學惟侯毅然擔當無容一辭㳟命加嚴矣抑孰知老

農有慨特有甚于二三子乎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人才為本愚竊以得人才又為正風俗之本三代以降風俗何如不忍言矣及今尤不忍言矣所仗倚而匡救之者在斯人焉攷郡志以宦名者蓋二十人及考其政事不過廉吏能吏耳人才風俗未之聞也自秦罷侯置令以來上下數千年乃寥寥若此不可痛哉或紀事者僅班馬胸襟不能書先與耶不爾（故二得有除過）則行能若此而宦以名志將有餘愧矣秉史筆者紀

善以示勸升及不善以示懲志名宦若此何以勸後
之吏茲土者愁讀此書又將有餘憾矣掩卷思之而
得其意孟子曰饑渴者易爲飮食古之天下君養民（言之惘然）
也今之天下民自養也自養且不暇而府史胥徒之
屬方磨牙掘毒咸欲吸而食我得一稍廉能者主持
之于其上斯人卽出水火莫不曰我令眞聖人也豈
眞聖人哉其責而望之我者輕且淺焉故也此二十
人之所以稱于當時書于後世也君始至痡老祈之

寬役也亟蠲不于之濫鄕封父老聞之竊自恨曰安
得黃父念我吾死寬我旦夕之命弛我力役耶復牽
稺孫摩其頂曰安得黃父假汝數年卽任力役耶黃
父眞聖人也豈眞聖人哉饑渴者易爲飮食故也凡
民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役　祖宗二百年成法也
四海九州縣令共守之不難也若發然蠲之不過能
勻稽籍冊不爲吏胥賣耳亦能吏之常調也至如叚
一邑稅糧不虛合勺役爲鼠尾冊預定糧解送無侵

漁通負竊斷立決獄無一囚雖皆能吏所難要之非
治本也君下車一拂汚陋曰常側目羨金吏畏公堂
入學謁禮判朱給引諸凡孔隙蠹弊之亦廉吏之常
調也至如入覲公費一以御却從未裁一衣置一器
門篋無一鑰又皆廉吏所難要之非治本也何也廉（不惟理透而已亦執）
也能也隨君而來亦隨君而去者也常存而不去者
其惟人才風俗乎欲得人才正風俗其惟此學乎君
親師取友遊天眞悰玉學旣有得出晉江以及德興

舉而措之耳朔望謁先師畢必與師生與切研磨役
置學田若干畝貧生不能婚者爲之娶以廢寺山爲
義阡與知鄕約一事卽可易俗移風眞誠倡率故深
山窮谷皆聞　聖訓彬彬禮讓歌敎布四野九都齊
姓自相仇殺毀宗祠絕昭穆各稱誓不面者數年矣
感鄕約雍睦如初十九都祝陳二姓爭地不盈畝訟
六年不結感鄕約互相推讓此風一倡或可數十年
無訟謂之常存不去者此耶吁未也繼君者以鄕約

爲迂則此風亦去矣可久可大獨作人一事君今得人如某某其心君之心也勤學好問不倦其學君之學也君至邑必會諸賢老農今年城居亦得扣君微言諸後進童子亦勃勃然上進自一心化爲千萬心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放之後世而無朝夕違並常教一邑哉程子論治千古不易定論但願大家併力此學不以人我異不以久暫異則祝子間邑惟君之言必有所試矣萬曆乙亥

贈鄭父母李漸齋入覲序

古聖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今惟三載一朝會京師閭閻之望　君門萬里而達我民儀而啼寒而號惟令是賴其繫于民顧不重與方其承　命之初身未出都門而爲之子弟者卽馳問余父母爲誰氏作何狀老稺婦子無不願其爲聖人士夫則不盡然或願其爲聖人亦或願其爲盜跖左右前後則無復有聖人之願矣令之爲令又不難與雖然此余一隅之見也左右前後之人其術則非其心未必盡非也士夫於我其勢稍隔而深山窮谷厚望我者其勢尤隔殆有終三年不及一見者彼誠欲長吾善救吾失吾亦安從受之耶思其艱圖其易是誠在我士夫就學而愈明左右畏威而寡罪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吾茲得之李后其逃樂乎職獻　聖明庶矣乎子大夫黎掤廳朧少漸孝友人也其寓書于余曰后三年于茲始終一節又曰節與馬肅厨傳雖忤權勢不恤又

日李后政先教化羣諸生相砥磨先德行後文藝余
山君去樂平界不二十里時見其山樵野叟爲余言
日李后聽訟至公關節一毫不入素常玩官侵民者
率繩以法是之謂明其所易明以立教則昌制其所
當制以立威則强山樵野叟雖未及一相面而其心
固已相遁矣樂平俗尚鬪纖芥犯即刃陣殘殺比年
帖息非其驗與降自夏商不及巡行獨以大計羣吏
之治亦克用乂其此類與

徐工部詩序

昔李伯紫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
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荅薛收曰吾嘗
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今子之言詩
是夫子之所痛也噫王通之所痛正詩人之所趨玩
物喪志斯人之溺也亦久矣吾同年徐益庵獨不爲
所溺詩數篇有關風教思祖母可以興孝弔唐同年
可以興忠鄭滕道上可以興仁憶山中諸同志可以
興學如曰設勞勤說閑清畫祗恐流光易白頭又曰
有身不學更何求讀至此頑廉懦立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二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序

序引

贈石淵張子出守黎平序

張子石淵以比部郎歇績京師 天子嘉乃績陟領貴陽黎平郡報至南士人咸訝曰方今南北多故淮揚青徐之間赤土相望扶老携幼而逃者載道而特選積調循取給此輩其何以堪守令苟非其人吏胥乘之爲奸一在官而九暴殄矣 聖天子之需才于天下不亦亟乎得邁敏如張子而僅守黎平見麓禁子聞是言也以省中諸大夫之意問序于予且示以所聞乎應之曰學與仕二乎哉禁子曰一而已矣予曰所學何事禁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予曰得之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薄海內外皆吾赤子而況疆域之內乎黎平雖隷貴陽渡湖南靖州郎其境科宗不忍以吾赤子委彼酋長而督以王官其意明矣

今世士夫逹進以近且美者爲善地其意何居將以庶且富者爲可教與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古朴不詐之性雅與張子宜張子誠端本以教之此行將有善政可錄矣撫外安內使 天子無貴竹之慮而東南兵力得以專向倭奴其功豈小哉然則黎平未可以爲少也張子盡心焉耳矣

附送文郎是講學所謂終日言而不離乎是

壽岸南陳翁華誕序

岸南翁東廣布衣有令德篤生省齋翁爲吾秕祖父故翁爲大祖父云祖父初下卓犖士民曰吾與若草安不敢不盡心否則卑騎遲盡吾孝也茲餘二年安亦安矣而家山念不忘每一念及卽哽咽不能出一語此至情不可解也萬曆三年啟抄罷薦被盜卽捕（苦法）得之無或逸漏者督撫大吏疏以聞公祖與兵巡黃（方言之體如是）公咸請遊幕所以警臣工之情也廟謨弘矣凡天下

大亂皆起于微微而撲之其力易而其功大蔽而不上通因循養恐以致大敗極壞則損者多矣故壽國者欲速聞蓋有所懲也者之令甲豈非長計顧天下之遠萬民之衆其休戚痛癢有不能以盡聞者不能（一民情事紓瞽而不得出）以盡聞而必欲聞之殆有與斯世斯民之情大相戾者方公祖之來也慮衆吽之隱之不易聞也于是諄諄揭示令其來而通之然而得通者跽（真）訟人也旬日而通者郊關市集人也山林川澤仰之如在天上公

念之聯以藍（美法）田之約民復駭而走曰吾民千餘年來未聞所謂鄉約者無乃籍我爲兵乎無乃括吾丁口（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 情事過矣）重吾賦乎久之有知書者以別書諭而曉之民咸信曰將諭我于孝恭也將與我于平康也而博士之延行者肅將休命不飲民盃水民益信曰誠非昔之以供帳勞我者又聞城之孝于其節婦其皆有慶賭博其詐詐其皆有罰一時勸沮之風達四境踰年孝友（從來政令不可信 惟此我先生之功所關）與奸宄遠民且喜且憂曰安得長如此時爲我屏盜

（一字都真況 其爲先生之言）賊使我恭歸因倦將不重勞我負耒耜歸耶遊惰姦乘寡婦得以自利無有盜刈者耶富者無樓鼓之守貧者柴門反關而假一夕之安也又安得長如斯時豪右不敢縱馬牛食我禾稼使我戶外寸土皆得播種方扳肝竝衆麥盈疇如去之冬今之夏殆忘其爲儉年也將欲叩九重乞久任忽以細故去民其謂（方說見細故）何將曰盡無放豕夜無犬驚吾之太平也固九重之所願聞者奈之何其不能以盡聞也而僅以其所

問者奪我慈父耶 九重之上將欲計安吾民而反
使我老稚妻女驚號痛哭耶闔闢草澤焦焦不自寧
余士人從旁解之曰 九重布令若此則邊鄙遐荒
有一勇犯順必羽檄四馳將士奮勵而中夏永固矣 又起五此一段大論
所屈者在一方所計者在天下又其勢之不能以盡
全者也苟能安四方公祖何惜于繭天地鬼神必欲
安一方必能保抱維持以需公之再澤也今公歸矣
拜垂堂雙白為我億萬孫子致南天逕祝祖父活我

饒數萬女共積慶不在二親乎訓我饒二三生斷斷
然學聖賢將來必有砥磨而興者翁之壽不亦大乎
送書以賀

盜刼一宗室耳且獲矣必逐一循良太守乎文
有一肚皮說不出處而傻淋醉肆旋章志諷天
王聖明兮臣罪當誅立言若此可以悲矣○妙
是日即捕得之無逸漏矣又曰大吏蹶以罔又
曰警臣工又曰長計徐乃將民隱痛發一大段

輕輕掉出忽以細故去五字即又以朝廷屈一
吏而計天下一段大論救正之譏人高張國是
顛倒但于言外可想昔人謂讀離騷瞥而不得
伸是矣

壽岸南陳翁華誕後序

余聞之先輩云身壽者百年名壽者千年能開美而不自用者壽萬年感于物而動者人之情也得意而喜失意而悲其初感聖人與吾人一也動而不流如浮雲者聖人也君三子長即吾郡翁翁舉于鄉報者至君方觀魚于圃若罔聞知人人促之歸君不頗抵晚步歸且云兒作兒事我何與焉尋舉進士報者又至閭里歡呼者踵接君在圃治蔬畢圃事始歸其不動如初是非感于可喜而不動于喜者耶郡翁官給舍犯顏敢諫觸　先皇怒死生莫測報者又至君亦如捷報時又非感于可懼而不動于懼者耶感于物而不逐物是之謂動而常寂君之天常厚矣事親從兄恤孤賑貧寡言笑聞人一善如獲拱璧有不善即面諍之其渾朴直造羲皇之上乃潛晦丘園而不自用蓋所以廣其用于不匱也郡翁志必爲聖人以堯舜爲必可學治吾饒甫二年士人誠感誠應亦翕然

以堯舜爲必可學夫非不匱之明驗乎區區以名壽以身壽淺矣

曹逸我曰古道照人

壽曆母項夫人八旬序

曩余令歙不當上意督察大吏將欲執縛之先後監司大震怒庭詬之獨江院曆石崖公抗違泉論曰是宙格之才當超常用之竊自揣萱非所宜蒙獨以知己之感暫欝合情者幾年思見其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一傾積抱而不可得不圖今日得曆侯瞻山之爲邑也侯先宰宿松大造宿松人當事者以松不盡侯才乃得借寇出下車即清賦稅役大造畨人矣黃童

白叟爲侯祝願加飡飯爲畨役十年積曩爲而侯若職職然者以尊慈八旬壽誕不及彝斑稱觴爲歎子大夫進而爲之解曰彝斑稱觴一人壽也吾畨千萬人願母百年使侯得久任千萬人壽也況母有凮德事易少保康僖公盡敬相夫漸山公以文章鳴世病則刲股致疲訓五子成立長芝溪次石崖公次穆溪石衢以及吾侯孫謙蒙皆科甲甡穀爲侍御爲銓郎宦業日進月盛皆母德所遺也爲之子孫者計何以

報母但思祖宗厚德發祥自尚書以至今日發榮甚盛益封培壅植保裂先德以開後人其力殊不易進德脩業其日夕乾惕哉是則所以壽母也侯然之怕怕親民事子大夫以余有夙懷命之言萬曆△年正月

以如是感作如是題而言只稱情而止

鍾文陸自警編序

頃閱胡敬齋陳白沙王陽明三先生從祀追隨孔門弟子後說者云明興三百年豪傑滚滚昔祀薛文靖併今僅四人何難也又云聖門求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其次則月至又次則日至吾輩夜坐清虛或師友聚會逼真恍然有悟時一至仁誠有之旦晝應接危乎不可恃矣敢望日至乎四君子試反省果月至乎抑日至乎甚矣仁之難成也雖然非仁之難也知所志者難也陸象山先生曰宇宙何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誠悼夫形氣之為累陷穽之難拔也樂乎自蒞治以來十餘年其間為廉能者凡幾進而為循良者又幾而有志者獨一楊慈湖又五百年僅一鍾文陸其奮迅激昂之氣具在錄中可按而知也而功課條目錄求之及乃發之會所昨年冬孟大會四方來學士民沉默久之奮然曰脩德講學遷善改過此四者求仁功課也歸而事神使民禮師生士大夫吐握

邑中長者散衙就館理與談舊業此課當無斷續明年入覲走馬都門見嚇嚇貴人云某為清某為要某為清且要乘間則奉身入焉此旦晝之大者危乎危乎自今當必有大至膠為四課根基請從源頭一段貼實尋求誠感誠應樂乎士人將見知所志者奮焉托不朽之業余鄰封亦被餘潤老夫有厚望焉時萬曆十三年正月十日書于利陽鎮山廬

壽城西劉公五旬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義不發于乾而發于坤者、何乾道成男、偏陽、陽性發散、故多剛明而慈仁、坤道成女、偏陰、陰性收斂、故多暗塞而嫉忌、且不得尊師取友以開其錮迷、故流于惡也易、而上達于善也難、吾見世之爲兄弟者、其煦煦依依、有如一身、轉眼如途人、如仇讐、皆起于婦人、故婦賢則其夫愈賢、而善日積、慶日至、否則難于獨

善也、且將胥而入于惡矣、故積不善以致殃、亦多起于婦人、吾夫子列慶殃垂法戒、叮嚀于坤、意遠哉、其心尤不忍遽已也、其他章又曰、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誠以陰性多妬、兩相嫌猜、故主母之於婢妾、比比也、城西劉母高氏無子、勸夫置妾、夫常督運眞州、得錢女、果誕子、高喜曰、但借汝產、此兒養之敎之、皆我事、不忍復煩汝、稍長、令習勤勞、日携關籥、滌除韭畦瓦石、雨雪則磨颺杷耨、賓至則擧案供茶、歷試諸艱、皆

惜陰運甓之敎也、母之慮深哉、常人甫擧一子、雖貧窶、必愛護過勤、況武胄世祿、抱膝從容、爵祿自從者乎、不知人勞則善心生、誠愛之也、能勿勞乎、非有聖賢長遠之慮、能破常情至此乎、常情易妬、母不妬、常情易溺愛、母不溺愛、陶孟何加焉、此益善積自陰而慶之所以有餘也、子一、孫四、曾孫八、環立膝前、享年若干、而終天之報母者厚矣、雖然未艾也、母之子掩骼埋胔、澤及朽骨、母之孫爲饘粥活莩餓、母之曾玄

濟濟靑衿、勤學好問、杜詩所謂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天之報母者遠矣、母之玄孫光文、問學于嚴子而泰、而泰問學于我、居常以道義相規磨、同志諸子以光文嚴翁端蒙五十誕辰、謁言爲壽、吾曰、後嗣相借、非益也、吾將表其先德、俾邦人士知母賢、歸語其家則而效之、又知天之福善禍淫、皆目前實迹、諸子曰是、則賀劉子者弘且遠也、請書之、

世非無知是之賢母也、而或不得以傳、卽得一

文人之文而傳猶之乎不傳也是母之賢從此
其傳矣

賀王寧之序

少卿潘仲滐著闇然堂類纂云會稽阮仕成正統間以富民供大璫阮枼阮被命入意不測寄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持金歸投井中治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白守與其守曰金無知者留金也盡取諸成固謝會歲饑悉散以賑鄉人四世孫陶諧贈兵書試官工侍五世孫共官兵書六世孫大臨第一甲官學士孫學官禮書七世孫望齡會試第一鄉試第二

廷試一甲第三而部寺郎邑長武將百數今吾吏家六千上下或亦不少其子孫有乞丐者甚則救家滅族何不以仕成為師樂平布衣王邦本事父母孝父歿事之如生懸遺容于中堂旦夕哭奠有家事必稟度焉而后行事長兄邦允如父蓋視兄如父不知其為兄也撫孤姪如親子蓋視姪即父之手足不知其為姪也族人雖親疎不同溯息上世祖宗皆其子也貧而向學者祖父賢子也祖父所愛者邦本愛之

愛祖父也好修而貧者祖父所憐也不克婚娶者助
之推祖父之恩也凡此皆孝也孝子當倣必先進父
母父母飽而後敢舉筯山林臣民何以忠君詩云獻
豜俗云滕背臣民之心也遵父母官教令稷差先完
亦先進飯之意不完糧差不敢舉筯全父崇獎節義
以禮讓爲邑邦本先意承志捐三百金創講堂令士
民講學其中此忠也亦孝也且掩骼埋胔求槳以待
貧病席出殺平糶其後人必有如陶會稽者理固然
矣

按王布衣捐貲相邑令創洎陽書院碑誌止載
義民猶未詳其孝友有曾大父此序王誠爲不
民云 不孝簡謹識

麗陽書院志序

天不能秘斯道而洩之河馬伏羲畫封又不能盡洩
後洩之洛龜禹叙九疇然義畫無言禹止九言文王
與箕子同以靜極理明文演易箕演洪範公旦周旋
膝下親受父傳故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默受周
公啓廸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此後雜霸雜夷
終不可息至周子大明朱以積累陸以開悟入門雖
異志學則同象山之學至慈湖大明天心仁愛樂于

得楊慈湖爲師師斯道大明于饒雖元猾夏而斯道
之明終不可息程仕簡程顯以孝傳張彥芳以忠傳
雖一節之行而斯道之全體呈露無非慈湖之教也
慈湖祠宇雖廢而其教可終廢哉歲乙酉鍾文陞新
其祠講學祠中余紀以詩云當陽扇訟黜真心喻義
流傳到樂平千里君今輕一日孔顏路上見斯人次
日會邑士夏子羽歌曰楊君解累綏去作國子師江
南十萬戶遮道嬰兒啼云云滿堂欣然如見慈湖今

金麗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樂平士人向學者日衆、祠隘不能容、余門生王邦本捐貲百金爲書院、豈偶然哉、斯道大明、終不可息、慈湖精神至今尚在、後必有爲聖爲賢光揚義文之教者、豈徒富貴功名而已哉、書以俟、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贈別朱賡對宗師擢留都鄉序

我方豪朱大先生承十代書經家學撿身潔行以訓介器而介器纘對宗師以庭訓訓晉江省故拔士者藝也所以拔者非藝也其訓曰撿身之外無敎條聖人後起不易斯言矣夫所謂以身風之云者非有意以此身立標也聖誠而已矣學聖者亦誠而已矣當其拔士時起一門墻桃李念兆要乎下也僞也非誠也起一阿徇自便念是要乎上也僞也非誠也非誠

則多事勞且苦矣誠則無事成己成物胥此矣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今年饒士越楊瀾左蠡赴南來一童生不見收夜宿歸舟反省自媿曰昨年除夕拂老母意大不孝宜不收（誠應矣）于大孝之門也一少年于舟敗棧而起之怡怡然如平時同舟者怪問之少年予曰上之人無一念前此領案者茲亦漏案此大公順應景（誠應）象親傾此景奇遘也歸拜庭幃但曰心之進學不知（矣）身之未進學也諸如此類皆訓士之實際也皆推碇

訓以訓吾江省之實功也故知學者藉此以不提未知學者亦欣欣焉去彼而趨此他日必得一二士報國雖然得借冠十年或三四十年其所造登止此哉此迂老之所楷也我公祖歸拜庭幃幸首以斯言獻首獻者何正亟亟交相警勉之時也縣今日以適十世之士其閉關窗藏者何堅及今始開邵子云好花看到半開時戒慎恐懼持節愛養誠之通也厥父以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吾身自今日以垂百世之下至誠無息悠久無疆誠之後也厥予以之是為

贈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簡身之外無教條惟嚴對師有之然後能言之自此以降能以文事與起一方者代不乏人至以躬行為士先如吾師者固指不多屈也嗚呼此何世哉

贈山元明之郴州別駕序

制取士以文而得行者遇也不可恃而皆得者也士能文而深行者志也可得而自必者也士何往而不可修不繫乎遇也朱學博每會郡道郡國荒疫相仍藉其太守廉又能化其僚屬廉不惟禁一邑吏胥之貪且能禁五屬邑吏胥之貪饑民尚亦有賴哉門生山子領郴倅郡人士咸曰郴太守吾鄉高品山茲得師矣山過家道郡人同詞亦云余曰吾子遇哉昔廉諸生從學使拔為諸生前一遇茲得文且行者為長吏二遇予行矣一存心皆長吏一出政皆長吏敬上綏下皆長吏郴人尚亦有賴哉彼滔滔者為身固為家固陋亦甚矣締觀累吏危清吏安危者當為災安者鬼神自有主宰所貴乎講學者不以彼而易此也

別孝子程烈小引（程一作映）

程子忠初不讀書不識字獨念母葬荒山身不忍歸家結茅為廬不蔽風雨凍雪埋廬廬無火煙衣不遮體食不充饑腸凡有人心者時賑救之始得終三年此子忠一念真切雖凍餓慘悽之極不能改也子忠我師也余執業門墻尤懼辱焉第以予忠惑異端日誦經念佛陳兕山錫時造其廬諭以聖人之學始知讀書余實與兕山同此苦心遂與子忠訂為會友吁嗟下人皆師子忠之孝勿忤逆以干天和願子忠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即虛心師之勿為孝子拘定

隆慶四年九月十九余將之浙書別

先生一生孳孳汲汲以成人材率如此

儲邑父舉業引

辛卯初春余出山儲父過余曰史玉池書云實心任事即是真才余曰上報　君親垂裕後昆皆在實之一字儲父曰不論效驗不敢不實分內事也余默然自慚老朽尚有計功謀利之私乎愧悔者屢日忽見諸生刻儲父舉子業偽為書言序首簡余大駭焉一開卷即作偽作偽者殆不誠無物乎儲父始至訓誨士民曰不敢以一身榮進亂此念但愧作天人則吾豈敢忘而見之行事正色率下不一左右視左右近習亦不敢仰視貨色而妖若與此身無相涉者此可偽為哉誠之發也誠則明明即真才昔人謂謝安誠與才合是不知誠也誠才非二物以彼合此非誠也誠發于言為文專心致志為修辭立誠杜詩曰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何為者為人者也為人則偽是亦偽為余序者耶請刊其偽而著吾誠辛卯正月二十八日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三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書

上張明崖書

走嘗讀春秋云知天下有貴臣而不知有天子蓋天子之怒人猶可原也貴臣之怒人不可解也然則炙手貴人自古畏之矣况趙人猶可畏乎憑陵卿相奴視郎署四方之士且不敢仰視况搴監軍之命下江

南專制一方生殺予奪欲之佞藝細人多在帷幄而畱買錢神直造閫奥目爲元兇又投爲家兵故欲之謗言滿耳走且禁法論爭不必恥趙人猶不加怒但投書求索耳數月不應趙大怒揚言開府必執而殺之授意按院蒐翁莫翁已惴惴危矣而令稱大夫諭走自圖之又不聽莫懼禍及已亦大怒一邑令何足丈耶獨翁政令不易度下吏稍有持衝修睿職又聞翁出姑蘇趙以死生恐翁必廷杖棨桎辱幾死爲少

屛耳不然禍且不測翁若罔聞知直翁不自愛其身而以身徇一縣吏耶抑愛人好士甚于愛其身耶而府务下走無一長可愛孤寒遠士又無先容于左右况趙人之威能加海內翁乃拒其所不敢拒而庇其所不必庇翁自有雅度耳刀鋸鼎鑊豈能盡懼天下之豪傑哉雖然貴人亦可畏也能使督撫瞬息易位倭奴蹂踐東南數年而後定隆慶改元始以邊才推翁湛今後爲揚此正氣之在乾坤祖宗列聖之靈

鬼神實呵護之指日大展布吞海內蒼生也不然何趙人猜忌疾肉未寒而子姓竄徙哉是必有主之者書云惠吉逆凶易云餘慶餘殃終古不爽（即此已言道矣）願翁愈淬愈精以需昧召先受知于今年之前而覽書在今年之後罪也何如天道人心愈久愈真惟翁亮之走竄山谿已三年茲因張父母之便且相知敢通尺素萬曆元年正月十一日

張以受護先生目兆擯斥先生于二十年後始

致一書一受人而不使人知一感人而不亟鳴
于人皆非今人之所有也

上兵憲黃鵞川書

深山野人戒言時事但聞公祖答求忠蹟至勤且二百年前潛不易知也敬陳列如左胡問字松友番右族也居西隅碩輔坊胡家樗溥學修行　高皇征陳友諒至番吳芮祠見壁間題松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物色之得問名後以薦舉秀才至闕　上識之日此題詩番君廟者也官都府都事遷經歷建文元年增置補闕拾遺官首擢右補闕以問直諒名也七月燕兵起李耿僨二敗遁　上肆大告問與盧振謝昇董庸牛景先露章劾之踰年燕兵日逼問與黃子澄齊太方孝孺練子寧戴德彝宋徵韓永葉籌畫防禦日勤建文三年東昌濟南捷至　上以問帷幄勞進大理左少卿明年六月十四日谷王獻金川門　成祖遂入城問衰絰望闕慟哭強項不屈有戮下逞一時僥倖等語　上命力士以金爪碎其齒竟不屈支解七月揭榜討左班

文職奸臣二十九人籍閭家子傳慶傳道既族老幼
皆斬妻汪氏女郡奴尙在室給配內親無焦類矣永
樂八年復窮治外親嫁女之子史遇通天福天赦全
家抄解都察院分戍龐龍開平山海三衛而天福天
赦尙在襁褓以籃輿行幼從軍古所無痛人痛之
仁宗卽位初年十月三十日降　特旨奸惡外親分
戍各衛者止戍一人餘放還次日又降　特旨奸臣
家屬發教坊司錦衣衞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

奴者宥爲民還所籍產且戒天下告訐奸黨閭女始
得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
從足嘉靖初學憲邵鋭祠之學官邑士程文猷紀以
詩畧云百年誰秉書忠筆衆口驚傳犯闕詞賴有太
宗邵夫子獨扶木主妥鄉祠夫立朝建白與帷幄籌
畫疏諸書而不傳矣獨恨百年前所驚傳者今亦不
傳耶幸今　聖君賢相首命崇祀封其墓錄其後嗣
而況司禮也又皆以風教爲已任咨詢懇至此吾儕

文明之會忠魂再表之辰也顧吏書坊老或不知爲
風化所急而庠序晚生亦有并其名而不知者老農
幸有所知敢不上聞緣老農遠族聯姻公家以故族
中長老歲時念誦老農兒時竊嘗聞之長復考稽邑
古志海鹽鄭曉吾學編新淦張芹備遺錄頗知其梁
云痛公朽骨不知委棄何所且絕無血胤上承厚加
恤錄之恩僅存一胡家橋耳亦嘗獨步斯橋感今思
昔胡公二十九人之心其夷齊之心乎則自積功累

仁至于武王而又當紂惡之旣稔牧野之師天下皆
以爲是矣而夷齊獨以爲非雖然此衆人之見也不
足言也至于武周則天下之大聖也二聖人且以爲
是而夷齊猶以爲非此蓋存君臣之義以植綱常旋
乾轉坤于不朽也武周義而扶之不敢少叢挫辱其
爲萬世慮至深遠矣曹魏五季忠義鮮聞僭叛踵起
非明堅乎黃氏曰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
代無之此孔父之義所以亟貴乎春秋胡氏曰春秋

賢孔父崇獎節義之臣此天下之大閑有國者之急
務也劉执齋曰方先生之事烈矣而一時死事者尤
多竊恐摧壯之餘忠義之氣不振表章而興起之嘗
如拯溺救焚計公祀亦必有拯救之心敢以尺素聞
萬曆二年九月朔

答蔡肖謙書

陳臚岳過貴糙辱手教弁示心德懸知山中日有功
課生人至樂無以踰此外疑請明剖之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但仁義之前尚有成性
成性之前尚有繼善繼善之前尚有形氣形氣似與
陰陽相對待古無一字孔子開口創說太極此中字
內看出精蘊孔子添一太字使人知尊敬此後滯于
物周子開口創說無極使人心悟蓋甚不得已也此
後玄寂流入異端肖謙開口創說人極此老朽夙有
意而不能發也再參詳仁義以前意思庶不陡峻血
脉易貫也老朽謬意如此吾兄靜中有見千萬詳示
不妨與同參驗理少年頗透今雖史事旁午亦須
勸其旁午中時一察未發氣象則靜而和丙戌七月
二十日

復張太尹書

父母以節孝爲治故用情于崇奬者獨至王良弼以遠山老儒黄祖兒以不識一字牧豎方將與草木同腐朽耳而大臣乃取之以樹教化祖兒亦面命懇到真切雖聖賢立言親父母訓子莫或踰之王生高不見諸侯之義雖再經觀風之收錄而終不肯一見城府父母又出格禮之此豈廉能吏所能辦哉循良遺軌終古不息之幸也陳孝子必不辱父母之命此行必風四境矣缺謐煮殷不任衘作燈前對使草草

王生時何妨一見城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復蔡見麓書

用行舍藏此理甚易見孔子何爲獨與顔子而三千之徒皆不能與及之此心之微誠未易撥例用者但知盡分修職無一毫別念升可也降可也服前職業萬萬不盡五鼓升堂半夜退堂妻子皆忽始謂之用行兄日勉強應命便逐初服此何心也又日委而去之此何心也竊爲兄不取又聞浙藩爲天下罷難清理者兄并晝夜之力又棄取劉芝陽爲助不分左右清一浙藩一生學問見矣乃有棄去之念無乃以去爲高耶此孔子之所不與也弟今居山頗有長益時因一二知己書鬨起妄念始知舍而不藏者皆私也又孔子之所不與也弟與兄共戒之弟性直做老朽垂祖尚消融不盡兄論皆瑩然今渾然全未全未

乙亥年傾手教云不作鄉愿知心之言也弟賦來本非鄉愿不作二字亦無此意但直做病亦因此帶來兄往昔亦有此病相別三十四年不知化盡否劉芝

陽云兄乎恕進此一步則紙質雖充處充得非天下
大勇乎耿楚倜兄近日書來道渠只一子無孫亦不
掛念鍾文陸近日書來學大進弟在山中不及報兄
呼渠三子付之長子艮臣次子名臣純臣名臣在藥
平行冠禮請弟爲賓命之字曰寶甫文藻充蔚生厚
望之吾丈之念小孫卽弟之念鍾郎也
相別三十四年不知化盡否彼已處一毫不容
憑今人到此處便住手

答張洪陽書

辛卯冬秋道丈[illegible]翁夜价各出肝膈相質正猶未
盡者夜酒[illegible]也壬辰初春先別但云莫改故步耳
將哀麻客在坐未得悉兹以小孫趁試之便詳之違
色賤貨易去讒難欲去讒必貴德貴德者非貴他人
之德貴自已之德也貴貴德則臭味如蘭自親賢兩
年不詳
人有興日出郡二十里哀省三周此自心不容已無
一毫立敎維風意而士人觀風所以成物也積此誠
通天地感鬼神格君心四海內外無一毫恩怨形迹
稍有一毫恩怨形迹便非持心如水安得誠辛卯冬
夜道丈曾云故者無失爲故至今思之未敢以爲然
一味切直

答欧兒侗書

來書云眼前幻景百態胸中亦自如嘗見至此泰然矣處之一則化而齊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眼前幻景然順境少逆境多自是常理若非些兒主張安能無入不得近讀周子通書頗于師友二章甚省發孟子說性善周子却說道義繇師友有之此周子苦心體貼真言到此方識得性善弟念幼淫放如鬼魅稍長荷師友頗知趨向如再生此心甚明頃山居發師

友兄責之甚嘗更何敢逃罪嚴子而泰歸自都下道面命之嚴隨與同會諸友共商之感領尊教但先祖母瘞在山莊之後日夕在側此心方安妥而妻孥衣食取給于此故不能丟捨頃因毘侯陳公祖以與教化爲已任興書山中催督入城將議長兒書言居郡事農業弟與幼兒二孫居城廠會友爲便念昔年與老伯每一會即一感太古意今年愈高德必日進百年上壽自可以理必之汝愚昔年以童子作前勸

意必大發乃遲遲至今何故雖然吾望汝愚不徒作科甲中人耳定裕近作何狀想知兩月無突外累自寡進德自易爲力令姪彼年尚幼不能學文亦再我爲師此豈俗心爲文墨計哉將前終身之盟期不負愧于師友間耳此兒之愛姪如子故以姪相托不孫干托子故我之致望于二生亦不後于吾之子若孫也二生其念之兒命二生各親筆書年來功課後我

想其世相磋切是何相取今日設身其間尤凛

凛有毖生於中竊況于親炙之乎

與耿子徒書

子徒近川文著矣反省眞心喜乎厭乎抑惡之耶老朽不能窺子思蘊奧獨覺子思平生全在一惡字上得力古今豪傑孰無喜心只此一喜便作孽子思尚綱一念日用工夫步步踏實直做到天地位萬物育天下平還是篤恭無聲臭惡字有結果處昔作令無（與正簡默不欺自欺之言）奈喜心作孽將放縱愧死愧死亦得錢痰蘇年兄夾持辛酉寓都下作令大有益壬戌癸亥頗知惡今年七十六萬念俱冷知知惡欲與子徒共此學

以先生作令而稍日喜心作孽此眞正獨知之言

答鄧定宇書

道丈此行為老親行也近聞朝野願丈入此此亦須詳告賢母聽命以為行止着一毫私意便非純孝外啓賓迂談況非末世所便希靜思之弘治十七年三月南國子祭酒章懋奏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不分廩增附通考求行著鄉閭者充貢送監積分出仕此意固善然于文按山谷豈無遺賢且勢要粉飾鄉行今止擬孝行直書充貢不拘文藝可也舉人不會試者坐令衰老深可痛惜宜令撫按復命薦五科未試者徑投學錄去年雲陽一會甚切實至今懷思差有長益固教賜也

寄朱虞對書

向山居辱寓潘仲深手教七月初四至念初七日出山察叙關西又領警語所云吾人一心通千百士子之心千古不易定論又云自家澹然合當如此日用實功也又云非修身之外別有教條孔顏復起不易斯言矣但爲學如登懸崖絕頂努力十分方進一步刻苦百倍方透一關偶至出頭盡光呈露如再生如分是一乾坤烟視塵寰萬種皆掛搭不上此是孔顏樂處此是絕頂刻苦之驗稍寬失脚一墮便即墜九淵中山半腰站脚不住堯舜兢業持之終老百年如一日有味哉何言陽季康川丘觀顧三公南考功京察事竣轉光祿少卿今公祖出部四年後如三公之轉亦不遲化閩公祖且欲乞養或介意乎昔約恭播報至即賜一音何不示片紙乎即當趨送并致贈言但用絹帳不敢泥金錦約爲華更寄小稿請教尊太翁先生函教指期繼纔莫盡

與朱虞對書

公祖自吉安回老朽聞之驚駭諸生奔走問或曰食少事煩此司馬之僞言也後世誤信之老朽歷驗之勤讀書勤政事晝夜併力亦不致病惟酒色能殺人經年無色欲雖甚勞亦無妨又精勤勞瘁消妄念精神倍長雖寒著飲食受病亦即可退必不傷生而人人皆云徐年學道止理考卷一事足矣其他公務一切委之吏書公祖兼理故動火此又不然凡公務一字不經親裁則萬弊並起不可勝窮惟親裁則執一實御百蠹疾可肅士心端教化方有禆于名教但不可暴怒自傷止繩之以法不少借分毫聞在撫州諸生舉鄉賢未核公祖令庭衆復得黃穀所撫人士大快老朽遥聞亦大快此兄親師取友一段勤懇非獨一鄉之賢也

復朱學悳書

至誠之道舟中閒邃旨不忍分弟夜已闌勢難久停匆匆別與二三生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不知在之關老之倦也祇家漏下四鼓信此學能益人性分有真樂真樂得乎塵世一毫掛搭不上所須敎條云以道義相夾持關節當絶請謁當杜此言當信如四時信如四時此天之所以爲天也一毫不信便違天明知不可枉法屈理以循之徒畏人而不知畏天自開僥倖之門此門一開而拒人拔之此人心之所以雜也况天下有一僥倖者卽有一不幸者彼苦志奮發之士三年對一隙光恐負之乎恐自我置之不幸乎公祖徹底照能士能士亦徹底歸之但願始終如一無一念雜無一息間則至誠之道身實體之至簡至易但見快樂不見勞苦及是則萬狀萬變不勝矣前言有未盡者具另幅孔子曰畏天命足矣又云畏大人皆守汝窮一上司不協卽拂然置之當

年以爲是山居二十年方覺其非上司所以能考府者君命之也承君之命則有君道存焉雖不可阿亦不可抗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厚之至也不曰敬之至而曰厚之至非有味不恭則見已是何等淺薄

曹逸我曰痛切語今人誰聞此耳

與許敬庵書

白下之會道義骨肉不比泛交今在廟堂獨見與見麓二人在山林弟與楚侗二人潛見與遊一心相照弟衰年七十六矣日日病恐改過無日辜負知心見居清吏首凡見者服陸公爲眞吏部兄更進學答知巳癸巳春正念日

更進學答知巳有此語纔致書纔致書便有此語令人汗漫寒喧千言尋不出此一句

答陳矩尊書

前月聞公祖對食咨嗟不覺失筯者數四每夜矯首望天外撫膺痛悼徘徊夜分不能寐今早復見公祖徒步赤日中中心達于面目而叩之不應其罪在下不在上也昨年水災今年亢旱斗米变騰倍價當家祖父奔走烈焰中遑遑求爲子孫計爲之子孫者方且晚聒不休其飽煖者流連妓館淫穢竟昏曉徘優者流列管絃迎門藐天王命若罔聞知至一商人夜

持尺刄横殺三四人而去此天心禍淫之明驗也豈惟是哉富者唱籌執槊纏算銖求貴者舞女歌兒左提右挈及見人萊色呻吟即族屬不肯分盃飯即分飯必嗟而來目且流覷吾知人怨則神怒而扇災釁禍固有繇矣然此皆下愚天地鬼神之所不較者也獨怪從事此學者其胸中亦塞滿高亢之氣種種忌疾猜嫌皆自此出是胷中先自亢旱矣先自旱而旱至此理也非數也罪孰大于是我祖以焦勞之心寒

食不節之身冐此烈焰勢必病一日病不視事則十
日之內持挺呼亂矣何也遭此困極寧饑死而不忍
爲不義者特有一人在也願加飡素傒時一假寐稍
息此豈厚自保愛哉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周禮云荒
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宜早報災傷
以便蠲勘三曰緩刑四曰弛役弛放其力役之征五
曰舍禁六曰去幾去門關之幾察荒年多盜門關幾
察似不可去庫獄尤當慎之七曰眚禮吉禮之中減

其禮數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婚旣曰眚禮復曰多
婚盍凡窘廹之極不得已者皆在所原也十有一曰
索鬼神搜索鬼神而祈禱之凡鬼神皆當搜索况精
忠貫天地者乎洪忠宣江古心已禱矣而張睢陽關
雲長及康王三廟當次第禱胡忠臣久缺血食忠憤
在天地間禱之必有神應十有二曰除盜賊近日鄕
約耶結始家至人牲盜賊無所容一時覺多盜賊其
實乃無盜之眞源也凶年雖持人心獨此道義耳故

雖困極不忍凍餒其親叛逆其君一念愧耻救正頗
大竊意荒政當以振救節孝爲首而周公散利必加
意善人特証周禮者偶未詳耳嘉靖乙巳年開樂平
饑死二孝子不大傷天和也乎

曾逸我曰今日安得士夫講荒政

答陳省齋公祖書

蔵手教及鄉約一念古循良蹟可想矣慶喜如狂復
取列傳朗誦至漢賈彪掩卷太息傳云彪辟孝廉補
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
城南有劫盜殺人者城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而掾史欲引南彪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事母子相
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南城賊聞之亦
面縛自首數年養子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曰賈

子女名曰賈女念此不遇賈父十夫九鰥後將若何
痛哉汝寧聘財不越二三金以故人人有室家曾與
父老道及殺女事輒驚愕云世固有是事哉而饒則
習而安矣長民者亦復玩視之恝不加念矣頃居深
山覩見殺人之苦欲治二十金娶一田家婦如登天
然坐見斬嗣滅族者比比賈父之澤汝南謂不久且
大哉走守汝二年未伸名宦一奠俗吏寡學謭汝無
守可也三復退思切有愧焉傳云小民困貧彪不動
心關以嚴為制耳如循良何且搏擊嘗調恐難感城
南之面縛而困貧無聊之甚者復忍執而殺之耶數
年舉子千數後命名以志不忘殆必有所以深感之
者非嚴威之所能及也或者班馬胸襟模寫其大
端而潤滿其大節耶幸我公祖下車首欲倣朱子社
倉採本之論循良之大節也但欲復社倉必賴鄉約
鄉約舉則保甲寓而庶政咸備矣用是深加慶焉副
東云云非面不悉容趨造焉萬曆二年九月既望

背邀我曰仁人之言其利普哉

上[illegible]陽書

士夫居鄉不能善俗止訟輔邪大夫之敎化又不能博古通今廣邪大夫之聰明從以己私曉曉撓政奚兆于子弟哉況與吾族有夙愛以其純道義而不雜也族又省當年曾有一毫勢利否寸丹炯炯相照矣初下車卽面告走君山租稅先供決不敢一字私但有言者皆僞也幸繩以法此相成之至誼也所辱款教言及他事山中靜思追悔無及悔之不已作書自

鳴且使空鑑無先入也念汝泉兄書云三人以心相知是以道相磨也乃敢盡棄其平生而苟利祿乎假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況貧不如似予走歷禮謝絕干請乃躬自蹈之乎內傲爲府所棄乃復自棄不將深淵乎瑣瑣至此皆緣一言之誤愧死無地幸相照相成山林欠雅草草隆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曹逸我日力絶干請自是士夫第一難事

與鄭父母書

山扃蓬擁門忽黄孝子至色忻忻喜坐而問故迺知父母政教被窮廬也黄子山野牧豎耳自幼牧傭未嘗親師傅讀一書識一字乃自童年卽知孝送使一鄉老幼見而知愛聞而知敬久之張父母物色之往恩網自諸當道粟帛優資茅草生輝光矣不意今日復遇仁父敦倫立敎大書旌孝扁其廬一日聲聞四鄉節孝善類加勉及道悖倫者沮悔仁父之敎澤實

爲不朽彼籌書期會廉能赫赫恐未必久而傳也武王登極初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廬可以觀爲政大小緩急之分矣今之觀風使君代 天子巡狩乃詳于法紀略于教化日與蔡冏應酬送迎完事而忠孝節義之士不一識面何與武王異也善善短而惡惡長非諸君子之心風俗之漸多與素心違耳我 聖祖教戒任官親賢遠奸奈何左右前後皆奸而賢者遠耶閭閻有[illegible]詞訟之官亦令猾奸猾者

出而善良者亦不得接况可亂耶此事勢使然而古
道難見也幸我仁父于外述旁午中忿及孝子則
聖出親賢之願始慰矣老裘慶幸裁書難悉筆不攄
不容擇也

復鍾文陛書

人情滿則愚虛則聖秀才自滿則視天下文釆皆不
如已士宦自滿則視天下宦業皆不如已虛則時時
刻刻自省自省則愈覺不足其初視天下皆吾友也
漸進則視天下皆吾師也好問好察邇言不棄自已
友之云乎師之云乎

寄李宗宇書

教札云朽人賤降欲賜華言為壽萬萬懇辭祝延之日在擬前應答不暇何勞翰及朽人耶今年衰老殊甚飲食減半不能出門者一月矣復辱過官貴人華言稱壽朽人壽歲萬萬懇辭養正圖解一書甚關世教展誦如獲拱璧即準壽言可也令弟梓芳復業南雍持此書謝并辭但會令郎叔茂即添精神可見益友之當會也

延之翰墨傾倒一時先生言蓋諷之也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稾卷之四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書

寄嚴師孔書

二科省會後遇京會師孔終身受用此非朝廷之恩安得有此良便貧士欲裹糧走四方求師友亦甚難矣然鄒劉首倡耿曾諸公相繼聯屬教澤與生已者等人苟自井凡民則靜修足矣無復望人資助倘不

自非則不容不求師友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人為善此實心不忝何故窮至身親耕稼陶漁雖終歲勤動無一刻暇尤必偷功取善帝天下日萬幾不敢怠做亦止以取善為首務老農衣食頗足不必身親耕陶乃促促一室不能走四方求師友白鹿南都徒懸夢想是村夫俗子為兒孫作馬牛也更不思貽謀弘遠者何在近得諸友振作于老農補益良多我師孔固扶我一鐵杖也山震鄉力行孝養又海宇

風化一鐵杖也。望之師孔爲我寫數通。遍致會友。願相砥礪以底于成。庶不枉了乾坤間一丈夫也。

下

曹適我曰朋友之求如飢如渴只爲自家放不

與嚴師孔書

南都是吾再造之地。吾子復倍此。幸莫大焉。別後日課錄上會仁鄉及諸同志磨勘。往年看太極圖不切。今月廿五以後。夜夜讀。反覆不知幾遍。時時不能忘。有若饑渴之切也。自吾形氣中提出眞太極。此是一生倚靠斷不誤我。二十九日有易繫辭下傳七章。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當時憂患黙會文王當年之心。本義恐未可說出羑里。且

周公心事。夫子亦一時會到。臨川小註發興作二字義。明但以獨指文王羑里。且恐直哭夫子此時肅渾渾他日更有感。乃毅然直書十一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不日中古直指其時。不日作易者直指其人。蓋甚不得已也。然此時甚安。故靈透。不似他人處此。手忙脚亂。三聖人素有大倚靠。縱天翻地動也動他不得。故三聖憂患不是拘攣困苦的。不曰周之盛世。而曰周之盛德。

此夫子發透而又曰三以天下讓何也商小乙廿六祀甲寅商豈父遷于岐改號曰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僅一小國耳謂之讓國且不可何以讓天下吾夫子之學識微故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二代改革其端甚微陰陽動靜其變千狀要之有至當之理故曰太極堯舜以來無此語是夫子開口創始無極二字又周子創始故曰知幾其神乎序書終秦誓知戰國之必并于秦作春秋嚴華夷之辨知後

世之必有元所謂三以天下讓自王季文王以及武王耳讓也者聖人之真心但文王幸而武王不幸耳此理甚明而其機沉難識商自小乙甲寅以及紂之亾也尚二百年朱註云太王之時商道寖衰周日強大抵非實錄遷岐踰三年武丁嗣傳說相學而后臣堯舜禹湯之學至是復明遷史云傳說論列天下之事備且陋矣政事修舉一語何以盡高宗故太王之時商道未衰而周道方萌耳說天二字甚不安此必

列國衆士之語朱子口授門人一時草創未及更定又曰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寬哉寬哉太王必無此志此志不軌也安敢極太王此註更當刊誤朱子解太極圖精微吾輩受教益有成我之恩有師之義與生我者等安忍不納忠又曰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遂之一字何其輕率必非朱子語太王有賢子聖孫而高宗聖君在上太王之心必兀兀不自安中心隱痛安有利心因有翦商

之志此誤節也朱子當年或未入目今何敢隱忍不爲朱子一洗刷邪周頌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說詩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肇基迹三字的確太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實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此註亦明但蔡註成朱子已歿未及更定朱子又曰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又誤也泰伯仲雍必知姪昌之聖必勸太王立弟歷太王堅持立嫡長

之義憂勤之而屢不從必欲立泰伯泰伯不從遂亡
仲雍亡之荊蠻文身斷髮其心尤恐季歷必踪跡求
之無以自免乃毁形狀跡以遂其讓夫子所謂至德
以其至誠也周子曰聖者誠而已矣太極必先無極
的此民無德而稱焉亦不是泰伯自泯其迹朱註又
曰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
下尤爲誤也泰伯之時商道隆盛周道始萌未可以
有天下至文武始可言商周之際然天命人心間不

容髮以泰伯至誠豈不識微而謂其足以有天下耶
其曰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此謙
微之論必朱子方見到此他日論武王得人之盛比
隆康奠正深嘉而樂道之忽又嘆文王至德此吾夫
子微辭與義難以語人者朱註又引或曰別以孔子
曰起之自爲一章似無深味當刑去紂既焚死越二
月閏月三月武王反鎬都退處西伯之位必辭避再
三中心款款如湯之慚讓微子箕子及求賢自代竟
不可得又越半月庶邦冢君暨百工萬姓急于得君
乃卽位此段係萬古綱常惜史不傳其文故吾夫子
于易斷之曰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未盡善
蓋有根于心而不容泯者一則曰泰伯至德非泰伯
莫有天下也一則曰文王至德非文王莫有天下三
分之二也良工心獨苦惟周子能識之周子不繇師
傳默契羲黃周孔以開明道明道先生固心識之不
忍伊川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豈知本之論乎讀朱

子太極解此心冷冷然紬繹義理周流洞徹萬變無
窮祗恐過勞亦覺倦傷欲罷不能正無可柰何安有
暇念名利塵垢耳聲色荼毒耳于我何與向來枉費
推移周朱其萬世師哉四書大全蒙引皆兒孫携去
山中無書嚴子爲我考訂賜教懇企懇企萬曆十二
年正月二十九日

直欲將大聖人心事揭日月而行 曾孫爾禮謹識

答黎抑庵書

昨日讀草廬先生集正懷老兄今捧手教敢錄以開云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嘗以父母爲心而已矣人而嘗以父母爲心則所以謹其身者將何所不至哉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慶而慶焉父母喜而喜焉行必不招辱也言必不招忿也其順必足以尊長其忠必足以事君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名位之貴而不慕也惟知父母

之可慕雖有貨財之富而不慕也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聲色之紛華而不慕也一瞬息之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適矣一毫髮之事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爲庶人之孝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然人能思所以孝于親則自知所以謹守其身矣使一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爲心則是忘其身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知所謹守哉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至哉言也學者苟能深有體于其言則于父母自不能忘而于身自不能不謹矣充之以至其極則雖堯舜文王亦不外是嗚呼此孝之所以爲至德也與弟往年看孝止念念在親足矣近覺得淺且陋惟念念在吾身孝斯全矣兄昔年會試已入浙夜念親即飄然返棹此慕父母不慕名位之眞心也兄更反省慕貨財乎慕聲色乎老嫂歿後房無一婢庶矣一瞬息間或忘乎一毫髮事或忽乎一擧足或招辱乎一出言或招忿

乎有一于此則親在慕之親歿忘之矣責爲孝子兄昔年談之甚詳曾托傳其事若因藝文求工遂因循未擧則是慕名心尚在而返棹之念尚欠擴充昔曾與鮑少潭言之今懷思如渴恐善行泯泯則吾三人之罪大矣不學便老而衰可不懼哉黎夫人孝節秩修百代之師也弟與諸生洒掃門墻尤懼辱焉省齋陳公祖亦與寮屬共太息云吾輩男子愧此婦多矣陳公祖初至即欲一見兄不可得次年虛大賓座奉

迂後猶疾不赴雖然樂平之事不可不一一道之蓋
知已難負也賢郎理田處不落仕宦子孫奢固是善
根然必賢孫奮志聖賢方爲孝子此後日夕兢兢敢
曰旦暮郎土少自寛乎忠池年兄往矣年姪肖否兵
巡道遣祭至否亦須致意年姪令其遠大以爲志使
旋草草復陳公祖秋冬間至樂平觀約兄革勤勤相
之萬曆三年六月十三日時苦旱無好懷

所言皆近裏着已無一刻使人自寛不孝至今

讀之淸夜猶省識 時己亥仲春十一日曾孫爾謹

答王心庵書

老年兄詩教作于丁丑初夏七年于玆矣一日忽見
之喜其來而悲其晚情交集矣近感時事益思我兄
世德之厚老年約己愛人而孝子善承家學故德
修于身教立于家惠澤及人江陵革郵濫淸浮糧改
折漕糧本色亦有惠澤及人而閭閻愁嘆尙不能免
此何故哉蓋政府納賂則巧宦爭趨不剝削士民何
以文賫且不愛白金而愛黃金不愛珠玉而愛古異

珍怪搜索煩困言之痛心書院傳自先聖賢淫院爭
于當代賢相今毀書院教化爲頹江陵子孫奢淫破
敗至此人禍天災何所底止賈似道妻妾與妃嬪雜
坐江陵母妻接賓納賂海内凋殘四夷僭叛皆繇于
此年伯母躬行節儉年嫂化之吾兄德業皆繇此發
能守此家法王氏子孫當爲聖賢豈特公相一聯耀
哉吾兄以不能救石介爲負言官毅然求去炯然一
史魚也世代郎更翻此義無今古喬艮齋年兄有一

段義氣適觸破城之變正是天意琢磨不知近日意思如何弟近日不懽不樂何貧之有尤恐稍有廉隅郎起驕傲人情驕則必惰淫則必喪身滅門眼前二子四孫一曾孫不知究竟兢兢危懼丁卯翻房夜會崔徽州雅有麻聲登前古訓三子者殊不相負此夜將登舟入山破沙書懷不知何日可達貴門李鄉見方在仕途或可因也萬曆十一年癸未六月念六日

與潘仲潔書

王曾天下正人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韓琦爲諫官王曾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夫高若訥當時鄙爲不肖何足言但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必非好名者況其微時禱神不得良相則願爲良醫仁愛一念根于天性豈恐彰君之過以飾虛聲耶雖然王曾必有見武其壯年盛氣激發近名耳中遭挫折學日進欽挙就實所以萬古不朽彼好名者立見破綻安能久盛年志豪氣雄敢言危行奮發激烈死且不避況聲名乎但發于氣非學問養成氣習漸染或移聲色衰暮好利必庇貪夫庇貪淫則指正人爲邪一敗塗地仲潔嘗語余曰往見先輩自題誄草日成是然又日自請錄心竊不忍向在山廬時嘗丹且黃介執簡就齋前披誦汗雨下不知別去猶讀書從人酬寢猶獨

坐次日諸人爲余言余竊思清氣亦有偏惟學能變化飭與曾友言之一友曰好貨色濁物不足責與小人爭也好清聲與豪傑爭也其誰肯讓故曰名者造化所忌夫造化無迹安有忌心天命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一友又曰豈惟好名不可雖忠孝廉節亦不可好好則着着則理障起惡念固幻起善念亦幻余曰此釋氏妖言鉅惑世一友又曰白沙所云致虛立本豈亦妖乎此心如鏡有物先入則不照余曰鏡本虛物故不可有心非鏡比靈感萬變本不可無程子曰有主則虛功深力到之言也秉彝好德自是本來豈可無一友又云此心原實不是善即是利越渠投足亦是苦功錢懷蘇云朋友是我性命亦是真言（此說光景著[illegible]）白沙所云靜中養出端倪亦是少年光景晚年進德（過）自平實仲潔曾云堯舜有天下不與即是出世此語亦平實不落禪又不近名老朽近來學日粗俗乞仲潔駁教

曾逸我曰水落石出之言真所謂步步踏實不容人弄半點虛頭著一毫名根

答友人賀六十書

荷華翰祿老情文稍羨謝先正云不學便老而衰今始信焉鄉鄰日日來曰老爹居這地位又六十歲此大喜事生誥曰運使比閣老何如六十歲比八九十歲何如官是誰大壽是誰高衆皆不答生復曰嚴閣老做三十年閣老壽八十六歲今亦不在朝廷之上矣衆皆曰知又齊曰那人無德行生曰你既知無德行則我平生罪過甚多心曲暗室人所不及知者甚

多仔細査算六十年前只有一兩年是人其餘皆鷄犬鷄犬居地位猶狐狸升御座是大不祥一兩歲人豈是真壽衆人將信將疑徐有讀書者來生誥曰試說當賀否答曰老翁爵祿福壽小子竊仰生曰子毋辛于此講過通鑑看古往今來人有善人人相敬愛如父母有惡人人相賤惡如仇讎夷齊豈靠福祿顏子豈靠壽如秦隋之暴莽操之奸李林甫韓侂胄輩之誤國人人賤惡萬年唾罵殊不思其爲君爲相之

福祿位名壽以德而致乃天地之常理不以德而倖致是違天地之常理則不祥莫大焉予毋于此見我或午後靜坐或遊衍終日此與鷄犬何異今年來得徐以行夾持每日未明時歌詩一首即起焚香謁吾夫子外面方成箇人予所見心中雜念甚多予所不及見應曰然不敢拜矣又有嶽人來曰福壽多男子生日胡忠臣一族皆無後至今知道理者皆思慕之萬世而後皆其子孫適有同志者來生日若但以

相處之情不容已則無滋味此夜彼此互相規磨夜分乃止即此真切篤實方不虛度了光陰華札姝姑息之甚特述數日間答請教

曹逸我曰讀此却賀書世俗登錦祝詞張筵高會大是扯淡

與宋元卿書

陶承學尚書歸貴國遲債二子同科內望齡介元及第切學布政歸富敵國獨子無孫又欲發移祖墳兄乞止不得元卿居廬共子聯耳遂成物褫晉仲語余曰同年滚滚好修恐自棄乎浮沉風習不變此外數公初亦自振一引情欲遂收不住今惟朽矣英妙尚借口其當年亦如此一念不戒豈惟殺子孫貽禍甚遠江陵十六歲舉鄉二十三入秘書省五十入相得君親賢講學風動華夷一念不戒肆欲妄行無所忌憚遂與李斯同傳

人有終日提命以此而敢不敬身者乎士生當時一何幸也

與宋元卿書

陶桓公運甓楚聖學勤則善心生爲聖爲賢皆從此起惰則淫心生喪德喪身皆從此起獨怪世人以詩酒爲工夫誤却一生

與朱元卿書

陜聰岳附湍仲潔書深念嚴子冏立孤托之何人乎日不信今信之如此可見嚴子眞也仲潔托我爲嚴子作傳我權應之要之人眞不必傳田夫野叟亦爲嚴子傷此豈黨同之私哉

與朱元卿書

元卿中後曾作會否元卿昔年曾道羅近溪年兄仁體今得朝夕否備朝夕與會身心自不放夜歸便可作時文數篇讀書自有味昔只慿習到夜即於俟勢利俗心勃勃起而舉業亦退請元卿驗之萬曆乙酉重九

一 元卿以是歲舉于鄉先生寄書以重九去揭榜纔數日也提命如此眞使人不倦矣

寄袁學曾姨丈書

大舜眞聖，自耕自稼，自食其力，鮮無內助，自樵自爨，自供薪水以奉養父母，父母又不容做，弟日般喫，舜只自反，只苦思如何不孝，致父母不喜，如何不友愛，不見信于弟，並不向人分訴一句，只述裏着己做功夫，所以有成。

寄江姊丈山秀書

處貧不發憤，更待何時？孟子曰：人窮則善心生，窮而善心不生，何人哉？非孟子之言不信也。僕嘗思乙巳荒年，衣食窘乏，及癸丑會試，長途寒苦，平日非心妄念到此消磨殆盡，使不遭此二度，縱肆無恥，不知當何如，可見世間磨折才必待困心衡慮而後作也。雖然此等磨折才亦不多得，僕自二度苦心之後，復有間斷，非心妄念，稍間竊發，是困衡之作，尙難靠也，深自省

視吳康齋先生親自耕耘，愈貧愈學，眞豪傑也，康齋日錄，幸時時省玩，百歲光陰，將過一半，不就此時發憤，更待何時？卽奉養令慈尊親母，不專在其肯子路負米，爲古今孝子，令郎克載近日能改舊習否？望嚴加訓飭，祖母嘗念欲就白下聘一故家室女，不知親母俯從否？向寄浙豫倘到，併乞批教，不盡種種嘉靖己未冬杪寓留都

與劉延之書

兄託門墻舉業亦進恩意在有道門下當進德不惟進業而已故相年十六舉于鄉無喜色年念三舉進士選館館中寡言笑靜思勤學好問當時重之爾作秀二十年不請求不宴飲迫拜相漠然好修門如市刹此隆慶初年吾所親記無何秉鈞當國求賢好士猶可觀越數年沉酣矣招權納賂引用商邪賊虐善類無父無君萬古賊臣也其始大賢其終大盜人

生雖係始終如此可不畏哉韓魏公詩云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當歌詠以儆偷惰與程希哲讀子彙至十卷墨子云吾聞之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余山廬夏雨淋其南冬雪侵于北城君坊柱久摧朽腐可厲以此二事往來于懷今讀墨子名言洒然安矣兼愛篇云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盜賊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盜異室以利其室愛其身不愛其人故賊人以利其身若使天下兼相愛則天下治即其言觀其心豈不慈祥愷悌乎視欺君竊權竊科第自利相去遠矣而孟子闢之甚嚴至詆之爲禽獸爲其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而施繇親始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朱子訓之以切近精實四字惜墨子未聞此訓使

其發聞不挑已見未必不進于聖門也楊子在今日亦是第一廉士但心麁氣傲故流異端吾與同志可不明辯哉

與劉近之書

出處顯晦皆有定分一毫智力不能與也陸象山先生家訓之言極有味定定定經嘗太甚遮天命老農愚見以爲天命必不可遮且不敢遮敢于遮之大不詳焉此辛丑白鹿洞間之傳愚齋先生今覩眼前歷歷可見如張江陵王棨皆遮天利已無所不至今天與人綺爺至尊翁昔年領案有夢兆今年考不利亦有夢兆可見有定也尊翁平日教子延之平日事父毋道義相將今小挫不安義命可乎嘗見安義者鬼神所憐不安義命者鬼神所妬貧苦中琢磨出豪傑富貴中養育出浪子山萬重嘗對予言尊翁昔年館淇家燈火徹曉是年郎領案不肖予鄉酒饗餞我嘗不開卷日高方起宿娼賭錢皆從厚中養出來晉時挫磨亦是家中福吾見人間富貴以道得之者安不以道得之者危凡物以一路得之者視之甚輕故失之亦輕艱難困苦而後得屢失屢復而後得則視之

甚重故享之悠長必不輕失此人情大抵然也尊翁達此理久矣吾友以此理事乃翁久矣但恐豪邁之士急於勢利以勢利之言惑尊翁則賢智之士亦爲浮言所撓所誤父有諍子匡而救之

與劉逅之書

閑逅之讀書過苦甚不宜精神長便是學問進發爲文章便和咆文思可養不可强德業可漸不可驟

與王宗臣書

陳公祖行後大變亂一場比入山見山間老稚無不痛傷墮淚但不先奏聞一節雖爲所阻終無以自解廟廊元老亦甚惜之近日因人情甚拂偶讀易甚有省發易之爲書也其恐懼修省之書耶讀此才可消除內做經此一番頗有進古詩云名利真誰破兩關近日可望萬曆四年八月初五

蒼將樂百姓潘瓌書

我任延平止七日去延平又九年舊民猶念我不忘如將樂潘瓌又在外縣七日之政何能及爾爾登我堂我在遠山不及與爾話舊特贈爾鄉約圖爾目編一過要于依此孝順即同見我也但能孝順天必降祥即我之所以報良民也香餠傳至遠山我已享矣手帕布爾帶回蓋因無物酬答非忍拒也時隆慶六年壬申夏五月之吉

潘一蜀邑編氓耳感于七日之政真九年如一日我曾大父告語勤懇又不啻家人父子之情想當時愛戴之誠永矢靡諼而感動之速導民孔易已盡見此數行中矣 不孝曾謹識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五

後學陳曾孝君父編次

書

與陳汝時書

元德秀舉進士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家無墻垣扃鑰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適作褒士賦以自况房琯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利名心都盡蘇元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耳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余與親家努力此生勿爲元結所戒而已

昔逸我日元紫芝事一篇來令人仰之若高山

與陳汝時書

程子門人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或曰退之雜說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此意何如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嘉靖丙寅五月十七日讀二程全書至此篇痛心淚欲下平生精力作何事終無以異于禽獸更何顏束帶立朝起復視事耶時方在山間去城百里無由面汝時兄一洩此痛特書此寄之如兄倘在山間亦不知幾時得見白駒過隙真可惜也兄起手早殊易為力及時奮飛毋若不孝悔無及矣

與陳汝時書

正月初二夜二僕夜工完各就寢余圍爐獨坐取山屋集讀完時夜半矣个人義氣激烈私心盡忘山屋我師也彼賈史者求為牆下犬豕不可得矣語云多壽多辱危哉欲壽而不辱須超脫形氣時讀山屋集莊誦一過良是一助新年六十六矣來日無多警省警省將夜將曉獨持燈入內房登坐榻私意盡去萬慮俱忘此時此際晴空太虛固無惡念亦無善念身如天地之大回視從前種種渺乎小矣初三夜讀自警箴張無垢先生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節孝友文章為天下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安世再傳而得陳瑩中瓘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惠卿再傳而得蔡新州京三傳而得章中丞惇四傳而得

蔡太師確五傳而得王太傅兵此夜不覺恐懼之甚
他人亂天下不足責也清儉孝友澹然無欲分明是
聖人天資遭時得君乃爲熙豐紛更馴至靖康禍亂
安石深可惜亦深可恨學術不正殺天下後世信哉
言乎介甫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
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繇是名重
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
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

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
吏齎勅就三司授之介甫不受吏隨而拜之介甫避
于廁吏置勅于案而去介甫使人追與之朝廷卒不
能奪服除復申前命辭七八章乃受知制誥吳夫人
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
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
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
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後官

薄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罷歸貧甚嘗顧謂
至下閭訪故人此何等人品乃亂天下乎學術不可
不慎如此不學而宰天下其流毒甚于豺狼甚哉畏
哉昔年一友嘗作郡問余汝學之政余答曰只在靜
而和上爲父自今思之語有病靜而和易動而和難
必靜而有養方能動而和不惟當官雖居家亦然不
和則躁恭妻妾僕婢必受其賊鄉里親交必有不堪
處兄當官乎程子曰凡有血氣莫非天此至言也矜

八夜誦皇極内篇數嗣覽九之八覽物極于上必復
下下君子下下古老農曰人情莫不欲上上而不已
者尚也何也凡欲皆利也利害于中其體不疏逢人
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到饑寒兩窘公私逋負追逼
此時不胡亂思方是有守我老困急時術激昂奮發
方是浩然之氣汝將觀家狀一通諗諸同志

學術不正致亂天下說得凜凜可畏介甫亦當
心折雖近溪先生常稱我先人之學篤實不浮

有好結果讀此書至篇終則益信先人當年于
修己治人之間亦何在而不踏實也 不孝曾孫簡謹識

與陳汝時書

鄉約要實行善惡要實書頒拜上朱孝子一善之小
也書積惡不改者也書凡約正副保書善或望他惠
德過大惡又畏禍不敢書此只知有人不知有天也
明知善不舉明知惡不覈蒼天在上必不容我所謂
幽則有鬼神者此也太翁秋高必出巡各縣各鄉善
惡自知則約中容隱之罪難辭所謂明則有國法者
此也親家抄一通送約正副更致老農規磨之誠與

月大旱太尊求雨苦極矣城內外皆無淚凡鄉民在
城者亦墮淚祖仁自能口悉當此時惡人尚不畏行
惡心騙人是無人心者也豈不可哀可憫

與陳汝時書

從古正人始必難合終則永思而不能忘邪人始必易合久則必離與所謂君子郎其介之不可知其終之有敝也

與陳汝時書

昨秋親家書云列子三樂邵子五樂愚意二說似同而相去天淵邵子聞道一言方有歸着生雖爲人歸則會無樂乎既爲男子行實妥婦樂乎目雖見日月而心則昏性則乖不知賢愚不如無年雖八九十多壽多辱不如速死人常云嚴閣老早死十年甚好趙樂平臨行帳云去年病死極好或者天留讒罰死不可得耶不聞道多一日多一日冤業聞道夕死可矣

徒年九十何足樂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竊嘗終何憂乎哉此達者之言可與入道邵子煌煌嘗一語殊暢暢五樂以聞道爲結終條理也否則不忍俯首營營止求一飽全無超然之意與雞犬何異終日醉飽安逸昏睡與困豕何異抱膝從容爵位自從人間事業百不識一與土牛木馬何異安勝滿富貴昏者僭濫倫敗類與家傷何異當道立成傷人害物與豺狼何異至于挾智用詐毒虐忠良而闇隨亂亡

四海荼炭又甚于豺狼之毒反不若爲禽獸矣三惑聞教自反老而愧閑而清也惟安而不敢樂兢兢恐懼親家以爲何如壬午八月二十八日

曹逸我曰言之痛快著着有歸宿原不在世境上討便宜世境便落敝撤便是第二義

與陳汝時書

向慕道義之愛許頑孫爲門下壻自謂振起江西惡俗在于二人而親家乃不免治竹箱治鋪盖諸多費亦乃希于俗乎故奩儀二十金斷不敢全領使生終可學道兒孫亦守家教希望內助以成其德上也希望內助以成其家則落第二義矣況于內助之外復有乞求乎何將而論方爲析義精透

曹逸我曰古道可以砭俗

與陳汝時書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有明道先生語、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已前氣象。親家試看何時爲未發已前、曾見此氣象否。

與陳汝時書

饒俗不變、女皆因婚娶論財。此類風俗、賴吾黨挽回。吾之處山霞鄉、齊元法、李及泉之處、胡敬齋先生之曾孫、親家之壻、小孫、士民之好義者、模而式之。今年聞七世老者云、陳塾之父有孝行、故其子孫昌、我輩自後努力自修、自有後人、吾輩聞之、皆云近日天心佑佈吾道、安鄉書來、辭親家奩儀、自出誠心、原書寄覽

曾逢我日真可風世

與陳汝時書

令郎知趨、慨人稱快、不惟童生勸、而童生之父兄亦勸、不惟人情知所向方、而天道之昭昭在上、亦不負斯人也、書院歲前即復矣、楊菊泉今夏任白鹿書院一月前知之詳、他者可知、江陵不足惜、而國體可惜、親家之言然哉、

先生于先人書多至不可勝刻今止刻其若干首前者觀先生于先人相砥如此亦可信傳中所謂天奪强輔非虛語矣

與陳汝時書

揮鋤不顧是修潔者本體非矯貪昧者必負人、一介不與方能一介不取一飲不忘方能萬鍾不易都是一點真心存發汝時少年不昧遺金亦是揮鋤真體此體此易皆不可輕看吾夫子變容盛饌、亦是揮鋤真體、一饌亦常變吾夫子亦必不輕一饌所謂擇日具書、焚香拜使、皆此敬也、即此可以超凡入聖吾與汝時要真切砥礪一毫不可放過白沙詩云、一片荷衣也蓋身、閉窻眠者是何人、江山兩裏同歌嘯、今古人間幾屈伸、長與白雲爲洞主、自栽香樹作齋鄰、山中甲子無人記、一度花開一度春此等襟懷方揮鋤不顧

與陳汝時書

仁卿學未博王用汲亦然近老朽病日不能夜讀大不幸也外諭直道在人心終不可泯學者只自修無詹亟亟此至理不易但加之老朽則未然汝寧之政雖無妄念邪私第微病未除耳罪司道兩臺交論亦是直道高拱以宰相攝銓部李棠以內臺協大察同舩𤰞寬更察之詳茲並指薦章下逮老朽皆大吏揉對之意而潦倒不能鞭策如之奈何萬曆乙酉五月念四日

先生時年六十八矣猶以不能夜讀爲慨後生小子玩時愒日讀此何以爲心

與陳汝時書

按院劉奉　聖天子休命求孝子于大江之西得吾番王生良弼乃倣古粟帛之賚移文邑父母張公靜渠禮之王生高蹈丘園不見諸侯者其素秉也張公益高之乃自具名柬封完　聖天子之禮宜按院之命將遣官詣其宅里又慮匪人辱茲命復託之親家以孝子可以通孝子之情也五經扒一部及禮柬崗上親家諏當登拜擇吉往王生家并告其族之人鄉之父老使一鄉皆孝子不獨一王生也庶無負張君矣

與陳汝時書

安卿云茲月十六日會安卿講詩之豳風、殷師孔講書之無逸、魁梓二弟王朝用齊元士陳元敬講易之家人卦、各各亥巳實踐、此是親家戊巳成物、汝小孫稽古亦蒙教爲求進、至盡性處不得不如此、爲兒女私者、索聘財、責裝奩、祇自爽虜耳、

與陳汝時書

聞汝時病、及不覺驚駭、遂廢眠食、願皇天祐汝時、所以勸善也、若老朽不如早死代汝時、今朱廷光乃郎來說汝時病愈、不覺大喜、朱說陳先生好、是我一鄉大福、延年來鄉間大感化、即惡人亦善了些、此莫非實意流通、豈一毫智力可與耶、汝時再莫作詩吟哦、亦甚勞生、鄉君讀書甚樂、日有長益、鍾父母屢屢致意、汝時亦、斷、恭、誠、心也、附聞萬曆十三年三月初九

（讀之泣下）

讀此書先生當日之視先王父真如子矣後人今日猶爲泣下先人當日何以堪此

與陳汝時書

近日心靜果有孔顏樂處、抵家窘迫冗冗、乃不煩惱。前此不免煩惱者中無主也。

與陳汝時書

近日方知向學五十九年前、都是虛說、只是一箇敬字。自八月初四起、天明即盥櫛、自不息惰、自無邪心。在南京城六七年、汝寧二年、絕無一毫色念、自以爲此生可免貨色二累、豈知歸田寂處山谷、反不免此。可見會友之益。數日覺有些趣向、或可免終爲禽獸以死。朔夜夢趨朝、獻納君側、夢中歡忻不已、及醒如知愧。利名根夢中猶不斷、安有夜氣。余息齋枕上詩云、睡後精神方澹泊、雨中更點却分明、空潭百尺直見底、未似人間夜氣清。必有此境、方可望日夜之所息。閑暇甚可哀。近日稍有進、方覺得此意、貨色二心淡然如水。

曹逸我曰、真學道人下語自然痛切、不作半毫門面。

與陳汝時書

貧而無怨此一段眞難若無諂一段不難諂則可耻之甚生平耻心甚重仕途見當路大吏未嘗一言求援樂實不可到顏子不是樂貧豈是不改其樂所謂其樂者其所自有之樂也特不爲貧所改耳吾輩所學何事蹤此驗之實是空自辛苦教萬曆十年六月十二

與陳汝時書

去年來教云學要樂昨夜坐至四更忽悟得兢業即是樂去年把兢業與樂看作兩件終隔一層今悟得樂是眞兢業不樂是假兢業愁苦自情欲來愈留貴愈愁苦私意淨盡風恬水止未嘗兢業未嘗不兢業無所謂樂無所謂不樂更何有一毫愁苦彼意得志滿猖狂叫笑却是大愁苦甚至萬年墜身死族赤而社稷隨之以亡皆情欲之流不可禁也又因生瀉

泄來教云丸藥黄藥四神丸皆治其末耳惟優游涵泳使心原活潑乃無上妙方也生覺使他不得令妙方到手優游涵泳不待使之而自活潑也豈不快哉樂哉偶見如此恐是光景恐是虛見幸翻駁

與陳汝時書

負人數千金有日償之方不負人但恐負天其罪何贖天之賦與我者萬善悉備全而歸之方不欠天債一善虧欠愲然以死無路可償是爲終古欠債人矣

痛哭之言使人容身無地

答陳汝時書

來書云貴恙要戒酒色鹽醬細體之四件戒之其難而戒鹽猶難眼前豪傑多被酒色陷了况中人乎脫得二陋坑方有此身况并除鹽醬乎知幾聖人所以無死也故周子通書惓惓言之幾者吉之先見者也此處得吉當遇則動動則吉凶悔吝四出故人生多禍少福世道多亂少治幾豈易知哉當與親家力學以透此知畏之一字是千聖心法能畏則入聖能畏則酒色鹽醬自能戒久之則靈靈則通[illegible]幾一連三夜未就枕席心平願清聞來教知天之[illegible]汝時厚故其賜之孝教甚精非堯舜周朱之學不能到此嘗與日黎明焚香謝天謝聖賢祖宗也楚[illegible]生院凡同志皆起可喜可喜渠江陵抄沒三日內[illegible]戚首出四萬金王篆提其子皆爲氏朱璉提子中[illegible]者爲民差太監錦衣胴科抄家差侍郎丘橓尚[illegible]王事起王荊石必爲相起鶴磤翁必爲冢宰天道禍

善禍淫彰彰如是汝時勉于爲善天地鬼神必不相負甲申五月十九

答陳汝時書

近日方有至樂從前係慮一毫不掛心矣去年所憂者今不憂去年所樂亦不如今日之樂也此間一童子師作館二十年家家爭迓之嘗嘗來見介察之始懦善如向學但無超然意正初余開闢謝客獨乘來始一見之因出親家所惠書歷歷與覽覽畢桀嘆曰碌碌構構四十年豈知吾身之大吾生之樂如此且云陳先生莫亦聖人耶親家教澤及人如此惟加勉

焉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此也此亦偏語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有益于此必有益于彼斷難分開固思世間無兩截道理也萬曆十一年正月十七日

與陳子學書

尊翁潔白之行、惻怛之心、宜壽宜福、而止五十年者、程子所謂間値之數、而數或不長、信然信然、子學節哀治喪、強弱方是大孝、萬勿爲尋常慟毀、老朽過愆山積、苟延七十年、愧愧、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稾卷之六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書

寄增山震卿書

震卿執母喪、盡道中禮、雖汝天資厚、學術正、實踐慤、母感之、汝居廬郊野、時或一人獨對寒燈、鬼哭狼號、汝無怖心、雖汝浩氣實踐、祖宗祐之、失火不焚全柩與廬、此非偶然、實踐鬼神陰護之、三年不茹葷、汝妻在家薪米時不繼、饘粥且缺、汝妻恐餒、以將送之、三年不入內、雖汝哀痛悲切、形氣斂寂、汝妻素性貞靜、未必不相觀而助也、夫婦有別、口中嘗談、人多忽易、至此方知別字之義、聖訓之精、汝夫婦躬行實踐此一端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得終、夫復何恨、余從大夫後不甚貪、奈何獨以貧廢共女、方有待焉、而女不待也、命也如何、罷官居田、年來頗能教術、而徂歲折二兒、又值歲歉、年穀已盡、前月十三日偕

毅起而女之死也實先一月計之來也實後一月我心正憂後聞惡聲會逢其適數之窮也嗚呼吾女汝母先汝去矣汝父又不及視汝含斂但汝完名全節得正而斃有光汝父而汝父學力不加氣性未融餘殃及汝致汝夭殤痛哉傷心倘不卽死尚當蔬業省改以謝汝于九原葛帛二端先寄哀衷待歸舟再哭汝靈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初四日

有先生然後有如是女有如是皆于此信身教矣

廬墓三年不入內寢此可見震卿先生一生學行憶崇禎庚辰歲先君子請于當事建列賢祠于芝山書院之右隅祀先賢九人先生與焉今祠因兵廢祀典亦湮于燹于墻不無望于後之主持風教者 己亥春月不肖簡百拜記

寄山震卿書

震卿自足故學業不進大舜聖人只是不自足自足是死機不自足便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便發憤忘食這但不求飽而已此便進進不已此是生機

與官庄宗人書

汝兄弟要孝汝祖要孝汝父只是讀書立志學聖人便是顯親便是大孝若做佛事便不是聖人便是俗人便不孝若奢侈便不是聖人便是市鎮俗人便不孝若信風水只算巳身不顧祖父便是不孝祿位名壽誰不愛要德爲主何爲德孝是德舜孝大故德大子思看得真向風水求福不修德大愚人耳

家書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贊其問之大亦傷時之忘其本者之衆也又若以爲儉戚二事儉戚自皆情觀之是小事如何孔子以爲大細思之誠大也誠禮之本也蓋是聖人緣人情制的儉戚是未制之先的凡爲人子者孰不戚但知儉者少耳一介貧儒娶登淸要郎奢僭淫酗子女日漸熱但知富貴其欲無厭進知禮之本乎氣乎吾從雖日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當職固時猶知以此相戒況今日乎

家書

皇天至公至明必不負一善人報愈進則福愈大我
作秀才時晉勵時少放肆時多辛丑白鹿書院過傳
恩齋方知改過中舉後更知改過壬子會試饑寒勞
苦非心全消當時有詩云非心妄念消磨盡美弊無
端自幾莖癸丑雅同志眞友提撕南京七年恩同再
造延平次寧兩浙不甚差謬但做悴未除紙贖不敢
侵一文晝夜不敢怠一刻凡此兢兢業業怕爲兒孫

造孽耳六十後無大過庶幾光明不須瞞昧妻子眷
鄉頗有濟于孤寡吾兒孫或有天祐吾與言爽稍忝
剗除昏淫妄念爲秩和地努力學高祖母耐得高祖
母苦寒不愁不到聖賢地位朱子云怨天者不勤尤
人者無志戒之萬曆八年長至

曹逸我曰作自叙年譜讀

家書

十四年十二月除夜讀書念我七十歲如何學不成
學必要不知手舞足蹈方是學要手舞足蹈先要恐
可已意趣方今當見可已不見惡可已奈何要尋生
機生機不易得須尋孔顏樂處樂則生矣元旦至今
十日頗有進看黍誓武成完頗含武王眞意都是經
史未載幸悟于無言之表朱蔡小小差誤亦爲考正
經史未傳無怪朱蔡傳訛也萬曆十五年正月十一
日

家書

數日讀書甚樂不意老年到此勝境享此大福眞知世間大樂無如讀書吾兒須讀書方知老年之趣我今日方知有結果不然無下梢也喪稍采蚤宜求之如此鼓舞如何敢倦

家書

天熱多病南京頗甚但得祖母安及稚孫師孫各無恙爲慰昨夜讀象山先生文集甚有感楊慈湖乃尊盛德士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日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于是思之卽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內訟不置程督滋嚴懲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旣久其功益

著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日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日吾誨汝我亦嘗敬聽之一夕被盜翼日諭子孫日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得告所忘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每日人心至覽迷者謬用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脩然殊不少害從行與之公日雖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日所謂顚沛必于是殆古亦

子之心未失作聖胚胎千萬者養之勿如我破後繭空費力幼年如素絲惟所染也壬戌七月十二夜寄

家書也無非訓人刻意爲學凡我後人何忍忘又何敢忘 不孝筒百拜識

家書

橫渠張氏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于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愚無知惟于己私然後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礙處則自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家書

稍孫恐汝祖父皆衰病此不足慮但恐汝祖父學不進心地不潔淨自未衰病縱壯健徒添過愆我延日飲食勝常起居甚樂稍窺見千古聖賢氣象此意或可兼今日洪陽送碑來問我今年收成好麼我對曰你不消問我收穀好不好只問我延日心好不好如我心好老年自安泰兒孫自昌盛如我心不好多收些穀何用捻得甚事我對茂林修竹淸風明月雖日不再發亦快樂因與洪陽及老木匠相對嘆息人生天地間只要勤苦方可做聖賢隆慶六年九月初一

家書

陶侃運甓自謂習勞蓋有難以直語人者勞則善心生養德養身咸在焉逸則妄念生喪德喪身咸在焉吾命言兒稍孫不外一勞字吉勞耕稼稍勞書史汝父子共圖之

家書

我與子無科舉辛丑往白鹿洞一年止看大學中庸二本至十一月終方看論孟年終完正初即看典謨洪範年終經完歲除回家經今四十年稍能記憶當年置小考科舉于度外止鎖門讀書故一日工夫實共二日若泛泛涉獵即讀書十年放下即忘却總成空也方及次節一節良是大場小考分作兩樣工課非我所知也

曾逸我日刻苦讀書法

家書

今日祝延之寄書到寄息齋詩甚有益向余言卿送此詩我在家正冗雜讀過不知味今在鄉清閒一開卷即契心中云何人解管身中事今我纔知心有源養得心源身事畢春花秋月共忘言又云爲善無延名安能議優劣有味有味閒暇中有益如此祝延之寄書書中言皆益我之言也人苟不知學則閒暇中更有大害

噫此先生家書也今人誰受閒暇中之益者又誰畏閒暇中之害者

示稽孫書

稽孫有下人之念。惟汝祖汝父有頹。九泉祖考亦將頹之。但有下人之念。卽驕者念。漸退。霍公祖云。大虛則大賢。小虛則小賢。至虛則聖矣。此言最切當。

寄稽孫書

餘干劉尹鄉會所魁。樂平趙尹發解。文章遭際。所得之矣。劉又過翰吉。欲以君之可登卿相。佐太平。二公到此。只是一一做字。斷送借哉書經註云。自聖一莿。旣生下痳。皆從之。稱書一一遍。點座聯。但倦時。歌咏一一遍。我細思之。敬者聖學成始成終。然須親師取友。勤時講會。方能敎陳。親家規我三條。至教也。聖學也。先正云。善仕不如逢時。力田不如逢年。此有激之言也。當官敬必過。力田勤必穫。此理之當也。存乎人。存乎天者于我何與。亦無着力處。又云。循時者通。忤時者窮。亦非至言。窮通有分。忤者固窮。循者未必通也。惟敬則不徇時。亦不至忤時。罷官來。靜夜細思。眞見做之爲害。當官不飮酒。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而夜以繼日。吏才亦通曉。只一一做字。百善皆掩了。要之。敬自不敢恣肆妄念。自消阻。欲則百善自生。不見有善。汝輩業舉子。得如劉趙可矣。取科第。得如劉趙可矣。制行

如處子方有受用劉之父巨塘長厚乃有此子况父
祖不如巨塘者乎汝輩邁迹自身而已蘇二公觀之
可見雖極貧極賤夭折乏嗣亦還我一箇堂堂丈夫
而已萬曆十年二月初十
做則百善皆掩敗則百善自生從命懇切如此
而猶倣只是志不立

示采孫書

初聞南京之行吾不信汝父兄亦皆不信不意立志
堅定經年不渝可喜可喜立得志定則德進德進則
業進但志空立不得也須有箇課程幫扶他程子云
人爲氣所移習所勝只責志不立此奮發實言然在
初學亦空責他不得空責志亦無用惟象山先生說
得痛切志箇甚的吾故曰責志不如辨志汝試反觀
汝志甚的志在進學進學便足了志在科第科第便

足了志在首相首相便足了一足便放一放便倒一
倒便塡溝壑即爲正人君子所鄙賤遂至族貲誤國
喪身滅宗子孫羞以爲祖到此不可救只爲初立志
差誤可不早辨哉象山先生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
今千百年來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的
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試此言令人痛心隨涙極
嘗策初學但有語病歷觀載籍代代有人皆有志于
學共間特立一節者固不足言而力任此學可爲師

友者甚多亦有史書無姓名而別刻偶見者難說千
百年來無一人有志吾意百十年間亦有百十人有
志但不得生同時君同地朝夕規磨致未究竟良可
痛惜濂溪子亦有智識使及孔門未可量也王通黃
憲姑置勿論周子程伯子知識已到又幸相遇相狀
策卓然直透聖學關竅陸子亦超然頓悟必用子闡
書皆發而日無一人有志簡甚的不幾乎失言乎
吾意陸子急于覺天下後世恐人作惑聖脈遂憤激

過言其心有足諒也自陸後亦代有人吾庚戌下第
三月初八登舟五月初八抵家舟中兩月日夕讀吳
康齋日錄心中洒然此書止數葉而生意滿腔此後
自沙敬齋陽明皆私淑陸而有得皆過言之賜也是
言雖過而教澤遠能自得師味其言感其恩而忘其
過也吾孫請汝師嚴子汝友陳子靜夜細思之
議論痛發警快誠一過不禁激昂起舞 曾孫簡謹識

寄采孫書

我平安我不學老而衰無見為兒孫懸掛者須自卓
立汝不必憂貧貧裏琢磨出多少大聖賢汝不見眼
前富貴家子孫淫蕩污穢必大賢方能拔出可畏哉
所畏者在彼則所幸者在此不必憂不必憂汝師嚴
先生感天感人或亦在此我近日愈見得寒淡中味
商城余上舍念我我何足念中土人惜之厚如此汝
問字名來好寫回書我近往樂平止三日而官民和

氣一團當十年功課徐浮梁乃徐益菴年兄之子請
合彼邑李宰宰亦棄應徐侯今徐調吉水不果行汝
謂嚴師孔先生也
師學日進和日上升感天生子非偶然萬曆十三年
九月念三日夜得汝書即有答

寄釆孫書

四月念四日釆孫書五月初十日至我適在家見汝書知汝學進縱師賜也何敢怠何忍怠陝王合增南來竟不知催爽章來我嘗書汝時汝見汝拈父供寄書見孫迭遊千里之外父祖望平安一字自懸懸汝之懸懸想亦不殊來往嘗適一字為是最歸典衣了債固書生常事實非生美事一身之福一族之福做起一念即殃及一身殃及一族殃及朋友此我稽往

事靜中看出此理天人之際洞然今年旱澇兩傷惟汝全收莫非和氣所致我辛丑年往白鹿洞時汝高祖母六十七歲又生手孫汝父止六歲如何出得門只因庚子年無科舉自反又荒疎不杳何拚死一行臨行辭祖母祖母含淚曰老人家又病倘有事如何得到眼前余曰只當我死了辛丑任一年歲暮回省幸祖母安壬寅正初即往又任一年頗有進益不但舉業而已此後忤逆舊習頓消只覺孝敬之念浸浸

切心皆二年靜功癸卯考科舉時無提學帶管李僉憲節時達號可庭四川合縣人批我卷云四書欠經弱二論亦可觀取二等中間此年進場只做得三篇四書四篇經胡說成篇而已不中為宜次年甲辰大旱止收租穀八石家無日食祖父所遺蕩然典賣乙巳年又大旱比前更窘幸收蕎麥數石打糊每日二飧丙午春又收麥數石日麥粥二飧曾記乙巳年蔡宗王諱克廉號可泉福建晉江人當考之先一日祖

母曰如何得一片肉明早進考余曰久不得飯我忘想飯味之美只得一升米作飯足矣次早得飯味甚美甚佳至今想當年飯味不知如何美之至也飯畢飲米湯一口又美甚進考文思滾滾因窮苦到極處心中無一毫經念故清而性真且透露一四書一經一論一表下午即完蔡師取第二名批云此生筆力才質充然出人再精思究理而加意于初場自不可量也發落時見我有纇疑我老意迷冷淡癸丑托祖

宗洪庇佑倖一第辛壬之勤甲乙之花皆祖父玉成之賜人窮則善心生不若極則性靈不透汝孫仔細思量萬曆乙酉重九老祖寄

先生子孫不當一日忘此書吾輩温飽念動時當亟看此書

示祝男曾孫書

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讀傳說聖訓寒凍不忍忘特抄寄汝惟學遜志務時敏此五字萬世學脉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似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以戒以允懷于玆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汝細思之

小子宵稱虛心實力四字不虛心枉費實力不實力辜負虛心亦遜敏之粗詮也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七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傳

施姑傳

施姑聖人也念父死于京哀痛激烈遂忘其身遺孤僅二歲哺養保護忘其爲侨曉忘其身之爲女子貲富萬金洒然散之不與也孤長且婚歸室家姑獨處無一念孤壯有子男姑報父之責已盡計此時僅三十餘自此後適人全夫婦倫理亦宜然而姑不然者姑聖人也聖誠而已矣誠故不息無久暫無歲年故十五以至老死幽閨無習心作好終其身如寒冰華無錫痛父未及命冠人市及冠卽痛死鬚眉皓白尚丱角至誠無息故也

讚之毛髮爲立使人萬慮俱銷劈頭施姑聖人也五字或至河漢不知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自十五以至老死有一念之不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能乎哉既誠矣不聖矣乎惺不詳其人也華無錫一證確甚然無錫不可爲訓彼旣不冠則必不娶是可爲法乎施姑則何不可爲法

節婦王母張氏傳

張晉仲持節婦傳丐言晉仲可與共學人也其言不誣按傳節婦張氏郡庠生張璞女生而貞靜寡言笑不好作容裝夫好容者務外務外則內必虛丈夫好容則其心蕩而學不固女子好容則其氣淫而節烈無根張氏獨不好為容此貞節之所繇始也長適王淮淮故時年二十四抱尸泣痛慟絕而甦水漿不入口自分必死頼從嫡汪氏寬解慇月又有責之以老

姑弱息誰托者乃始免一死事姑鄭益恭謹鄭故逆終如夫存課其子朝用讀書朝用總角時嬉戲不就學節婦泣曰未亡人含悲忍痛强顏自存者為誰而不肖至此吾負乃父矣他日無面目相見地下遂大悲慟欲自經朝用悔恨哀泣自此就舅氏習儒業入郡庠行誼皆自撿年六十而鮮失德者節婦之教也閨範素嚴能以禮訓諸孫婦諸孫婦每晨不櫛沐不敢遽見也節婦今年八十一猶然勤紡績夙而起夜

分而寐尤不喜浮名往年節婦兄璧峯氏欲上其事于當道節婦泣止之曰余家三世登寡介獨言節乎且守節婦分爾余終不忍以夫死而博節名萬曆乙亥邑庠彥欲表揚之節婦聞之大不懌竟檢其事稿守省齋陳公舉行鄉約約長王賓書之繼之者王蓉又書之蓋公論之不容掩如此余復晉仲曰余高祖母則攜人亦節婦也余老且癃死矣猶不敢廢學者高祖妣孺庇也王氏必有興者書以俟

胡補闕公實學外傳

予曰予欲無言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何哉羲皇默識無言堯命舜言中舜命禹又三言命皋稷則曰師汝昌言至賡歌則君臣交相師資尤切三代相師于朝孔孟相師于野哀公問政予告以人倫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切于人身人人知之師友若不甚切而尤切者固在四倫之上堯舜君臣相師方成君臣文王夫婦相師方成夫婦武周父子相師方成父子

二程陸九淵兄弟相師方成兄弟故曰朋友一倫綱紀人道之始終夫子恐哀公不能喻加一交字有交相取資之義善相取過相規如日中交易以所有易所無然夫子又恐天下後世不甚喻晚年作易復于泰卦發之地上天下曰泰天一刻不下交則氣不降地一刻不上交則氣不升不升不降則天行不從乾坤毀矣君臣一刻不交則內外蒙卦命曰否戰國以下士私其學不相交而相非泰父子不相師而相疑

君孤立于上不師其臣臣猜忌于下不師其君此否之驗也漢唐猶相交而相師之義微宋文運大開挺生周子其言曰道義縣師友有之啓程朱開來學元季兵亂百年而性靈之在人心終不容泯名教之在天下終不敢犯胡問與存徐素何與四先生講學番君廟中國初同聘三先生曰樂平程氏父子爭死同發東市齊使察爾刑辭色俊秀得情飛使赦之則行刑矣我輩學力微不能動主再積誠胡先生曰不忍

忘廟中一言乃應聘不携家携門人史秉方往與徐徐三先生遊學四方不復會聚先生入京獨與景清高翔張彥芳莫逆俱無家同寓蕭寺出則並轡歸則連床秉方與華札左右從事建文元年張以給事中改補闕慨然曰吾母老矣不能久此明日乞便養得樂平介携來方歸胡先生寄語傳慶曰兒孝弟力田耳勿望父歸四年先生與高景死張起義勤王死處者以淑人傳後出者以修職明倫均實踐不口講其

超異其歸一也後學會祠中當以七先生爲歸萬曆
壬辰仲冬月十一日
胡補闕肉忠正學頼先生洗發而一光非偶然
也後學曹泰績評

八世祖可獎公傳

天尊地卑內華外夷天下之大分也居中而撫八荒以華主夷天下之常理也太極也然而陰陽磨盪參差不齊之運治極而亂甚至夷主華斯則天卑地尊冠履倒置天下古今大變也而至理未始不存乎其間竊嘗思之世治則太極在朝廷世亂則太極在草野羲黃堯舜之王天下也主靜立人極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三苗自外而吾不忍遐外之

也修文德以來之及其來也分北之而已而不敢過求之也窮兵遠塞勒功燕然者過也呼韓來朝夜中國以迎之尤過也或曰中國之于夷狄猶人類之于禽獸又曰夷狄犬豕也此皆忠臣義士有激之言非聖人之言也夷狄亦人也謂之曰人則可教以人倫非若鳥獸魚鱉咸遂其生耳一夫不獲一物失所吾責之也吾不忍也必使蘇之必使知之則過矣不遺不過上古聖神居華御夷之道也降自夏商其初亦

純乎道也數傳之後華夷雜用以出治及其末世愈趨愈下皆而夷矣而太極終不可毁故夫子作春秋明天下之大分使忠義在人心綱常在萬世變夷猾夏人人耻之五胡不升晋拓拔不入南非其功與三代而下其剏者即穢夷未爾敗倫胥而禽獸矣幾何而不召夷也故太極之在朝廷者日微獨于夫子之明敎是賴周程張陸朱六賢相與明其理文文山謝疊山江古心諸賢相與復其事許衡生于宋舉于宋而事元雖有功于聖門終非聖人之所與也吳澄生元域中日擊中華之內無一地不亂而九十年之間無一日不亂太極在草野烱烱若此而當時居位食祿者及若昧焉吾八世祖乃獨醒然其間當世無知者後裔子孫亦無知者吾兒時從長老遊耳祖醫之聖迹自欽歸以俸賜買石遍碑族長墓獨祖無墓心竊痛焉百方求之不得但見當年門榜實古物也上題曰史可甦藥室又一堂扁題曰更生堂又家譜實

吾叔實膓翁諱仲隆筆亦云史可甦弟文玉心竊疑焉見則可而弟則文胡爲乎異也後得餘干棠棣橋族譜乃知祖諱文德弟文玉自餘干遷鄱陽隱眞諱改可甦莫知端倪後見族長墓志內云可甦公元碑爲饒學錄藏稽饒邑志俱無心又疑焉萬曆甲申春自孟迄仲讀太極圖解通書一夕將曉忽大悟吾祖其聖人之徒與世運將傾識其微而亟反之聖人也勢極重而不可反隱忍其間終守華夷之分而慷慨悲歌憤烈之氣蓄養乎忠臣義士之心以俟錫勇贊者出而俟後之其心不亦苦乎其功不亦大乎顯是而知祖不應辟毁名氏亡之四方憫饒國兵後大變乎青衰路問病手到即起與之直則不受問其名則不應人神之遂號曰可甦云以其垂死者尚可甦也扁其堂曰更生者即甦字也而祖之眞諱何以尚存棠棣橋耶緣祖始生之地且僻在村落人無知者而吾猶寂山間幸知祖心或者神助耶近後得其墓墓

鄒青甫指說歷歷吾不敢遠信聰命于筮得比吾讀
卦辭本義族長訝云可覿公父子何以皆載聖經且
父上子下何神也本義云比親輔也父諒青甫必有
元善之德子諒元善非吾祖有聖德何以感四聖至
此嗚呼四聖明華爽之分于上者也吾祖明華爽之
分于下者也此分明而太極之在陰陽者終古不毀
吾夫子春秋之義人人可傳謂其爲聖人之徒也固
宜萬曆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八世孫桂芳謹識

高祖母苦節傳

高祖母周氏南隅周彥英女也彥英以國初徵聘官
四川成都府茂州判官解組歸女年及笄歸高祖靜
隱翁翁少孤貧獨以母性敏慧刺繡精巧賣以供朝
夕翁病百計湯藥竟不起竭力棺殮不克葬時母年
三十四遺曾祖逸豫翁年十一咸謀再適母撫棺大
慟謝親族錮門爲餓死計絕食二日矣適比隣馬氏
（古今絕有此二不相死便休 任）
嫗僕扣門求女工寂無應聲僕歸告其主主會意迺
用舊識老婢呼于門曰家主令婢餉薪米易絨繡無
他也母審聲知其爲舊識老嫗乃開門納之盡授以
居嘗所繡婢去復杜門吞聲飲泣泣聲未嘗一闖戶
外蚤夜勤女工撫孤至十五歲遣隨舅氏謀生河南
母塊然一室馬婢日饋水一盂米數抄生蔬一束耳
百凡剪彩咸取給焉母衣百結日不再炊夜無絲衾
饑寒十六年馬婢憐而問曰昔孀人寡居有子在今
只一人太寂寞也母泣曰將削髮爲尼圖埋夫骨即

目盡矣曾祖飄零異鄉念寡母在堂行乞而歸母鄕自矣躬漁樵爲養塟高祖于風雨山又七年曾祖年三十七始得娶曾祖母李孺人生先祖筠雪翁叔祖恒齋翁至是家亦稍裕而母兢業如初享年七十三歲以無恙終與高祖合塟老祖詳其事于神主之內不肖一歲喪父三歲喪母獨賴祖母楊孺人鞠養膝前恒以母節爲教每一語卽哽咽語未終而繼以泣不肖每惰肆祖母輒呼高祖母大哭竟日不肖愧死

無地矣嘉靖丙午不肖舉于鄕祖母夢母援喜儀而報者至丁巳以後不肖寓留京者七年偶有聞于師友卽夢母喜時從昏散卽夢母怒也癸亥不肖出守延平江船幾什夢母援之而止丙寅除夕不肖病瘧幾絶夢神曰汝數當死以爾母苦節留汝力學以明先德耳瘧卽止茲餘生之所以苟延也于茲三十年矣先德未明學力日衰能無望于啣世立教者乎願一言以借不朽萬曆二十一年二月望不肖玄孫史桂芳泣血識

陳孝子傳

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蓋徹上徹下語也夫人生形色中以形色接物則欲心必動獨賴此恥心一生欲心遂死恥之一字其生死關乎愧恥漸乂情欲漸輕小恥則小賢大恥則大賢自恥之外無爲善之路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又曰實未至而名先爲恥也學者可不畏乎不意吾鄕後進有知恥如陳之可者童年侍母

病床前不解帶者三年母卒哀毁成童子鄕鄰善人王正之割股肉烹食之乃愈王正之徹賢如父其思人如此母柩停郊外殯以遂陳除夕往哭昏死紙灰燒遂次早買蓮時値元旦不開市直至十里外一老翁立高岡招曰學生買蓮乎陳趨進翁曰吾夜夢神語孝子買蓮延至家倆个與蓮其感天如此初婚之夕痛不及母命不忍成婚卽室內爲母位吞聲哭奠哀深號哭不起遂昏眩臥地板上新婦胡氏輕以棉

食稷之旁坐亦至曉乎父愉婉膝前父喜曰浪隱祖
孝生汝亦孝天道昭報如此父病癒手除殯遺更布
衣夜至曉父殁不茹酒不入內者三年嘉靖辛酉予
孝滿過家恭禮幣延之上座請以廿而禮事之陳而
亦相攢乖首泣曰先生抱痛㦸偶欲死願終教之相
讓不決別十年陳慶與午史一泉公祖以御史出守
能革南庠為文會役令諸生師予為行誼會于本諸
生造陳門為夕惕會席地坐更相規切語及其孝行
陳愧耻益甚曰予職斷鉄提往事無安身處次夜再
造先戒諸生勿提其行誼但改過問業歌詩夜靜風
清月白湖平上下瑩徹諸生皆暢然明辰陳捧手書
詣余曰先生啓謂闢門受徒為不情為大戒然昔耿
先生以予弟師則曰不容辭今公祖以多士師則曰
不容辭獨辭一之可今夕不敢復入會矣且積誠十
年先生鑒之余不忍復辭遂轉而北面事余余與諸
生訂盟諸生督厲陳更近禮着已學使奬賞孝友陳

大慚以為無地可逃辛未大計降調予入山省過陳
亦棄舉業入山愈耻愈進嘗規余曰師每會言傷易
予黃山谷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默予又請曰予病不
獨輕言凶傲未化奈何即應曰自足則傲嘗見已不
足耻已不足傲何自生余即扣頭謝入聞舉則喜子
聞譽則耻以耻實體上身故能以耻教我何幸何幸
正望日夕教我忽以疾卒天奪強輔痛哉因即行已
有耻管見為予傳并自警焉萬曆丁酉仲冬念五日

此先生為先王父傳也按年譜時先生年八十
先王父殁十餘年明年戊戌先生亦易簀自此
傳後不復作文字惟正月十二又書傳尾云人
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大字是痛恨之辭
周先生勇猛如此今年八十一細省從前許多
無耻噫先生于是乎殆矣而猶不息如此猶悲
天奪其強輔如此斯豈非死而後已者耶沕覽
之餘聳立之心烏能已已

毛令舒宦二傳

鄱陽令毛孔娟閩福清人治先禮教著齊禮編一書內一條曰子女初生一樣性善不幸落娼門遂無夫婦人倫陷于雞犬仁人見之矜憫不暇忍犯之乎每夜出閱民塾讀書聲即入綮爲正句讀勉師生孝弟道上橫屍問曰此盜乎不孝子乎土人咨曰窮里長育某公下事痛哭曰是我檢察未至殺之也割俸市棺埋之遂分上下戶均糧差吏胥毫不能盈縮獄訟

遂理雖上官駁之不改豪貴人囑之不從山谷父老願其世令鄱陽獨不得于守調曲周邑歡益熱民豎去思碑賢士大夫大書誠心愛民四字用志不忘堅南禮至卒于任無嗣今且五十年民間言及即墮淚焉

舒昱以明經官碣石衛經歷歸無片紙冊敗與子穉登岸笑自向去時父子二人去今父子二人全世間無一物掛帶快哉歸惟閉門讀書昱故穉益修撿人

爭師之不虛受束修荒饑閉戶待斃人扣其戶不應徑入夫妻二人氣將絕妻竟死穉急救得蘇後與子截道偶獲遺金數兩坐守一日卧金人泣至完歸之無何又獲數百金守數日乃得歸其人後數十年子與孫春芳連第進士子乞養穉享年八十有八云孫官比部郎擢閩僉事值倭寇躬臨福寧州百計防禦海濱蕩平廣浙客兵入閩揷跟者無算沿途刼掠春芳坐關口按籍點進船粟次序客兵賴以足食且安

行商民安堵海濱廟祀焉尋陞湖南少叅命督黃冊同官一人疑其擴奪開陞貴州督學副使即故囊空不能棺殮同官人始信而哀不已春芳平素務實學嘗曰學未至而名先焉恥也少入仕如老成人闇然自修惜早卒未竟其志

江忠臣外傳

按宋史公諱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以文名理宗潛邸嘗書其名于几累官至左丞相兼樞密使性峭直臨事敢言權相賈似道嘗惡其輕發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公以身擁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謂公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公力求退得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尋起復知建寧府咸淳元年度宗即位召赴闕四請歸田不允然亦未及柄用又出知潭州咸淳五年復左丞相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答從力求去出知福州咸淳十年辭益力得退僑居饒城會襄樊破乃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帝㬎德祐元年元兵將及饒公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存亡遂赴止水死子鎬及左右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翼日公尸猶浮出上門人歛葬之事聞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毅視朝二日城破知州唐震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嗚呼道同何足責哉方胡元入中華勢如破竹望風乞降者比比得如唐震死節者鮮矣雖然唐震在位當事也公去位死節不亦難乎及宋亡元統一天下宋故臣率反面事之號稱豪俊者不免焉得如馬廷鸞屢召不起者鮮矣雖然馬以右丞相公以左丞相同日罷相其歸故鄉又同饒州不事二君馬則忠矣有死無二公其烈乎一身死義亦已難矣況子鎬同心乎況其左右僕從乎苟非道行于妻子信孚乎一家安能全家死節乎人之知公者但曰觀公之詩可以知公之清江中遇風詩曰萬里爲官徹底清舟中行李甚分明平生若有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嗚呼公其清矣乎雖然清不足以盡公也又曰觀公之論單騎見虜公其忠矣乎雖然忠不足以盡公也又曰襄樊去饒尚數千里公明炳幾先鑿池止水公

其智矣乎雖然智不足以盡公也公之心如止水而一毫私欲不足以動之公其聖賢之徒也與情乎遭國難不克永年以竟所造此公未盡之懷也門人陳儒器輩不得久相規磨此後生未盡之懷也茲芝山後圃實公死節之地公與弟萬頃子鎬及一家忠魂必萃于此歲時雖無宗族弔祭而凡有良心敬慕者其皆公之子孫也夫其皆公之子孫也夫萬曆九年

許門二節婦傳

吾邑有隱君子曰許仁子士元登進士歷郎署得命封知于官子婦江氏性至孝處子則孝父母歸許則孝舅姑仁柔恭默罵詈不出諸口執姑喪哀毁幾滅生服闋從夫天都數以艱嗣請置妾得順天豊潤趙女年十七稡脆羞澁江煦煦登引避正席讓之趙五年如一日夫病彌留目趙曰汝今念年耳服闋即當送豐潤嫁作他人婦萬勿嫁吾饒辱我趙痛哭曰妾知書不嫁二夫肯與人作話柄耶萬不幸三人同穴夫不能應第首肯卽月暝二孀扶櫬南還雖舟車造次內外人無見其面日焚香哭舟人皆爲之流涕至洋子江遇暴風二孀抱棺大慟僕檣皆傾獨一舟存抵家遑遽荒二孀以女工爲養旣而親隣人微辭諷趙趙憤激舉兩手脅力抓面皮破血被體瘢痕迄今不泯舅喪毁珠冠爲棺斂慟哭絶飮食者數日二孀同寢同食不離左右二階先後失火遍延惟抱夫

像勅命二軸待焚火頻熄萬曆丙子趙以女工夜深故忽喪明叫天哭曰是天不欲衣食我王母也合目三月復明然竟不克如舊時欲優閒養息數月亦不可得強就光處勤苦衣食不足則竟月餓冬寒衣敝單破凍餒兩罔者且三十年鄭邑侯以其事聞學官江公批云以未亡人之身而矢貞天日以不同行之志而誼結金蘭扁其門曰名門雙節代巡趙公給布八疋米四石萬曆七年代巡邵公給粟帛代銀十

四兩有奇代巡陳公守道李公分俸給布米有差老朽曰江仁慈愛趙如女故趙亦事之如母相安相戀不自知其爲貧且寡也跡是而知趙之節江感之也計仁有隱德宜有賢者昌其後二孀之節仁貽之也上天發祥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萬曆九年

崔節婦黎氏傳

黎年十八歸千戶崔繼勳值崔驟貧發奮償債之越四年黎年二十二夫恭故無嗣黎欲死繼不食者七日勸者云曾祖姑王祖姑戴二孀誰依乎遂斷髮勤女工爲養供菽水者二老婢應門一小童辰開申閉每遇清明等節必遣祭祖墳不以風雨阻夫生辰死忌悲號過傷屢致病亦勿藥而愈初王姑年高雙瞽黎扶行引坐王齒落盡艱食黎嚼飯夜寢溫被日起進

衣八年如一日家失火黎觸棺暈死戴姑救甦火頻息踰月戴姑患瘋疾臥不起者七年黎抱登便桶兩肘後褻襦皆穿疾篤嘗糞甘苦驗可起否卒不起黎大慟曰今可死矣御食待盡勸者益哀黎強起治喪喪畢病悴黎一飲一食必先獻夫而後敢食家有毫末事必告夫而後敢行鄰又失火熾甚黎閉門抱夫像候斃俄反風火熄居常不植花卉不蓄晨鷄一切玩麗屏不接目自初喪迄今三十七年衰絰未嘗去

徵淮府長史章評森得實賦詩四章後啓王扁獎張邑侯心欽之免其戶差觀察黃王霍三公暨陳龍守鄉邑侯會行鄉約揚其事于廷托鄉先生及命生員歌生登堂致果帛觀風使君歷劉任燕侯張趙邵陳相繼優恤茲季秋病危宗族議禱黎閔之辭曰有命又勸其胗脈曰我脈不見醫久矣水漿不入口淚旬餘絕復甦猶計夫忌日命設祭哭曰今尚得祭此一次死後更無人爲夫設祭也庭內舊巢二燕亦失

配繞壑哀鳴而去明春孤燕復來但結小巢獨棲翠燕尾至者孤燕必逐之書曰世祿之家驕淫矜誇傳門沃土之民不才淫也黎出樂平世宦崔之先締姻王室富貴相等埒乃以華年非節晉自不渝聞其風者不同人淫心而向義乎況扶姑八年抱癱姑七年至爲嘗糞于父母且不多得況于婦乎黎不惟節婦殆孝婦也凡爲人子若婦者可以興矣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八

後學陳伯孝若父編次

題計書後紀

題汝前符孝冊

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德二曰行三曰藝蓋德者統體之無述者也三子不若顏子之大是也故居一行者一行之卓異者也顏子不若三子之成是也故居二藝亦足以經世故居三即此論古今人品庶

不謬矣

題汝南鄉約冊

夫敦教同風莫善于鄉約禁奸止亂莫善于保甲此二法者蓋相表裏合而通之實一法也此法行而此合養合卽次第可舉司牧者惟了此一法卽盜可弭奸可戢訟獄可省徭賦可均禮教可興武備可飭猶餘簿書期會不足言矣昔明道先生令晉城延陽明先王撫南贛率用此法其治效可覩也乃俗吏視之以爲迂濶腐儒行之多增煩擾故雖廟議勤拳當道督切而此法卒格不行卽行鮮效矣

此先生守汝時所作學者讀此知先生實心實政矣

題黃新陽教言冊

別黃君將自此遠矣懼教言易忘爰紀之冊初春會紫極宮君曰堯舜禹三聖相授無多言但一中字蓋周旋四方天地萬物備于此矣惟以一點靈明貫之徹上徹下斯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春會永福寺邑父母鄭君與焉是日行鄉約畢發明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諸生問曰戒懼工夫如何用不覩不聞是何時節黃君發揮無動靜真體語入微此學已窺到至處矣

夏會紫極宮萬年尹周君德與二祝春元與焉唐書會籍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屢歎之屢紀之祝延之曰慎取與是此學實功余與諸生稍有得于立齋語錄舉以相勸錄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本體中不容加一外如志道固是誠而迫切不中理反爲不倚撓存此心固不容有須臾間而作好惡加意氣反爲倚着之偏皆未免有助之意君曰立齋先生語最能與起人至如開口便說性此予思作中

稱宗派學者先須識性余讀書此中四十餘年追思四十年前如夢中其淫放如風馬牛今見諸生互相砥磨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諸童子亦肅然敬畏日有一戒言一步動即以爲過即書之籍期共以爲戒鑒此不倦則胡敬齋先生九原可作聖賢必可學不意齊老復見文運大開殊可慶也黃君之別惜哉握手臨岐更何語懇懃莫負別離筵時萬曆三年乙亥六月朔日

題雙節母

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厄以陽九苦以奇窮不如是終不能爲天地肩此大綱常也詩云綱常擔子男兒事硬着肩頭自主張此言稍偏夫婦大倫必夫與婦並肩之世固有夫而不夫者反不如婦人非周家巷二母乎二母浙產也天不忍世俗之頽波特生二母砥柱之高母以念二弱齡抗節撫三歲孤孤長娶邵專寡母宜享永年報高苦節兩七週而沒祁天未

定邵高既寡邵復寡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一履地即姑婦相依附姑后則婦牽姑前則婦扶偕寒霜震清氣逼九霄浙之爲人婦者聞其風有不悽然愴奮者乎海內之爲丈夫子者聞其風有不赧然反省者乎婦自夫之外一聘他人即爲失節舉非之夫自妻之外苟合他人乃恬然自以爲無傷是何異于鼫鶏無夫婦之倫乎貞夫有乾道焉發烈有坤道焉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二母有焉此其撐持流俗挽回

世運其任不亦大乎高一舉刀逝髻落髮一念轟烈裂金石寒日星懼辱吾夫辱吾夫之祖宗也卽親井臼上養姑下教子夜件清燈未明求衣起孤枕上課兒書千辟纑厚夫之子孫厚夫之祖宗也一姑一婦形影相弔生同節死同年高殁七十六孀居五十四年卽殁六十一孀居三十六年均合五十以上不敢節之例僅表其閭未聞于 上世典猶漏也六歲藐孤嬌嬌青衿拔水承歡力貧爲馨貽吾郡丞愼吾公

祖方其司理湖南部書徵召時宰招延入幕竟能含清華就列郡庶幾二毋當年之守乎諸賢華言盈冊非諛生悅死無慚于大言者余故序以引之時萬曆壬辰春王正月望

題追踪顏范冊

吾饒名守必曰顏范後來者口顏范而心不顏范毋乃郡志缺漏不詳顏范事乎郡志書顏眞卿耳又書魯公亭耳此外無一言余生晚且寡學不能補顏公一詞尤幸得范公二條其一初來饒人仰之其二去饒後人思之范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子野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

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公縮頸范之先辟佛矣及王饒志其定學基傳聞定與尚祠基皆妄誕不足信惟去後遺事可信如錢尚書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値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進問起居而退錢從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或碍于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文正爲政以名教厚俗

敦尚風義爲先州人仰慕成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
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
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爲法
措稱志不載後來者不及知鮮有效法者君子不得
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歲甲戌東廣陳
公以言事忤江陵出守饒州下車亦敦尚風義余以
既條告陳遂托修志日與布衣王良弼生員李聽巢
入嶽而泰論學紫極宮夜半忽歸道士熊驌吁一茶

不至忻忻獻詩步出大街方與歸旋爲江陵擊去志
未成己丑西廣楊公來問其與唐仁卿范原易莫逆
時曾與善寺其先裝亦倚迫至饒値大荒餘樂亂後
當事者急急講救荒楊獨曰先正人心表忠節余會
意曰周禮荒政十二首散利非二義乎雜漢儒乎日
夕經營胡公祠自己丑迄壬辰四年矣無一日不念
胡公夕除放衙循馳禮三節婦一孝子癸巳元旦郎
遣官修胡公墻屋卓識出漢儒上治體與范陳一軌

白沙詩云千秋適愛廣東西余爲今日誦之左相謝
松崖治吉安去後劉調父稱之冊曰追踪顏范余遂
引之公亦自省心曲隱微有一毫不肖顏范不可放
過胡仲申曰敬人而不效之無益于己愛人而不勉
之無益于人謝與余亦不可放過萬曆癸巳正月十
九

述皆賢臨政之效能傾嚮成俗久而不衰眞可
法可傳與地記饒丈獻相續以此考之蓋有孫

也 竹孫簡謹識

題中流砥柱圖冊

歐先生諱某弱冠發解目不視非禮足不履非地如老成人後十六年予隨先生會試南北往返七年又後磨勘無一破綻同時劉膽翁諱琉瑞潔如歐先生盜賊性嚴毅不稍色欲一時樹兩標稍不苟自棄者就不斷奢其繁風教如此歐先生喪年容甚稍解所守翁掛冠歸坐臥小樓人罕見其面而不假人一笑今年八十四愈老愈嚴彼滑滑者亦壽八九十且高官厚爵自以爲榮而不自知其引壞後進也翁學務修己而成物之功自在揚太尊守饒五年而得斯人亦可以復夫子武城之問矣于其行也復作圖以爲贈其用意厚哉萬曆癸巳四月望日

劉雁樵先生詩書之高嘗爲世珍重而品行之高今人則無有知之者典刑猶在不賴有斯文乎 不肖爾拜識

題芝陽別意卷

史稱聖賢得民難今乃得民易豈今之長民者其存發過古聖賢哉此必有其說矣歲癸酉初春山間父老咸欣欣向余曰李公署縣門無此皂四鄉細民可直入供租稅日遣里長八人司稽我民自外稍入者自內如數投櫃不煩羨增一毫向之吏書銀匠幸皆界去完者即得券返田廬不能完者縱使歸約日來無一隸持片紙籍縛我于路又未嘗批一皂人督責我一錢我民亦如期至我情隸錄一一可輸雖至公庭如家室然各曰李父不亦稱乎不數日又有來告者曰縣獲巨盜手殺商賈無算家累千金從徒數百其物竊盜耳每被執捕卒救之拔指入禁老盜又教之往往計所得倍于盜所得者無何又脫禁我民愈長之今四鄉聞其復被執無不凜凜具供送幸李父一鞫即成獄其所供同盜非素所知者皆不聽我民得安寢明日又有告者曰李父初鞫訟幾三十起

皆得情老吏不能措一詞凡此皆職業之常亦無難辦而民即感之若異政然去之日扳蹋遺愛者舉踵君老若幼向余長跪喬祝乞言刻之石其得民之易如此豈古聖賢三年之政不及今之兩月耶吁可嘆哉古之天下君養民也今之天下民自養也古之天下君教民也今之天下民自教也但無擾之者使得自養自教卽忻然出水火矣今之民其易感如此而感之者其易爲力又如此柰之何復使其佽予而去

之耶此今之天下之可嘆也今李君行莊子所謂送君者及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幸吾鄭父母守君條教較若畫一李君遠而邇也是則芝陽把別延別而無別耶李君諱汝節歙人占籍嘉定鄭君諱府章閩龍溪人咸起家進士將長有後于番也萬曆戊元仲夏

書封建議後

趙鈬著無聞堂稿中有數語合鄙見古云敬與所尊愛其所親其議一也尊者當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爲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惜其牲帛俎豆割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聯過也而于其所親者乃重爲恩愛由一世而至百世漫無止極是遠後之仁乃隆于奉先之孝也以故久則當議

大議議

書別鄧海陽公祖冊葉後

邵堯夫先生詩、安欲斷緣緣愈重、微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派清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今夏公祖會衆極宮、見諸生夕陽會紀過冊、特歌此詩、嘉惠後學之意獨至矣、然有請焉、公祖明鏡止水之體、自當涵養入勿忘勿助境、所謂心苟不懈、何防之有、若初學則須防檢、所謂心懈則有防、故諸生一妄言妄笑、必書竟稱好戲必書、余甚喜公以為如何、且士大夫病只

是口說、先正云、士閒不有口說自背之誠然誠然、此忌談入玄妙、萬萬從實地做、貨色二賊殺盡多少英雄、公祖貨念蕩掃、士人咸信之、然此自是易些、色欲與性命同來、最難驅遣、老農今年五十八矣、山居幽寂、此賊時一猖獗、惟讀聖賢簡篇誦忠孝廉節傳稍稍退卻、若一會則何月受用、公祖此行、凡有會須訪求更肯聲自下、王北陂焦叔度諸賢、萬曆三年冬月

此方是道義切磋、若他人向公祖前、臨岐悵別、能作此語否、不孝背罪簡謹識

書陳省齋柬後

公祖忠書至山間、父老一見、俯痛悼涙如迸泉、不能出一語、視延之書來亦云、噫噫哉、陳太老之謫以去也過哉、一官奚足為有道者惜、而七邑士人翕然向風而未成俗、可惜也、萬曆四年八月十三日到山中

翕然向風而未成俗、與吾儕恨事

書李兄羅東後

讀此書甚愧。但謂伯爽受存淑世非避世以愛人非絶人。此千古正論。友朋相愛眞切。故有此規。辛巳季冬朔

書洪仲深箚後

仲深云。無念正是忌念。又云。無可安戒懼正所以蔽戒懼。余曰。雖是好消息。終不可恃而有之。孟子曰。必有事焉。是甚功不誤人。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長說念甚何處下手。聰明人自被瞞誑。急回頭自察。此心。原。質。

書忠義祠鄱陽軍冊一條後

以上充軍一百一十四名隨行親屬長解戶長常千人萬里路貧當萬金則又擾及一縣消害勾解又擾至今二百年陳瑛流毒之遠如此永樂九年陳瑛亦沒產亦獄死天道好還分毫不爽汪公繼之寃死陳與祖一家十二命丁善與全家絶滅汪亦絶滅永樂二年李景隆沒產獄死永樂三年茹常全家獄死幼男亦戮辱局婦女亦浣衣局永樂十五年谷王橞閔戶自焚與齊黃相去幾時彼英爽在天終古如在此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之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鑒之哉

經許忠節墓詩紀

余四歲育于祖母膝前嘗道忠節公死事歷歷在耳逆濠舉兵破南康九江余家相約皆死賴公首挫賊鋒人怨神怒故文成一倡山谷響應元惡就擒列聖底定雖文成之功寔公之功也微公一死直指金陵絶餉道事未可知也危哉首禍之地先塋枌矣余輩苟生一日敢自棄于忠義之門哉歲庚午歸道公之故鄉拜墓下追思先靈教我者但有此耳又得公後嗣南洞道往事此心振起歸當一一告彼先靈賦詩一章見志

軀殼于公信未真真靈終古照丹青諸司晴更從先見豪後猶能振後兵再造乾坤英勝開重明日月映徐亭還贈古道松楸色歸思偏能慰母靈

二孝婦詩紀

吾友陳之可尭書山間道其鄕朱光廷之兄生一子其嫂喪逝孤夜啼徹曉其母亦啼徹曉光廷妻魏氏不忍傷其姑耶而乳哺之如巳子吾念幼孩啼饑愈夜愈哀尋母不得獨持其父父痛其子益痛其妻祖母聞之痛其孫此痛無可救止死者黃泉之痛又當何如魏氏救生者安死者孝婦哉踰年閏夏子羽之兒生子只四日其嫂喪其貧其哀慟如朱其妻徐氏

祥英乳哺如魏其舅曰此兒卽名四朝以志再生之恩時祥英貧愈甚嘗負四朝于背執舂織事孝養舅姑愈勤何能之多賢也子羽貧而無子徐氏勤紡績爲娶妾亦無子又娶妾又無子一日夫病疫甚殆徐氏焚香告天曰夫無子妻當去去而夫不若死而代夫之爲安也皇天鑒之夫病卽愈越月徐疾作告夫曰天旣許婦死必許夫嗣含笑入黃泉矣鄕之稱善人者二十四人同心設誓禱天曰夏子羽無子無以勸善風俗大關焉踰年是日果生一子手足皆六指應二十四數孝經云孝弟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類若此並詩以論之且警世之姑婦其一論魏氏

哺孫抱父孫兒終夜啼高堂慈母泣孫時可憐難度如年夜阿母黃泉知未知其二論徐氏哺孤

失母孤兒僅四朝呱呱哀泣夜迢迢貧家覓乳如天上孝婦慈恩似一胞其三論徐氏觸天存祀

但得天全萬事全古云夫者婦之天開來繼往兒孫事夕惕朝乾孔孟緣自我捐身輕一葉他如有覺重千年黃泉含笑從吾願不爲區區一脈延

寄鷄鳴寺住持性空詩紀

詩曰憶昔留京天界寺幾西深處半峯庵雪夜鳴琴天欲曙了無一念起波瀾渠師半峯嘗曰起諸惡念固是幻起諸善念亦是幻余曰忠孝廉節不可着一做字只因感而順應便是率性半峯又嘗嘆曰後來獼犬無靈性猶向枯株舊處尋蓋憂傳後寡也癸巳猶孫業南雍寄書歸歷歷道性空刻苦修行余尊故人有後半峯此日無憂矣爲語性空空盡人間諸幻

打硬修行有起無倒便是實詁後身余性不解禪其于吾儒聖人之學固有大分別在然性空旣習此業便當終始護持此業遂書寄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九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說議記解

甲子歷年總圖考正說

盤古天地初分首出御世庶類繁賾統未聯融又曰渾沌氏天皇制干支之名地皇定三辰以三十日爲一月人皇分天下爲九區有巢教民構木爲巢燧人鑽木取火教烹飪結繩日中交易太皞伏羲畫八卦

造六書正姓氏通媒妁嫁娶制琴瑟修身理性建其天真生蓍在位百有十五年女媧佐太皞正婚姻太皞沒共公作亂女媧戮之遂亡都中皇山爲女皇帝神農藝五穀嘗百草作方書立醫道在位一百四十年甲子歷年圖自軒轅始按神農南至交趾黃帝止南至江必洪水荒亂今江南文物甲天下禹貢揚州田下下今居天下首命大撓作甲子作冕染五采爲玄衣黃裳作舟楫車輅範金爲貨制金刀五幣內經

井田鑄禹八十八載八月既望鼎成帝崩在位百年一百一十一歲少昊黃帝次子玄囂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載壽一百歲顓頊黃帝長子昌意生顓頊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卽帝位在位七十八載壽九十八歲帝嚳黃帝次子少昊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年十五佐叔顓頊三十卽位在位七十載壽一百有五歲生四子摯堯稷契內六十二載丁亥堯生七十一載摯嗣位升甲辰爲九載唐堯年十三佐摯封植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國爲唐德盛諸侯歸摯率羣臣造唐禪位堯德儉故造聖同天者敗德可畏堯一百一十七歲內四十一載舜生五十五載戊戌禹生六十九載啓生禹治水七十載堯召舜虞舜未稱帝堯在攝位堯崩舜服喪三載至三十一載丙戌方稱帝在位三十三載壽一百有十歲舜自言宅帝位三十三載始甲申終丙辰內七十三載舜攝事非卽位二十八載堯崩夏丁巳禹元載亦非舜在君

位禹但攝事不敢改元甲戌方是禹元載禹一百六歲內丁巳禹受命攝事夏相乙亥羿逐相出居歸德巳去君位但未死耳身尚在斟寒浞烹羿而相亡存相二十七載者權在聖人故也浞賊不當承正統不可叙甲子夏丁巳起乙未止共四百五十九載商湯一百歲在位十三祀商祖甲二十八祀庚寅文王生商庚丁十二祀癸丑武王生商帝乙七祀文王爲西伯二十三祀壬辰武王生史記謨商受十四祀實成二十祀文王歿二十一祀武王立圖云二十三年文歿武立謨自湯元祀乙未起至紂巳卯三十三祀止共六百四十五祀紂元祀丁未至二十祀丙寅西伯沒二十一祀丁卯發嗣西伯位二十八祀甲戌成王生三十三祀巳卯四月乙巳武王卽位改元方改祀爲年前此猶稱殷祀成王十三歲丙戌卽位改元周武王巳卯起至東周君辛亥止共八百七十三年宋建隆元年起祥興二年止共三百二十年元當于至

元十七年起奪宋之二十年與元何其忍也元自至元十七年起至至正二十三年止共八十四年高皇于元至正二十一年下饒州則元命脈已絶實止八十一年所謂九九乾坤數定信矣又奪明之三年與元尚後有人心哉

繼統說

宋濮園議云漢宣光武萬世法司馬光失言漢昭無嗣昌邑又廢漢宣承漢高統不以姪孫繼嗣爲義黄後非叔祖可私漢臣無學例以庶人繼嗣謚史皇孫爲悼考尊改皇考程子大儒亦泥庶人禮文不達正統大義漢宣本心自明情爲漢臣所蔽遏抑孝享至情周公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戾太子皇祖史皇孫皇考俱宜稱帝戾太子妻妾子女皆死

非命史皇孫寄養外家史氏孝昭未夜蚕官中養之爲子而遺所生祖父不可爲萬世法至光武情理尤悖莽弒平帝攝位三年簒位十八年漢統絶矣光武起舂陵畎畝間制羣盜創一統呂東萊曰高祖剏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此言至當又與漢宣誤召不同謂之繼統且不可而况繼嗣乎司馬光以爲上繼元帝誤矣且元帝有子成帝孫哀平嗣位三世在位三十七年與漢昭無嗣不同安可誣以無後

而强繼乎光武旣非尙繼他之安可强割私親之愛而忘其祖父乎旣不上祀以天子之禮而傚以天子之衮冕陵祭祖父乎不追稱皇祖諡某帝而祝文稱曰鉅鹿尉又不追尊皇考諡某帝而祝文稱南頓令父不得因子之貴子不得伸尊親之情消光武于不孝漢臣不學之罪也司馬光又爵英宗于不孝天子繼統不繼嗣與他人繼後不同天子繼統仍當稱所生父母爲帝他人不得傾私親歐陽修亦是他人可稱伯天子不可稱伯繼統者繼義貫萬世之統爲人後者爲一人之後受其財產而已故莽操武后爲變統不得爲正統爲閏位不得爲正位常人之情雖割所生之親聖人制禮以節之憐其無後也無後則無祀君子雖無後必有奉祀小宗情程子大儒亦誤爲掃情之議胡新安大謬當時舉朝名臣不知大道雖伊川大儒亦不知況韓琦乎歷宋元至 明劉定之尤不知定之曰修背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

今也導英宗以忘其後之父背先帝而決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于禮經爲不合于直道爲不純老朽罷官山居二十年方悟此義歐陽修僅窺其門未窮其奧惜哉而定之以爲誤君謬矣天子繼統與凡人繼嗣自有大道情安即理到不得不著定論以開萬世羣蒙

六官說

堯初得舜首命曰愼徽五典蓋司徒之職也王敎化次命曰百揆蓋冢宰兼公孤之職也居司徒之次堯之重敎化如此故萬邦時雍舜咨四岳則首求宅百揆者是以堯之次命爲首而首之敎化則不及矣故大哉同天惟堯一人舜咨十二牧首曰食哉惟時命稷播百穀猶知仁君之治天下養民爲重又次則命契爲司徒則以敎化爲第三義矣周公作周官亦首

冢宰次司徒猶宰以司徒掌敎令之司徒則司錢穀而已而敎化則倂入宗伯舜命伯夷專司禮命夔專典樂敎冑子冑子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愼重其事故以樂敎之孔子曰興于詩成于樂今世則削典樂之官而以歌詩爲迂腐無用舜命契爲司徒命伯夷爲禮宗命夔爲樂官是以三卿分任敎化一事何其重也今則倂三卿爲一禮部專祭祀而已次司宗儀何曾敎天下何曾敎冑子又

次則司鄕會試論技藝何曾問孝弟忠信以致淫貪邪人專惡尙行正人共間得數人亦僅遇耳亦賴名敎之在天下明習不昧正氣之在乾坤萬古不息非關科第也陳經曰虞禮樂分二官周合爲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帝世詳于化而畧于政王世詳于政而畧于化豈知虞分三卿不止分爲二也先正云古之天下君養民也今之天下民自養也奈何以惡吏惡政困自養之民哉周承箕子三八政之敎故司空

任君民時地利今之工部司造作而已何曾知養民六部皆無養民之官獨賴仁人爲守令招撫閒荒均差禁吏胥皂供緝盜嚴竊爲養民耳古之天下君敎民也今之天下人自學也奈何以淫人當路事殘自學之正人哉陳經嘆息到此當何如

封建議

帝王以禮經天下而開一代之遠圖聖賢以統定天下而垂萬世之長計胡元禮制大紊故 國初議禮之臣有二誤焉親王之國世世襲封至五服之外親盡情遷猶謂之親王此五服之禮不明其誤一也親王絕嗣繼王將爲不拘弟姪皆得進封名曰繼統不繼嗣此正統之義不明其誤二也何以謂之親 天子之次子一體而分 皇太子之親弟同胞之愛其情當厚其禮當隆隆之而不以爲過也周制五服之外屬弟不過而 太祖議法之初情法兩盡考之

祖訓云皇太子授以金冊金寶親王授以金冊金寶以其爲皇次子也今之親王皆皇次子乎又云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次子皆封郡王以其爲皇次孫也今之郡王皆皇次孫乎 祖訓止云皆封郡王不曰世封則郡王不世封明矣 祖訓又云凡郡王子孫授以官職則子孫止于官職其不封王又明矣

祖訓子授鎭國將軍以其爲皇曾孫也孫授輔國將軍以其爲皇玄孫也曾孫授奉國將軍以其爲皇祖免親也親至此而盡服至此而窮封至此而止是 太祖之本意未嘗不正而附會者之過也今惟求 太祖之本意而刊附會者之誤則王牒雖日增而服制則一定分封之禮不減而賦稅之額不加雖傳之萬世子孫萬億其制一定而不可變故曰帝王以禮經天下而開一代之遠圖襲封之誤不當正乎何以謂之統自羲黃繼天以來正朔相承是以有統之名自夏周歷漢唐宋及今同一正統其間取之暗昧如晉宋齊梁守之强暴如秦隋夷狄如符堅胡元女后如呂雉武曌先儒猶不予以正統凡欲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者必使此義大明于天下而昭揭于萬世 太祖慮不及此乎考之

祖訓止云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蓋兄終弟及繼天地人之統繼歷代帝王之統繼一代 祖宗之統必天子而後可以言

者統以天下無二統也況爲天子之臣乎道如唐虞德如三代功如漢唐宋而後可以言繼統以古今無二統也況以臣而僭君之禮乎統之一字所以明萬世之經定忠義之志折胡虜之驕謹無將之漸其義精其慮遠其功大其予奪在後之聖賢雖帝王不得而與也故曰聖賢以統定天下而晉萬世之長計進封之誤不當正乎因循而不正則分封無等而天下之力窮進封無節而萬世之防潰吁可不畏哉

敬其所尊九世以上之廟猶祧愛其所親百世而不得所止此可以爲天下經乎何若親盡精遷則恩亦從而殺開以四民之業使其賢者有奮庸之路其不賢者亦知小民之依習艱難之業何爲使之太平無事則飽食尸居一朝勢殊狼狽之狀至于不可言乎嗚呼以其麗不億之子孫食萬民猶以不億之蠹食萬木木盡而蠹亦從之三百年之體國者何不憂之思之言之

而使一退老之臣憂之言之而卒歸諸無用也

悲夫

金城山庵記

邑和北鄉金城山古有庵以兵燹廢道人陳大千始修復之茲釋老之常課耳奚取而記之雖然大千之禪于吾儒者有二焉吾儒處貴明道尙靜專也出貴敎時戒徒食也不謂大千乃兩得之初遊廬山天池棲賢橋建白鹿書院高美亭侍御唐公學憲徐公題其名于亭石大千以爲夸而不倚入閩之武夷琳宮梵宇大千以爲華而不實逕吾饒妙果寺附關習靜

三年又以市囂之喬吾眞也乃辟穀走深山趺坐金城之巔無嵩穴避風雨無果菜充饑腸蛇虎從橫于後先大千乃居之不疑一夕大雷雨虎入張紋家銜其豕以去張列炬持械逐虎但見一人危坐山巔擁炬視之始知其爲大千也咸驚而異之由是尋訪者日衆日饋果餅勸之食誅茅爲廬覆之三歷年邑人響應自一木一石積而成庵古庵遂復此大千靜專之效也吾輩能如大千道有不明乎大千就庵奉祖[illegible]祈時和年豐報鄉人四方之徒咸肅拜大千爲師乃大千日荷鋤率徒衆耕余怪而問之大千昔靜今動昔逸今勞何先後異致也大千愀然曰非吾素志也向也吾飄然一身如浮雲今則負庵宇香燈徒衆之累安忍持故見坐食斯人哉居嘗戒吾徒力田勤苦自食其力但持鉢募緣卽逐之受賜于天者安受賜于人者危余聞之惕汗浹背吾輩一入仕金紫其躬輿馬其步厨傳遍天下坐食吾民久矣大較坍焉

農之力僅足以奉一人不爲素心哉或曰勞心者宜閒也不知古先聖王之貴勞心者爲勞力者地也不能爲之地反從而漁獵之奚取于勞心哉又無愧于大千乎今大千基木已拱不紀其事何以啓後人乃因洪陽等僧之丐言遂記之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解

萬曆七年正月二十四夜韓美中問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者云自然勉然此心終未透吾答曰大註云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恐不得子貢心子貢恍然悟實到此田地故有此問無些躐等意夫子亦不是言不可以躐等止是夫子心細更歷多眞見得物我迹泯難化幾微間便又有物

我相眞非子貢所及故曰非爾所及也子貢穎悟高便信得未及便猛着力故不復問圈外程子註又添箇恕字覺得又推開了恐謂云云解仁恕字甚分曉解不得夫子子貢一時問答眞意程明道自信好獵習心盡忘了周子亦心細更歷多故不許至明道見獵不覺有喜心方信得周子子貢則當下便信要之學問務悟處入者徑捷務踐履得者穩固子貢究竟不及曾子以此蒙引云子貢此言亦自然了自然者仁也仁之地位非子貢所及愚謂子貢問時心地本自然完完全全是仁者見在地位但是日月至焉之仁顏淵三月之後夫子亦不輕與吾輩何敢望日月時至亦不多得惟師友作會啓發時渾然天理一時之仁耳爾之時至可也

曾逸我曰深得當日情事明道一證尤微

其愚不可及也解

朱子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爲愚、此忠也。非愚也。又曰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吾恐天下之大智必盡心竭力而不苟避、臨難苟免謂之巧可也。謂之智則未也。又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爲愚之不可及、此以成敗論也。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此古今之定論也。文文山謝疊山輩不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可謂愚不肯乎甚君子之處亂世死節易沉晦難、故程子曰沉晦以免患、庶得武子之心而發朱子之蘊。

曾逸我曰此書從來不得定論得先生之說而定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解

欲寡過未能是聖賢眞心、心愈細愈見過愈見未能、故曰誰知君子之心、故深喜之善于辭令遽是第二義、孔子問伯玉近日行事使却以心對、何等精確若數行實以對便無味、慶源輔氏有見

伯夷辟紂章解

伯夷太公辟紂居海濱均有愛君眞念非惡而逃之也其身海濱其心未嘗一日不廟廊也忽聞文王作不勝慶幸養成君德在斯人也綿延國祚在斯人也盍歸乎來竭盡三誠合併爲一處其有濟乎其跡歸文也其心歸紂也眷眷不忍忘紂之心千古耿耿若以爲伯夷淸之聖恐紂之惡汚之也而去之則潔一身忘天下楊子爲我之學不仁甚矣又以爲伯夷之歸歸文王之善養乎已也此則養口體又在楊子下矣愛君之仁愛天下之仁愛萬世之仁有辭以題言者而托之西伯善養老獨孔子知其心而以爲求仁卒之以杞包瓜終文之世殷祚不斬夷齊太公之初心遂矣文王夷齊太公終守臣節天下之六順也文王殁武王立涵養君德力不逮于前時人心離天命絶不幸適逢乎今日不能守天下之大順而犯天下之大逆武王之心痛矣四海臣民不以爲逆八百閭

諸侯不以爲逆此齊人之見耳一時抱聖賢學術者亦不以爲逆千百世之下猶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武王之心益痛矣幸得夷齊扣馬言之萬世君臣之義昭如日星武王之痛于是乎始釋武王之心于是乎始明乃大言以明告天下萬世曰義士也是其心明知其爲義而其身乃犯天下萬世之不義哉武王必不忍也商郊牧野之師舉晋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耳其曰恭行天誅云者必非武周太公之言戰國策士之言也泰誓武成不出于伏生之口又不出于孔壁之藏而晩出于漢世其爲僞書明矣孟子僅取二三策誠有見乎人心旣離如土崩瓦解不可收合君林之衆及自攻其後而北則君側惡人亦或不免使其尙在武王必流血痛諫固請遠斥之身自左右薰蒸以觀開悟奈之何紂自焚死武王愛君之心絶矣痛心疾首將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忠之罪萬世莫贖吾父涵養君德綿延國祚而吾乃

不肖至此極耶不孝之罪萬世莫贖此武王之眞心惜經火于秦無一言傳也而吾亦何所據而遷度乎千古之上也嘗竊心考十三年之誤又考十三祀之誤經歲累月得陳省齋歷年圖而信焉又得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而信爲武王自甲子昧爽之後四海無君之日朝政紛紛萬狀又經兩月之久豈無一事可言乎兩月之後猶返舊都豈若西伯臣位共不忍死君之心耶然可見而司馬遷尙以爲梟紂頭于太白之旗覩變于三躁之聖狂之心天淵懸絶故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宋世大儒亦皆攻遷史之謬辨孔註之訛惜無有眞知武王之心而刊經書之誤者遂以武周太公之心與夷齊異也而不知其心一而已矣

干城名教之言眞關萬古之羣蒙也

乾卦六爻解

萬曆七年二月初一與劉近之論乾卦亢之爲言篇記舊游白下與諸同志論易時常州布衣朱得之先生講云六爻皆是龍德若知時說所謂知進而不知退乃鄙夫事豈龍德聖人事陽明先生云此爻知伊尹周公處時之亢其心但知有進不知有退耳

履卦大象解

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伊川傳云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定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矣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

求之皆非有與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紛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蓋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別上下使各安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昔年與朱元卿論易朱子爲此一段余與朱子反覆誦讀今讀書經大全又舊有節齋之言故並記之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卷之十

後學陳曾孝君父編次

墓表像贊墓誌墓誌銘祭文

僉都御史趙公墓表

皇明僉都御史桐城趙野莊公欽既葬之明年其子太學生鴻賜以亞卿古泉盛公狀少宰平泉林公誌銘托其門下士胡生賓千里致書走余山間再拜稽首以墓表請余曰茲山久與世隔筆硯謝絕顧與趙

氏父子有夙契何忍以個辭況其事則狀也其義則銘也其生平表樹則天皇諭祭之文也其志余竊聞之矣誌而藏之以信遠內史事也林公有焉表而出之以勸世外史事也余其任之哉昔公與余夜坐大宰寺慷慨悲歌潸然出涕余知公之真性見矣徘徊夜分執余手目其子曰吾老矣志有在焉而力莫之能也公往矣言猶在耳齊泰渠戴渾菴共聞之爲孝子者何忍一息忘之公八歲能文弱冠魁南省其

文章亦可矣歷諫埤鄉寺以及開府建牙其遭遇亦可矣敎孝友仁族爲建宗祠置義田其節義亦可矣公猶不自以爲可而潸然出涕者何也其志有在也痛幾希之易亡去禽獸之不遠直欲努力斯道日不遑食夜不安席措乎天不假年而賫志以沒也雖然公有家嗣宜秘洞有僧友四方有同志能其念幾希之易亡去禽獸之不遠翻然共奮則公之志固未沒也死猶生也然則余之表公者其表公之墓而已耶抑將以勸世耶隆慶六年三月旣望

王本四暨配邢氏像贊

此萬年王本四暨配邢氏之像也此像已入盜手幾灰燼而完歸者子貢問鄉人皆好皆惡何如而夫子斷以善者好不善者惡爲定見豈不以善者好之樂其與己同惡者惡之惡其與己異也耶而有不盡然者學問如程明道可以感王安石美賢如韓琦雖斥逐者亦無怨言阮處士蕭斟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十徵不起起而亟歸鄉人慕行遇盜旋曰我蕭先生也

盜驚愕釋去德與張沛之父子避寇遇江賊執其父將殺之沛之抱父代死賊怒舉刃欲下其僕又抱其背賊問老者曰抱汝背者爲誰曰吾子也抱而子者爲誰曰吾僕也賊大感悟曰子代父者有之僕代主者希遂盡反其資歔泣而別王本四名禮性孝友妻邢氏勤勞儉素終身止服荊布首無麗飾至于薄自奉而厚濟人則夫婦兩人如一心值歲大饑倒廩發萬粟賑貸不索券日惟率子弟循空廩歌孝弟詩耳

其高曠之懷若此正德間姚源之變盜得其遺像
人完歸獲其孫釋之不殺盜掘丘墓抉棺骸索贖金
獨不忍發王夫婦二塚夫鄉人之不善者至盜賊而
止矣然則不善者不惡亦可以知其賢乎彼傲視一
世者則人人惡之其才其節皆掩而不見不惟不善
者惡之雖善者亦惡之乃藉口云吾不爲鄉愿不善
惡之庸何傷吾拔流俗不諧于時吾尚友千古非一
世所可知誤亦甚矣程子曰吾未見吝于財而能爲
善者而黠婪之不屑于壁來者惡其驕也王之感姚
源賊其散財不吝亦其發于惻隱無驕色故感之者
深也書以歸王生而還以自警爲贊曰

我觀王氏　積德之門　頑可作廸　佻可化思　完彼遺像
貽厥嗣孫　不善偏格　寧善而昏　紛紛毀謗　詎云勿論

後學陳曾曰尺幅中教思無窮○率子弟循空
廩歌孝弟詩于發粟賑饑絶無與焉得王夫婦
胸中蕩平無一事後來砭傲戒驕一段已伏于

此先生文豈惟動必有教即其文字神駿又律
爾雅
曹遠我曰此等文字讀之可以生人善心養人
和氣

王汝忠墓誌

王汝忠其今之木訥士耶其初見予也默無一言及試爲文章則又滾滾能言者余心偉之當年不知反身之學亦徒以藝文相砥礪耳丙午余先舉狂肆猶昔癸丑荷同年羅近溪引予學余稍悟嘆曰不得引路人終爲失路予又嘆業舉取科第即舉業完矣登台輔則宦業完矣孰知責如是其重非綿力可勝道如是其遠非一蹴可到百年隙駒又如是其不肯待我耶丙辰戊午聞王子見知于督學領案余曰王子文矣聞薦于鄉余曰王子舉矣辛酉父疾親供湯藥或曰當備計吏北上王子曰一刻不可離捐前況出門遠征乎嗣是父後康強承顏七年至隆慶戊辰始故母董安人在堂王子節哀強粥怡母顏余曰王（即脫二節已非今人）子孝矣凡未會試即以水手常典送之官余曰王子康矣丁丑署景陵教事青衿欣欣起余曰王子能其官矣且王子昔偕卷書走京玉就學鄒東郭錢緒山後遊徐魯源之門余聞之大喜曰王子木訥今知學則近仁矣刺士每云吉安以忠義相尚而饒未之聞得吾子則饒有光矣萬曆戊寅十月十五日卒于官距生嘉靖己丑三月初七日享年僅五十痛哉弟良士與余會海門勸學好問以狀徵銘按狀汝忠諱良臣世居饒與婺城里桂湖鄉二子三女一孫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葬于某山余素聞桂湖王族多賢余辱師汝知汝銘汝庶不誣汝嗟然王子修于己者厚而取于造物者廉或者有待乎而弟而子孫日勉之余日望之

惜墨如金本身外無一濫字讀先生文往往長人廉恥

鄭仰峯暨二配某氏劉氏合葬墓誌

嗚呼仰峯年兄安在哉兄性剛直淡勢利不干謁嘉
靖丙午與卿同擧北上不逐陣走媚門庚戌下第同
舟南韻康齋先生日錄益奮志向學舟中兩月無一
毫科第念遂約壬子同北各窮究討方附江船阻雪
日拜丁蘭孝子祠夜業擧子癸丑正月至真州顔驛
月雪行至六合無店可投及至徐州米貴炭空主僕
分食半夜起跟車行恐捱七十里方得白水入口又

行七十里投店買飯宿至半夜晴束裝行耳驚聾馬
幾度勢如門電饑寒兩若二月初抵京兄又下第南
丙辰兄恥進士三百四名列名 上請 命止三百
名兄不就教已未成進士授郯尹廉如水隨卒于郯
距其生正德壬申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年嫂某氏生
子世京繼嫂安仁劉氏聰穎能文痛兄欲同死救甦
劉兩耳石灰之剪髮束灰耳懸靈座左右不肉食世
京跪勸不從哀跪至午不起劉哭曰兒起但食肉一

片耳未表尋殁邑父陳堯言自兩臺奏 聞例殁不
表即付史館收實錄兄同年裘貞吉內臺憲長寄世
京同年錄并示收青史今及塟向余幸與兄同志苟
延八十年愧兄多矣願兄子孫爲聖賢爲將相享不
藍之福兄諱桸姓鄭號仰峯

繇汝壽墓誌

嘉靖甲辰歲大歉余日二粥未嘗飽每抱書眠兄來扣戶余驚起開櫝願爲文章遂忘饑月將暮五篇完亦不覺饑兄之賜也乙巳歉更甚二粥亦費措貸十二月望天未明兄與舒景明抵余榻大詬曰行者已至居者尚昏睡尚謂之人乎余不敢應但覺此心痛虛無一物援筆七篇立就候二兄完館王朱廷佐請就火爐酌酒聊相慰勞余起燒脫衣裝幾虱三人攢耳投火中爆勃有聲次年余置爲竊自慚又三年爲巳酉三場題皆兄素習練余心喜以兄必捷尋入省起文見兄卷把玩不忍去手不意又落第劉黃下第我輩登科寧無顏厚乎無何聞兄計且悲且愧勤學者天情肆者存寧無顏厚乎悠悠彼蒼不負苦心兄之後嗣將有興乎今余幸而免者六十八年慚而志之萬曆十三年四月望日

嚴師孔暨妻張氏合葬墓誌銘

隆慶庚午史一泉太府萃兩庠生試之僅擬生而泰托余訓之學余咨其素履方十歲父鈺母朱相繼逝哀痛幾死復甦攻舉子業貧益亟嘗竟日乏食余問之不荅萬曆癸酉舉于鄉哽咽不色喜同年詢之應曰二親安在甲戌下第益窘乏日或一粥丙子當會試托余代借巳卯復代借庚辰中三百四名列名上請　命下止許三百名落乙榜當得教職同寓濟仲溁喜而慰之曰兄壽不長且無子當娶妾師孔不應東裝南還仲溁屬聲舉其車曰若尚歸乎（曾送我曰仲溁）余歸（高義）裝尚可代聘金遂解巳裝同任舊寓理舊業尋舊會怡然不知其爲下第也不知其爲三月之久也乃得海岱門外二條衚衕王虎女仲溁喜曰此女端莊逑生子後買一婢伴處又月餘拜官夾陵學正同買舟南仲溁抵家師孔迓道詰余山中道其詳余曰今世視朋友一倫甚輕而孔子以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其義甚重仲潔精透此義乃能超世情忘下第淹京
邸爲于長違計余反省當年下第二次恨不南飛何
其淺陋耶師孔抵家後詳以告張張愛如己女解巳
衣謦欬巳正寢自設旁榻若將終身夷陵未葬門弟
子感化鄉紳劉一儒薦之太宰陞南雍助教大司成
王弘誨黄鳳翔以爲興才出格禮遇陞潁州守司成
惜之守潁數月士民愛之如親父戊子七月十四卒
于潁距其生年嘉靖丁未正月初二享年僅四十二

幸有子愁樹潘之賜也張先于壬午正月二十一卒
于夷陵距其生年嘉靖己酉五月十四日止一女歸
孝子陳之可子塾王教于督家內外整肅如烈丈夫
愁樹聘孝子朱大德女師孔與張二櫬淺寄廊外十
年不能入土余助三金以是年十月十三日合塟于
鳳凰山程家壠朱母墓傍負亥向巳余爲之銘銘曰
潘修朋友之倫孔子不過如此嚴夫婦非來餓于思
三旬九食不過如此自志學以及守官絕貨色齋戒
以銘明其德享祀鄉賢無愧往哲張恭王貞內外雅
稱銘之墓石可以爲訓

後學陳曾曰嚴先生曾先外王父也世稱舉人
爲孝廉若吾外王父者孝矣乎廉矣乎夫然後
當是名而無愧矣乎

喬二公暨配孺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余宗有處士曰喬二公諱顯字騁之號賜魁浮之官庄人也浮人業陶賈習于利好爲攻詰以希尺寸而公用恬恍恬然自娛矣毋乃緩急不可爲恃而公用能恐義無窮公金不滿千産不滿百里之豪有力者賑䘏于公之物業無不割與之乎余猶憶記少孤貧賴公濟余急葢公天性孝友自五服內外以及姻友無少私其有者公雖行賈意在貴賤斂散之外其循

循禮度若儒急人之難慷慨自喜又若俠惜乎天奪之年時嘉靖己亥閏七月九日也距生弘治庚戌十月五日得年五十念公之德云胡不悲余于時欲爲公志不朽者而力未能也丙午舉于鄉癸丑成進士歷官十餘年日不暇給尋罷歸山公之子庭桂偕孫文郁伏地哭云葬父三十年而片石尚缺今母劉孺人又告殂矣行且合葬余因憶孺人生平貞淑力相其夫凡有善念無不黽勉從之發居三十二年言動不踰矩曉夕訓廸其子若孫無不式于恭儉慈謙已歲大祲家無備蓄能捐鈿餌以佐儕人之饑乏者無憾色其于公濟人心事若合符焉合葬一議圖其後之孝思無涯不可謂非善報矣厥後之昌又可量哉始公葬于祠之側子國面巳負亥今又以孺人合葬故爲之銘曰

厥夫慕義何處不勉厥婦同心永矢弗諼葢緩急之時多慷慨之人鮮以此高誼覩彼俗情相去何懸[illegible]

謂仲尼不在人心誰謂夫婦不爲聖賢

祭告溧陽祖侯文

正氣在乾坤間終古不朽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亦不朽祖侯在漢業爲與偶得耳廟祀迄今不衰將與孔顏孟廟相輝映豈偶然哉溧祖稟天地正氣而無一毫邪僞雜之也故其聖德宏才或有所避而不盡施又或歛其神功一時不及知而史冊不盡傳與不然何歷唐及宋千餘年尤能生湧三泉爲霖雨茲非終古不朽之氣之所爲與爲侯子孫得侯正氣一脉

相授代能以忠義自樹立至婦人女子如字而義姑凜然霜雪可畏非正氣流衍有是哉歲癸丑子姪同第者五前不識而避近考世系起發以微則公徙四明而知朝宜朝富以東安道人徙閩木至而知官以天長從龍立功而知不肖以兵部先人致祭而知握手論心敢自慶幸已哉四海之內九州之外有得侯正氣爲聖爲賢者其處以明道其出以救時其爽秋患難以自得風天下後世雖世系莫知所自出而氣脉固通于侯何害其爲疎也居侯廟下八大支一十五枝之子有奸回邪媚出爲民物殃處爲鄉閭蠹設道說仁包藏禍心其自外于侯也甚矣而亦何耶于親也疎是以祇禰雖餒死侯將榮之而況黙相之乎不義而富且貴雖周旋傳祖侯將勿享矣而況陰殛之乎祇茲兢懼用爲于侯尚饗

祭忠烈胡公文　代傍郡尊楊名縣會

砌九溶龍之嶠靈鐘方九有之戰血玄黃獨不擾乎內人之耿耿積嚮澄清寄意詠於一言動　主聲甤九重荷閶闔頭之鐵筆封章堅貫國之景隆東昌持奏寧寺階葉天光分耀陽九奇窮甘蒞臨以如節遂波及乎棄從　仁皇登極首念諸忠郡奴生還傳福釋戍委木主于鄉祠頼端峯之文宗史局大吏歷捨非公二百年來竟鉄邪融幸遭逢　大聖人嗣無

疆大歷服矢諸二三元輔曰所謂　部藏者循故常鋤租稅釋繫囚已乎爽表忠魂激厲臣節肆余冲人之首事也乃渙大號乃作寰中所在專祠典祀依隆墳墓苗裔恤錄　恩豐維特按臺侯公後吾前守陳公省齋欽承　恩詔登進士民踐言曰　大聖人不繼祖宗之迹而丕從祖宗之大志不述　祖宗之事而先大　祖宗之明聰弘武周之達孝樹孤竹之高風則有　聯山肩令被　召臺鄉首崇風化抗疏

言昌　天顏嘉賞部做倣章懸之邑門杲日正陽旋風捲撥扶搖翔萬日驚仰嗟嘆彷徨自午迄申還于邑堂一線不裂一字不舊今日胡公真飛騰靈物耶二百年英爽之念精神之念光程令蘇陽躬遵奇遊躬檢戊閩而深藏慕于前賢守惠州張先生一百一十四人開釋厥愆士民咸爲英風絕異著有詩篇小子際斯甫一入境程令慨為忠建言令未言畢余志杳然對抄　天子之休命孰大于此焉弘歟

七饒之風教孰切乎此爲後痛我公一腔血酒荒臙一寸丹照九天無血衞一綫承錄蔭　曆恩無荒墳一坏被封塋大典得建專祠合祀羣賢食念在食眠念在眠頃得其基爲饒城最高阜雖居城內實遠塵喧但其地世爲民居一夕其家夢緋袍巨鄉卜築于此且開稅谷諷勸惓遂徙倣居願爲公阡雖忠烈之顯靈赫濯亦斯民之趨義徵祚余即折柬約鄉大夫達觀其所載登其堂宏廠高堅四墻崇聳祀公儀

然後樓郎堪賓殿祀公夫人及公之子與公之姻戚
友其與聚爲祠之後爲長沙廟公之會所聚傑畢集
猜珮令爲祠之左爲碩輔坊胡家橋公之祖考咸萃
于斯則又公所承祀者焉矧茲長至令節龍德方亨
君子道長此日迎神于公正宜此地嘗蒸忠靈必樸
月夕風辰公與同志諸賢握手論心嗚呼公爲　君
死哀此羣賢亦爲公亡求仁得仁類沛何傷際會處
誠拜舞門墻敢不夙夜惟實庶可觀乎公之耿光濟

濟後生敢不以道義相砥磨期來趨于後芳公之靈
其臨之在上同志諸賢質之在傍玄酒一酒宜通九
原嗚呼胡公尚其顧聽尚饗

盲逸我日一字一淚一字一血皆從[illegible]誠[illegible]來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十一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語錄

語錄皆先生所言與先生書齋中所筆記間亦
有古先語而先生筆之省過日程者必有味乎
其言之也今併存之門人夏于羽識

義理歸于一是心事歸于一明大得西小失不許也

久定而暫適不値也大丈夫行事當以久遠爲心

以弘大爲志日前之忤一人之譏何足爲念

乾坤眞氣處臺間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雖着
何聯空江游笑浮漚未分無極源頭在誰占先天
根十乘碧玉樓中隱几千千山遊又川題論白
沙此詩數十年不似今夕了悟飛臨山谷即碧玉
樓也造化裁也梅花外幻耳江海浮漚耳無極有
真源先天心契自出新樣此夜獨對此燈千山萬
（今人除夕有此祭也）
川恍然參前倚衡意去年除夜夏仰起再三咏此

詩學有悟也

曲禮謂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今人把訾笑看得輕恐不免于苟矣夫苟笑爲何胸中邪妄作笑借笑發洩不自知其苟耳只是一放肆爲害兢兢業業便是聖寵心大應便是狂

向高望年兄云不須追悔既往只振策見在追悔追恨難道補此身縱諸市乎過惡不曾勾任吾身割不下一去就去此身即在九霄之上只振策見在耳愼勿使明日復追悔今日也

邵子皇極經世書六觀外物篇下云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鬼之有

陳太獻曰世主之儒者惟知狥人事所當爲應揚人情而輒阻其果者惟知狥已事所當爲遽揚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所以爲兩全與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讀書經大全至此惕然有省昔在汝中拂人情處頗多兩道兩可及鄉士夫甚拂其情雖在我者皆所當爲而處人之道良亦未協應皆不學之罪也

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知學者方能舍知學之真者方能痛舍程子痛之一字最警策

張子語曰以血氣爲我者方與甡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爲義理則寡而益堅老而益壯或曰陳仲舉頗學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却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

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

程伯淳先生曰漢策賢良猶是人擧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擧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矣驕縱則蠹國而殃民放曠悲愁則敗類而傷化其流弊可勝言哉

天理爲主卽人欲站脚不住

人不可有自幸之心有此則德無由進而終身所到只如此而已

書塾師館中云我雖不才而望之子孫者甚厚必欲其學聖賢今我延師敢不敬之如父而師之爲教或不能視之如子或非禮之言一至其耳則聖賢胚胎喪矣縱使能文如盧駱王楊發身至公卿將相非吾願也

讀西銘極有滋味胸中無一物矣不遇不殖是瑣碎工夫凡我同志請讀西銘縷縷讀細細玩味體貼上身此一了百了工夫

兼安卿梓芳弟至出陳汝時書云近日仔細査考乎日學問不進只是無必爲聖人之志耳無必爲聖人之志故臨處安歇不求進也余問二子云安歇得任否此念不善則惡此機不進則退稍軟怯卽有空隙情欲卽來之便一敗塗地

命梓芳講家人至行有恒悵然自失嘆曰一念向利卽盜跖一念向欲卽禽獸擧平生而盡棄之此不恒之爲害家之所以不齊也一息尙存恒相勸勉

耿子徒每有書來卽規余過直友也

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不知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于此益知讀書之難也此段是千古卓識今人[illegible]

太極圖却似不要緊殊不知看不透若透得分毫則聲色貨利名聞皆掛搭不上振衣千仞岡何等省力方見得性命中眞樂

禹拯萬邦之溺民物各得所功在萬世宜其數世相繼可也僅得啓賢孫太康卽不肖禹之德豈不足以裕後乎人情大抵然也有此形氣卽有此情欲加以崇高富貴求無不得欲無不遂宦官女百計諂媚其不淫縱者鮮矣草野多賢窮苦故也而

貪官厚積以貽子孫是教之不肖以覆其宗也愚矣愚矣

止因口體衣却平生可惜止因百年內受用却做千萬年墜爲愚之至也（稍長其言之）

李明卿云父母切近不能厚却于門外厚他人無此理人而不孝却講一體是空講眞可羞（稍長其言之）

歷驗古今從政者一介不取廉矣小也剖決如流能矣小也懸河雄辯翩翩凌駕者尤小也孰知推訥

如愚歉歉憂不足者始大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實功出見紛華而悅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子夏實言程子日親賢士大夫之時多接宦官女之時少聖賢忠告也錢懷蘇嘗云朋友是我性命會朋友是一生大事惜年兄之骨朽矣教言猶在錢令初門時年二十一余令欽年三十七錢生吾後聞道先乎吾藉其匡救良多

國無耆俊則朝無善政家無長老則野無懿風

萬曆十五年八月二十四看洛誥完二十五六昏倦（中間道無一語讀之只覺使人退步）廢書二日光陰不弱老年怎地消消去了再追不（不得）同今年七十矣將來復有幾何敢復容一妄念自駭閑

學者不可不讀春秋辭嚴義正消阻邪心

大抵學各就所得處入强人不可立門戶是大病

居業錄云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只說常惺惺常惺惺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爲二底意思中

齋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
知覺也此爲至論愚謂此用功之言自精細
陸象山先生曰孔子十五志于學千百年來無一人
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的孳孳終日營營無
超然之意營營的討箇甚麽
于曰富貴在天郭璞以爲在地動人利己心不顧父
母暴露則此心先絶于親何以感天或盜塟或謀
(有脫)占二權豪抄家速禍經云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眼前實驗不信經而
信小說誤矣若避木蟻須灰隔邪說不禁底又誤
矣
夫欲存理似倒說必理明一分自出頭人欲自去
吳康齋是眞儒當與敬齋匹過白沙陽明
貨色與辭名乃殺身之鴆毒人情柔柔每粘懷病食
兼拂意實進德之階梯天意玉成休錯過

周興老家火災遶家廟抱神主第立而觀之親隣救
者反沮之曰吾積罪怒神故告之今救逆神意增
吾譴耳年少者笑其迂有識者服其教
宋眞宗咸平二年十月契丹隆緒入寇侵瀛州圍之
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裔易甲以遁保裔曰臨
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
甚衆兵盡矢絶而援不至保裔宋順死之史臣斷
曰裔有老母取爲忠義列傳之首老農曰保裔不

以老母故易甲遁免乃爲眞孝謝枋得曰論是非
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後
康王而生先康王而知心者耶
陳塤謂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
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塤爲國家師豈可爲此言若
謂一時權變以祈史彌遠可耳要之爲害不小
唐宋有官妓我　大明汛掃妖氛肅清朝士獨超前
代而京師設教坊司分封王府設院有清京留

等名許其進府承應遂肆淫狎至于即爲宗枝雖
有花生之禁而敗倫傷化者莫能救正揚州李相
公爲宗簿時倚府部九卿科道列宗籍條付一書
宇守精當其忠于 太祖高皇帝澤被四海生民
皆在此書而江陵懷奸肆無忌憚擅改李書張自
知發遼王墳無以自解乃後刻院介宗藩感恩消
然開奢淫之寶敗倫傷化張其淫院亂宗于自知
清議不容殺諸人正士毁天下書院如白鹿書院

田祖自宋至今相承不絕張奪而賂權貴時巫按
張簡承望風旨極其慘烈張其書院之仇敵乎毁
書院後淫院江陵赤族之報根在此二事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于患子
貢贖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
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
大以近知遠通于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
不可公行也萬章主不受而孟子主受子路主不

見而孔子主見聖賢立大中之訓懼其矯而過也
吾儒力挽頹風而敢不及乎哉

讀史答問 十五條

問堯壽一百九十八歲信否答曰堯在位
七十二年老休二十八年舜十六年即位通計一
百一十五年曰一百九十八年妄也
問樂毅答曰樂毅有儒將風獨遇重器貨寶誤耳方
天台終斥之又誤
問蒯徹說韓信答曰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

酈生二也致信得罪于漢而不能以臣節終三也
利口之害人有如此哉
問義帝答曰項藉使趣義帝行大臣稍稍叛之藉乃
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容齋謂司馬氏
作史當爲之立本紀繼秦後乃以項藉代秦義帝
事特附見焉容齋之見出司馬氏多矣
問胡致堂曰田橫死傷勇者也是否答曰田橫武將
耳非至誠安能結五百義士何必事人胡云傷勇

衰矣二千年後尚嗟慨哀痛爲文哭之

問煬帝 荅曰 綱鑑大成 煬帝至江都一陂 甚有警省 史筆繫天下萬世安危 正是此等文字 通鑑遐淵 惜哉

問唐太宗 荅曰 太宗納弟媍 是日生武曌 復生帝后 楊貴妃 殺太宗子孫 淫之遺禍遠哉

問致堂胡氏云 李鄴侯知應過人 而以賓董自代 荅曰 李泌不舉陸贄自代 而及竇參董晉 何也 知人

最難

問瓊山丘氏曰 君子小人勢不並立 爲君子者必求所以勝小人之術 然後小人不能肆其惡 荅曰 此論精透 惟明道先生不蹈此獘 其餘貞忠介廉的不免也 首何未純 術字更非 明道先生之外 惟韓琦庶乎 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耶 善導與入四字爲經爲訓 乃欲殺白沙 何不與耶 惟程夫子韓公言行相應

問程顥上劄子云 擇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荅曰 此二語萬世定論 吾輩欲學聖人 亦不出此二語

問傅堯俞素與安石善 謂之曰 舉朝紛紛 俟君來久矣 將待制諫院處君 堯俞曰 新法世以爲不善 誠如是 當極論之 安石怒 遂不用 荅曰 常情疑爲激 而雍以爲不激 豈惟知傅 且知直也

問高平人王友直起兵 從大名府遣使人語 荅曰 友

直權以濟事 權歸于正 何害于理

問紹興末 陳康伯樊詔請下詔親征 荅曰 征者上伐下之詞 尊中國也

王安石孝友 且皆欲潛然天下賢人君子皆願其爲相 及相神宗 得君專行政 久卒亂天下 以敗宋者何也 有聖賢天資 無聖賢學術故也

萬曆甲申二月十八夜 讀韓文至少室李拾遺書 感念時事 唐李渤隱少室山 憲宗元和三年召之不

應轄于為文勸之曰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又曰善人斯進其
類皆有望于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起使衆善人
不與斯人施也繇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
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
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于孔子之道觀此言
其人可知矣又嘗隱廬山之麓養白鹿自隨唐人
名其地為白鹿洞歷五代以及宋邦人景仰之思
未已也朱子守南康因邦人之思復其故廬而聚
徒講學其中請于朝賜勅白鹿洞書院請陸象山
先生登堂講君子喻義章聞者汗背一時方興起
成就人才為多朱子置田稟來學者南康九江間
蔡義輸田數百頃終宋不衰入元益衰章而猥益
之至紅巾賊始燒殘　聖明御極王禕列炬入山
尋故址復書院故田竟無役沒者是天理之在人
心不終泯也御史唐龍請于朝聘蔡宗兗為師嘉

靖辛丑壬寅余客洞時同浙傅明應葺數百人歲
支租二千石聞唐宋盛時歲支數萬尚有餘饒至
張若正下令從淫院毀書院御史張僴剗沒洞田
削朱陸遺跡紅巾之後乃復遭此何異李斯之坑
焚也嗚呼是時張雇娟驅扇海內爭析而耻憐者
所至殘雇惟恐殘雇之不甚而其蹤跡之不斷且
奇也無以當其人意而越承之君人後也天下四
大書院白鹿已矣若岳麓石鼓懸知其同禍也楚
人一炬可憐焦土亦又何殊于李斯之坑哭也雖
然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唐龍在浙為鄉賢所
至為名宦可銓為真象宰子唐汝楫為真狀元張
之子以假狀元為萬世羞其身後與寺人馮保逃
罪徐爵同傳天道可終欺乎
樂乎夏子羽枉于山廬門邑侯張彥芳事母孝推以
為政邑典于孝建文君遜國監旗縣門云起義兵
拒燕兵後死于忠懸其首于縣門樵樓時六月無

一蜿圻邑忠背誚不敢書草薙逍民彰彰在口嘖
也七民建孝思亭有孝思卷今孝思亭蕪沒久矣
惟清白堂後一石墩特起有松一株青翠尤異云
張彥芳墳倚元程楷讀孝思卷有詩云忠肝一片
難開口孝義千年見此文問訊孝思亭外土有無
曾喪縣民墳從邑侯黄洽中與台來洽縣事名其
縣門之樵樓曰忠蓋樓
清風亭稱題公孫弘豈儉從來貴兩朵惡衣美藪古

無嫌布衾自是吾儒事史筆胡爲紀詐廉弘在當
年猶强起就對今之詭僞者去公孫弘遠矣乃借
口自文史筆之遺禍也此詩有補世教夏子羽建
雖一峯集云昔溫公爲相君土屋高允爲相君茅
舍當時大官居第摩切雲漢照耀耳目今安在哉
人皆知百姓難見官殊不知官難見百姓稍作威稍
恥羨餘則良懦百姓畏避錢糧入包攬之手勢必
不完貪官畏而不敢追旅官或遭反噬 朝廷日

貧痛哉必視如子使其來親則致君澤民成有矣
周子在當年舉天下之人無一識之者趙抃同官亦
不知心趙忠孝廉介所至著惠聲但不知學何用
天下古今能得幾箇周子乃當面錯過惜哉惜哉
黄庭堅可謂相知至爲墓銘淺陋甚矣讀銘中稱
廉能事皆俗吏可及何足窺周子雖然詞賦胸襟
亦止到此吾輩亦疑其爲禪他尚何望哉吾朱子
獨尊信亦是古今巨識陽明詩云影響尚疑朱仲

晦則吾豈敢後人誤認格物致知之訓空費一生
精力陽明力救之亦是禹稷之功
萬曆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夜與劉近之讀劉珙疏云
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冒金革之虛名貪
勢位之實利是又漢儒之罪人也宋孝宗爲寢前
詔劉珙六起六辭孝矣乘會上封事勸帝孝念微
欽典意慨從移孝爲忠也時因張江陵不丁憂有
感

張齊賢母壽百官往賀至禮物充庭人不能行母大悅當時華之而崔玄暐母盧氏獨舉辛玄馭之言以訓其子曰特加修潔勿累吾此意雖不華耀當時至今傳焉夫所傳者不在彼而在此其爲大孝可知也

思伊洛者不祀堯舜而祀禹祈雨澤者不祭天地而祭風雲岳瀆吾念其及我者耳不知思之所自曰有是哉故君行制臣行意出物以與人易令物之及人難此古人所以重任使也

歷驗上之人出一言善數世之下誦之賢者與焉出一言不善數世之下亦誦之不肖者惑焉

萬曆九年十二月二十九夜讀性理治道二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旦崛起于貧賤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旣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旣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旣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家遂不保又安能保國家

余進士一十九年不能造一小祠堂丁巳與以祖租買祭田爲人私壞痛哉惜哉

進士科始于隋煬帝殿試始于武則天不論行實只論文詞此治之所以不古也

呂希哲夷簡之孫公著之子更歷中外居典五州晩

居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絶糧者數日今人三代赫圖富貴何如古人淸白傳家天之報也厚矣父祖拜相孫勤學始與伊川同事胡安定年相若察其學淵深遂以師禮事之而與明道橫渠遊不專一說不私一門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際也有孫如此祖父遠不及矣

余在白下偶痛少年非過恨曰好名與貪賍同耿楚侗深然之

假爾面貌借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邵夫子題
形氣獨合天理豈知其流弊只一弄字其流爲嚴
鈞渠某董用殺身蕩族余在南刑部親見董用拿
問一年後嚴鈞渠某亦拿羅近溪爲之抄化完贓
解廣東充軍堯夫之後爲王艮作學樂歌教初學
狂放遂至嚴鈞董用輩問軍問死罪堯夫詩云儘
快意時任起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休怪無拘
束眞樂攻心不柰何又云高吟大笑洛城裏皆作

偏也惟帝堯一箇欽字萬古顚樸不破孟子曰惡
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此是孔顔樂在其中顔子
不改其樂不肯苦學如何强得孔子其中是有一
實物事顔子一堅白物貧賤改不得胸中原無本
領不知樂箇甚麽

劇秦美新從我之賊也而曰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
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苟合之倡也而曰善避難以
存身介甫眞佞口惑人甚矣言僞而辨行僻而堅
介甫有焉

佛骨表亦是聖賢剛大之氣非血氣之剛也

寇準攻王旦王旦亦荐之唐介攻文彦博彦博力援
同執政古之凡品今之上品也

史氏宗約一款新米初登一粥一飯不忍先食先薦祖考方
是人子先思獻君方是人臣草莽賤臣無由獻忠
獨有先完糧差一節耶是言私其豭獻豜于公之
義雖貧乏窘困亦須預先措辦先期早完

邵宗師諱銳號端峯江西提學副使浙江仁和縣人
正德戊辰科會元授士至饒首問大理胡公諸生
叙陳履歷祀邑尚遊巡不敢應邵毅然曰胡公饒
大賢本道親送崇祀忠臣初祀邵之功也

胥遐菴古道君子歷吏部清要乞外補比至饒肅吏
治正士風一廉如水不幸卒于任無子歸家甚貧

朱子曰孔子言殺身成仁是以仁決之孟子言舍生
取義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

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真
辛卯四月初四夜誦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此是真學脈今人文著皆喜只是學不真此一惡
字不易到君子之道淡是真惡字養得出不知厭
與不厭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愚曰有伊尹之學則可周
子曰志伊尹之志愚曰學伊尹之學無學空志如
何立得起如何任天下之重必跡與不顧愼獨知

萬曆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讀安汝止一節知舜禹
是正學祖宗傳至周孔只是此家邵子詩云思慮
未起鬼神莫知不繇乎我更繇乎誰詳悉玩味便
看見未發前氣象此學方入微亥子中間之言稍
悟
盤與設中是執中一脈
求孔顏樂處方無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周子曰孰無過焉改則爲君子矣
又曰仲由喜聞過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
如此今人多怯一有過怕人知便掩而舍之曰聖
人我難做不知聖人易做回頭便是
王道稱門下不肖生吾荅云夫所謂不肖者何也非
貧賤夭世俗不肖之謂也蓋肖者似也與天地相
似而不遠與聖賢相似而不悖方爲克肖至于似
父母人皆稱之曰肖子吾則不盡然蔡仲不似蔡

叔知是肖惟丹朱商均不肖雖然人之父母性天
地之性心亦是聖賢之心但爲勢利昏迷只要富
貴不管遠天地背聖賢爲之子者須是克蓋前愆
肖其性不肖其氣肖其真心不肖其習心方是肖
子夷齊餓死是肖齊景公富且貴終是不肖
五經獨賴朱氏發明萬古明師而王餘姚幾爲影響
此羅欽順所以痛之延臣所以七八非之東廣崖
仁卿有後言雖然其提出真知輕便直提上承泉

山明道濂溪以透孔子仁體真萬古卓識湖南耿
在倫實受其益師之不疑各隨明處求進可也
能識得狀止流行隨其所遇則此心泰然不至于
鬱燥急必不受病能識得貨財于我往來無定在
當用則用此心無繫則我重而物輕頓覺洒然樂

書經補說

伊川先生嘗言共于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
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
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已
成今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養
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堅
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閑過了日月即是天
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人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
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朽人閑過日月真是天地
間大蠹又卤做忤觸當路貴人遺禍兒孫天留我一
日容我改過一日若不省察又添一日罪過徒多
壽多辱而已昏愚懶惰又不能補緝聖人遺書惟書
經自幼誦習于今六十年頗窺一綫伊尹一德聖學
文武無利天下之心補泰誓武成洪範鉄文微子無
抱祭器歸周事無面縛啣壁衰經輿櫬之辱直至成
王方受宋封承商祀箕子大聖必不死内難正志存

羲黄堯舜之統必不自私其身稍窺易彖象傳文王箕子並傳聖學洪範明不可息與旨恐昏塞遺忘逐日抄出名曰書經補以俟日後改正萬曆丁酉曾孫史桂芳書

先生書經補說

曾孫史　簡文令編次

平章百姓說

西安余四泉云平章協和是堯治國平天下節次功夫亦有疎密畿內民庶與萬邦民庶只一樣此言有理又引禮記云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禮記集註云又于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同族姓之臣書經註以謂畿內民庶恐未安老朽退而思之同姓一族之臣恐與親睦九族礙又思堯之子孫各賜一姓至協和時則百姓皆侯各分治一方謂之百姓原是一姓堯于一姓九族至親故親之外封侯國百姓之臣勢不能遍親故平章之萬邦又不能遍教但協和之似亦有理然不能質正桑先生心切不安

釐降二女說一 見施姑傳後

萬曆己丑孟夏十九日復讀書經堯典起忽悟舜之未嘗不告直截明顯昨年引孔子論大舜索殺不得一節尚彷彿未真堯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堯豈真爲察舜計哉殆不然也娥皇女英薰育大聖人膝下其慈聖仁孝可必周予所謂二女同居志不同行始亦齊女律之也況又歸大聖人其刑于之化甚易堯亦深知其必化所謂觀厥刑者蓋托辭也莊子

云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淺且謬矣而蔡傳引之誤矣深夜清燈義白朗然四岳明言頑嚚堯亦素聞其然使徑禪位頑嚚猜乖一毫舜必逃匿毀身滅迹堯聖智原刻照萬變遂降二女此萬古妙用也當時即面命四岳釐治盛裝下嫁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此言宣之朝廷布之四海誰不聞之四岳亦即轉諭河中州牧治道途嚴供帳星馳嬀汭以帝堯隆重語意祗告瞽瞍瞽瞍必欣然受命而孟子以爲不告者誤也夫以天子之女下嫁匹夫嘗情之所驚動而況頑嚚尤易動者乎不遲婿京華而嫁女于荒野破嘗調爲何烝頑嚚也而孟子以爲館甥貳室誤也方其至京之初必有貳室迓其父母以賓禮親瞽瞍所謂徵其父則子悅其父安則其子安若舜之于堯則君臣之分嚴于天澤安得而賓王之道學心傳師生恩義親于父子彼此皆不忍疎外而賓主之也而孟子所謂爲賓主者或與其父迭而非爲其子迭也此聖經之明

徵一也夫嬀汭一語已明且盡矣而又足以嬪于虞者何也嬪者婦也祖宗承祀之婦舅姑孝養之婦非人子所得而私之者也故不曰娶舜而曰嬪虞明其爲虞氏之婦也釋頑嚚之疑肅舅姑之禮使其渙然冰釋頑嚚始心醉于堯矣昔因烝烝于善今益烝烝于善堯其大知也與若以堯知其告則不得妻乃不告而強妻之此用勢逆施之庸人非妙應圓神之聖人以拂經爲行權使纍獄爲借口豈帝堯之作用乎

其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豈真以無後而不告乎
夫無後存乎天不繫乎我葦除年間死難諸臣不惟
一身無後九族無後十族亦強半無後而可以爲不
孝乎此必戰國策士誣堯舜大聖以牽合其黨孟子
以雄辯折百家乃卽其說而破之耶不然孟子親受
業子思之門孔子所定堯典朝夕誦讀何不明以聖
經折之雖然大聖人抵刑于之詞未易窺測而二女
之下既足曰降于嬀汭又足曰嬪于虞似爲冗長贅

語故蔡傳誤以爲史氏之言下愚七十二歲熟玩堯
典真知其一字一句關萬古綱常降二女既告其親
又爲其子告親事理明顯今　聖旨一下卽吉四海
安有堯明言于上見諸行事之實而可以謂之不告
乎此聖經之明徵二也二徵尤未已而又申之曰欽
哉此蓋爲舜悅親爲舜順親至意帝曰二字乃虞史
之詞以見帝堯申命珍重有加而無已也蔡傳乃獨
以帝曰二字爲堯言誤矣陳潛室更誤要之義理無

窮萬世之下愈研愈有經云烝烝以善自治不至大
爲奸惡此後又安有完廩浚井大奸惡之事象雖至
傲亦安有明知天生二女而有使治朕棲之說象亦
烝烝于善有庳安其政教萬世之下有庳思之血食
之戰國策士喜爲妄誕以飾己私萬世之後不妨訂
誤

釐降二女說二　原集附施姑傳第三稿從

萬曆辛卯三月十二夜讀周子通書曰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灼見萬世通弊甲申讀至此深服周夫子明易理之精嘅嘆欲吾子孫日日誦之世世誦之今夕細玩殊覺未然惟孔子之言顛撲不破孔子睽卦彖傳但曰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而已再無贅言何也天生女性大抵然也孝女則不然聖女又不然堯以二女同歸一家知其必能和室家悅舅姑

襄成爲天下求人大事非以二女異志難和爲他山之石以攻玉也周子于彖辭之下添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一語誤矣况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而又愜堯之素聞則堯之信舜已至必不疑而試之其曰我其試哉又曰觀厥刑蓋有精義堯學問全在一欽字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况爲天下求人大事敢不敬乎試者誠試觀者誠觀非假托也已丑以爲托詞謬甚謬甚但聖經簡古只女時一語道盡曰試曰觀曰釐曰降曰嬀汭曰嬪虞詞煩而不猒者諄諄告瞽瞍也况釐之一字專爲瞽瞍非裝奩嗜情也又曰欽哉以身學授女欲其愈精愈進而爲天下求人之心于玆乎托矣此意惟孔子見透周子不及孔子遠甚又曰舜可禪乎吾玆試矣不又誤乎蓋帝堯本意以和家托二女孔子作易亦不以睽家疑之周子序卦垂訓之言不覺類及之耳會帝堯言外之意明大舜不告之誣破千古不决之疑正通書蔡傳之誤特

三易稿以求正焉

舜典篇說一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正月初四讀舜典月正元日舜頒正朔是時自稱名詢岳咨牧行帝事踰年矣又稱名此下方稱帝大聖人心中渾然一團仁愛追悔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在伯虎洞下愚心粗却以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作一例看明讀聖經當面錯過今再五十六年始窺一綫後不曰正月而倒提曰月正前不曰元日而變文曰上日前曰受終則後當曰正始

而不曰正始後曰舜格則前當曰舜受而不曰舜受大聖不忍忘君真心恍然在目堯七十載癸丑召舜是載舜生三十歲故虞史始曰三十徵庸歷甲寅乙卯試舜三載底績堯命陟位舜讓弗嗣故于堯之七十三載丙辰正月元日堯告廟命舜攝事而堯居君位自若也且不曰元日而變文曰上日上者尊之之詞堯在尊位尊無二上也受終者堯之帝事于是日終而舜之受事于是日始也舜受事宜曰舜受而經無舜字明堯在君位但老不聽政耳舜恪守臣節承堯命而奉行之耳但曰攝事不曰攝位此有舜親盲爲據史臣總結爲據舜大聖人也聖誠前知攝事之初先見後世必有疑爲即位者故于托禹大事一語不及獨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假爲閒叙歲年其貫大有關係蓋三十三載正在三十在位之後與史臣三十在位正合在位者在臣位也史臣又結曰五十載陟虞史臣親舜左右灼知舜心篇終總結百

有十載以見丙辰但攝事非攝位而俗儒不細心究聖經紛紛妄說遂啓咸丘蒙之疑問曰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孟子斥之曰堯老而舜攝也他章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此二語萬世定論與舜之親言史臣總叙又合而司馬遷史記乃以丙辰爲舜元年以土德王何其妄也司馬遷不玩聖經文人不究理無足怪皇極經世紀亦仍馬遷之妄亦以堯之七十三載爲舜元載陳吾德尊信邵子作甲子

歷年圓又以堯之七十三載爲舜元載以致后人不信經而信史萬世之大謬也況堯在君位遽削其載叛其正朔大逆不道司馬之大罪也舜曰三十三載萬古之斷案也據此斷案遂知堯崩之日舜必請于朱嗣位丹朱固辭又讓群后群后又辭故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禹皋稷契夔龍十二牧四方諸侯再三勸進舜不得已踐天子位豈徒日一日萬幾而已哉一四海臣民之心爲萬世承嗣之準正天澤以斬異

萌尊一人以安天下定一時以信萬世此事勢之必然者而孟子乃曰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于南河之南至朝覲獄訟謳歌終不可避然後之中國踐位毋亦惑于經之如喪考妣耶夫自冀州至南河之南道里往返動必經載四方諸侯朝覲獄訟謳歌又畢至南河之南往返又必數載則舜之返中國或在數載之後而其宅位僅二十餘載何以曰三十三載且天下無君數載此事理之必無者背萬章不據經再問

而咨咸丘蒙又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蔡先生集傳曰四海之民思慕之深王氏炎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大小二註皆又深明經義而經正文亦止言百姓不言舜孟子又猶以舜三年喪爲的二天子爲非蓋以舜未爲天子故得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與舜親言及史總叙相背下愚淺蒙何敢窺邵子又何敢窺孟子但關萬古大禮不敢不辨況聖經歷歷可據不惟舫載即位而次載即

改元載亦甚顯明經云舜格文祖欽授人時一載一頒四海臣民共遵正朔羲黃以來莫敢廢也故于踐位之日即頒詔天下曰共以明載爲舜元載則月正元日舜之正朔已布四海直曰正月誰曰不可猶不曰正月而倒提曰月正明舜之心不忍一刻忘堯也況前曰受終則此當曰正始不言正始者正始之日猶受終之年君令臣共無二心也故不曰正始此曰舜格則前當曰舜受不言舜受者以堯在也堯在則

君在君行制臣行意舜雖攝事尤必先意承制一毫
已孜不與也此聖人之純心二十八載如一日也至
二十八載堯崩舜踐帝位踰載又須正朔于天下是
曲盧曰帝格于文祖誰曰不可不曰帝格而尤曰舜
格又明舜之心不忍一刻忘堯也此加一舜字前減
一舜字一字加減皆有深意史臣之精如此後人不
精玩草草讀過或以攝事爲卽位或以踐位之三載
爲服喪之三載遂成孔蘇與春秋傳之誤蔡先生不

及考引爲集傳云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
位故復至文祖廟告今據聖經癸未卽位至丙戌已
四年而孔氏尚以爲將卽政何其謬也甲申改元至
丙戌猶尚爲三十三載而孔氏以喪畢之明載將卽
位則舜之宅位止三十載僅二十三載孔氏之
誤一也又引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夫受終
告攝是矣此告卽位非也蓋堯崩舜卽位踰載須正
朔月正元日告改元至五十載癸酉爲五十載陟而

以爲告卽位又與舜之親言史臣總叙相背故知蘇
氏告卽位之言其誤二也蔡先生已知孔蘇之誤而
引春秋爲斷豈知春秋亦誤乎蔡傳曰春秋國君皆
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于廟而改元夫國君列國
之君諸侯也諸侯之禮與天子不同諸侯爲君爲父
皆斬衰三年諸侯必三季喪畢請命于天子而後敢
卽位遭喪之明年安敢卽位舜禹之禮又與太子不
同止齊衰三年加杖不加儕[illegible]均之斬禮無二斬也

而蔡引國君例之大不相類其誤三也國君奉天子
正朔不敢私改元而春秋傳云遭喪之明年改元其
誤四也蔡傳又云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據夫
孔氏之言正所謂無稽之言勿聽可也反曰不知何
據又起後人之疑矣其誤五也大全小註臨川吳氏
曰舜以服堯喪畢之明年正踐位今據聖經舜已踐
位四年吳又云舜雖未爲天子而紀年則當屬之舜
今據聖經舜于癸未已爲天子甲申已改元載且引

漢初入關紀年即爲漢文大不類秦甲午趙高弑其君乙未子嬰降沛公秦統已絕時項羽雖以梁楚九郡自王分天下王諸將錮沛公于蜀王三降將塞東歸路目中已無漢矣而天下人心歸沛公已在入關之初追紀于五年之前爲當今據聖經堯統止于癸未舜統起于甲申統序甚明何必追紀臨川之誤極矣今正月二十一日讀大禹謨稍窺一綫大舜之心明于日月照天下及後世追禹攝率百官若帝之初太甲居桐伊尹攝高宗諒陰傅說攝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皆攝事未攝位康王立釋冕反喪服召公畢公恪守堯舜制禮萬古不易漢文帝魏文帝尚欲遵[illegible]先儒皆以爲是蘇氏獨以爲非何哉八十老朽史桂芳書

舜典篇說二

史記云舜在位六十一載起堯丙辰終舜丙辰誣舜禹甚矣堯丙辰舜攝事至二十八載癸未舜在臣位未即君位未改元而司馬遷以爲元載丙辰舜即位以土德王則舜篡堯之正朔不亦誣乎舜起甲申終丙辰三十三載舜自言宅帝位而命禹總師若帝舜之初舜尚在君位起丁巳終癸酉是爲舜之五十載禹亦在臣位未即君位未改元而司馬遷以爲元歲丁巳禹即位受舜禪以金德王則禹又篡舜之正朔不亦誣乎三十三載之前不當加二十八載三十三載之後不當減一十七載前誣舜僭堯位後誣禹僭舜位前誣舜篡堯之正朔後誣禹篡舜之正朔大逆不道司馬之罪于二大聖何損但亂臣賊子借爲口實則舜禹之心豈能安乎司馬文人不玩聖經邵子因之陳省齋尊信邵子亦因之孟子曰舜服堯喪三年畢猶避丹朱于南河又曰舜未爲天子乃能率天

下諸侯爲堯三年喪則萬古之惑將不可解矣下愚
敢據聖經納忠于孟子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欽恤說一

朱子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于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于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槩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于法者愈衆雖曰愛之適以害之而貪贓之流反恣于報應禍福之說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聖人之心雖曰至威至平無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

慮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告無知而抵目至此也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聖人之心不忍于元惡大憝而反忍于斷寃抱痛之良民也不忍于殺傷淫盜之凶惡而反忍于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善儒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自不犯者治之至也既

不能然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無所忌則不惟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為寃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亦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呂氏曰刑故無小豈不事姑息而好生之義始備

欽恤說二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千古訓刑首義亦千古訓刑精義乎見蔡傳竊有疑焉歷今五十年尚不能釋然蓋吾人之心即聖人之心皆與天為一者也天何心哉春而生生也秋而殺亦生也陽而舒仁也陰而慘亦仁也蔡傳云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而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似以重而死者為非恤而歸重于輕舍一偏矣

蔡先生下筆心不自安繼之曰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此三言者聖人復起必不可易而又曰欽恤之意行乎其間似非經旨蓋欽哉欽哉者敬之又敬反復丁寧其義重也欽恤二字不可並言且恤可言意而欽不可言意欽者心也意者心之所發也恤自欽中流出根本支派自別愚意以矜字易欽字如何又曰可見好生本心又不免起後學之疑朱子曰或刑或宥亦惟其當又豈一于宥而無

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于元惡大憝而反忍于啣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眚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乎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至濫刑也今之法官惑于欽恤之說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觀朱子之言爲後學慮至深遠矣蔡傳受說朱門奈何悖之愚意以兢業二字易好生二字似發渾然況經于欽恤之下總以四罪其義精而明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于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只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四罪正得其宜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朱子嘗疑之論語不載子

思孟子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内外傳之誤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致輕信乎反復參考經文至當朱言愷切而蔡傳抱後學之疑歐陽修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世嘗誦其言而不知其言之過也生可求乎着一求字先入其中則鏡中先有一物必不能照夫鏡之所以明者本空也即大空之天聖人之心吾人之心一而已矣鏡中有弊不惟醜相能蔽之雖淸相亦蔽之吾人本虛之心不惟惡念能累之雖善念亦累之釋氏所謂起諸妄念固是幻起諸善念亦是幻未可以人廢言歐陽強詞奪正理未可以人取言蔡傳之後吾有取于陳雅言焉曰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主字極端的但加字亦未可此心如持衡加一字即不得其平善乎朱子之言曰此心未感于物無毫髮偏倚如鏡之未有所照則空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

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故自若也此非萬古定論乎曉然無疑四字聖人以至于塗人一而已矣欽者聖人之本心恤者聖人之微意易傳中三字此心方洪暢求學後䏊何足窺蔡先生第有所疑不敢文飾朱子發明圖書破羣疑大有功于萬世而王陽明曰影響尚疑朱晦翁一言偶肆耶言至此恐恐不自安將求正高明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一

經云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下節又云帝曰咨禹明禹但總師攝事不攝位蔡先生傳云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命等事也此傳甚當但攝帝之命帝字稍說且以攝事之命易之似為妥當又與帝曰咨禹帝字相應蔡先生見此理明故集林氏語為傳林氏云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稟命二字甚當又云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觀林先生之言舜禹之心煥然矣蔡先生集之為傳宜矣後人當細玩以正萬古大綱司馬誣舜禹使亂臣藉為口實賊子鈔其假辭愚不敢不辨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二

經云正月朔旦此禹受舜終也與舜受堯終一例皆有君在上故前曰正月此亦曰正月前舜奉堯正朔此禹奉舜正朔前曰上日此曰朔旦者舜初受終制端造始舜心恐恐不自安廣史臣灼知舜心故曰上日明舜心尊堯特曰上日尊無二上之詞也禹受終于舜循襲舊章故直曰朔旦率常事也經又云受命于神宗蔡先生曰神宗堯廟也但引證一段未詳禮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按舜黃帝八代孫其禘八世祖黃帝宜矣六世祖顓頊不當居五世從祖帝嚳之下又不當棄五世親祖窮蟬而郊嚳又不當棄親父瞽瞍而無廟以理斷之舜之繼堯繼統也繼義黃之統不敢私其父宗堯宜矣但舜為天子無棄父獨貴之理舜古今大孝亦無棄父不繼之心況丹朱自當循父子倫叙繼堯嗣舜立始祖黃帝廟享禘祭立昌意顓頊帝嚳

與舜繼嗣與堯繼統各立廟舜不敢僭舜自昌意而下立窮蟬敬康句望橋牛瞽瞍亦祫祭瞽瞍又立禰廟享時祭大全小註吳氏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為宜是矣又曰或謂舜不當立堯廟然堯與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此說非也舜不敢立堯廟或人之說為是舜亦不忍棄父與象承祀而忽然不顧大聖人必有至當大禮借擬要之後無傳也

人心道心說

程子曰人心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便是道心此豈程子偶誤耶道心是人本有的只被那人心隔了一時發出耳目口鼻上來從當合理所謂吾端發見之偏是也亦無功夫如思食思衣思得合理的便是道心不是思食後然後復思合食否便是用工夫去求道心矣精一纔是工夫上二何是論理如

此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非伊川理精說不到此人多要去人欲亦太甚之如求上縮先作落水計較不若于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朱子更精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甚好勉齋先生欠精危是欲墮未墮之間至欲肆理滅則落陷穽救無及矣豈但危乎聖人亦有人心凡人同有道心所云道心者亦人所不能無有病人心自是除不得不須推折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擴充在一守後精一同時工夫未可分始終認欲爲理似是而非處要察識精骨子所云致知格物是工夫董鼎先生云克艱自精一生來人心淨盡天理流行自然見得宇宙內事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皆性分內事而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勉而能者矣老朽曰看到性分內事只得擔當宇宙日乾夕惕更何暇及情欲朱子所云幾人到此誤平生恐是看不到萬曆十七年己丑七月初八夜四更書

天秩有禮說

皐陶謨天秩五典節小註節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隧鄭得以反坫大夫得以雍徹娼優下賤得以后飾而人道亂矣故聖人爲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明于人心習熟于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于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維範人心之先務防世變之大端也

益稷篇說

益稷大全西山眞氏曰舜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陶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可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觀以爲法

五子之歌篇說

西山眞氏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耳而古今亂亡之覆轍不踰之凜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王者爲人子者以此大訓揭之座隅銘之楹厥若古聖人儆乎其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董氏鼎曰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性法司之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輕生

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致禍敗禹之訓色荒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大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毒犯致死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如此哉

商書說 壽憲大夫人八裝序内見

萬曆乙未正月雨雪寒甚閉戶一月讀商書始知湯尹實學湯尹皆元聖與堯舜性安同歸當與禹文武周孔同不當獨遺伊聖湯告萬邦明曰聿求元聖此眞見得是故向萬方大言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眞見君臣同心同德無形骸間隔其曰協于克一直承舜禹授受心法孟子列于夷惠故起萬世之疑請加二聖自是一學孟子雖不願學而悔心終萌

他日獨云夷惠百世師不及伊尹微意可見蔡九峯先生承朱師付托十年潛心書經集傳故其言精商書傳曰伊尹推廣所謂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至老朽細玩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此三言非大聖人說不出此學原包天地萬物匹夫匹婦草莽至微一善寸長亦聖君所當取取盡方成聖德文武周公吐握以來不能盡取末世君相雖庭臣盛德至善亦不能取況草野乎要之至虛聖體方

能盡聰明如伊尹方能見此精粹無雜是一片無瑕玉終始無間是純一不已該括萬善是合古今四海萬善融化成一箇方是集大成故蔡先生曰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又曰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此萬古不易定論其納忠于孟子多矣新安陳櫟壽翁功深故知伊尹深小註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摘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樂堯舜之道而有得豈不

信哉況商史臣摘出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蕭淮深意特後人不深思耳伊尹耕莘時便欲使桀爲堯舜之君夏民爲堯舜之民自然之外無一毫別念豈知有湯湯三聘亦知尹忠桀真心必有大學力所熏化桀求來協力化桀翻然出莘不爲湯寔爲桀不是翻然改初心先正云伊尹兩截人非也觀其一出卽就桀黙化不得後因湯共精思力學求格桀心五就不得苦心極矣乃以兵諫望其悔改所云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有衆請命實欲請命于桀非欲放桀若先有放伐之心豈二聖之心哉桀竟不悟奔南巢自安邑至廬州遠數千里湯尹返故都復臣職遏讓四方諸侯不得念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君位久虛何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不得已代桀君天下萬萬不安此心甚慙尹同此慙故無一言仲虺作誥不得湯心益重其慙湯曰萬世口實是真憂不可解安有一毫喜當其囚夏臺不憂直至代桀爲君方是真憂

湯自盤銘改過自新以至顧諟黙思遂懋昭大德李華有詩昧爽思思之有得卽起天未旦坐待旦行之欲罷不能豈勉强如此老朽七十八年昏聵不省安有一日待旦中間時或夜坐到明亦是却病私意不是昧爽真功故氣質不融化

商書說二

萬曆二十三年讀商書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歷攷諸書趙氏爲的程微庵不的朱子兩存從起萬世疑仰求節考據精朱子以爲未可必誤矣嘉靖壬寅未敢塗今五十四年方無疑乃敢塗罷官之賜也厚矣至正月念六日又明得伊尹聖學罷官之賜也厚矣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聖人之訓也湯稱伊尹一則曰元聖二則曰元聖真見其爲至聖故曰元孟子列于夷惠未安蔡先生大註又有精義前註不曰循先王之德而曰循先王之道此註不曰謹始之德而曰謹始之道蓋人君治天下有道故序曰帝王之治本于道道只是孝弟真孝弟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曰忠信以得之驕傲侈肆即不孝弟則天下亦不孝弟治天下大道自上失之人君奢淫即教天下叛亂亦是立奢淫于

此而形奢淫于彼故下文即曰肇修人紀伊尹周公一樣大聖孟子猶劣之故宋儒輕看了湯之忠在心上見不可泥迹

讀説命説 賠潘仲潔序内一條

惟厥攸居是爲于克一傳告高宗在六條根源上加功頗祇日新高宗曰旨哉知味了决能行傳尤恐其不能行故曰知易行難王餘姚却云知即是行恐非湯尹之旨蓋知後還要恍恍字重真知此理篤信到底無一毫疑即勇行方不難蔡傳下箇亦字軟了南軒云孔子覩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予此只說可使繇道然治于人者從命不可使知治人者出命不修行

何以立教至聖凡之分一句尤偏枯一知不行如何入聖傳受湯尹真傳時時用功故比南軒深邃學古乃獲是聖學正脈下愚亦有入頭處蔡傳深識義理四字有力遜志時敏允懷然後能修五達道道積是五倫克實方不陷此身入禽夾惟時敏方無間隙靠一知不得盡倫處即是敬無先後况可分始終經云終始不日始終乃行道有得于心實言念終始典于學無一息間道一念字甚精如一念愛敬父母便即念海內人子都要愛敬典字又精嘗嘗如此念見些端倪如何倚靠葛小註呂伯恭六遍佛妄誕余辛丑在白鹿洞抹去亦宜但朱子云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亦學也自始至終日日如此恐背經古真西山云學無止法亦寬了一念嘗嘗如此則違道必得于心故曰德修比上道修又實豈一覺悟可了故曰罔覺正應允偷成德德字德惟一動罔不吉老朽不惟二三且萬狀書此請正

西伯戡黎說 書朱元鄉冊葉

今年七十八讀書經忽悟微子之孝箕子先知朱先賢未必知朱子曰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擅兵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伐黎之類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切嘆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嘆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以叛者乎于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下愚曰黎不道又逼王城紂之心恐不勝乃命西伯賜弓矢鈇鉞使征黎豈是擅兵逼王都恭大註是矣朱說恐未是朱又曰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伐黎之類下愚曰文王至聖日夜望感化紂日夜愧己德不足以感紂只是不伐紂此一句大非文王本心文王終守臣節孔子却見得透以服事殷萬古定論朱子乃曰後人委曲回護此四字似非公平至理又曰說教好看此又是世人門面上的好看二字似非朱子口語朱又曰西伯嘆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此必戰國策士之言非文王之言也文王中心豈忍說不明二字韓子文王操云天王聖明庶見文王真心朱子曰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下愚曰文王羑里演易何等靜釋因歸修守侯度文王歿武不敢遽即西伯位必請命于紂得命而後敢嗣伯位何嘗交手爭競文武父子極安一毫不安則紂殺之矣夷其族矣安有周矣仲虺不得湯心苗莠粟秕云云大拂湯心反增湯之慙何以釋其慙惟羅鄂州湯論

發前聖所未發紂三十三祀春一月初三癸巳昧爽
以前武王尤望紂改悟昧爽以後武王之心苦矣與
臨川云乘勝以進紂都大辟武王之心乘字更非所
謂一日命絕日字亦寬了一刻未絕猶是君臣猶是
武王欲紂爲堯舜心腸乃行天罰一句亦差了紂自
裴何嘗行罰紂三十三祀二月四日釋箕子囚即非
商卿事之求教改過以洗萬古不赦之罪經云十三
祀但于十字上落一三字而祀字實當年經文真本

蔡先生註云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詞
也誤矣蔡先生旣知四月十六日武未即位未稱王
此殺誤蓋自相抵悟後未及攷耳經云惟十有三祀
王訪于箕子此祀字實當年經文真本紂旣斃武歎
悃剌心亟亟問道必非商箕子尊之爲師旣得大道
被大恩親如父子豈敢私一身必欲箕子明明德于
天下作之君身爲臣天下爲臣豈徒不臣而已作之
師身爲弟子天下爲弟子豈徒就問之而已此武王

切心第一件非人之所能知也箕子但知河洛大道
非至人不傳怨其爲周武羲黃堯舜禹湯之統不可
自商而絕萬世之統重一代之統輕箕子切心第一
件難于言故荅微子但曰罔爲臣僕而已夫臣僕者
君死國亡而臣僕他人也方微子發問之初紂未死
商未亡微子未去比干未殺箕子即與其不殺而存
豈前知耶即曰不願行遯豈前知紂必不殺而我亦
不去耶朱子曰偶不死耳李延平曰偶未見殺非有

意于爲奴皆不知箕子必不死必不見殺必佯狂爲
奴其所以自謀有精義非人之所能知也天之將喪
斯文也我固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
此身非我之身也天之身也羲黃寄統之身也我與
受其敗徉狂紂之左右薰陶漸染以與紂之間梧固
所大關萬一不幸紂死國亡亦不與之俱死存我所
以存天也天不能秘斯道而洩之河馬伏羲於會而
畫八卦然天地精英不能盡洩又洩之洛龜禹神會

斯道而叙九疇文王箕子同因同處明夷之地静極聖明文王演易箕子作洪範河圖洛書始介是箕子之身不徒繼羲黄之統實繼天地之統不徒爲羲黄繼統之身實天地繼統之身既爲羲黄繼統之身則歷代之身非一代之身也而敢爲一代私耶既爲天地繼統之身則天之身非我之身也而我敢自私其身耶此意箕子不忍言惟孔子代言之明夷之卦與文王並稱文王不殺于紂箕子亦不殺于紂用晦以

自全二聖所同但文王大難尚可歸國箕子內難不可去比文王更難故以艱字獨歸箕子又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夫不辱其身其志定也賢人之事也不私其身其志正也正大而不私大聖之事也微辭與義豈孔子所能發哉實師周公而有得焉周公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獨以貞歸箕子又豈周公所能發哉周旋親炙膝下實師文考而有得焉文王曰明夷利艱貞蓋以已之心度箕子之心必至正而不私孔子曾

二聖精義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蓋以箕子之正而不敢自私者眞知斯道之在天下萬古皆明終不可息也箕子安得而息之不自獻于成湯而自獻于羲黄立不死不去之間多凶多懼之地直待洪範有托而河洛精英萬古皆明是時箕子之身乃飄然九霄之上朝鮮遠引雖武王不得知安得而封之所云封于朝鮮而不臣此戰國策士之言謬甚妄甚蔡先生引之爲集註不亦誤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八

月十九日八十翁常惺史桂芳與朱元卿共對先師精舍一線書此就正有道

微子篇說

微子大全小註陳氏經曰忠臣之于國明知天命將絶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其亡者愚曰人子之心亦如此親病雖篤子必百計求生氣絶尤望其再生此情之不可解者

泰誓武成等篇說一

萬曆十二年正月二十九考邵先生皇極經世紀係輝皇極經世甲子圖何道旻通鑑甲子圖陳吾德甲子紀年圖逐年逐月逐日挨查的實可據遂知史記之誤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虎豹以為天下皆出已下箕子曰吾長其卒也聖智哉史記云紂二十祀丙寅文殁予發立嗣西伯位誤也余考皇極書紂二十祀丙寅纘國爭請命于紂得請而後敢嗣西伯位此太王王季文王家法奉紂正朔安敢改元安得有年字蔡先生云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為歐陽所誤但可曰嗣位不可曰即位必君天下為帝承正統然後可曰即位方孝孺陶位變統之論甚精發聖人所未發自癸丑至丁卯周武七十五歲而陳氏以為七十三亦差但不如史紀差至四十歲耳紂三十三祀巳卯周武八十七歲嗣西伯巳十三年泰誓序以為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朱子云經云十有三

年春必差誤然朱子但知十一年之誤而不知十三年之誤蔡氏受說朱門遂以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則萬世之誤不可救矣司馬不察理惑于僞泰誓如白魚入舟老嫗衣哭白帝子之事皆不可信商帝乙七祀周公季歷沒帝乙命昌爲西伯奉帝乙正朔孔氏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妄甚矣歐陽非之以爲周文爲西伯已改元年亦妄又云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又妄文奉正朔未嘗又改元編年

的據又曰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又妄武會孟津望紂大悔悟終守臣節安有利天下之心雖亂□初叛亦不改元況大聖乎蔡先生云歐陽極爲明者殆未考耳紂在自有商之正朔商紂三十三祀會孟津但壁經晚出不盡是當時之文明是惟字下十字上落一三字漢人遂以三十三爲十三又于十三之下缺一祀字蒙人遂以己意補一年字漢人不達正統之理不廢文武之心倒提年字則商周武大逆

不道矣茲考年月日的知文武之心表而出之萬世之下亂臣賊子毋容借口悉心方釋然萬曆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商三十三祀己卯一月初一日辛卯周武在鎬京二日壬辰在鎬三日癸巳步自鎬京起程不與馬欲留不欲之心可見所云于征者周史臣之詞周武不忍言征所云伐商者亦史臣詞周武無伐商之心安忍出之口此時尚位西伯未稱王所云王者亦史臣詞經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蔡註云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蔡先生據經明註萬世斷案漢人不察理謬傳經之缺文無怪也不見經世諸書何繇知商紂三十三祀獨惜朱夫子亦未及考蔡蔡先生之疑月既奉正朔年獨不奉正朔乎孔氏歐陽無足惜也初四甲午初五乙未初六丙申初七丁酉初八戊戌初九己亥初十庚子十一辛丑十二壬寅十三癸卯十四甲辰十

五乙巳十六丙午十七丁未十八戊申十九巳酉二十庚戌二十一辛亥二十二壬子二十三癸丑二十四甲寅二十五乙卯二十六丙辰二十七丁巳過名山大川者自豈鎬往朝耶必道太華山必告皇天后土必涉河亦告蔡先生註云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此察理精見十三年之誤此又可見酉伯之位臣位也居臣位奉正朔分也歐以文爲西伯即改元年無是理亦無是事文居西伯臣位五十年如一日更

無中間改元之隙既知其不僭叛而稱王即當與衆不僭叛而改元武承父志家學淵源終守臣節是其本心其告神之詞亦必有不忍斥言之詞秦火坑焚不可復見矣今存經文史臣潤色似非大聖之口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蔡註云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蔡先生明武伯在河南實未稱王誓而後渡河非故曰次于河朔一月二十八日戊午會孟津經只曰春而蔡註云孟春建寅之月也何其自相背馳如此耶經

云春者漢人不推壬辰之去戊午尚在一月之內漫補春字與前一月壬辰經文相悖漢人謬矣蔡先生註一孟字成其謬也又加建寅二字不誣武改正朔乎此一條註十字起月也止二十二字俱當改正一月二十九日己未武在河北更師而誓經云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蔡註云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蔡先生明

理故立言爲萬世斷案武未稱王未改元恪守臣節奉紂正朔乃自稱十三年八百諸侯其誰信之孔壁殘篇斷簡必無全文漢人妄作年字當改定明武之心孔安國生坑焚之後無從考據故以僞泰誓爲信史遂誤以紂之三十三年爲武之十三年不幸也後儒幸生理學大明之世不宜再誤商紂三十三祀一月三十日庚申二月初一日辛酉初二日壬戌初三日癸亥武三軍結陳商郊俟天休命蔡註云休命

勝商之命尙懸未敢信武之心無一日忘紂實亶天意轉動紂心再安商社武得遂忠商初心全萬古君臣之義此命何休如之以爲勝商則淺矣註云頓兵商郊雍容不迫此意甚善史臣善形容但當云待紂心之悟不當云待紂師之至至而克之三字可省林氏說未透初四日甲子昧爽紂率其旅會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後以北紂自焚武必拜商廟慰安眷屬卽出殷門外安臣民釋箕子囚詣繼商統尊之爲君不

可得郎尊之爲師求大教初五乙丑初六丙寅二月甲乙丙三日便無事矣此後閏二月三月兩月之久無一事無經文一言當大亂之後革命之初萬事紛紛武周退讓不忍卽位四海臣民無主再三勸進必有言武周眞心亦必吐露必詳言奈泰火經缺後學無傳痛哉紂三十三祀二月初七丁卯初八戊辰初九己巳初十庚午十一辛未十二壬申十三癸酉十四甲戌十五乙亥十六丙子十七丁丑十八戊寅十

九己卯二十庚辰二十一辛巳二十二壬午二十三癸未二十四甲申二十五乙酉二十六丙戌二十七丁亥二十八戊子二十九己丑小盡此月安得無事無言恨抗要經不得見閏二月者以日序當置閏朱子以孔註漢志參考幷閏推之大抵多同愚推算經世書亦同紂三十三祀閏二月紂死越月矣武尚不忍代商訪微子不得立武庚而四海臣民不服發之不得爲且不幸也閏二月初一庚寅初二辛卯初三

壬辰初四癸巳初五甲午初六乙未初七丙申初八丁酉初九戊戌初十己亥十一庚子十二辛丑十三壬寅十四癸卯十五甲辰十六乙巳十七丙午十八丁未十九戊申二十己酉二十一庚戌二十二辛亥二十三壬子二十四癸丑二十五甲寅二十六乙卯二十七丙辰二十八丁巳二十九戊午小盡至此紂死兩月矣武尤不忍代商天下兩月無君帖然不亂諸侯不得歸國勸進不已武堅不從待微子竟無踪

武但撫政斥盡紂令殷政復存萬姓大悅中間政令
誥訓必多經無一字痛哉紂三十三祀三月一日己
未二日庚申三日辛酉四日壬戌五日癸亥六日甲
子七日乙丑八日丙寅九日丁卯十日戊辰十一己
巳十二庚午十三辛未十四壬申十五癸酉十六甲
戌十七乙亥十八丙子十九丁丑二十戊寅二十一
己卯二十二庚辰二十三辛巳二十四壬午二十五
癸未二十六甲申二十七乙酉二十八丙戌二十九

丁亥三十戊子紂死三越月矣天下無君其于仁賑
大聖抱洪範大道中與商業允協武周之心四嶽臣
民之賢者亦同此心而紂惡通天天命已絕神怒人
離周自太王以至文王仁恩入人心纘天命久歸箕
子久知故決微子去聽比干死而自以義黃道統托
之人即高蹈朝鮮不食周粟三月之內武必非面御
身箕子虛心靜聽盡傾洪範武王欲舉之君師兩任
而箕子不可招矣微子又不可得武心益苦祀天下

之大分潰千古之大防晝夜以思夜不安枕坐以待
旦求賢自代反復百日無一刻解下心中命再命必
千萬言不容口經無一字痛哉紂三十三祀四月一
日己丑二日庚寅三日辛卯武周完人臣之身歸見
文王史臣不見其微但書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于豐此時武仍西伯忠君一念猶耿耿達天地
質鬼神旬日速歸不似師行三十里悠悠待命若史
臣能見其微必不追增王字玷缺人臣之完璧也又

書曰示天下弗服亦非識微史筆盡丕丕歸馬放牛
根當日用之之非今日放之不早也但云示天下且
不可況弗復用耶紂三十三祀四月初四壬辰武不
告諸侯西馬馳歸諸侯不忍捨追之追之不及至四
月十五癸卯諸侯方齊至西伯舊都十六日甲辰造
朝請命不去武始定十九日上丁告周廟經云既生
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日武未拔一言庶
邦安從受但當諧請字至下文王若曰方是武王方

親發命方稱文考文王前此止稱文考無王字經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欣欣助祭武至此推之不去矣甲乙丙三日武心尤不敢見父祖武未即位諸侯百官無新君可朝蔡先生註云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蔡先生亦被受字誤古今無不祭告而先即位之事況聖人乎此註當改正然蔡先生理明終不誤考定武成之後

註云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至系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來請命而武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此亦小誤武王此時尚未即位但云告文王諸侯自來助祭太王王季文王洋洋在上武王自有不得而辭者先生

云且命助祭尚未透武心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而後即位稱王若曰衆事之初即稱私家十三年歷甚謬其庚戌乃四月二十二方改三十三爲元改祀爲年改建丑爲建子次年改一月爲正月方命武庚承商祀還宗廟還郊社還朝堂還宮室還城郭人民諸侯夷狄各還國列爵分土重民五教其數紂似做叙祖似矜皆史臣之詞必不出武王之口虛心明理自當亮之君臣大分萬古綱常自一月二月閏二月

三月四月凡五月其間缺文當千萬言遭秦孔子不得見孔壁所藏亦無全文況出壁殘毀必多訛字安得武王聖訓愚生淺陋何敢妄補聖經獨以此心棲惻中夜憂惶僭爲補畧以明武王之本心以洗俗儒之傳陋以斬萬世叛賊之異萌永夜消燈此心凜凜不昧恍然而見武王神會其心不待言而後傳也

泰誓武成等篇說二 與嚴師孔書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歐蘇孔氏之妄遷史之妄皆至當不易蔡註稱其極明而恐尤恨其未盡也西伯之位臣位也居臣位奉正朔分也歐以為西伯即位即改元無是事亦無是理西伯居臣位五十年兢兢如一日更無中間改元之隙既知其不僭叛而稱王即當知其不僭叛而改元矣乃曰中間不宜改元而反改元誤矣甲子昧爽武尤其君之改圖後辟

而已得以安乎其民也安忍先有死君之心而遽溯商紀之統耶三代而下以兵受命者亦必事定而后建元武尚大聖人也安有舉事之先而亟稱私家之號耶歐以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謬矣而蔡註因之又謬矣何也昧爽以前宜稱殷紀昧爽以後宜改周年而武王尤未忍遽改也就訪箕子尤稱三十三祀聖人之心耶然于天下矣歐以武王舉事之初遽為武成即位之日其相去天淵矣而謂其宜改元而反

不改元不又誤乎愚考定殷祀周年交承月日紂三十三祀一月三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紂三十三祀一月二十七日丁巳至孟津河之南故曰大會于孟津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河北故日次河朔二十九日己未延師而誓二月初三日癸亥陳于商郊牧野紂三十三祀二月初四日甲子昧爽紂率師七十萬人至牧野皆不戰反戈相致紂走登鹿臺衣寶玉自焚而死武王乃入城與諸侯百工撫定商之

臣民紂之宮眷以禮葬紂必不登商之帝位暫止公所分命太公等釋囚封墓散財發粟不崇朝可完乃自初四日以後至四月初三日以前中間閏二月歷三月之久竟未登紂廷即帝位首就見箕子必是讓請箕子為君箕子不可後求微子再三試驗武庚可嗣殷否觀政聽舊一句可見更議諸侯皆不可得然後問學于箕子既得洪範四月初三日辛卯仍退舊都恐處西伯之位求賢自代又越半月之久乃即位

改元己卯元年四月十七日乙巳方須正朔至是方改祀爲年前此安有年字十三年之誤明矣又惟字下落一三字宜曰惟三十有三祀春大會于孟津洪範篇首亦于惟字下落一三字祀字正當時實稱蔡註云祀者因箕子之辭亦未考也宜曰惟三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周武王己卯元年四月十七日乙巳即位十九日丁未祀于周廟二十二日庚戌大告武成閏二月初一庚寅三月初一己未四月初一己丑

以上借寫萬萬巖子千萬考訂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

蔡傳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此傳未安此商紂三十三祀二月四日内事此日出箕子即當北面君尊之繼商正統爲天下君而西伯繼文考終守臣節諸侯亦必共戴爲君無二志也

蓋文王箕子同朝比肩事紂文王羑里演易箕子囚繫叙疇道同學同文王知之諸侯知之武王知之必深且切也傾心尊之爲君而箕子不從率四海臣民共尊之而箕子終不從豈徒不臣而已史記云封于朝鮮封之一字謬矣甚矣箕子志決遠遁初不知其之朝鮮也且朝鮮外夷安得封之武王安敢強封以汚箕子司馬承百家之訛不足言而蔡傳亦云遂其志而不臣之亦承史記之訛又曰就而問之就字亦

不知武王切心處二月四日不虞紂即死紂旣死武周二人歉愧剌心求死不得乃虛心淨慮非爲箕子尊之爲師竭誠懇切貴徙就問而已武王切心處知箕子旣棄商紱必遁遠夷不可復求洛書精純隨其身而泯絕不可復作文王羑里之心何忍武王周公之心何忍必哀切虔告之以請其辭不可復得矣愚揣儗其意曰乾坤之所以不毀賴此一綫眞脉太師一人可去而天地精英不可自斯人而遂泯太師一身可去而神禹九疇之綱不可私一身而遂泯太師一代國統可棄而羲黃萬世道統不可自一時而絕傳箕子至此不可得而辭矣乃授洪範登一就訪可得哉

召誥洛誥篇說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旣望庚寅二十一日乙未二月小成王步自鎬京至豐以宅洛之事告文武于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三月初三丙午朏初五日戊申召公朝至洛卜宅得卜經營初七日庚戌召公用殷民攻位于洛汭十一日甲寅洛邑位成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達觀洛邑此召誥經文也予惟乙卯亦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十二日此洛誥經文也蔡先生洛誥註云乙卯卽召誥之乙卯也召公三月初五日已卜周公十二日又卜者召公但卜宅都之地故曰洛師周公以營洛爲殷民乃卜河北黎水以殷民近便故也卜不吉又于澗東瀍西定墨爲王城得卜又于瀍水之東定墨爲下都處殷民亦得卜周公卽遣使獻卜兆之辭于成王三月十四日丁巳祭天地十五日戊午祭社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二十一日甲子經所云越七日甲子也

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成王二月二十一日至豐三月二十一日洛師成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聖人舉事自如此經雖遭秦三月生魄九旬四十八字錯康誥首篇而今考定一日不差一字不誤諸儒之功于是可見

跋書經補說

書經補爲曾大父補經文所未備與集註所未及而補其說以納忠于先聖先賢者其大意蓋于書經補說中而其爲說多反覆散見于諸書及傳序中其旨遠其思深其用功久而尊其闡理微而著皆先人八十一年所得隨筆記之以俟日後改正或出以就正有道者嘗曰我死後有駁而教之者九泉之下尤大幸也今先人遺稾盡屬世友陳孝若點次猶于篇序諸篇則猶諉讓未定然又走書見示謂先人一生之神在此其必不磨且先生之志歸于翼經贊聖大公無我何妨公之海內以質定論小子簡謹用其說别爲斯編而以先人書經補說并其首凡散見于傳序書札者彙以是名編之附不敢妄加點次以俟海內干城兹道者詳加考正而論列焉庶不負先人補經遺意也已亥季春月曾孫　簡百拜謹跋

惺堂文集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史桂芳撰桂芳字景實號惺堂鄱陽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兩浙鹽運使桂芳與羅汝芳耿定向講學其語錄稱誦陳獻章末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閒隱几十千山繞又川廻之句謂數十年不似今夕了悟其宗旨可見而文章頗朴實不為虛渺之談集末附書經補說三卷多與先儒立異其謂周武王無封箕子事說亦甚辯然史傳炳然古無異論安可懸斷其誣也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曹大章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曹祖鶴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曹太史含齋集十六卷》提要

曹太史文集序

蓋余嘗讀書中秘而與董玄宰日相暱也一日玄宰慨然曰吾不復措意文章矣余曰何也玄宰曰令千載而後以吾文故而知有董玄宰此董玄宰事

耶非吾事也余擊節歎賞以為達者之言今以文章自命者輒謂千秋之業然身死未幾而向之所畢力涸智者與艸木俱盡烏睹所謂千秋哉六經四籍無論已左國史漢之文下逮唐宋

諸名家則家傳而人誦之愈久而不磨真千秋矣然其人而千六經四籍之微旨或無得焉則吾之為吾其與艸木俱盡者相去何幾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必聞道而後為吾事雖

後世無述焉而不害其為千秋彼未聞道者何以死哉古人甚重其死王逸少與諸名賢修褉蘭亭方為樂于崇山峻嶺茂林脩竹之間而忽感于修短之同盡乃曰死生亦大矣所以致其

哀痛者再三焉古詩云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夫名之為物饑不可噉渴不可飲怠不可枕席又何益枯骨而寶之無亦不得已而托之此耶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季鷹之意

則猶玄宰之意也彼豈真以杯酒為足了吾事哉蓋感朝露之年命至謂服食求仙不如被服紈素則其趣愈卑其情愈痛而其思愈深以長嗚呼非學無生何以釋此痛乎吾邑曹太史舍

齋先生以第一人舉于禮部以第二人及第天下傳其應制之文以爲不似從人間來而太史若不屑屑然者年四十而以疾致仕歸里中五十五而卒其閱世至淺而才至竒又居文史職

於以爲千秋易耳而太史又若不屑屑然者性不善飲而座客常滿尊酒不空則孔北海有志而太史得之當是時四方之士凡挾一長者赴太史之館如返其室太史亦一切温接之亾所擇也竟以此坐客累爲人所訐奏然而好客之意不衰當良辰令節輙建戲車樹修旗陳俳優聚侲僮爲角觝曼延之戲于通衢竒幻儵忽易貌分形傾都動邑士女相携而觀者汲汲若狂

不知者譏太史兒戲而知者以太史既負瓌瑋早用疾廢無以耗壯心遣餘年而乃出乎此余則以爲太史之意固李膺之意而古詩之所謂飲美酒服紈素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太史疾既

革乃預尅死日端坐而逝顏色
如生此學無生者以為靜定不
亂之驗而太史性躁動每為文
必於語笑伎樂喧闐之時則落
筆如飛又素不講禪定之學乃
忽焉而有此豈玄宰之所謂吾

事者太史有得乎哉不然何能
於百苦交煎四大分散之時而
作此狀耶太史元配為余從姊
與太史生子祖見祖聞皆才而
夭最晚而媵舉子祖鶴太史即
世時猶襁褓也從姊拊育而保

護之以迄于成人祖鶴亦能自
卓立又能裒太史遺文而鍥傳
之作為歌詩大有父風其不墜
箕裘良足多者余故因其請而
樂敘之且因以寓無窮之慨焉
萬曆庚子仲冬六日前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　國史檢討徵仕
郎眷晚生王肯堂頓首撰

曹太史文集序

悉少讀
先師魁南宮卷意必飡霞茹芝
青霄中人已未獲出門下入
謁先師目逆而笑吾知汝也

吾入簾日夢有贈予伯喈記
者汝勉矣迄今四十餘年晤
公子讀先師文集不覺嘆曰
先師所謂身羈塵鞅心神每
薄青霄中者庶幾有賴不朽
公子屬予綴一言篇端予覩
集精光燗爍心神寓焉人仰
之諒不啻予讀先師南宮卷
時也惡容贅獨慨先師門下
士職諫諍以忠直顯登樞要

以清正著文章道義炳蔚恬
雅如張道卿祥鳶王汝明鑑
石拱辰星輩錚錚濟濟何讓
伯喈先師之文莫大乎是此
集爾來載也掷予猶有望焉

予避逅公子商量大學慎獨絜矩之旨忻忻契合先師徃矣善繼善述而惻之九原者在后之人有如慎獨以自嚴絜矩以容衆令此下民誰敢

侮予脫有之直禽獸耳又何難焉顧慎獨絜矩難耳孔云欲之斯至孟云操之則存以公子高明偉度沉潛中庸之理於斯文何有悉不佞竊惓惓有望於公子也悉欲藉此耿耿報先師之知公子以為然乎否乎謹序時

萬曆巳亥冬季之吉

賜進士第南京尚寶司卿合肥

門生蔡悉頓首拜譔

曹太史文集目録

卷之一

遊陽山詩序　賀趙邑侯膺奬序

紀錢侯保障江城荃奬民歌序

賀尹司訓膺奬序　贈左廸功荃奬序

送申紫崖郡伯擢憲副序

賀郭朴岩掌教序　鄔中憲詩集序

送給諫吳悟齋使琉球序

送給諫李鳳崗使蜀榮省序

送秦郡伯入覲序　送淄郡伯監軍序

壽陳淇塘太守序　壽姜侍御母八十序

卷之二

送邑侯陳白野榮遷序

送郡伯秦明石擢憲副序

送撫臺方雙江進階移撫湖廣序

送王近渚之任留都侍衛序

送于蒙泉之任嘉興序

贈晋大夫交奬序　贈黃邑簿考最序

送郡侯王一菴擢陝西憲副序二首

題劉漫塘先生卷序

賀陳白野邑侯交奬序

賀袁春菴元帶序

壽淄百愚掌故序

卷之三

序

壽師相徐存翁序

壽師相嚴介翁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序

壽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序

贈曾素齋雙壽序

壽休寧王侯母太孺人序

壽虞母王孺人七十序

贈誥封母太孺人壽序

壽虞績齋七十序

賀張方溪封君七十序

賀張主政鉞太孺人六十序

壽嚴太夫人八十序

壽師相中翁高老先生六十序

天說壽荊野莊序

壽郡侯郭南洲序
壽范後溪伉儷六十序
壽王四潭六十序
壽高孺人七十序

卷之四

序

壽府丞阜喩吾序
壽少師存翁六十序 代作
壽虞樂耕七十序

壽陸母姜孺人八十序
壽羅母徐孺人六十序
壽學隱曹翁七十序
壽冢宰王端翁八十序
壽汪蒲山七十序
壽姜會峰序 海天雙鶴詩序

卷之五

頌

白鹿頌 并序
白兔頌 并序
玉券元慶頌 并序
天保長生頌 并序
萬壽玉芝頌 并序
恩降嘉穀頌 并序
瑞穀頌 并序
瑞應壽鹿頌 并序
昊賜玉瑞頌 并序
昊恩三賜奇祥頌 并序

瑞應玉鹿頌 并序
玉兔頌 并序
瑞應玉鹿頌 并序

卷之六

表

賀瑞雪表
賀冬至表
進白鹿賀表
進白鹿表

進白鹿賀表
聖誕賀表
冬至賀表
元旦賀表
賀靈雨表
賜雲鶴衣一品服謝表
賀進瑞谷表
聖誕賀表
賀瑞雪表
元旦賀表
賜香稻米饍謝表
賀瑞應玉龜表
永壽宮增制工完賀表
冬至賀表
瑞應玉鹿表
元旦賀表
大謝禮成賀表
玉兎表

賀靈雨應祈表　賀倭寇蕩平表
卷之七
記碑
建平縣脩學記　丹陽縣公田記
鎮江府申華坊民供直記
丹徒陳侯去思碑
邑侯劉肖巖去思碑
郡史陳公去思碑記
卷之八
墓誌銘　墓表　行狀　行實
遼東行太僕卿蓮川瞿公墓誌銘
王隱翁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阮侍御墓誌銘
錦衣質菴王君墓誌銘
誥封馬母呂宜人墓誌銘
金壇教諭省吾朱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梅塘盛公墓表

中順大夫永昌知府文橋秦公墓表
鴻臚寺署丞舜泉張公墓表
明秋崖李公行狀
先考戶部司務龍湖府君狀實
先妣蔡孺人狀實

卷之九

說　引　賛　祭文
默所說　丁來泉勸世文引
樗齋李翁像賛并引
萬無為像賛　萬母劉孺人像賛
祭于母吳孺人文
祭王逸菴文
祭荊野庄文
祭于母鄧孺人文
祭王母太夫人文
祭學士張水南文

祭李封君　祭張梅潭太夫人
祭王母　祭姊丈孫敬軒
祭吳裕菴年伯　祭鄭母某孺人
祭鄢南崖年伯　祭馬孟河太史
祭曹侍御夫人　祭陸東湖太傅
祭史玉陽親翁　祭季秋崖周中丞
祭王樗菴代作　祭張母孫太夫人

卷之十上

書　又
上布政張龍山　與周柳塘
賀馬鄧推　與董潯陽　與嚴東樓
上座師徐存齋　寄沈鮫門太史
與門生張濟川　與東君崖
與岳松軒大尹　與梨內山侍郎
與學院周際岩　與李愛泉
荅馬孟河太史　寄羅一山
荅鄧推趙陽谿　寄史前川
與馬孟河　荅同年

答安膠泉　與門生蔡肖謙
答馬孟河　與門生張濟川
與郁心齋大尹　與吳悟齋中丞
答馬孟河　與孫正峰諭德
答郁心齋　與霍勉齋寺丞
與臧兗山太守　與徐存翁
與盧靜山貳守　與安陽郭太宰
答馬孟河　與姜鳳阿提學
與潘伯愚　與都太守

與徐仲岩　與龐省菴巡撫
與劉漸峯大尹　與王龍池兵憲
與馬孟河　與羅一山府丞
與徐鳳竹侍御　與蔡虔南憲副
與嚴洞庭　與周章山太守
與孫石雲　與陳環江司業
與吳崑麓　與王小冶憲副
與秦明石太守
與劉漸峯

與盧靜山同知
與姜鳳阿提學
與李丹山
與馬孟河
與李連江給事
與周觀所巡撫
與王介菴
與馬孟河太史
答于勵菴丈

與黃質山
與張水南學士
與周觀所提學
答王仲山
寄王麟洲儀部
與徐鳳竹御史
復潘充菴
寄陸魯峯年丈
與張周田年丈

與師相徐存翁　與王東岑年丈
與張周田吏部　答陳文峰
與何鳳野年丈　復門生王繼山
與陳文峰巡按　與朱太守
與徐順齋太守　與顧觀海年丈
與門生高沂東　答方雙江巡撫
寄王鳳洲　與門生謝提學

卷之十下

啟

啟師相徐存翁　啟徐存翁
啟師相李渠翁　啟座師董潯翁
啟董潯翁　啟董潯翁
啟嚴東翁　啟嚴介翁代作
啟陳文峰巡按
啟馬太史　啟史玉陽

卷之十一

論

王天下有三重　聖人之心無窮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君子貞而不諒

卷之十二

奏疏一道　附募緣疏一道
廷試策一道

卷之十三

會試第一問治統道統
第二問樂律

第三問立德立言立功
第四問治河
第五問理財
程策一道儲蓄

卷之十四

古詩

砥柱篇上存翁
錦歸行壽荊野庄
赤壁圖別號

壽劉順翁雙壽
江南行送陳白野
壽高舅翁六十
排律
賀南渠一品再考
壽黃東溪五十
晚泊象橋
席上得中字
五言律
送羅梅江還洛
送楊安峰還楚
遊天馬峰
咏慕月别號
遊茅山
送張鄉丈之任
病中上疏
壽吳毋
寄田石川

晚憩茅山上宮
送郭少岡使藩省
即窩景
遊茅山
金陵道中
送李東渠之南都判院
送别
送申紫崖代張水南
贈一齋令嘉善
題别號圖二首
贈吳夢義歸歙
留贈一槐
題潤菴上人手卷
即春景畫
即冬景畫
暮春出西郊和韻
遊湖晚歸
奉輓靜菴兼别玉泉丈

登泰山三首
上元月夜三首
夏日泛舟陽美二首
秋夕泛舟
十里河渚
題簾
題幬雙湖別號
贈美人兼呈曹北海
五言絶句

即扇景
聞秋聲
卷之十五
七言絶句
遊棲霞看梅有感三首
即曉賜扇景
贈按摩
京邸有懷
即扇景二首

贈吳夢義歸歙
贈呂慕月南還和南陽谷韻十首
輓徐兩溪先生二首
送張周田歸洛三首
贈美人兼呈北海二首
又贈按摩
七言律
春日金陵道中二首
舟次錫山

送賀默齋致政歸
留別省中年丈三首
送丁江皋之新都
送冉鉄城任嘉興
即扇景
金陵道中
苍翱步郭有懷二首
苍朝步郭有懷
泛舟注九二首次水南學士韻

送別懷人二首
登北城水樓二首
湖上送別二首
賀嚴介翁考績二首
壽徐存翁三首
送郭寶山總戎出鎮
送涵野公祖按吳還朝
送瞿慕川歸楚
送趙柱野之滁陽二首

送郭一崖使琉球
送壘峯劉年兄歸省
胡順所見訪留宴二首
送何吉陽巡撫江西
送董少溟年兄奉召北上
送費平石主政按易
春遊柳林和孫正峯年丈五首
送蔡尚書之留都歸省
送高南宇掌南京翰林院
送湯鍊川按南
李文麓冊封藩省
郭少岡使藩省
送李翰林送親還鄉
送郭栢岡刺鄧州
壽吳母二首
白鄭菴載酒邀坐
白鄭菴持扇索書
贈江陰劉明府

登君山
登君山有懷
贈曹白谷
江陰道中
簡沈劍南季連江
贈塵遠堂靜菴
七夕二首
雨花臺
登齊雲二首

遊落石臺
贈崔暘谷年丈
贈國醫
遊棲霞看梅有感
席上有懷
春日金陵道中
送江心源年丈巡撫江西
飛來峯二首
贈謝撫臺松屏年丈二首

西湖次韻二首
桐廬道中
謝中丞邀諸年丈飲吳山
贈凌雙橋太夫人
席上呈朱白翁大參
同中丞吳悟齋年丈遊金山得秋字二首
壽陸華野太孺人
春日朱鴻臚虛谷文顧文學陵陽過訪
張虛菴來字韻奉答

和張虛菴池字
賀孫吉菴六十
壽朱晚湖七十
壽嚴介翁八十二首
送錢竹野榮授南還預慶其翁南坡七十
賦萬吏部洪都別墅四首
送錢桐陽擢憲徐州
秋夜宴集和吳崑麓年丈二首
秋日同萬從川盛駁玄遊龍山賦烟光凝

而暮山紫得秋字二首
七夕喜雨
送虞拙軒之永昌司訓
上秦明石郡侯
送安龍源擢刺
送吳劍西歸省二首
送李中翰冊封楚藩
送魏給諫
送夏默所任鄭州別駕

春遊呈林對山先生
寄戴少梁
瑞鹿隨車圖贈秦郡伯明右
贈張博士
雙壽崇封
壽南陽谷尊人觀察公七十

卷之十六
賦
盆池魚賦
詞
賀劉漸齋奬勵幃詞

曹太史文集目録終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明太史癸丑會元曹大章著
門生己未進士張祥鳶
男　曹祖鶴　校
孫　曹宗球
曹宗璠　[illegible]
曹宗璵　次

序

游陽山詩序

余昔供奉金馬門時
肅皇帝在西齋宮索應制文甚夥日與諸學士屬草數千言以不稱
旨是懼閒請休沐甫擱管而應接旁午則雖有所述作亦深愧乎太史氏之名稱也已中年病廢得反初服乃與二三巖穴士揚確風雅欲卒所舊業蓋身隱矣而後文之也吳郡去余家三百里稚多文士陽山顧朗生隱者流吳趨張左虞駙都尉也顧交前於張十年並善也今年朗生館於余探其行李有遊陽山詩一編蓋與[illegible]

虞所同賦者余謂二君其深於詩者哉余遊名山往往見崖壁鐫題雖片言隻字亦蕪穢不堪讀二君遊一陽山耳乃能逐討冥搜湛思幽想不惟多多且言非深於詩者不能也況左虞之言慷慨激烈士雅越石之流也朗生之言典則和平季重公幹之儔也假令二君翩翩方軌御以造父駕以驊騮登泰山下梁父歷龍門探禹穴睎髮崑崙飡霞濱海蹤蹟徧天下則所述作當何如哉余願為二君執鞭矣噫詩能窮人者也況美好者不祥之器左虞四十功名偃蹶不起朗生落落人間家徒四壁是豈詩之窮耶而余則落魄任情取譏時宰一病數歲命也如何又豈詩之工耶則又不能已於二君之扼腕而烏烏也使二君前遇余於金馬門倘

明天子起封疆之臣徵孝廉之士敢不以二君荐則余亦當受上賞矣今在山林之下逢人說項斯於二君何所重輕哉余老矣二君之文則日起願假二君之文以文既隱之身也近偕朗生為白岳之遊倡予和汝亦喜成編其嗣響於茲乎左虞何可默默爾也

紀錢侯保障江城臺獎民歌序

周祝之辭有曰謹哉民乎予則生汝予則刑汝予則亡汝予則壽汝夫生殺壽亡之命天也而咸萃於其長人者之身何也長人者之於民也有生殺之道焉則凡生而壽之自君而下守與令者事矣畫野分疆作為城郭著之王政重閑擊柝以待暴客著之聖人之經江陰故有城土既而易敗前令趙侯毛侯嘗加甃治而闕其北東二面位次臨江其勢獨急錢侯嗣修之履險而虞心力俱倍會倭警大至侯喟然曰我其繕既闕之城啓大來之福俾兆人用寧螫賊遠屏主君之靈也我其敢徼惠于爾百姓維時邑民之應令者纔二三人侯斥其官緡不煩以私錢然事其二三人易而從也又各舉其班已者若干人計力而輻湊小者尺大者尋又其大者引不五旬而告訖崇墉言言飛樓四注周匝數里

瞻視一色其下環流𣲖𣲖若玦金城湯池儼然具矣縱有暴猛猝至豈能軼峻防而侵厚趾也侯其仁深於物乎其次築層臺募勇戰設伏江堧偵隙淤瀨周之以校聯布之以渠荅於旄羽幢戈矛劍鉞戎裝有容賊氣外折牙旗幕府彷彿是矣縱有萑苻竊發豈能踐𦽄原而犯師紀也侯其知周於物乎三臺大夫合詞贊美謂侯能安疑衆能築壁絛城工蔚與內憂潛弭首復禱之曰施為懇惻嗟乎是言也有以窺侯之蘊

矣侯視其民一毛附體不忍傷之百為勞瘁期以濟事誰及知之侯於是乎有知已矣故事臺臣揚刺每於告代旋車之日令茲與侯而處也始於乍遇得於深知表於罕有而華箋重幣喝意以宣無一人之異其詞淺深其意者是猶黃琮白珩天下共以為奇寶也清廟明堂之薦夕幸得之而朝不敢留也三臺者為誰巡撫彭公黯提督操江蔡公克廉巡按御史孫公慎也前史官張袞邑人也蒙被恩庥式瞻燕喜纂小大之志聽童白之謠乃於篇末謹撰雄雄者城十章章八句以頌之皆民歌而袞為之飾也辭曰

云云

賀邑侯趙信吾膺獎序

金壇吳會之隘區也隱介於句曲茅阿兆滆之硗濱舟車不由商賈不集民俗樸而偷懷居而重離不善市販胥史工製伎藝之業率自食其土獲歛一不豐則歲計公輸空手寡策故治於無事最易而治於多事最難甲辰大祲困頓未

甦息歲癸丑迄於乙卯海獠狼突焚掠迫境帥臣數易客兵四集告急之報催征之檄紛馳而雜至議者謂茲邑也不城不兵貧且疲焉岌岌莫支其先詣邑而救矣

天子軫念財賦重地慎選賢守令以弭戰其變予同年信吾趙侯適簡命尹茲土則以充氣幼鄭奮然任事一身之利害付之秦越肥瘠而厲詳懇惻曲以慮民甚於自計其身其察民之隱茲置身閭閻戶悉其井臼之微而民之易達[illegible]

情又若進縈獨於几席欵欵爲與之商確疾苦
者戴星而出燃炬而入獄訟滞則有勾稽之法
徭役重則有均畜之法馬政擾則有群甲之法
城郭頽則有繕築之法兵甲廢則有團練之法
爬剔積蠹速於去矢惠澤不崇朝而沛焉事不
便者即辨釁不恤忤上官之旨於其便者胥計
而旦布復不忍拂一鰥寡之心若峙崑崙砥柱
於中流屹然障怒濤之奔騰而不摇也若升千
仞之崗而明烱四達也若張槊琵之絃不亟不

徐而調皷以諧其音也若庖丁之遊刃而左揮
右剸悉中肯綮也故野焦於旱熯則賑恤而忘
饑悄揺於烽警則底定而忘剽權分而多征則
調停而忘困郷圍而城守則均鄣而忘勞是故
江南有倭寇宇宙之奇變而邑之有侯宇宙之
奇才也以奇才當奇變彌葺解紓遂不大斁東
漸湖杭西距通泰即出境而丹徒丹陽帥經成
衛亦大瑣尾中閙脱於蹂踐者僅僅茲百里耳
新意其先他邑而斁者乃今獨後他邑而全也

奥不幸歟顧不幸歟豈天憫吾民之窮朴而法
不偽也貽之以保障歟乃田農野老幸其室家
安堵也欣然以慶予曰嘉同年哉予亦自幸得
晏然養痾苦茅也復以慶田農野老曰賢父母
哉再朞而名實益孚播於上下王臣之按者撫
者江防者部使之監漕者交檄而奬異之諸寮
佐曰諸司之奬也知侯也而淺焉太史同榜而
麗茲土知之為詳碩志其政績以頌以傳予嘗
論今之為吏者或好名之心勝於嗜利則矯矯

然絶交却餽茹蔬飲氷以示廉介或重刑嚴威
使民肅然不敢出聲氣征取期會不顧其所堪
時令而刻集以示風裁或和同詭隨漫無可否
上恬下愉遠嫌避怨以示循愛皆能自結於上
官而獵取聲譽然非中心所安未有不變節於
久者若侯則真率而不飭忠悃而不回即一言
一笑心膂之纖曲已洞然挈而授之人而夷然
寒燠終身必世之斁歷殆可槃於一夕是庶乎
志於王道者也是真廉真愛真風裁也故樹然

昌流聲史書不俟晚節而定居然具見於人矣請與諸君子式觀其成諸寮佐題予為知俟請書以為序

賀尹慎齋司訓膺奬序

尹公之式教金壇也再朞而範端義孚導從化洽廵江臺馳檄具禮奬之邑庠諸君既幸師之賢矣又幸其賢之聞於上也請言為賀予頌之而未有以應也未幾而按臺之奬繼至矣於是諸君升申請焉予方歉其遲也乃今君有待焉

而繼至者又君速也是不可以無言也而況公與予殆若有夙契者云徃

天子廷試貢士予閱卷閣中適得公卷奇其文知其必能於官曁公謁選銓司又適得金壇果能於官竟有徵於文也信君有宿契云夫教職者今時之清銜也然不煩以事即有事總於長分教者隨以步隨以趨朔望升座書一字而識盡任矣又何以示能也然不示其能乃公之所以為能也蓋教之為官也卑則思躐淡則思華靜則思躁是故不勝其好高求逞之私每急於求知擾之多事悻悻然以自銜其能人情大率然矣乃公即有能也固不急於求知而自示其能端而介確而溫遜然若容退然若避闇然其若藏粥粥乎若無能焉而已然今臺檄之下也固不奬其能者而獨奬其若無能者吁世之尚奔競而抑恬退也久矣是故腊韋自售馳逐爭風靡而蠅附有挽之莫強而驅之愈集者故士鮮實學仕鮮實政而治日以隳焉嗟乎蓋士氣

者與國運關者也師道者又與士氣相關者也此賈誼所以上痛哭之書而西山所以抱燎原之憂也自予師徐相公當國毅然謂古道可復也乃一剗其舊焉夫今之所謂無能者乃古之所謂能者也御史之奬公也為其近古也亦體賢宰相意耳斯不可謂知所重矣乎夫效用於世者器也而型則無為焉嚮附而趨者人也而標則不摇焉教也者以身為型標者也奚俟於悻悻然以銜能也史稱文定之在荆南也止已

律物而已安定之在蘇湖也循循雅飭而已此師道之大法程也又奚俟於悻悻然以示能也而況能者未必奬也而不見其若無能者乃奬焉於是而知直道在人於心不泯淳風信有可回者是故公觀于今之奬也可以知政矣諸君而觀於公之奬也可以知學矣然則御史之奬也非奬師也為弟子勸也諸君之賀也非賀師也以得師自賀也予之言也一以為公慶一以為諸君慶一以為御史得人慶而又深自慶其夙昔之能知人云

贈左迪功臺奬序

昔周之盛時鳧鷖既醉之化隆治宇宙間考其時佐治之人則自周召而下至於黨正甸師各奔走經營以勤其職雖兎罝之流亦任干城之寄而不逸其材至其子孫稱咸休之治者亦曰小大之職咸懷忠良然則天下之治體宰執持其綱百司分其紀下至於一幕一椽亦皆效其能内外崇卑聯絡貫通而後太平之治全盛無所缺敗譬之一身肢肱耳目各司其職矣使一工指惰不可屈伸則元氣不貫而無處無聊故百骸並運則精神悅而一身安百職並勤則化理洽而天下之民安何則輕重殊勢而交相贊助之體一也嘗統觀天下之仕無卑階無散秩卑者散者奉何德意不負其職而後崇臺要省之政有所賴藉以旁及於天下而無所壅底是所任之地雖卑且散而其張設布運則亦居崇臺要之事也惟不明其相屬之體而執其卑散

之分則操柄者以其所從來之下也而限其進下之人以其仕進之有限而卒無聊賴之望也意沮氣靡低回頹藉而不以名檢自飭政理之大立於上而仆於下立之者不勝其仆之者而治綱墜矣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且天下之材亦何常之有世固有國士而不試賢科進者[illegible]宣佐也而登要宰采邑嗇夫也而進為列卿取材者烏可以執常調以待無窮之才耶惟不逆定其始進之階而徐觀其已試之績以差殿最

詔廢置則雖一□之士亦奮其意氣以赴功
名之會而有所樹立自一政一令之得理積而
至於無一政一理之不理大綱小紀彼此相為
倡應而治象之盛派行布護靡有偏墜不舉之
處全盛之化固自一職之稱始也小者不廢而
後能成其大相維之勢然也左廸功冊徒丞也
冊徒邑隸京口維揚驕夷弄兵並海諸郡戒嚴
京口為南郡北門入江西抱東接巨洋海艦飄
忽可至廸功職兼武事理緝江防迄無踈虞人

咸稱之曰才冊徒綮劇地也又附郡治邑之務
多叢於丞而不能振張設之柄廸功能佐令長
行惡愛事人咸稱之曰良一時監臨若中丞棊
侍御其交馳圖檄顯加褒與予謂諸大夫於是
明治體矣舉其才不遺其畀嘉其良以風其不
良使海內之豪傑知一善必録榮階要途人皆
可登而名位不限各相砥淬則鳧鷖旣醉之化
懊成周而過之諸大夫勸賢之道與有助也因
迺公乞文以張其事遂論治體之所繫遣之

送申紫崖郡侯擢河南副使序

郡刺史制千里之命群生待治環倚几席傾聆
而光流呼呵而響振監司倡而受成邑屬委而
聽令而刺史實囊括樞運於其間簿書期會朝
下夕報恩威之流捷於建瓴賢則受福不賢則
播其虐賢與不賢意一郡山川之靈氣化之運
生民之數實相關召者予因紫崖申侯而知吾
潤之多福也何者方侯之居諫垣侍禁掖究心
四海之民隱而抗論九天之上與君相爭可否

推賢讓能摧奸擊邪手采崇峻朝宇傾動若正
中麗光耀芒角而繁星為之掩光時擢待以不
次即循資而進也率都垣陟堂乃庚獨賢獨得
外補而郡因賴焉或曰才則多忌直則難容無
足為異然吾民環江雜嶺業薄而士瘠困于饑
饉迫于誅求嗷嗷然憔悴就槁而強豪猾胥炎
焰方熾思得如侯者撫戢之而痿瘵亦不疑其
至也乃今恍然自天而降沛如甘霖是民之抑
瞯仰祈而不可得者而幸逢其會也侯之来也

吾郡之初福也庚戌之夏侯始莅茲土向論於
九重者手挈其具遺諸部民四境窮隱耶然於
眉睫之間進里中之赤子而煦濡之望其溫仁
之色不待施以惠政而閭閻樂生至於端重嶽
峙不戒而肅絲䌫綾謁者莫干其門亦無事刑
威之煩而豪猾之跡如削仰奉
聖天子體恵元元之意勤施湛恩沾溉周洽歌
舞德政者闐盈於衢監司交薦其績章至十六
上斯民恐恐然懼徵拜之命不終日而下即循

年資率三年一遷乃侯獨賢獨愁期幾四周始
擢河南憲副以行或者以侯廉約自持不能隨
時俯仰然不知仁政之化須久而成乃今幸侯
之稍留而後善之撫也至今立業惡之戢也至
於革心創制既定風俗已洽是斯民之以轍扳
留而不可得者而又幸逢其會也侯之久也吾
郡之繼福也山川顯祐招其旌而挽其轅耶氣
化回淳值其泰而延其休耶抑生民之久幾也
自天貽之以發舒民氣耶不然侯胡為而來耶
胡為而留耶侯性才敏氣節精光莫韜而始外
補而遲遷惟其外補遲遷而後侯之才節益著
久之公道明讜論定忌其異已者服其質責所
同俗者信其守外者適以內之遲者適以速之
登台司柄大鈞斟酌國是肅清政源模範天下
之治郡者而天下之刺史或跡侯之規則一郡
之福亦四海之福也舊所莅之地撫摩之民不
能忘情或復加之意焉則四海之福猶一郡之
福也而吾潤之徼福於我侯者尚亦厚哉固可

跂首而望朝夕而待也侯將奉璽書以行屬邑
之大夫來徵予言予治民也陶養於懿政之中
不能圖繪惟以斯民之私相慶幸而期仰者書
之

贈司訓鄭蝶岩陞上林掌教序

學博儒宦也清而逸卑而高自宰相以下鮮不
出於門牆者顧時所尚以甲以科而以貢為左
故其資有所限然可限者官資而其不可限者
固在焉蝶岩東陽之雋也東陽浙名邑邑

多世族而惟鄧尤古有道振聲於漢淡然
勲於唐至宋淳熙鄧方叡而先世有德未遇
乃獨延朱呂諸儒講道於石洞不以黨禁輟今
其家藏有石洞遺芳集舊承心氏所謂接扶微
歟足徵矣夫璞岩總角挺十翼鳴於鄉聲華籍
籍而竟以貢仕然惟其以程朱之學傳故其子
姓皆重道義而不以顯晦為榮辱璞岩學深以
遂德朴以馴行敦以恪蜚聲甲第無仕不難而
璞岩安於所遇不擇於仕而擇於術筮仕肇慶

肇慶固多術之地而及其開書咸悔捴術爰得
風牙仙金壇德難持教難篤邑弟無其不滋濟
就實反薄而還之淳甚斯感發固有由也今秩
滿當遷乃得柳之上林夫柳遠在嶺南非仕人
所樂独而上林尤柳之僻邑璞岩致金壇僻邑
其咸為君不懈嘗爽然曰是何傷同文之化無
遐邇聖賢之教無類若以其僻陋而棄之則是
終不入籍而閩不生才也若以其遠而薄之則
是姜公輔不起於安南而趙蓍古不祖於朱崖
也予惟德之陋是惧地之陋庸何傷予即是而
知鄧君之身教矣夫今之仕與古異登仕路者
惟弗求耳苟有求無弗得所欲者矧璞岩君有
世德着于鄉而為鄉先達所重苟能走一介發
一書丐諸有力者可擇地往乃璞岩略不以為
心惟命之安而不惜所底此豈非漸漬於朱呂
之學而世守其恬澹之風曷有是耶今士習之
敝惟義命不明耳璞岩執是以教蓋知本矣邑
弟子謂予言為知璞岩者請書以壯其行

鄘中扈詩集序

中扈公集成曹子誦之曰江山其在茲乎夫莫
非水也而江門雄焉莫非山也而金焦奇焉彼
其漣漪而帶環岸峰而星拱言名勝者潤甲天
下矣玄黃精華煥為文章宜代有作者而何綿
邈鮮聞也乃今茲集意惻而辭遠調古而韻諧
神理以會性靈以宣景象以融變化以偏詠而
玩之翠然高悠然流飄然其若游集也而恍見

江山矣迨夫登高望遠景過而神解象會而趣洽鉤然若聞遺音焉江山也而恍彼茲集矣故當其岩雲漾錦川飇織紋晴暉麗彩平遠一色其情之清真者似焉長風噴雪飛濤排空撼崖石而舞蛟龍也其氣之激昂者似焉浩浩乎一瀉千里孤峰破雲潮落天末望之莫窮其際其量之曠達者似焉烟霧晦冥倏忽萬狀孤根撐柱狂瀾奔騰古今猶一息耳其思之感時吊古者似焉是以靈區鉅賢雄章佳境彪炳宇宙又稱二絕信相成矣蓋嶽神降申星精應說自昔有徵彼貞元閒氣孕而生公宜其發為篇什皆神明之用而性情之昭也然使其得失嬰念紛華繫中汩其真漓其醇即日履林壑惧嚣然成心市矣故泉石真趣惟幽人得之獨深中歷公急流拂衣高尚恬退有靖節風度其視天壤間山雲水月物物皆有情者至於感興觸類摛詞飛翰形之詠歌殆無象非我無我非象也故其言與山川並奇然則峙者流者變而傳者三者

其並垂於不朽矣乎若其履歷聲績公之餘山川之浮雲也學士張公已述其縣不復言

送給諫吳悟齋使琉球序 代存翁作

今天子神化威靈長駕而遠馭漸被既久際天所覆罔不職貢授命今年琉球請封
詔以給舍吳君充正使
璽勅麟袍承命以行茲行也咸謂浮海者天下之至險也出入風濤萬里去國經年耖音問而為之憂危焉乃吳子則固毅然愉然戒行李將出都門其晰義益激發顏色益充粹知其所養者定所見者大矣夫人臣之義委身在公何敢問夷險避逈丈夫意氣該括宇宙始生而有志於四方復安得置嶺海於度外耶即有畫為身圖者擇官而居擇地而蹈終其身無行役之跡然其見利害愈大則局量愈隘遇小得失榮辱心曰怦怦焉若危柱之絃神搖而魂驚則狂飆怒濤雖謂之震蕩於方寸間可也焉可因其澱室中而遂謂之安耶今自閩海揚舲也長風動

頃可計日而往計日而還採日月之窟凌烟雲之區窮島夷之俗極魚龍之変娛耳目於昈曠寥廓之表而杳然失一世之混濁則固大觀勝遊也又烏得因其涉海外萬里而謂其安適不若一室耶夫

天朝之尊不輕假使而琉球者固荒阻之島裔也今嘉其服事之謹至於勤瓚閫之親臣錫以

天書寶冊之殊與其優榮之至矣

國家之待遠人也如此然蕞爾倭島復有豕突淮吳間以干師旅之怒膏血中土者使其疆域聯絡聲氣相通誠見吾之威儀辭令氣節謨略足以昂重國勢光揚王靈必其視華人也如天神之降而其尊中華也如天敎順者堅志紀順者革心安知其不遂戢暴修職悉如琉球以自徼福耶使果能戢暴而修職世如琉球也國家之寬仁又安知其不待之以琉球之殊恩耶夫若是其身邁於絕域而化行於異類也則御命者將不得為國之勞臣耶其倡義率先稽首授命者又將不得為夷之望國耶壯哉茲行也不徒然矣相臣尚亦藉有得人之慶矣吳子予所錄士而其初官復以仁明福澤予郡於茲別去情為獨深同年之在史館者凡八人咸歌詩以送之再拜請言予引之如此

送給舍李鳳岡使蜀榮省序

今上念天下財賦半耗邊境繕修芻糗召募制度賞賚之需動以億計蓋事關機宜勢難中制請不敢悋而費無所稽惟取數於文移之開具而已邇年司農告匱益急其特遣侍從臣科道各一人分隸諸邊省往覈其實惟蜀僻在西陲去廷陛最遠尤簡擇而命為於是給舍鳳岡李君使蜀君去親側凡再易歲今道出汾澤間始得取便歸省曹子其送之都門乃言曰鳳岡君茲行頗不榮且韙哉吾聞君之父溪東公其學淵然邃才超然高操介皎皎然特立而絕俗抱經濟宏略竟不利制科僅貢為一庠之賢者今將寄其志於君望大有樹立以畢其平生未試

之倫績母張太夫人復慈而知大義使君日侍
天子側謀猷獻替茂著聲業即終身居京師可
無離憂然君則身在殿陛而心神恒縣於庭幃
孤雲之思日怏怏不自釋也獨以黃門給事禁
廬號為
天子親臣非大封册不得出都門而行邊久不
議遣使誠意料所不及者適
上勵搜剔振刷之治遂可部奏不一月而戒行
今自藩臬長吏而下莫不奔走祇候旌旄戈介

夾道騎而前驅持節奉
璽勅過閭里鄉之父老親舊知者榮其得有事
於一方以行其志而不知者莫不駭且羨其顯
耀光赫君亦屏[illegible]
天子之[illegible]壽以榮其親則君所居之
位雖與其心思恒相違而機會之偶固適然相
值卒有以慰其深思也或者其純孝之感召歟
茲行也固不榮且幸哉雖然是非幸也
天子之殊恩也古者人臣之行役也迫王事而
畏簡書故有不遑將父之勞而今也乃竟以奉
簡書從事因以遂其定省之情何今昔之異制
也非聖世之所以體臣下而恤其私者獨至耶
古人有一飯不忘報者況受君寵綏之恩若此
哉君宜益思所以自靖獻忠悃樹績揚休報
天子之鴻仁者矣若然吾知君以得悅親為幸
而君之親則又以君之得君行志為幸然則報
吾君也反非所以榮親也耶其家世出蒲坂實
君鄉人也以徙寓江左久遠未得遊嬀汭之勝

一問其舊族及拜溪東公耳聞其家庭訓君之
供使職者何如君之所以請命以承教者又何
如竊以意料之或於其言庶有合也同鄉諸公
遂請敘其行

送郡伯明石秦公入　覲序

嘉靖乙丑歲元封疆之臣例當上計
闕下以應古諸侯述職典先是南服臺臣謂三
吳財賦地地重而賦多逋負疏請止州縣長吏
守土治賦毋行而揔其職於郡刺史上之

詔可其請維吾郡郡大夫明石秦翁嘗行屬尹
陳公徵予言以祖予病且不文即沐膏澤中殆
心則銘之而莫罄于辭其何能頌大夫之德政
然嘗謂天下之勢
天子坐九重之上命政府簡百執事宣布德意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百執事咸能其官以
復于上若臂足任使則身適焉指足任使則臂
適焉其聯絡之勢然也苟上之意在此下之意
在彼而各行其私譬指惰則臂病臂惰則身病

天下將奚賴焉今述職者下之復于上也下之
所復即上之所任故有樹節一人而海寓觸風
成功一方而宗社受福然後天下之勢聯絡通
貫而治成焉是述職者重典也治郡者重寄也
治郡若大夫者重臣也大夫之重也匪特位重
在德望耳人有頌大夫者謂大夫之復于上其
介足稱焉大夫之涖郡也一蔬一饌一裘一葛
不以煩里旅燕寢清颯齋厨蕭然有寒士所不
能堪而甘之若飴者蓋皭然瑩而不滓雖與氷

玉爭輝可也今
聖天子下明詔屬臣節賢宰相絶賓客之知倡
羔羊之風大夫持其所以稱上意者以復于上
上其許大夫哉予則曰大夫古之遺愛也介特
愛之輿耳世之介士砥行立名者負一節自喜
處其身于清卽舉世皆濁不問處其身于醒卽
衆人皆醉恬若無睹此其高風獨行非不可廉
頑振頹乃其于社稷之輕重生民之休戚無所
賴之此何以稱焉古之君子之恒世也有深仁

斯有全節其視匹夫匹婦不獲其所則無愛于
髮膚以生之而忍淩其民以生乎譬父母于子
寒則衣之饑則食之有所備則傾貲以貽之未
聞有奪其子之所有以自封者愛也非介也故
尹之造商也抱一夫不獲之憂而後有一介不
取之操是介生于愛也故予知大夫之介古之
遺愛也大夫之深仁異政更僕未易數大要愛
以仁之介以立之學術才識以經緯之視郡若
家視民若身興一利若培除一弊若掃一切事

權持不旁落吏守空舍不能舉火閭閻無呼含哺鼓腹嘻嘻怡怡歲旱露禱不乘不蓋率屬徙跣行暴暑中天雨乃止民有顛直于庭者不立期會晨赴而晨直焉夕造而夕劄焉不携越宿之粮復得安堵于其廬即有奸伏不俟鈎擿感以情吐郡當孔道賓旅旁午未嘗豐委積以結勢人郵傳晏如也今將適數千里行李蕭然不能具傲車之資而附以行即古仁賢徼福于民者不息于此矣此其用心惟恐其息有一民不

被尚忍取諸民以自封乎故予知大夫之介自仁生也大夫必深仁大節生其民而持之以俊乎上止與詩大夫戢令秉炎之熱也水之寒也未嘗祈人之寒與熱而天下無不知水之寒火之熱者實具而名歸也以大夫之德政受知于上政府之所注擬當宁之所簡在若知水之必寒火之必熱耳即唐虞之事服不足以肅漢之黃金璽書不足以酬矣郡之士民相率送之江滸為之賦素絲頌廉也賦父母孔邇頌恩也賦爾公爾侯祝也予之不能盡頌且祝者諸士民能賦之矣

贈郡伯春樓潘公監軍七閩序

燕薊自昔多頎偉士我郡侯潘公頎然偉矣而又薊生於是益信山川多才而識者謂公且華華駕出昔賢上不啻為燕薊士庶其今古全才哉公自進士起家選為御史臺英風振朝宁時按吳者當代吳人期之曰必潘公來乃公竟不來以劾時貴人朝紳憚之出為鳳陽守尋移鎮

江鎮江固三吳首郡也吳中人卒又喜曰望日而升望月而盈望潘公久而公今來弟治郡不全吳耳其繫屬人望如此然郡濱江地瘠而民貧又當午道公一意撫恤即威而無非愛者於是崇化變俗善類增氣而豪右慄慄縮趾治蒸然盛焉有西京循良風部使者廉其治狀交薦之美不能悉大約推為海內第一守故漕臣曰漕政地廣而屬多即有賢吏至賢如鎮江守詎易得我治一郡而諸郡可令式諸凡興革政在

三年遵可萬世宜優之不次以彰其能會閩廣
寇起連歲不靖討之勢益獗銓臣言寇師不用
命也請置監軍憲臣董核其實而監軍非人猶
無監耳更請擇素碩偉者宜無如鎮江守蹤上
其名
天子可之於是拜為福建監軍副使卜日行矣
或者謂書生不諳兵略疑戎事非公所長乃不
知公固居重鎮素習戰守之策每論塞上往事
曰士氣不振弊在避罪而飾功蓋意在規避則

逡巡觀望坐失機會而且飾敗以冒功是上下
相欺也欲其敵愾之奮難矣其他經畫率鑿鑿
可行譬之太阿在鞘錚然欲鳴躍精光已干於
牛斗之墟茲行也將精神折衝海波為之却立
談笑籌畫間氛祲可潛消矣碩可目之書生云
且公言責而盡言官守而盡守在郡郡治在鎮
鎮重如倉公挾神術隨地易技悉擅其長即宰
天下亦郡與省之積耳廓而大之無難天下矣
信不啻為燕鄭士謂之古今兼才非耶乃公諸

僚聞之曰予輩卑與公從事職戎者戎計者職
馬者職理者犁然異矣悉公授之略咸井井中
窽肯遵而行之文章章效也卒賴之盡職而寡
過豈予輩之能總其成者耳乃今太史頌公為
兼才信然哉信然哉請書之

贈郡伯淇塘陳翁榮壽序

嘉靖戊午
天子重念淮徐連饑而多警
簡命侍御少淇陳君按治茲土君之父郡伯淇

塘翁年六十有五嶽降之辰為九月二日侍御
君得取道騶滕下稱壽維時同年之官于京師
者最盛凡百有四十人咸相與謀遥致其情以
章諗職史館取古者史祝之義命為之辭乃敢
拜言曰淇塘翁之享有純嘏者豈非天錫之會
耶彼功名之士抱經濟宏略委身　朝廷致君
澤民流芬樹績其慕邁矣然終其身為才所役
使竟老于廊廟不得一優游焉以遂其泉石之
樂高尚之士或忘流解綬葆真孕和於恬淡閒

曠之原非不陶然甫適也然猶不敢慹然斯世抱君民經濟之學既不得身親任之以究其所施而又不得所傳託以畢其志私衷若有鬱抑不舒者則又身雖樂夫山林而終不能遺廊廟之隱憂此其出與處勢不可以兩善而心與事恒見其相違感足以汩性真而累和氣若天靳其會然也今淇塘翁少登科甲敭歷中外所至樹偉業及其感時事而厭羈束意將有所乞而未敢也則有所以沮之者以遂其閒適之情然

翁康濟忠蓋初固將大有所為而未慰也則得侍御君接武登仕玉輝而山立為天子憲臣譽望且日茂又得所以繼之者而託以畢其未試之績山林之樂賴有諉者而遂廊廟之憂賴有賢者而紓心與事兩得而相洽出與處一致而交成謂之天錫其會非耶至侍御君去家久思見其親切則有使命命之下也適取道于南討南行之期復與華辰相值又謂之天錫之會非耶殆至人所在意念萌動鬼神效靈若此者志順而氣和養備而精結雖塵跡可超于清虛翦質可還于龐厚況翁鍾山川之秀衍仁厚之福契道德之詮握造化之機者哉固宜其無彊之萬壽同年諸君僉曰子能原壽矣請書之以獻南山之祝

敕封姜母羅太孺人八十壽序

夫人情有甚不可解而復有所不得申則其情益至情之至也其機足以感天而召祥人子之於親恒侍膝而承顏得以盡隨時問省之節備

物致養之儀則愛敬之誠猶可藉以自紓至于地遠而間日曠而久問省致養之念油然切于其中而復不得一致其誠則亦凝結紆鬱無以自慰而其情也斯獨至矣情至而機神矣予同年侍御姜君之官京師也居常念母羅孺人不少置一日偕谷南高君造章拜而言曰先君毅軒公期以儒業振後人不幸早世某生三歲而孤兄亦甫弱冠母孺人四十孀居乃勵操綜務茹辛嚴訓責以先人之志某賴以卒業少成立

以至於今日使微吾母也則其資質庸劣將日僕僕焉嬉嬉焉終當與鄉野之最下者等耳又何望其能成先人之志耶今孺人年八十而復黽勉小子服役王事不能承顔侍膝手捧觴而拜致祝頌子一言將予孫雲之情而共馳也章升拜而辭曰甚哉君之情則至矣至情不文雖文亦不能達其深也其何敢為言也雖然吾因知壽矣孺人之愛其子也不自有其子戒之委身攄忠獻其才於

天子其役子于外者所以勞之也於以成其慈姜君之慕其母亦不敢自私於其親方天子嚮意備擇乃夙夜匪懈秉憲飭度以媚一人其去親之側者所以順之也於以成其孝然惟天子之臣實為孺人之子天子嘉之孺人之樂也孺人樂之人子之慰也是故其跡千里而志意精誠流貫聯絡若日月之東西望而光景相燭大塊不得掩於其間固有孺人樂於彼姜君將怡然甫見其容者矣姜君慕於此孺人將藹然有諒其心者矣是之謂協氣是之謂和徳和協之氣則機動而神應人願而天從孺人之壽也豈有涯哉行將俟姜君奉九命之章備九鼎之養斯時也承顔侍膝手捧觴而拜致祝則夫人之慈益大而姜君之純孝庶其少紓乎斯至情之感召信不誣矣朝之公卿大夫聞之莫不美姜氏之慈孝皆知其大者足以表世範俗行遐祉於不窮太史氏宜書之以占其上壽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賀陳白野邑宰榮遷序

史曹子曰自法令規畫之期潰而政益瘠賦訟徭役勾幹簿牘之務棼而民益困矣何者夫政易於更端而民難與舉始者也更端則亂舉始則疑故法令規畫賦訟徭役勾幹簿牘煩碎之務所以導亂而畀之疑也在昔二皇之代言政悶悶爾言民汶汶爾天下之衆待之以育莫之知德待以犯難莫之知勞斯政之極也與道游

者也故當是時上無瓌瑋恢奇之績而下鮮赫赫之譽馬遷所謂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者非耶後世之吏察如鬼魆民不知惜也其法多如蝟毛密如凝脂民不知避也文倒日增而不足邦議日淆而不定多事擾之耳四明陳侯古之遺良也其政金壇也以敏達之才而為清凈簡質之治一切曲討小數即可以悅衆取譽輒棄而弗舉爲至於秉節之廉操法之毅持之如一日久而不撓居三年而邑大治惠化博洽四境恬愉民不知有法令規畫之潰賦訟徭役勾幹簿牘之棼而海内稱善治者金壇最矣夫古今時不相沿三皇之治歷代悠邈莫可睹而以金壇之俗質之不知當時所謂悶悶汶汶果如今日否耶意如是止矣古今人才不相及今人視三代之臣恍如神明莫可仰企而以侯之政質之不知當時所謂澹泊成化者又果如金壇之政否耶意亦如是止矣今年銓司嘉其政擢貳常德守夫大夫之階視令則崇郡之體視邑

則煩其法令規畫賦訟徭役勾幹簿牘煩碎之務又甚劇然小者大之始也邇者遠之自也侯以金壇之政政常德郡不足治矣以之政於天下天下豈足平乎侯之寮天台陳君山東虞君岳陽馮君皆能體侯德意而佐以善政者侯行矣思有所贈而屬為之言予曰侯三代之遺良也行將秉大鈞固雅俗舉斯世於三代之隆矣予屬舊治而諸舊寮尚其沐有餘澤式遂書之

送郡伯明石公遷湖廣憲副序

明翁秦侯治潤三年政化大洽臺臣交疏上遺
時既奏最　天子賜璽書擢湖廣憲副戒車行
矣郡之士庶斑白髫髦咸曰侯匪治我實生我
者也父毋遠矣莫不泫然悲暨侯之僚佐又咸
曰侯匪長我實庇我者也師模遠矣又莫不泫
然悲焉於是二守馬公別駕黄公節推馬公將
謀於道而索言於曹子曹子曰侯其三代遺良
矣乎夫自淳龎漓而世鮮善治光嶽分而士鮮
全德持廉潔之介者或過於激切務子惠之仁
者或流於優柔昔稱名賢鉅儒如子順之清子
産之愛叔向之忠各執其一長效於當時而垂
名於後卒未有能兼之者遂使論者視上古全
德之士望之若神明然終不可幾及而士不希
聖政不師古弊也久矣乃今幸而有侯而知古
今之才士不甚相遠也夫侯固今人也而所存
者古心矣所學者古道矣冷然清藹然仁挺然
介天植於性而時趨勢移一切文飾苟且奔趨
之習紛如雜如日交於前而漠然不少嬰於中

故紺金紫樹幡蓋祿二千石非不侈然大坐黄
堂上專制千里奔走諸屬吏非不巍然尊矣而
日進窮鄉無告於廷相與休燠其疾苦而詢其
利弊不啻如慈父之育赤子也此其正以格物
庶以持身仁以布惠而不激不隨克剛克柔故
防限不設而吏胥莫敢為奸聲色不大而豪鉅
莫敢不戢今之論人者曰表裏如一久暫不變
可矣迺侯則中之所存更篤於外三年之後較
之初政猶之一日而益加意也颯颯乎化行而
政洽抑於太猷矣春秋諸子弗論即考之古史
其稱三代之治温然如春與當時保釐澤潤之
英道洽而政治者不知其果有加於今乎抑亦
如是而止邪又不知侯之德與才所以治潤者
列之古傳中果有後先乎抑亦如是而止也然
言士而才德全言政而善法具庶其三代之佐
矣言民之感而至於泫然同情庶其直道而行
矣然則古今人才與夫政俗德化果甚相遠矣
乎於是郡之仕庶相與頌之戀之扳援之而興

由則又相與慰且望曰天地間氣鍾為名賢上而佐一人下而澤四海蓋咸有賴焉然侯之身豈潤之所得專也當其秉鈞軸制寰宇澤溥天下而念我舊民潤亦必不後矣敢延企以俟之同寅諸公遂請書以為別

送撫臺方雙江進階移撫湖廣序

昔成周之隆宣王中興而伐玁狁威荊蠻惟壯猷之方叔是任嗚呼禹昂在陳魑魅自息重臣出鎮威聲先揚而公侯干城匪人何堪也我三吳瀕于南海倭恒是虞
皇上中興勵治慎重厥任簡命惟謹則移撫中丞雙江方翁來撫江南夫豈未試諸艱而輕授乎往歲倭夷憑陵吳浙以寇于松而惟雙翁嬰守孤城日夜抱鉦鼓矢石中不自休歷三年爲謀畧相機備禦有法所以式遏寇衛保乂全吳者厥勞寔多屹然重望溥海顒注矣且兵防於江右藩參於嶺北歷試諸盤錯而後超為我江南撫臺顧不慎且重乎翁之臨也庶以節

用而財賦裕仁以拯荒而惠澤周靜以鎮譁而兵亂息公以行法而士氣振清芬儒績播中外而倭夷帖服不敢揚波三吳晏如者一祺如一日也一時倚賴重於長城乃朝議則復以兩廣未靖荊湖而上諸苗寇爲矧爲留都上游焉顧以此畿京洛蓋重鎮也輒加錫崇秩擬撫荊湖吳之人如去父母明府許君為雙翁屬吏亟體綏輯至意以受知於翁茲行也尤戀戀焉乃謀諸章為一言以拜祖道傍者豈闕之大之人謨忠禮國四海之大其痌瘝疴癢血脈聯絡猶之一身是故吳人即楚人楚人亦吳人也翁以其守松者撫吳人吳之人安之而以其安吳者綏楚人楚之人不將安之如吳人也乎矧荊湖無警沿江而下可高枕而安堵也安楚亦所以安吳耳而何重惜其去吳耶異日入位台鼎弼成盛治又安四海跂足可待安四海亦所以安吳也而又何重惜其去吳耶且翁成德夙望即今之元老方叔也昔方叔以其戈厭乞者威

荆蠻而江漢以平采芑之歌至于今有遺焉翁所撫定而鎮輯者故方叔經畧舊區也許君楚人也行將親被江漢德澤矣其病謝史職猶嘗聽南國采芑之歌采之私筆以著翁中興元功匹休前烈暨鳴我國家之所以比隆周室者

送王近渚之任留都侍衛序

王畿設兵馬指揮者殆漢人衛官之遺也宋有皇城司選才識優長者充之職比少卿其屬主幹辦差遣警緝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

大禮則提點編排鹵簿儀仗之事今兵馬所職大約相做但衛卑不典兵權耳然五城分土而治六曹諸司紛沓叢委吏之結勘尹之虛實禮之布置兵之稽查刑之鞫驗工之省試鶩進而蝟集兵馬署判不停六曹據甲案受成而已享權比古昔尤難非精練勤敏者不易稱也近渚君徃家居鄉評推才幹獨最善揣事變校大小計盈縮雖瑣屑必親必誠至析毫縷調選銓部優其文授留都西城兵馬固繁官也而留都事倍於他西城尤劇焉豈典者知才而授之耶豈君有幾兆知官而預習之耶豈天之生才默定而適宜耶若知若良工然手與器素習而用之縱橫揮霍惟意所使不患其不樹績流聲麥遷而遠到也第金陵古稱佳麗鍾山出雲長江噴雪句曲多奇峰連亘千里盤旋而逶迤窈然神仙之區周南形勝太史所願遊者夢寐二十年矣志不克遂而今以送君行殆形留而神俱近渚君於予為內戚尊屬徃共晨夕寓大都

復煦煦刂徵逐不復知有故鄉一旦別去殆形往而神留乃杌於道酌酒而論心焉同鄉諸君聞之曰吾潤宦京師者落落數人耳誼重骨肉今近渚之行恐神俱者不獨君而神留者亦不獨為君也遂一唉而書以為別

送于棠泉之任嘉興序

夫席美世祿者其習易亢而負奇小就者其氣易激人情所移遂成敝俗而惟有道者能卓然於此棠泉君其庶幾於有道者乎君三吳著姓

也其先大夫契玄公為理學名臣伯兄素齋公
為中丞從子肖玄公為豸史少素公領鄉薦行
將以文學大顯金紫奕葉甲第連雲即所走出
門戶鄉人望之知敬而君君卿循循然雅厚而
謙退若不有其盛也卒業國學今年謁選肯少
事干謁美銜膴任可以坐致而君獨不效靡風
弁兢安於義而聽為太宰嘉其文授嘉興少尹
蓋嘉興太宰里也故擇賢能置之夫少尹秩卑
而事叢世宦之裔多不屑而君君之蓋循循然

雅厚而謙慎又若不厭其卑也夫循循以居盛
則習不亢將宜於下矣循循以居卑則氣不激
將宜於上矣不陵不援可申可屈君子之令德
也君子膺一命可以濟物而況承佐令以專制
千里者清務嘉借頗有不流樹者乩發聞於朝
優不次以光盛美同可佇而俟也同鄉設祖席
命書之為贈

贈晉太守交獎序

守和州晉大夫者晉陽人也三晉故多卓犖碩
碩才而丕顯縣武接振振濟美者又稚晉大夫
家能世其功先是郡大夫似齋公者典銓署翰
林赫赫要津矣乃似齋公蚤登水衡不附時貴卓然
著聲稱當時內則才似齋公而推新出才曰本
進父 翁敫也予時沾朝籍嘗出晉陽與似齋
公有桑梓誼乃因公知翁迄今病免十年矣始
聞翁為州大夫其政績更循循炳炳適古遺良
於是外則又才大夫而益信似齋公所由才廸
訓樹名益有所本云大夫之守和州也展采錯

事政成民和故其民歌咏舞蹈洋溢旁皇若於
其守之獨賢而懼其善之不彰於其上之人與
為上之人者亦聞侯之得民而無具政之宜民
於是乎交獎而五褒逮凡檄而旌之者八剡而
薦之者五咸有辭辭亦不能殫美也侯之僚世
侯乞言曹子為賀史曹子曰今之仕為守令者
難矣為吏者一厮轄而旌之者几幾所撫而育
者又不知紀極也欲下以當乎民而俾無異詞
難欲上以當乎上官而俾均賢之尤難大夫誠

心愛民視之如傷其議事往往緣飾以經義故
催科存撫字不以重絲刑罰寓教化不尚鷹鸇
暇則進諸士講論經義商確藝文而其終始一
節尤所謂不磷不緇者由此觀之大夫之治幾
古人矣近世能兩之哉夫直幹不異影英韶不
異聲以形正而實茂也大夫之美無異辭何以
異此大夫所負蓄者甚大州試僅十一耳不足
賀然黎庶賴以惠安僚友賴以寡過方將表之
為天下風也又能不賀夫賞異等罰不肖雖唐

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騏驥不與罷驢同皁而
別之則其才見矣芳蘭不與蕭艾同臭而別之
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上不表不振觀於晋
大夫則他諸君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
勵也夫遂書之

贈邑簿黃南陵序

自封建法廢疆理分畫圻而為縣縣有令有丞
有簿親民自縣始令總之丞簿釐而胥之田租
市稅馬役藁芻絲纑之入有專掌焉漢律令得
自辟丞簿丞簿倚令為重宋選諸朝　明興因
之　皇初掄諸制科多得人厥後選舉陵夷庶
耻相胥視丞簿為卑官取諸粟胥或曹吏胥史
而丞簿不自重矣不自重則侵民民侵而貧則
賦役耗賦役耗而輸輓頻勞上下交相困而其
源自丞簿始也　明天子別嘉斷奸命賢宰相
提綱而漸拯之就格中擇有材力有強毅果斷
有[illegible]周權變仁能取予者職之人得是職咸訢
訢思奮吾邑增陋扼吳會民儇急號難治而督

糧簿得黃君爲君至相牴上下當畨爲方略徽
導宜民者宜之利於公者趣之一切有畫一法
不朞民多蓄聚而官家之輸亦徼至而輻湊
留都大司徒曹公法當課諸南輸者南部郡州
縣職輸者以百計乃獨薦君之能考上上為諸
縣最用檄書旌之為他簿倡史章邑人也聞而
林曰環天下詎無材哉自制科外詎無人哉簿
親民官也官人者卑其簿則人亦自卑其簿近
百年來簿皆齷齪擲擲也一刷滌之人爭磨濯

矣舉黃君則天下求為黃君者何限充黃君之能則為郡倅為部曹為司農丞又何有也制格云爾君諱義號南陵山東琴臺人也按循吏當書遂書之為國史補云

送郡侯王一菴擢陝西憲副序

郡之轄邑勢若臂指然指右而臂運之左能抗之右哉故邑不承郡則澤不下郡不宰邑則澤亦不下金壇故屬潤為下邑舊稱純朴不然雖郡遠地䟎諸關白難遞來齟齬錯落格而不孚翛然猶臂指不習也俗寖寖敝矣于是邑人相率而命之筮得觀之六四筮者曰觀者官也賓訓服官為王姓國其光乎民庶其服利矣時邑侯為王蜀人也磊磊負揮霍才于是民嘖嘖喜稱筮者驗會郡侯缺當事者知郡之敝也為擇才得一菴翁又為王翁洛人也正直長厚類司馬溫國于是民又率嘖嘖喜孟稱筮者驗云兩王侯即位有崇卑分相轄然則奸植良騷騷求治若意洽若符契也故郡責之縣縣有關白之郡勢若順風而呼捷不俟聲建瓴而下不崇朝而沛澍焉猶之青陽噓枯羲日破幽痾危而賢哲生幾先而朕兆炳非偶然者微郡侯邑侯即賢將指運而肘掣利不一割矣末幕而風移俗易恬然熙然于是邑民率頌邑侯之功邑侯不有其功也曰是惟郡之良乃又相率而頌郡侯之功夫民藉邑侯邑藉郡侯其交相須者方蒸蒸殷也頃之郡侯賢聲飛照騰擢觀察關中瀕行邑王侯愴然惜其去又不能留乞言曹子曹子曰昔史稱君平李主術多神奇凝其尊剛會言今觀兩王侯可信哉夫駃騠故良得造父為之御焉則行空歷塊捷若奔影乃今御者應召而服上廐其執轡在也遺良循之而馳有不千里者哉侯無愴然矣請觀其執範郡之策以範四海者

送王一菴擢陝西憲副序

今天下稱洛陽多才予昔客燕邸從吏部張聊甫游助甫洛人也以文章翰藻馳聲於是縉紳

咸才助甫而助甫顧不自才乃數刺刺推同郡王一菴翁云且曰操鉛槧以潤色鴻業與枚皐司馬建安諸賢爭馳未知孰先至若欽華躋實出其所素負者以經世匡時澤蒼生奠社稷追躡周召之後車則又剌剌推一菴翁不休予耳熟而慨於中即未見翁耿耿私慨慕翁者猶之助甫歸以語潤之人潤人即未見助甫耿耿私慨慕翁者猶之予焉乃蛾眉增忌驥足多縶迄今十年餘而翁補為潤州守至則慨黠者之肆

也弱者之仆也俗之敝而偷也出匡濟之儒畧襲保釐之成跡旌別淑慝樹之訓典利若太阿鎮若珪璋負若賁育修若慶子未浹月而民乂俗成夫潤人望翁而得翁翁至潤而竟有以副潤人之望若磁之引鐵蚌之應月又若渴之遇漿飢之惠飡其人感而天應機至而事從者鑿乎偶然矣昔予從助甫遊也時未及見翁乃因助甫言恍如見翁迄今承翁之澤又如見助甫矣助甫即知翁不知能遥度千里外翁之治潤

者與其所頌述燕邸者竟相印證如此否翁即與助甫知不知能遥憶十年前今之治跡與昔之許可若執左券合符節者又如此否未幾而翁擢關中副使去郡之同寅諸公聞予知翁為先托言以贈予拜而應之曰奚言哉人稱洛下多才乃獨關中與之爭勝者殆有自云昔周有天下關以西周公主之關以東為洛召公主之故關洛世世多文武遺風云翁洛産而宦于關中士聞洛下王公來意其先聲猶潤也必有歌

周南以佐下風者甘棠故邵伯遺音於翁之行敢預賦之以覘關中之政成云

題劉漫塘先生卷序

昔太史公謂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于後世噫豈惟閭巷之人哉先生道德行誼之高卓著朝野槩見于文集為江左正學所宗誌載詳矣顧世代縣邈文獻寡傳先生道墓且没於榛蕪中方正德間邑尹劉松石公洎任鶴溪公得先生文集於吾郡靳公執

政之日先生之文始傳旣揫其十四世裔孫名繼先者於牧豎間先生之後始立前荆棘而封之樹之先生之墓始闢于沙墅之陽猶未甚彰彰也逮嘉靖庚申令給諫梅墩林公來尹茲土崇賢惇德鍾情吊古閔先生之文而慕之篤其後裔歸其墓道爲建漫塘書院著之文以貽邦之人先生之傳幾泯於千載之下者得公益彰矣太史馬孟河表其績予友王政張虛菴記其事茲者繼先悉乞畢登茲卷與先生遺像告身

以傳來乞予序諸首繄惟當世功名富貴之士雲耀於時匪不震人耳目一旦噓而爲清風蕩而爲飛烟名隨身隕子孫無嗣世之光往往而是凡以世不足論而賢人君子無所用其情也其世有足論而終泯没無傳是則賢人君子不用情之過也先生砥行立名師表百世非直閭巷之人所不能爲俾不徒寄號俎豆令之人猶得取先生之文而頌之過先生之墓而謁之見先生之後而愛之梅墩諸公所以用情於後世者又非直青雲之士所爲也微先生之文則先生之風不可得而傳微諸君之文則三公所以重先生之後者又不可得而見也褒表賢德以樹江左風聲三公之功亦偉矣恪守茲卷等諸琬琰以俟來者之顯而昌其後也繼先其無替爾廩初心也歟哉

贈陳白野交獎序

歲壬戌白野陳公舉進士拜金壇令未朞政化大洽頌聲四揚臺臣臨吳僉曰金壇令賢交獎之檄凡十二下獎詞率疊疊連牘故事舉獎儀

條屬且旌吹迎宴而公固戒弗舉寢踰年季尹圯塘施君曰憲典不可泯也乃揔十二獎一舉焉來徵予言予嘗見今之論政者曰古道降矣乃倡爲變通趍時之說而時稱通才又率在儀節文飾閒如爲令者則曰監司操糾揚之柄者也咸望意向而役已以徇焉故入境而迓至邑而趍豐餽遺事交結以延聲譽深文苛法酌雕博擊以耀丰采財賦力役先期而集以示明斂

謂不如是不足取媚上官沽時名而媒顯位然不之惡也又有從而悅之者于是仕途指為捷徑競相逐焉兟于靡靡成風矣是何異于啖人之肉以自封也是趋時之為害也乃公非不生今時然古道人也蒞茲邑也曰令者以親民也知有民而已不知有其身又奚有于上官故上官有令其便于民者銳然行之不終日上令設非者其令苟不便于民即咈上官意且日督促之不行也其為政大約持之以介鎮之以靜而

出之以從容渾然不事苛察而綜理經綸井井有條貫溫然若可親而持理法毅焉不可撓豪強滑胥率屏伏無敢吓也吶然不辨而訟詰棼錯至庭下一言剖曲直莫不輸服若家至而人喻之目擊其情狀者諸供億繁費悉蠲華治盡而茹糲服疏清約若寒士嘌呼啁嘐之音不及里閭而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即當道勢要臨其境事之洎如也　初有妄傳者曰上官熱調遷疏移之他邑矣士民為公戚戚公無愠色既

而仁聞孚洽騰于薦剡士民為公喜然公不之喜也其視毀譽寵辱等于飄風行雲耳澄然不嬰于中而匹夫匹婦則凜若勝予痾癢疾痛如切一体者即古三代之愷悌長厚詩書所稱不是過矣夫曲意俯仰美文飾以趋時好者譽或歸之矣然物不可以終飾久必敗焉公獨持古道于當世率性而行宜其遠時而寡諧而奬擢交下公服終不能釋焉則三代之直道固存也孰謂世道果不古哉古稱忠厚正直為社稷臣

而厚重之勃安劉賴焉故脂韋而售者非重器也奮躍而奔者非遠駕也真純之質百煉愈堅良驥韞藉其雄捷歛神餘力一日千里矣然則趋時而投好古亦救時人焉耳今
君愛而相賢將崇恬雅黜浮靡而移易其風俗藻鑑用舍顧肯重彼而輕此哉甚臺臣王新奬公賢能知人矣然士民頌且戴者有深情焉采民情而達之
朝曰今天下有古循良請優之崇典以風勵者又甚臺臣責也尚有風于知人者云

賀袁春菴冠帶醫士序

袁氏以醫道世其家至春菴君而業益精為人治病十嘗療八九病家歡乃飲之酒輙陶然醉歸復計謝人咸高之又奇其術以故一邑爭迎君君嘗語人曰醫可易言哉明于天機而後五運可律也察于地理而後六氣可因也通于人道而伐七情可求也古之神人酌上池之水能視垣一方人見府臟癥結乃能湔滌砭揲投之無不中者醫可易言哉今人巧且弗逮無論神

聖而况某之不敏萬無一能第其視人疾患在人痛楚若在吾身反觀其五內洞然有見而後治人五內卽弗效病亦弗劇其畏慎如此余爲吳中淺歲饑明年疫大行比戶計口而傳無能免者御史陳公按江南憐之乃令郡邑選醫之良者分地開局施藥以療生靈春菴君在選中病者他醫授之藥弗效乃悉之春菴君乞藥即效御史聞之嘉其勞會

天子作新明堂詔天下精于醫者臺臣試其能許輸貲助工署衙太醫院春菴君力素不逮念慮不及是也一日宿予齋中夢神人蹴之曰速起速起君驚起擁裀獨坐忽心怦怦動竊自念丈夫生于時不能樹勳名取青紫顧終日把臂候息操匙而調劑礪針而砥石東西奔走事人後不能博冠帶自榮耶即速趣舟謁御史持狀自獻御史售以施藥知名乃令半其輸授冠帶醫士隸籍醫院先給之告身而後移文聞于部春菴曰此舉非素志也殆神人授之耳先是里

中老醫段東陽者方壯年而鬚髮皚皚白人故以老稱之號曰白頭公東陽君癸丑元旦登南城閣上憑檻候負薪者忽有巨鶻自天而下搏頭上角巾扶搖颺去觀者駭異嘲之曰白頭白頭殆將換烏紗帽矣是歲予丁內艱馳報京邸東陽君素相善憐之曰太史性孝今聞此傷哉病矣矧客千里非吾其孰調護之乃偕報者來適春曹勘院舊籍選醫士供直內廷東陽君其先世占籍院中竟得與選果應嘲者言授

太醫院醫士太醫院者

天子侍從臣也得出入殿廷較之他醫官不侔東陽君得予告同歸與春菴君亟加栽冠曳傳帯長揖謁長吏待以賓禮人共榮之夫二君方伎不相上下為人長厚相類乃竟同官又咸得之不意中又率有嘉兆若前定者事亦奇矣于是鄉中莫不嘖嘖羨二君謂其存心仁厚為積德之報云然予又獨笑二君稱治疾多驗而予抱肺病經年矣數求治于二君竟不一驗或有

質之者曰史臣貴不誣君職太史亟稱二君之術而君獨羸然瘦晝夜咳嗽不休二君信能療人疾何不一療君予將何以應之二君又何以自解也二君聞之乃矍然因請再胗移時而後釋手瞪目仰視久之抵掌大聲曰今得之矣得之矣君病在胃而醫者率治肺是病者多藥而藥其不病者也不獨病者病而不病者亦病矣今請為君更治胃約上元節病已乃投之劑而減時甫届元旦而羸然之軀以漸康復

賀餘姚掌故潘肯愚六袠序

昔太史公傳儒林遡漢代經師首申公培轅固生稱其能以經術指授弟子弟子受經出補學士掌故咸能守其師說大顯於時時二公年且耄耋矣蓋其學晚而後傳也嗟乎經之旨遠矣甚矣其難明也古昔聖人所以寄其精神扶三綱正九法階太平之治者咸於經托焉雖元聖大賢亦絕編下帷始能造其閫奥而出其所涵育以開後儒儒者明經必更春秋多月滋其華

歲歛其膏浸淫沈濃然後華歛而實腴膏沃而光曄出焉響以答聲叩節多而響益不窮此經之所由傳也雖久焉即有敏異之才抉其盛氣馳獵捷塗呼吸千里非不才且傑也閒舉經術咨焉往往駭顧而不能對是經非更春秋多弗明也弗明弗傳經明而傳豈非難哉吾邑百愚先生少鑿鑱穎覩華要可揮霍取然逸氣噴薄不能俯就繩矩訖不以賢科起家退而茹華涵膏弘究經學學久而益淵邃弟子北面而

受業者如市已而貢諸
天子銓部授縣博則又得餘姚縣博餘姚故盛
文學學士生多瑰異秀絕之才先生以其素
所蓄積授諸生而諸生亦以其瑰異秀絕者為
先生助其地又多名江山先生浮舜江探禹穴
蹬覽江山奇勝而江山又以奇勝為先生助先
生年既駸高經術駸以淵邃而又獲才子弟名
江山助焉其學固宜大明而其傳固宜光且遠
也可以執西京經師之秩而頡頏矣他日弟子

恢先生門戶出而樹勳流聲誘弗來追治而遡
其淵源曰自先生發之不佛與是經術得以經
世務者賴先生壽也是不可以無賀遂書其壽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少傅大學士尊師存翁徐老先生壽序

今年九月惟我尊師少傅存翁誕辰也先是公以一
品三考
上賜宴賜葉眷寵優渥翰林陳子謙曹子大章皆公
門人二人以余之及門久也來議所以賀公者惟時
公方謝一切諸縉紳大夫之賀未得間而陳以轉南
司業行矣茲當公誕辰曹子復援前議欲申弟子之
祝余乃請言輔相之道而因致其所以為祝焉嘗竊

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不資輔相以端化原弼政本
故曰三公坐而論道言不以事也自昔稱舜舉十六
相而天下治嘗傳考史籍十六相之事見于紀載者
少矣而言唐虞之際得人為盛者必歸之豈其事以
道為輔佐非事可得而指與及讀典謨諸篇皋夔稷
契四臣者其事畧有可見要之粹然皆道也唐虞之
治所以不可及者以其為道化之極哉自秦漢而下
當塗之事明智之公卿因時赴會建樹勛業者豈乏
其人而其世日以降治日以卑則以于道有未足耳

間嘗觀公浹洽貫穿海涵地負包括古今之學廣矣
而視之若無知也析衷國是彌綸物情運用當代之
才宏矣而即之若無能也特立之志精白之操皭然
不受世之埃垢其行高矣而處之若無異也以其所
得于道者深也是故入而謀謨密勿補益　主上恭
贊萬機燮理天地安國家定社稷而持之以虛協恭
和衷調護大體裁成庶物而守之以謙風形廟堂之
上百僚師師庶位模楷而成之以默蓋其中之所得
者深故其外不易露道之所就者全故其迹不易顯

今世之稱公者皆言其堅毅凝重有韓魏公之度寬
大惇厚有丙博陽之風表裏明粹名實信孚天下識
不識皆歸稱之有司馬公之望而不知其以于道也
天將開有道之世則必生　明聖之君崇稽萬壽而
又俾之以得道之輔相久于其位壽亦平格左右周
替翊贊無窮能与五之隆齊帝王之軌曠數千載而
一遇非偶然也今公位益崇壽益進益推挺政化將
使民物熙皞天下咸得所　宗社綿長之運而壽之
于後與四臣十代相媲美齊光同宇宙終始溫魏得

陽之賢固未足以盡公者然則公之績非一人之績
公之壽非一人之壽吾以為天下後世慶而非獨以
為公也公亦安得而槩却之于是與曹子同進以為
公祝

賀師相介翁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壽序

歐陽一品夫人之八十也侍御趙君鏜等若干人過
某言曰士君子之仕其立于朝莫不望行其言其持
節以使於外莫不欲舉其政然而鮮克副爲者何哉
無其人以主持其中耳惟我師相介翁嚴公受知

聖主秉國鈞者二十年人無遠邇惟才賢是任言無
婉直惟公論是從鏜等先後入臺凡所建白無有弗
行出按四方舉措興革無弗如志秋毫皆公賜也公
既以去歲壽八十而夫人後以今八月十四日届八
十初度之辰夫德其人則恒願其有吉祥可喜之事
且從而喜之若已與有者此人情也矧夫人暨公相
繼齊上壽其　於古今為僅見而夫人孝慈恭儉之
德上佐我公下　成嗣子司空君而施及於諸孫者
皆又過人遠甚鏜等之於慶祝顧能無情哉幸賜之

言為道其中之舉舉者昔其讀詩至采蘩采蘋諸章竊疑以為南國諸侯大夫既以身被文王之化則其行誼功業當必卓然有可稱乃詩人皆不之及而獨詳於其夫人內子之事似非所宜先者既而思之君子之道以正家為難天下之化教家為始南國諸侯大夫雖賢其治外易知也其行乎閨門之間者難知也惟觀於夫人內子所以奉祀之敬而賢從可知矣故稱其配而身之賢自見者二詩是也今諸侍御相與德公而屬其言以為夫人賀其察其意莫不願夫人之壽益進於無疆以佐公而久其施然則觀群情之厚於其配而益以見身之賢者茲舉是也夫二詩孔子之所取以為經也有如以茲舉發諸文章垂諸後聚使凡論世者獲有稽焉將不與二詩互發而並傳乎其雖非其人然幸久從公後謬承獎與所以德公之意與諸侍御實同又慕詩人之善頌其諸侯大夫也遂不辭而為之序乃若夫人之盛美則自姻黨至於縉紳咸能言之而其泮渙優將享無疆之算則在天為福善之定理在人為仁壽之恒事不復詳

賀師相介翁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壽序

嘉靖庚申八月十四日為師相介翁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十設帨之辰先是己未春公壽八十　上重耆德褒元勳　詔公食祿如伯所以賚予之甚厚已又名公京邸之堂曰忠正命工部製扁給懸及今踰年而夫人亦以八十局誕於是太傅朱公太保陸公以其輩咸辱附公葭莩之末相與奉觴為賀而屬言於其其應曰夫壽自昔以為難得至於八十則是士大夫杖於朝之年也其得之加難矣凡人稟受不齊而數之所值亦異有如夫婦皆壽八十其得之又加難矣至若偕壽而膺　國恩之盛享家慶之全則又冊史所未前聞其得之滋益難矣今夫人與公先後躋八十奉一品之誥服冠被之華出太官之珍饌酌　天子之賜醴以同宴於忠正之堂翹首以覲則　龍章奎畫燦然而在上顧視左右則嗣子司空君與其諸孫金屏朱

崇煒然而交輝於□所謂至難得者不既兼有之乎乃夫人何以得此於天也昔老子論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謂之於重積德而其稱三寶則又以慈儉為先蓋天之德曰生慈則澤物廣而壽之得於天者有以培之而益固天之道福謙儉則用物約而其壽之享於己者有以衍之而不窮然則慈也儉也又積德之要也是乃所以為寶也其閒夫人懿行甚多而其性尤喜施予自姻族鄉黨以及於四方凡有疾苦如在其身凡有所須如取諸寄蓋公之長育人才惠綏兆姓仁澤流於海內者夫人有助焉公為上所眷倚貴重於廷臣無二而夫人自視恒若常布時諸所奉養雅尚淡薄蓋公之為國節用愛惜民力修法紀而竟物軌者夫人又有助焉由是觀之慈儉之德莫有盛於夫人者矣老子世所稱仙祖也其言則經也老子之壽吾蓋不知其紀極也夫人既得老子之所寶其長生久視固將與老子同而所以膺 國恩之盛享家慶之全者又豈特如今日已哉其不敏請豫為夫人賀且以曉世之求壽者二公曰可哉遂書以為序

贈曾素齋雙壽序

庚戌春下第南歸泊舟衛河不復記何日惟時新漲浩濶明月如練蓋三月望之前後也四顧慷慨起而行吟同泊諸兄登崖相揖立談繞移刻耳志意投契宛如平生諸兄蓋廣昌三何兄南豐李北野曾曉暘也百年四海相知能幾予喜得諸兄也欣然忘其窮途之戚焉諸兄復謂喜得予也欣然亦忘其窮途之戚焉日則并舟而處夜則聯舟而息如是者月餘而後別歲癸丑復會京師予幸竊第而諸兄數猶前先辭歸曉暘以卒業太學獨後復得相與謂予曰明年甲寅老父老母偕六十願得兄言為壽知己者莫如兄則知其親者亦宜莫如兄予聞命不覺欣然喜躍然若慶之在吾親也夫六十杖於鄉翁當其年而精神烱然視少壯不衰享有遐齡

之所難孺人以賢淑克配實同其年尤為難曉暘循循醇朴而天才横逸不可羈制才德具勝國家希世之瑞也生有賢嗣人之所難曉暘凡四昆玉若琬琰圭璧燦然具陳不相上下猶為難習聞翁之為人律身教子率以道義素崇長厚之風盖葆元氣而存古道者怡怡然家慶之樂有與天地之太和相為游衍焉則其偕享耋耋期頤而曉暘首率諸郎君掇危科致通顯樹聲名建勳業以慰翁之教望之心事雖未然而理所必至即謂之已然為翁之慶可也故自京師去江之右殆數千里予與翁不相識龐眉隆額古厚之儀容若侍杖履而接顏色自今日去稱壽之日亦後年餘而覩知交集觴豆錯陳予亦恍若周旋酬獻於其間盖與曉暘為一體之交翁實有伯叔之誼意氣相通景象如接非地與時可得而間者則其為翁壽也亦宜矣曉暘歸以予言請教於翁如以為然三何兄李兄尽一堂稱觴也亦以予言質之如以為然敢以衍觴焉

壽王母　太孺人序

休寧王侯母太孺人壽而吏曹子祝之曰如山如山云夫稱壽而曰山擬若畢巷讚矣曹子梁以似母豈襲人作漫語耶夫亦在山言山而感於類山者乎是故曹子久病嬖倦於遊而因白岳勝為寓內稱最乃勃然其有飄舉之思於是倚策而遊白岳而白岳為休寧山四方來者各祈其私而休人無私禱也合而致詞曰惟侯有大惠於茲邑為之祈祿祈年為報云夫風教之澆憖譎易與也王侯將民如此諷諷乎古之遺良矣曹子久不耕審而因侯賢可並白岳稱最乃又勃然其有仰止之思於是倚策而謁侯會侯以吏迎於郊舍而與之論政侯曰令親民官難矣某何敢曰能奉母氏教唯謹耳而母遠草之俱延景愛日之私徠來巫峽聞予其一言祝之曹子久不文而因母賢可並侯稱焉乃又勃焉其有形管之思吟吟乎不能已於言也乃序

之由㳄遊幸矣因山而知侯因侯而知母因母
而知山之德類母又因山而知母之年類山不
覩之白岳乎隤然下土而岌然峙於青霄方予
偃然躡級而登也維時驕陽吐映黃風飛塵交
晝杳萎矣須臾氤氲蒸蒸生觸石而興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雨始而霏如霖如繼而沛如而焚
如槁如者倏其欣欣向榮焉人謂功在雲耳而
不知山實尸之猶之休人知頌侯矣而不知侯
亦雲也不有出雲者哉故隤然方輿而澤止於

先天遠然闓闔而渥施於千里其功咸不發也
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母之謂矣於是而祝
之曰如山如山云固宜異日侯蹕勾陳之上階
而膺霖雨重寄四寓之內氤氳乎元氣流矣坤
儀母妣卓然標樹世有聞望焉庶其引之無疆
哉於是西向拜而再祝之曰如山如山云序在
三月而迄冬乃書而歸之

壽虞母王孺人七十序

古稱七十為稀年有慶乃今王孺人古稱壽岳
慰悅辰矣其里族婣戚暨諸嗣君圖所以稱觴
為壽乃孺人則固辭曰予夙遭艱厄良人棄捐
奄然恨終天矣予良人不及壽觴予其何忍舉
觴乃里族婣戚暨諸嗣君則又固請曰惟先君
子賢宜偕老而竟不偕年予輩怏怏恨矣然不
及申於先君子者尤幸獲申於孺人其又何忍
弗舉觴於是王子子居王子恭默乃乞言於曹
子曹子曰孺人之壽也異於徒壽者矣世稱丈
夫早負意氣迨終老牖下竟瑣瑣無以自見而

閨閫幽淑言不出閫表見尤難乃若孺人之壽
也則異於徒壽者矣孺人生於壬尚嬪於虞父
為憲副遲菴翁而夫懷荊公實先都憲玉壑翁
裔孫云孟宦階並奕世美矣故兩家稱鉅姓最
著珮琚騈聯金玉輝映甲第高尋相望煒煒照
邑里而邑里人意王氏女必嬌貴自珍愛而見
虞家子弟率桔云翩翩紈綺公子也乃孺人顧
絕嬌貴態茹蔬糲御荊帬拮据勞勤有古汲井
舉案風懷荊公故厚德孺人相之益脩謹端慤

不敦異俗事衆馬遊浴宴逸乃折節好學為時
名儒以故里稱世家子必以懷荆公為賢然負
大志不克試逝矣孺人克訓諸即能世其業乃
亦不敦異俗事衆馬遊浴宴逸折節好學後為
時名儒駸駸乎振翮騁武科第蟬聯起矣以故
里人稱世家子文率以懷荆公諸嗣君為賢然
懷荆公信賢孺人内助為多而暨訓其嗣君開
之義方慈而嚴撫育而驅策也殆卒由於孺人
以故里人咸歸功孺人稱貴家女能為賢婦賢
母者又率以孺人為最賢予往考之國風所歌
書傳所載彤管所編次每云閨閫之間天地造
端帝王詒始其言過矣今一王孺人而持節輔
謹閨家正倫其有關於世教功非細也書稱詒
不信哉語云無德不昌無施不報懷荆公德而
雖壽天道觖觖爽矣哉者把彼不足而注此今
有余昌其後而食其報孺人之方來者固未涯
也異日年高而德邵予顯而名彰孺人之壽也
信哉異乎徒壽者矣嘗懷荆公受業於先戶部

戶部君每訓予亟稱懷荆公賢故予聞之稔而
孺人予内人姑也王子子居王子恭默為内人
兄弟子從内人稱與王子同稱姑焉乃得附王
子後稱觴為壽而書之以致祝云

誥封鄒母　太孺人壽序

御史大夫蘭谷鄒公奉　召歸院便道朝其太
夫人於時太夫人春秋六十矣大夫駐節鉞於
門登堂　上壽而客有乞言為太夫人壽者大夫
自為郎時謬與史曹子善故曹子耴知大夫亦
因以知太夫人若太夫人者無論其孀節闡教
之粹潔其卓識遠見蓋有出於偉丈夫之上者
語曰作善者壽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顧不千
歲哉太夫人之孀也蓋未及中年云今夫孀媼
之愛其子也百倍於恒蓋失其所天以子為命
即疾痛勞苦之微必撫摩愛護置之於安設復
險蹈危以冒不測則呼號抱持痛沮而力挽之
必脫於險乃止恒情大抵然也夫人當先大夫
之祈舘也愛其子豈異於恒情及大夫為御史

時權貴人潛竊威福之柄摧折士大夫之氣而牢籠之即有豪傑之士奮不顧身稍加詆折辰詆而夕竄之矣昔人所謂風氷消凍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非斯時也我方大夫錦文之入也不及於難者其間不能以髮人人危之矣自恒情處此母必曰吾夫亡吾子不可以許人子必曰吾母在吾身不可以許人使人人而皆蔡是也社稷事竟誰賴我太夫人能忍其所愛而許國以子大夫能忍其所私而許國以身均

有見於其大耳及其手排霾翳澄霽日月中興之業爍然復新一時頌德者咸謂汾陽臨淮摧陷廓清以佐中興古今之偉績也然滋蔓之寇猶在四方力猶可施乃其依憑城社根盤窟據為心腹元氣之係牢不可犯者此其艱難險巇不啻倍於尋常我是大夫之功有出於汾陽臨淮之上矣太夫人之卓識遠見乃至於是用是能忍其所愛耳至今享太平之樂德大夫之恩者自士君子以至於里監田傭咸願肖大夫之像而俎豆之頌且祝之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德雨澤者德其所自知山川之功大祝大夫者祝其所自知太夫人之壽遐

壽虞縝齋七十序

邑著姓惟虞氏最鉅縝齋翁今年七十壽矣夫立標而趨行不問途執型而陶器不苦窳言貴有宗也故國有鉅族標之矣族有爵長型之矣故有長人而後邑有鉅族虞氏自都憲王雪公以名臣起家裔最繁縝齋翁者其嫡孫也然居

行中獨少次而第之為八云始予髫髦初識翁則翁之兄存者無幾族人咸伯叔翁矣迄今則翁之姪存又無幾族人咸祖翁矣故歲時祀祠儀節宴會諸門閥事咸尊翁而禀命焉乃翁性沉默多智慮雖磊落負俠氣而退然若恐言吶吶不出諸口平居怡聲柔色不大於童僮而至其禦外侮撑住門户毅然莫能犯雖承藉世業可擊鮮濃服紈綺盛闔閭而抑然不敢踰於節離未嘗揚光立奇表見於世而其居約守成有

足稱云故其子姓效法於尊長入雖豪傑無待
爲然因而善其身者不知其幾也邑人傚效法
鉅姓雖豪傑無待爲然因而善其家者又不知
其幾也故翁雖少業文長入太學即井丘園不
事進取而王者之禮樂紀決乃相與一族人共
守之以善其家復相與一邑共守之以善其俗
謂之家有幹蠱國有遺良可矣今七十而康古
稱老成比於典刑故行者往矣而標則存爲用
砦刊矣而型則完爲翁庶其標型於一邑一家

乃以是知翁之壽殆未涯云

賀張方溪七袠序

歲乙丑方溪翁以子彪曹郎虎菴君貴
制封如其官甫再月為丙寅春仲十有七日為
翁七袠懸弧辰矣里中一二逸客暨曹子夙以
意氣託虎菴君末交率私相慶曰惟是
天子之崇階與
上帝遐祉寵錫善類者榮與壽適駢集焉殆將
引於無疆敬再拜執爵為賀乃方溪翁則辭曰
余幸也余無與智畧表見尺寸登於當世而稱
此榮華優游歲月於熙朝余幸也奚敢云賀曹
子曰章服者德之華也壽者仁之徵也天下有
倖而致者矣乃翁則獨不可曰倖夫翁三代之
良而漢之長厚假令生其時徵詔聘賢其容老
於巖壑顧今劇尚進取乃翁故尚隱不事進取
安車蒲輪之風邈乎遠矣安於常布終焉耳乃
竟服玆顯命先是翁感疾岌岌若不可朝久仙
人降於箕楔以方服之盍康凡此必有默相其

間今龍文鳳誥炳自九天而下褒揚其潛修而
怡其高年若機杼輻輳踵繼而至此難遘之會
而希有之盛也豈偶然哉實惟蒼蒼者寔與天
畀之聰明克鑒其善而歆嘉之厥有繇然也謂
之曰倖也誣矣夫至貴者德不見而榮矣至榮
者仁亦杖鄉壽矣而又杖且見焉用是鄉曲士
人樂慰其素望顧相率而拜祝下風豈惟綸綍
之降壽獎之贈徒榮壽是慶意有所重也別述
訓嗣君禮聞肆之文東清修之節揚芬樹績於

當時所以孝養而承顏者亦豈惟衣冠羞瀡閒
又能以德成其親圖秉於不朽慶又莫大焉謂
之曰倖也誣矣若夫吉人召祥祿真凝和日躋
於上齒以觀嗣君之成膺九命之章享萬鍾之
養帝天不爽可跂而待也顧與諸君俟之

賀張毋錢孺人六十序

曹子祇役南宮試事厥時浮誕乃取行謚於文
闈間中得卷發揮性情根極倫要而流貫乎精
神胝乎其真藹乎其依乃決之臆見曰斯孝弟
之士乎予將驗之既開封署名出門相謁為黔
中張子濟川雖旅進旅退未暇詳即儀度意象
固舉足不忘親者固身遠而情馳不失赤子之
愛者乃竊自慰曰文以取人信矣夫山騰虹而
璧良淵媚月而珍奇天工運神寶器用成謂係
於積與習者厚也士行端文成其必有為之前
者乎予又將驗之會
天子留意代邊遣使齎羅貨實單儲張子承命
以往乘隙歸省具述母錢氏太孺人懿德乞予
為壽則先大夫昆池君歷宦有聲濟川登甲第
成名實孺人相之教之即置之古女史䟦賢烈
不異也又竊自慰曰觀其土可知其生信矣夫
予始見者文也宛然若見其人也繼見者人也
宛然若復見其文也黔中去大都萬里時見者
予也及聞太孺人之賢宛然若見其親也使前
聞之則知予也將得於孺人之賢又奚俟見其
文也其驗之而信明若觀火如此是故有賢父
兄則有才子弟自今觀之於母氏亦然子才則
文顯文顯則勳業聲望卓有樹立何者循源而
下不失其派其貫一也予又將驗之矣詎有不
信者哉濟川果樹勳流聲卓有樹立母孺人得
觀成績享榮名則行足以實文文足以悅親斯
上不負
天子之制科而下成予知人之明故方阜遇千
里不俟其騁茂先遇太阿不俟其割見於前者
見之神也予非其人也而竊於濟川厚望焉張
子再拜命曰先生之教也得吾母孺人之心去

歲孺人六十矯以行役不得待今訃歸日猶乃初度也請以為壽

賀嚴太夫人八十壽序

今年八月十四日

誥封嚴太夫人壽八十太夫人少　元相介谿公一歲踵届高年朝之公卿百辟駢聚輪緋率相稱慶而諫垣諸君乃拜請言予竊以天眷有德醇龐嘉祉之氣鍾為福澤甚不易致而至於雲仍輻輳駢集於一門又至難爲世恒言鹿門龐公之壽㝵與其配偕以為美談然特岩穴士耳固未嘗貴世有貴者矣咸未必壽而又未必偕上壽壽矣又未必多賢子孫是故景星不繁朱草不蔓角者亂翼者跂天固若靳之也至洪範叙疇曰五㸔封致祝曰三即其叙與祝多遺福焉古之人又若不敢過望以取必於蒼茫之間亦以氣數不能齊云耳今觀之太夫人則天固無所靳且盩焉其全畀之矣夫公自入相至今凡歷十有九載

聖天子眷注日篤而太夫人為歐陽氏系出文忠公固賢相後也及笄而嬪於賢相因公貴膺一品封誥同壽同德同康強衣蟒腰玉龎眉渥顔歲時駢席而坐怡愉輝映羅綺交錯㸑若雙仙在堂環列於左右者嗣子司空東樓公負經濟雄畧晉陟二品階諸孫壯者冠者髫而髦者者悉盡通籍出入承明之廬蟬聯結珮而趨金紫炫耀蘭玉森列即考古志汾陽晉潞之盛舉而擬之於今猶覺其得此遺彼歉歉爲不足誇尚也而公固若執左券索償於造化隨取隨足所不敢必者亘古今而𡚁萃於一時殆百順咸集矣又何其至𨼆且備歟雖然蓋有本矣

聖天子以神明御極綏輯海宇致治與三代媲美惟公能左右之則今中興之皇業最隆者公實成之公為天子腹心之臣朝夕侍側参咨勿之議不問家事惟夫人克相於内尚其有專志底於有績則今中興之相業最隆者夫人實成之授其自亦惟天眷

天子至隆固不斬於公以成
夫子天眷公至隆固不斬於夫人以成公始交
相賛焉則太夫人之壽固與天運國脉相休美
者不啻千百已也從後觀之乃知鄙言有據矣
諸君乃悉再拜曰昔賢有云宰相行之諫官言
之非有賢宰相則諫臣不克行其言其等今日
惟勉承之賴以寡過者盖公賜也而今乃知太
夫人與有助焉敢不敬以為祝

壽師相玄翁高老先生六十叙

天佑國家必有耆碩魁壘之士以樑𦊅軸而幹
織衡然後其主不勞而休美無疆之業可行而
昌也自昔有道之長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王
成王時相業莫如周公史稱公相成周五卜有
八載其負黼扆而佐嗣王又十有餘年已乃還
政而歸東周留東周者又七年盖公是時春秋
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身為太傅操冢宰之權
而上下宜周道以穰天下歸德焉老成人之重
國家固如此今少師中玄公相肅皇帝及　今
天子有年矣入則陳王道之闕啓乃心納乎
聖聴出則兼冢宰之重搗衆材庀乎王職以余
所睹記按公旦之往迹抑何符也公嘗授經
天子　天子改容而師事之比參大政發謀於
策受如流水其著者　肅皇帝馮愚王几而授顧
命天下莫不聞論者乃羿及方士汙蟻　先
皇規脫已責公為傍附分辯之君臣父子之義
若揭日月而行也虜從宣守以來歲為邊患一
日震懼於天子之威靈執我叛人欵關求貢中

外相顧駭眙莫敢發公獨決策納其貢献許為
外臣虜遂感悅羔遂徙不敢盜邊所省大司農
芻粟以鉅萬計豐沛徐淮間数苦河决公建請
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
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艫銜尾而
至國儲用足是時方内乂安四夷嚮風天下翕
然稱治矣公猶兢兢日兢兢與几卿百執事
講究實政雖刑吏治問民所疾苦推岸而澳憔
之雖黍土綢繆不劬於此矣始公方柄用遭忌

有言抑婁不可詰辨公避居東山意豁如也居二年再入政府衆謂是且齮齕諸言者公悉待之如初未嘗以私喜怒為用舍踰年上書請解銓務上手詔慰勞恩禮有加焉雖赤舄遜膚不泰於此矣公才異蓋世又天子師也而滋益恭親賢愛士寬能容之一事之善稱不容口一言之當決若江河雖吐握延接不勤於此矣昔公脩此三者今聞長世為國元老而公之功德爛然後先宰烈年已六十聰明步履有踰少壯其

於上壽猶椒之也今　天子蓋命省臺執與成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溥海内皆矯首抗手歌頌盛德即余翳下辛從公後忝預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宮府之事悉以諮之抑於周召夾輔之誼以奨王室此神明所知也繇此言之國家烋美無疆之業溢於成周雖有巧曆莫之能得該於公而卜之矣嘉平之廿又三日為公誕辰公所舉鄉會士百十有餘人嘶余言介壽而余為舉其大者著於篇夫春陽煦物百卉感榮而迎曦含旭桃李為最諸君皆公桃李也公今行周公之道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於仁壽而况近在門墻者乎宜其感悦愛戴倍於恒情云

天說為荆野庄壽序

天者至不變者也然其權有時而敝不得不假之人立標幟以振耀之傳曰仁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斯二者天道鼓世之微權也然至不變者理而至不一者五氣之澆淳釃漓修促離揉

之異行於是有仁而未必壽者壽而未必有後者有後而未必壽者壽且後而未必仁者將委之曰蒼蒼茫茫焉耳果有知乎雖有智者猶曰志不勝氣相率而怠棄嘵嘵然藉口于天以自釋天之權不幾於敝耶是故為國者著令典久且玩弛必釋德而任之懸重賞進超秩以振其權之中衰天道人道一而已矣野庄翁者固天之所假以立標幟者也翁為人愿朴和厚煦煦然葆元氣而遊太古即漢傳所稱長者且退含

洲人稱之曰仁人鄉之士大夫有道者稱之亦曰仁人信天道有知稱之亦必曰仁人而今年我八袠矣四子業舉子兩遊國學一舉於鄉一舉進士矣於是鄉人愚者智者賤而傭者貴而縉紳者少而髦者老而杖者莫不曰仁者壽仁者必有後天道果昭昭也而上天鼓世之權藉以中起若翁者謂天之所厚以示天下非耶故翁雖善順養能節宣攝生吾不敢謂翁之能而必曰天季氏雲淵子即焉學有文吾能鑑識而錄之吾亦敢謂雲洲之能而引為已功亦必曰天不然則荊氏為冊陽著姓族繁盛甲一郡善攝生業舉子者不知其幾也而何獨仁則獨壽則其後獨顯耶雖然天意所培氣機日至譬之栽者不見其長有時千尋不如是不足以標幟振耀以風天下吾將見其八十者不止於八十遊太學者不止於太學舉於鄉者不止於鄉舉於進士者不止於進士將駸駸而進也天道不爽予將驗之矣

壽祖侯郭南洲先生序

歲乙卯季冬廿有五日實吾郡守南洲侯降祥辰金壇令趙君將獻觥躋堂為公壽乃造曹子請言以祝曹子曰詩人之祝遐齡也恒有取於岡陵松栢云夫砥柱突立中峙江河狂瀾怒濤噴薄衝擊亙古今而不蝕強幹勁節挺於千仞之巔陵擬霜雪而不搖落改色是岡陵松栢之永年也何者其質厚而其性真也使漓質而矯性則無完力堅守以自樹亦波蕩風靡焉而已也頃年吳會遘艱海獠豕突客兵蜂集催餉徵兵移檄旁午瑣尾之黎憂急無聊而我鎮江者又鍾句之磽瘠而吳會之門戶也其疲獨甚而紛馳叢沓又獨甚焉

天子軫念重地簡命南洲公以禁近諫臣出司茲土偉然若崇鎮巨茂橫障蔭乎千里正大而肅公廉而慈絲餽縷謁莫干其門上官有令苟不便於民則抗論調停寧干其怒而不欲一拂茲民之心下民有好雖不便於躬不順於上

官而敷著勤恤汲汲若恐後其相夫籌掠期集炫示風力摯曲承唯希取寵揚者則赧然色於而憤然不樂於心也即爵以三公而祿以萬鍾曾不足以動一瞬矣是鍾受厚質而不以時滴順養真性不以情鑿其浩然氣完力固清操高風天之篤於哲人周將廻障流蕩振起頹落而砥柱海狩楨幹王室者而其假之岡陵松栢之年也固宜夫上官催徵之紛至也惟守以身任其責而不以煩於令故令得以安其職而免尤

譴於上官令賴守才節於中而不以煩於民故民得以安其土而免刑苛於令民之免刑罰於令也不能不戴於父母而詠歌頌祝之也令之得免尤譴於上官偃然當民之歌謠祝頌也而忌其所自焉不能不戴守如父母而以民之歌詠祝頌者歌詠祝頌之也斯趙君祝公之情也夫祝者效詩人取義於岡陵松栢已也而不知公之質性得於天者岡陵而松栢者也又奚俟焉雖然惟群屬百姓有岡陵松栢之祝而公之德益彰福益臻惟公有岡陵松栢之德之福而群屬之祝益驗詩曰如岡如陵又曰如松栢之茂公則有之矣祝祈之言則其享遐筭而綏後祿也固宜其無疆

壽范後溪先生伉儷六十序

江河之下惟是砥柱中峙則狂瀾若東而不肆世變之趨若江河之下惟是君子挺樹則頹俗亦若有防焉而不流然則君子者世變之砥柱也故砥柱千古風霆不搖君子百年精氣內固

謂皆天之所獨厚歟為世道計者非耶虎夫風俗之不古也久矣吾吳最為飾詞貌而略躬行務繁華而厭本實予金沙吳之甚陋邑也且被靡氣染日痼日深每聽耆老談說舊事即二卅年前勝於十年即廿年前猶勝于今雖有明哲其能超振而不狃者鮮矣貿貿乎不知將何所止也後溪范先生家於吳習尚則亦吳生於斯其心與貌則古者於親睦於族脩禮讓於鄉讀書有文不汲汲仕進務力穡拓業不營營焉利

其家敦龎淳穆恂恂乎大雅之遺也居常怡怡然若飲元氣而飫真趣雖不藉華飾玩好冲然有餘適焉鄧孺人協德助順允備内則故以之表閭里賴以知有實業以之範後進賴以知有實學以之垂裕後昆則伯仲克肖聯璧輝映昔夫子所謂慥慥躬行者顧不彷彿耶又不可謂三吴滔濫中之屹立者耶夫信有大瑜然既試於雕鎪則玲瓏易折惟渾朴未琢可抵撞而不磨醞醢之味不可越宿而明水大羹久且不變

故外華者脆内腴者堅驗之天道物理厚其質者多其年配以同德皆假以周福先生之期頤上壽偕老齊美端可必矣又奚俟于祝先生年六十十一月廿二日其懸弧之辰壻王子居予内弟也乞言為祝因與之論其槩如此

壽王四潭六袠序

紀年者數周於癸亥四潭翁自甲子初度迄今癸亥歲六十周矣殆貞元會特也殆循環開先也壽無涯矣是宜祝祝者何祝之莫不曰如願

如願而予獨祝之以所非願爲非願者何蓋嘗覘之矣夫取其所可舍者適情而躭者也舍其所可取者拂情而拒者也語有之曰愛之如金棄之如塵言係乎情也王氏舊衣冠族也以故業進取尚聲華競以勳名相高武踵而科第者儒而庠遊者輸貲而官者鳴騶於朝歸錦於里冠冕珮玉肩摩襜接於時盡一族咸衣冠人矣而翁獨不衣冠葛巾于于野服蘧蘧蕭然爲里中布衣人夫翁少讀書能文又敦尚行誼即去

古遠孝廉方正之舉廢岩谷之聘安車蒲輪之迎久不行矣尚有制科在焉即數奇不能應制起庠校獵取科第然今國家多事實邊助工例歲歲下假令輸貲而官譬之囊金入市肆隨購隨得耳乃翁一失意於時終其身不事進取厭溷淆之習甘栖遲之操築室於野退而耕於堯塘之上順天因地盈縮有經而家日饒裕嘗曰吾享吾力之所出則安享其出於人者不自安也以故違俗特行與世罔干涉惟超神玄冥抗

志恬寂以風雲為聲華以猷訩為勳業瀟洒為通顯端方為尊榮其視冠冕珮玉若弁之桎梏垂之縶束即奉而加之避若浼焉謂之舍其所可取者非耶乃知投之不堪叔夜絶交強之所難魯連乎卜、視夫色喜於捧檄咄嗟於書空較榮悴欣戚其情殊矣是故人各有願有不願乃翁之所非願者在冠冕珮玉殆其性然云雖然翁固非願而翁之嗣君又願其非願蓋翁有子四人四君者率研精於玄籢奮意於青雲行

將羽儀天朝矣天子推恩所生璽綸曉下錦誥夕馳當斯時奉冕玉而加之重之以君命翁其敢辭之曰非願抗焉而不拜賜吾恐四賢並振而六衮再周不特一加再加已也翁又其敢辭之曰非願抗焉而不拜賜翁聞之矍然曰進而事君者鄙人之志也退而耕於野者鄙人厄於時也誠如子言鄙人奚敢曰非願而實奚敢望奚敢望於是客捧觴為壽而酌之曰翁毋委之曰奚敢望奚敢望冠冕珮玉恩命雖出自天上而自今占之聲華已在軒楹間矣予又奚敢曰非翁願也而舍以為祝云

壽高孺人七十序

歲丙辰高孺人年屆七十高氏邑之鉅族也夫今之舊家華裔其子弟率以門第自高闊畧本實盛冠服飾儀容以相侈尚群然聚而相標榜肆然鼓口舌長短人而至其閫内婦女兢綺繞珠玉修姱華飾於米盐井臼塲圃饎爨滌浣之鄙若謂非大家所宜恥而不屑事事而詩人所

詠蒿藟卷耳蘋蘩之風微焉彼固謂美麗觀望斯其盛也而不知偷盗甚矣孺人湯氏歸於高然恂朴不若在高市居而不效市俗趾績之御華於暈狄獨菲之享并於旨羞掃洽之役安於裀閣惟汲汲勤事約計饋織出入佐其夫創起家業未艾而孀二孤且氣氣然在襁盎縱理拮据訓勉撐拄迄有成立竟不類浮囂之士而家盎大饒今年且古稀矣諸親知謀為壽徵言太史太史氏曰孺人之誕在十月其卦為坤陰之

貞也婦道也夫陽明消蝕幾盡而至於剝其勢危矣坤者秉正敎順彌縫聯絡使微陽默生以抵於復說卦者謂陽生於進機自不泯以為陽之功而不知長養含息坤實為之基也孺人之初歸髙也家已落落賴孺人佐治而起孺人懸帨陽月而節近陽至天時人事殆與坤道善濟剝而敦復者似象復者一陽之初也進之至於二陽而臨三陽而泰純然其盛美焉勢固長進不已者孺人芝蘭滿前既及曾孫矣覩復之義而其壽而昌殆駸駸乎未涯哉雖造化無心同辰何限不可若是之比擬而其義象與孺人獨竊有近焉可以為祝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壽喻吾阜府丞五十序

昔周之三后以累朝元老留後東都重洛禹而坐廓淮奄不靖之氣士會晉之耆舊也柄晉政而晉盜之孳牙於其疆者奔秦如驅古者老臣不以才智靖國淩之以氣以折其鋒臨之以望以寢其謀則封豕脩蛇更相吞噬而不費一鏃玆惟立朝久而聲望四著所折衝者遠也譬之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其勢激矣國無老臣即有少年之才揮霍風生然望不夙著則無以奪其氣雖與掎角於才智之間而穿楊百中然旁有懼其一蹶者矣古之不師不陣豈非以元老坐鎮於內而蔾藿不採耶應天我

高皇帝建禹地也襟帶江海控引淮越擁護陵寢聯洛群服神禹不搖則海宇寧謐盖根本重地也故府與省寺抗尊而府大夫即古京兆階非舊德夙望不與玆選重根本也邇歲並海多警聲搖畿輔

原缺第三葉

聖天子南顧拊髀思獲舊望以鎮之吾翁頁宇
宙偉才上壽三后下軼士會立朝寏久而丰采
照人舊矣祗奉　簡書南貳京兆正立而長城
山呼吸而太阿脅顧盻而郊圻靖指畫而封守
間不動聲色而夷氛烟散疆圉不聳惟翁望舊
氣迓寒窺伺者之魄而神愈重也翁之惠政殊
勛亦易更僕數而氣殪驕夷於樽俎之間則尤
其壽蒼生之大者蓋天將壽一代之運必壽其
朝運之臣以重國勢國勢重則國脉壽而愈不

移翁方始壽而蒼生咸賴焉嗣是而年躋上壽
階躋上台則治躋上古如鼓之應桴矣天以上
壽壽之翁而翁以其壽壽天下則翁之永綿遐
祉豈惟翁之休實天下蒼生之休

賀少師徐存翁六十壽序　代陳文峯作

少師存翁相公隆純佑之期應中興之運山川
靈淑間世獨鍾其生也有自而其出也有為道
德學術大醇至正逵遡伊洛傳嗣統緒炳之文
章暢之事業以覲成一代格天之治巍乎昭揭

徵矣歲辛酉三吳荐飢明年時雨而雨時暘而
暘原隰腴瘠黍稷種秫宜於彼亦宜於此投而
易生生而美頴計畝較歲人賴獲倍進耆耈相
傳謂百年以来僅此樂歲而且天降時雨其甘
如醴嘉禾一本而百穗嘉瓜同蔕而聯實層見
疊產咸在於淞江之濱鄉之番髫戴白莫不踴
躍奔走矣覩嘉美各出意見用占休應有曰元
相一身朝野所屬而燮理之澤環海咸被矣然
鍾靈毓秀徵降星儲實自茲土兆祥以地也斯

其徵[illegible]者曰相公陟台握愈一紀於茲矣而休
徵獨見於今日或天意示始屬也兆祥以時也
斯其徵矣有曰今年九月某日相公介六十初
度萬寶告成矣天殖嘉壱應候而薦秙將又申
之純嘏錫以難老手兆祥以年也斯其徵矣今
皇上中興之運卜年千億卜世無極天所命也
而我相公寔為佐命元臣對揚休嘉光昭一德
以弼成配天之業天其申命於公矣則其壽寧
有窮哉其方奉　命有事於三吳不能抠衣稱

觴從百僚之後然觀風於野目擊盛事乃敢釆民間私祝北向百叩遥獻之以為萬壽

壽虞樂耕七十序

自古者三德六行卿擧里選之法廢而山林田野或有遺士古昔聖賢之論其爵人也樂善不惓而已其禄人也言行寡過而已苟盡其在我則在外者居然若有之也是以有不一命而榮不釜粟而豊訢然自足以忘老者故盛世遺人之位不遺人之賢而求之今鮮矣吾鄉樂耕虞

君實近之君淳麗雅厚有古長者風度非分内事不言錢無擇言非分内事不行錢無擇行歎睦好禮高年不衰顔今時取人以文懸名位奔走海宇英傑而君樸然不習文塊然株守而不之奔趍也則世亦遺之矣故終其身一山野老布衣夫文裾華冕高堂峻陛朱軒綺盖權利足以耀赫而起人歆慕此人情所榮而世俗所同也擧天下尚觀聽其誰榮一布衣雖然使貴而顕者放言狂行而倦於善彼且詘然自修君子

盖之庸詎知虞君之高不以為性分之可尊可樂者可無愧則冠冕不若其裾堂陛不若畎畝軒盖不若曳杖而逍遥故生於世胄不遷於外慕訢然自安而終老則安知世人之遺君耶又安知非君之遺世人耶使果世之遺耶遺者人也不遺者天也君七十而康壽駸駸未艾子有文而幼孫偉又安知人情所榮者不有所待耶雖然天者可待也君則盡其在我不敢覬其在天者予與君有戚誼邃諸君子在因論其心如

此諸君子以為然請書為壽

壽陸母姜孺人八十序

今年陸母八十二歳矣而髮皤如矣而貌麗如矣而躰癯如矣然而精神强矣前年母八十禮八十則慶母固弗許今請之許而追慶焉盖遡而返之也母之生也以秋而今慶也以春禮逄屐則慶而慶之豫焉乘陽和也盖迎而先之也於是容乞言為祝曹子曰奚言也君子一周旋也不言而寓者深矣其遡而返之也得返老之

誼焉其迎而先之也得先春之旨焉故君子一周旋也不言而寓者深矣是故採樂桃源爛柯石室徘徊易世瞬息移年莊生總八百於一時王子迴千齡於七日結嬰還童更生再黑謂之返老者非耶斯後時而慶也祝以此也風恬日遲紅酣紫釀厥搖落之興悲欣芳芳之取妍謂之先春者非耶斯先時而慶也祝以此也夫祝之返老也是將以其皤如龎如瘇如還之鬒如丹如腴如祝之先春也是又將以鬒如丹如腴

如易其皤如龎如瘇如夫是之謂善祝故君子一周旋也不言而寓者深矣雖然衆芳爭妍而清標高節退然後凋以其堅貞者在也奚秋非春也孰謂其皤如龎如瘇如而非鬒如丹如腴如語有之曰從少知老看秧知稻言觀德知年也奚八十非期頤也又孰謂其鬒如丹如腴如而非皤如龎如瘇如是故迎而先之也則春而秋矣遡而返之也則八十二而八十矣然迎其所遡也則八十而期頤矣遡其所迎則秋而春矣故曰先春孰與長春返老孰與不老云客撫然起曰有是哉乃今日之慶也偶焉耳矣而有是哉乃大集欲飲為長春之會不老之宴命劇者歌長春之音不老之調於是捧觴為壽觴非酒也酌元陽其中而進之曰長春之樂不老之丹矣是之謂善祝曹子曰奚言也予之言實言君之不言故君子一周旋也不言而寓者深矣

壽羅母徐孺人六十序

今年羅母徐孺人六十壽矣孺人家廣陵而歸

於歙之羅曙峰君為副室歙多鉅姓尤推澄坎羅為最著以故羅多才賢人乃所稱最才者尤曰曙峰君云曙峰君賈遊淮揚間即才然不階一命之榮黝尺寸建長業瑣瑣甲矣而顧名高儕衆中時歸功而黝文率以才曙峰者稱孺人賢云孺人之歸羅也歙俗不能以詩書之澤振其家率驅而之賈以故曙峰君亦事賈夫賈者計三五操奇贏業肥服輕衡珠耀玉以相侈尚乃孺人獨雅素飾雖弁黛流而見出士人上期

脫跡白屋撫志青雲間攷然相其夫於是曙峰君修高明之行而執計億之策循循爲儒而賈焉又教其子若孫於是其子若孫絕封殖之私而引先王之經又循循合賈而儒焉曙峰君即早世含蘭孫秀茁鸞騰鵠翔或進志庠或升之太學峩冠而委紳有摩踵踐矣夫羅氏世衣冠家衣冠不足奇然盡子若孫若乎人而衣冠人而皆才則又奇於是人子之壽其毋者恢恢乎大矣乃吏乞言史曹子曹子曰人謂孺人卑賈不足爲信矣自今觀之孺人詎卑賈哉特所賈者大耳驪淵之珠亢淵搜圍之璧收之藝叢羅而聚之膝前者盡希珍也異時珪璋廟堂綏絕見旒因而頌毋氏之功褒綸寵章翩翩自天而下詎不灼然顯哉奚啻諸子若孫之爲毋壽乃毋之所自壽益恢恢大矣試拭目於後庶知史言之非諛云

壽錫山學隱曹翁七十序

句吳曹氏世居東里爲著姓學隱翁少自樹立善事厥父市隱先生故以號𭤛恢玄解以晚紛形逸巖澤之隅晚歲無所事事頗信佛老焚香誦偈樂與方外交與稱真隱茲甲子壽七十於禮爲老而傳古稱稀今之人無問顯隱届是皆有慶端陽詰旦寔翁懸弧之辰先期仲子卓菴公欲爲翁張筵壽之翁不可曰吾弗酒弗葷崇信惟佛爾忍靡觴豆以損香燭也哉仲子即奉命惟旋謝諸族屬姻亞所爲賀寔賓筵惟采蒲爲觴率家人以介壽情不克自申也迺緘辭來幣托咸支𣪠玄懇余言以申未旣之情仲子夙遊余里最知某今復余交稔不容以不文辭夫翁以儒者之學訓其子義方聞于里閭肆仲子藻于中而蔚于外搴拔江左師表藝匾行將奮青雲以新熙國之楣乃以佛氏爲教者匪翁意也仲子以儒者之學事其親而奉其所崇信者以寔其所爲壽不幾亦佛之信乎匪仲子意也翁冷脩苦節克儉克勤泊如澹如朝夕孳孳以償于躬者善也謂善則嫌於自居故不受仲子

之所為壽而假人所崇信者以文之云爾仲子
嚴瞻綵娛愛和愉婉盎如篤如朝夕拳拳以奉
其親者順也謂順則嫌於自許故不拂翁之所
為命亦假其所崇信者以文之云爾夫作善者
天降之祥聚順者天錫之福翁纍善凝祥仲子
聚順致福是則仲之所以為壽仲子所以為翁
壽者也翁有賢子暨孫融和門澤出入無弗當
意時寄香火之情於梵宇琳宮海寓名山大川
悉收玄覽不以一毫俗狀累其心常若神遊于

崑閬之墟而無所閡仲子致之方來以悅其衷
者政未有艾焉其為福祥也大矣即翁膺封誥
歷期頤其所自為樂以為壽者無踰茲善仲子
雖緜是陟顯登樞以有躋其所共厥職而為
翁壽者亦無以加茲順矣諦觀先生執醬執醑
以敦養老之禮翁年當貳膳杖國隱德稱之固
先生所優也此禮久廢今之鄉飲崇豆猶有存
焉為有司者所當延致以廻尊年石德之風者
也余聞句吳東里多吉人有司往往表善樹風

矧仲子以文譽名家一時儒者時集其廬而論
議世道余言縱不即風諸有司翁之善與仲子
之順或亦可誒賢者采之以為鄉評攄也然則
余之為翁壽也毋徒文焉爾仲子為翁壽也又
豈徒托諸文也哉是為序

壽冢宰王端翁八十序

皇上臨御之四十年為嘉靖辛酉惟是三月十
有六日實惟大冢致仕端翁擨降之辰先是公
命其子來京論學於予屆期謀歸稱觴以申無

疆之祝而固乞予言眾奉其盛予嘗謂天地之
氣化不齊其太和清淑鍾涵宇宙而使之上恬
下熙淵焉蠢焉明明而穆穆焉共躋於仁壽之
域大道之行者皇虞以還僅一再見而已是故
堯舜必得其壽而九官多台階之臣殷宗多歷
年所而六臣皆耆格之士文武壽考作人而海
濱歸齒德之老蓋天將啟一代文明之治則必
生明聖之君崇獲萬壽而又俾耆年淵德之臣
為之輔佐以昭有道之長其純佑之祝端有不

可得而誣焉者矣肆我
皇上撫靈長之運膺永命之符固將囿薄海於
仁壽之中是宜其有高年卲德加公者生救其
間以為億萬年重熈之休應矣而豈偶然之故
也哉章聞公之服官也迄今凢五十載其敭歷
所至屢信異其感通塞殊其跡而公惟處之一
焉略無纖毫之間及其得謝而歸也則充養益
夫以完造詣益精以粹著述益閎以肆隱然負
朝廷天下之望而思以再覩公之德化者皆旱
熯之欲雨也而公方且晦迹以自全履道以
自適養重林泉以日紓其優游無事之福焉君
公者可謂明進退之道識出處之機以克善其
初終者矣蓋公其賦性也良其積學也邃其本
存也純其效忠也確其蓄德也深有弥綸運用
之才而濟之以讓有雅慱端方之操而居之以
虛故君子謂公堅毅凝忍得韓魏公之度寬大
惇厚有丙慱陽之風而見機達節則似疏廣受
之智此皆所謂平格之道而天之所以壽公公

之所以獲壽于天者也今
聖天子方隆唐虞之業以深耆舊之思惟公旂
和其元精休順其元氣如司馬文正公之居洛
再起而相天子澤生民以益推及其政化而列
宗社綿長之運蚩之後焉則將勒勲彜鼎以為
國家重與宇宙相為悠久矣則公之績殆非一
人之績公之壽亦非一人之壽吾將以為天下
後世慶豈獨以為公也耶

壽汪蒲山七十序

嘉靖戊午蒲山公年屆七十同野施君述其賢
請予言為壽施君初錄事官詹日晤語館閣誼
最篤後與蒲山公有覃公之雅稔知蒲山君不
得辭叙曰蒲山公之號蒲山也嘗觀山之有矣
波瀰漫暴注涸可立待消消出山下不激不兢
滙為巨川群品秉春華釆畫洩而喬幹在巔腹
蘊真貫霜色不改柯葉觀于物理知天道然也
公夙績學負才氣宜甲海宇竟止卿薦而為郡
理持法而行恕名鉅推重多薦剡宜陟顯要竟

以終養不復起居家惟至孝承顔順志靡然如
依友愛昆弟盈與而約取委然如不餘先跡其
平生若退若讓若蘊若留若不敢與時勢相競
遜葆精藏華履善積德以引其齡施及其子孫
乃今夫婦並七十而康三子悉從仕有聲奕如
也故曰源深者流長本厚者枝衍惟其無聚終
而濇天不見其大有時滃雲何者天固餘不盡
以善其後也則遐者且未艾奕世有益昌大者
[illegible]施君謂予言為然舉觴遜拜而致祝曰願翁

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松柏之茂且承不會
祈年已也且以頌德云

賀姜會峰七十序

會峰先生曲阿世家也幼穎異出群蜚聲庠校
間既而升太學讀書友天下士名益藉藉後歸
閭里養高無仕進心氣舒于游衍志廣于放達
徜徉泉石蓋不知老之將至焉今年九月寔惟
懸弧辰時壽七袠矣然體履矯健意趣和朗殆
無減于壯時壽先生者罔不嗟嘆而異之于是
退軒鄧君從姻戚稱觴於先生祝祺壽者再復
揖于曹子曰知先生者莫如太史天下後世以
為言之可信而傳頌者亦莫如太史願乞一言
為先生壽蓮重曹子曰予言何足為先生重輕
哉雖然竊聞君子之緒論矣夫氣耗則損精搖
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求引年之道也悖矣
先生負奇氣以才雋于時例謁銓曹當受職異
等然居朝廷必以奔走俾益為勞居郡縣必以
撫循簿書為務歡其氣之不耗也精之不搖也

形之不勞而神之不役也焉可得哉惟先生退
以謝事靜以抑慾適以導性而復斂以聚德愛
以親物恬丘壑而耳畝畝于煦煦於凡世務
之可喜可愕不復接於前而攖於心是故吾見
其氣昌而娛也精貞而完也形逸而腴也神聚
而固也而期頤而籛鏗不難矣七十又奚足為
壽生賀哉退軒子起而謝曰允哉太史公之言
遂識書之

滁天雙鶴詩序

圖雙鶴者壽古昂沈翁也翁暨配袁孺人並驊
高年盖物物寓祝也昌託於鶴也盖復有甚奇
徵馬翁之子劍南君予同年也兹歲講學邑之
太虛觀季春思歸曰月之十一届吾慈初度今
年七十有六予父亦既八十有三予小子復薄
劣傴僂朱紱榮以祿養即棄翻顯歷兹辰亦再
十耳忍遠于膝下乎其友可于子聞之曰翁實
以令子貽予良友敢不事以父其門人韓子廷
舉聞之曰翁實以令子貽予良師敢不事以大

序四　十七

父願寄情一觴遥將於君山之濱乃先挈醴酒
叩天致祝時綺霞繁花輝釆錯落仰見雙鶴廻
旋雲間眷期若掐時舉時下衆讙呼曰鶴来乎
鶴来乎昂翁其鶴箕乎陳子寄委曰子知鶴之
来而不知其所自予與翁同閭里數侍晨夕翁
性鍾仁厚與物無忤遇年之長者俞俞壯且少
者亦俞俞而其長者壯與少者遇之亦莫不俞
俞若陽和煦藹暢然襲人心此風也鄉人咸謂
翁有文氣家迫豢恭嘗以事入大夫之廷鄉飲

酒禮賓以勸俗若商昂周爕雖不適時用而清
廟明堂藉以增重者鄉人咸謂翁有正氣年逮
耋耄步履不曳視聽不眩齒髮不謝又疑若姑
射神人授之以鴻寶長生之丹也鄉人復咸謂
翁有仙氣而袁儒人德克配年克卻儉而好施
仁而有紀是故翁者聖世逸老也鶴者仙都逸
羽也異類同靈矣非翁之德鶴胡為乎来詎非
兹禽之德袁耶含齋子曰猗與神哉吾聞古之
高士保和含龐冲養醇勇其精光上透與天地

序四　十八

之灝氣相盤薄游衍神挽意樞潛會默使靈蠢
動植若可驅名者此盖凝真道德者之為非老
氏黄白之術也翁庶幾至人上壽有徵矣曉山
蔣子曰昌圖之一川于子曰昌咏之於是託雙
鶴為祝盖識其實也予乃倡為之賦其鶴曰
雙鶴于翔來于青田東皇命馭授之秘詮飲醇
孕精偕以永年
雙鶴于翽集于琪木君子允德内有令淑仁聞
懿則是式是穀

鶴鳴于庭閟宮上賓義古遺彝威儀孔殷罇俎
彬彬鼗鍾信符俗易化從典禮乂明
鶴鳴于陰醴露諧音有子令聞聿觀上登鸞章
是膺翟琚是升丹顏渥如彩衣求承
右雙鶴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曾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頌

賀白鹿頌有序　嘉靖戊午

欽惟　天佑　元聖申錫無疆然於穆而不言
乃假之象以昭示　萬壽之明既於是白鹿應
辰而見其為希瑞譜諜所紀盖可考已謹按赤
秋運斗樞云瑶光之精下為白鹿瑞應圖云王
者有道術則白鹿見抱朴記云鹿一千年為蒼
鹿又五百年化為白鹿實仙宮之靈品也是以

軒帝御之以換籙伯陽秉之以降誕神人作亦
飛之駕異苑表七星之符上下數千百年僅壹
再見豈天地之所珍秘必有待而出耶恭惟上
皇上　御極膺圖　道和化洽至治明德凝為
精華洪惟宣溢上下忻合三靈協順百神受職
然尤昭事　上帝齋祓祈禱精神所通無遠弗
届是以　帝鑒其德瑞應雲集紫芝獻於　五
嶽玄鶴翔於　乾清王芝產於　永壽嘉穀殖
於　天田而白鹿亦已二見於南海繽紛絡繹

以爲　明恵而上帝之意猶若謂未足以答
靈承昭寵渥乃載殖之星角覆之瑍光復獻玉
鹿於齊雲之巖夫齊雲巖者　玄帝之宫在焉
上秉誠修餙之工完而瑞出於此明貞符所自
若　上帝面授之而俾　聖壽之齊於巖也見
於七月者届華辰而開先也若今稱壽然必假
之儀物以寓祝焉意上帝祝，聖壽而將之以
爲儀也白者金方之精也八天之炁惟顥氣最
堅又時應秋也鹿者祿也壽獸也寓百祿萬年

之誼焉我　皇上含元守一煉氣合真其長治
世億億載配天齊壽之祉固無待徵兆而後彰
然於是休徵也則時萬之曆数盖孟命之矣抂
幸叨容勿獲觀　珍奇霜毫騰輝瑆斑散彩與
紝流電繞之祥掩映晃耀華節預啓　朝門落
成　龍墀鳳閣絪緼鬱葱嘉色浮動誠宜獻之
郊廟播之詩歌格歆　先皇垂範後世於無極
臣竊聞自昔周召之爲臣惟以駿奔供幣克賛
王者祈天永命爲自靖其忠載在尚書臣之至

愚忱雖不逮而惓惓賛助祈天之私則有倍焉
者謹敢拜手稽首恭獻頌一篇伏惟
皇上矜而覽焉
頌曰
於赫　皇明受命維新爰自開闢儲精集
靈篤生我　后乃聖乃神穆穆我　后基
命宥密上帝降觀昭受厥德錫之長生統
天御極粤次戊午　昌辰載臨　龍極騰
光　鳳樓迓衛爰有嘉獸應期效琛其獸

伊何仙靈之族其色伊何皎皎如玉或[illegible]
或修載馴載伏巍巍雲岩玄宫落成[illegible]
白鹿玄帝所乘乘之伊何獻於　皇庭乃
考神經授圖以卜　天子萬年　景命有
倂福履永綏登于戩穀　帝曰休哉篤邦
惟禎昊天明貺敢不敬承薦登于廟[illegible]宣
帝靈東皇獻祉鹿前其驅西母授圖鹿異
其輿濯濯春苑呦呦天囿維角之戢斗極
運之維文之斑雲光覆之維性之擾百神

護之惟壽考之長萬祥兆之乃兆我　后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月之方升而昌而熾與天齊齡休徵孔彰頌聲洋洋虎拜惟恭嵩呼載揚明明　天子受天禎祥福祿來弁萬壽無疆小臣載筆番光瑆編

白兔頌有序

天啓、元聖長生御極爰自開闢以來天地精英蓀含凝結會於　皇心蘊為至德達為至治太和薰蒸凝為嘉祥每應事而見乘時而至是以紫芝生玄鶴降嘉穀殖白鹿至繽紛絡繹自天地未有盛於今日者乃若天意猶曰瑞而不專專而不時非所以彰靈貺荅至精也復降白兔獻於撫臣臣謹按抱朴子曰兔壽千歲五百歲則色白論衡曰月中有白兔搗長生藥權德輿曰白兔王者千齡之瑞殆自昔稱奇矣而今日應獨有符契焉蓋其屬在卯東皇仁獸也明景度之元辰也其色映秋八天之氣惟顥氣最堅也明　降祥之昌期也其精為王衡其見之地曰七星殆北極所降也其藥曰長生其目朱而視明殆南華所儲也四氣備矣作配而獻者正和也獻而以萬壽者致祝也維聖有感維天不言乃假之象以昭示之明著而真切若謂我皇上元辰不老顥氣常存北極膺符南華授籙千齡與質萬壽嘉辰靈通感召驗若呼應則所以仰膺恩賜以建極四方為萬萬世長生治世之　帝王蓋親命之矣臣幸叨寀勿仰窺　皇上道與天合心與天通而　華辰越竊意　上帝必有所以饗荅之者而今固如此其獨至也惓惓祈祝之私欣慰踴躍不能自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焉

頌曰

於維我明　洵天純祜　敷禧集靈
篤生我后　日月開祥　集於大壽
明明我后　基命宥密　齋事上帝
小心翼翼　上帝降觀　昭受厥德
爰降嘉獸　應期效琛　其獸伊何

月魄星精　載馴載伏　或俢或騰
玉衡留光　金行毓瑞　素毛霜毳
雜群軼類　悠悠若依　宛宛其媚
獻自星渚　降於蟾宮　光騰繞電
綵映流虹　天作之合　牝牡攸同
神屬於卯　東皇御之　天子萬年
寶度符之　色揚於秋　西母授之
帝曰欽哉　茲惟殊禎　上帝申錫
敢不欽承　薦璽於廟　洪宣帝靈
玉質長輝　卅精難老　帝命不回
於皇壽考　遐不作人　而昌而熾
如岡如陵　皇建其極　福祿來并
億萬萬載　視此頌聲

玉春元慶頌有序

天啓　元聖真生御極天地元化日月元精四時元序百神元靈裸和凝粹會於皇心蘊之為元德敷之為元治馨香旁暢格於　皇天　上帝鑒歆而嘉祐焉萬福駢集百瑞紛至粤若天意猶曰百物之瑞瑞矣然　帝皇以曆數為元命氣運為元符歲時為元紀矧自開闢以來昭明休洽中天之運今際其昌用是誕錫元慶以昭元貺焉乃遹三元交會於庚申自今推之元景者六度之元也元春者四時之元也元日者一歲之元也以氣定朔則元朔合元氣以朔考辰則元辰會元朔雖天循舊軸地轉恒軸而若推若步若約若聯歷數千萬載而奇逢妙合值於一時非偶然矣而又庚者長庚也申者蓋引而申之也書曰保佑命赳自天申之又玄元教典曰庚申本命所者三會者日也則上帝其眷我　皇上億萬斯年嗣天元子作民元后保元命握元符持元紀叢禮與樂飾法明制昭明其海宇以示邁上古之元功彰彰然若命之矣夫昔黃帝推策迎日得日至為曆元是以百曆至而其壽三千史臣侈之然猶之時日支干之分言耳又豈若今日之盛美如此哉誠宜播之詩歌志之於史用端以傳示元慶於無極臣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焉

頌曰

於赫元后　儲精集靈　天地奠位
日月以貞　運行大化　若持其衡
爰自開闢　迄於今日　氣運如環
際其昌洽　曆數在躬　貞符允協
天鑒后德　克類克歆　萬瑞維駢
兆祥益新　乃庚申歲　會於三辰
王龍運璣　神鰲轉極　乃齊朓朒
乃定盈昃　歲月日時　宛焉如位
維斗柄指寅　青陽聿臨　維盛德在木
寶度特乘　如珠斯聯　兆皇長春
維景垣在卯　屆歲斯首　維首祚吉辰
條風應候　如璧斯合　兆天同壽
帝曰休哉　昊眷非常　敢不欽承
齋祓用虔　體元居貞　勿替引年
乃按圖史　命寔不易　錫皇長生
時萬時億　一德配天　同於無極
皇哉唐哉　靈貺無前　八紘春融
天子萬年　小臣作頌　光昭史編

天保長生頌有序

嘉靖萬萬載之三十有九龍集於上章日纏於大壽瀰宇畢朗瑞靄紛郁恭逢　皇上萬壽之辰先期元度元春會於首旦是日也辰復次於卯合於景垣而癸水日長生焉由是驗之天之保我　皇上也固時時篤於茀替者也而益見其申錫矣　皇上之受命長也固歲歲引於無疆者也而益顯其明徵矣薄海內外懽戴鼓舞嵩岳之呼雷動八極臣稽惟上古三代之盛君以祈天永命為務臣以天保孔固為祝載於詩書可考而知已然事天之儀至　皇上而后建百代之上典故受天之眷至　皇上而后膺萬年之貞符則又千古一時非偶然者是以臨御以來天地昭融民物康治致治之極臻於大順而　皇上方且含元抱一凝精葆和窮益珍之玅闡鴻寶之秘　上帝昭格嘉歆而誕保之

潛啓真機默通玄奥而長生之大道得焉故神存於靜則三靈密護意萌於動則百神先驅曰雨而雨曰晴而晴文謨煥而日月揚光武畧振而氛祲屏息信夫與天同道故與天同化與天齊年亘古今而獨盛後乾坤而長存赫赫昊帝明明 聖君上下作配相為悠久自茲而時萬時億靡有窮已臣等共際休昌不能自默敢拜手稽首而獻頌焉

頌曰

昊天明鑒　鑒觀有赫　陟降在下
立民之則　相維我皇　昭配厥德
聖神文武　萬邦作式　皇曰敬哉
命寔不易　上帝是臨　有嚴有翼
恪勤明祀　躬親盻飭　百神孔嘉
帝用悅懌　保佑命之　介以申錫
天保維何　錫皇長生　乃啓其機
乃發其靈　大道既得　超於太清
混兮合兮　身為至真　惟皇長生
厥惟天保　日月呈祥　璿璣運巧
元慶在春　若合符質　聖節屆秋
復次於卯　長庚司令　灝炁始澄
月乃吐華　露湛其英　玉虹流繞
耀彼三星　爛爛河潢　如朝既盈
群仙来闕　五老降廷　騎龍驂鳳
金支翠旗　朱文赤簡　傳綸玉京
錫皇萬壽　與天齊齡　永握真符
永御麻曆　作天辰樞　立地鼇極
為民父母　世沛其澤　曷其有窮
時萬時億

萬壽玉芝頌有序　嘉靖丁巳

皇上仙宮東室產一玉芝臣恭覩貞符不勝欣慶謹按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先地序則芝草生瑞應記曰王者服芝則延年與真人同書傳所紀載久矣昔赤松居崑崙嘗授神農服芝之法而廣成居崆峒之上亦嘗以授軒轅水經言具茨山有軒轅受芝圖處蓋芝之圖自是始也然實未

聞二帝嘗得芝而服焉豈芝固神物天之所秘
雖聖如二帝猶不易得耶欽惟　皇上神明
睿智德象帝初葆真含元守道之極與天同體
而又昭事上帝虔格百靈夙夜祇祓恍然帝陟
在上是以天眷日至神人懌嘉芝應以出其始
五岳十山各産其地來献前後進御者不啻数
百本乃于闕庭茲復毓粹發祥近在仙宮有玉
芝焉臣聞芝菌無根以其天所特産非人力也
然載之圖經芝牒不可勝数諸凡草木芝固貴

太頌　十二

而産於鐵石者謂之玉芝昔東王父服蓬萊玉
芝壽九萬歳盖是物也頃者　皇上方荷眷賜
玄階有萬刦長生之號適受釐仰荅而八月大
節先舉洪應之壇属在迎恩之始且生於仙宮
上所御也東室生地也協永壽之嘉名焉天眷
至重義甚昭著而臣幸蒙　皇上拔擢撰述獲
與聞斯事竊以自有芝圖以來未有若今日之
盛者神農軒轅能受其圖而未能服天之所命
實在　皇上此將使　皇上長生治世配天無

彊而四靈畢至萬福咸綏中外寍謐自茲兆之
矣臣謹不勝惓惓之愚献頌一篇伏惟
皇上矜而覽焉
頌曰
於惟　昊天篤祐我皇纘圖御極　寵綏
萬方於昭　明眷介福穰穰載篤之祉載
發之祥厥祥伊何維彼靈芝鏤金為質玉
作之枝應圖合牒色美形奇煌煌三秀煒
煒在茲靈芝伊何上帝所寶得之成仙服

太頌　十三

之不老始發其端惟茲穹昊　昊之眷矣
俾箕而示五嶽十山接踵繼至献于　皇
庭彰昊之賜緊茲仙宮　昊意所鍾遂産
至寶于殿之東赫赫著明以動皇衷於
皇承矣適維其時新階加晋萬壽屆期自
天申命匪伊所思乃祓　壇場涓日惟良
謝　天之貺罔有逌遑乃會諸仙咸集于
箎册傳九轉訣授先天乃策百靈[illegible]
庭呵護左右靡敢不承乃製乃服道合自

然形神入妙益壽延年小臣作頌稽首奉
揚仰承　麻命以祝我　皇願我　皇與
天地久與日月光皇路平康　萬壽無疆

恩降嘉穀頌有序

天啓　元聖清和嘉淋之烝允溢宣鬯于是有
靈異之産應期而出以彰示　玄貺顯受命之
符譜諜所記著可得而考已傳言　王者德及
草木乃有嘉穀為天地之華又云嘉禾五穀之
長盛德之精也自神農播穀天錫嘉種歷夏殷
周之間代嘗一見周成王之時周公作歸禾以

頌天子之德載在尚書其事尤顯自古聖帝明
王未有不珍重而彰異之者所從来久矣然
恩眷之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欽惟　皇上
膺圖御極崇　玄體道以志合神以神合　天
汪濊浩蕩之　仁暢九垓光八埏巍乎　聖德
弗可尚已然尤兢兢業業昭事上帝夙夜齋祓
禱祀惟恐弗逮是以　帝鑒其德禎符瑞應雲
合景附布護海宇　紫芝獻于五嶽　玄鶴翔
于　乾清　玉芝産朮永壽　白鹿来于南極
繽紛絡繹事無虚歲乃者　天恩又有嘉穀之
降焉臣聞穀戩穀也同本殊穗蕃昌之兆也在
易大傳稱三才之道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今一本三穗者盖明　一人而統三才也雙穗
者五十有五明得天地二儀之數也　皇天之
意昭著無隱若謂我　皇上壽登戩穀兆協蕃
昌立三才之極備二儀之全仰膺　恩賜以撫
御四方康阜民物為萬萬年長生治世之主蓋
命之矣臣惟古昔盛時　天降符應則必有期

臣播之絃歌載之紀籍舖張厥美垂示于後俾
世世有所覩而述焉今我　皇上德邁古而格
于　皇天　恩賜昭顯自帝王以来所未嘗見
臣雖至愚不足以彷彿昔之作者然人臣效忠
之心古今一也用敢稽首拜手恭献
恩降嘉穀頌一篇伏惟
皇上省覧臣不勝惓惓幸甚幸甚

瑞穀頌有序

謹按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地則嘉禾生傳言天地之精上為日月其下為五穀盖五穀民之所天而天地之精華在焉昔者神農作天錫之加穀九穗尭時得三十五穗夏異本同秀殷又同本而異秀故伊尹稱南海之秬而管仲告其君亦以北里之禾為重信乎古帝王受命之符不可輕也欽惟我 皇上聖神膚智制禮作樂卓冠百王頃者勵兵遣将 神機獨斷威行萬里 文德武功無以加已乃猶兢兢翼翼上以祇畏 皇天而下勤恤民隱日夜 熏修齋祓為百姓請命即其 寅恭誠敬凜凜對越 上帝之心古帝王未之有也夫其功德卓絶如彼而 聖敬之躋如此是以 上天之應應以瑞穀明其志在民也産 天田者明鍾毓靈粹有自也九十五本者得 君位九五數焉明福徵之應應在 君也臣聞九五者純陽之數天道也 天歷萬古而常運壽莫加焉我 皇上含玄守一錬炁合真固以葆純陽而與 天無極也玆其數已兆之矣臣又聞古帝王之得貞符必献之廟以假靈先王而亦必有其臣播之詩歌列之紀傳垂于後世今詩書所稱是也夫白魚素雉朱烏一物耳事不關于民而鋪張揚勵後之言者必稽焉况此瑞穀古未有如是多者此誠 希曠卓絶之事我 皇上既允有司所請告之 九廟以彰 皇天之施歸 祖宗之德成盛世大典而臣忝附詞臣之末又蒙 皇上敕錄撰述固不敢以其愚不肖而廢此職也臣乃忘其冒昧謹拜手稽首恭献頌一篇伏惟 皇上矜而覽焉

頌曰

穆穆聖皇德配 穹蒼 握符撫運軼踪姚黄 風宣化宅 皇路平康 皇實勤止維 德日精 奉事 上玄日躋 聖敬有嚴有翼緝熙 天命基命宥密夙夜惟寅對越 上帝 恍惚降臨 重修齋祓

罔或弗欽謂此小民依于稼穡兩暘弗若
惟時之恤以禱以祈　帝鑒厥誠乃　授
之柄策役　百靈　皇矣在上赫赫在下
百靈從之靡敢以暇　經綸四時咸率其
職翼我　皇執罔不盻餙　五緯順度
二儀莫極恊炁来臻　麻徵萃集厥徵伊
何　降之加生產于天田芃芃其英一本
二穎既實既成其本維何九十有五維瑞
且多實邁自古史臣占之厥效可睹維此
九五陽數之全仰應　君位道象　帝先
蓧茲純陽以酡丁天天實命之適惟其期
惟我　皇誕卜吉受釐弗先弗後在我
皇躬　皇曰欽哉　天實純佑　惠我蒸
民介此景茂𤩽薦　祖考用格于　天秉
珪緝瑞　應圖履乾自今伊始　億萬斯
年

瑞應壽鹿頌有序

欽惟　皇上嗣纂休曆敬　天勤民翼翼焉皇

皇焉罔或暇豫三十七年於茲矣道格蒼昊澤
潤黔黎　上帝降觀景貺駢集　玄鶴降于乾
殿玉芝產於永宮殊祥異瑞不可殫述乃戊午
之歲　天戒震於島夷武稜既張文治斯洽爰
有玉鹿見於南海祇獻　闕下禮臣奔趍僉爾
而進咸謂斯事實惟　上天明眷希世禎符宜
餙厥典以軼古礽垂示後世乃　皇情謙讓委
而弗居曰茲貺也寔乃我　皇祖皇考覆佑之
賜其以吉日薦之于　廟以歸功　玄穹追本
先德者焉臣恭覩盛典謹按援神契云王者德
至鳥獸則白鹿見瑞應圖云王者有道術則白
鹿見抱朴記云鹿壽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化為
白鹿由此言之白鹿實仙靈之品也是以軒后
遇之以授圖伯陽乘之以降誕神人作六飛之
駕異苑表七星之符且來自南海應南極長生
之帝亦長生大帝實騎白鹿以領群仙茲方壽
明啓建斯鹿適至其為萬壽無疆之兆明矣嵗
皇上含元履極順華胥之治餐和守一嗣太上

之宗德邁百王道冠千古而又昭事上帝祇格
玄元故九昊降祥三靈協順有此非常瑞應之
錫兆我 皇上長生治世億億載配天齊壽之
業焉皇哉唐哉事體至大而臣叨列撰述竊不
勝惓惓之愚謹獻瑞應壽鹿頌一篇雖知蕪陋
而鋪張盛美仰祝 君父亦臣子之分詞林之
職也伏惟 皇上矜而覽察焉
頌曰
於赫 皇明荷 天純佑敦靈集禧篤生

我 后穆穆我 后基命宥密上帝鑒觀
昭受厥德御極統天誕撫方國薄海內外
來賓來庭跂行喙息罔不欽承文經武緯
暨於海濵粵有嘉獸應期効琛其獸伊何
仙靈之族其色伊何皎皎如玉或騰或後
載馴載伏瑤光散精金行毓瑞素毛霜毫
離群軼類獻自海嶠列於天階光衣璦户
彩映瑶臺嘶恩忭躍顧影徘徊匪感至德
胡為來哉乃考神經按圖以卜天子萬年

景命有俶帝曰休哉匪予攸能惟皇上帝
鑒於克誠惟祖考澤沛於後昆我迎洪庥
壽玥是營神明之既實惟加禎為帝作馭
賜以長生薦登于廟洪宣帝靈赫赫壽明
惟鹿徵之恢恢靈囿惟鹿遊之東皇錫福
鹿實御之西母授圖鹿擁翼之王質長燿
金精難老 帝命不回於皇壽考於皇壽
考遐不作人而昌而熾如岡如陵川之方
至日之方升皇極其建福祿來并萬億億

載視此頌聲
昊賜玉瑞頌有序
恭惟八月十日實我 皇上聖誕之辰是日秋
涼颸自天爽氣應節河漢澄爛微雲不興用昭
我 皇上氣志如神爽 天為之曠朗宣暢遐
邇洞然內外大小臣工稱萬萬歲壽咸忭舞欣
躍既而鳳陽撫臣以白兎一雙上 進諸臣則
又爭先快覩惟聲如雷願慕祝讚之情洽于殊
庭矣臣嘗考抱朴子言兎䏻千齡滿五百年則

色白是長生之徵也在禮兎號明眎既能千齡是久視之兆也以此為上壽之符似矣然臣又考世說言兎為嫦娥擣藥竊服食之遂能依月以居月色主白故白兎得月之正夫既依于月則以月魄為體其生何長也以月光為照其視何久也而千齡不足言矣然臣又考張衡靈憲言兎本月精而天文圖言房為日兎夫月太陰也而元陽實其祖焉日太陽也而其質實至陰兎稟而陰含陽是以身白應月而朱睛應日含離坎以成丹此大道之本長生久視之原而竊藥之說又不足言矣臣又嘗考兎為卯神卯主東方而白為純乾乃西方正色東方 天地之生氣也西方 天地之成功也今之所獲正在東方卯地而獻以酉月實惟西方行令之時東西會合而生成相配此 天地之全德所以鍾于至人而為長生久視者又不獨日月而已矣今我 皇上誕生之歲在卯先是 昊天嘗賜玉仙之號 屢錫玉芝玉鹿應類而至然未若兎之應卯為昭彰也故又 錫此二玉瑞焉不先不後適與 誕期相值 天意著明其為玉卯昌隆之應不待言而喻矣欽惟 皇上道隆邃古 德合太初含精葆神發和轉順淵深粹穆內象 帝先旋斡化機緝熙至治 澤覃宇宙慶洽邦國固已巍巍蕩蕩百世莫可及已然且 守以冲虛持以敬慎設 玄壇導秘於齋修崇奉夙夜匪遑叩籲請禱昧旦丕顯所以兢業事 天者日勤日篤是以 上帝眷嘉羣靈效順五嶽四瀆各貢其職十方三界咸篤其麻奇祥異品史不乏書寶籙珍符殆無虛歲而此玉瑞尤為希世之禎蓋 昊天之所垂示於深故其所關涉者大誠足以保 皇上長生久視億年浩劫無疆不獨如抱朴所言千齡而已也皇哉唐哉豈非 聖主之所親受命者哉臣不佞竊不勝惓惓謹用熏沐献 昊賜玉瑞頌一篇雖知蕪陋亦微臣一念之忠也伏惟皇上覽而察焉幸甚幸甚

頌曰

皎皎玉瑞月窟攸生渴飲丹液饑飡桂英時維秋節灝氣方澄仙娥泛景大會瑶京廣寒不禁瑞品来呈月中搗藥七返九還有還有返遂成神丹聚彼雙瑞實獻靈兔凝元固本入聖超凡有美斯瑞匪伊所識元陽之精太陰之質素毫應月朱睛應日啟于我 皇以彰至德樞陰機陽體道之極降自天應現于東海維東伊何卯方所在兎實卯神東為卯璣事殊備猶不知有意八月維酉令行西方東乃生於西始成蔵一生一成合道真常鍾靈毓瑞以授我 皇穆穆我皇恭命祗畏昭事 上天夙夜罔斁上天眷嘉百靈咸格五岳四瀆感貢厥職爰有玉兎三秀九光亦有玉鹿並駕来騤玉仙之兆簡簡穰穰未蕃兹瑞赫奕明彰惟此玉兔 皇誕之年天錫卯瑞厥應昭然遣當誕日匪後匪先兎號明眎壽越千齡實符祖乂乃兆長生于維我 皇膺圖撫世明並日月筭齊天地自今以往億萬萬歲惟彼千齡何足云踰兎亦有幸遭遇 聖明隨 皇登陟游于太清 皇心悦懌道就仙成六闢永謐九有咸靈小臣作頌百拜恇營對揚 天眷少畢愚誠煌煌奕奕永垂厥聲

昊恩三賜奇祥頌有序

我 皇上御極之四十年 天將開以無疆之運先期陜西撫按臣以白鹿來 進時進獻歲上乃涓孟春之吉薦之 玄極 祖廟因祓壇場以謝焉始當戊午南國之貢白鹿者有再及是凡三至矣 昊天篤眷昭彰甚明在廷之臣莫不踴躍稱慶而臣幸蒙 旅錄撰述豫與聞茲事忻忭之情倍萬恒品臣謹稽首頓首上言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有格天之業碩大顯融光于宇宙則必有受命之符奇特卓越著于寰區嘗傳考紀載稽之圖諜固有可得而論者

原缺第二十六葉

孟虔益恪是以　帝鑒允孚　天心簡在有此
非常稠疊愈出愈奇之　賜焉　天之意若將
使我　皇上葆合真陽崇臻　永壽御　太上
之驂駕　長生之驥而算並　混元齡齊　南
極以　膺圖纘曆之四十年為四萬劫之始自
此其　命之矣陶唐商周雖盛豈可以比擬其
下風哉臣幸肯按詞林以藝文為職則稱述
昊眷之隆以鋪張　當代之美上軼往初遠貽
來禩臣之志也　竊不勝區區謹譔頌一篇伏
惟　皇上覽而察其愚焉幸甚幸甚

頌曰

若稽古昔明聖膺圖應期履運必有禎符
是惟　穹昊實執其樞覽德而降　天鑒
不渝於穆我　皇振古之閟治化極矣萬
邦咸正　皇心愿寧克齊厥敘對越于天
肅共以靖懋昭　明德用基　大命　天
之命矣有如皦日惟四十年　皇祚有赫
先時協兆奇祥乃出獲自舊冬來應新曆
其祥伊何皓質白章金精毓粹王衡散光
宮惟萬壽節屆　一陽有開必先厥效甚
彰群工百辟稽首拜舞　天恩三錫爛焉
可覩昔獻南國茲呈西土豈惟一時實邁
自古厥惟　太上曾乘此鹿驂駕青麒遨
遊函谷亦有　長生主持命祿赤龍作御
白鹿扶轂鹿之南至　南極之傍始應壽
明實發其祥鹿之西來函關之地鬱鬱葱
葱先見其氣南以嚮明西以告成一南一

西天意有徵道至于成抑又何求萬祈萬
遂百顧百酬實由此鹿以介　天庥時當
獻歲　真聖會盟　三元降馭　五老在
庭麟盤鶴戲鳳唱鸞鳴遝有靈雲應朧再
零　天開瓊關殿作瑶京皜皜兹鹿混彩
流晶　王仙乘之參朝　穆清　神凝太
素氣吸元精　天俾我　皇晉億萬齡
德齊　太上　算合長生　仙玄既就
壽福來并與　天終始中外咸寧小臣不

佞詞賦是職乃獻此頌告之司籍垂于後
来以示無極

瑞應玉鹿頌有序

嘉靖庚申歳行將除関中得玉鹿爰以瑞獻臣
竊惟玉鹿者希世之珍符也考之徃牒爰從開
闢以来上下千萬年僅可數見而於昭今日一
進於南海再進於齊雲而玆復進於関中前者
勿暇論近不再朞而三進焉猗歟盛哉粤惟天
意若曰萬世惟　皇上無疆壽萬物惟玉鹿為

頌　九

無疆壽乃假之告祥而三致意焉詩云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申之而又重申之斯其為申錫也
固獨至矣乎臣恭覩俅呂不勝踴躍臣謹按関
中多名山神仙所都也昔老子乘白鹿而指李
王母使白鹿而獻環瑶池函谷皆関西也而今
玉鹿之出正其地焉安知非玉清乘也又安知
非玉環使也且鹿之生也為陽精而適其時又
一陽後也其出也為壽徵而適其宮又萬壽也
其用也為上仙之所馭而適得之又野人也或

歟仙人之化形也機若預設事非偶符而以介
合和固有所由然者是蓋惟我　皇上以烝
神以神合天冲夷融朗會於太初葆元陽矣而
後應以一陽示長慶焉膺丕赫之圖凝溥將之
命操御世之權為長生之主保未壽矣而後應
以萬壽昭曆數焉道體於無極神超於太清參
贊兩位後使百靈役上仙矣而後應以野仙顯
其形焉一瑞而衆美畢具疊見而庶徵蓋備天
眷中重其明顯而昭著如此則我　皇上億萬

頌　十

萬歳配天無疆之曆服　上帝蓋命之矣皇哉
唐哉事體至大宜告瑞於郊廟而頌聲作焉頌
臣謹撰

頌曰

明明上帝　鑒觀有赫　惟后克類
精禋昭格　爰降禩祥　載申載錫
降祥維何　瑶光之精　金行孕質
玉清儲英　始見南海　繼来齊雲
帝曰休哉　厥有成命　尚其申之

臻於明信　復来関中　昭玆神應
爰考関西　厥惟蓬壺　亟谷青牛
瑶池素娥　紫氣騰耀　列仙所都
仙人東之　化形瑆島　献於天庭
薦皇壽考　霜毳長輝　瓊精難老
維其時兮　介於一陽　昭玆長慶
含元體乾　陽禧永紹　引於無疆
維其地兮　宫曰萬壽　昭玆曆服
時萬是懋　博厚高明　配天同久

帝命不易　錫皇長生　萬福来同
百瑞駢臻　我后白都　敢不欽承
臣拜稽首　敬揚頌聲

玉兎頌有序

欽惟　皇上御極之四十年季春之吉恭逢
皇上寶景二祝之辰適南都以玉兎来献先是
巳未節届　萬壽曾雙至於淮南而今又繼至
臣恭覩休昌不勝踴躍竊惟玉瑞之祥譜牒所
載者臣昔曾言之而揄揚猶有未盡其與焉臣
謹載考之權德輿曰玉兎者　帝王千齡之瑞
吉長生之徵也禮云兎號明視言久視之兆也
斯其為　上壽之符明矣而又玉兎為嫦娥搗
長生藥逐依月中以居則為太陰之精至天文
圖云房為明兎而日之所出必在於卯則又得
夫太陽之神禀於壯斗故瑶光受乎玉衡儲於
南華故朱晴應乎離明屬於卯位東皇之所生
也純乎太素西皡之所成也是其二曜萃靈四
氣委和希世而曠見殆自古稱祥焉而獨於今

日則　皇上降於卯而卯屬於兎玉卯玉兎適
相符契類應而匪偶義專而匪泛又非他瑞可
比實祥之至也夫自其符於玉卯祥矣而其始
至也應乎　萬壽則又祥焉夫當其始至祥矣
而其繼至也則又惟　皇上四十之春且與
景祝之二修不後不先適相值焉蓋禮之於年
也逢十則慶是以届玆歲而玉鹿慶其初脩玉
兎慶其二修其義猶為著明而大備者則又祥
之尤至也且出于南都　祖德之鍾靈也古

中山兎而献於衛臣又中山之後裔也是又非偶然之故矣欽惟我　皇上德邁百王　道冠千古而又昭事　上帝祇格玄元是以　上帝忻格嘉賜仙階有玉芝之瑞乃爰有玉芝玉龜玉鹿接踵繽紛而献瑞焉天之意又若謂瑞而不專專而不時非所以昭靈貺啓至精也故再錫玉兎以為玉卯之應而秉時疊至焉殆假之錫我　皇上佐證玉仙神遊玉京會日月之精備四氣之和北極受符南華註籙元辰不老顯

氣常存　昊天之命其申重而炳煥有如此者則我　元聖之生於卯齊天而久道與太陽之出於卯得天而久照者相為無疆以今四十年為四萬億劫之始蓋命之矣臣幸蒙　皇上簡接撰述以藝文為職敢不思所以揚　天庥紀聖德舖張當代之美以上軼往初昭示於無極謹拜手稽首而献頌焉

頌曰

於惟我皇　基命宥密　昭事上帝
夙夜闓懌　上帝恭嘉　三靈昭格
嶽貢川輸　萬瑞紛集　爰有玉芝
三秀九光　亦有玉鹿　並駕來騤
玉仙之兆　脩齡穰穰　丕若茲瑞
孟符孟彰　其瑞伊何　搗藥長生
鍊形蟾窟　濯影瑤京　渴飲瓊液
飢食桂英　一德所召　降於天廷
有瑞斯降　匪伊所識　為日之神
為月之魄　皆在卯木　皎皎雙璧

乃今所覩　源源三錫　端之錫兮
應期效祥　龍飛四紀　寶慶載臨
悠悠文明　究宛虞廷　匪先匪後
亶也至靈　維此玉卯　皇[illegible]格甘
卯之所屬　貺由明覩　聖節景垣
接踵而至　[illegible]　丕如有意
瑤壇肅祓　[illegible]　景祝所修
三元會[illegible]　[illegible]　壽遊千齡
衛芝攸伏　献於玉清　于維我皇

膺圖撫世　明並日月　算齊天地
自今以往　億萬萬歲　惟彼千齡
何足云喻　兆亦有幸　遭遇聖明
瞻皇躋涉　上朝至真　皇心悅懌
道就仙戲　六闕來謁　九有咸寧
小臣作頌　百拜怔營　對揚天眷
少罄愚誠　煌煌奕奕　永爾厥聲

瑞應玉鹿頌有序

臣惟玉鹿之為壽徵載在傳記祥矣自景歲以來一見於卅山再見於齊雲及今而三見於陜西夫中岳以三呼獻壽大易以三接稱恩三也者申重之意盛備之象也維玆玉鹿三至　朝廷豈偶然所致哉我　皇上御曆紀元于今四十載欽　天奉　道既久益虔　敬茂於日躋誠昭於不息是以　帝心眷佑三示意於　聖壽之徵其始在南長生大帝之所臨也乃今在西　太上出函谷關之所經也且所生之地則宮曰萬壽彰　永壽之符焉入獻之時則月後一陽表太來之慶焉瑞應降集稠疊炳煥有如此者誠詩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曠千萬世而僅見者也臣觀前代帝王每得一瑞詫以為奇而其臣作為文章稱道盛美亦往往有傳於今日乃如迫邁前聞臣顧宜以淺薄自諉不知所以揚　天庥紀　聖德使含生之類咸仰戴我　皇上巍巍赫赫得　天之備烈於無疆謹稽首頓首恭獻　瑞應玉鹿頌

頌曰

於維我　皇德兼萬壽堯欽舜恭禹祗湯敬昭事　上帝薰修必虔　帝心眷懷祥用錫焉厥祥維何以徵　永壽瑤光降精金行結秀始見卅山繼來齊雲陰陽協道奇耦成文我　皇拜受式陳典謝翼翼聖誠益虔夙夜　帝曰善哉永壽是宜我有成命肆其申之爰相閱中仙真之宅爰勑仙騶于玆顛躋宮曰萬壽玉質攸呈算益仙齡厥旨孔明月後一陽登於仙籙慶

介大来厥儀孔著壽於五福實居其先
帝眷我　皇以億萬年一瑞之栴已云不
易　帝錫我　皇絡繹三至惟　帝眷祐
允矣至降非　皇至德孰乎孰格禎符既
示靈應紫紫　皇壽萬年含道成真　景
運永昌　玄風丕暢號謚　長生教恢
太上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表

賀瑞雪表

伏以　寶笈祈玄　聖主軫時幾之念瓊花
翩白　皇穹敷靈澤之祥薦明德而一氣斡旋
溥休徵而萬方沾潤式著感通之妙丕彰眷佑
之深慶洽充衢歡騰禹甸恭惟　皇上纂圖御
極體道含元巍巍敷宇宙之神功蕩蕩贊乾坤
之化育尊居　五位乃心存稼穡之艱御統萬

方如目擊閭閻之隱謂時踰大雪顧靈澤以猶
慳而節近小寒尚先期而致禱雷垓齋祓萬郊
寂鑒于熏修　昊閟感通一念即承于響應彤
雲四合玄陰霧靄以凝祥集霰先零玉液霏霏
而結瑞此皆天工獻巧裁成六出之奇地脉凝
春預兆三登之瑞舞瑶宮而薦祉茂介清華封
乘塞以祛塵潛消氛沴積日而能盈尺應時而
不封條盖惟　聖惠民乃達萬姓之情於九極
惟天祐聖故數一人之瑞於多方信　聖心即

是天心而感天澤猶同聖澤者也臣等西清寓直倚宮樹以增輝太液承恩渥天波而叨潤自愧無裨於調燮深知有幸於涵濡伏願　四氣凝和三靈協佑光調玉燭萬年享豐豫之太平家足金穰四海樂謳歌之盛治　萬壽禧延于有永九重慶集于無疆臣無任

賀冬至表

伏以　鴻鈞應候黃鍾延瑞日之暉　龍德迎長紫極履新陽之祉協氣潛萌於六合奉順含

元禎祺斂錫於九重丕平撫運儀陳亞歲慶洽熙朝恭惟　皇上道合重玄德超太始穆穆敔通乎三極精禋格於　圜丘巍巍功配乎兩儀陰祲消於環海好生見天地之心昭蘇品類主靜建中和之極斟酌化機葆凝元氣精光聯珠星璧月而俱騰　御握真符　睿智調玉燭璿璣而肖出盈懋方升之慶用迓滋至之休三靈申錫玉芝呈煥闕之祥百順駢臻瓊鶴集　宸宮之瑞茲者天開復月日至昌期登臺占雲物而書祥進履晉衣裳以成治葭灰飛日光浮候管之元聲黼黻生春色快測圭之瑞影告吉新太朝之三殿開閶闔以迎陽兆祥逢　景命之六圜鼓雲和而獻壽臣等時際貞元職承燮理五紋觀象慚無補袞之才六管諧音仰荷虗枯之力情深鰲忭祝願嵩呼伏願　聖心孚契于天心盈隆天眷　治道同亨于陽道茂介陽禧日推帝筴躬逢四千六百歲之曆元天見羲圖運紀三百八十爻之蓍策　五位撫乾符於有

永德齡開泰運以無疆臣無任

進白鹿賀表

伏以　璇穹昭貺用申眷命之麻玉質應圜薦表長生之瑞越藩間出魏闕珍呈純氣凝而素毦騰輝鍊形久而霜毫漾彩懽騰中外慶洽神人恭惟　皇上大順招祥至誠動物仁覃九有太和偕動植而咸休道合三無景運合乾坤而並久葆凝協氣涵太素之元精超悟真機謐上仙之妙果茲者　蒼穹介錫白鹿昭祥得自冊

山真境蹟聯於蓬島獻於前夏卦爻象應於純陽飲瓊液而耀色靈臺茹玉芝而含香春苑斗樞夜運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 聖人於萬壽聞王母駕於軒帝豈瑶池之降節再逢昔老子乘之降生意函谷之青牛來格蓋至瑞待時而出丕著休徵而王者和氣所通實為神物信致德祈天之神應而真人永命之先機也臣等歌鹿鳴而首厠清班愧乏素絲之節按駿圖而受知 聖主慚無夾轂之才欣化洽於兩間情深歡舞觀祺禎稀今日書編嵩呼伏願 帝眷彌昌 天庥滋至一千歲變白為玄式兆同天之遐祉五百年應運而出永操御世之真符茂昭龍德於六飛盈衍龜疇於萬禩臣無任

進白鹿表

伏覩年月日白鹿進獻者臣等謹按圖志允為壽徵史冊光生郊壝慶洽恭惟 皇上心凝太素道契重玄馨香薦洽於兩間信順召祥於群類嘉穀秀而瑞芝繼生玄鶴翔而白鹿斯出大

德必躋乎上壽璇穹復錫以壽徵神功已謐於真仙玉質更呈夫仙品得之明州地號冊山蓬島而薦於首夏時占乾象純陽煥星彩於班文光散瑶天之色結霜華於清影身凝金昊之精疑從南極騎來信在西池養就山川毓秀变異質於千年天地輸珍薦至人之億筭信王者長生之寶籙而帝仙御世之真符也臣等昔曾考見於瑞圖今幸躬逢於 熙運鳶披載筆贊一德以祈天燕寢焚香呼萬年而祝 聖覩茲休靈之明貺實慰惓惓之至情是以玩濯濯於靈臺欲參獸舞而聽呦呦於春苑思效鹿鳴殊慚鄙愧於無文而嘉慶不容於自默臣某謹撰

進白鹿賀表

伏以 玄宮錫慶呈玉質以通靈 紫禁開祥啓虹辰而獻祉應時再見曠世希逢豈神物之有知信真符之非偶恭惟 皇上應運乘龍對時育物寶笈迓衡道契重玄之秘金光覆座心涵太素之精騁逸駕而超千古邁羲昊以無前

握神策以御百靈配乾坤而並久協氣充盈於
太宇休徵駢見於熈朝 誕迎滋至之鴻嘉復
覩上仙之鹿瑞徵開先而一見卩訝霜毫今應
節以載臨益誇星角凝祥玄極呈實蘇於爽雲慶
協華樞漾瑗光於繞電天地若閟珍而爭勝愈
出愈奇山川如預戒而待時不先不後和聲相
應呦呦配舞於虞廷皓彩騰輝濯濯並遊於文
囿圖稱仙駕古號龍媒茹芝草而涵靈孕金精
而變質 上昊獻長生之壽將以為儀 聖人

表 六

受永命之符因而益信臣等躬逢明盛目擊禎
祥歌鹿鳴而首列清班不慚夾轂按騶圖而受
知 聖主忠傾獻環伏願四靈畢至百祿並遒
六飛駕龍德以乘時萬禩衍龜疇而御世日方
升川方至丕延昌熾之休地與久天與長坐撫
盈成之運臣無任

聖誕賀表

伏以 乾坤開景運載逢誕 聖之期海宇萃
嘉祥茂祝同 天之壽屬金商之戒序遘寳度
之逢華頌協寰區歡騰朝野恭惟 皇上雲慶
降祥河清應運自乾開坤闢貞元盡會於一時
如日升月恒福履丕膺於 五位居所奠北辰
之象拱宿長尊降生本南極之精後天不老茲
者金衡屆節玉宇澄秋載臨震夙之期益茂泰
亨之慶 皇風清穆四夷來格於效琛 仁澤
覃敷萬寶成功於擊壤千桃薦實十荚舒榮嘉
禾分三兩以成儀瑞鹿會陰陽而作合格於上
格於下充盈皆至德之華輸於海輸於山昭示

表 七

悉長生之籙金莖高捧露華溥仙掌以凝香
鳳閣新成雲氣擁螭頭而濛彩歲臨午位日麗
中天斗指瑶池星躔大壽庭中玉帛方來萬國
攸同天上翠華共仰一人有慶周齡載錫堯筭
彌增太平之祚方隆申錫之休益固臣等依光
密勿荷眷宏深伏願欽錫玄禧靈承 帝眷調
泰階之玉燭六合同輝積海屋之仙籌二儀並
久邁姬嵎八百年而過曆陋莊椿八千歲以為
秋臣無任

冬至賀表

伏以　鳳曆陽回七政肇天開之統　鴻鈞氣
轉九重迎日至之麻啓化籥於三微潛萌淋霱
宣律鍾於六間初應元聲禮隆亞歲之儀節届
復長之慶恭惟　皇上體元御曆保大凝圖乾
開坤闔求端見天地之心　王振金聲主靜建中
和之極撫五辰而凝庶績萬方歌舞咸之深仁
秉六龍以抑群陰四海享寢兵之盛治玆者日
移南陸斗指玄枵陽和回寒谷之陰雲物紀淸
臺之瑞黃鍾應律昭盛治聲樂之元緹室吹葭
闡昌期氣機之始五紋添綉忻瞻舞座之畨衣
八葉開祥快覩堯階之吐蓂珠星璧月拱帝極
以揚輝　鳳闕龍樓麗泰階而煥彩推策紀仙
齡之益進握圖膺景運以方新臣等幸際熙明
叨居寀勿時占象綿祥開五色之光首列鴛班
情倫萬年之祝伏願　德隨陽長　壽與天齊
一之日授時常膺周統萬斯年視朔茂衍箕疇
緝熙純嘏益綿有道之長昭受玄禧永保無疆
之治臣無任

元旦賀表

伏以　首祚開祥寶曆啓泰元之會長春薦祉
瑤圖迎景運之新宣淑氣於無垠昭太平於有
象惟騰萬國和應三陽恭惟　皇上黃極建中
玄樞斡化天一地一得一以寧四方乾元坤元
體元而成萬物德澤與陽和並布升世道於春
臺至仁偕太造同恩回化機於寒谷溥將凝命
誠敬格天聖作與百年禮樂之期泰來會千古
貞元之巖是以三靈孚祐百順迓祥景旣備瑧
華夏安而蠻夷服天休滋至兩暘若而寒暑時
禾獻雙岐雪呈三白玉鹿騈來於文囿瑞芝徑
尺於仙宮玆者象布始初儀陳受朔歲官臨士
干支萃中氣以凝和斗柄指寅時序播條風而
應律龍樓鳳闕卿雲占大有之年柘葉椒花紫
氣兆長生之瑞神莢翠榮於　玉陛知歷數之
冊增仙桃紅醉於瑤池喜壽齡之益進蓋萬載
之貞符伊始而五位之寶籙彌昌臣等秩首班

行幸瞻依之地近身叨寵遇歷歲月以恩深惟
悰實倍於嵩呼慶忭敬先於歔舞伏願　旦復
旦以當乾新又新而御極與天齊壽久道觀天
下之成如日方升懋德迓日中之治願萁疇於
有敘綿軒曆於無疆

賀靈雨表

伏以　皇穹眷德昭感應於庥徵　聖主祈玄
妙斡旋於大造惟　一心涵化機以並運故
九玄與意象而交孚精誠躬秉於洪壇靈澤覃

孚於寰宇百工胥慶萬姓騰懽茲蓋伏遇　皇
上粹道通玄欽思格帝長生御極統元會運世
以無疆大有書年合草木昆蟲而咸若念萬民
之命白食彌懷稼穡之艱謂庶徵之驗在人恒
切雨暘之備遵茲槩齊之候正惟兑悅之基南
畝資解雨以昭蘇東作望需雲而興事三光輝
耀屈赤令之行符　萬乘憂動憫蒼生之顑告
為民為國勞心勞神大祈上徹於　高真　吉
典祈修於　玄極馨香薦德五帝殆先意以迎

告陳詞百靈之受命如響惟夫誠無不格是
以天不能違雷神奉寶檄以宣和雨師稟珍符
而布惠既優既渥滋舜畝以流膏不疾不徐傍
湯林而灑潤洗妖塵於徼外東祲開澄鼓元氣
於域中農祥兆吉液池沛甘霖而漲玉品彙綴
靈液以垂珠信　上人之昭事有孚而九極之
感通甚速也臣等輔弼何能燮調靡補沐恩波
之增潤莫罄鴻仁同草木之向榮益深雀躍伏
願　景澤天垂　洪休日注康衢擊壤功歌九

敘之休環海嵩呼曆御萬年之泰允有足金
穰以富盛四時調玉燭而雍熙臣等無任

謝賜雲鶴衣一品服

伏以　金魚乍佩蒙恩甫及於三時　錦鶴叨
頒拜服遽同於一品雖王章　有辨禮嚴在笥
之珍而　帝德無涯優示超階之寵仰天知
感揣分奚堪切念臣者謬忝譔述濫竽供奉之
班恭贊崇修彌筆清華之選顧才慚[illegible]四
無補於龍章技止蟲雕刻繪何裨於鳳藻[illegible]

召賛其君祈天永命惓惓雖與之同心惟唐虞
命其臣觀象作明碌碌實難於比德臣須濫及
於畀秩已荷特恩物釆冐擬於上公實超常格
雖　聖主崇儒之盛心實微臣非分之隆遇玆
蓋伏遇　皇上居黄屋以建中擬翠華而進道
大德裁成乎萬物至仁被覆乎群生禮樂與天
地為昭黼黻萃百王之盛典衣裳法乾坤而治
經綸開八極之宏規奠蒼璧以事上穹開
而顧俊設緇衣而禮賢士聯一體以推心片善

不遺寔食浮於事微功必錄恒賞過於勞遂俾
一介之草茅叨佩五章之服命披異香於蘭檢
等威並一品之榮觀麗質於芝英文綺絢七襄
之美仙禽製巧恍疑瑞降於雲中異錦生花忽
訝身翔於天表推衣戴德縷縷光昭挾纊懷仁
絲絲恩重奇珍出於天府拜綸綍而何辭殊錫
踰於官階耀章縫而增色蔵之瑝篋精光時溢
於縹緗服之省躬惠澤益淪於心骨臣敢不撫
鷁翼以增慚竭駑誠而思報敬百拜以祈玄冊

頂與丹心交映效三呼而祝壽素領表素志惟
堅伏願　一人獲黄裳之元吉萬國會朱紱之
方來臨扆成功握龍符於億禩垂衣致治同鶴
筭於千齡臣無任

賀進瑞谷表

伏以　明德升馨　帝苑凝祥於萬宝太和成
象　皇穹獻壽於三秋預昭休應於華扆快覩
希珍於曠代歡騰農畯慶洽神人恭惟　皇上
道合兩儀仁涵庶類秉虔事帝齋祈允格於周

壇惠恤在民報賚肇稱乎殷禮体昭九極而精
軫三農心運一中而撫旋萬化協氣滿盈於景
宇上及　太清下及　太靈真機盡洩於昌期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聿昭嘉瑞迨届康年鴻鈞
薦巧嶷嶷璧合朱聯地脉呈奇郁郁金鋪玉秀
仙莖浥露香含　液之芳　御粒垂星光漾天
田之彩寶穗函三而歸一道化符太始之元靈
根紀五以分雙河圖協乾坤之策登苾芬於俎
豆祖考居歆紀盛事於瑶編義皇謙美信玄淏

眷命之休彌久彌篤而黃祇嘉生之瑞愈出愈
奇亶矣副衷匪之雙旣昭哉徽圖籙之秘占臣
等叨忝典鉉變調無補於元功敬仰泰階知戴
常歌於帝力嗣鸞鳳於七月曷聲揄揚頌天保
於萬年申祈戩穀伏願　麻徵畢備景貺駢臻
務於斯倉乃萬斯箱濟堯仁而益廣姑自方來
如川方至御軒曆以彌隆

聖誕賀表

伏以　祥開虹渚　聖神膺泰運以乘乾慶衍
龍圖天地會昌辰而啓泰奎倉商之盛序迎寰
度之逢華祉衆璇穹之極絢層霄之彩恩周函
夏北樞回列宿之芒頌洽寰區懽騰海外恭惟
聖上體符撫運受籙膺期仍海若而歸於一身
九重寶明見乎萬里端居建極歛諸福於箕疇
恭默含真契長生於軒築治偕日進巍巍乎邁
五而登三曆與天齊奕奕乎逾萬而時億久矣
獲神人之共椿昭哉宜福壽之駢臻茲者　實
象迎虞秋飈中律誕　聖輿　芳以御世載逢

電繞之期經天綿地而成功式應河清之瑞矧
歲紀會干支於丗德黃樞禖中氣之和乃日躔
介垣度於壽星女象示無言之祐華祝和康衢
之擊壤嵩呼感靈嶽之效珍萬國來朝共切無
疆之願八荒同壽忻逢有道之長臣等叨塵寄
勿過沭　寵恩　舜旦重臨披慶雲而作頌
充階首列同蓂莢以欣榮伏願茂集仙禧靈承
帝眷極天所覆極地所載含靈盡囿於尊親如
月之恒如日之升茀祿永綏於孔固邁周歷八
百年而過曆陋莊椿八千歲以為秋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欣躍屏營

賀瑞雪表

伏以　聖禱初申一德速瑤穹之眷農祥誕布
六霙呈玉宇之華休徵預卜於宜年靈霪均沾
於應臘懽騰禹甸慶入堯衢恭惟　皇上居正
體元對時育物長生御極道久合於天心大有

書年念猶勤於民事謂三登恒兆於三白而一
陽宜秘於一冬期滌沴而迎和迺竭誠而虔禱
淵衷初底．九昊殆先意以迎　法旨甫陳百
靈之受命如響玄雲應玄壇而扶結　玉綸將
玉霰以俱零初飄漾而飛青繼續紛而積潤寒
光映晄六花薦奇巧於天工素彩迎恭百穀孕
精華於地脉霏霏微微而惟宜瑞浮浮靄靄而
不封條淨紫塞以祛塵舞瑶宮而薦祉信乎時
如有待天且不遠易書所謂合德合明民物之

表　十六

所攸賴時寒時燠皇極之曰休徵者也臣等西
清寓直盻宮樹以欣榮夬液承流沐恩波之洊
溢顧何功於調爕徒竊幸於豊成伏願　帝眷
永隆　天休滋至化機默運四時行而百物生
治澤旁流萬國寧而九夷服丕迓無疆之慶益
綿有道之長

元旦賀表

伏以　璇穹昭泰運貞符聯瑞於璇璣　寶景
合元春悉祉兆端於寶曆一氣回而兩儀交會
三辰集而千古希逢朝野騰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道邁古初兼祿位名壽以成能
運文武聖神而致治一人弘一德得天一地二
而清寧元后體元辰贊乾元坤元而率庶類精
禋以事　上帝萬既駢臻歛福以錫兆民百嘉
咸遂然黃道以歲時為紀極故天心以氣運生
祥鴻鈞潛轉鰲極斟酌其盈虛象魏照乘龍儀
整齊其朓朒蒼精律啓斗杓甫指乎寅垣紫御
光回景曜遂纏乎卯次元辰宜慶况三陽茂屆

表　十七

乎元春首祚呈禧徵五德之忻逢乎會慶歲月日
時交會燦若珠聯氣朔節候均齊宛同璧合且
庚取長庚之義申明申錫之休斗極並旋獻歲
信符乎億歲卯寅一悉長春允兆乎千春益受
從開闢以來始際中天之淑運遡自羲皇而後
今逢上日之奇祥若逅若期殆玄機之作配不
遲不速豈黃道之偶同頒正朔於九夷共誇盛
美布陽和於四海均慶遭逢誠有道之休徵而
無疆之元慶也臣等載筆鰲坡濫竽鳳掖拜手

稽首欲歌大雅之萬年按卜考圖快覩元辰之
三合彌深雀躍益切葵傾伏願 茂膺蕃祉保
合太和萬國朝元未觀元慶元陽元旦八方歸
正長承正朔正統正朝世道如日之方升仙齡
與天而同永臣無任

謝賜香稻米饍表

伏以 秋成有慶雲穣初獲於 天田時薦惟
馨雪粲先嘗於 祖廟愧素餐之無補叨 珍
賜之再頒拜餘惠於神明祥浮玉筯荷殊恩於

君父光溢金匙臣等飽明德之馨香享徼之
豐慶披衷鏤骨豈一飯之敢忘鼓腹含哺與萬
民而共樂臣無任

賀瑞應玉龜表

伏以 玄極昭祥式薦十朋之上瑞 華樞集
慶允膺萬壽之禎符 聖人應運以生而神物
待時而出臣民胥懌朝野均懽恭惟 皇上受
圖丕赫凝命溥將居五位以運化機法九疇而
建皇極海輸嶽貢召和妙一德以感通乾清坤
寍成位配三才而参贊協氣兼而嘉生交暢
華辰屆而景貺常新茲錫龜齡益彰鴻祉納息
得長生之真訣遂傍仙壇前知識久道之 聖
人因遊文沼煉形北極凝來玄昊之廷潔彩西
池遂應長庚之節雲菌下薄乎雙王呵護大冊
蛩甲上覆乎九莖葆含元氣神機應禱越千里
而浴週盤品知時届三秋而後出數百年巢於
蓮葉不若芝房六萬歲駕乎蓬山豈非天目煌
煌三秀皎皎雙靈得一已奇後妙動植陰陽而

作配並生非偶况當斗樞虹電以來遘迥踰洛
呈瑞太平之有象允符天錫兆 聖壽於無疆
臣等叨承 渥眷幸際昌期執簡書祥遠邁周
狼放雉按圖考瑞聊同獸舞嵩呼伏願 四海
咸熙 一人有慶億萬載卜年卜世彌增姬曆
之長八千年為春為秋備歛箕疇之福臣無任

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謝表

伏以 聖敬崇玄撰述久慚於載筆 皇仁逮
下榮遷忽被於 溫綸晉南省之崚階兼北門

之華秩撫躬知戴揣分奚堪恭惟 皇上凝命
溥将受圖丕赫小心異翼攄一誠以奉天 盛
德巍巍居五位而立極邈羲皇而上蓝珠寶笈
建一代之上儀自開闢以來瑞應貞符膺萬年
之秘籙籲俊以事 上帝微能悉簡用於玄壇
歛福以錫庶民洪惠遂首推於法從星虹流耀
方近 景既於華樞雲漢昭回誕布 瓊音於
紫綍沛於勳輔溉及詞僚覃恩非循例而推不
由銓議聞 命若自空而降特出 宸衷如臣

表 廿

者濫竽為幸獲依爼豆之光彌筆無功何補琳
琅之典效涓埃於 鴻造惓惓雖倍切於舐懐
執鉛槧而駿奔碌碌恐不逮於群哲乾坤並育
覩錄片善於纖毫父母同慈復憫久勞於歲月
龍章煥發叨聯直賛而啟名 鸞簡欽承獲偕
同列而並進南宮壯斗既加三品之清銜金馬
玉堂仍攝五年之舊秩循墻莫避驚成 命之
不回叩 閼生輝慶平生之殊遇臣敢罄竭螻
忠勉殫駑力效召周之供奉助 聖神祈天永

命之誠希夙夜之寅清盡臣子許國委身之義
炳葵心於傾注羡樗質於捐糜伏願 神介純
禧 帝歆明德配天之高配地之厚並兩位而
無疆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歷億年而同久茀祿
求綏於定固含靈並囿於尊親臣無任

永壽宮增制工完賀表

伏以 玉眷維新丕迓靈長之祉 宸居載煥
式瞻盛美之規中外騰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
上握符履泰秉籙乘乾運撫隆昌道兼述作宅

表 廿一

中圖治登環宇於熙臺體並含元沛仁風於比
屋睠茲成欒盈以膺謨謂天庥顯示於仙題宜
歛鴻錫肆 祖武允繩於 昭代誕廓燕貽乃
經始於惟時遂蕆成於不日闓櫊瑑玉九閶嚴
擁衛之儀寮甃鋪金萬甲湊參差之色蟠龍吐
瑞燭 寶座以雲光飛暈增華護芝房以霞彩
翼翼表四方之極巍巍開一代之模倫制仰周
命之聿新居處業宣鼇釐於有俶神啓中興之業
昊貽長御之基信彰而能傳孝為善繼者也臣

等夙荷忭懞倍深仰戴才慚柱石頌聲忻效乎斯干身近蓬萊呼祝敢同於中岳伏願 宫闕對南山以獻歳華夷拱北極而垂衣永介純禧玄祐川至日升而增盛 壽登遐耇黄圖天長地久以無疆臣無任

冬至賀表

伏以 天正開元三極肇一陽之復日升啓運九重泛萬祉之新玄陰伏而淑氣初騰黄道開而嘉生資始神人胥懌朝野均歡恭惟 皇上體元立極保大凝圖好生妙契於天心數政先循乎月令中和贊化屢書大有之年 淵默通玄荐獲長生之瑞七政齊而華夷同朔五辰撫而胞與咸熙德威殷動地之雷文治揭中天之日兹逢長至益迓泰來陽和噓寒谷而回陰雲物映清臺而紀瑞珠聯璧合三辰允恊於麻徵荔挺芸生萬類靡然乎歲序圭測鷹先春於紫籞葭飛應中氣於黄鍾聿南壯之寢兵式臣民之肆樂 宸居增制逆迎陽祉於維新寶紀推

元盃進仙齡於有永臣等 叨塵容匆乂荷生成際舜旦之光華欣瞻進履戴堯天之浩蕩祝共嵩呼伏願 德與陽升福隨景至乾元生物坤元成物歷萬載以體元天一以清地一以寧參三才而得一曆數邁軒圖之紀皇極備箕範之疇臣無任

瑞應玉鹿表

伏以 瑶穹薦祉真符申錫乎長生玉質應圖仙馭載呈乎上瑞 景既希逢於曠世而殊禎疊覩於明時慶洽黄輿懽騰紫禁恭惟 皇上御圖丕赫受命溥將高穹之簡眷彌深無祈不應至治之嘉祥駢集何代能儷誠有羡而鍾禧允無疆而衍慶式白鹿之恒見愈出愈奇表玄昊之垂庥彌申彌固希珍昔薦兆壯曾效乎燮瑮異質今逢先後已動乎三錫六駕度清華於函谷八環煉素影於瑶池神物本是星精而野人復為仙品圖稱壽猷而寓形在於萬壽真胎上壽之符孕秉陽靈而獻跡後於一陽聿介純

陽之祉况朧祥乍霈霜毫披瓔霰而揚輝邃春
旦將臨王彩傍芝箊而献歲昔軒圖遇之得道
循蘄源源而文囿蓄以為觀徒誇濯濯亶矣顕
太和於有象而信哉兆　聖算於無疆者也臣
等清班首列盛事躬逢繫歲月以書祥才固慚
於魯史就雲天而献祝情倍切於華封伏願
㢠曆綿長箕疇茂衍祿位名壽天齊而地久群
生總賴慶以雍熙麟鳳龜龍藪蓄而郊遊萬禩
永迎祥而昌熾臣無任

元旦賀表

伏以　青祇御運肆陳上朔之儀　紫極迎和
茂衍長春之祉坤乾交而璣衡有俶貞元會而
寶景維新夷夏懽騰神人慶洽恭惟　皇上至
誠悠久大道希夷運聖神文武以凝圖燕祿位
名壽而立極妙誠能於參贊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秉元化而迴旋以陰陽為端四時為柄賑
饑發粟禱瑞祈年恩生寒谷之溫惟動康衢之
頌是以玄敬潜孚於玄漠疊降玄釐黃[illegible]默逆
於黃中宏開黃道茲者時逢首祚慶逝履端王
正得統於夏時元會特隆於漢典椒花栢葉共
献歲於南山鸞輅龍旂式迎春於東陸八紘啓
泰忻陽德方進於九三億載乘乾正曆數初頒
乎四十况干次於辛而以新取義適　明堂之
玉棟重新復支在於酉而因有命名兆環宇之
金穰大有且五年再閏舒長延化國之晔而一
歲兩春熙皥表盛皇之世鳳紀與仙齡而俱進
鴻圖偕協氣以同亨誠咸戴乎生成而同忻乎

遭際者也臣等職首班行恩深歲月瞻卿雲五
色於舜旦喜借華封祝神蓂一葉於堯年呼同
嵩嶽伏願　誕膺寶籙永握珍符歲元月元日元
萬禩會三元而集福天大地大皇大八方戴一
大以常尊臣無任

大謝禮成賀表

伏以　天恩番象四祥丕著於貞明　聖敬通
玄報賜聿成乎大典欽若而光昭義馭禋宗而
禮備周壇朝野騰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上建

中立極秉籙膺符敬尧象以授時察舜璣而齊
政中天應運恒貞成久道之功首物當陽離照
晉大明之治是以兩曜逢乎交蝕一德忞以召
和遝度雖預定於乾儀而眷命特申隆乎君象
昔散瑷花於丑朔映冊暈以鋪霙茲嘘龍氣於
酉舂擁金輪而作盖層霄容護陽精儼妙於居
尊瑞靄繽紛陰魄恍同於避跡窺盆無影伐鼓
不聞京房謂長世無極之占而禮斗云太平有
象之兆聿虔脩乎駿典宜昭受乎鴻釐以報以

祈感切同光之悃來歆来格禮嚴事父之誠信
千古之殊禎而一時之盛舉也臣等弼贊何能
燮調無補冊心捧日叨依 天子之光青史書
雲仰慶 聖朝之瑞伏願 握五帝之瑶圖而
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如升如恒 萬禩
並三光而久視極覆極載九圍戴一大以常尊
臣無任

玉兎表

伏以 玄穹薦祐瑶光丕錫乎貞符 紫度迎
禧王質式彰乎景瑞仰 龍躔而效祝降蟾窟
以揚輝朝野騰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上心涵
太素 道合重玄弥至德以參三煥成功而明
兩鳳儀獸舞雍和恊上下之庥嶽貢川輸奇秘
發乾坤之蘊嘉生交魯靈貺常新肆迎申命之
鴻釐載覲貞符於兎瑞玉衡毓采清輝禀自星
精瑶杵成丹皓影来從月魄明視聿昭乎久視
吐生用表乎長生異質属金行後届金年而進
藥元神符寶度適當寶景以来廷鍊形鍾南國

之靈獻跡託中山之裔偕鹿並 昊恩之三錫
文囿瑷聯嘶芝之哺 景貺之六修虛壇辟耀昭
哉顯 至德於有象而允矣兆 仙算於無疆
臣等躬逢 熙運目擊奇禎執管書祥遠邁旋
狼周雉按圖作頌忻同華祝嵩呼 伏願 百祿
是遒 四夷畢至洛範五十六字福徵脩協於
龜文天皇萬八千年曆數莫窮於鳳紀臣無任

賀靈雨應祈表

伏以 甘霖應禱 聖神兹化育之功淑氣函

和品彙荷生成之造惟　一心涵化機並運故
九玄與意象交孚慶洽群生惟騰九有恭惟
皇上道通元始德合太初巍巍敷宇宙之神功
蕩蕩贊乾坤之化育　尊居五位乃心存稼穡
之艱統御萬方如目擊閭閻之隱惠糜惠藥已
騰四野之歡修報修祈每切三農之念屆茲春
序之邁尚歷兩澤之施事　帝素秉乎齋虔而
為民尤切於精禱　王音渙發臣工欽申飭之
嚴　寶笈初宣宫廟鑒惟馨之薦惟夫誠無不

格是以天不能違靉靆油雲隨　綸音而繼發
祁祁甘澍將惠澤以均施舒徐滋舜畝以降康
臻沐浹周原而灑潤由疇生色豈惟開粒食以
宜年氣候田和抑且洗瘟瘽而薦祉蓋神機默
運溥美利於不言斯　聖澤汪洋昭太平於有
象者也臣等叨居近列幸際昌辰慚調燮之無
能感生成之有自伏願玄庥滋至　聖壽崇增
雨順風調四海聲金甌之固天長地久萬年保
玉曆之延臣無任

賀玉兔表

伏以　長生御極載逢華渚之開祥　上瑞應
圖式兆璇穹之薦壽堯年屆度文囿呈奇
聖人應運以生而神物待時而出惟騰海宇慶
洽臣工恭惟
皇上握符丕赫受命溥將太和融鬯於兩間
盛德潛通於三極乾坤毓秀疊呈有奕之禎海
嶽輸珍盡發無前之秘是興靈品適應　昌期
用示昭父示之徵吐生示長生之象繼鹿馭於

昨歲愈出愈奇介龍輿於茲辰不先不後霜華
淼彩度清影於芝田月魄浮香鍊真形於桂闕
玄精屬卯信符寶度之元辰皓色明秋獨稟金
天之顥炁杵成仙藥含丹將獻於
帝廷養就蟾宫進御遂託身於星港庚曜儲澄
輝於碧落斗樞燦晶粹於瑤光一見已奇況妙
陽倡陰隨而作配並生非偶復當虹流電繞以
來儀是豈特　太平有象之占而實兆
萬壽無疆之慶臣等叨居密勿幸際熙明趨文

石之班忭舞率先於鵷列効華封之祝揄揚莫
罄於嵩呼伏願
四靈畢至
百祿是遒昭龍德於六飛衍龜疇於萬禩日升
川至丕延昌熾之休地久天長永撫盈成之運
臣無任

賀靈雨應祈表

伏以 雩典重修 宸極切勤民之禱霖祥載
沛 玄穹彰眷德之隆神機斡造化以成能率

表 卅

土戴元功而咸喜恩濡萬彙慶賴一人恭惟
皇上體道涵元纂圖御籙事
帝誠通於恒在視民念切於如傷志每先憂夙
叩高玄而請歲靈昭速應已蒙霢霂以滋春謂
天心雖顯於麻徵而民望尚歉於霑足月離箕
而風霾間作愈切省循雲待簇而薈蔚屢消日
麗瞻仰乃修禳益至禮壇墠以虔虔肆齋戒彌
虔飭臣工而翼翼惟夫忱無不格是以天不能
違屢感屢通瑞霭隨
綸音而嚮應載優載渥甘霖將 宸澤以均
施豈惟解六合之煩囂抑且洗九邊之塵穢三
農鼓舞占歲事之豐登四野謳歌仰
皇仁之溥博蓋由
淵衷軫念九重之昭事有嚴信乎
昊鑒孔垂二氣之回和屢速也臣等叨居近列
幸際昌辰慚調燮之無能感生成之有自伏願
玄庥滋至
聖壽崇增雨 順風調四海聳金甌之固天長地

表 卅一

久萬年保玉曆之延臣無任

禮部賜宴謝表代內閣九年考滿

伏以 程勣歲令崇班久冒乎台司 錫宴春
曹渥寵特承乎異眷循墻傴僂即席兢惶竊念
臣卑與際運早忝贊科極品叨階久塵綸閣惓
惓葵赤雖矢竭乎忠貞而碌碌樗才竟罔裨乎
高厚考虞典九年之績普宜黜幽濫周官三少
之階殿於寅亮以
聖慈汪浩猶曲庇其凡愚而 錫典駢蕃復荐

加以鏝禮拜幣金之賜已荷解衣繼宴賞之須
益慚椎食雖成命似不容乎反汗而寵承則有
愧于強顔捧溫綍以難辭拜華莚而終飲衰年
魚藻聆賡樂于鈞天戀冥鴻磐享大烹于周鎬
西賓東序驚籩簋之星陳北斗南宮煥衣冠之
雲集珍饌香浮綺席素飽增慙甘醴紅暈衰顔
丹心共醉聯雅荅周臣之什含哺歌堯壤之民
玆蓋伏遇
皇上乾德當陽敷教同四時之化菁莪作士重

明統列宿之尊
嘉靖上遡商宗卜相何資于夢築而
神聖遠媲虞帝虛懷猶任于疇咨遂令伴食中
書誤受和羹重寄臣敢不飲湛露需雲之澤豈
敉捐靡戴隆天厚地之施罔伸纖末退食誦素
絲以勵節許身指白水以盟心伏願
建官而萬國咸亨課績而四裔分北祝
聖壽同昊天無極微臣依日月之光奉
皇圖與盤石同安寰宇溥陽春之澤臣無任

倭寇蕩平賀表

伏以　帝德玄通河海仰澄清之治　天
威遠播華夷荷安攘之功承　廟筭以風行廓
妖氛而露布雖治以不治　聖人之量有容
而威所當威　仁者之師無敵竊以夷生日本
性類天驕頃因海波不興遂作疆埸之擾苗民
弗率何傷　堯帝之仁獫狁于襄更表　周王
之武蓄鋭謀于累歲奏膚功于一時恭惟
皇上　道貫重玄　威行絶域　朱于舜夏

黃鉞興周　振一怒以安民握五兵以去暴登
壇妙選詩書禮樂之臣分閫專征耳目腹心之
佐用中原之長技發上國之先聲虎賁宣溥伐
之威已憑人怒蛋醜屬將傾之運況是　天亡
唯兵出于萬全故月飛乎三捷直探巢穴盡拔
根株雖久結于蜂屯竟倏歸于鯨戮氣橫雷電
廓除陰祲皆消力挽天河洗淨甲兵不用此豈
將士敵氣之勇盡我皇上神武之功斷自　宸
衷明見萬里之外奉茲　天討功收一戰之

閒受馘獻俘妥明靈于　九廟策勳飲至裴大
賚于三軍從此放牛歸馬之時永觀獸舞鳳儀
之化威不煩于九伐守已在于四夷臣等叨際
清時欣瞻　聖武撫長劒于伊吾之北徒
有其心息傳箭于青海之東愧無其策鐃歌叶
奏敢自附于鷹揚竹簡書銘初何功于虎變伏
覩　文經武緯遠至邇安海國明珠永效八蠻
之貢越裳翡翠常來九譯之朝化行于炎風朔
雪之區　皇圖一統慶衍于地久天長之祝
聖壽萬年臣無任瞻仰欣躍之至謹奉表
稱　賀以　聞

建平縣修學記

建平廣德下邑也廣德為
高皇帝首輔地其沐教於先士黎彬彬盛焉顧
學址尚襲宋舊去縣城里許非制也嘉靖辛酉
水患甚廟宮就圮邑令林君學諭曾君協謀內
徙之〻地于邑治之左叅揆測臬經體面勢厥
址良矣然簡畧未修湫隘未闢諸所宜有咸恔
恔未備所以崇師造士者宜經視者藐然若遺
為今大夫鍾公來守茲土廡州君邑而統攝之
周諏而遐矚喟然曰是賢關化原也而可寥缺
若此於是廟宮之前蔽者拓之陋者崇之隘者
闢之翼其殿廡區其齋宇飭其汙墁麗其椽桷
而學之美甲江南矣功成學諭胡君張君盧君
偕弟子許國王三省楊濱宗孔教次其事而問
記於史曹子曹子曰學之內新也是大夫教諸
士子以內修也故以言教者淺以象教者深大
夫其示之象矣心之精神者聖也謂而衛之者

郛郭也置象於外翕然而野趨辟之棄城離郭
榛遊莽栖久之無內者守即綺碧之宮靡錯之
市將鞠為蕪穢矣是外者之弊也嗟夫世之脂
韋以求售蹊竇以干捷雕蟲刻藻綴華剽緒以
媒獵榮利是其所務者外也當天下無事循可
峩冠紆紳高談肅貌悖悖而揚詡盜名卒有緩
急威慹舌縮頸渙然四解矣國家之養士奚賴
焉大夫有感於是也始莅茲邦剔奸剗蠹植良
興俗循循析治矣而惟新學是亟焉是象之內

也將抗其外趨者而教之內修也心之精神出
入之機間不容髮內之則內矣外之則外矣今
之恢恢燿燿巍巍如奕如群然望聖人之宮墻而
俯且拜焉則昔之剃榛故墟也埽剃穢平榛墟
而遂恢恢燿燿巍巍如奕如群然望而俯拜真如
有聖人者儼然居于其中是可以觀人心矣使
者之宮廟今已徙而為剃榛故墟指其剃榛故
墟而率邑之士人望而拜之有不狂咲却走者
乎是可以觀人心矣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是
夫弊也久矣大夫教之內象也其憂時之意微
矣諸士子其無負我大夫諦振號箘石質東入
壬戌進士守滁移是州其他德政未遑悉述以
俟傳循良者云

丹陽縣公田記

侍御文峯陳公按江南也紀綱諸郡邑興利袪
奸維時諸郡邑大夫賢咸能衆行如侍御公意
丹陽君所部邑故有公田盖前守巽峯林公
括湖之淤為沃壤者寺廢而寺之田莫適為主

直隸之公命民田之歲籍其入以待賓旅委積
行且二十年而侍御公按其地慮其久而寖弛
也檄邑大夫覆其事其畧曰維爾邑有公田以
待公需盖良法也法即良不嚴將弊利即公不
禁將漏維爾邑其核田之頃若畝凡幾民之受
田而輸者幾氏歲輸幾何因歲輸出之以供賓
旅委積者幾歲輸一入公楨禁無旁落有犯者
坐之爾邑能事事維爾邑才維時郡侯盧君視
邑事覆其實將上之而邑侯李君適至上其事

如盧君所覆侍御公復命碑其公田與民之田
於公者於衛以垂示永久而微記於予予惟公
田者因田之在公以公其利於人也惟其利公
於人也人視其田若脫免之在壙可競馳而並
攫者於是始有移甲為乙而腴者瘠盈者縮矣
始有侵攘官租擁而私之歲所登不輸者什九
矣公田名存而實亡而利之公於人者微矣彼
一夫之家受田一廛私田也世守之以為仰事
俯育之需即里之橫者莫敢侵其畔貪者莫敢
睨其積在公之田公田也人顧得以犂其疆盜
其入是私者人反不敢下以私而公者反足以
謀私何也起於公道之不行而人各私其身也
一廛之田身所庇也公田所以庇人也不能以
愛身之心愛人是以不能以治私之心治公於
是視公田若秦人為越人守土即有侵越不問
田所入為奸胥所擁不治監司下其事於邑按
之而具文書相應不覈索之何公田不胥而為
私也侍御公之愛人也甚於愛身而理國事也

動於家事故其視民之供億繁興疲於桎梏也
若家之赤子饑寒吾前而思以衣食之也視公
田之可以紓民艱也若家有負郭為卒歲之需
蕪而不治足以重饑寒之累也視公田之入也
若農之有秋即道棄滯穗可充廩積而不忍棄
之塗也視公田之可著為令也若起家之人創
為世業欲千百載不圮也其心至其慮周身之
所及行者行矣而又思以繼其身之所不及於
是覈其實稽其弊刊於金石垂之無疆公心公
政炳然不磨則公雖即遷將後之繼公而治者
得以依據成跡猶公恒在吳也而李君又能仰
體德意行之邑上下相與以有成是皆能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植公道於不墜者侍御公救荒
禦寇肅吏綏民有大功於吳任滿將代士民走
闕下號留上報曰可利病周知百度咸舉茲
特其一端云侍御公名某閩人李君名某越人

卅徒陳侯去思碑

陳侯初拜涇邑令當道者知侯才小涇邑而重

丹徒爲畿輔首乃遷丹徒　命下丹徒人翹引望治藉甚晨夕至而涇民捷上狀固留竟踰數月始克至卜車而容止玉立神采宣朗中復疑秉若持於是民益喜率相慰知不失望矣丹徒北郡爲江餘地延袤多山市集舟車雜四方軍賈而村谷主無足音以故沃瘠異土淳澆異俗滑樸異情復地當南北津傳使者往來踵繩繩繼廪餼隷役之需豐則民不堪而約又多忤使者當道移侯丹徒殆貽侯以難也而侯才固無難丹徒上政下調劑均節動咸中時宜持身嚴峻不可干覆煦煦能愛故自昔所稱如征科撫字如明察渾厚如揮霍簡靜史傳所舉其一者不可以兼而侯獨並施之因乎情合其土俗彬彬乎殆相濟焉至於河渠橋梁賦役之制悉規創立法尤爲萬世利三年政成召爲內臺

天子需才急畿內將望侯如丹徒而丹徒人又無能效涇民留然不忍侯去去而思不能忘也庶其冀侯大庸澤天下而溉其餘波焉乃作去思碑樹之北固以銘德於不朽而深致意於將來云左史曾子曰古今人才豈相懸哉吏無大小任無劇易顧人所操執何如爲古今稱吏治者召杜翁歸皆以三輔頴聲借使召杜翁歸職下吏治僻壤即無以自見猶然庸衆也士何可無憑依以陳侯之才予之丹徒猶鮮寡其所試效纔見毫杪耳究其坐收群譽政若此炳燿也而觀者遽以多陳侯此何足云然陳侯緣效毫杪而縈民之思似此自此以往執簡抗顏畫策于日月之際百代之思也當與古記載夔龍卓光龔黃卓魯足論哉侯名廷芝別號懷山起家壬戌進士順天宛平人立石者丹徒民而倡之者耆民歐陽清

邑侯劉肖巖去思碑

正德中劉莊襄公宰吾邑邑人神明之公去而人德公之遺愛不忘歷數十年予猶聞長老輩時時稱說公德政如昨日事遇新令至則私相評語曰令何如昔時劉公賢即平時聞他邑邑

令賢又曰某令賢得如向劉公不予生也晚不
及侍公每聞故老稱說公異爲及公樹勳邊陲
光溥日月聲施海宇位登三孤爲一代名臣乃
曰故老所稱說足信哉公之後餘五十年而肖
巖劉侯來治茲邑政通人和聞遺老相語曰侯
之賢莊襄公之後一人耳然則金壇稱賢大夫
者蓋有兩劉公云劉侯宰吾邑三年以治行高
第　召入爲侍御史邑人聞之則大喜曰我固
知侯則入也不爲諫議必爲御史今果爾自鄉

大夫下至市巷阡陌田傭村豎轉相轉語嘖嘖
欣賀不置比人從　京師來群聚問侯起居何
狀立　朝手采何如治邑時居第何在得佳問
則又大喜轉相告語以自慰藉平居里巷相聚
談往往指某政某法曰此我侯昔時所張設也
某利某害曰此我侯昔時所罷行也交相頌說
剌剌不能罷大要若長老輩頌莊襄公云空同
先生曰王之功忘久之思蓋君子出而以天德
王道爲治當其時上無苛政下無窮民閭閻老

稚終年不識縣官左飧右粥嬉戲如小兒狀不
知其樂也久而追念疇昔恬熙景象未有不愴
然悲悵然思藹然歌且頌若譬之父母之於子
其恩罔極方其承顏堂序間交相煦沫不覺爲
驩比及去親遠遊羈旅天涯未有不發悲而夢
戚者陟岵則思望雲則思人從故鄉來無暇他
問必先問父母衰健何似日飲食多少無恙得
如昔時不惟其至恩膠結於心堅不可解耳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若劉侯者古所謂民之

父母非耶侯以父母之視親民民有不以父母
之思思侯者乎於是邑之父老以人心思侯不
忘請予文碑之衢以垂不朽予謂之不朽者莫
堅於人心金石爲下侯之德在爾心何假於碑
父老曰昔周人思召公而愛其所茇之棠襄城
人思范忠宣公而名其所植之柰爲著作林古
者思其人尚寄其思於一木而況於石乎予於
邑人中德侯最深者遂因父老之請書人心之
繫屬如此　尚候侯之勳位與莊襄公方駕以信

吾言

鎮江府申華坊民供直記

民之供其上者役也而坊廂之民朝夕於上之左右若家庭之嫡長子姓竭力以事父母猶惴惴焉以子職虧爲惧而弗遑與衆子之較勞逸良由上之人每樂其供直之便斯下之人亦狃于常而以為分之允宜無他積習之弊深也為民父母得不為之所乎惟吾鎮古潤州郡北枕大江南控閩越西輔舊京東濵滄海為水陸衝

其民平居則奔走迎送冗費繆轕天下有難則首先受兵故習相沿凡郡邑長佐各衙公私所費自晏享交際以及一榻一盂類皆給取于坊廂民坐困憊未有能革之者適我明石泰公來守是郡貞介之操原于天性慈祥愷悌寔由裏自下車以来拊循疲瘵恒若靡及雖坊廂鄙之民愛無異政而猶念坊民勤勞鞅掌獨為蠹政所殘廼身率儉約為僚屬先首汰坊之夫甲在官者十數事既而并其各衙供直之役悉罔

裁革若公私之費勢之必不能已者酌于原額軍需官銀第其差等各有成式恐後之人惟便是謀而罔終厥愛復請于巡撫觀所周公巡按文峰陳公兵道龍池王公三公交檄賢之冊為定典俾守如渝而同寅靜山盧公江王巖楊公郡倅中槐馬公國卿可堂馬公明謨又能協恭自靖共濟攸美予乃颺言曰美乎碩乎君子之為心乎公之革斯役也靡沿習弊靡便身圖愛務當時澤延億世雖有肆斂而巧更者聞公之

風寧無父母之心乎夫習弊靡沿飭澹之勇也身圖靡便宣化之公也愛當時而澤億世立政之惠也勇以剔蠹公以馭衆惠以廣德推之天下裕如矣獨吾鎮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請以是為公頌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請以是望于後之君子公諱滏字樾清浙之慈谿人舉嘉靖癸丑進士由冬官郎出守鎮江善政善教雖古之循良亦不是過行將以父母吾鎮者而父母天下斯役特其一端爾坊之耆民劉凱

等樂其愛之溥且懼其久而湮也請予言勒之貞珉永垂後云

豸史文峰陳公巡吳去思祠碑記

天子巡狩古制也所以觀民風察吏治布德用威仁義並行法為至備自漢以来其制遂廢乃命御史代爲凡天子之欲生殺予奪賞罰抑揚爲者御史皆得專之恩威若自天子出其秩清其權要然皆奉若天道無私所謂天吏嚴則義過而惠弗流寬則仁過而法弗振弗克若天均

否也我朝監古立制分命御史以代巡狩之權以南北兩圻為股肱郡視諸藩尤加慎爲蘇松常鎮四郡地廣民稠户繁賦重尤南郡之大且劇者邇經倭亂水荒災疫流離殆非昔之吳下比矣巡狩之任

聖天子特簡我孔麟文峰陳公代之至日為嘉靖辛酉仲秋惻然感於心曰春以生物秋以殺之天道也仁以育民義以正之君道也並行不悖大君所以代天也奉若無私御史代天子而善事乎天者若茲南國瘡痍未蘇流離未輯可專尚殺而以義勝哉於是廣思博采觀風問俗而興革之慮文教之未脩也乃善誘以廸之賑士之貧者而厚廩生慨武備之弗振也則練閱以作之汰兵之冗者以節其餉阻飢者施之以粥患疫者療之以藥骸骼瘞之而弗遺訟獄清之而弗枉建橋梁以濟往来之艱濬郡河以通漕運之利然猶未也水滸税逋郡使每欲取盈富者貧貧者盜尤時艱最苦乃特奏以蠲徵

爲其體春生之仁亦既溥矣至若賕吏害民蠹吏怠事則論劾以屏黜之豪横梗治積奸侮法則搏擊而例遣之謂非秋殺之義可乎節鉞所至所以布

聖天子之德而用其威者一奉天道無私誠哉天吏代天而無怍者由是士魁於廷民樂於野吏肅於位兵戢於伍利興弊革綱舉目張内順治外威嚴熙熙然相安於仁壽平康而絶無兵革之虞治道成矣自是百穀順成嘉禾合穎

醴泉特湧瑞雪時臨甘露降樹醴泉出川民心悅天意得蒸蒸然咸囿於太和元氣而罔有凶荒夭札之患休徵應矣逮及爪期例應代屬郡士民誠戀戀不忍舍相率詣　闕乞留
天子曰俞俾復巡茲土又一載公之布德益弘張威益振而懷公之德畏公之威者視昔彌深甲子暮春公將代屬郡士民又戀戀不忍舍欲再借逃無繇也潤州文士耆民已立祠金山聽潮軒下以彰感私衛使高君遷輩洎諸武士皆感

公干城之澤亦建祠於北固山房圖公之像而事之昭感以志思也夫思生於感感根於德周公之在東也袞衣興歌召公之在南也甘棠致詠感之至思之深耳公之巡歷東南其德政誠步乎周召之芳躅而潤之文武士民咸像公祠公而不已其殆袞衣甘棠之同情者歟君子於此可以觀德觀政而觀風矣祠宇二棟各五楹內妥公之像外為堂左右兩楹前有儀門凡幾間繚以周垣而制偉矣其費出於衛弁諸君之緣請予言以志不朽云公名瑞字孔麟文峰其別號也登癸丑進士為閩長樂文獻世家茲以往其勳業未可涯也乃用紀之以俟來續且俾脩國史者有所采而述焉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遼東行太僕卿蓮川瞿公墓誌銘

廣平太守瞿公陞遼東行太僕卿矣未行竟卒於廣平後四年始克營窆其子九思浮湘沂江東學於吳因過曹子而請銘曰悲扎先大夫之嘶志以死而死且客也即遺文在籍遺愛在百姓而久且湮也敢以不朽是圖瞿公固曹子同年進者也忍弗銘公諱嚴字景明習少經周元公墓下感其愛蓮說因自號為蓮川子云其先

為洛陽人後徙家湖廣之黄梅 成祖時有福齋先生者以易貢於鄉數傳而生敬宗敬宗生進進生璽璽生廷貴廷貴娶王氏而生公公誕時有物如金浮圖狀光燭其室踰時始散故生而穎異年十二為諸生即卓不與諸生群試必高等諸生莫能先也而師事之然諸生顧易第乃公獨弗第至癸丑始舉進士拜戶部陝西司主事監兌江西能釐正夙蠹漕政有賴再遷山西郎中山西故戶部劇司也諸邊餉屬焉時財詘而邊需告急莫能支非大有才畧能處雜磨變而均節其間不以為山西司公受 命時方邊警四闢待粟而炊者數十萬乃籌畫調停條陳足邊大計疏凡十上儲餉因以不匱三軍作氣而虜竟不敢內嚮已未陞廣平太守郡中故多少年有燕趙戰遺風士亦慷慨負氣而愚民且樂從盜公悉設伏收捕之群諸生於塾授以六經大義咸褒衣大袖恂恂如也乃歲大旱公親勝於道雨隨降又開桑地鑿為河渠左阡右

陌為良田者數百萬頃善其俗而腴沃其土廣平為之一變云然廣平為畿內地占籍多中貴人素憑聲勢剝鄉里而公獨抑中貴人故咸弗利公守廣平未幾陞為遼東行太僕卿殆陰詘之也 命甫下而公逝矣嗚呼傷扎夫公未弱冠而樹志修文揚輝著聲籍籍湖湘間出以應世咸謂售奇衒珍可一試而利耳乃屢試輒弗售迨四十始第迨既第也同年中論才莫不才蓮川又咸謂可立致津要云而授官竟戶部又

出為太守而又以行太僕然焉夫其學與政素負聞望如此而舉而遷仕而不華要報不酬能又若大相爽也豈真可能者人耶不可能者天耶然所著述疏議特一時章具耳而一時遵為法程迄今可習且守焉是足以娧公矣夫古今才智士所自樹於時者亦隨自見耳即才與智可超於時乃分有所限其敢超出於非分云故公雖不大顯貴陟卿輔盡究其施然君子不以公為晦也公生於正德壬申月日卒於嘉靖辛酉月日享年四十有九配楊氏先卒贈安人繼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一九思縣諸生勵志篤學克世其傳云女二人長適縣諸生胡惟學次適太學生石汲俱楊出公所著述有遵川文集若干卷外録二卷奏疏四卷廣平初政一卷江西監兌事宜一卷家訓録十卷九思以某年月日葬於福盆山之原乃為之銘

銘曰

守在三輔兮志四方魂遊中原兮魄歸黃岡食且報兮嗣乃祥是惟使君之藏

明王隱翁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甲子王隱君既卒明年十月兆矣其嗣子黃陂令彬齋君来乞銘丙午予舉於鄉也與令同榜又居且近蓋日期拜隱翁乃今不及見矣然誦其狀而次其遺行猶彷彿見儀形也遂志其槩志曰翁句容高平人也諱鉞字世威有德弗輝又高年以故鄉人稱為隱翁乃翁固遜不自號別號竹溪然竟以隱翁稱云其先自周靈王太子晉修黃龐術於緱山時號王家因以為氏追宋有鳳閣舍人及文正公者叙出大名遷於汴南渡時荆湖安撫鉄始徙建康數傳至福二再徙高平福二生代二代二生价號卓菴卓菴公娶夏氏生翁翁生瓌偉不群少業儒通詩盖恂恂儒也時大父在卓菴公買鑒江夙夜獨々供孝養翁嘆曰吾壯矣而忍以遺其親乃舍儒更業賈則又善賈勵勤儉約貲日益裕乃大合廬廣畝澮歲時羞隨走問以惟親心甲午歲

大饑邑令勸賑發廩無難色又善賙其族人歲
橋葺道今坪峰後白尤其着者里閈分争咸取
平於翁及有犯翁者退遜而已殆有古長厚風
以故鄉里咸敬愛之稱曰隱翁云予每過句曲
見其山邃邑窈窕鬱翳而四合不復知有市朝
謂必有幽玄恬雅之士棲遲其間乃今果有翁
夫翁固出山涉江遠服賈即身不仕乃教其子
弟且仕馨華茂著湖湘間翁用以顯奚其曰隱
然賈人率機利取贏兢務靡飛而翁故敦樸好

施即予貸抑然如未貴時殆跡喧而寂業汚而
絜處紛華而能介者斯不擇地不逃名而有幽
玄恬雅者在焉乃稱之隱也隱斯真矣厥配李
孺人克持家勤約訓子義方以故翁無內顧憂
翁之逝也孺人過傷致疾逾年而孺人繼逝斯
可謂媲德偕老終始不渝者矣諺云無潛不彰
無德不昌李學士贈之言也謂翁類其先而以
身期其子孫殆有據云然耶翁卒於甲子正月
日距其生弘治五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李孺
人生弘治七年月日卒乙丑二月日年七十有
二子男二長相娶周氏次朴即陂令娶包氏孫
三人曰克煥娶周氏克勳聘邑江西僉憲許君
彥忠孫女曰克紹聘孔孫女三俱包出長適蜀
總憲楊君汚次男應玄次許庠生許學道男又
次許庠生夏諫男曾孫女一未聘相等卜以丙
寅年正月日合葬昇仙里同山之原

銘曰

山之窈迂生隱以居山之旋窿死藏而封

韞璧者光埋德者昌而千斯歲佳氣鬱鬱

阮侍御墓誌銘

按狀君諱鏜字大淵世為廬之無為人曾祖清
仕終嘉興府同知祖克恭父琛性敏達交遊盡
名碩善治生故負氣豪岩而家亦用饒君生八
歲失怙兄弟七與兄太學生鉞皆毋王氏所出
同居相友盡孝毋沒君自哀少孤而毋復早背
也戮泣諭制於是依依然謹事其兄事無小大
必白出入必面告有親沒而以親之事事之者

既而兄又没君愈自哀其父母繼背兄後不於
尨也於是盈撫愛其兄之孤嫠華居腴產悉畀
之自取敝瘠有兄没而以兄之愛愛之者鄉人
服其義平居好讀書尤長於史學每議論一代
得失之故慷慨激昂雖少失業舉子而撫古酌
今効用之心尤見於意氣常以剏授捐粟授官
奉臺檄代賑曰苟存心濟物奚待一命耶多方
量畫毫髮無所漏没衆賴以全課諸子恒以身
率之謂爾曹孝有所在否則陶朱非吾志也侍

御初登進士君遺書曰昔者女正志不在温飽
此無難顧立志何如耳汝期待慎無自薄貽吾
羞故侍御歷官所至有聲盖兢兢奉君之教云
君性樸素雖籍世厚業而食不進兼味服不御
輕煖淡然儒素若不有其家往歲天子建九廟
成覃恩群臣時侍御刑部事封如其官槩其配
為安人君愈自謙抑非賀嘉慶弔禮不入城市
即有出入亦不以厮役代徒步蕭然高隱亦若
不有其子之貴者嘗别墅於城南結廬瀕地環

樹以桃徜徉自娛其中因以桃溪為號焉歲庚
戌々侍御便省覲將赴 闕依依不忍行君促
之曰羲闕遞虜犯 京師予終夜不安枕席
國家多事正汝輩効力時也亟往毋我念侍御
乃奉命行未逾月訃音至矣嗚呼君生成化丙
午七月一日卒嘉靖辛亥正月十有三日享年
六十有六子男四長曰萃淮府引禮次侍御次
曰徽郡庠生先君六年卒次曰嵩國子生女一
適郭均孫男七長汝均郡庠生次汝達汝基汝

范汝孝汝夔汝勤孫女一 納萬夔聘嗚呼世道
之漓甚至有訟骨肉以競刀錐既兢得之以自
豢則盛為華飾揚詡閭里靡然成風矣而江淮
間為尤是司世道者之憂也君以朴素自持其
甘於儉約退然讓貲產取之惟恐其不薄而至
於天倫之際真愛貫接則有惟恐其不過於厚
者既成已之行又能成其子之賢以為世用是
不為鄉善人哉觀於君而知古道之不盡喪應
其有可復乎予與君為同鄉君之賢既於其子

侍御有徵而阮侍御狀復足核且欲因君以風
天下之居鄉者是以不辭為之銘

銘曰

維俗之靡若下而逝維君之貞若挽而峙
俗之逝兮有君不随君之逝兮有子揚輝
鬱乎佳城琢石其截我銘其石千古不滅

王質菴墓誌銘

錦衣信齋王君持其父質菴公狀乞銘君磊落
尚意氣一時公卿名流悉君交遊復好文士以

故王君善亭不得辭按狀王氏其先應天上元
人繞於貲稱南都鉅家會
太宗靖內難定鼎於茲徙富民實之生良九與
焉於是得隷籍錦衣復稱鉅北都蓋世雄於輦
轂云良九生得為質菴公之祖得生三子長名
海則公之父也公名佐字良臣別號質菴為兒
童屹如成人尚節義達時宜視天下事可操縱
如意甫弱冠矍然曰父老矣而偷安耶即引家
務自任綜理纖悉貲産倍於昔者十五故其父
得優游自怡年八十有四毋陳氏同壽焉父歿
而倜儻好義事當為率攘臂争先喜施予急人
之難有不能償者輒不責其償家遂中廢貲産
倍亡耗人或以為憂公曰遺以厚積不若孕德
吾季子不凡其幹吾蠱乎蓋指錦衣君也已而
果大振視昔又不啻倍十五矣甲第連繹珍綺
錯落惟意所娛公有而不御郄華茹素者四十
年 朝廷錫服優老非元旦不服以是終其身
嗚呼聚而能散散而復能聚始而克怡其親中

而克行巳志終而克善其子以享其成顧不為
偉男子哉公生於成化庚子十二月二十四日
卒於戊嘉靖戊午八月十八日享年八十厥配
杜氏先公十八年卒婦道毋儀卓然有賢聲孟
得與內助焉子男三人長曰錦娶杜氏先公二
十一年卒次曰鏜娶鏜娶

銘曰維家中興豪才挺生否泰之交維持以承
成親用孝行巳用義先幾炳靈幹蠱惟季遺德
衍金持約為腴天也不爽亦金亦腴佳城蒼蒼

太史為石秉生孕和昌佑無極

誥封馬母呂宜人墓誌銘

呂宜人者光祿少卿馬公配也光祿公端毅嫉邪嘉靖壬子上疏劾官官不法忤旨謫戍廣西未就道卒時宜人家居聞變瀝血擗踴絕而復甦曰嗟乎吾夫志匡 王國夙抱忠鯁今幸得死墀下死且獲所獨未亡人昔從夫宦遊遠離姑側不及見姑死與訣今以病不從行復不及視夫含歛嘶辛何極也生復奚為願從忠魂於

地下然猶飲泣割綜家事痛不自勝輒撫心嗚鳴泣踰年而疾劇遂不起先是人莫不悼光祿公之能死忠至是又悼宜人之能死順也謂可附光祿公垂不朽宜人信公配哉初宜人歸光祿公逮事姑趙宜人服承惟謹太宜人遘風痺宜人顓天願以身代扶持抑搔歷十年弗懈益勤往光祿公卒業北雍宜人承順志意使太宜人怡怡然忘其離憂恒若公侍膝下光祿公年逾三十未有子宜人數進勸曰宗嗣事大顧可不亟圖公聽之為置妾宜人則又降禮洽恩愛之甚於自愛鞠所生甚若所自生然宜人竟先諸妾有子族黨謂宜人自意有子日夕以子願諸媵妾而今乃先有子且賢殆善感所致焉光祿公舉鄉薦第一登進士高第歷官侍從宜人貴膺 誥封家且充溢然愈自勤節烹飪蠶績未嘗不親茹脫粟衣大練冲然若守寒素佐光祿公理家政其才可操縱不爽然畀柔自牧雖錐毛出入種種必關白若不敢一自專洽光祿

公在告再上宜人留家則又織舉縷整揣摩物情審廢著緩急中程度內外戢戢悉不以煩諸子分志又若無一不專處適宜者以故光祿公得專意官守職典禮絲綸所至樹有勳名平居教諸子恒道先宜履歷懲警其佚志未冠斬繪帛節鮮美不與曰豢養既成後弗堪辛苦矣小有過輒溫諭曲解令其速改然不使光祿公知嚴譴也諸子感感勵奮志其長君有駱丈才淵浩奔軼天馬而立身恪中閑度行將為時偉人

益光揚懿訓於不墜蓋皆宜人克相其成也昔
宜人父母生而珍愛惜宜人不為男子大其門
乃今賢孝備德實昌厥家顧不謂女中丈夫乎
宜人父樞母劉氏生弘治甲子終嘉靖甲寅七
月十一日男六長有駱邑庠生娶鄉進士彭少
白女繼娶鄞縣簿史竹菴女次有駰太學生娶
[illegible]令鄭一齋女次有騮娶都諫王樗菴女次
[illegible]駿聘銓部史玉陽女次有驊聘太學生徐南
[illegible]女次有騂聘中書舍人任篠溪女女二長適
饒州照磨彭西巖子兆元次適太學生陳古塘
子三省孫男二長震器次震東聘進士朱芑泉
女孫女二幼有駱卜於嘉靖乙卯三月初二日
奉宜人柩合葬於乙山護龍岡光禄公之壙乃
持玉陽史君狀來請銘予與宜人同戚里知其
賢且稔與宜人子有駱以文誼夙相契又玉陽
君望傾海宇即狀已足傳信奚敢不銘銘曰
貴而知抑德聲籍籍遺榮者姑抱蓋者夫惟姑
與夫之傷而曷不亦太史刻銘後尚有徵

金壇教諭省吾朱公墓誌銘

省吾君訓導豐城時豐城萬西園在吏部而予
在翰林每為予道省吾君賢已而君果以賢右
遷金壇教諭君之教諭金壇也與豐城同而金
壇士大夫稱君賢亦與豐城鄉大夫同予於是
知省吾君信賢矣久之御史臺知教諭賢會邑
令缺邑事不以屬他有司而以屬教諭教諭地
清寒而有司故稱熱柄由寒地驟持熱柄易搖
省吾君持有司柄愈清約不搖邑大水邑地勢
高下相錯君視地之高下以差其豐凶而上下
其徭之等人咸稱平而服上徭者稍稍起浮議
議君君上書御史自直其略曰衡之能平者為
其能低昂也民有豐歉而徭之低昂殊所以求
平也今議者曰某奚低某奚昂是欲等一羽於
鈞石耳不平莫大於是不平徭奚由均御史雅
知君賢覩所陳書益重君而罪浮議者尋將首
列君薦剡中而君遽感疾卒矣君之冢嗣近初
扶柩還葬持查禮部狀徵銘於予曰先人辱公

深知公令之良吏也先人美懸特公一言其念
先人賜之銘按狀君諱舜臣字某某姓朱氏學
者稱為省吾先生君少即超異不群然不欲以
超異露鋒鍔每恂恂自將澹如也一日父一齋
君試以大父像贊即能出驚人語父奇之開塾
聚書授之讀君受父書能讀流覽百氏手書其
所得裒然成帙名曰約言久之學邃而文日益
高時白泉注公葦高負鑑裁視浙省學不妄許
可頓獨許可君君視一第可俯而拾也乃七試
有司輒弗利而學日益老作為古文辭依約漢
人一時名人才士皆及門授業雲蒸豹蔚盛矣
歲甲寅以貢起家授豐城訓導已未轉金壇教
諭所至聚諸生帳下橫經坐講月試其文以差
動惰膠庠中又雲蒸豹蔚奮矣初君之學于鄉
也門下士得君所指授試有司即第已典學職
學之高第弟子得君之肯綮試有司又即第君
懷所學七試有司顧不獲一第所謂命耶非耶
世固有起高第登膴仕赫然顯矣乃紛華播乎

前聲利啗于後稍不自持即浸淫其中以喪所
學君即不高第顯仕而所典皆學職無紛華聲
利可溷卒全其所學授諸弟子而學卒行今夫
器之陶也必以型器信美足用皆型出也器卒
碎損而型若新以此易彼果孰得孰失哉是必
有能辨之者君生正德丁卯四月十七日卒嘉
靖壬戌某月日享年五十有六性素醇謹事親
孝處族里厚家之娶者姻之無依者里之窮乏
者死且無歸者君必竭貲噓沫里人皆義之曰
有古長者風君大父某父某母某娶某子四某
某女適某君之先汴人也由汴徙海寧自宋中
葉始居海寧之球墩里自守令公景芳贅鶴墩
里因家焉起朱氏為文獻家自省吾君始君之
歸葬也在鶴墩里一齋君兆右銘曰
古稱為師天子不臣先生之生誰曰不辰瑜斯
不毀彼碎者瑕先生之年誰云不遐鶴墩有丘
先生之宮揪梧清颯先生之風

贈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梅塘盛公墓表
安慶之桐城有倜儻好義之士曰梅塘盛公諱
儀字克恭其視族之人如其身視邑之人如其
族苟貧且困莫不思為之所苟求援莫不曲為
之應喪其親時家故貧也稱貸營葬至費千金
一不以煩其兄弟兄欲異居公止之不從則日
抱其弟哭止之又不從則倍償其居之直凡再
償無矜容是尋卒迎其孤歸與同爨孤以不饑

死弟徳領鄉薦早卒為養其妻嫁其女寡遂以
節旌寧庶人叛　武皇帝督六師征之道出安
慶郡檄吏主兵餉吏皆走匿公奮曰事得遂已
乎儻乏軍興柰何即詣郡請往　章聖皇太后
由郢入都公又主其供具郡之吏頼公免於罪
而民費亦太省桐有羡賦三千餘石言諸撫臣
悉以予民桐人以為徳然公數曰士苟不用於
世不克澤天下如又不克澤其族與其鄉之人
不足稱男子意未甞以自足也年五十卜居兎

河之濵樹梅數株日與所知宴遊其下因自號
梅塘後二十七年始以子汝謙貴封監察御史
又四年而卒邑人祀公鄉賢祠載其事於誌及
今又十年其聚而徳公猶前日也嗚呼其入人
深矣公配張氏能以莊慎勤朴相公先若干年
卒與公合葬邑之鳳山生子二長庠生汝正早
卒次即汝謙今為光禄少卿孫男九人〻〻〻
女三人嘉靖庚申銓部以光禄三載之績奏
詔加贈公如其官張為宜人於是光禄請予再

拜言曰先君子之葬司寇淡泉鄭公甞辱賜之
銘惟是刻而藏諸幽未若揭諸墓前者之著白
也敢以表請往予讀圖誌稱安慶諸山深秀而
頫厚其川迢麗而蕩潏夫山川之靈名人皆七
所自出也若公者其頫厚蕩潏天所鍾耶使其
用於世當必有以澤天下知其志而不幸不獲
用然予觀光禄君質而文止而不激所以成公
之志者固有在也因表以俟之乃若世家系上
卒之詳與他行之小者具在誌中

明中順大夫永昌守文橋秦公墓表

嘉靖丙寅永昌守文橋秦公卒於官明年隆慶改元柩始歸又明年戊辰始卜塟於許溪之原少宗伯瞿先生業銘之矣而其子炳與燿乃復詣史曹子涖請曰先大夫秪服職役間關萬里外而竟輿櫬歸矣即先大夫生平志績百不一試而即其一二可述何敢遂湮沒無傳焉用圖樹石於隧道先生其賜之表文橋公爲曹子同年進士又雅相善以故秦子乞表於曹子而曹

子聞之乃泱簌簌下曰嗟嗟文橋予其何忍表公而又何忍不表表曰公諱禾字子實别號文橋居無錫縣之玄文里其先自宋龍圖公觀稱蘇門學士者始基邑之璨山龍圖有子倅常州因占籍焉傳十三世而徙胡埭又二世再徙今里數徙而不出境以故秦氏稱雄於無錫爲鉅族而又以文學世其家章縫簪笏之士肩駢踵接聯翩而起而公爲辰溪令存赤公子生而頴秀超異爲庠生督學御史至試輒優之而又温厚無脂韋內井井而外樸如也以故吳中素推較秦氏多才人而秦氏尤推公才庚子舉於鄉數上春官而數不第居十年讀書東瀾曲阿之間爲文益閎肆窮理至癸丑登進士第銓次當得令諸缺令邑在京人聞公名咸與得公令而公乃授湖州武康於是諸人咸嘖嘖喜武康得賢令其繄屬人望如此公之武康值倭寇肆掠嘉湖間徵兵督餉羽檄日旁午至而公從容籌畫事多立辦武康舊無城當道議城倉皇恐不

亟而公獨曰邑小瘠而疲加之重役不堪命矣邑有險可據駐民而與之守是不城而金湯也力持不可維時寇介青烏而陳去邑纔數十里會有胡僧突入爲諜者公覺之乃佯賜之酒而晨械於軍門由是威聲四聞曰武康令神明也不可犯終公三年旁邑諸有城者咸抄掠無完邑而武康無城又獨全皆公力也令人謂書生不知兵而若公從容應敵如此詎可目之書生書生云公又平量衡以革徂儈置鼠尾冊以均

徭役咸著為令由是當道燕公才交薦之而識者意當首徵公為臺省而公故不肯蹊徑竟不徵丙辰權南戶部主事尚書檄公司帑藏公以逆里四車貪泉棄騑君子言不屨也而金穴中非素志矣遂辭尚書脈其介乃檄司倉而出納平得士卒心又檄司維揚關而啓閉時又得商旅心至今頌之不衰會開府議榷小關以分利公曰此不煩頰舌爭也第大關寬小關自廢矣而關政故啓閉時且榷平無滯於行者於是大

關舟繩繩行而無斗出小關者又之累檄去已未轉員外郎署郎中時景恭王之國供億繁沓悉賴公贊畫焉壬戌拜金華知府先是公治武康聲聞金華以故金華人喜公來率延頸望治乃公至郡興利剔蠹循循井井與之更新未再春而郡果大治方賴之遽伯兄虹洲公以督學憲副至例得引避而公念存赤公春秋高久切歸志矣至是乃移文按史曰願許侍養歸不願調也時郡氏遮道留之泣訴於監司將聞於朝

而公固不待亟促道歸日侍存赤公側編自喜曰吾今獲朝夕養即三公不易矣將懸車終焉乃存赤公數強以赴調停不得辭遣仲子舉於鄉公仍偕行於是有永昌之命永昌在萬里外而公縈情垂白益遷延不忍去乃存赤公復促之曰汝以我故留而不諒者將謂汝怯遠征也夫違親而處非孝也擇地而出非忠也汝謂舞斑者是矣而彼叱馭絕裾者非耶第行毋以我為念公不得已留妻子侍而竟單車行甫至滇

二月而疾作滇人恐失賢守率建醮祈籲越三月而公竟不起死矣曾子曰傷哉語云修途止於半岐金鋒斬於一揮斯公之謂哉公為邑不徵為郡不終方驟驟躋上階而遽客遠死若縶之翮之而欲盡其絕景衡星之效難矣論者又曰公身所剔歷輒自樹立即位未融顯而聲華炳炳如也舉足識驥脫穎之利詎可謂不試哉且肖子振振起食報有望焉無憾矣公生於正德丁丑四月廿三日卒於嘉靖丙寅九月十二

曰享年五十曾大父某封某官大父某封某官父即前辰溪令存赤公封某官皆以公貴配葛安人叅政石涯公女子男二長炳庠生側室許出娶黃氏繼娶楊氏次燿中甲子鄉試葛安人出娶安氏女三長殤次適華寫次適吳自成孫男三一思恭聘華氏一思敬聘俞氏一思誠聘施氏孫女三一許徐翼元一許張大受一尚幼炳燿奉存赤公命將以年月日塟公滸溪新阡謹表其大者餘狀誌

明故張鴻臚舜泉公墓表

嘉靖乙卯予忝棹澄江造水南學士之廬以先户部附同榜也學士公敦重世雅款洽道家事已而泫然曰嗟夫予有季弟而亡也踰年矣戚戚若大傷於心也既退而接其鄉人咸曰學士公有季弟吾鄉厚德人也而今亡矣又悉唏嘘嘆悼若喪骨肉也夫士之家世鉅盛父兄位通顯率怙藉聲勢淩蝴黨里至父兄惧累德損譽惴屑防飭鄉人或畏其驕肆而幸其亡者何限也而今張君盖抗且久痛惜無問踈戚如此其言可諗矣君諱立字禮之號舜泉常之江陰人也幼而孤孝友爾慈植自天性事伯兄學士公與銀臺君敬愛有禮學士公久官禁近君侍毋故太宜人家居承色順志朝夕奉養惟謹太宜人亡哀毀骨立醫禱含殮佐治如禮以學士公至純孝由君能體諒代事故太宜人藉以安而學士賴以慰雖不在側猶之在側也君之姊三人早寡而又早亡君治其喪而恤其孤哀憐備

至而曲盡撫存者悉學士公至情君逆其欲為而先事以承之也學士公既貴屛與撤導從不欲少加於鄉人君則承順德意益謙抑自好貌恂而禮恭又以識量緩急濟人事高誼洽睦親知恒滿座而意氣藹如也以故學士公之敦陸仁厚賴君益廣焉君既負才識由鴻臚通事[illegible]授司賓序班司賓職典朝貢夷人挾方物與[illegible]人貿易同官者多從中邀利而君獨端笏侍[illegible]上丰采修潔儀度偉肅伏遇

天子廟禮覃恩進階登仕佐郎封其配耿氏為孺人奉差伴送夷人南歸時學士公歸田里君亦抗疏不復出學士公強之出君曰一丘一壑自足夷猶彼龍蛇屈伸晦明景曜亦各有時焉遂決志隱凡家居六載而卒夫君雖不著文章標聲譽而其行誼純厚庶幾可述不事科目進取致位顯要而一命之寄應謹盡職知時勇退脫洒不群可謂傑士矣故學士斗耀而岱峙屹然一代賢碩也而君事事不逞其心宜學士公

之過慟也世俗日變而踰悏驕横者紛如矣而君秉禮務善以篤于鄉宜鄉人之吁嗟而哀其不上壽也嗚呼張君大賢君之子伯文卜以年月日葬君于蟠龍山之原持伯父學士公之狀與太宰劉君之銘乞表其墓夫二公文文足重矣而予何敢坫以蕪俚然又不敢辭敬次其概如此

行狀

明季秋崖公行狀

公崔季公江陰人今給諫君科之父也君初授行人進擢給諫迎公就養于京邸歲將一周忽思故鄉莫能留君亟上疏曰臣叨居禁近詎敢遠曠惟臣父止生臣一子年邁道遠請給假扶侍以歸得

俞旨越載君還朝知公無恙時亦將奏績授封以榮其親未幾君訃至請歸終喪欲乞銘于宗工大君子謂余為通家乃以狀屬之按公諱癸字子忠秋崖其別號其上世在國初有諱有開

者任刑科給事中以直節聞高祖諱恒曾祖諱瑞祖諱晟宗承休蘖慶声望宏偉為邑之巨族晟宗生文昌公父也少遊膠庠綽著文譽學者稱為墨軒先生公生而秀異頴敏屹然老成適遭多艱家遂中落能黽勉經營力持弗怠朝夕供饋父母安其養者若千年相繼淪喪乃竭力襄事家既清素產又单薄諸弟纍纍撫之挈之俾能自立彌敦友愛白首欣然閨門娣姒亦雍雍相孚鄉俗因而感化焉早年習業舉子以家

累奪志雖事未竟成而志念不驟年四十生給
諫君在齠齔間日以經書課之務求精熟復申
以嚴訓期以亢宗一室懸罄而修脯之儀必飭
或有閒暇則博覽圖史臨摹法書於采繪冊青
仍悉心留意家有名公墨蹟什襲珍藏不忍輕
棄時一展翫以寖寄心賞見者皆嘖嘖嘉嘆曰
非故家孰能有此鄉人子弟來就學抗顏為師
多玉成之尤好蓄方書製良藥以瘳人之疾遇
貧者輒施之公克厚彝倫備諸懿行且性度坦

夷心事明爽削去町畦洞見肝膈人亦不敢以
械御公故與人交際殊覺傾倒凡少長賢愚無
有不悅服者鄉先達廷尉湯公弗輕許可每見
公必稱曰吾執友之子也顏色有加講論移數
晷方退見子登科喜見子授官喜常勉以精白
求稱職塞責日邀遊里門布衣徒步猶如昔時
故舊往來一觴一豆鮭菜蕭然不改其素居室
讓諸弟曰此吾夙心也士夫閒居者挈公入社
月夕花朝詩筒酒榼每月必一舉焉深戒奢侈

以求免沉湎之失又嘗語人曰吾欲建義學以
鄉人之子弟之無師置義田以贍宗黨親戚
之不足者天肯假我以數年乎齎志而歿悲夫
公生于弘治戊申三月二十有五日卒于嘉靖
庚申八月十有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娶周氏配
徐氏繼葉氏子一曰科即給諫君也娶邢氏女
三長適吳旻次沈曜次趙觀邑庠生孫男三長
曰同春聘邑庠生徐衍宗女鴻臚鳴贊梧滕君
之孫次同寅聘庠生薛逢女按察副使畏齋公

之孫次同芳聘庠生張文孺女鴻臚戴山君之
孫學士水翁曾孫女也葬在卒之又明年十二
月二十日庚午墓在黃山之原祖塋之傍敷述
其概具宗工大君子賜采擇焉謹狀

先考戶部司務龍湖府君狀實

先君諱邦彥字懋忠金壇人也生而穎敏九歲
能文十二補邑弟子員按學者試輒居首食餼
有年後進多師從之搆書院於龍湖之濱稱為
龍湖先生正德丙子領鄉薦時文體漸浮靡而

公故尚典朴七上春官不第戊戌乃竭選太宰松半許公首嘉其文授户部司務舊部事專於諸司司務漫無稽核先君首立法程較量緩急而定期會胥吏肅然遂無廢事凡領解至者悉碌碌往太倉竟絶侵費之弊至今行之者為定式時大司徒儉菴梁公性正介少與可獨以為當意部政悉委焉丙午備貲當遷員外郎號名且上疾卒於官先君為人端嚴簡厚行方智圓雖不立學術門户而平生所為於義利邪正之

辨析之甚精鮮不合於矩矱者事親孝養送舉協古禮鄉評稱最讀書窮搜博采考古證今要於可行尤究心世務凡險易利弊登耗侈約之屬即窮荒遐裔咸了了如目擊故揣摩世變體察物情度成敗計行止每言於事機未形而驗其所終纖末不爽家世故貧能不階先業積累饒裕然好施予遇饉即散之散亦復能積全活甚衆識者皆推其有經世之具而惜其位不稱才莫究所蘊也其實如此惟閣下宗工悉與為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默所說

古者命名取義字以申之顧而潛思可以興焉非徒別類便稱也夏君名思道字汝恭而別號曰默所其亦有取於商宗恭默思道之義乎夫韋布之學與帝王不同而今世取士以言士將以言自見之不暇而奚取於默焉盖言者以言道也道具於心思所以求道也恭默所以精思也彼其思以求道道不出於思之外自其一念

之明融朗旁通條理畢著即思也而道即在焉默以精思思不出於默之外自其一念之寂精光內炷幾微悉形即默也而思即存焉天下有至著者攖而視之無見也默以用明無視也而幽形者能見矣天下有至烈者紛而聽之無聞也默以用聰無聞也而希微者雷聲矣故默則專專則一一則精神會而靈光全其於萬物之理經錯古今布濩宇宙靜而存之渾若一掬若澄淵不波而自見其有若鑑光不越而自見其

明而於道也幾矣今夫高宗之所思者道也而乃得說焉夢而遇像而肖旁求而得事甚神異而不知其精思之極鬼神為通直與帝天之靈相為出王遊衍有潛得於耳目綱紀之外心思之所不及者而於道之具於吾心者又何有焉故默成者謂之至德默識者謂之至學默會者謂之至見呻吟而務博誦習而強識入耳出口綴葩飾藻者固無取於默也言則文矣不幾於本真之喪乎斯其道之弊也夏君家學之傳其

亦有得於陽明良知之教而欲反其弊矣乎雖然有默於言有默於心強制其外兀如緘如不可謂之非默也而志意紛雜隱然私欲芥於其間暫息而憩動方亟而或移得失交爭有不勝其喧馳於中者默而不默者也思猶不思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是也疑而問惑而辯遇事而可否接物而談謔不可謂之默也而中之寂然其大公澄然其無事者自若也不默而默者也不思猶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

殊途百慮一致者自若也學而至於不默而默則內外無間動靜合一當其默也所以默吾之言也入而為淵靜沉寂而經綸酬酢者森然其具也而天下之至言存焉當其不默也所以言吾之默也出而為議論文章而一真自如者宛然其形也而天下之至默存焉故言默不同理原於一帝王常布不同而心會於一脩齊治平不同而用統於一而思過半矣昔商宗之夢固上有恭默之君亦下有恭默之臣相為感召者

也商宗之求說以象而今或者之贈君亦以像高宗執像以求說之形而今予也執像以求君之心不知於言果有合於君心耶君心亦果有當於予言耶意亦有默相孚信者而何心非言何言非心耶予舊與君同業太學君名甚六館別十年而見之則貌朴而文益精言簡而學益博質直而養益邃是皆有得於默思者獨世之務進取者以言而君顧以默晦極則彰蓄極則通其精神之所感召將必有徵於夢卜吾意像

而求之者至矣

丁來泉勸世文引

夫綿褐之疏或温於貂纊絺綌之觕或充於珍腴膚俚之詞或足以助化理之不逮而功多於文章何者蚩蚩麈於樸素而半抵非於農家物貴於適用言貴於適意也故市郵野俗墳籍不售游習末技終其身不事師塾而卒與之談說性道約束禮樂猶蹄鞅人以吳粵之方言彼且愕然顧悵然莫省惟其直指職業示以里諺之語即其素所諳熟者而先意以開之未有不覺其忻愛者是以禮窮於野而法窮於情蓋其勢雖陳其義難知也不心知其義而欲責之勉懲如好色探湯之誠焉若責聾且瞶者奚不辯律而察音也宜或勸世之効有不若致文矣吾鄉雲陽丁來泉子以其暇作為勸世文一帙上而學士大夫不能違其義下而田傭牧豎亦能明其旨其詞近雖有愚者且洞然省也其理切雖有迷者且惛然悟也若綿纊之有益於寒也若

絺綌之有益於饑也意則美矣言之不文奚病焉視夫花風月露組織俳艷徒足以玩耳目而無裨身心者以之上下其功不知合置詎右丁君名僑儒官世家孝友篤至蓋習服先訓而循履王規者故其自勸于善而推以勸人如此君子覩其勸人者可以知其自勸矣

樗齋翁像贊有引

樗齋翁像者李愛泉公父也愛泉公第進士令丹陽有聲尋丁翁艱吳人德丹陽攸㩲厥自因德翁而又恨不及見翁既愛泉公起為御史臺序中貴攺南駕部迄今年距丹陽昔凡五易歲矣郵人章浪遊鍾山得拜公因出小像敬而展之肅如僾如若着若聞恨不及見者且恍周旋焉僉昔列史氏後乃不愧蕪俚係之贊贊曰太朴既削古風斯淪乃翁今生而古其心魁儀嶽立雅度型成彥方隱里萬石居庭梗直操王栗匪礫而稜觚載融親之若温侃侃義氣太阿千霙而霜鍔若歛自韜其精梓材空摧蒲輪莫致

齋所未究貽之後昆嗣也克肖赫赫令聞剔歷
所樹孰非翁勲史言冎誕百世足徵是欽儼兮
永存

萬無為像賛

惟有為斯有不為惟不為而後有為為其為不
為其不為故為亦不為不為亦為世不可為後
將奚為人見其不為名之無為而不知乃公之
為

萬母劉孺人像賛

内言不出閫儀在中邈予千里莽容莫同籍籍
清芬洋洋淑則矯矯賢嗣克肖令德蘭幽則芳
王韞則玒彤史百年庶其遺風

祭于母吳孺人文

嗚呼孺人系自尚書婦于中丞衣冠蟬聯甲第
雲接海内稚高門矣而截抒光態敬上逮下乃
里閈閭而以謙抑金甌輝映珠王錯落鴻緒孔
豈燕貽孟久海内推大家矣而躬親蚕織樂御
剎布乃里閈聞復以清素夫世祿鮮禮繁華易
節士人所難高識雅操顩在閨閫夫賢有妻子
肖有母譬之良驥善御神龍得淵追風噓雲
有所自夫君有狀懿淑詳矣乃所深憾者謂畜
於年而篤生多賢珠聯璧排流芬無疆孰短非
長乃所深痛者謂值在遠而奕葉濟美上國壯
遊心安志遂孰離非聚彼貴而不貴後而不後
盈而能謙謂之全德彼未壽而壽未合而合歡
而奚盈謂之全福福德兼備謂之全歸紀於彤
管古今能幾人情所感有樂而傷有哀而榮冊
旐載揚素輦就駕彼哀彼傷榮且黃矣夫復奚
憾尚享

祭王逸菴文

嗚呼痛哉今年三月城河泛棹龍山振屐公嬖
然先登交歡促席迄今一瞬耳草青樹碧尚未
改容親知重遊不復有公孰謂勝遊良會而遂
成永訣耶懇懇止宿屑屑辭歸不逾數日相期
再來而今竟忘夙約成長往耶去歲予病賴公
問施惠予瘦怯祈以速痊而孰謂病者不足慮

而慮在未病者耶嘗謂仁者必壽善人有後如執左券天道不謬而公質朴而直稜稽而古與世無求與物無忤仁未敢當善人足稱矣而竟不永年耶而又竟不亂耶亦天道果無知耶然予外父年逾五十公亦長子遶踵其轍抑一家氣數使然即造化莫違耶公之貌顴骨峣峭短髯索介往予之來歡迎門外而昨也額懸之像擬其似耶不似耶嗣今瀼久且併其似者亦想像間耳况復得覩其真也嗚呼已矣年逾半百

不為不壽繼以猶子不為無後不塵跡於官府不染指於利竇生雖無為不失所守死雖無傳足歸所受予又奚悲嗚呼尚享

祭荊野庄文

嗚呼大璞無文虹氣上騰澄淵若凝夜光中韞故淳龎不削彪炳乃生文明之精基於沕穆是以無潛非耀無耀非潛維積乃流有開必先於惟我公韜隱自晦然龎德遯世元方表俗德追太古仁被鄉閭身之潛矣其施則耀迨其蘭生王茁鳳翥鸞騰羽儀　皇朝予惠民社並驅授武流芬樹勳後之耀矣其原則潛故高尚丘園黼黻邦國身所得為乃自為之如與時違付之繼述斯亦全矣克啓而光既壽且康望重當世聲垂不朽夫復奚悲

祭于親母鄧氏文

至仁有後世德宜慶天祐賢哲克篤栽培寶婺儲精玉娥流英降為閨秀作嬪名碩譬之玉蘊山虹珠藏淵媚寶欽託硎神駒得御用以啓大

開先承庥肆美豊節出拔內顧靡嬰長孺受成躬任勞勤既而黄髮時吉麟趾呈祥鸞車輦眷鴻業燕貽君良璧完而太璞斲奇珍出而長虹沉太阿硎素千里御息功成厭世還於上清人之是悼謂不永壽而彼岐嶷頭角佇當飛騰他日追贈歷世廟祀百禩莫不欣羨孺人有子殆猶仙娥星婺雖真像莫窺而老角長垂皓采飛照流芳無疆熟非其年予也又奚悲爲敬陳一奠聊慰九原

祭王母太夫人文

嗚呼大雅不作淳風久敝紛華蕩心功利役志即偉丈夫風靡波逝於惟夫人超然一世鄙文飾而不居眇蜉蝣其如寄身事枯禪心忝玄邃子能孝養夫復高貫胡却紈綺而御荊布胡厭珍肥而苴蔬糲譬之幽蘭自芳良璞不耀喬松之節歛靈液於珣苓貞石之靜沛霖澤於雲表故其克訓嗣君獨持古道宇宙正氣淵源深造膺　龍章之九封執宗於今聞享品食其萬鍾學仁義以自飽貺乎翺翔天衢珪璋廊廟濟濟其興振振克紹嗚呼慈以義方孝能養志歌之國風紀之彤史自古內淵孰媲其美九原有知庶其自慰

祭張水翁學士文

嗚呼天生賢哲扶翊世道經綸謨謀淵源詣造登仕在國玉堂翺翔　皇猷黼黻清廟珪璋帝曰典樂汝古伯夔惜辭釣軸不究其施掛冠居鄉徜徉泉石闊肆篇章孤高道德頹風允雖後学有式胡不百年而遽絕歿國喪蓍龜鄉失標型安石長卧其如蒼生明星夜隕砥柱中拆日月黯變原野慘慄某世忝通家誼同猶子身不能趨神其能止九原有知百里非遙束芻川莫臨風長號

祭李冊暘尊翁文

禮稱恤人之喪親則慟知則哀若夫道里阻修未神參謁非有平生而齒闕倏傳莫不奔走號泣如喪考妣情之所感豈曰無從於惟嗣公父母茲邑今之循吏古之仁賢一時士民受恩而推所自恩其大父矣覩德而原所肖德其耆耇矣故雖未緣承顏色聆謦欬而戀戀若依傾然脩容冷然高風宛若在望而周旋於杖屨間故天下有跡遠而情親地曠而心知者其哀且慟也宜矣然尤有深情焉嗣公之令於吳也而譽則四聞矣江千赤子傾心怙恃海宇蒼生跂足膏澤今乃速其去而一方之惠未終遲其召而八紘之澤不遝此又哀慟也若夫憐才禮士知

遐尤隆而餘漑流風沾沐獨厚鄰封病予有懷罔極為哀且慟尤有百倍恒情者臨風一奠敬攄衷臆尚享

祭汪母孺人文

天道或爽劳而莫酬人情至哀成而不享居易思艱痛今追昔嗚呼彼蒼謂之何哉嗟嗟孺人乃罹此極克孝於姑而竟不久自為姑克相其夫而竟不偕老於夫愛諸妾御甚於自愛撫育所生同於已生艱辛備嘗沐養不違患難曾共

安樂誰同身則劳矣孰尸其功家克成矣孰享其有嗚呼此情路人興欷况附至戚慘怛何堪然蘭芳玉茁莫非其後高堂厚藏莫非其有心既已安身復何恤生克盡職死亦無醉九原有知庶其自慰

祭寓菴吳老年伯文

嗚呼南方之學延陵之節宋末孟微孰繼其絕於惟我翁山川鍾靈斯文依屬一脉相成故其出也屹輝嶽立樹儀於朝著其處也高風獨操障頹波之奔騰蘊為道學不立門徑而 心實行模範來學煥之文章不事葩藻而微言奧義表裏六經後賴以啓前賴以承鄉有標準國有典刑云何彼蒼亦勤不盈乃晦其位而顯其德乃嗇其年而豐其名然有嗣賢克振克繩珠聯璧合鸞翥鳳升朝野繫望海宇飛聲佇彼相業伊傅再興珪璋清廟霖雨蒼生則翁之晦者將炳於日月而並耀而所嗇者庶勤之昌熾以長存某年家小子恩同所生敬陳菲薦聊寫哀情

尚享

祭鄒南翁老年伯文

嗚呼賢哲代生稟才則難山川靈淑翁稟其全當其分符名郡含香粉署敭歷中外芬楊績樹時咸推其政事而迫其操觚藝苑染翰詞壇擲地成聲唾珠生光則又服其文章早登巍科迅獵華津豸冠驄車紆朱曳金意其在於進取而至掛冠神武挪衣江干烟雲相娛泉石是耽又何決於歸閒泠然冰壺介然砥石千鈞莫干三

不易人稱其特去而方直而謞謞惠風煦煦
春陽崖畛不飭形迹相忘又愛其平易而慈祥
乾坤間氣宇宙全人時惠其昌數獨取盈鄉有
型模國有典刑壽考且康子孫克承又何憾焉
共先人附驥六十捐棄倏已廿年牽縈身世撫
今追昔泣然悲涕九原有知庶其自慰

祭曹侍御史夫人文

有赫侍御江山鍾美休矣碩人天作之配作配
伊何賢齊德比芰棠花封拆檻螭陛秉兹邦憲

底定國是攸誰之功咸曰侍御內實相之難忘
所自 帝命有嘉六月三錫報以令子翩翩六
翮或翔雲霄或老文藝何論脅達先聲克繼熊
心獨舌爲情莫替云胡一疾遽爾奄棄其絢惟
先君鄉書附驥念予世講克篤至誼恫瘝在躬
愛逾同氣毋實訓之伯仲是佩慈恩不忘重原
永閟東阿告忱潸然隕涕尚享

祭史玉陽翁文

大僕史玉陽翁卒訃聞之日無問識不識又無
問士庶長豎咸哭之慟曹大章故翁姻且契也
痛懍摧裂倍焉章子見爲翁孫婿翁鍾愛之亡
矣不及慟而章爲之慟痛懍更摧裂倍焉越再
旬具牲醴爲奠而告之辭曰嗟乎玉翁而竟死
耶今人勿論即與古名鉅者並稱非耶古名儒
鉅卿赫然有所建樹者猶之有憑藉也而翁固
無憑焉位郎署休矣非有一命之寄樞衡之任
也顧念東南爲根本地吳中搖國事去矣凡賑
荒擣倭裕上惠下者種種蒼社計也當其難勢

岌岌不可支當事者且頹然解體矣翁掛冠高
隱可無任也而獨奮身任爲卒之銷亂未兆邦
家底寧嗟乎翁之一身社稷身也又蒼生身也
萬不可死而竟死耶彼窺之淺者謂翁厚德好
施云耳詎識所素負者大也特志在而位不在
自見纔毫秒耳假令乘時而操權所樹又可量
耶嗟乎玉翁申甫嶽降東方歲精翁固仙籍而
下福斯民功成迹脫還於帝廷人之所悲固翁
所忻又奚慟爲奚慟而終不能已於慟者以[illegible]

勳者大也尚饗

祭張梅潭毋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厥𦒿義方嗣君梅潭翁擢高第拜令丹陽氷玉操介春陽惠澤邑民樂且頌方懋然承恩於未艾顧未幾而報訃至矣夫人為梅翁母賢淑喪矣孝思良悲然梅翁又實撫字我丹陽循良行矣群黎何恃攀號更深嗚呼朱紘未闋素帷遽設竹馬方迎星車遂旋閫範不永膏澤不究悠悠彼蒼云胡不吊章也濫翁門墻壁

翁榜錄幸叨隣治更為通家邑人之悲孰如鄙衷情為更篤尚享

祭姊丈孫敬軒上舍文

嗚呼痛哉嗟予門祚終鮮兄弟骨肉依倚賴有姊氏惟姊歸孫愛予尤深姊丈更厚猶姊之心髫髦嬉遊幾四十年至昔丁巳拜遠之官姊忽告訃哀心猶怏歸田未幾復奪吾丈嗟予姊丈古長厚人昊天無知降割惟頻壽既不永家復中替天道既爽善類何恃入公舊堂無復舊顏拜玆遺像觸不斷腸嗚呼尚享

祭郭毋文

嗚惟孺人懿德貞純如圭如璧于藻于蘋克相夫子花封惠民賢聲敷施善政有聞克訓嗣君醇雅而文不事進取蕭然超塵伊胡云戚喪玆儀刑予與令子託交忘情征人報訃怛焉內驚緘辭束帛敬薦明靈嗚呼江流生愁雲樹愀神馳驅靡及惟以告誠尚饗

祭某孺人文

孺人少秉孀節氷凜不緇追共姜之雅操足起頹而激靡其亡也雖生掩而珠沉而賢聲之垂也不火燼而氷澌紛芝玉之秀蔚見孺人之教峻門第之華腴見孺人之能方其壽而有養見其多福及其壽而後終見與全歸孺人固可瞑九原之目而子若孫亦可已風木之悲某等或宦學四方既與芳隣而賜遠或奔走塵𡏖難揖慈範於庭闈古之俠士尚能致如雲之吊客況孺人之令淑當致南州高士一束之生芻尚享

祭馬孟河太史文

公少英邁卓犖規巍科于爨俛而攫之人謂蹤階可捎也而四十甫仕仕列禁垣吐詞懸河染翰垂雲館中諸長老北面馬人謂台鼎不崇朝可需也而官甫司成即歸歸即止丘樊不窺城闉倚山而廬激泉而池羅彥髦而群之搜墳校青上下羲皇旁游墨妙飛動縹緗且耽玄理脈流瀣御風登舉眇寰宇而誰何人謂其可僊不僊御期頤過之也而竟止中壽其命也夫夫蒲

捎駃騠逸其群而超馬騁千里游八極群固心知其良也而鞚錦秣粱上充仙仗則齧其後而天亦靳之矣故曰名其位之滓乎才其祿之痡乎公位不充名祿不勝才其命也夫惟違命者斯可語命嗟乎公固違命者也公疾發即絕粒弭醫藥躬總喪葬具戕帖帛東懸鬵之無譸昔靖節手勒祭文百世有耿光于公再見焉何言令人不相及也章與公官同垣居同軌娛同趾知公特深聞訃愴愴始悲其命之違而又羨其違也二念交臆用陳詞而質諸公公其鑒之

祭太傅陸東湖文

五百中興篤生名世翼龍以飛馭日而治惟上委心惟公委身君臣一德四方底平外揚仁威屹若天柱不動聲色膏澤旁澍內泰密勿信若蓍龜運籌決策國是不違善有所恃龍門壁立狂波怒騰頹以橫戢惡有所懲禹鼎既陳圖象神奸莫潛其形文之經兮煥於北斗四時回旋乾坤樞紐武之緯兮神於太阿飛耀宇宙精

光不磨嗚呼年二十而秉樞歷五紀而益赫何朝擁車而出承明忽暮報訃而歸玄寂吁嗟異哉予知之矣天眷元后錫以良臣王廬右相璣璣上星輔降神於下土致環海之廓清功成身退返於太真意其然耶尚饗

祭王樗菴先生文 代邑侯作

茲邑之勝句山西峙洮湖南瀅元精孕結篤生先生道窺其奧義析其精配浩氣而不可奚利害之足嬰若洪濤崩奔而砥柱之逆捍也其抗

涖立朝之節若推策命龜肸肸然吉凶先機以告也其憂時體國之誠若勁草之挺疾風也其持守之毅若周行坦然不立門徑而循之可適國也其學術之純故官藩郡則民有父母居諫垣則國有典刑身在於時樹海宇以清標名垂于後炳史冊之明星邑之漫塘先哲繼統宋儒而先生實曠世而相承嗚呼世固有間隔不閡於欣戚而死生無係乎重輕若惟先生其存也風聲激世著述開人風會益靡可坐以鎮邊境

文 二十

多事或起以寧先生視之如寄天下之幸也其亡也大用不究高風已湮後學多歧貿貿何承善類幾何嗟嗟喪朋先生視之如歸天下之不幸也予之來令茲土也芳名夙聞睟顏猶覯榻前之教玉振金聲予之幸也予之來而訃音倏聞也民俗無所咨爰吏事無所師承至道不聞蓄疑何明予之不幸也昔人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哀吾私者其情若出于我而其言若在于今嗚呼先生固天地正氣也正氣不喪先生不亡況行將舉祀典而作配于廟庭又奚深悲

祭張母孫老夫人文

嗚呼孝子至情戚屬深頓所祝且期於夫人者其何能窮而不知夫人讀書有遠識其所自慰者大也故事有若歉而慊若違而承雖亡而存雖衰而紓者嗚呼夫人既贇且臧既壽且康云何憾矣而祿養未隆封章不待彼祝且期而未盡遂則尚若有餘觖焉嗚呼見亦庸矣是奚知夫人之心且有子而賢逾於顯身為賢者母甚於為酓母故嗣君弱冠膺薦數不利於春官然

文 廿

澤於道德炳為文章身約而道尊時窮而名高夫人安之即岩居菽啜甘于鼎羞矣已而祿養既及見其略不加侈焉至嗣君策名於朝筮仕於計部奉使榷於齊以行誼廉介著聲赫奕文學尤為時所推隱然負台鼎重望夫人安之即衣敝泯村毋中華於冠帔矣惜封章未被耳即被之且屢如略不加盈焉是膏粱仁義文繡聞譽閭闔絕識趣于章縫故九鼎右享矣九翟若冠矣大者既立何恤其餘志苟不違心復何歎

今靈轝既駕素旐載揚雖哀哀孝思攀號莫及然夫人為予誼毋雅知其所志嗣君與予有凡弟誼雅知其能副其所志他日著之簡冊勒於貞珉稱為鉅卿名賢母則雖亡不亡也又奚深悲

同門祭季秋崕年伯文

嗚呼先生誕精星象賦質由衷幽貞束帛高尚素絲賢良竟鬱于榮路而志行允協于閭簷先意怡顏則竭承歡於斑綵因心篤愛則比和樂於塤篪爰發祥於厥嗣蚤穎脫於天池金瑣兮玉陛補闕兮拾遺乃士林之冠冕為天朝之羽儀際惟朝陽之鳴鸞孰非庭訓之燕貽方龍光之寵錫沐鳳誥之襃馳胡昊天之弗慭遽蛻脫於樊羈豈南嶽之英載逝而北卬之箕莫移吁嗟乎陰雲晝塞秋雨夜漓靈輀祖載原野生悲雖皇恩追遠於宿艸曷既烏鶴之凄其其等共遊令子附尾驥騏臨風致奠敬誅一詞靈耿耿而不昧庶洋洋其鑒之

祭周中丞文

仰惟我公天賦厥德迥出尋常方嚴正直科第登庸有光仕籍筮仕之初爰徵茂績栢臺內遷繩愆糾慝田錫之鯁唐介之節直哉史魚用遭厥讁凜凜清風碩廉懦激敭歷中外敷政維則撫我南邦仁恩普錫既煖民衣又足民食去久思長甘棠猶植峻陟中丞風裁益烈秉德不回完名無缺正色朝端矻然柱石執憲如山夫有厥受鄉罰麗事不撓豪右無反不平無枉不究欽恤惟仁詳而不謬爰植嘉禾薙茲稂莠不仁者遠元奸罔售抑陰扶陽刑賞忠厚好惡既平民用以壽以弼五教以篤周祜許國以身孰去孰就功施社稷德輝宇宙士人之師射者之穀穫與公交如飲醇酎原公之心青天白晝終始廉貞懿資天授蘭麝衣冠氷蘖觴豆嵩然無瑕孰得而訾惟公之鄉祠祀孔舊宜升我公內省不疚尚享

金壇曹大章著

與周柳塘年文書

某往攀先龍驤隨行鷺鴛拜丰神承謦欬相違以來忽十年餘矣雖修阻異方音候疎濶而星斗興懷時切於衆兄文揮藿風才而康濟猷略宇宙內事孰非優為葢當世社稷臣而顧遭時多忌暫爾淹屈令横飛直上可不次台衡矣某抱痾岩谷杜門謝跡不服衣冠亦無復人事相涉幽樓五霜恍然與世如隔適會鄉醫春田知行節已過丹陽急命短棹冀可面拜而麾旌遄發不能追扳天假良晤乃咫尺千里抱歉如何可言謹拜下走上候伏惟鑒原

與董潯陽師翁書

施使來遠辱翰教情愛深至感戴難盡以是得聞起居安健則又喜又慰錢塘茗雪之賸某夢寐注懷久矣而况以至人領袖山靈增彩實多望見秋凉即計買舟東來趋候門墻寒暄之暇竊得日侍登覽聆嘯詠一滌其凡穢至顛至痴竝直弁岩先生歸省祇附寸牘代候左右不盡欲言伏惟調攝為社稷生民愛不宣

與東翁書

某自肙登賢科仰辱門墻幾二十年矣教育之恩屢溉暴濡佩服終此身不能忘也昔卧病長安里中奉職無狀幸荷我翁左携右掖曲庇而陰覆之使得竊祿三年沾命下報二親此大造之恩生物必望其成不以未成而中棄也放歸田里即免官不恨惟恨台臺遠睽厚恩未報日夜惓惓腐心耳南還病中哭子情益不堪病復增劇我翁入掌衡揆不能勉具一狀走賀憂恩上台祇耿耿耳乃承存問感愧何既方今仕流澄澈善類連茹朝野歌舞太平之盛懽然如雷某雖偃伏牖下拜賜多矣
聖天子虛席以思賢輔挈元爵而授之諒不他及臯夔伊呂之崇勳端可企俟衡門病廢無階
上聞造膝之謨延首槐棘無任馳戀

與門生張濟川主政書

渡濟水登岱嶽危檣如飛藍輿直上良藉推引也盤旋浹旬禮隆而情真誼過骨肉感激殊切耿耿不忘歸來遭小兒子之變復遘肺病弱軀當此羸然莫支猶幸林泉深僻杜門高臥瀟散如儼圖書花鳥所以自怡少紓痛楚天假之便向使京塵客況中遘此艱苦當何如耶濟川溫雅謙厚而有雄才雖操持耿介而不忤於時在蘋蘩久聲望益隆可想也翹引湖雲懷人在望下走來一布候私瓣香登嶽更乞借重徂石闕甚賴大力比想已完附謝餘情縷縷不盡希亮之

與武進大尹岳松軒書

歲月載更惟明公福祉同新青瑣春來將飛舄台旌矣謹專下走一候起居仰惟台亮

與學院周際岩書

惟兄丈文章大家衡鑑南國若玄珠出筍光聯全斗豈特甄別真才而吳中靡文雖勝氣節久

須兄丈身之所在即是模範百年敝俗行將潛移默化矣斯文之大幸也弟抱疴南歸誠脫羈的三逕菊松重諧舊盟飄然覺有遺世之樂得兄丈在上叨賴恩庇良遂優游矣瞻望鍾雲台輝可即謹拜下走一申鄙悰干瀆尊嚴惶悚

荅馬司業孟河兄丈書

其一春病肺弱羸莫支僅余奄息耳昨過方丈山遙仰至人餅烟雲閒拜而叩之德音琅琅可傚福澤更非淜港顧强坐肩輿中膈間怦怦然動搖頭岑岑痛且眩思就榻靡甚函神馳而力不能前其奈之何適奉寵命銖增惶懼勝遊有日弟未能如期而赴也仰祈台亮

荅揚州節推趙陽谿書

其抱疴山林懷人方深凉風初來華編忽墜發函伸紙見其燦然華確然要鏗然有遺音焉若琬琰琳陳而神采飛耀也若太雅之振於清廟也若嶄岩窮壑楩楠橡梓干青霄矣而纖葩細卉叢生而各抱也始知文章所關通於政事乎

於行詠非苟作者其一春病肺四路迎醫迨今喘喘不蘇伏枕一過清涼瀟洒爵懷忽開乃又知明公之文不獨垂世立教而能起人沉困復如此謹拜嘉惠矣賤軀少間專布有期力疾附申不盡欲言

與馬司業孟河書

徃辛夜晤天甫曙即命兒櫛沭獻恭行船聞小航北向矣隨戒下走踵躡旌節乃悞遣騃者竟抵潤復抵家比易使迎於吳途次復羝齬一日聞孤蓬野服淩虛御風飄然潛渡我南關矣病懷悵然如何為情比秋熱傷肺喘急不可就枕蓆苦楚萬狀尚稽候於門下乃辱垂念至言盈緘無非為弱軀計者感激私衷如何可言第痰嗽復作瘡瘍滿身此癢彼痛心怦怦若危柱之弦不能自持欲調息馭氣頗覺費力殆若禾室之亂主人東馳西走避敵不暇豈復能作處置非籍客兵莫可恢復也進鉛服氣恩一為之策可得效更當覓方士術高者令拜我翁求一指授方畧執顛眩暈不盡私衷

荅安膠泉書

清秋涼月對之興懷花箋飛來藥筒並至深感垂念銘佩在衷連宵賴庇忽覺稍安豈倉越一臨消息甚大不佞聆視病魔郤走耶前允枉顧日切翹引波光幨朝蘭棹一夜良晤可圖幸勿負約顒望如何草率附謝不盡

荅馬司業孟河書

清標玄論砥柱雲濤人物山川海宇稱奇而病子相從其間山靈仙氣從來魔障端可驅遣矣何幸何幸翹引名勝便欲奮飛比來虛憊未可離草蓐如扶掖能起當拱杖飛渡中流也感激何可言盡謹附覆致謝

與郁心齋大尹書

昨旌節按敝邑辱枉存於衡茅頒以珍嘉清標玄論若泠然噓之清風煦然惠之暘春至人一臨恍遇仙侶經年病懷豁然開爽何幸如之何感如之時新秋霽宇青燈華月台星在堂光采

飛映肴醴菲陳兒裳初集教言未竟節駕言旋
病骨跛曳莫可扳留別後翹引戀戀若失所依
也抱痾方劇晉謁未涯謹專下走少致候私仰
祈台仁毋亮力疾不盡統望炤原

荅馬司業孟河書

自昔名山得人而勝四平勝矣得翁而光采百
倍僕高山仰止固不在山也然往日探幽索奇
躋攀岩穴便覺曠然怡情自信與山靈有緣而
今病魔復戀戀不捨登高雅興為之羈困不前

矣如何如何辱情誼壘壘實與方丈山並高厚
戴之不勝謹拜使附謝伏枕草率惟台亮之

荅郁心齋大尹書

翁文章宗匠雖長篇雄製未獲捧誦而纖毫落
紙無非英華真咳吐九天隨風珠玉固當世大
家也而乃謬見取於蕪陋無知者豈芰與羊棗
顧有別嗜耶愛人之深者無醜非妍抑真愛而
忘其醜耶一言過許生平至榮感激何既第僕
素有懶癖仇視觚翰漫爾應酬蕪穢可哂十不
存一當檢之塵蠹中或有餘稿錄上門下可籍
以求教正矣謹先附復登高屆節黃花不可負
紅拂不可失也容卜日面領清誨伏枕不盡

與臧兗山太守書

其有幸洒脫羈樊偃息山野長病茂陵瀟然世
外矣獨兄丈知己情深一緘通潤錦箋雲綺珍
惠錯落恍自九天而下投桃報瓊獨不足喻也
何以當之吾丈冠世雄才乘符名郡指盼而恩
光流咳唾而珠璣落墨若點紙便追史漢文章

政事不知海內誰復居右同榜聲光病子倚藉
多矣病聒未能執頴莫罄謝私惟台亮之

與盧靜山公祖謝帖 送牙笏虎皮游紬壽圖

其有幸得隸翁治而於所治中蒙恩且獨優焉
蓋重於百朋之惠矣毫末未效而駢蕃載承虎
文象質雲繒錦圖珍綺錯陳光采盈溢其闔子
屬之事父母宜勤省候有矣而今反勤父母之
惓惓是逆施也感激深切何可言罄謹登使者
於堂再叩而致謝賤恙少間當圖躬謁一布瀾

恍仰祈台仁垂鑒之

答馬司業孟河書

歲前拜嘉惠駢疊聊藉芹菲一將耳媿一以報萬也而今愽施更腆焉戴之益不自勝感刻感刻翁身隱山中而望重海内謝公雖輿在登臨豈能久淹綸書下召鄙人有賴可弾冠矣時序載新恍然作隔歲之仰稍可强力當踵叩致謝附布不盡

與潘伯愚書

別來旬日恍然三秋相望水村遠於天際懷人正深佳期不來明日龍山當益增停雲之思暇時千萬一過春色雖歸高興尚未闌也宜共續之何如草草附覆

與徐仲岩書

京邑歡情恍然夢境雖書郵常續而覯止未能此心恒切切也平泉宅第荆苍春艶日夕勸酬其樂可知屢欲一来叨列下陳奈賤恙新愈尚不能勝跋涉爾時復遊首遐矚東南以弗得即兒為恨謹專下走一申候私草率不盡欲言惟照原之

與丹徒令劉漸峯書

古云文章與政事相通信矣往翁夙擅才華獨窮理學揮洒雲生咳唾珠落詞林藝苑久揚芳聲矣而今一旦秉政親民則又若太阿玄鑑清光飛照民情土俗若素諳而熟練者人咸神之而不知平居已淂之典籍中特舉而措之耳且臨之愷悌副之長厚是以文名政聲並擅盛美詎非海宇全才哉遠膺臺奬謬拱障詞適痰病正劇執穎輒聵無一佳字燕石魚目陋矣而獻於珠輝玉燦之大方尤陋也賤恙稍間嗣聞有褒典當獻蕪筆以圖自贖不待命也萬萬台亮

與馬太史書

恭遇嶽降華辰擬攀轅上層霄間仰祝岡陵况臨之寵命敢不前趍弟病蒂未除即移步尚聵然在雲霧中名山嘉勝清觴綺席祇翹引馳切耳僕頋晤如渴亦何太後然未能如期歉罪甚

也仰望台亮

與徐鳳竹御史書

往寓大都時吾丈大遷藩憲喜慰殊切鵬翼驤足雖暫淹戢公道既明風雲載奮冲霄歷塊誰復能先容歲抱痾南還真脫羈樊歸来遘禍甚慘僅餘奄息心神迷憒莫辨昏旦即門外事恍隔天涯吾丈讀禮苦塊無復音問昨見緘題方悉鶴悼東錫莫展罪也何如敬候起居專致謝私賤恙少間即泛棹登叩一布積悃伏枕不盡

仰惟台亮

與嚴洞庭書

明公振武文林揚芳藝圃咳唾九天隨風珠玉雄才藻思直追古哲殆海内一人而已跂望連魁標幟後學而霜蹄雲翮復爾暫淹遐想眷益邃而出益奇所謂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在指日耳世道清明老翁典握鈞衡登揚俊髦寵渥而任專金甌玉鉉良切慶忭病子南還而病益劇杜門習靜塵事如隔不敢更通姓名於當道而謬承明公教愛挹芳漱潤別来興懷如何可言蓋竊自比於知末不敢退然踈遠也茲因家叔來別敬附一緘上候起居伏枕不盡惟照亮之

與孫石雲書

每見翁如與古人對晤清標玄論袪凡蛻塵冷然若御長風而遨遊世表也夏中承顧簡牘良多別来又涉經時矣竟遣下走聊布候恍秋氣清爽三茅秀色若可攬結能過一遊甚慰也伏枕不盡

與吳崑麓年丈書

高人意氣投洽有曠世相感者况生同時同鄉復同榜耶弟舊叨知愛頻自附親厚別来希濶矣昨翩翩一顧高吟促膝恍飛仙自天而下覺更親於前也病中簡牘抱歉何如從者背去乃憐財而不憐才耶遣囊罄不能如數誼同一體質爲用之留玩數日即奉璧也草草附覆病眩不盡欲言

與秦明石太守書

弟住附驥聯裾承丰把釆真若繁星麗天而惟
我年翁炯然景曜芒角四垂清光所接便成福
瑞今幸照臨江干矣黄扉咼鉉清廟絲綸事業
可佇烹鮮調瑟特小試之耳豈特千里蒙恩而
章欣慰尤倍恒情擬率先耆庶祇迎旌節顧抱
痾村野跛曳醜態不復敢出門户心馳而力不
能前但北向遥叩酬酒祝賀耳辱使者下存感
激感激伏枕附布不宣

與劉漸峯令尹書

奉違台範忽復清秋湛露餘潤明月澄輝真與
恵澤並流清光如對曷勝懐仰謹專下走一布
起居伏希台亮

與盧靜山同知書

積悰靡至台節來巡清摽未晤悵然登山然江
澄襟度月見丰神在山猶見翁於衙想翁在衙
猶見山也何如嘉儀太朠甚不敢當冐爾登嘉
感佩良切湘江美人遠在千里今得之画中意
態掌上輕盈荊州一見不願封侯矣一咲草率
附謝容圖面布不具

與姜鳳阿提學書

錦里暫旋台節遥發積悰瀰仰耿耿猶昔文星
南指芒角飛射弟雖不及躬送道左而心旌去
旆遥遥共征也比來士氣浮靡兄負海宇道德
重望盖不特校藝一節移風易俗直當以身任
斯道耳往在蜀中聲聞大著想今更大表見玆
因門生謝朱陳焜之便特附候私緘緘私衷叀
當嗣布不盡

與李冊山書

奉違忽再閱歲矣高風大雅耿耿在念僕比來
築室龍山登臨四顧亦自佳勝緑醅新熟黄花
盛開敢屈文駕一枉臨之此山當為增重也惟
不惜恵然至望至禱更有一言俟面告不盡

與馬孟河書

小築初成台星忽照魚鳥草木盡被光釆豈特
骨肉久違一慰顧見耶顧賤恙未平主不能主
翁尊客也而反為主焉華綺生光咳唾成玉遂

門花徑榮耀多矣明農擬移槎龍山一盡餘興
而儳舟夜獲悵怏何如謹覩家僮奉候不一[illegible]

與季連江給事書

澄江多名山水兄高情大雅尋幽探奇逢時感
興詩帙當大增咳唾珠璣便風寄墜何如往見
縉紳素經方釋而玉珂便整兄從吉許時而猶
依依未行豈留戀佳勝耶當宁虛席久矣幸際
[illegible]一展蘊負揚舲時當力疾趨江干一晤也
肺病尚劇執顛輒眩昨石灣至承惠珍睨聊附

謝私仰懷縷〻未能布也統希亮之

與周觀所巡撫書

往臺下按吳尋相度長厚畧其相臨之分而垂
念舊時之雅特達之知優渥之遇知我之恩直
與生我者等耳如何可忘某跛曳醜態褻玷班
行日懷去志時老翁在艱公子登名休戚至情
實同一體而不能通一緘布悰者冀泛棹抵越
百叩堂下耳歸來遘疾僅餘奄息莫大之罪天
實限之詎敢昧深恩哉更冀台仁腆儀垂存几
杖之賜惶戴深矣臺下文章勳業當代一人客
歲三吳萬姓聞翁復來咸額重覩威儀再布德
澤歡若更生切令保釐綏輯權並周召政成朞
月聲揚海宇矣其設施樹立彌久彌高當必有
匹休古人者山林病子不復敢與當道相通因
便竟一布慶幸私衷仰惟台仁其垂鑒而俯原
焉臨楮悚息

與王介菴書

西湖之興久矣若得孟翁同行高山流水當在

玄談問真勝遊也顧目下尚未能獲足須中秋
耳幸轉致何如昨簡褻良希照原

與馬孟河太史書

違顏經時企仰正深玉華仙節恍自天降顧棠
體亮不以跛曳為簡蘋藻為褻而愛之教之悃
惻至情感佩切矣鄙人家事乃厪台衷既別復
念遺之雲緘日來玩誦其肝膈至教機權遠猷
隨筆論事字〻斑馬顧慮詳悉情溢於文雖其
事已成不可遽收拾而當恒佩至意隨機揆緯

也日下舉遷改大事時既匆迫而孤身且病甚覺潦草不知更何以教之謹拜下走聊致謝私仰祈台亮

荅于勵菴丈書

讀嘉狀爲之泫然若見閨中淑儀也若九原猶生也孺人痛不見兄而兄痛其痛情見乎辭讀者莫不爲兄痛即塗人聞之猶將欷噓流涕夫文而至於感人至文矣古人陳情出師十二郎隴阡諸篇至今稱爲絕作以其情真也情真自

文不情則組織綺繪不文也今時作者病在不情兄之佳篇真可名世而傳矣可即付刻更不必損益匪佞匪佞原稿敢留詳玩餘當面布

與黃質山書

今人每讀古人文章常恨生不同時不得相與議論承受教益公玄思妙製凌駕作者傳之後世當邁古賢而某幸生同時更同里閈復覺同意氣相許而未能撰杖屣相從共與探索玄邃談說今古每一念之便覺愧汗然自免官歸一疾瀕危步履艱難志意消落亦天限之也常思先翁豪興志在五嶽而今如金焦如三茅如陽羨罨画溪山足稱江左名勝而公顧不能理屐一遊爲山川之光使病子得就謁丰采也望之望之敢托靜竹趣速命駕明春竟泛棹奉迎幸弗負懸懸也病中漫爾附申不盡私衷尚當嗣布

與張水南學士書

翁國家元老文章大宗上接道統下振靡俗當

世一人而已海宇人士仰之若景星威鳳孰不願挹清輝而年家病子依籍尤切顧經年伏枕未得趨承而翁乃枉駕先之恍自九天下降五雲來儀豈特衡茅增色曲山長湖占春謂有虹氣百丈蹤跡所歷光采自騰何幸何幸登堂百叩宜不旋踵而遷兆過勞弱體益憊新春恭賀履端不敢後也謹專下走一致起居萬祈台亮

與周觀所提學書

某往家居素所與交游及曾見其所爲文或有

素優於試者而文則不稱也心疑之亦有素劣於試者而文則不劣也亦心疑之如此者數人焉竊常於相知私議矣今得公試常鎮次第往疑其不宜優者果劣矣疑其不宜劣者果優之矣試官覽卷所謂走馬看花而何明當若此雖然士子每不自量恒以人之優劣者為優劣雖有才者不幸而一劣後之校文者照前案而再劣焉則意氣凋落不自知其為才矣雖不才者幸而一優後之校文者照前案而再優焉則

意氣揚溢亦不自知其為不才矣一旦遇神光之鑑照出本來面目其心猶怏怏不服而不知妍媸之真固不容於久掩也我公豈非神光之鑑也耶前者在徐存翁席上曾有言及試事者章以此言折之昆湖公亦極頌公之至明至公四座咸服我翁甚焉欣慰遐想南吳豪傑盡入彀中矣春來濕病恒劇杜門靜養惟書史藥物自適蓋不敢負公之至教也不久入秉台衡可晨夕依門墻矣昨家僮來蒙賜手教瀆辱貺既感刻何既謹專下走一布謝私文事久勞并候起居伏枕草草不次不恭仰祈台炤

荅王仲山書

翁詞壇藝苑百世一人而行履更與古大賢爭驅章願掇杖屨追侍晨夕乃多病艱難拜違屢易歲矣昨幸叅晤斗範而匆遽未盡鄙忱顧蒙華翰珍惠遠使下頒翁仙人氣骨墨花飛點便成兆瑞麗榜高懸堂楣生色真寶之世世過於百朋者矣感佩何當謹先百叩使者附謝春仲

當踵布起居也伏惟台亮

寄王麟洲儀部書

自客夏迄今春幸兩拜伯翁于江濱而獨念翁禁上時適多難不及送雲霄羽儀下視泥滓中邈爾天淵然伯翁簡召至都聯裾接珮而朝瑶篇藻什旂名昺勲翩翩照寰宇而振古今昔稱機雲郊祁瞠乎讓美矣海內人士孰不企羨優爲余輝而況章曾沐汲引者哉謹此百叩附布起居之私伏惟台仁垂炤幸甚

與徐鳳竹御史書

騁想可垂青眼矣恐空山紆逕重煩干旄敬移寓城隅申刻當煮茶以俟敢啟於前尊者

復潘充菴書

山中草與昌杜高軒覆舄生雲咳唾飛玉江山為之增色数十年台斗私懐甚浣慰也承更寵之華宴感佩益切風雨不敢此渡謹先拜使布謝夏孟更當踵叩不具

寄陸魯峯年丈書

往大都奉違獨念同務中良厚而有真愛者惟兄翁耳病子即與世隔絶然惓惓馳注於我翁者不須臾置也天假之緣庚午浪遊得邂聚白門微音雅誼較疇昔更倍篤焉人情寒煥世途風波而意氣相許肝膽可瀝乃有古道長者每酒酣耳熱仰天嗚嗚感激一二知己不覺為之潸然側聞督學南國甄陶教澤向所未究者將型模多士而盡新之指日典樂成均渴趍迎道左復挹斗範矣敬附短緘止候起居伏枕不盡

積悃惟照原之

與張周田年丈書

十年分手千里命駕賁衡宇御儷舟得追從於鐘山栖霞間忽々别去往相思時意一會便可紓懐而會後懸結較未會時更深也且遭困躓謗垢中倉皇奔迫無暇共片言杯酒之汗慄而翁兄星輝昂重力為噓拂使吳中知病子雖不肖而所與者尚為洛陽才賢詎不詡々增氣色耶客歲避毘陵夏秋之交溲遭虐熇魂寒魄搖時若一葉顛播大海風濤間顫慄不能作一字以報知己夏秋奉谷迺亦假手他人傳隔壁語即今強力手勒中者詎如期吃百不一宣半詞也扁舟美人不識可方駕西子否弟因多病未效毫力置之洛陽名荅如非第一種當為更覓殊品第翁之出處係社稷重輕幸早束裝毋辜天下蒼生及故人引望曾思渚來謁附此區々思渚承推愛如生受惠感激々々

與師相徐存翁尊師書

去秋仲月戒短棹躬趍祝壽甫行而訟訐縏興中蟄之矣仇讒交侮舊業凋敗𢿙𢿙此身幾墮坑穽不得已流播異土蕭然作方外巧人此時誹復念之者獨我師翁咻咻垂憐過於襁褓貽書惠儀教誨諄切拜伏捧誦感激㳫切淚簌簌下矣真生成罔極恩也秋暮抵家蟻蛸滿户荆棘在堂晨夕不能支而羣兒且張喙礪牙吞噬未息居常自謂跡可溷辱而心神恒薄雲霄間乃今不復自振重辱門墻罪悚何如且感疾危

劇幾不能生尪羸弱骨僅僅餘奄息耳比者舊簡召英賢並起天生我師為社稷蒼生計經綸訐謨百未一究豈終淹泉石也翹首拭目佇俟登庸庶海宇可息肩而不肖章可藉末庇度餘也時下窘迫不能為禮而執頼輒聒瀆不能具狀自通敬草率數字東向百叩而布瀾悰爲仲月病少間即奔謁下堦邀台駕登三茅以酬勝遊夙願也冒干台嚴曷任惶悚

與王東岑年丈書

[illegible]遘六易歲矣中間遭遘禍變嗚咽不忍言言之輒心怦怦欲裂淚簌簌下不自收即途人聞之未有不淒然楚者而況兄丈附年雅骨肉誼為之惻然可知也煢然孤踪客歲當道者倡亂仇讒遂從而機穽之因棄家浪遊蕭然作方外人與一二俠客呼牛應馬探幽躡奇每酒酣耳熱仰天嗚嗚將就化小兒即跡溷塵坌而情神常薄雲霄間藉以自紓耳何如兄丈才豪意氣海宇一人耳涉臺端驥瑣闥清芬偉績將益飛

耀山野病子可叨藉末輝矣謹專拜使上候起居

與張周田年丈書

客秋邂逅白門辱雅愛惓切過於骨肉感佩無已兄丈天才淵思海內一人耳顧荆璞抱泣夜光按劍世無方皋千里猶伏櫪此誠司衡者之罪也我何與焉然水鑑空懸妍媸大謬旁觀者不能不泫然肥腕也冲霄固在第少遲歲月耳想能脫然也弟歸來抱病危劇幾不能生昨始

進稀粥一匙耳執顈眩暈不盡私衷亮之

答陳文峯巡按書

翁秉憲代狩專制千里之命威聲所先震撼山嶽乃假借顏色垂念惓切嘉儀良劑存問駢疊感刺何既辱台委敢不勉承第病久而憊執顈輒眩憒然恒在昏夢中不復成句譬之羸馬怯途驟而不前終無修步也翁文章大宗顧屬草於蕪筆是大匠束手而血指者運斤矣恐無稱意語耳

與何鳳野年丈書

兄間世英豪太古長厚政事則揮霍春生文詞則咳唾珠落海宇詎多見哉弟私心敬慕頋恒周旋於京並馬追隨下塵幸矣而孫踪難容蛾眉見妬別來偃蹇忽復五周今世道清平公論昭著文羽冲霄指日萬仞向屈之者正申之也欣慰何可言顧往歲居時兄治常滑沾恩澤而年来病廢兄復治淞更藉体庇矣豈天緣遭際耶弟跛曳如昔而肺病更劇僵臥草莽即門外事與世如隔昨聞台駕臨治病懷一開謹拜下走少通候忱私衷縷々莫罄款言

復門生王繼山銓部書

奉違以還每與懷企幸借三山秀色遠枉高軒避追洞壑間漱水坐石良緣也承過衡茅僻壤荒陋時湞清齋所供具者一庭蔓草滿盤苜蓿耳抱歉良切嗣圖專申兒子乳幼更荷記存感感謹附使布謝餘當專修不具

與陳文峯年文書

憶自叨沐治澤忽歲再周且始矣每望斗懷輝撫時傾德真久而彌切耿々如一日也然知恩矣而未深知為迄今危而追安窮而反本迺思治境時歲饑而倭警得以保田廬樂妻孥以至今日者恩有自矣於是萬姓之戴翁益切而翁念我舊民復惓々多餘情殆千里藹指七十娱班較之赤子慈親終身依々情更倍也世道多謬名賢暫淹天假良緣寄適標節弟宜效晨夕定省者顧暮秋歸來舊業消落殆盡蟏蛸滿户

荆棘在堂蕭然四壁百務紛沓勢莫能支復感
疾甚殆粒飲不入者一月僵臥草薦僅々餘奄
耳承翰儀速存而起居寥濶罪也何如履端屆
序台堦與陽德並升一歲九遷庶慰社稷蒼生
係屬耳南都山水佳勝公暇登臨想品題盈帙
矣舊寄嘉詠未和後塵未敢請教敬專拜下力
上申候私執顛眩暈不能作狀而又窘迫無能
為情草率不盡私悃統祈台照而原之

與常郡朱太守書

弟有幸驥榜同春龍城聯寓骨肉教愛叨承有
年邂逅清源尤荷眷注銘之中心如何敢忘毘
陵名郡簡拜名碩專制千里清芬偉績邁古循
良端可想見不待政成頌作而後知也汪洋餘
澤溉我鄰封而弟別墅衡茅叨隸治下沾被寵
光叨賴尤切誠大緣造一春病肺奄々餘息迄
今未甦不能趨謁通候久稽罪也如何謹附拜
於下走而致恍焉伏枕草率不盡欲言仰希台
亮

入東　廿七

與蘇州守徐頤齋年丈

其名叨榜末系出晉陽私心誠自扳附為兄鄉
人也而復重之年雅焉況兄丈恵在治郡名振
環海景星威鳳繁一世重望弟雖瞻拜違濶而
仰之戴之依々至情實不敢自外於門下比來
簡鎮蘇州寀通鄰治翹首青雲間清光神采究
同瞻對德澤洋溢且旁溉我荒鄙矣榮幸復何
如弟病免南還如脫羈的三徑未荒瀟洒如仙
但去冬遭兒子之戚過傷脾肺經年苦楚僅餘
奄息泉石清淵若復限之懷抱作惡無可為道
杜跡鄉中不敢復通姓名於官府而企慕如兄
丈情不能已謹拜下走冒致鄙恍惟台仁其炤
原之千瀆惶悚

與顏觀海年丈書

昨台節駐敉色重辱下存衡茅增輝數年濶悰
藉留連信宿一罄縷々值茲抱病殊愧簡瀆而
飛旌遄發復不少延抱歉如何緬惟吾丈文章
行誼輝映宇宙簡重地專制千里清芬波流偉

入東　廿八

績嶽峙不待政成何想見吳饒民何幸而得棠惠澤若此耶弟叨年誼欣慰倍常顧偃息草莽不能泛棹少申拜餞之私謹專下走一布候忱如行期在春當圖再晤草率不盡欲言

答雙江方巡撫書

某徃侍於存翁老師竊聞其推評當世人才必以翁為首稱簡鎮江南然猶鑒見海公之變慮其有難處者欲益兵以壯威欲弛禁以恩囂而不知自翁之臨威聲先揚經畧有法若喬嶽中峙不動聲色而帖然奠安調停撫綏十郡餓困賴以更生勳勞昺茂與古韓范並而存師猶似未知之深也其山林病𢉱沐浴膏澤仰之戴之重於台斗今德星南矣無能伏謁道左一拜履舄餘光顧蒙台仁不遺卑菲重之貺惠存之華緘感銘在衷如何可忘敢百叩附復而冐申其私焉翹引台旌曷勝依戀

與門生高沂東大尹書

僕辱過愛隆矣屢瀆而屢留情頻不報而頻施蓋深於情也種種在念如何敢忘歲月將往懷思益深病痾尚劇一晤未涯澄江明月伏枕翹引炯炯清輝如見顏色謹專下走聊藉芹菲一通候私惟垂亮之

寄王鳳洲書

某歲底與周公暇期元夕踵叩下階而河阻不能舟病骨復怯陸馳謹先拜下走自太湖上起居望後通流即戒棹趨領台誨也伏祈垂炤而原之幸甚

與門生謝虬峯提學書

春初伏枕草率上候台居得寄來校錄誦之氣昌格正足一洗吳中靡瑣陋習異日出而建樹知必門下取士也欣慰花時屆辰南國桃李嘩然成谿孰非臺下門墻春色對之興懷大遷在即私心誠望不日鈞軸而離情又預為之瀟索也得報當趨叩耳

與張龍山布政書

某竊見懷恩者重若父母三年必世便復遺忘其他則有面從後言者邑之子民遠遠我龍翁幾三十年矣而至今頌戴仁澤毋論老幼士庶思之慕之如出一口恍然猶昨日也非深恩厚誼豊功偉績淪浹肌骨能愈久而愈靚如此天生大賢足跡數歷隨在聲光他宦績不暇論即治鄗邑班載史冊可與漢之循良並傳矣某時尚髫稚仰荷甄陶師保至恩同于再造顧年來偃蹇莫效啣結忘大昧深私心歉愧乃辱台仁尚猶記憶屢頒儀翰捧誦之餘如對慈顏令人感激至于泣下一二父老無以繫去思之切欲追述政績立石以垂求亦井棠遺意也屬某為之記即當創稿呈覽冬寒病嗽伏枕作眩不盡

賀馬節推東

江干有幸借重德星照臨荒徼清風仁澤流沛可知某抱痾林野未能趨謁敢遣拜以致賀忱

上師相徐存翁書

草幽介鄙人荷蒙拼覆復叨録明時一草一木為梁公藥籠中物敢不夙夜策駑以上報我公顧盼之恩但烏鳥嬰懷历衆未遂及母氏棄背纏綿屯疚三年于兹北望台階曷勝馳慕往春嘗一脩候動履寵賜報翰慰諭特至感激書心柰急景不停載離寒暑瞻戀之情與日俱積偃卧空林飛心未嘗不在台烏前也今歲恭遇我公考績之期

綸褒寵錫朝野歡忭竊惟我公身際堯舜之主以伊傅為己任佐時柄國非一朝夕手握斗樞斟酌元氣相業之隆千載一見我公功德漸漬穹壤間無纖弗被某伏在下寮沐浴而詠歌之有不能已者敬賦俚言一首同不腆之儀獻上用申賀忱鑒納幸萬某方問醫攻療足恙少瘳即當趨裴祇役展覲精光趨事左右茲不具陳枕上作狀不謹無任惶悚之至伏惟台照不宣

與沈蛟門太史書

別後曾拜一啟通候不奉音徽者又再閱歲矣春中得遷太史邸報為之喜欲狂躍比來館閣體局雖多昌言嘉論而摛辭搆思每落宋套翁天才橫逸玄識超卓追邁屈宋凌駕班馬唐晉以來不復掛頰真可為詞林立赤幟而振頹風矣文夫事業惟此不朽至於握衡軸歷公孤調濟宇宙亦文之經綸者耳傾佇傾佇僕少負傑氣雄心不自降嘗謂身羈塵鞅而心神每薄青霄中乃今不敢自許矣中間遭遘禍變艱楚萬狀殘廢矣而喪子繼之喪子矣而仇侮繼之戕賊弱軀勢不可支比門祚凋敝舊業消落蠨蛸在室荊棘在堂翁試一重遊當嗟吁動長慨矣寄跡鍾山九華間譬之萍漾無復根蒂蕭然浪遊依方外人敢復有家耶翁高雅意氣傾動海宇即旁觀不平且為之按劍而況僕素附門下為知己哉逍遙天上視僕墮落坑塹中想自惻然耳

與袁君崖書

長安失意同載歸舟南國就醫相依病枕至情也敢忘之肺恙與秋來少蘇而秋涼轉劇為之柰何得知己一過可舒寥鬱耳顒候

與裴侍郎內山翁書

某愚且晚往辱台仁垂念鄉誼一脉引而進之知遇殊恩至深且厚何敢忘台階日崇雲泥既隔而抱痾復劇伏枕經年雖神馳心注而不敢遽以音候上瀆尊嚴依依至情惟垂鑒之耳新陽轉律福履盈隆謹拜下走一布起居祈台亮

與李愛泉書

某非劣且病辱台仁不鄙委之碑撰得附名文君與政績并聞垂不朽至榮也知遇之私銘心永佩第僵卧山野意趣荒落文之不文罪矣而又稽遲時日益罪也惟翁當世詞宗咳唾九天隨風珠玉懇望大賜改削俾不為龜趺螭首之玷某也叨藉光采多矣感佩當何如統希台亮

寄羅一山府丞書

從附班行見兄丈論事青瑣出按江南談說時政彈劾權貴侃侃氣節凜若秋霜至弟抱病南還屢頓郊門外至愛至教過於骨肉又藹然春煦之陽春者乃知正大高雅超然世表直追前賢日下晉陟台鼎勲業可想弟敬且戴之雖塗泥隔越心神恒周旋也簡擢京兆深幸密邇

翹首鍾雲恍對丰範而經年伏枕杜跡湖濱不復敢與當道相通即承兄丈知厚亦復間濶負罪良多矣茲因句邑劉令偶會江干謹此附布積悃

寄史前川巡江書

臺下三晉雄才四海儒望憲節所指肅然明威吏慴民懷善恃惡恐海門靜謐江濤不驚豈特千里蒙恩而某叨佩多矣昨按行敝邑頓蒙霽威霜之威念桑梓之舊清聆下及衡茅增輝更承嘉貺感佩益深何敢忘何敢忘時在按蒞未敢通候俟得代當拜下走一申鄙悃耳

答某同年書

同榜諸兄升沉異路還來如晨星之相望思之每為興懷況吾兄清望照人為鄙人素所傾仰者遐思內繫何能自禁拜違之後回首間屢更時序樊籠中既不能摳衣遠謁以領平生所未聞之數又不能奉書狀問無恙以致下情之一二乃反辱華緘下及固知兄之念弟過於弟之

事兄多矣甦竦甦竦年來封豕咆哮海上聲搖內地使人東望生愁吾兄久懷利器宜伐其荐食之謀於指畫間矣柰何亦為之一撼始知太阿在匣世人不能操而用之則弱豎亦得狎玩而無忌況彝方張之驕寇耶鄙邑恃陋無虞果以垂橐忘戒不宜兀坐則蓬藋窮鄉亦可少駐鳴騶弟當闢草堂以俟不惟使空谷中人得聞大雅聲韻而湖山亦為之增色矣弟不勝臨風翹首

與門生蔡肖謙吏部書

辱手教遠使垂存感佩感佩古稱相知貴在知心不拘拘儀節間而况僕與執事復知己最深者執事素清雅而南銓復清署乃騁錫而厚遺之情真而儀更溢矣其何敢當然又不敢遽辭登嘉銘刻鍾山標範咫尺在望嗣後能念山中病子便鴻時惠一音甚盛愛也過百朋遠矣僕病中情事不堪僵卧岩谷與世如隔因圖小築以避衝刺泛棹梁溪遂煩使者追逐勞頓茲回促謹附謝不盡餘悰縷縷惟台亮之

與門生張濟川書

作宦惟初政最難而濟川篤治河源緝有聲譽跋歷三年完名全節恍如一日非其才猷超邁曷能樹立如此豈特一時騰播哉台鼎事業實兆之矣僕抱痾山林無好情况惟望一二知己匡時行道少慰平生志願而今誠副之矣喜何可言初計秋暮時當入覲擬遣趨候適聞錦旋旨速想難久淹俟還朝即專候也

與吳悟齋中丞書

其十年縣切緣遣多艱音候踈濶昨邂逅江干幸覩旌麾握手一咲情好如昨乃知翁念舊雅而忘相臨誼更有加也感佩深切翁當代鉅偉直聲正氣充塞海宇而文循循然謨猷揮霍出之從容不少矜飾非涵養冲粹追匹古大賢恐不若此陽明先生理學功業卓然茂矣而騷雅未擅壇也翁實兼之踵芳躅者更誰讓哉望之望之琊域軍餉吳人頌戴翕然真保障至計也聞踈後有持議搖感者詎能感翁哉別後懷抱益寥鬱病劇不能起牀春中稍強力即圖晤石城耳

與諭德孫正峯書

昔丁卯秋邂逅白門辱念兒子危迫百凡軫懷真休戚通情逾於骨肉者感刻在衷何敢忘歸來遂罹荼毒煢煢病人而遭遘復爾哀腸逆境即途人聞之淚簌簌下矣况兄丈有一體誼哉千里相聯憫恤自百倍也緣是音候久踈耳兄

才猷氣節負當世重望比聞經幃幄啟沃匡救憑藉良多雖密勿要論睞遠未聞而隱然潭被四宇矣異日持衡秉鈞言從志行固今日正心端本者預為之所也何如邑令劉肖翁弟父母也其經濟偉略子惠異政實當代鉅才即漢傳循良莫之先矣兄為國史長固所當采錄者今恩例應得封恤撰述之屬之台筆昔宋賢制草價重子瞻肖翁亦此心也託弟致懇伏祈幽光顯績備采述而褒揚之為

君旌賢臣而予慰孝思明天子恩渥矣而兄惠更深也肖翁秩滿當內擢將終懷知己報耳

又

春中役回辱惠台翰誦之悃惻而宛曲盈紙皆真愛也感刻心骨昨得司成之報欣慰良切兄德望深重久宜不次而今日始有此轉尚為淹屈弟所私慶者以兄清風正氣肅然朝宁間為海內標幟久矣太學操造才作人之柄身之所在即是模型一經陶鑄必為良器異日出而經國化俗當有賴焉迩來世道不古下者徒逐逐功利而高者復攘襲談說以遺學自名而實則背之此較之下者更下耳國師得人風俗當為一變矣何如茲因鴻便謹附起居

寄霍寺丞勉齋書

某無似竊意今之時文與政弊也久矣臺下獨振起而更新之即坐卧山野長編全帙不復多見而執役已未獲誦五策則洲然揚清韻而飛

神光龍章鳳采逸在雲霄矣至試政明州嘉猷善政亦不盡聞而頌者每云一令之下知有民不知有監司亦不知邑有宰相生於今而篤出古賢上豈遠遠猗時登者比哉夫文者經綸之華而政其實也臺下蘊蓄恢恢大矣海內傒屬翕然同情異日依益尊樹立益炳耀江干病廢翹引台斗景企當何如聞象綿堪輿旁通玄奧尤願領略茲因唐妙陽之便敢布素悃伏侯巡視所牧行部屬邨當趨伏謁下塵一慰生平耳

上徐存翁書

卑江陬之竪儒也不閑當世之故又非賦頌之[illegible]賴我 師相造鑄進諸門墻得充任使自量可具竊日夕愧悚然此恩此德誠如天地父母無日忘之無時忘之比自放歸里中塊處一區衰病侵尋家事坪躬颯然就衰矣今夫樹木者[illegible]桐梓其次榛栗謂可以釆其材食其實也章[illegible]濫倫引拔可謂門下樹一士矣即念不在餘其實而望章日就繩墨意至懇懇也今度竟老

曾無尺寸之能表見于世大者不能副所望又不知所為報河清難俟逝水不還每一念之輒汗出沾顙而食不下也邇惟我 師相受
聖天子眷注坐叅政府恢展經濟倡明絕學綺續鴻名飛照寰宇盖自皐尹姬旦之後歷千百世僅一覯者也盛矣盛矣何者蕭曹房杜相悉光矣而聖緒罔托周程朱張學術粹矣而大行或阻我 師相崛起而兼之斯寔天受詎由人力皐尹姬旦以來一人而已章豈謾語哉章豈謾語哉所憾者不得時時侍杖屨奉聽對揚簡下執事日拾其謦欬以為進脩之裨兪寔限焉云如之何茲因其便附牘脩候門下不盡欲言跂瞻北斗光亘燕雲斟酌元氣調燮四時草莽之臣冀沾餘澤無任幸慰忭躍之至

上郭冢宰書

章計不覲光儀聆粹論者今幾年矣歲序流易升沉懸隔然每翹首北天心馳目注瞻戀增劇昔人有云舉世無知己終身思舊恩若為章言

耳但自放棄以來塊然索處婚嫁雖畢衰病存侵老冉冉至矣夙志謂何臨鏡竊歎殊為知己者羞也章時從都門來者詢叩我 師相起居比來精神完粹筋力彊固下懷無任忻慰恭惟
師相以老成碩望受知 聖后秉衡銓曹紀法再新其平如[illegible]其均如酌士之赴功名者無問疏昵遠邇一[illegible]稱快此誠盛世之事社稷之福也夫至人在位調燮元氣霖雨四海使畎畝之氓得睹見太平安枕一壑其所蔭庇多矣

寄姜鳳阿提學書

客秋南行弟時正病肺不及送然飛神旌旆間雖未面猶面也聞去吳遠隔千里而翹引星雲丰采如對雖遠猶在望也弟生平受知惟翁獨深而一念景仰之私真有久而愈切踈而愈親者天之生才每數百年獨鍾間氣於一人文章道德屬以不墜當今大賢非翁其誰閩中昔稱多士復得依歸作成可想昨會都下來人知內拜在即過錦里當追隨旬日一慰濶悰也賚

治林主政二泉弟已未所錄也其立朝行已頗自表著夙仰山斗久矣而未能親受教焉渠親弟林達源績學有文即趨試臺下伏惟台仁收而作養之更得賜應試尤至懇也豈特林子知感而某之戴更切焉一緘遠瀆神與俱馳

與都太守書

江城多幸賴臺下身為天塹橫障三吳有事則加之撫恤無事則不忘訓練乙卯歲淮揚寇擾秪隔一水耳而不復敢南向豈非先聲之奪魄耶瘡痍藉以安堵而某千里羇客得免桑梓殷憂者皆明公之福造也日頌戴仁澤不敢忘自復承遣使垂存寵之手翰賜之腆禮何當何當某病骨初甦碌碌風塵忝竊無補家園荒落百惟彭青不勝至望歲初多冗使旋草率附謝

與龐省菴都院書

某竊謂三代之英禮樂政教各有所長而天生我翁獨稟全秀德則盛矣才復兼之往為按憲則宣仁肅紀擦夷救荒實生我民繼為學憲則

又崇文飭行化行俗美以成我民追其為撫也益沛恩澤而剔奸蠹諸凡義倉賦役之法不特利及一世且千萬世賴焉翁誠有功德于三吳垂之不朽某夙承教誨叨沐尤深其倚賴而仰戴真有同于怙恃覆載者即台節行矣佇將入廊廟秉鈞軸雖其惠澤日沛而去門牆則日遠顧跛曳之跡不能拜道塵送旌節遙望斗極為之泫然當率三吳耆庶立祠設像庶幾伏臘展拜少效涓埃耳謹附百叩于下走一布私衷

與王龍池兵憲書

三吳有幸天貽我翁綏輯南輔文章道德媲古賢聖咳唾頋眄無非風猷臨民出治雖甫再朞而清芬偉績流於無彊矣即膺大拜怙恃日遠秉鈞當軸在指日耳叨恩沐澤舊民獨深而攀卧之私如何為情聞台旌已發原擬叩送江干頫疾劇伏枕神馳而力不能前北望飛帆祇心旌與去旆搖搖共征耳

與羅一山府丞書

弟養病金山麹引石城江雲春樹有懷正切忽鴻使遠臨鸞箋飛來恍自九天而下開緘誦之詞高先秦情溢同氣而又副之嘉幣雅厚太渥其如空谷足音且感且慰銘之心骨猶更深也竊念當世光明俊偉僅見翁一人耳其表樹勳績必彪炳輝煌照映古賢前青瑣一疏已震時流比鐵輔更賴保障不特台鼎調爕而先聲已番四裔矣弟幸附知已得叨藉光采優游林堂娛情于圖書筆硯間其為榮寵已過望外敢復作殫冠夢想年來懶復與世相通未敢遣人專候謹百叩使者附謝而因以一通起居之私

與蔡雙南憲副書

某無似辱台仁垂念先誼而推及其遺孤承顏沐愛垂二十年矣緬惟清芬碩望冠蓋當世若斗懸嶽峙而精光神采飛耀環宇海内孰不欣仰而况某素附于門墻非一日哉頃年來纓疾杜門伏枕台駕兩辱大都匆匆一晤神情歉然若遺賴庇漸康便計内遷不遠可晨夕依侍矣

茲因涇陽葉丞之便敢附一緘上候起居

與葛少愚府丞書

往寓都門得拜顏範别來再閱歲矣弟嘗竊謂同年中惟丈抱經濟雄略憂時任事豁達磊落不徇時俗作俯仰態良切敬服宰邑佐郡職皆親民膏澤朝令而夕沛與郎署之隨行進退言官之縮縮不敢出聲氣者大不侔瀛海畿輔重地也賢聲茂著將不次遷拜欣慰何如弟病狀如昨竊禄苟延無足為道茲因風便聊布私衷

與周章山太守書

清淮邂逅都門追隨周旋未幾忽復言别拜違以来雖數閱歲月而欣然儀采佩然教言耿耿在念神馳心注恍然恒在望也世道不振風靡波頹而獨我年丈力持古道若砥柱中峙屹立不撓清素雅持端方高節殆與黄齊汲魏相為後先郎東郡靡仁澤益沛而聲績當益茂矣弟抱病岩谷日與圖書藥裹相親杜門習靜不復敢與當道通音問三年矣茲因舍親虞經歷為

屬下吏復恃素愛敢附一緘敬申濶悰虞兼為名臣王雪公之後裔舊與弟同筆硯職雖卑而廉耻名節素知自檢仰望台仁垂念年家一脉百凡俯賜培植而照拂之必能仰體德意不負任使二天之庇弟實戴之矣十 枕草率不盡積悃統希垂亮

與陳環江司業書

弟每見前輩同年而得同首甲者誼益加篤相規相勸相隱相揚真若骨肉况兄之盛德雅厚而弟復倚藉尊切者哉奉違以来忽忽易歲矣馳神注念如何可言國師陶鑄海宇賢豪兄文章譽望為當世大宗流芳樹績不問可知弟病骨如昨春中矣圖歸南麓當放舟燕子磯相期把臂一罄鄙悰何如

與王少冶憲副書

天台古勝境也而以兄名世之才臨之德望偉著仁澤流沛山益高而水益深勝者增勝矣弟幸附兩榜承愛最篤行時多缺情别来三載音

候暌濶多病杜門遂爾落落敢自踈乎知厚哉茲因呂君之便附布起居呂君沃洲之弟也少負才名為存翁得意門人昨誦渠集中右梁記甚奇而后梁即兄所隸下地也茲重遊欲謁門下弟敢為之容而令其執所撰以為贄幸與進之何如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下

金壇曹大章著

請徐存翁啟

伏以霄漢攝洪鈞相業告成於九載壽星曜台極祥光懋衍於千齡需雲瞻湛露之華疇福徵皇天之格縉紳慶忭桃李榮妍恭惟其道合禹阜學存姬孔愛君心赤常懸捧日之忱憂國形癯誓竭經天之力益恭九命時敘百揆一个如其有容萬類資焉率育文敷夷夏聲華同北斗以為尊德重師台樂只咏南山而並茂其早功鎔冶曲荷栽成慶朗良喜起之期樂觀鴻典際弗祿康寧之旦忻頌駿功少申授粲之誠願上稱觥之祝伏願自今伊始二十四考以書勳晉康侯於番錫如日之升億萬斯年而贊化永難老於無疆迹覲從此闕以頻須光聯益稷金簡溢東華之注蘇冀重彭聃三光照宿以齊年奇畤儀冠冕而長世謹茲卜日肅此啟聞

又

伏惟三春景茂已成調化之功一品花開雅稱萬時之賞瑞靄護平康之甲第天日回光奇芳薦京洛之丰標雲霞結綵腥紅生暈晃麗色於丹心檀錦含馨流清芬於黃閣其慶桃李之得依歸候章麻之得休暇獨樂園中獨樂願開溫國之芳庭門生門下門生希領裴公之下席式薦潢汙以致祝敬承咳唾而叨光

請呂渠翁啟

恭惟先昭王鉉有虞書績於三台瑞啟蓬弧維嶽降神於六月中書二十四考欣汾陽之最再逢上壽百二十春適元奭之年未半華廷稱壽貂璫捧出黃封 御筆褒功龍錦須來紫誥復鳳毛濟美翩翩聯珮影於鳳池況麟趾呈祥秩秩繼書香于麟閣國恩家慶騈集一時天與人權垂芬千載其竊依桃李於公門敢薦蘋毛於相府春風四座叨瞻北斗之輝清醴一尊願效南山之祝

請董潯翁啟

恭惟文星輔極風揚瑞彩手三台名世與王交
會精靈於八月傍丹霄以承顧問喜動　天顏
秉彤管以代絲綸光揺雲漢百齡方半適當嶽
降之辰千壽開祥丕迓日升之祉其菲葑下體
慙衣鉢之難傳夷李成蹊傍官墻而借蔭敢披
慶以申啟謹上壽以稱觴清醴一尊詎謂分瓔
漿於桂苑春風四座惟希濡甘澤於杏壇

又

伏以日麗葵丹華色傍台階而漾彩風清槐碧
晴光護甲第以團陰天上褒衣適覲章麻之休
沐花前玉笋將逢蒲艾之芳辰其幸託門墻式
陳俎豆珠紛玉綴願承咳唾之餘輝鳳翥鳶停
希接像形於下席

又

恭惟河嶽降靈式際甫申之瑞旦斗山延望遠
追晁董之文林淹精獨運於宋工上壽已徽於
預德其濫承樸棫久託門墻非敢同輸挹紫霞
之獻祝無疆薄藉祈華從以垂臨

請陳文叅巡按啓

伏以豸錦行春鳳節代　九天而出按鷺軒隨兩
鴻仁拯四郡以田生　恩與澄江共深而愚續
駕吳峰並峙歲登大有　民慶來蘇斧鉞凝華桓
侍御之賢聲茂著而旂常繼美裴晉公之相業
已基野叟村童咸欣覩威儀於北斗山靈海若
遥知迓光來於前旌況叨附驥之情益切攀龍
之願敬乘公暇仰候台臨薦菹蔌於衡茅一觴
稱壽承珠璣於咳唾四座騰輝伏賜俞音曷勝
感激

荅馬孟河司業聘親田啓

伏以寵光春賚萬花結五綵於錦雲嘉禮天成
百葉托一絲於玉樹幸夙緣之有自慚非分之
奚堪恭惟某・朝廷碩望海宇名家通籍彤闈
甲第聯登於四世揮毫黃閣勲名佇列於三台
恭惟某閣下詩禮承趨文章接武名儲天府少
年擅才譽而高登賦就日華注目位清班而濟

羨顏樗材之寥落兼蓬戶之寒微講席先承幸
寮金蘭於夙契詞林後進聊分玉草之餘輝霄
漢難攀衛茅自守詎茲弱息遽附高門叨世好
之益修荷嘉儀之腆及珍奇煥爛增喜氣溢於
門闌蕭質提攜慚淑儀愆於箕帚敢不益勤保
育勉效共承拜輸紬以登嘉薦蕪緘而布謝仰
祈垂亮無任欣榮

請史玉陽啓

伏以摽梅迨吉締世好於金屏庭蓂回陽邀春

輝於玉駕歡已合於二姓誼宜遹於七家百兩
用將按璦瑤而莫報一物夙戒籍芹菲以為情
卜季旬得吉於八辰適丁亞女于歸之七日鸞箋
肅拜希迎冠蓋於衡茅[illegible]馭寵臨顧承咳唾於
珠玉曷勝顒懇仰祈俞允
伏以承閫閣之儀刑夙瞻淑範托絲蘿於喬秀
幸締親誼冀邀一面之餘輝少布寸衷之積悃
敢陳鸞啓仰迓魚軒卜廿八而維良鳴鸞千而
致懇曷勝顒候早賜俞音

謝嚴介翁啓代作

三年去國暮齡甘老於素冠一旦趨
朝榮秩遽還乎蒼玉恩同天造感極涕零伏念
某鄉邦末學樗櫟庸才叨甲第之登雲久濫
詞林之載筆身依台斗從前悉荷於生成德重
岱山圖報無裨于涘末頃緣憂臥敢冀垂存
國制京銜三品非由於徵起不得還朝而唐官
餘酒二令雖待歲時猶難承乏樂桑榆于泉石
終期寐寘之濵望劍珮于星辰無復清華之夢

詎烏情之方闋忽鳳命之遽頒講座橫經幃幄
欣親夫載御明堂執爵鍾簴喜見乎舊儀茲蓋
恭遇
某官閣下黃耇稽天金鉉光昭于萬壽丹衷傍
日王宸禮絕于千官汾陽公之最績未涯師尚
父之功勳方茂　三朝禮樂定萬世之宗盟四
海文章作一人之師保開漢閣謙虛而收士輔
周王壽考以作人遂俾讀禮之餘復膺典樂之
選載依黼座叙鄉曲之末於班行寮侍台階承

若鳲之先於晨夕鈍鉛入冶重叨模範之鈞陶
枯朽回春曲藉陽和而噓造捫心私慶刻骨懷
恩敢不益勵厥脩恪勤所職南鑯效法繼前哲
餘芳東序育才廸後生遺範益堅末節用荅殊知

請徐存翁啟

黃閣調元海宇切斗山之仰青陽啟泰門墻萃
桃李之榮頤蹕屐于台庭期覿光于函丈為玆
布悃敢告司莛祗迓高軒爰候西清之暇叨陪
末席言開北海之樽忘蒙瀆為嫌冀謙尊肯顧

請嚴東樓啟

丹穴鳳毛清望仰超宗之孫秀青霄鷟掖崇階
瞻伊陟之重登落咳唾於九天珠紛玉綴流光
儀於八座鵠峙鸞停玆者宸陛楓丹映朝衣而
晃彩蘭堦露白紛燕寢之凝香佳辰方屆九秋
台履駢臻萬福冝稱觴以上壽謹告筴以申緘
寒淥一卮分金莖秋色春風四座酣嶰谷陽谷
候形闌初散鵷班登紫府式陳蕺豆汙樽禮簡
聊攄蘋藻之忱玉樹枝高頤引絲蘿之蔓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王天下有三重

聖人以純王之道御天下是故其一民也以法而其制心也以心夫王者乘時位之會握民物之紀贊神明之統操化裁之權天下重器也而寘之不用則上下勢不相習渙而無統而無以制其變于不窮故修其法以用天下而出其心以制法法者經綸之迹也心者宰制之精也迹之所在天下以迹應之有以整齊而不亂精之所在天下以精應之有以聯屬而不離故其禮制文章與其精神心術交相流通而斯民信守之可靜可動而不可與為變精醇粹美之規徵往俟來卒與天下相為終始此之謂純王之道任心而不任法者也王者之三重蓋如此夫王者四方之極也薄海內外環向而取則者也天下之情若執樞以運之轉移順逆隨吾意向之所指而不敢違天下之勢若持衡以平之低昂輕重亦隨吾之調停均節而不敢抗是其揔攬

乾剛宰制物則威命靈爽倬乎造化而凡紛然
其群生者皆待命于我者也夫天下望我以治
而吾不斟酌其會通明倫其禮樂任其情之所
向欲之所遷風氣剛柔之不齊而不為之三重
約束焉是應法也應法者亂苟徒恃吾之名位
號令足以風厲天下不必端本澄源之事而惟
以三重持之自足以鼓舞驅率而天下莫敢不
服役奔走是任法也任法者雖是襍霸之敝也
非純王之道也不觀之天乎陰陽總其綱五行

運其權四時司其令日月布其度萬物森然長
育于其中以為造物者盡于此矣而不知此皆
造化之迹也而太和之精貞觀之理為陰陽之
端四時之紀五行之命日月之神者莫不流通
主宰于其間揔然如見天地之心焉此其上覆
下載制萬物之命亘古今而常新而萬物亦循
焉安焉聽其所制而不厭乾坤之所以不毀也
苟造物者任之法象而不宰之太極則化工亦
几乎息矣夫王者之道純天之道也王者之心

純天之心也是故位所可為不能不為時所當
為不得不為舉人道以經緯乎萬物品式文章
周密倫具若五氣之順布燦然有條井然有節
約天下民物而歸之中而要之無非其經綸之
粗迹至其本之誠心原之道德建之中和精神
心術之微旁通浹洽流貫于其間若元氣之運
玩之充然測之盎然使被之者循習焉而不知
歷久遠而不變是則其宰制之精也故以分之
不齊者非禮不定用之不一者非度不辨情之

不達者非文不章聖王以是三者足以盡天下
民物之變王者之重務也而為之作法焉以之
盡倫而陳之藝極章之物采著之話言叙其相
事相使之類理其天合人合之緒而宰制萬物
役使群動禮之制也無非心也以之盡制而車
旗之制章服之節宮室器用之式等威嫌疑之
辨以掌之考工稽之宰夫度之制也無非心也
以之同文而諧其聲音辨其點畫稽其象形考
其轉注以治百官以察萬民文之考也無非心

也夫聖人不以法持天下而以心感天下故天下不以迹服聖人而以心應聖人習其禮制而安焉遵之以定分守之以明倫相事而不以為屈相使而不以為勞而莫敢有易禮者其守禮也守聖人之心也稽其軌度而游焉安于奔走者不知有車馬之逸歆於朴約者不知有富侈之美事于田野者不知有市朝之紛華揚之不以為尊抑之不以為卑而莫敢有攺度者其信度也信聖人之心也順其文章而趨焉風氣異

而其音同習俗異而其畫同土宜異而其象同蒼頡之迹不以為常篆隷之變不以為異而莫敢有變文者其從文也從聖人之心也是聖人之制法也一天而已矣三代之制出于一原而禮樂刑政達之天下若理氣之相附也若素絢之相承也若色味之相和也若毛革血脉之相麗也天下之用法也亦一天而已矣心志純和耳目不易性情形體咸得歸宿若臨之以神而不測也若固之以結而不二也若聯絡維繫而

不散也若胎卵羽角之並育而不殆也自其不一者觀之聖人之心散之為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之心而不窮自其至一者觀之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是心會之于聖人之心而不閒自其呈變者觀之則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聖人之心法有以達之于萬世自其至不變者觀之則聖人之心法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有以聯之于不息以位天地以運陰陽以序四時以行日月以綜理古今之民物大矣哉聖人之法

乎純矣哉聖人之心乎神矣哉聖人心法之貫乎苟徒假之以操縱之術粉飾之具而非運之以心則撫其外雖郁然可觀而揉其中索然無有若飲天下以糟粕而飫之以渣滓蕩然無遺味焉鮮不弃之矣民誰與守也而何以成配天之治如此哉故周官法度與關睢麟趾之意並行而周道大興迫其後王實德不孚法度具存而無救于亂是可以觀民心從違之機而王道之不貴於任法也雖然王者之心深居九重而

其流見于法制動靜之間天下之人洞若觀火故一念怠則其法不行一念隘則其法不布雖假之法以維天下而卒不可語至治之純矣迨其後世且并王者之法而廢之矣不亦可慨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王道本于誠意其要只在謹獨

聖人之心無窮

聖人以天自處而以天道待天下亦惟運之以不息之心而已夫天道不以萬物順而息其化

工者不已之命也聖人不以萬民治而弛其化機者不窮之心也是故其制大備其道無方舉天下萬物而納之同仁之中博厚高明之業與天地配焉宜若可少慰者而其精神心術之運通貫流行無有于紀極無有于終始四海之表進之猶殺陛也萬類之異聯之猶一體也三年必世之久通之猶一息也民安物阜之治視之猶如傷也而一未遂焉則有不能以少安者固其宰化之心也惟其已治而不治所以益成其治而化工之純卒與天地相為終始亘古今而常新者有由然矣使其心有所限則必有所遺有所息而化有所止矣已成之治自其一念之懈且將毀焉而欲同天道烏可得哉嗚呼吾于是而知聖人無窮之心矣且聖人之心何心也易之乾言天道也所以普萬物者太和以之保和矣性命以之各正矣資始者見其流行矣繼善者見其成性矣形色各遂其生而其一元之理宰萬化而運二氣者循還而無端周流而不

已推之無前引之無終欲一間之少息而不可得雖鼓物而不憂而即其運觀之若有憂焉而不容止者是則天之待萬物之心也聖人之所以自處者此而已矣其所以待天下者亦此而已矣苟天道恃其萬物之已順而諉之曰職覆者盡焉則化工息聖人恃其萬民之已治而諉之曰職治者盡焉則化機息化工息則天道幾于毀矣化機息則王道幾于毀矣天之所以待物者何如聖人之所以待民者何如而謂可以

如此也是故聖人以一身而置于四海九州之上天地異位也賴以參贊民生異俗也賴以教育萬民異性也賴以裁成華夷異域也賴以統一衆天下之萬事萬幾紛然其不齊也賴以總攝無一非天之覆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涵也無一非天之愛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仁也無一非天之資始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曲成也此其聖人與天雖位上位下若不相謀而其勢分機權事功職業責任神化盖皆與天相侔者

也夫與天同職而不以天之心為心不可也以天之心為心則其所以宰之化而待天下者如之何可窮也是故夷考其時天地則成能也萬民則得所也庶物則咸若也華夷則協化也萬事萬幾則皆釐察也其風謂之大順其俗謂之大雅其世謂之大同道至此而極神矣治至此而極化矣則聖人以其一身泮渙夷猶于九重至尊之上與天下相忘于無事而先憂之心遂少肆焉宜無不可也而不知此非聖人合天之

心也天下之有限者勢也心則不以勢沮者也有窮者分也心則不以分隔者也有盡者力也心則不以力拘者也治止于四海而神遊于無外化流于一世而思達于無疆澤被于有形有色而仁妙于無極故天地位矣経陽而伏陰者有一之未時焉將曰欽若之未至也不可已也萬民和矣鰥寡而孤獨者有一之失所焉將曰孕和之未至也不可已也庶類恵矣甲拆而卵殖者有一之未成焉將曰時育之未至也不可

已也華夷化矣雕題而文身者有一之未綏焉將曰安來之未至也不可已也萬事萬幾之惟熙矣有一之未舉焉將曰兢〻業之未至也不可已也故其加志于同胞而篤念于斯民者生養遂則繼之以教焉教道敷則繼之以化焉風俗成則繼之以神焉神道設則繼之以通變而不倦鼓舞而相忘焉如此而待其身如此而待四海如此而憂其始如此而憂其終其視大順大化至精至純之治戚戚焉悼若一物未被其

原缺第十葉

于近利以自怠卒併其近與小者而失之則求治而不大其心其偷已甚何能及遠也故曰憂勤惕厲其心求窮者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道之原也為治者尚鑒此哉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聖人所以與造化合德者無他焉亦惟會其純粹之精不以己私間之而已夫天位乎上聖人位乎下而以其眇然之身質之其形迹勢分若見其有判然而不相合者而不知高明廣大之

心常虛常運至純至粹本與乾道之精合一而不二而又不以己私間之是以不惟功業之大足以配天而至于精神意念藏于不言不動之中者以之合于無聲無臭同其昭朗同其運行而其純粹而不雜與之通貫游衍渾融而無所遺至是則不見其為天不見其為聖人不見其為上不見其為下而聖人雖謂之天可也苟於其初之本同者而雜之以私間之以人有一毫之不純有一息之不運其與天不相似而配天之業卒亦不究夫是而得謂之聖人之天道哉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是言也其即程子定性之說以大公順應為聖人天地之常之意乎請申論之夫天之道何也常觀之易矣易之乾言天也叙其資始變化之功至于太和保合性命各正而其終於純粹至精之一言蓋言天之所以為天者萬物並育於其中雖其生長收藏溫涼寒燠迭施而不窮若有心以為之而不知上天之載蘊於無聲無臭之中無所低昂無所造化普

萬物而無心是以作用之跡不足為累而造化之精至純至粹亘古今而無離合終始而天之心見矣苟天之造物有一毫之意參于其間則亦偏主而不該積滯而不運而造化之功不幾于息乎然則聖人之同天夫亦以其無心者同之而已其無心也夫亦任其本然之初而不以私與之而已使聖人不任其本然之初而聞見聰察有意以參之則其心出于我而不出于理不出于理則人而非天矣夫聖人亦何為自私

用智而自異于天之心如此也是以體一之精明天之情聰明燿于日月精神通于羣生動靜調于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無聞見無明智無內外無物我不溺其心于事物之內而運其心于事物之表隨感而施無不當可此其虛明渾融之體真若天運于上而俯視萬物無不在覆幬之中至廣而無一理之不該至運而無一時之或息至純而無一疵之或累至粹而無一私之或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以至于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其高明廣大與天同體其流通感應與天同運仰觀而無所謂天俯視而無所謂我則其上下大小若或懸絕而精神念慮實與造化之於穆不已者相為游衍合一天不在於天而在于聖人之心矣常觀夫子係復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天地之心無物不寓而必于復見之者盖當其化光顯被猶不足以見其妙而至于収斂凝肅之候已剥落而無餘宜其有泯

滅焉者而一元之德尚潛運而不已猶之聖人之心雖其事刑罰任誅殺當造次顛沛而常明常運之體貞一而不移是以天卒以此而化萬物聖人卒以此心而化萬民而高明覆幬之業合一而不測至是而天與聖人誠有不可以二言者雖然豈特同天而已哉天以生物為心而不賴于聖人則天之心無所寄而化工將有時而窮矣是天之心全寄于聖人而聖人且為天地心者而與天合一猶淺之乎言聖人也嗚呼

虛明之心無人不具而聖人何以得此哉盖不求之天心而求之吾心而無意于同天及其終則建之而不悖而非強為之合也今天下之人苟有一念之無私且覺其可以對越而無愧聖人者亦自其一念之純全之而已矣使自此萌蘖之初如天道一陽之復之時而遂用私任智以斬絕之幾何而不至于自戕其天也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有志于合天者亦惟慎獨而已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上

疏

奏疏一

奏為患病危篤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原籍直隸
鎮江府金壇縣人本年蒙
恩賜進士及第除授前職臣初從草莽一旦釋
褐即列清華此
國家待士之殊榮而儒生始進之稀遇也顧臣
匪人冒而得此臚傳之日魂神飛越心膽自誓
謂雖竭力盡瘁捐軀殞首無以報
天高地厚之恩何期忝竊踰分而病患即侵策
勵未幾而蹇薄立見在臣有不忍自言者緣臣
禀氣素弱夙遭父喪摧哀沉疚寢苫受濕病在
右股客歲衝寒縕火逆旅往往而劇及當中第
以來勞涉人事遂復加甚念臣以蒙
恩之始不宜假然在告自圖即安冀其微痛或
可漸愈故常隱忍努力自持然嬰疾既深為日
臣久加以努力于外則虛火振迅真氣日銷又
繼之隱忍于中則情志侵尋病勢增倍故一當
發作不可復支然猶勉輔醫藥遣人原籍欲圖
將母来就禄養廣榮
君上之賜以盡人子之私則臣之微情尚或少
慰而臣母老阻于遠道不能自前臣之早孤復
鮮兄弟臣母無自止臣一子今母既不来而臣
疾又甚使或先朝露填溝壑則是臣仰無以終
報
皇上而俯不及與母一見而訣也偃臥之中每
念及此病益增劇股痛成癱殊覺異常一近歲
氣嘔噦隨之痛毒所攻號呼徹夜每當嘔噦則
腑臟欲出每一號呼則肝肺欲碎既號且嘔旋
遂昏暈不復知人醫咸謂臣非特憤躁而已積
毒纏繞內客維絡上攻心俞胃氣逆而不通心
氣虛而不衛加以抑鬱此非藥石所能旦夕瘳
也若其稍定獨以靜間養之徐以歲月或萬一
可生耳臣思嘗

聖明之朝才彥並錄之日孰不願自淬礪以效
職趨事叅被
恩光而況臣始之所自誓者既復如此又其職
列侍從事專編摩初非有奔走之勞案牘之繁
也使臣病稍可強則何復有推托忍于遠離
君父而自失其遭逢之會哉顧臣病勢甚篤恐
不可保實不意筮仕之初即罹弃塞之命真有
嗚咽欷歔而不能自容者伏望
皇上憐臣迫急之情察臣必不得已之志使臣

一則見母可慰烏鳥之懷二則得還亦遂休養
之念若病不可保固死且不朽若幸而不死則
臣始誓之心圖報之志固有日也查得本院脩
讀袁煒先因患病給假實與臣事體相同如蒙
乞
勅吏部查照前例容臣回籍調理臣不勝懇切
籲禱之至為此
上
聞 時公甫及第即上乞歸疏具得請未幾而太孺人訃至人以為公孝感云

頊龍山圓通庵募緣疏
圓通庵者為我
太祖高皇帝駐蹕之故基亦我金壇一邑祝釐
之勝地　龍翔金渚開瑞景於千齡　來臥東
山啟休禎于百世以一隅之隙地萃振世之雄
觀翠障瑤屏恍若群龍之顧祖素流環帶居然
萬國之朝宗自昔效靈于今為烈但其鴻規未
拓頹地僅存
帝範龍顏雖覩郊墟而瞻戴　宸章聖藻將與

草莽而俱埋凡懷忠憤之心孰無建脩之念是
以將欲高下審日觀星察隱嶙之餘基撥摧殘
之落構　輦道重光乎故跡雲章再煥乎新宮
山嶽受成神靈聽職此其善果豈曰小哉嗟夫
余嘗見夫虛無佛老之宮猶侈富麗尊榮之盛
飛山間之累榭架木末之危樓擅一世之洪圖
為斯民之共戴而此龍馬經行之地委為郊墟
寂寞之濱豈直人情之所不堪而亦神靈之所
共憤凡我同志能不協成謹疏

明　癸丑榜眼曹大章　著

策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人君法天道而端拱於上有以操天下之大權人臣代天工而效忠於下有以宣天下之大化君者奉天之意宰制民物之命者也故事天如父臣者承君之委協理民物之紀者也故事君如天君惟以天道御臣也於是攬乾剛之斷秉離照之明辨賢否之分嚴威賞之施巍然若天體之運於上而民和物阜端默以享其成功臣惟以天道事君也於是竭忠貞之節效股肱之力盡代終之義致委命之誠儼然若天威之臨於下而仁民愛物精白以承其休德若享其成則逸於任人者非以自安也實君之道也君而不行簡以自逸是下兼臣職而非克艱厥君者矣臣承其休則勞於任事者非以自瘁也實臣之職也臣而不匪懈以自勞是上負君命而非克艱厥臣者矣然上有神聖之君而下或鮮忠藎之臣亦惟明以辨之剛以斷之端本原以導其趨持紀法以肅其度則內外臣工罔不淬礪以盡職洗滌以從事由是而明良會以啓由兆而雍熙之化以成而恢恢乎上

古帝王之治矣欽惟　皇帝陛下秉　天縱之資秉　日中之運蘊離明以照物鑑別妙辨於不言奮乾剛以用權鼓舞神行於莫測敬　天而玄德通格於　昊穹勤民而仁恩滂沛於海宇仰唐虞之盛治而今幸際其　昌期矣慕堯舜之盛王而今躬逢其濟穆矣生今之世為今之臣而有不思盡心畢力以報効於　明時者必其無血氣者也況　王者壽考以作人　聖人久道而成化而草茅賤士涵濡樂育蓋有年

於茲敢不拜　明問而釐一得之愚乎臣聞之天道不言而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治化弘者何謂也六卿分職百官率屬張其教矣故天運於上未嘗見其有所事而二氣之運五行之布無非上天之事二氣五行未嘗敢自言其功而布之性命各正運之保合太和無非上天之功君者其尊猶之天也臣者其卑猶之二氣五行也故王者奉若天道樹以后王君公法天之陽以生萬物而張之文吏以脩其文教焉法天之陰以肅萬物而置之武吏以奮其武衛焉君人法天之運操其御文御武之權若太極之均節乎陰陽而安享其文脩武偃之功焉是其恭已南面在君不言逸胼手胝足在臣不言勞以上御下以卑承尊皆效法於天地而取義於陰陽理之一定道之自然者也昔者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自今考之堯以欽明之德臨於上史稱其垂衣而治而有若禹平水土稷教稼穡舜

職百揆羲和曆時堯之事固群臣受其責矣舜以濬哲之德臨於上史稱其無為而治而有若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皋陶明刑以猾夏大禹勤兵以征苗而舜之治群臣固代其終矣當其時元首股肱猶之一人而庶民萬物聯之一體心在君父不敢以私其身事在社稷不敢以私其家百僚相師相讓以各獻其能於天子位苟當其才雖卑瑣之賤終身居之而無覬覦之心人苟賢於己雖側陋之微誠心揚之而無忌嫉之意稷勤於播種不耻其不能教而視契之敷教猶己之能也夷勤於典禮不耻其不通樂而視夔之典樂猶己之能也其視天下之人皆若一人之身耳之所涉目必效焉手之所持足必前焉志意浹洽精神流貫痒痾呼吸感觸神應真若天地[illegible]注陰陽異行而其中一氣翕闢相交潤濟以成歲功民物豐阜天下太和而堯舜有以享雍熙之盛而成大同之治者良有以也下逮漢唐宋風氣漸漓人心不古君具典章法度

之文不足以統馭人紀而無乾斷之剛臣多識
論聲容之盛不足以緣飾治功而無弼承之實
亦由其所尚不審雜夷雜霸上下皆隨世苟且
以就事功而無怪乎其治之不振矣洪惟 太
祖高皇帝復宇宙千古綱常之治定臣民萬世
紀法之宗有劉宋諸臣以脩其文有徐常諸臣
以耀其武混一區宇底定太平雖神謀睿算
聖心之獨運而戮力奏功則羣臣之代終者矣
列聖相承至我 皇上妙道凝於性成至德[illegible]

於神授體乾之 剛健中正法堯之 文武聖
神以續千載不傳之道統以脩歷代未備之禮
制以用天付一世之人才以振 祖宗萬年之
綱紀秩 郊壇之祀則有 欽天記頌之作定
耕桑之制則有蠶壇穀祇之賦何如其務天也
念貧窮之疾則有藥餌之惠閔饑荒之寒則有
銀粟之賑何如其勤民也是其 躬雖居乎九
重而慮則周於四海 位雖齊乎辰極而情則
通乎閭閻休戚在於小民蒞其事者或未察其

詳而 宸聰已徹其幾微利弊在於邊境臨其
地者或未核其實而 睿照已燭其幽隱故一
賞罰天下仰之如神明而以勸以懲一號令天
下奉之如風霆而以鼓以舞古有所謂君逸臣
勞者而臣竊知 陛下身雖逸而心則勞而憂
勤圖治之誠較之諸臣殆尤有獨甚者也夫一
心所向百體效力一人所指百司爭先廣廷所
以有從欲之治也而今九重之上既先以憂勤
率下矣後一有微能則名器有所不愛而寵綏

天下之文臣一有微功則節鉞有所不靳而寵
賚天下之武士內外臣工固當仰體 盛心將
順 德意夙夜匪懈鞠躬盡瘁乃有如 聖諭
懷欺與謗勾沙漠為骨肉者蓋人臣忠邪之遠
其端恒起於念慮公私之微懷一念之榮身其
流或至於無君懷一念之肥家其流或至於無
國而不知 帝王之明若日月之照臨於上固
無以逃其鑑別之精其威如雷霆之震肅亦無
以追其傾覆之罰雖治世不能無憸人而憸人

卒不足以害治者亦恃其紀綱之素定也是以
有九載考績之典而地縣之在列何損於平章
之盛有格庸威否之法而讒頑之殄行何損於
風動之休以　聖世而間一有此亦足以為異
矣而殆不可以例之諸臣也今在廷之臣慶遭
逢之盛戴治教之恩固動思報之誠而賞罰之
明信法紀之昭彰益堅盡忠之志宜其坐而論
道者皆調元贊化有賡廷師讓之風起而作事
者皆奔走疏附有王人明恤之實受讖甸之牧

策　七

者有羔羊保障之節而足寬內顧之憂膺閫
之寄者有兔罝干城之勇而足紓外捍之慮
君人者亦端冕服之垂儼黼扆之御妙淵微之
欽據總攬之權若天之穆然其運於上而萬姓
群然其樂生焉萬物熙然其時育焉此　今日
治功之盛而天下之所快覩者也雖然竹節虎
符膺民社之責而為文吏者何限也內之所以
順治者係於此也黃捧白鉞受邊境之委而為
武吏者何限也外之所以威嚴者係於此也顧

瘝官廢事者恒不絕聞而效忠宣力者槩不多
見曾不一思之曰　上之所以寵我以爵位者
將有以責我也而假之為威赫之具惠我以廩
祿者將有以用我也而借之為聚斂之媒古者
民賴官以為生今者聽民之自生聽其自生可
矣又從而科求之剝膚之虐何以責其安土古
者兵待將以為給今者聽兵之自給聽其自給
可矣又從而刻削之拷腹之瘠何以責其持戈
吏以安郡邑今不惟望其有以安之而所以危

策　八

郡邑者吏實為之也將以強邊境今不惟其有
以強之而所以弱邊境者將實為之也是以在
內多流離瑣尾之民而腹心之元氣不實在外
多跳梁侵軼之虜而肢體之神氣不揚皆有以
釐　當宁之隱憂者昔者試策之所陳動法周
孔而坐談孫吳何其謬耶則　聖諭所謂君逸
臣勞先衍其言視為虛語者不盡無也　陛下
亦嘗一察其弊原矣乎蓋文治之不餙固由在
位者無廉倖之德而不知其原由於學術之不

正學校者賢才之所出者也今餘詞章綴葩藻以獵取爵位忠孝之理雖日陳於言而未嘗一致其實焉則見之不明功利足以動其念守之不固富貴足以搖其衷沿習久而以守正者為要名廠固深而以應約者為要術自其就學之初其志已非而文職之不修不術授之以位而後見矣　陛下亦惟有以振揚之如古之賓興之典三物之教不必盡襲其舊師其意而著之令典示天下知所嚮風焉至於崇道德以端士

尚奬廉退以堅士節優忠直以振士風加禮遇以隆士體予以移易其心志灑濯其耳目使其以貪功慕利之念為憂君體國之誠則中有定見確然不移內外常變惟所指使不求吏於吏求吏於養士而緩急所需天下不患其無文臣武功之不競固由為將者無捍禦之謀而不知其源由於教練之不素世冑者將士之所出也襲紈綺安豢養以坐待資廕韜鈐之略雖日陳於言而未嘗一識其奧焉則養之無術臨難足以嬰其慮講之不預遇敵足以懾其衷鉛刀不足以膺割而朽壞不足以為障自其安居之時其氣已索而武功之不奮不待臨之以陣而後見矣　陛下亦惟有以變通之如古大射之法大閱之禮不必盡沿其制師其意而陳之紀律示武林御所從事焉至於儲之以預其養選之以核其能任之以盡其才御之以嚴其法于以作新其志意而鼓舞其精神使以計功謀利之誠為籌邊慮敵之策則強弱險易洞若指掌千

里制勝妙於一心不求將於將求將於訓冑而緩急所需天下不患其無武臣此皆拔本塞源之論而今之時則有未易更定者蓋立法久則日趨於弊而因循深則日忘其非甚至紀綱之虛名僅存而紀綱之實意盡喪猶動爰之曰此成法也此舊例也官於上者循之為資格而賢否因之掩矣官於下者守之為文移而誠偽因之淆矣當事者視官署為置郵而干進者趨賄給為捷徑　君人之所以執其柄以奔走天下

者惟名器與賞罰耳不以核其道德功能之實而惟取辨於文具焉如之何望其盡職也是誤天下者將與吏而誤天下之將吏者法例也法窮則變變則通固不必紛更以亂章而亦不可怠弛以裕蠱況天下之勢功利入人之深浮靡為習之久若膏肓之疾非神聖之醫洗滌其腸胃而去其積毒有未可望其安全者夫醫之於方藥試而不效猶思改圖徃歲東南荒饑西北勇寇郡吏邊臣束手無策亦既試而不效矣而猶不一改圖以作新其頹廢焉則積歲窮年之施為視前日之動靜可知耳又將何以善其後也不務先事之防而惟徙臨事之榎今日增一員明日降一諭則煩瑣紛更既非國體而聞見習熟祗為彌文皆補偏救弊之方而非久安長治之策也誠能君臣一心內外一體審尚以更化先幾以豫圖　王者操紀法之權而務責實於上宰執公紀法之宜而務責實於下百司庶府勤紀法之奉而務責實於畿邑邊境之間則

學政可舉軍政可修風俗可美賢才可得賄賂之門可杜奔競之風可息議國計者曰官冗則祿廢官簡則事煩于是有欲汰冗員而不敢者而不知內有良吏惟其人不惟其官則位充而祿亦省議邊儲者曰兵少則勢弱兵多則食缺於是有欲汰冗兵而不敢者而不知外有良將惟其精不惟其多則兵強而食亦裕由是文臣以宣德若陽氣之闢庶類向榮邦本日固垂衣裳而為國寧武臣以揚威若陰氣之翕群情自肅國勢日尊戢干戈而四夷服　萬機之暇亦惟法於穆之道遂　敬一之心學而所謂慎之閒居終如其始者尤致意焉使一心之間虛靈洞徹猶懸鑑以待妍媸而賢否之分自別猶持衡以平多寡而賞罰之分自明則德已聖而益聖治已至而益至臣工已忠而益忠民物已阜而益阜天意民心交相孚附焉人事氣化交相協贊焉仁漸義摩交相浹洽焉禮序樂和交相炳煥焉文事武備交相修濟焉順治威嚴交相

純固焉體唐虞精一之心法而儀制之創較之
為大備臻成周皇極之治法而性生之德較之
為盈純萃天下之太和而福祉極於不替受
天心之景貺而國脉綿於無疆此臣子沐生成
之膏澤而竭尊親之至情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祈籲隕越之至臣謹對

曾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策

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治統道統

人君冐位凝命以一天下之勢者存乎正存心
出治以建天下之極者存乎道是故君人者奉
天之運作之君以臨天下膺受曆數包合寰宇
其家法之傳若寅正之建而偏時不得以雜其
閏則萬世居正之義大矣謂之治統承天之意
作之師以教天下凝會精蘊體建倫極其心法
之傳若一元之運而邪氣不得以奸其間則萬
世體元之義著矣謂之道統道者以出治者也
治者以運道者也合而為一則皇極建而其勢
尊岐而為二則真元离而其緒散故言治統者
有正有閏而變例不與焉言道統者有正有羽
翼而異端不與焉此所以繼三代之后而惟
昭代有合一之盛也請得而鋪張揚厲焉夫治
道之統其源皆出于天故王者所居曰天位所

膺曰天命世々相承殆猶循環然以奠乾坤之維以綜民物之紀治統所由興也所存曰天德所行曰天道聖々相繼殆若授受然以涵太極之精以端化理之本道統所由興也二帝三王繼天立極為禪為受為放為伐為治不同均之為得國之正為執中為精一為建中為建極為道不同均之為心法之精德以凝位治以運道並悉以成化理循之理氣相附以成歲功太古之盛不可尚矣嗣是而降言治統者當折衷于

春秋而言道統者當折衷于孟子春秋者大一統之義者也係王于天以明體元係時于正以明居正平王東遷周室衰微而賞罰之柄一以王制齊晉雖强必黜之吴楚雖大必外之孔子尊王之意也孟子當異端之起而敘道統之傳始于堯舜開其源終于孔子集其成中以湯文繼其盛而虞夏商周見知之臣雖與之以道之所寄而不與之以統之所承孟氏尊道之意也此其體裁之謹格例之嚴若執紀律以案三軍若

操綱維以別萬目立取舍之極定萬世之軌一奉之以天道而有毫髮不容假借者善乎歐陽子曰統者以合天下之不一而正者以正天下之不正者也有統而不正者矣未有正而不統者也言治之統貴正也正不正之間所當辨也朱子曰儒道當辨之於心術純駁之間言道統之貴純也純不純之間所當辨也歟予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政出于二言治道之貴合也合不合之間所當辨也三代而下繼治

統者有取于漢唐宋蓋皆得國以正混一區宇歷年數百功德在民漢繼周之統者也唐繼漢之統者也宋繼唐之統者也撰遼史者舉秦隋周而槩與焉而不知秦有天下其治以暴隋有天下其治以力周有天下其治以促有五代之興必有為之開先者故秦漢之閏也隋唐之閏也周宋之閏也而何可以混列也至于朱金氏之易姓沙陀氏之亂華作通鑑者帝魏而寇蜀擬元經者帝拓魏而黜江左此皆變例之所不

與者也而其義蓋非矣朱子作綱目以正之庶幾孔子之遺意也春秋而下繼道統者有取濂洛關閩蓋皆闡明性理開先覺人六經之道大明于世周子繼洙泗之傳者也張子繼周之傳者也程子繼張之傳者也朱子繼程之傳者也撰道學傳者外胡康侯呂成公真文忠而不與焉而不知春秋之傳其學正矣史傳之論其見博矣大學之衍其道粹矣有斯文之與必有與之共明者故胡子羽翼乎周者也呂子羽翼乎

程者也西山羽翼乎朱者也而何可以盡非也至于或為縱橫之說或為新法之行或流于空禪或涉于術數此皆異端之所必闢者也而其去道益遠矣勉齋作論以明之庶幾孟氏之遺意也以是而定偏全之案以是而明僭竊之罪則其例嚴矣以是而觀純駁之原以是而次師承之叙則其義精矣然而為君者治而不道擁虛器于上而治功因之不大為儒者道而不治託空言于下而道化為之不章則三代以下之君謂之治統可也雖不謂之統亦可也而陳同父乃以三代漢唐並論治道謂之語勢而遺本宋之諸儒謂之道統可也雖不謂之統亦可也韓愈氏乃以孟軻荀楊並論醇疵謂之因文而失心哉　我祖天錫勇智驅逐胡元得國之正駕湯武而出其上矣至論帝王授受之要觀心之幾精一之傳接堯舜而承其源矣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當熙洽之運明倫有典而敘承之義明敬一有箴而心源之妙衍撤元主之廟祀

凜乎麟經之筆削崇聖師於永明寵乎軻既絕緒言猗歟盛哉近續　皇祖之家法者此也遠承帝王之心源者此也治道之統至是合一而唐宋之君濂洛之儒不足言矣今亦惟總攬乾綱威行于夷狄而無一毫之乖戾得以奸其間則治統為之益大盛德日新功勤于終始而無一毫之怠荒得以乘其間則道統為之益光此草莽之所願獻者也

第二問　樂律

樂者帝王之和德也寓之聲氣之間而以神用者也故求之文者樂之粗求之本者樂之精何謂本性命之德中和之妙蘊之一心溫柔冲粹與太和之會相為游衍而自然之運以宣是天地之元聲也陰陽以序萬物以若充之海宇雍熙泊穆與合同之化相為渾融而自然之和以妙是天地之元氣也元聲元氣相含相應而樂興焉由是而器數可陳也由是而律呂可宣也由是而候氣可得也由是而制度可準也由是而

策　六

神明可通也由是而休祥可格也由是而夫順之治可神也而樂之功用大矣苟徒求之器數之末而不本之聲氣之元是樂以形用而非以神用也是樂之粗迹而非樂之精也而何以議興樂也今　皇上值亨嘉之運當熙洽之時久道化成民物咸若天地格矣禮儀定矣明堂建矣辟雍舉矣正興樂之期也而　執事下詢而愚敢無以對考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天之于萬物潤之以雨露而烜之以日月皆以形用者也至其陽氣動于地而有自然之聲雷一奮焉蟄者蘇而萌者茁此天之神也先王竊天地至神之機而因以妙夫感召之理樂之所由起也古樂之盛莫過于韶和德和治妙于上而元聲元氣應于下而感格之盛鳳儀獸舞孔子聞之而忘味季札觀之而嘆其天覆地載迄今雖玄邈不聞然循其義而想像之則冲淡淳麗之趣幽玄希澗之音洋洋乎若有餘韻焉盖可忘者樂之

策　七

文而不可亡者樂之本也大武之陳已為未善周衰樂廢新聲代變而英莖之治日以遠焉自今求之黃鍾者其長九寸陽數也當子月之半陽氣之潛萌而為一元之太初是天地之始氣也故黃鍾為律呂之原也其制準之天地而后作其義皆與造化而相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律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呂也謂之十二律者以應天之十二月也即律呂而定其聲高者為宮次者為商角徵羽

謂之五聲者以應天之五氣也即聲而被之器為金石絲竹謂之八音者以應天之八卦也以其相生之序則自黃鍾而遞之一損一益上生下生隔八以相成而律呂以全以旋相為宮之次則自黃鍾而次之陽律陰律互相倡和配之君民事以雜陳而五聲迭主自其調之不亢不徐而滑其平謂之中聲自宮聲之太高而餘聲損益以相應謂之半聲自五音之有窮而間亂以成之謂之變聲求之造化則律呂之損益以

八策　八

相生也猶之五行之氣彼此相生嗣續而不斷也宮之旋為也猶之春夏秋冬四時迭主其令而不窮也中聲之各得也猶之十二月之中氣也半聲之應宮也猶之餘氣以置閏酌盈虛而成歲功也變聲之間出也猶之明晦風雨之倏變神而不測也然此皆器數之末也大史公作樂書首序文帝之郄征戰罷興役而且稱嘆天下殷富百姓和樂意惟此時可以作樂而帝終始謙讓不肯輕任蓋惜其有興樂之會而無興

樂之志也是可以觀制作之原矣是故中和之極聲氣之元樂之本也律呂之數羽籥之器樂之文也有其實無其文謂之樂之雅可也況文與實之兼至者乎二帝之隆是也有其文無其實謂之樂之淫可也況文與實兼亡者乎漢唐季之汚是也是故必天子建中和之極妙雍熙之化以吾之元聲元氣與天地之元氣元聲精靈透液融徹貫通充塞兩間包表四極然後陰陽會精而畀神效靈大禮既備大樂可興於是

九策　九

求之器數即黃鍾之長九寸遞損一分以定長短取秬黍之中者一千二百容之無少虧欠以定廣狹驗之候氣而管灰之布協應不差稽之制度而權量之準齊一可則于是即新聲之未易變者以求古韻之可復先定正宮起調之殊被之清商清徵之間而其聲和矣因而被之簫聲簫聲和矣以定十六聲以齊八器高者抑之下者上之厲者平之靡者淡之自一器而奏之其聲平中而不差合衆器而調之其聲渾一而

不越由是奏之郊社則天地之精以洛際之宗
廟則幽明之情以通陰陽以運四時以序日月
以貞民物以和太和之氣薰蒸洋溢流布宇宙
參贊造化洋洋乎進於大雅之盛矣天地之神
氣聖神之神機感通之效非小補也今　皇上
至德妙勳華之盛至治神風動之休固與大舜
比隆也求之聲氣之元宣之律呂之蘊蕭部之
娀鳳儀之化可以復見此興樂之大會也誠開
局而命儒之精律呂者以求之孰謂古雅不復
哉

第三問立德立功立言

聖賢合大道于一心而其本立垂休光于萬世
而其文昭本者何存心法之精擴仁義之緒與
千聖相為授受者是也無本不立是故君子立
德以裕本文者何書是富有之業弘定保之謨與
天地相為昭燦者是也無文不行是故君子立
言立功以昭文然德業者其業廣功而非德則
為小康為近利不足以語可大之業而所以立
生民之命開萬世之治者不存焉實大者其聲
宏而文非德則為詞章為聲伎不足以語有德之
言而所以闡前聖之秘起末學之衰者不存焉
本與文而兼濟者固君子之所以垂休光本立
而文自昭焉又君子之所以務其實也穆叔論
不朽而以立德立功立言為言以聖賢所以軌
天下昭後世者胥此也而輕重本末實存其間
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是功之不可以已也必其
匡扶世道潤色太平以致萬世之治安是謂大

業大業則德之跡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
言不可以已也必其經緯天地匡救人心以垂
萬世之謨訓是謂至言至言則德之華也出其
德以經世則見之規制顯之紀法而大業以定
出其德以議道則所以闡明性原指陳化理而
訏謨以彰是德所以立本而功與言所以昭文
相因而非相並者也是故禹皋伊傅周召立德
于上者也達之治功與天地並運陳之謨謀與
日月並明是德盛而功言皆舉之矣孔孟立德

于下者也聞一貫之旨而與勲華合德立養氣之論而與平成同功是亦德立而功與言皆舉之矣嗚呼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功與言皆爲實德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功與言皆爲虚文是故自漢而下誇雄詞以文飭太平者代不乏人然而綜陰閉陽者不達性命之理五餌三表者不明帝王之術崔蔡而下又可知矣燕許開其源而六朝之淫艶未息王楊揚其波而俳體之卑弱未除仝白以下又可知矣幸有韓愈[illegible]

振藻于唐室説者稱其周情孔思若有以接往聖之緒言起衰濟溺若有以洗八代之餘穢然孔墨之並列則邪正之辨未分格致之不及則大學之源未晰其較龍翔而虎鳳翼亦浮誇之末耳雖謂之立言未可也而況于立德耶蘇子推其與孔孟並不已過乎歐陽氏揚詭于宋本論一篇庶幾反經之道朋黨之疏庶幾比周之訓然唐經之亂則非明倫之意濮議之阿則非正君之論其所謂論事似陸贄賦詩似李白者亦

昔鄭之餘耳雖擬之主術未可也況功德耶[illegible]乎擬之時孰孟軻非過許乎要之擊王不作道術裂乎以而實教第宜學術異乎下而實德家[illegible]放爲鼎之體皆合爲性微以自勝標末虚之理者拾扶擊御取高談言之迹正如歐韓伯有[illegible]谷之足音是以有取焉耳若揚之孔顔之其[illegible]其去燕石之寶懷寶之傷能幾何耶是故君子以功而參贊天地者其本不在弛張之間在于吾心以言而開示來學者其本不在于枝葉而

在于吾身德立于身心則在上也爲臯陶伊尹周召而翊贊之業謨訓之光與德並傳而壽世脉于不窮在下也爲仲尼子輿而刪述之功與笑盛之績與[illegible]並著而衍其緒于不替故曰施于事矣不見于言可也倚于身矣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是皆崇本之論也今之士大夫議論常尚名[illegible]而身心之實行恒出入于辭翰之途文學常崇聖賢而功業之建立恒依違于桓武之間要之雖可振耀于一時而未能垂光于后世也譬猶

故本實而黜浮葩培根脉而輕枝鄭則達性命之真源合天下之實理契聖賢之實學由吾心以達孔孟由孔孟以達禹皐伊傅周召而立德立功立言一以貫之否則枝葉燁而根本以撥聲容緎而實德以衰非士君子之所以自待者也雖然亦在乎司教化者挽回末世之趨以升於淳古之隆而已矣

第四問 治河

河之係于天下大矣治之者固貴乎有經常之

至計尤貴乎有濟變之達謀夫黃河綿亘數萬里之遠勢若建瓴而倒注中天下而分之是天地之血脉也宇宙之巨瀾也生民之大利也國家之襟喉也欲其鎮定固不可以不順其性欲之飛輓尤不可以不障其流故非經常之計無以詒其利于萬世非達變之權無以濟其艱于一時酌緩急之宜而量利害之等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焉耳矣嘗觀河之為水也發源于星宿之海而震盪為洪流任其決齧之性而變遷無定勢治之難其術尚矣禹自積石龍門而導之至海今觀之禹貢盖西北為眷東北為委大伾而下散入諸水大陸而下播為九河多其委流以殺水勢而其性底定焉順其自然者也自周定王一決于砱礫至漢決于胡子又決于館陶至太宗時決滎澤徙頓丘泛于澶濮而河始入大淮自是漸徙而南而非禹蹟之舊矣歷唐至宋遷決不常我 朝弘治間決為二道一自荊隆經曹濮達張秋入海一自祥符經歸德至

徐邳入淮隨命大臣治之築堤張秋而導之一縈蒙澤經扶溝穎亳諸州合渦河以入淮一鑿賈魯舊河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於淮而入海夫瀆者謂其獨入于海也河自東北入海則不偕衆流而可為安今障而南以一淮之水而受全河之浸而沂泗沁又從而旁注焉識者不待今日之決塞而后知徐沛之間當有魚鼈之慘也揆其故盖由 國朝海舟罷直沽之運常盈列淮浦之倉仍元人之故智假會通以濟漕故宋

禮金純開金龍口引河以達于會通而陳瑄浚
淮引河以會于會通以濟漕之不通至嘉靖十三
年　皇上以其徙魚臺決曹州遂絕徐沛之道
開趙皮寨引之于潁亳而横注于淮至于辛丑
徐呂二洪流浸斷絕飛輓不通隨復舊道蓋因
欲以之濟漕故逆其性而障之南而不虞其害
之無窮也丘文莊曰黄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
之利也又曰河決不可使之東一決而東則其
害不惟在于民生而且移之國計矣可以老成

之見而亦為此言豈長牧之仁心耶至于今日
為害有大者焉徐沛之下溢為巨浸而民因山
以為居房邳之間淤為大陸而畚鍤之功無所
施將順其東趨之性耶徙者二洪之枯涸可鑒
也而漕舟不通則六軍諸鎮之待餉者將何以
應需耶將亟與其疏濬之役耶則凶札之民可
憫也而飢困之餘流離尾瑣之民復可以重其
困耶是必審天下輕重之勢以為濟變之宜相
河道通淤之由以為疏塞之法發宮帑之藏以

重雇募則丁夫可集而疲民亦得食而自趨嚴
勤惰之稽以求成績則事功可興而游民不得
靡廩以冒費因地勢之高卑而相度惟審則開
趙皮寨孫家口以分其上流之勢察水性之迂
直而申縮惟宜則宜疏其下流以復其故道之
常然總理責之憲臣必得人如陳恭襄以運經
畫之猷如徐天全以奏平成之績可也分理委
之水部必用賈讓之策酌上中之宜用劉彝之
學運無事之智可也如此則不必假陽武之陸

運而漕舟無阻嚙之虞不必復直沽之海運而
軍資獲易達之利國計由是可稽焉如富弼之
在青州而流民受濟如朱子之在浙中而荒政
克舉民生由是可植焉是一舉而兩利者也雖
然此特救時通變之謀也若以萬世之計言之
莫如求禹故道以疏決之則東流既迅南流自
微九河既導淮泗自絕不數十年而兩瀆之道
於斯判矣之於飛輓之利　國家之所重者則
當有靈山馬家濠開新河以達於直沽由是疏

山河自麻灣以洩南下之水疏膠河自亭口以洩北下之水則豬澤諸水分决於二河之間則腹中永無枯竭之患漕輓無阻滯之虞黄河一任其東西之故道永絶決遷之害焉是一勞永逸詒生民萬世 之休雖與神禹竝稱可也此經常之計而未易舉也今 聖天子在上柔夏[illegible]德而豫昭格之本則氣順而天地之順應[illegible]山澤效靈而河流之[illegible]當不治而自安修文王之德而溥遐邇之恩則心和而民心之和應焉庶民子來而顛尾之勞當鼓舞而不倦此又愚生所望于今日以濟變者

第五問 理財

善治天下者不惟其有足國之計而惟其有經國之猷蓋足國之計生財而已矣下無不力之民上無不供之用而萬世奠安所以生財也經國之猷節財而已矣立綱紀以飭其下嚴出入以定其防而六府充溢所以節財也財而聚之則賦盡括天下之利不足以供上而益有以叢天下之怨財而節焉則無暴取之法自足以裕國而且有以得天下之心是故人君之生財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今夫財者人君所以安邊足國之本匪須好用之式不可以不理也不知裕財之至計而求之理財之故智則鹽鐵之議爲管商剥膚之謀舟車之算爲桑孔椎髓之術非王者導利之心也陸贄曰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言不可盡利以遺民也鼂錯曰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言當節財以裕用也昔者文王武王之興其國不過百里受命之君長交至于其庭而豐委積以待其來征伐之師四出而不息而裕糗粮以供其費如是而未嘗患無財及其子孫内食千里之租外收諸侯之貢而其用不足盖文武歛之以九賦而又節之以九式則雖國小政煩而其財不匱子孫既無歛之之法而又無節之之術故繼體守成而其財自竭我 國家當草昧之初繼元室之亂歛財之計甚疎而蠲租之詔無歲而不下征討之師日舉

而供億之費無求而不足帑庾有充溢之盛而計部無匱乏之告盖以紀綱整然于上而浮食者無敢濫以干于其間稽考飭然于下而靡廩者不敢冒與其内仰觀于昔可以俯考于今矣知昔之所由裕則知今之所由匱矣觀之今時國無不耕之民是生之者衆也野無不業之士是為之者力也宜其財之裕焉可也然太倉之儲以折變而坐損邉圉之匱以歳給而不支[illegible]厥所由議者皆曰冗官之不汰也冗兵之不練

也夫設官分職定制也而員不可省奚冗焉盖非官之冗而尸曠者之冗也國家歳收天下之士取官而去動以千百為輩然文吏無甘棠之澤而惟朘民以自豐武吏無干城之勇而徒營賄以干進如是則其員雖省不可省而無益乎民者也昔人以十羊九牧者誠為今日之弊矣分兵置閫戍額也而籍不可减奚冗焉盖非兵之冗而疲弱者之冗也　國家籍民以為兵充于内外者蝟聚而蟻集然授甲于閫外者皆紈袴之世胄而不能汗馬以樹勳廩食于轅門者皆市儈以羸脆而不敢彎弓以北向如是則伍雖省不可缺而無益于國者也昔人謂養兵十萬五萬人可去誠為今日之弊矣力役之征不可以已也是王公設險之大也議者以天下之財損于是盖非役之能損財也以發之未宜而稽之無紀也城堡之脩不相度乎要害之區則是傾府庫以填廬山之壑版築之興不程課其功緒之成則竭民膏以潤狼望之野若是而謂

力役不可以省乎工作之興不可以已也是王者除戎器之道也議者以天下之財耗乎此盖非以工之耗財也以董之非人而處之無度也監局之官或委任之失稱而有侵剋之奸營繕之司或游民之交集而有濫給之直若是謂工作不可審乎為今之計必飭官箴以儆冗傣而素飡者不能與練軍實以去冗伍而徒食者無所容大役之舉倣之周官而丕閫之弊必嚴其方工作之與稽之考工而滛巧之作必杜其漸

則不必與天下爭利而利無不裕內帑可充邊餉可足生財之至計　國家之勝算也然要其本則必以　聖天子神明之德照臨于上責之冢宰以振吏治責之司馬以精士伍責之冬官以省工役而總攬之綱有所歸而不失則以三年之餘為三十年之通計以制國用而蘇子所謂萬世之計在是矣由是軍伍益強軍餉益寡官事益治官俸益省取于民者日輕而天下之元氣實效于君者日奮而天下之神氣振用元氣以養神氣夷狄之情自順用神氣以衛元氣中國之勢自尊蓋仁義文武並用而不偏內外修攘兼舉而不累者也此其理財為王者絜矩之道而非徒多方以聚歛者愚生之見如此惟與進而教之幸甚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下

策

程策一道　儲蓄

執事懷經時至計以國儲策承學顧愚昧無以塞明問雖然常聞之善謀國者不貴臨事之應而貴先事之防彼立法制變崇本敦實以休養其國脉外不見其華綺而其中盎然充然盈溢而固結卒有緩急國勢屹然不搖是之謂先事而備量出以為入圖近而忘遠幸其事之未至則晏然以自安一旦有急起而圖之倉皇莫支所謂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是之謂臨事而應天下雄才英略定大事於呼吸者容有之矣至於積貯者須時而生須時而聚非先事而計焉斷乎無以善其後也何者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昔神農之教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鼂錯之說曰珠玉金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粟米布帛一日弗得則饑寒至矣故穀粟者王者之大用政

之本務也今夫千金之子多綺麗珍玩歳凶而罄廩則蹙然以憂貧無立錐之地轉移執事得升合之穀方且含哺以嬉故無衣之寒猶在卒歳日不再食人不堪命矣富有四海不能粒丞衆庶老稚非穀不飽矣其所係之重如此是以聖帝明王身居崇高之極而偲偲焉不敢一日慢小人之依尭命四子以敬授人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是為政首至於成周而經制大備王制歳杪五穀皆入視年之豊耗以三十年之

通制國用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其法以每歳所入析為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三十年則餘十年矣所謂古今制用之法莫善於此周禮又有倉人掌粟入之藏廩人掌九穀之數遺人掌邦之委積司救鄙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施惠可謂詳矣而又有遂師巡稼穡遂大夫簡稼器縣正趣稼事鄙長趣耕耨里宰令耦於鋤司稼辦種稑之種又何其

詳也是其既事而儲之若良賈善藏歸餘成積計日取盈也未事而勸之若家人長老督率其子弟晨戒趨事夕語勤惰也故當其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十一四方君長交至於庭軍旅四出以征不義而財計不匱及威王之衰猶擁虛號於上詘服强大國縷縷不絶蓋自后稷以來以農為國故元氣流而德惠布其澤不易斬也自後管仲倣之為平價之論歳穰輕斂則官為領糴歳凶重斂則官為散糶然

其志不在於富民而在於富國覇者之佐耳而斂散以通輕重之權則不可少也李悝又倣之為平糴之論中饑則發中熟所斂大饑則發大熟所斂然其志在於先富有而後禮讓戰國之士耳而提封以盡地力之教則不可少也至於漢文繼位思安百姓賈誼陳治安之策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大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何以餽之鼂錯陳貴粟之策曰

今海內為一而蓄積未及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經歲不制衣則寒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有以能其民哉

明君莫若貴五穀而賤金玉愚讀史未嘗不掩卷而嘆焉曰嗟乎二子固去今遠然其說則若為今日也是故隣家之言利害相及則為之色竦塗人之事成敗相類則為之心寒此有志之士所以欲踵跡而號跳於治朝也二子者亦幸文帝行其言民大富樂至元狩之初府庫貫朽

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天下殷庶財用充足於是得以全力攻逐匈奴城朔方築受降封狼胥絕大幕單于遠北渾邪右衽固以天下積安之久國本實而國勢張也使能固守成治侈心不生可久安長治矣顧將帥利戰而不及諸臣玩勝而不圖遂使地拓而民敝兵振而財詘于是大農錢不繼而楊可告緡出矣軍興不足而咸陽孔僅利析秋毫矣漢事幾有不可為者故愚以為元狩之强非盡將帥之功也而積安樂業者貽之謂之積貯之功可也及其末年之弱非積貯之罪也而開邊生事者貽之謂之將帥之罪可也自是彼耿壽昌之常平其初善矣久之豪右緣而為奸百姓苦其侵刻劉般議之隋文之義倉開皇善矣久之官之更代不常地之燥濕各異丘文莊議之不足論也降至於唐戶部則置倉屬備凶年而平斂價劉晏則置知院官報豐歉而酌貴賤是以元和之初財賦倍增戶口蕃息天寶以後恒業廢於板蕩

豪吏峻於誅求較之漢則敝矣至於宋置封樁庫於內殿以易胡首行社倉法於諸路以備歲賑先事之計僅見於此熙寧以後京師之發賑有限而河北之流徙無窮金夏內逼國勢不振而較之唐又大弊矣雖然彼雖身當其弊矣而猶不知其弊之所由也國之裂也由於民心之離民心之離也由於積貯之不預此千古一轍者也當事者不察其機也則以為食與貨均之財用耳奚得重此而輕彼也然愚常質之食貨

志云金銀珠玉其為物輕微易藏於把握可以周海内粟米布帛数石之重中人弗勝故輕資者易耗而重蓄者難散今指粟而謂人曰隋和之寶明月之珠也無不愕而詈者饑儢之極大命以傾雖有珠玉無益於生炊鬴為饎儢者斃而傾者起然則理人之所貴必不以彼而易此也洪惟國初經制之善首重於此令郡縣各立倉名之預備而以各郡羨糴贖罪者實之雖不同於周制而實則周制之意也夫何邇年以來上下玩愒櫃在而珠亡羊存而禮廢至於今日空竭甚矣往者饑饉少見於淮揚則無以備賑流民填委溝壑矣師旅初調於吳越則無以足食弯弓群聚内向矣當事者無以處之也則議轉借焉則議義勸焉夫天下之勢猶之一身病創於左臂而刓其右以療之勢必俱斃一方有事騷擾旁及是俱敝以自廢也轉借者非計之善者也千金之家雄於一鄉貧民所望而貸者而今轉貸以貸於吾者則勢亦蕭索矣是抬侮

而長冠也義勸者非計之善者也嗚呼則今日之勢亦急矣不猶膚華完具而臟氣消亡者乎是膚醫之所謂無傷而扁鵲倉公所望而走焉者也雖然三年之艾及今猶可蓄也是故求所以實郡縣者有二焉曰水利曰墾田夫先王溝洫之制旱澇之所賴也今隄防決於豪家小民圍於侵噬陂塘堰長之失業巡視程督之無法則饑饉所由興矣昔馬臻會行之鏡湖其利至今存也自鏡湖而推之群省可例也是不可以

不講也京東瀕海數千里萑葦之地也能築堤而別立農官分領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為沃壤矣天下可坐致富强也昔脫脫會行之南至保定北抵遷民鎮矣其跡至今存也自京東而推之群省可例也是不可以不講也邊鎮之不實者亦有二曰屯田曰鹽法昔漢文募民為田施行有序塞下充實今議者曰邊地不可便種禾麥恐胡人乘之而牧馬夫趙充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屡開沃壤彼皆為

之於師旅之間我顧不能復之於治平之時乎舍近利而不圖匱司農於飛輓敝政宜無大於此者是不可以不講也漢興以來邊郡轉輸率三十而致一後益爽之議興是以不煩轉運儲蓄充實今議者曰粟貴徵粟粟賤徵銀吁弗思甚矣蓋國初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藉治農以俟開中故商有積粟之風軍有益屯之漸乃公私兩利者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運糴益勞而邊餉愈匱敝政宜無大於此者是

程策　八

不可以不講也此四者皆經常之至計也雖然玩愒久則更始難利益大則期報緩是不可以責近效也求可以紓目前之急而為善後之圖者亦惟於成法加之意焉耳夫預備倉之制即漢文令天下得輸粟縣官以除罪之意也元狩之殷富太率由此而今之有司已積者乾沒而飭文移未積者折閱而充私橐是政之太敝也誠能做唐制設倉屬於內以總其網做周制設廩人於外以計其積銓曹稽之以殿最監司察

之以舉劾行之三年粟陳陳相因矣由是一方之饑饉可取之於一方而有餘賑一隅之師旅可取之於一隅而有餘糧天時不能灾兵寇不能困賈生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此其事若微而利實大事則省而功必倍者也今

皇上神聖明武昨者雲中告匱已賴安息然懲前慮後之策有司不以請廷臣不以言而乃啟自淵衷　旨由中出特命憲臣秉時初豐預糴

程策　九

以待是虞帝政在養民之心也是商宗有備無患之慮也夫當事之臣至於僨誤而乃煩

明主親為指畫顧復不仰體德意而竭心力以圖之是無人心者也此愚之所以拳拳於積貯之論也在書有之曰儆戒無虞所以保治在易有之曰包荒馮河所以保泰今幸

聖人在上民物阜矣治化洽矣休徵備矣蠻夷款矣而論積貯於豐亨之時若迂而不切者雖然志有之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夷狄為中國患自古有之唐虞所不能克是故市膏於晨製裘於燠言貴豫也桑土徹於未雨隄防理於未旱言貴備也豫而無益不病其為過計況或受其為益焉者乎備而無用不病其為善積況或有賴其用焉者乎失今不講至於事至而後起而圖之吾恐雖有智者必不能不藉箕斂而能聚九年之蓄也愚之杞人之懷如此敢獻為保治之助

曹太史含齋先生詩集上卷之十四

金壇曹大章著

五言律

送羅梅江父母喬遷之洛中

河内車難挽洛中詔已除王莚醴正設官路柳初舒歲月瓜期代春風棠蔭虛憂時惟賈傅空抱治安書

送揚安峰致政還楚

憐君新墨綬忽起故園情拂袖辭江縣懸帆入郢城青山行處待綠柳望中迎此日河橋別開雲天際橫

遊天馬峰

霞明渾赤兔石立訐青驄練影懸銀瀑鞭絲掛綵虹五花驕腴斗雙竹峻騰空曼倩金門客還疑立仗同

贈施梅池別號

幽人結交者池上有疎英索笑寒雲影題詩白雪情乾坤餘澹素水月共孤貞子綻春風後宜

兩玉鸎燮

咏荷花

紛飄天邊度丹霞水上逢花生潘婉步香散宓
妃宮卷畫誇吳下微茫似剡中高陽宜載酒山
簡有高風

遊西山

騎馬來仙界西山白鷺洲可憐秀草暮如在故
鄉遊短髩楊花亂畢居燕子愁夜光多按劍羞
向暗中投

賀倪九皋遷居

冊陽九皋予意度閑曠交遊多海內文
士雖雜之塵囂中盖能遐心而蜕迹者
新居卜遷晚長賢秀堂構復有承矣詩
以賀之

高人自清遠市築亦悠然愛客春生座敲詩月
在簾燕飛香棟雨蘭茁玉庭烟郭外湖如練流
光上短椽

壽倪九皋五十

九皋倪君予廿年前結客也忽忽五十
壽矣素業賈然意不沾沾然在賈不習
文然又知重文士故一時名儒多與交
游詩以壽之

柏葉開尊酒金花登勝春燈前逢獻歲雪後值
華辰在市心偏遠憐才意轉親書看蘭玉茂香
拂綵衣新

金山雨中觀濤

秋入一江冷烟横萬里陰有雲皆墮水無浪不
飛岑噴薄危天地奔騰變古今孤根自中植蛟
蜃莫相侵

咏暴月別號

寰宇中天月幽人得庭多清光憐瘦影華色靜
長歌楂海通銀漢梯雲近玉娥何時乞靈藥一
嘯入烟蘿

遊茅山

曲徑通玄閣輕車破紫氛忽疑身近日翻訝足
生雲野色松陰合烟光鶴影分石壼開可坐瀟

[illegible]仙群

送張鄉文之任

張君鄉國彦帝里喜同遊掛綬承恩去分襟別恩多渡江見桑梓到海靜兵戈時海上倭寇方熾歸我期來訪西湖聽棹歌予亦有歸意前進西湖

病中上距

臥病誰相問栖遲只自憐雨聲還入枕雲意歆依徙瘦骨高猷蚌椁賜細並蟬鄉心危更切絨汍踊承天

壽吳氏七十

市隱翔玄鶴堂開傍碧漪青松完節勁丹藥引年稀嫗居三十餘年春入瓊芝秀燈搖寶婺輝誕辰燈節後三日也兒家欣有子長慶駐慈暉

寄田石川

捲霧澄鯨海滄霞徙鳳城青尊饒歲月白首舊勳名蓬矢方週甲茁又自引庚顧言多壽考長結石川盟

晚憩茅山上宮

山房松竹深毛骨忽疎洗歆枕聽泉鳴開牕看雲起磵空月露落石出烟氛徒花飛送樽酒坐兵山禽喜

郭給舍少岡奉

命使藩省

每憶曾遊地胥山入夢思逢君欣語舊承命惜分岐家世風經古官聯漢殿儀佇看霓旆轉秉笏見龍墀

即扇景

此身渺何許四顧一滄洲露冷兩龍春風生蘆荻秋水光連日漾帆影傍天浮予亦忘機者相期伴浴鷗

遊茅山上宮

石磴緣空曲山堂出翠微畫欄風竹亂絕頂海雲飛麗句懸詩榜餘酣俯釣磯時因王逸少高眺竟斜暉

金陵道中

臘盡猶為客寒風送雪花亂雲千萬樹野火兩

三家膽落崎途險時催壯策駼前夫欣指報山
角起微霞

送李東渠之南都判院

出鎮乘春去周南花柳時象輿雙仗引金鑰五
驥番江上残兵甲呉中盛藺然君王勞訪採不
為覓靈芝

送別

美蓉在江上此日向誰紅送去孤舟月歸来舊
問風愁聽潮落處夢庚漏遲中况復衰鴻過緘

書洒淚封

代張水南送中侯

諫草留金鎖甘棠復鉄城路關迎爭鉞江國僉
雲旌浮玉廻瀾壯冷水嚼雪清永懷遺德者中
夜望台凉

贈一齋任嘉善令

出宰分南省東風下紫宸河陽花似繡崔令玉
為人文水遺風遠飛山化日新宣公垂杷在千
古意當親

題別號圖

桂浦滄江外煮皷平直秋幽閑依釣石清遠狎
輕鷗濯水疑逃俗聽風欲枕流無心相傍者来
性一漁舟

又

水國園青郭江洲起綠烟夢迷鷗鷺境望入海
雲天蕭瑟新聲斷蒼茫樹色連不因微炊発無
處扣漁舷

贈呉夢義歸歙

臥病華陽館飛来點水仙神人授瑶策高枕惜
旆編今古浮雲外乾坤短曉前何心問勳業明
月且談玄

留贈一槐

飄泊新城路蕭條舊角巾多君重文士乍見自
相親下榻軒臨水開莛花近尋同来况知巳孤
燭共論心

題潤菴上人手卷

空禪何色相住菴亦非菴大慈渾萬物乾坤一

㵎漫說法雨披棟潛光雲滿龕趺坐青蓮子真
機靜相參

又題畫即春景

日落雲氣深山空翠欲滴長松偃團蓋白日削
危壁山僧起上乘春色在禪寂寄云來參者忘
言意自得

又即冬景畫

群壑雲意慘冉冉雪飛濛山深鬼火青寒重鳥
石蹬逃禪危龕中焚香自晏坐豈知奔忙者多
少入迷路

暮春出西郊和韻

退朝聞燕雀在野見乾坤俯仰皆春事登臨亦
主恩濃雲酣樹色細雨潤花魂多病文園客尋
芳愧酒尊

遊湖晚歸

歸鳥度平川城頭火正燃一杯涼雨後雙槳晚
風前隔別秋俱半相逢月共圓酒尊須自罄境
上息烽烟

奉餞靜菴熏別玉泉燕尤

北冀萍方聚南吳棹已秋浮雲雙淚眼落日一
孤舟花鳥多春恨琴尊奉暮愁惟餘高士傳名
在故人儔

登泰山

八極掌中畫千尋象外峨鷄聲飛海日杯影瀉
星河玉乳凝花重香雲傍馬多殷勤拂岩石身
世記曾過

霧暗千山雨冰飛六月風客來問山下炎日耀
晴空時序仙塵邈烟霞畫表封下方翹首者羿
節九霄中

泰嶽流金電西瀍起王龍飛濤翻瀚海吐氣結
雲宮鱗隱文章象霧施造化功勝遊應不偶神
端得奇逢

上元月夜和韻

子美詩狂甚騎驢市上過燈花遲玉漏火樹濕
銀河夜月尊前滿春風客裡多君王行樂少梟
賦羽霓歌

玉簫雙引路人在廣寒来金湧瀛洲動波揺碣石開羊河多酒伴李白𢠴仙才為有陽春調韶華一夜回

久卧文園病憐春強自来二毛天地短五夜海雲開對月須呼酒逢人莫説才一尊悲世事潦倒放歌回

夏日泛舟陽羨

短帆明遠水随風過碧溪雲横松列障萍長浪生衣愁裡青春去忙中白日西愛山山愛我翠色傍舟移

又

六月太湖平湖中暑氣清青松影半落白鷺色全明波浪光揺夢星河冷過醒一聲漁笛静山外暮雲横

秋夕泛舟

秋水弄清漪蘭舟入漾陂幽人逢鷺狎短棹出花遲鳥下孤雲外山横落照時不須愁秉燭明月共題詩

十里河渚

十里蕙葭路花枝處處逢香凝蘭棹𩂯露瀉酒杯空翠玉珠盤上紅嬌平鏡中三千漢宮女面面倚春風

題簾

嫋嫋垂珠幌纖纖映玉房月高邀桂影風細度花香湘竹連雲捲春絲拂夢長輕盈飛燕子渾似在昭陽

題雙湖別號

疊碧雙開鑑臨漪小築堂仙人遺棄舫雲氣爰徜裳楊柳沙堤暗蕙葭水國長神魚定飛激三月浪花香

贈美人熏星曹北海

纖月鬬嫣然娟娟媚綺筵束綃迴雪嫋笑靨映花圓翠轉眉能語香飛意欲傳低回問訶客執與綵霞妍

送竹屏先生之任嚴州

少小曾同學憐君是俊才遲回初綰綬依晤惜

離杯客路衝殘雪官衙近釣臺還書在早晚飛
舄莫徘徊

奉和秋日萬封郎寄劉尚書

有客今三輔懷人值九秋詩成鴻鴈下腸斷廣
陽流露滿黃花徑月生芳杜洲尚書不可見閑
塞迥添愁

又

劉公當盛代勲業舊知名北斗懸龍氣君王問
履聲一從歸震澤終日對鵁鶄白髮年來滿悠

悠戀國情

又

萬古茗溪水清漣勝習池獨持郢客調數赴尚
書期竹裡山泉徧松間海月遲西風吹薜荔能
不憶當時

送馬汝言南還兼柬弟汝光黃子行義

行李裝龍劍飛蓬逐馬鞭牽衣不忍別斜景徧
山川路遠書難問情真淚易懸因聲黃叔度好
種汝陰田

同張後渠戎部顧株山都閫夜飲龍福寺
觀舞

暫息燃藜校來過大士家談兵聞馬援栽賦見
張華席薦珠林果歌傳天女花且須拚酩酊厭
散即搏沙

早春潘伯恩先生見過

子雲憐寂寞春早過東城一榻梅花冷半池楊
柳晴清言存古道雅坐見交情不厭傾樽椀還
來聽鳥聲

雜詠

五言古詩

奉壽高[illegible]翁六十

内舅高翁今年六十壽矣　主晏先生撰述高士每稱披衣齧鈌之流繕性冲漠抗志𢣉玄是以行超名崇而上古多長年焉柰翁志意淳朴克全天真跡鮮入城市不復知有衙府即今人也而比跡羲皇上矣行将與上古同壽詎不信然予内弟古愚諸君繪方朔圖爲壽索予詩因書此以弁於端云

甫里有高士即是桑苧翁幽居謝世塵避跡洮湖東遠謝金馬門抗心玄淡中錫篇面群山遠樹浮晴空芳朝敞壽筵俎豆春初融金母来致詞偃桃映頳紅咲之大冊成飄揺廻仙風結實幾千歲慶雲封禹重不啻三見竊綿綿壽無窮

晚泊魯橋

弭棹魯橋下涼吹起林越坐觖俯飛濤觸石噴回雪落霞芳草遠去鳥青天末黄河無緑樹千

主弄寮沈欣見高柳枝冉冉垂陰拂念茲長路遊跛病事金闕故鄉日以遠親知日以闊所至見虎游違人強親合之風黄塵多南望孤雲浮此時幽居子無言共明月

五言排律

賀南渠相公一品再考詩 有引

嘉靖庚申六月吉朔　渠翁相公甫屆壽辰再逢奏最天子重嘉勞績錫予隆縟適復鳳毛承蔭蓀蘇誕秀　國恩家慶駢集一時甚希盛也謹撰俚語聊攄欣頌云

岳瀆合靈灝龍泉麗太旻千年會晶淑昭代出元臣經綸彌天地文章邁漢秦巖求圖肖說嶽降瑞生申五百中興運三千大對陳清華曾遍歷樞要快先臻知己欣逢主披忠遂許身典銓從內閣拜相自成均養士菁莪盛掄才藻鑑神揮毫落星彩曳履到天垠路國聲名茂旁公宰輔貞八方生氣象萬類荷陶甄華袞圖琉王圖書墜鵲銀宮蓮分晝夜陛笏首趨晨甲第長安側沙堤太液濱直廬聯寶塌造膝踐文茵騎馬行西內懸魚侍北宸昭[illegible]鳳藻密勿識龍鱗寵盛情逾抑時艱志益勤報　君攄一德匡國結同寅旦奭謨猷協時翁徐少傅同心輔佐人咸謂今之周召云華夷屬望頻調停斡元氣屹立障頹津斷斷誠無二休休自可親居常泯稜角臨事見嶙峋溫室虛前席彤扉敞內門登庸一品久奏最六年新周典作元祀虞廷欽四鄰旂常銘日月幃幄靜烟塵鍾鼎書功日蓬孤首度辰黃封頒　御醞紫誥降　溫綸桃獻蓬瀛歲花迎劍珮春稱觴彤珠履七賦擁雕輪元奭年將半康九老會惟季元奭年方二十歲汾陽考未湮象賢雲楚楚蠡慶日詵詵池上方翔鳳天中後降麟公門盡桃李官閣茂松筠愚也江干賤誰云席上珍感恩慚國士頌德切封人駿業看重奏鴻猷諒未申孤衷欲煉石正色祗垂紳昊意栽培篤　皇心倚毗純璣衡旋泰運樞軸轉洪鈞佐治華胥上叩風太古淳芬芳應汙竹耆耇定莊椿除會原非偶勳華迴絕倫明良並千載福祿永宜民

賀黃東溪公祖五十壽

盧嶽鍾靈秀乾坤降俊英遥天来紫氣中夜落
長庚龍馬丰神異氷壺氣宇清喜逢初度近正
値一陽生　天子曾開卷銓曹特受纓鸞車花
外轉竹馬伏前迎地勝周三輔津通漢兩京功
高北固峙澤沛大江橫黃覇原同姓冊城舊屬
城簡移初視篆平反若持衡枳棘鳳聊止桑麻
犬不驚忠誠思報國愷悌更宜氓漢殿王喬舄
緱山子晉笙褒賢徵渤海指日上承明弧矢平
生志松筠仰祝情異時天北極頻望五雲旌

席上得中字韻

昨見瑶池席初擎紫貝鍾東華會仙子南極降
金童舞腕廻紺玉歌聲化綵虹丰神霽秋月咲
語生春風花露凝微馥鸞雲釀淺紅珠屏度輕
燕畫棟落鶯虫轉盻光流座回翔態逸空朱顏
謝脂粉金屋揭簾櫳始信傾城者誰言綉閣中
但愁秋易老霜色冷吳容

上壽嚴閣老

聖主垂衣日經綸屬上公華夷沾化雨海宇被
仁風伻烈伊周並奇勳稷契同明良逢泰道喜
起頌神功德業昭天地文章峙岱嵩養賢桃李
遍造士驥群空考績榮褒異承　恩世澤隆床
頭牙笏滿堂上綵衣紅放舞稱仙算持觴祝壽
翁願言千萬載調燮布春工

壽嚴介翁八十

中興當撫曆元老獨持衡一德天心合三孤化
本弘金甌登漢殿寶冊重周京昆命歸師錫嘉

謨表肆庭六符爛平正八柱列高明赤舄賡[illegible]
孫冊心烱自靈休休回大雅耿耿貫元精造膝
酬殊遇輸忠翊太平潞公欽黠虜范老蘊奇兵
鴈塞烽烟静鯨波祲氣清三朝逢景運八衮履
完名書考逕三倍重恩此六旌虔懷仍厚眷縄
典定逾增鳳詔褒書殿貂璫出禁城天題麟服
重露湛醁樽馨北闕甄醲沃南宮錫大烹楊劉
今軼駕裴郭古齊名敢負冊宸寵空懐緑野情
乾坤留一老日月照孤貞夾袋英賢入推車謀

餝行門墻餘後進桃李亦觚生頌德辭慙拙駈
緘意屬誠飛雲望天極中夜仰台星隆祉順神
得崇功父道成上玄應有相平格介千齡

詩十　　二十

五言絶句

即景

春舟蕩飛泉何處無桃李飛盆醉村沽坐看山
月起

聞聲

靜坐忽有聲疑是兩瀟索開牕見晴雲樹梢黃
葉落

詩十　　廿一

江南行送陳白野之任常武

江南雨晴春欲歇綠陰樹樹聞啼鴂使君別我洮湖邊斥帆遠掛荆門月憶君昨来金壇城滿城竹馬爭出迎星前露冕春郊遠花裡鳴渠畫漏清眼前俗吏務苛細民日多疲吏多事君乎為縣甫三年四境恬然稱善治刑清訟簡風俗醇民乃不知有縣吏湖南春水增綠波留君不住奈君何行上黃鶴樓坐看鸚鵡洲洞庭莚〻去趋急矗〻衡山插雲窗七十二峰如戟攢流影倒醮青天寒此中山水古云鮮君行政吴應不忝不見文翁化蜀年至今名與峨嵋遠湖湘歌舞想吾儂車輪月〻度春風吏知補衮思賢佐早晚朝端召晁公

七言絶句

金陵遊棲霞寺看梅有感作三首

赤蘭橋畔月光浮群玉仙人結佩遊環向任夫喧笑語鳳簫聲裡紫霞流

澄澄碧漢跨虹橋梟梟青絲拂柳條明月一天花似錦玉人清夜自吹簫

白玉為橋水似銀柳堤花市不勝春今宵月色依然在無復當時看月人

即晚賜扇景

江上高崖天際懸春堤楊柳綠於烟幽人獨坐褰幃久目送飛帆落照邊

贈吴守陽按摩

仙訣傳来雲水長百年生事一飛航掌中自有回生術海上空餘肘後方

京邸有懷

蕭條蓬室只青燈極浦佳人白首吟離思一江楓葉吟西風忽地起秋聲

即扇景

立盡東風草色青鴣啼日落暮愁生江流不斷春雲合一樹垂楊萬里情

又

懸崖駕雲開石屋蒼鱗老龍據玄谷三人相對坐斜暘閒看飛泉瀉鳴玉

贈吳夢羲歸歙

東平湖夜月橋秋風聲動大江潮故人只在黄山畔靄海鶴長天不可招

贈白慕月南還和陽谷韻

長河雲渺天際舟寒風短鬢吹清秋今宵話別十年前明日遠天孤鴈愁

君家依傍太湖舟作伴來遊玉闕秋却指殊方是鄉國沓疑君有遠行愁

瀛海潮生歸客舟玉橋楓冷帝城秋清音窈窕隨雲去征鴈一聲生遠愁

多君談咲伴行舟忘却萍蹤已一秋漫聽陽關伊別酒忽悲遠道動鄉愁

原缺第二十五至二十七葉

砥柱篇上祝

邱相存翁老先生壽

長河飛落崑崙巔奔雷動地龍門穿黄烟晝迷白雪亂滔滔真源不復還何年削出女媧石中流屹立靈根堅下蟠鼇足真四極上擁龍文揷九圍孤危定有神明護突兀常看日月懸天吳海若不敢度迴風歛態相盤旋恍如狂瀾過端于摐勔鄰走何能前又如退之文章孤標起頹

波又如姚崇勲烈八柱擎青天扶桑若木有時顛巍巍一柱元精全元精在地河與嶽元精在人壽且賢中興相公自嶽降柱石明廷赫具瞻雲霄辟立幾萬仞乾坤撐柱歷千年蓬萊殿上邑天子麒麟閣裡隱神仙斡旋氣化障狂倒坐鎮八紘常晏然佇看籌添滿屋滄溟田

壽荆野庄錦歸行有引

錦歸行壽野庄荆翁也野庄翁居仁積德既壽而康適仲子雲洲君登甲第歸稱慶焉鶴髮垂

玄鷺袍侍綵祥光嘉氣浮謌觴亙鄙人竊宦雖
莫從賓朋之後而馳神遥祝意象可想故歌以
寄情云
王闕金莖湛露霏游子承
恩辭帝闕桃花春裡泥金報桂子香中衣錦歸
長河千里星槎飛詰聳兩岸搖旌旗紅雲漸遠
白雲近南極相聯卝極輝祥輝高擁仙人樓仙
翁庒居清已幽郎君已署天門榜歲月新添海
屋籌天門海屋喜氣浮飡霞飲錐朱顔留紫萸

黄菊榮晚節淥洲白鷺皖清秋三秋華堂綺㢈
開十洲仙侶集仙壽正逢仙丈懸孤降兕後仙
郎捧擻田吹簫瀛女雲間出授藥安期海上来
會看
封誥乘鸞去銀漢年年滿壽杯
賦慕月赤壁圖別號
當年蘇君来赤壁一吊劉曹發長億勝遊今後
隔前朝空江不見吹簫客多少今人悲昔人坐
看今人又成昔晌肯番髮君如昨日明朝鏡裡秋

霜白多情惟有天際月年年秋望年年色兎入
山頭不改青蟾流江上依然碧有客不慕蓋世
功三分國土餘沙戟有客不慕擅時名蘇黄墨
蕩瓜魚餧惟慕清光結好盟瓊樓仙子曾相識
相看江與山坐忘今共昔浪跡風烟有短歌寄
身天地無長策世態浮雲自往来澄空萬古如
朝夕
順翁劉老年伯暨夫人雙壽
巴中形勝稱雄麗磊落奇峯插雲際君家甲第

聯雲峰乾坤錦蜀鍾靈氣玉堂學士恩光流者
死郎君亜醉遊蘭省仙翁早掛冠前作後述心
無憂華堂菊梅香撲酒紫誥金章雙皓首百年
禮樂在南宮千載蟠桃獻西母南宮西母壽筵
開郎君望雲思舞萊泥金喜逐青鸞報晝錦心
隨白鶴回同袍為歌南山曲飛向杯前侑醽醁
長年頋祝巴山齊山色還青鬓還綠

曹太史含齋先生詩集下卷之二十五

金壇曹大章著

七言律

遊茅山白雲觀

山深無處覓仙居石室回看薜荔餘嶺上白雲詎可贈枕中鴻寶自能書芝房燁燁開星藥竹户冷冷瀉露裾此地由來堪著述茂陵何事老相如

金山和吳崑麓秋暮思歸

在山時多還家稀欄閣都似故園扉天邊寒信初隨雁客裡霜華半在衣日暮乾坤催短鬢秋深鄉國與心違魚龍寂落江楓冷愁聽潮聲夜夜歸

壽蔡崖母七袠

憶昔郎君將髫髻思親因得共歸舡通家十載情同母高壽七旬身是仙細剪山雲供綵服長留江月伴孤嬋栢舟此日成完節佇看鸞封下九天

舟過湖溪擬遊浯山看荷花阻雨

昨夜新晴散綵虹今朝雷雨送長風花間無分飛朱鷁樹杪翻倐掛白龍杜甫衝泥愁太劇謝安着屐興全空歸來悵望經過處應有青山入夢中

祝冊徒尹張吉壽誕日

金山仙縣似河陽花裡琴聲散遠香帝里降神毓申甫漢家循吏見龔黃天人紫貝傳瑤島中使黄金出建章枳棘詎堪淹鳳翮回翔指日五雲鄉

又

霓旌一道試專城贏得仁風海內名自是列星歸帝夢豈無甘露奏西京千年燕國鍾靈氣百里吳歌作頌聲壇上只今笙鶴在佇看飛舄日邊行

送都紀姚麓居南還

絳臺仙桂白雲間萬里真遊五月還朝叩天閽瞻北斗夕乘風馭向南山烟霞正憶千峰碧

食寧憂兩髩斑歸去華陽訪茅氏石泶應許寄
頳顏
金山詠桂
市隱襟懷自不群閑庭寥廓挹清芬持杯金粟
秋風切對月幽香夜露沄靈種應知天上有葺
籬當與世途分湖山秪為探奇到邂近逢君又
羨君
又
纖葩細細飛金粟碧幹陰陰擲玉文南國騷人
堪結佩衆山嗣子自超群潮聲影落樽前月秋
色香生座上雲樓閒清虛仙子下長生杵就許
貽君
奉送桓僕明翁秦才先生年丈入
覲
朝元重看洛陽春執玉橫金上　紫宸紅杏花
明同座主甘棠恩重共州人百年清操寒飡柏
兩袖春風徧飲醇喜動　天顏敷奏入圖名麟
閣獨嶙峋

壽戴老先生八十
鶴髮酡顏八十強
龍函紫誥五花粧昔年官跡遼陽迥此日
恩褒翼軫光禮樂一家沿大戴君臣千載慶明
良懸知
榮壽開尊處冉冉仙雲海嶽長
唐脩撰冊封山東
天章燁燁下
鸞坡手捧
綸音寵渥多南去暫違清禁直東封應上泰山
阿魯郊地近
宗藩秀驛路春生景象和縹緲都亭一回首星
馳使節莫蹉跎
姚編脩冊封河南
龍誥新頒使命榮清霜滿地送君行一鞭咲指
嵩陽色三疊歌傳洛下情自昔儒臣諳典禮只
今文苑著聲名好將維翰規宗裔萬葉分封壯
帝京

七言律

春日金陵道中

此来不負踏春行此日尋春春已深笑折桃花還駐馬細看楊柳忽聞鶯青山歷歷雲天靜白学蕭蕭塵土輕詞客逢時應獻策文星光動五龍城

又

楊柳青陰生遠烟尭花紅雨點飛泉遊絲送馬依依舞香氣隨風細細傳何處樽壘依硐石誰家簫鼓發湖船星河人夜松雲冷哄問酒家乗醉眠

舟次錫山

西風蕭蕭遊子心片帆高掛綠船輕姑蘇臺上有明月閶闔城中多故人文章落筆三千字虎豹蟠胸百萬兵幸際聖明求士日肯教白壁玷青蠅

送默齋致政還鄉

五載承恩依輦陛一帆歸興渡滄濵踈陳紫禁辭龍極袖拂清風出鳳城荒徑菊松應久待故鄉水月亦歡迎盖將短鬓緇塵土白鶴磯頭謾濯纓

留别省中年丈

嗟予别去故人留紫禁清光好共遊並履星辰依北極片帆烟雨到南洲千年史筆惟班馬三代衣冠有召周歲月滄江甦病骨夢魂還遶翠

北風吹雲雲南飛小窓窺佇淚沾衣羈魂欲逐孤雲去病脉憐同弱線微伏枕經時違秣馬慈闈此日倚荆扉潞河秋色孤帆别盡省花開到紫薇

兩月清班輕去國一身多病乞歸田瞻雲白髮三千里戀日丹心尺五天嗟我孤舟堪下淚羨君並馬欲流涎秋風此去無多日敢向征鴻乞奇篇

送丁江皋之新都

殊鄉正喜逢知舊復送行舟潞水頭人去幽燕雙闕迥路經吴越萬山稠一官振鐸桐江日多士横經桂館秋最羨鄭虔能化俗徵書早晚下神州

送冉鉄城年丈司教嘉典

當年蟾窟憶同升此日談經悵别情北向黄塵辭紫牘南歸華髮滿簪纓山齋飛李行將茂水國烟霞望處生會待三鱣先應瑞佇看飛詔下

彤城

即扇景

野人最有滄洲情結廬水口幽且清捲幔霏霏雲氣泊開窓冉冉湖光明每看遠岫生新月時見扁舟来故人悠然身世亦魚鳥忘機共結林泉盟

金陵道中

萬壑寒雲結不開西風飛雪馬嘶哀石崖寂歷水花落松樹栖迷寒鶡来蓬鬓又驚時序改狂

才不與世情諧誰家結屋山中棚竹徑荆扉為釣臺

花朝步郭有懷

芳辰步郭試單衣舊日看花伴已非柳絮漫隨流水去桃花應笑故人違一尊暮酒懷明月十里青山共落暉卧病小齋長寂寞多情燕子幾時歸

又

二月郊南柳色春淡雲晴靄動芳辰霏霏花氣

偏隨酒嫋嫋鶯歌觧和人野舫醉乘明月渡芳洲情與白鷗馴武陵溪水今深許笑逐桃花欲問津

花朝步郭 和寄雯韻

東風緑草到平臺小檻晴臨曲磵隈月影上洲楊柳亂露香沾酒杏花開佳人步郭逢君飲卧病憐春強自来尋勝正當花度日蓝宫鶯蝶一齊四

泛舟注九 次水南學士韻

清溪窈窕入重湖湖上周圍列障多極浦飛帆隨鳥沒臨津建閣拂雲莪尚鄉惜別開尊送學士清遊鼓棹過賤子自憐長卧病喜從名碩起林阿

又

漫狎凫鷗泛碧波蒹葭深處海雲多千峰映樹清烟遠孤嶼横津紫石峨飛盖褐羅緑磴轉凌虛華鷁載仙過使君名重靈區勝文彩虹光貫曲阿

送別懷人

懷人正憶荊溪路開窓忽見銅官山此時去鷁矩行住明日飛鴻定往還落月行雲牽別夢愁秋卧病共沾衫相思況復西風急荷葉芦花一夜殘

又

江雲漠漠黯離筵沙鳥依依亦可憐病裡不堪頻折柳夢中應得上歸船出門影没即千里落日魂消渺一天秋水徹茫風色惡一帆何處望飛僊

登北城水樓

澤國孤城浮一水清宵漫興倚重樓風生蘆荻汀沙晚潮落関河海月秋病怯露華披短裕乱聞星變助新愁石臺坐看浮雲淨北斗光懸五鳳州

又

文園卧病久淹留杖策新城看水樓河漢星光揺素月蕪蔵凉意動清秋時危占象旄頭暗夜

靜絃聲鼓角愁短鬓漸看凋玉露欲將靈藥惜滄洲

湖上送別

君去三湖路未涯絃歌今夜共誰家暮雲惜別絲絲雨水荇牽情嫋嫋花南浦孤帆堪墮淚西風愁鬓易生華荊溪八月鴻来早銀漢無聲好泛槎

又

一杯酒盡各生涯悪説湖南是舊家聞笛傷情

折楊柳思君不見看蓮花窓前鬟影秋雲度夢
裡容光夜月華明發不堪回首望烟波萬頃一
星槎

賀嚴介翁考績

六最台垣相業高五雲常映紫麟袍丹心日麗
當霄漢黄閣風清靜海濤萬駿群空收國士千
官禮絶引仙曹金貂不數汾陽後池上春深長
鳳毛

又

匡聖功成壽域開天恩南極共昭回袞衣舖錦
明華蓋廟畧披丹照上台花近層霄迎劍履春
歸元鼎調盐梅三年玉筍班行遠惟荷仁恩遍
九陔

賀徐存翁壽

相公間氣鍾天地翊聖元功在鼎彝蓮炬出宮
分禁漏錦麟上殿晃朝儀廟堂正色千官肅氷
玉清襟百世師天為吾皇壽平格願躋夷夏邁
雍熙

又

上台瑞彩颺朝端仙掌高秋湛露傳御醴光摇
雙鬢緑宸楓華映寸心丹西垣造膝謨謀密東
閣延儒禮數寬草野寂生懷戴切每依北斗祝
長安

又

元宰蕭齊斗嶽高紆謨翊主協夔皋青藜夜燭
黄扉卷彤管春揮翠苑毫異域每從詢姓字諸
生何幸荷鈞陶紫宸夜夜祥光滿分照先應碩
輔功

送郭寶山總戎出鎮

斬將搴旗處處勲冠軍名姓舊曾聞班超出塞
先投筆郤縠登壇且好文海泛直窮蛟蜃窟山
驅深入虎狼群中原今有汾陽在坐見東南靜
島氛

送涵野公租按吴還朝一首

吴天鶻鶚横清秋使者歸来五鳳樓驄馬一鞭
楓色远法臺千尺翠雲浮彤車帶雨行江上白

筆飛霜入殿頭　天子臨軒親賜問國風十二
御屏收

送瞿慕川歸楚

才子西歸客路賖吳門帆影岳陽霞雲霄紫氣
三阿劍星斗銀河八月槎作賦宋平原自楚裁
書王祐舊通家瀟湘鴈度飛霜後為帶花箋到
海涯

送趙杜野之滁陽

春花城闕送星車諫草封題重禁廬冀北空羣

儁玉駿淮南建節賜金魚三千雲錦頻紆策六
一風才可並書青瑣舊臣懸斗望霓旌未許滞
江滁

又

海内文章瞻斗象禁中顏色散瓊珂邊戎太計
須才仗鄉曲高情柰别何瑣闥鳳鳴冊扆重江
涯龍牧錦雲多珊瑚勝蹟追豐樂佇看台星轉
玉坡

送郭一崖使琉球

青瑣才名重帝京金符玉簡獨南行彭蠡氣壓
波光靜象魏心懸曙色明憂國諫書傳舊草觀
風詩句擅新聲九重龍衮憑誰補萬里瑆天一
佇旌

送疊峰劉年兄歸省

一封情疏別金鑾千里飛烏促去鞍畫戟行花
春賜告錦衣歸第晝承歡前傳寒漠烽猶急雲
卧湖湘夢未安願把丹心酬白髮故人朝夕望
弹冠

胡順所見訪留宴

詞客當年意氣豪敲門夜半索香醪别來歲月
渾今日老去風塵欲二毛星檻露臺聯錦度玉
堂氷廠總仙曹春風瀟袖提明月莫負清歌子
夜高

又

春省仙郎春日來偶逢春宴解衣陪醉邀花月
移氈席笑攬銀河瀉酒杯江海浮蹤豪興在乾
坤知己病懷開不緑城閣傳銀箭肯放良宵一

原缺第十五葉

憐仙史客裡鶯花咲病身落日亭臺須盡醉西
山兵甲定非真書生看劍空憂國馬上狂歌傷

暮春

王驄金馬獨超塵約伴看花十里濱紫極班余
聊遣興黃金臺上欲酬身湖中公事同蘇子谷
口幽情訪鄭真聞說明朝還有約藉君佳句強

留春

詞客揚鞭衝曉塵將軍池館翠微濱泉通太液
浥靈氣花近層宵媚客身竹嶼行厨頻度酒桃

源小路欲尋真五陵車馬方乘興莫遣輕陰資

好春

天上霏烟接彩塵漢宮佳氣玉河濱追隨簪組
異鄉酒寥落乾坤到處身故國鴈歸悲正切遠
山雲盡看須真辦家兩度逢寒食花落龍城又

暮春

最憐紗帽逐緇塵漫試单衣問水濱花鳥有情
供小坐勲名無意絆浮身營荒細柳銷金甲壇
結蟠桃禮玉真世事秖今何足問賈生涕淚滿

江春

送蔡尚書之留都歸省

台星忽報轉瑶京虹象先占應石城八座辭朝
南國計五雲映紱北堂情江干花鳥憐重到謂後
轉南云海內文章仰舊名病怯清秋未堪送祇須
明歲出郊迎

送高南宇掌南京翰林院事

五夜綸章傳禁內十洲文象照江東天門拱日
明金馬秋水搴旗滉玉虹庭鵲乱鳴銀印合吏

人不到玉堂空鍾山佳氣秦淮月盡屬登臨作
賦中

代送給舍湯練川按南

省中牛采星辰動花裏旌旗日月搴幃幄籌空
青海箭文章光湧大江潮吳門羽檄飛猶急冀
闕烟雲聽正遥帝遣納言應有意願披民隱達
宸宵

李文麓冊封藩省

絲綸閣下紫微仙實冊金函下九天南國茅苴

冊土社北堂花誥王龍箋寒雲飛節燕山外春日題詩衡嶽巔豈是鳳池需染翰相公早晚望歸鞭

郭給舍少岡使藩省

九霄曳履排金瑣十月飛旌下玉龍上帝臨軒親授冊高堂捧誥特褒功臣時抗疏傳封草奉使恩光氣象虹萬里壯遊勞採訪歸來奏對大明宮

李翰林送親還鄉

白晝青春喧鼓旂封章天上借恩暉十洲仙侶雙玄鶴四海文星一綵衣把袂尊前鴻鴈去到家江上杏花飛旋勤為擬相逢日清禁詞頭莫久違

送郭柘岡長兄刺鄧州

長安雨後曉塵清太守朱旗照乘明已見楚材登左掖更誇荊玉重連城百花洲近褰帷看五馬車高露冕行郡閣東風范公業知君報政繼前聲

壽常州吳母段氏詩二律

延陵奕葉貴堪誇仙骨夫人鬢未華玉署清班雙玉樹金鑾紫誥五金花文推季子原吳國史美原妃出段家為問支機幾千歲南風五月許乘槎

又

詞臣賜沐奉潘輿伯仲才名耶更如春草心懸停視草（時仲史予告）冬魚養切早焚魚（伯史養侍）文星孕日應先夢彤管編時定特書今相有親恩賚異（元輔有親今上寵賜甚渥）即看蟒玉到華廬

白節菴載酒邀坐

龍城重見鳳臺盟浪說移家是客星白也詩才今著姓吳中佳士舊知名尊前鴈序肯雲色郢上歌傳白雪聲俠客翩翩本仙氣輕槎故犯斗牛行

又白節菴持扇索書

風流逸少自能書幾向牀前強索予飛去素紈憍似避（原扇失去故云）染來彩筆愧難如菱溪頻過懷

人棹草閣虛傳問字車御使西歸家一水好臨
河畔寄雙魚

贈江陰劉明府

江城仙令動星華昭代文臣第一家價重三湘
人似玉春生萬井縣為花楚材宜棟先分竹漢
殿徵書已及瓜先世莊襄今復見旂常勲績定
同誇

登君山

此攲飛觴不可停狂吾那辯竊時名王龍瀟漾
偏宜月金馬恢諧或是星楊子濤疑岐路泣春
申石似覇圖横不知多少紅塵客可向江頭一
濯纓

登君山懷

請看落照共登臺月練霞文次第栽海上長驅
靈蜃立城頭敘削玉蓮開杯疑河漢銀光瀉濤
帶蛾眉雪色來諸客盡髙河朔興獨憐袁紹不
相陪

贈曾白谷

兩世通家誼未疎中原賜姓更同初為儒不羨
栽花客學圃偏耽種樹書逃世雅同巢父谷草
玄渾似子雲居不知太史占天象可道徵星次
斗墟

江陰道中

芙蓉湖北古長河十載相違此再過雨過水如
銀漢碧荷邊山似剡溪多唱靈大博風前酒接
拍變聲月下歌應有鉅公干氣象上台偏照暨
城河

江陰蔺沈劍南季連江

蕪葭萬頃水如滙浸說仙舟御李膺投謁豈緣
干八座到来剛及禮三乘（時值觀音會）休文別去還
餘宅季子封時尚有陵坐客曹劉能作賦君山
何可不重登

贈塵遠堂靜菴

誰過延陵不上樓偏於詞客獨淹留雲飛片片
天於雨霞落層層海氣秋削出青蓮疑蜃幻攀
來紫鉢定龍游早辭簪組談禪者肯放紅塵點

白頭

七夕

織就綃霞散巧筵誰人不賦絳河篇最憐俠客
都門調動借佳期是隔年香散月紋疑吐桂花
開天漢走為蓮逢知此夜秉槎客只恐君平說
漢驚

計拙誰云巧可圖逢人且醉酒家胡銀河渡鵲
[illegible][illegible]淺寶月窺人乍有無七夕今年還是夏雙
[illegible]明夜便成孤不知相隔杳何許一水盈盈不
可呼

雨花臺

東風結識少年場輦道飛塵十里香杯酒有情
皆俠客烟花何處不春陽馬蹄腰裊褭珠箔人
面嬌酣倚玉床堪咲風流病司馬扶肩曳杖學
人忙

登齊雲

金堂萬仞倚重雲碧海飛甍日月分為劃天關
通一綫遂緣鳥道躡層穹珠從銀漢懸晴雨花

香爐峯散綺氤氲有祈靈宸藻在秋空五夜起
龍文

又

白岳仙人近有無勝遊聊得縱狂吾雲開萬朵
芙蓉出霞落千層翡翠舖倚石危臺渾削玉飛
空晴瀑盡成珠却誇扶杖登臨者漢客相如是
病夫

遊落石臺

峭壁千尋海上雄何年驅峙瀑溪東明星半落
銀河隘華蓋斜懸寶鑑空雲擁三山翔彩鳳濤
飛五水繞長虹况逢新雨高秋節翠壑紅生幾
樹楓

贈崔暘谷年丈

江門一水到新都萬派恩波屬大夫曾障風瀾
誇砥柱却懸星婺照氷壺（翁先任鎮江云）漢廷循吏隨
徵相鄭國遺良櫱並塗滲倒故人驚鬓改欲從
白岳乞卅爐

贈國醫中溪

遥尋瑶草躡仙都共説金丹屬鵲盧家近靈區因竊蘇名逃塵世故懸壺上池神水能玄照太古真銓得秘樞自解朝簪經歳久逢君病骨許全蘇

金陵遊棲霞寺看梅有感

綴雪飛香十里遊秣陵山色定羅浮霞棲片片芙蓉石雲構重重翠羽樓芳草吟詩宜馬上苍枝留客有壚頭斷腸不是聞猿嘯春夜松聲似昔秋

席上有懷

泉寰巫山入紫竹亭華結綺傍花明魂飛洛水嬌無語家住邯鄲少有名歌帶空中丹鳳下粧凝眼底彩霞生擣秋黄菊清尊夜天上仙人亦自傾

春日金陵道中

湖光倒接千山碧沙色平連十里青候鳥不鳴高柳静飛花散逐弊衣輕雲邊古道風塵與樹外層臺日月城習静不知春色老與君猶得踏莎行

送江布政心源年丈陞任江西巡撫[illegible]

江上高秋幾日逢中丞行劍出芙蓉西還畫錦金為豸北下天綸璽是龍三鎮提兵滄海晏尺書報績白雲封黑頭江揔歸朝日載酒維揚話別悰

飛来峯

青蓮白雪閙娉婷罔象神功太著靈織女支機河上石飛瓊倚玉月中屏雲根不斷西川色玉羽長懸發野星只恐凌虚復飛去三山海外自嚴扃

又

何處玲瓏玉竇開故尋幽勝特飛来煉成媧綺天邊落驅就秦鞭海上回松影斜穿明月裏泉聲飛傍白雲隈多因避地移深谷怪殺山僧却浪猜

奉贈謝撫臺松屏年丈 二

朝回天錫璽書来百越江山憲府開漢殿黄金旌左轄（翁先任浙藩賫卓異故云）吞武林纁斧建都臺飛霜

狼㹀澄南渤應象虹光燭上台共說勳名垂鼎
彛祗令須讓楚中材

又

春風御道憶同征海內高懸謝傅名三楚鍾靈
申降嶽一朝名世李長城東瀕坐使消兵氣北
斗行聽曳履聲潦倒重逢多病色窮愁應念老
虞卿

西湖次韻

絲管聲喧桂楫紛綺羅嬌漾碧波紋四山忽斷
中涵浸萬剎周圍半護雲樓閣長含滄海色藤
蘿盡帶紫霞文芙蓉十二仙人掌玉露須教飲
半醺

又

嵐靄霏空翠羽紛波痕輕裊藕絲紋梅花夢斷
孤山月貝葉香生六浦雲鳷鵲已非餘紫氣虬
龍太老抱星文最憐楓葉酣霜色斜傍衰頹倚
夕曛

桐廬道中

千里銀河天上源一篙清雀泛潺湲愁中片月
怜秋色夢裡飛濤怯病寬兩岸青山供伏枕一
江寒雨共開樽釣臺那復披裘客風俗漁樵自
結村

謝中丞邀諸年丈同飲吳山

霄漢風塵事已非開尊重幸傍清徽霜花寒晃
綈袍色霞綺晴添繡幰輝月出西湖人在鏡天
低吳岫座成幃盍簪此夜還千象應報台垣集
少微

贈凌雙橋母

華髮仙姑白雪操斑衣萊子綠宮袍九天題節
金龍額五馬貤恩翠鳳翱歲晚孀幃森古檜春
回御苑薦蟠桃彤編定勒共姜美貽燕丸熊擬
並褒
自天題節隻龍額盛典貤恩五鳳[illegible]

席上呈朱白翁大叅

棘闈春傍識朱雲疏草明光海內聞驄馬內臺
看正色紫薇行省颺清芬叅知宋制官為相梁

棟明時楚不群潦倒浪遊茗水上一尊何幸挹
台文

同中丞吳悟齋年丈遊金山得秋字二律

驄馬使曾淮甸肅紫薇省向雲溪分
晝戟朱旗閃碧游中丞霜色正飛秋詩篇剪雪
燕潮湧劍氣生雲抱日浮砥柱孤標蒼玉削迴
瀾細織錦紋流憂時未遂澄清意縹緲江雲起
暮愁

使君麾節下真州江上重逢得勝遊两地風塵
今對面百年意氣此登楼一天霞色中流楫鷁
里濤聲巨濟舟獨咲文園長卧病揮毫尚有綵
紅浮

壽無錫陸華野母　孺人

遊子言歸白鶴船裁雲製綵祝慈年瑶池春滿
花三月綺席生香酒二泉寸草庭前烏鳥下尺
書天上紫鸞傳金門狂史原方朔定有祥霞護
壽篇

春日朱鴻臚匡谷顧文學陵陽過訪得張

虛菴來字韻奉答

竹徑寥寥空碧苔雙星忽漫照高臺晤飛白玉
風前落舄度青雲江上來鵷尾青班原帝侍虎
頭詞客總仙才相逢莫問年來事唯有桃花似
舊開

和虛菴池字

流水飛香送酒卮東風行珮集瑶池愁心舊事
空桃葉作賦閒情自柳枝白雪正逢題鳳客青
春剛及放花時一尊暮色南山好明月清歌歸
未遲

賀孫吉菴六十壽

西望函關紫氣霏華陽仙吏解組歸霜花對酒
堪同老水鳥依人共息機玉曆歲週青雀降金
舟光化綵雲飛逖名自媿東方朔潦倒徒悲未
拂衣

壽朱晚湖七袠

京江遊子星雙鬓千里相逢眼倍明戎馬故鄉
行寓隱湖山落日酒杯輕竹節乘勝閑風月萍

栖論交好弟兄應是姓名仙籍上故交踪跡傍
東瀛

賀嚴介翁八十壽

鈴山千古會精靈萬壽師臣三代英神禹調元
金作鉉上台捧極王為衡烟雲麟閣開仙島日
月龍旂炳令名聖主中興專倚毗南華應為錫
長生

又

元勲上壽古今難跽奏天顏百倍歡黄袱蓋盤
頒御品朱衣獻頌擁朝官直廬近切金龍座賜
輦行過一笏聞時見中璫傳手劄萬幾代總勸
加餐

送錢竹野榮授南還預慶其父

南坡翁七十壽

青春錦綬到江涯獻壽開尊白晝華雲鎖南洲
高士傳漸分北固洞仙家便移九月為三月須
把菀花當菊花定有冊砂駐顏色護看鵬路五
雲賒

賦萬吏部洪都別墅

參差別業枕洪都聞道溪南天下無海上樓臺
秋並出鏡中魚鳥月同舖好將冠蓋名新里更
取郎官作舊湖漢閱祇今須汲黯西風未可問
蓴鱸

吏部名高啓事才當年抱膝豫章隈琴峽畔
餘流水吹笛樓邊尚落梅霜雪曾添乘興棹雲
霞常護讀書臺故園咫尺淮西地三徑風塵自
緑苔

草閣馮高盡漢封柴門終日鎖芙蓉如今過客
休題鳳在昔佳人暫卧龍水圻盆城分九派山
遺廬嶽散千峯歸心為寄長安月落向西江半
夜鐘

梁父吟殘海日昏眺看秋色起千村南洲太守
頻懸榻北郭先生獨灌園別後驚鴻開紫殿望
中猿鶴隔青門武陵未許桃花閉為待功成乞
至尊

餞桐陽太守擢徐州兵憲

五鳳遷書下玉京三山建節大夫行專城千里
多遺惠秉篆三邦起令名渡口攀轅霜月條江
流詠捍海潮生秦洲太守循良慣早播芳聲動
紫宸

秋夜宴集和崑麓二首

翠竹深深一徑分荒城客到掃門勤文園卧病
憐司馬草閣窮玄羨子雲世路只今多口忌詩
篇祇合避人焚十年館職求餘稿秘省惟存賀
瑞文

銀漢孤高秋色分星槎飛渡片帆勤十年意氣
今宵月一紙風騷滿座雲楚璞暗投堪抱泣秦
舡決戰計先焚盍簪更喜逢張籍太史應占奎
壁文

秋日同萬從川盛敬玄遊龍山賦烟光濱
而暮山紫得秋字二首

翠壑丹楓照素秋千山暮色一尊收斜陽入座
霞凝酒飛鳥依簾雲在樓連壁高才誇倚馬從
川敬玄傍湖小縶欲盟鷗夜來虹氣千星象栖

憶當年玉輦遊
尊前風露動清秋天畔孤雲落照收四海交遊
吾抱病萬山烟靄此登樓晴驕島嶼紅啣日暮
入沙汀白醒鷗為閑十年渾似夢岩花猶待故
人遊

七夕喜雨

七夕新蟾太減輝滿天雲雨正霏微還從雲漢
源頭瀉疑是巫山夢裡飛星渚波搖機石動海
門潮潤客槎稀直須漲斷明河影不放天孫渡
鵲歸

送虞秕軒之來昌司訓

故人綰綬下滇州萬里風雲屬壯遊明月孤帆
天際影啼猿落木客中秋心懸魏闕迢遞隔手
拂蠻烟次第收無柰頻聲催棹去離情流水共
悠悠

上秦明石郡侯

緋緋五馬舊諸侯三載專城領上游自是扶風
當漢屏豈無甘露奏神州海潮夜白千山靈砥

柱中懸萬里流莫道歲星人不識赤舄早晚鳳池頭

送安龍源擢刺

五鳳遷書下玉京樓船飛渡大夫行江城雨色三山潤錫縣茗香二水清（公署舊錫有令名云）岐路驪歌霜月添中流簫鼓海潮平泰州五馬行春後早晚彤墀起荐聲

送胡劍西歸省

綠衣新帶五雲光此日承　恩下玉堂一念豈辭千里遠双悕同慶七旬康佩聲初出星辰上劍氣平分翼軫旁　聖主只今多顧問莫因桑梓滯行裝

又

烟含嘉樹禁垣秋無邪仙郵不暫留時論獨尊山斗望古稀同進海天籌一身忠孝持人紀千載文章重國謨省侍竭來當速駕直廬清夜待詞頭

李中翰冊封湖廣

五夜龍光騰寶券新承　恩命出彤墀冊楓入望添行色粉署凝香起夢思去鴈遠隨衡嶽上歸帆獨傍楚江湄緬懷　君父情何極指日應須到鳳池

送魏給諫歸省

滿袖天香出瑣闈封章手攬夜騰輝啣恩祗役馳冊節獻壽榮親舞綵衣梓里益增門位重楓宸應覺諫書稀何時定發歸朝興佇望春江晝鷁飛

送熙所夏先生任鄭州別駕

鳴騶宛宛出　皇州驛路新涼已送秋卜夏千年餘藻思王祥此日更風流嵩南雲樹浮嘉氣洛下聲華起壯遊我亦平生懷少室因君極目望東周

春遊呈林對山先生

春遊不厭馬蹄遥貰酒尋芳度小橋野岸梅香通上苑禁城簫韻近虞韶投閑未若嵇康懶玩世寧同許子瓢清暇知　君多古調不妨佳興寄

漁樵

寄戴少梁

西湖一別兩經秋每向寒雲感慨衮臥病幾看池上月探奇同入海西樓扁舟何日逢安道岐路長時愧馬周獨倚京華望箕斗灌花漫爾學忘憂

題瑞鹿隨車圖贈秦郡伯

五馬行春政日餘清風鼓拂動郊墟山川不改原時秀麋鹿逡從長者車故館獨憐遺舊跡官庭猶得伴閒居爰知福履由臻入莫戀嘶花倦押書

贈張博士

明廢風中萬木稠送將尊酒送行輈半窓皓月虛塵榻千里寒雲憶敝裘榔色宮墻空嫋嫋山光驛路自悠悠憑高不用頻回首惟待賢聲入帝州

雙壽崇封

嚴慈耄耋秩三臺 天壽天恩晚益培太乙書

遊玄鶴下雙成錄駕綵鸞來婺星南極千年並玉軸金文五色裁八座畫臣時舞綵孝誠猶自賦南陔

賦

盆池魚賦有序

支離子避世金馬之門越歷年載丙辰之歲適有采薪之疾棲於李君之廬廬之右有隙地一區偶因行樂輙一至焉中有培就培甃池茯廣袤丈淵渟可鑑嘗有餽君生魚者即不忍亨之置於其中朝晡二時飯已以其餘粒飼之拊其石則羣聚而浮於水若與人相

狎者比以為常支離子曰爾何樂於是耶君曰子非予何以知予之樂也直以是魚之樂得其所爾奚其樂奚其樂子如有言僕願聞之予曰諾聊因伏枕應以斯文

天地好生萬物以成蠢爾庶類各肖厥形雖賦予之不齊均挺異而含靈覩鱗介之游泳觀羽翼之騫騰或潛伏于太陰或飛翥于高冥雖小大之分殊貴得性而忘情若夫鳳翔千仞鵬摶九霄神龍巨鯤海運逍遥徙若移山噴如驚濤

羨無心與物競胡異患之能撓相盆池之儵魚稟冲穌之土德謝主人之侈惠藉餘波而假息方彼魚之在轍冀蹏涔之已足矧盈培之渟瀅乃優游而縱逸日相羊於其內行千里於咫尺雖蒙恩於曲全終眷戀於川澤於是支離子詢於浩然主人曰爾有樂於此者乎蒙竊惑焉敢問盱安主人曰仁者不遺於一物矧茲含氣之類乎子獨弗見蟲能累葉而却患蟻知出垤以求生雁啣蘆而避繳魚吐墨以遁形爰以矜其

呴沫而就斃非掠美以市名廼命童子曰經曰營因凹為池復甃之平引以滄浪餌以香秔或潛在藻或躍在萍胃以魯縞瀺灂何驚予固樂夫魚之樂其有樂於魚者耶子之謂矣無乃異乎支離子復趨進曰譬諸禽鹿嗔而見獲非無嘉蘖更饒美穀跪頸觸敓頓纓躑躅若赴蹈於場火豈芔夫珍芻而玉食每紆思乎冥冥長寄心於遂遂嗟此微蟲兮性罔不同我視洋洋兮彼則顒顒允矣仁人兮哀此阸窮放諸江海兮

柰顧斯終主人聞之始焉而單卒焉以喜爰揭
其裾載曳其屐取以懷之遵江之涘乃為詩曰
步江上之芳洲雲澹澹兮水悠悠渺一望兮千
里惟白鷺兮沙鷗覽物性之容與兮蓀何足以
淹晉舍旃舍旃兮任遐逝而遠遊爾乃揚鬐奮
鬣蜿蜒跌宕烟霧縱橫倏忽萬狀繁髮鬅其若
神排蓬羈而直上扣寶歘之砰磕踶陳辭而來
賦曰恭承嘉惠兮渥且沛兮紋蚉負山兮弗勝
戴兮何以報之兮隋珠鄭珮兮君子萬年兮而

無艾兮言既則萬籟俱寂寥然天宇風恬浪平
一無眄觀日隱隱而御山月朧朧而印浦擘騑
象而旋歸永陶陶而樂胥

賀劉漸齋獎勵幛詞

伏以京口古稱雄拱留畿而作鎮洪都今號秀
際盛世以生賢五雲初拜命於銅龍百里乍歡
迎乎竹馬治政處成於朞月褒書早下於巡臺
允占經國之才預卜台垣之彥恭惟即諫議漸
齋老先生閣下柱挺鄰庭玉生崑圃鄉書魁選
鳳摶時名制策條陳高標甲第向瓊林而錫宴
來赤縣以宣恩玉立金相久負廟堂之望鸞翔
鳳翥暫淹枳棘之栖鋒芒逈脫於囊居器宇大

成於家食是以臨民立政先端本而澄源理劇
治繁善提綱而舉要引經折獄守法弗阿按籍
審差越宿遂定展經綸以濟世體國如家引恫
瘝而在躬愛民猶子牛刀初試絃歌倏已聞聲
鳧舄纔飛土俗恍如素練恪守官箴三事頒行
演詔六條匹休前史之循良綽攬當代之譽望
澤沾甘雨棠布濃陰德溥陽春巷開淵縣宜其
民懷茂宰感孚祗覺已深由來石動端公旌獎
奚容少緩準擬剡藤之首薦佇看喬木之高遷

青瑣烏臺刻期已近綠槐紫棘豉足匪遥莊生
賦鵬運南溟豈直萬里萊公詠鷁舟横水姑待
一時某通家幸附阮咸久敦年誼受賜實同河
潤近接隣封當夫僚寀徵言敢辭菲陋因于縉
紳胥慶聊效芹忱塡新調以代歌謡獻無詞而
祝台禺　詞曰祥烏曉集門前戟報喜事臨前
驛飛騎為傳霜府檄數行褒語盈筐釆幣特奬
河陽客○雲霄縹緲雙鳧舄常見朝朝謁文石
掐日聚驄馳紫陌手持色深舜裳待請纓

八詞　二

剛席

右調青玉案

曹太史含齋集十六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曹大章撰大章字一呈號含齋金壇人嘉靖癸
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廢疾罷是集凡文十三
卷詩三卷多慶祝哀輓之篇應試策論亦悉載焉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一）

〔明〕姜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姜鳳阿先生文集序

弘正而後士大夫高駝遠騁禰檀左而鼻
先秦史遷以降無述矣彬彬者可指數也
乃其獘流而為似龍出之無所自而施之
無所當六季之習則茅靡矣膚立矣巧者
猴棘端侈者繡土木不佞于其間粗亦曉
所趣舍以才薄未盡合也求之天下而又
鮮所真合也則不能不抑而宋氏之思宋

氏之若廬陵洪州也雖不得暢于格而得
暢於情與事雖然猶未暢於理也以子雲
之愈深愈晦而退之之或離或合也則又
不能不進而濂洛紫陽之思非謂進於格
也謂不以格囿也濂洛理而簡紫陽理而
詳詳則已易盡人易知吾夫子之訓曰繇
辭焉以盡其言而所謂辭者達而已矣又
曰易知則有親旨哉蓋余晚而始得其庶

叅省一人曰姜司寇先生先生少為諸生即慨然有志聖賢之學及其成進士入讀中秘書晉史舘諸應制酬物之作斐然矣而是時毗陵公以其學鳴於野先生摳衣從之華亭公以其學鳴於朝先生又摳衣從之自華亭之稱先生知已則見中權相出僉蜀臬副八閩憲雖皆治學政而中間一叅省汴洛天下始猶以不素習吏事難

先生而先生出其緒應之從容笑談束悍王之恣睢於股掌及華亭久在政先生入佐銀臺領成均益大發舒將欲有為於世而又見中後權相以萋菲罷先生了無所芥蔕惟益勵志於學而時出其緒以成文章天下爭模楷之然以先生為毗陵高第弟子其學者有所根抵而不知先生之學深造而自得之者也今其書具存其舒雅

閎同官幸得相與朝夕睹公所論著處其實不處其華直將以大治而鑄歐曾應響毗陵不說而逮肖者也其後二十年所始得覩集之大成其間論道者什三經世者什七即屬辭汎應非近斯二者不談要皆根于實心典于實學含章時發則為實言寧為清廟明堂毋為棘端槲葉何以故貴其實用故也夫文由心生心以神用以文

役心則神牿以心役文則神行牿其心以役于文則棘端槲葉者之為吾懼其無實用矣抑公之實用非直以其文嘗觀其在蜀在閩在成均功令不煩而多士顧化藉令究其所為大用者又焉往而不宜如將以是集觀公猥云至矣非其至者也其緒餘也雖然此有由本也毗陵故為華亭所推轂而分宜亦有力焉及其善處分宜皆

矣圓矣公受毗陵家法固當利方為圓胡為乎一失之分宜再失之新鄭枘鑿異矣惡在其青於藍竊惟圓而神天道也故不可窺直以方地道也故不習而無不利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語文之至者其惟至靜而德方故謂毗陵得其妙用則吾黨有實無心者所不能窺謂公得其實用則先得我心矣

萬曆乙酉日長至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同籍汪道昆撰

姜鳳阿文集　總目

卷之一
初稿
卷之二
中秘稿
卷之三
讀禮稿
卷之四
史館稿上
卷之五
史館稿中
卷之六
史館稿下
卷之七
西川稿上
卷之八
西川稿下
卷之九
周南稿上
卷之十

周南稿下
卷之十一
八閩稿上
卷之十二
八閩稿下
卷之十三
銀臺稿上
卷之十四
銀臺稿下
卷之十五
南雍稿上
卷之十六
南雍稿下
卷之十七
家居稿序上
卷之十八
家居稿序下
卷之十九
家居稿　壽序
卷之二十

家居稿　記議
卷之二十一
家居稿　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家居稿　墓誌銘墓表
卷之二十三
家居稿　碑傳賛跋
卷之二十四
家居稿　祭文
卷之二十五
家居稿　疏一書上
卷之二十六
家居稿　書中
卷之二十七
家居稿　書下
卷之二十八
留部稿　奏疏
卷之二十九
留部稿　序上
卷之三十

留部稿　序中
卷之三十二
留部稿　序并雜著
卷之三十三
留部稿　記
卷之三十四
留部稿　墓誌銘
卷之三十五
留部稿　碑表
卷之三十六
留部稿　傳
卷之三十七
留部稿　像賛　祭文
卷之三十八
留部稿　書東上
留部稿　書東下

姜鳳阿文集卷之一　初稿目錄

別賦　并序　以後諸生時作
先君石溪處士行狀
亡妻劉氏墓誌銘
劉復橋先生六十壽序　以後鄉舉後作
閱太碩人節壽序
李守耕六十壽序
北山張翁六十壽序
贈僧官無碍上人膺選序
題忍菴李公七十壽圖
與金沙孫氏婚啓　代
回諸葛氏婚啓　代
李應虞墓誌銘
祭南山婦翁文
李邦江先生祭文　代
御試策一道　以後會試後作
奉荊川先生書

姜鳳阿文集卷之一 初稿

門人晋江張治具編次
同安林一材校正

别賦并序

以後諸生時作

菲泉先生令曲阿幾二年而徵書至士民啣仁並用懷感乃十月哉生明肅戒徂兩爰事北祖衆乃冢呻户號行悲路泣盖呱呱之去其親靡是過焉僕猥以東陵之質怪石之姿伏肙西山之礐兼竊夜光之眄因心則至義不自勝遂擬江文通作别賦以餞之雖於德業之詳未及條著然以展羣志於無言發孤憂於鄙義則可謂云爾其辭曰

逖有一君子兮式展采錯事於丹陽禮百爾如不逮兮視萬姓而若有傷既駿恩之覃布兮亦弘化之丕張士濟濟而穀似兮衆欣欣以樂康僉曰庶撫我於有永兮而徵書遂亟下於　天皇月司青女序遂朱光箕風動天王露飛霜乃遂襲温恭之黼衣披禮義之黼裳驂周王之騄驥駕唐公之驌驦去小往於蠖屈即大來於龍翔雲旗兮離離和鸞兮鏘鏘去鼓兮闐闐轉旆兮央央於是赤子雲蒸邦人雨集白首攀車青衿卧轍咸悽悽以告留並耿狀而與惻涕滛滛其若霰心坎坎其如結念一借之不遂重千里之為别兢靡靡以忘遠復遲遲而佇立對高風以動容望長楸而太息獨鶴兮朝淚饑鼯兮夜泣蟋蟀兮宵征鶤雞兮宣嘶鴈度雲兮嘹戾蟬含風兮蕭瑟視莽蕩兮無光仰寥廓兮寡色既而素席徹夜肅裝戒晨揚袂東野發櫂西洋或振楫於淵客或飛帆於榜人獨行行而轉遠衆依依而彌親若乃遵北渚辭南巒雞峰去鄴鳥道通燕過長江之浩浩陵大淮之漫漫目遠城之杳杳陟脩路之綿綿至若征馬望嘶晨雞載鳴離思百族愁尊千傾微煙眇兮遠山黒殘月皎兮近水明天晃朗兮去意懸雲慘淡兮居心驚露湑𣻍兮萬感集風飄盖兮千愁盈袂分手兮淚隕軾言促膝兮悲填膺或神留故邑念凄其之衆庶或情往新

塗懷琬琰之華英或愛不可援息道左之雅引或眷莫能已綴河上之悲聲或聞憶月之渙衍輙茹嘆以含酸或聽采菱之嘒戢抑亡寃而傷精其狀則惚恍侘傺壹壹若孤獸之騁其聲則喑嗚歔欷嚶嚶類思鳥之吟其飄揚之亂緒則紜紜紛紛如飛浦之落葉其蹇産之鬱憂則嶄嶄乙乙似隱洲之槃陰又若行艫既遠歸僕已痛離形欲痒愁心先枯促促去水上之影遥遥見天際之塗已焉哉曠野蕭條而斷目層岑巇崎而喪吾矣亂曰湯湯流水日以東兮從從遠人日去儂兮駟蟜云徙道何從兮獨言遐想恨[illegible]兮安得潁川返冠公兮使我有衆愛不忡兮

先君石溪處士行狀 甲辰

先母孔氏以正德十一年辛既葬於唐溝之新塋矣越二十九年先君石溪處士復捐我諸孤将以嘉靖二十三年三月有四日啓而合窆焉是用以不朽計仰丐一言於方今之有道者謹錄行狀如左

先君諱某字純甫所居有石溪因自號石溪先世溧陽人元順帝末年始祖諱某者避亂江左遂家丹陽之滕村自始祖及先君凡六世皆隱不仕云先大父諱某弘治間出粟賑饑例授七品散官先祖母潘氏先君初學舉子業既而以多疾廢然非其志也每嘆曰予即不果業於儒子子若孫者當繼予志故平居不務生殖而專事義方初先君之代先大父綜理有家也不為私蓄有古人風先大父先祖母迎喪居之率以禮歲時烝嘗有言及先公者往往泣雙下先母早相棄寶兄弟姊妹幼孩且眾並煢然靡依父之娶今母金每秋冬之際輒令進而前手驗其挾纊之厚薄先君志遠邁而性閒曠暇則寄情卷帙間是以能博通文史旁及陰陽卜筮之書或生計時有不給亦充然自適不一日戚戚也或勸之耕則笑曰君子當禮耕義耨爾思用是農夫耒耜為哉其教誨寶兄弟必以正每有過即怒呵之甚則繼以箠楚雖抱子不貸也仲兄暨寶累試南

畿皆不第先君則又温顏慰諭之俾毋替厥初先師越菲泉先生為丹陽令每稱為待封君而以良善旌其門先從父曲阿府君授任古田卒於途先是姻友資之學而責其償於官者且千金比家人以喪赴衆譁然若將分其有也先君病之責寶暨仲兄為之治其喪撫其遺孤寔相協古新沈君今同知鄖陽府事者以義風示有衆而寬之未息無負家亦以全歲辛丑忽謂仲兄寀曰使寅也業爾詩爾教之又謂寶曰使宋也業爾春秋爾教之寶二人者跽而請曰有大人在兒何敢先君曰勿多言第分而教之倘其有成勝以祿養矣越明年春三月清明當掃先墓先君患寒疝衝風雨以行翌日有從弟某者患時症復強力往問病歸而以傳染竟不起嗟乎予先君之居於鄉也鄉族有詭隨不義者必以法言切戒之子弟有佚游不績學者必以善道規率之宗黨有冤抑不平鰥寡無養者必以恩誼倡導而周恤之小大有紛爭莫與釋者又必剖分其曲直而情曉之理諭之公私有疑不能辨者待先君而決予鄉蓋不可一日無先君也況寶為之子者而終天奉違其私痛能已哉先君生於成化丙申五月十三日卒於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七先母孔外大父同邑孔成三外祖母諸葛氏母性至孝外祖母嘗有危疾不及

泣而發明馬先君督運大木於京期而未返母憂思疊
以疾卒生於成化丁酉七月十六日卒於正德十一年五
月三日享年四十令母金武進人實兄弟五人長寔娶同
邑賀氏次即寀娶金壇虞氏次即予實娶武進劉氏並先
母孔出劉氏後先君一年卒次即寅聘同邑傅氏次即宋
聘同邑黃氏並令母金出姊妹四人長適武進謝元貫先
一十五年卒次適同邑邵夔後一年亦卒並孔出次適武
進薛季龍次許聘武進吳培並金出孫男六人士亨士京
士度士馨士鷹士言嘉靖歲甲辰春二月既望不肖男實
泣血謹狀

亡妻劉氏墓誌銘

予妻武進劉氏劉之先有諱敬者　國初以才行舉於
朝同知敘州府事四傳而及予妻之祖府學生璘璘生子
二人長曰錫為予外舅外舅字壽卿別號南山正德間例
授一德府引禮舍人南山君娶趙氏山西按察司使趙公
敔之從孫鄉進士趙公夔之妹也趙氏無出側室謝氏者
實生予妻予妻之生與予年月皆同而先予兩日予家與
劉氏自予先大父以來皆以年相若稱異姓兄弟故予亦
以同年生得婚予妻予妻生未周月其家人來予父與之
締姻久而未遂也嘉靖歲庚寅予生十有七年矣出試
為童子第一人補縣學生予於是始委禽劉氏辛卯予試
應天不第甲午予再試應天又不第越明年乙未春正月
有六日予於是始撫有劉氏室云劉氏以歲甲子晉陵予
妻出自饒裕長而後適予寔安予貧南山君久無出年且
四十矣而始生予妻父母憐之不啻如玉予妻去其父母
以來嫁也寔饜予糟糠予初婚一日而就歲試為諸生第
一人予先君暨予兄弟皆以是喜予予妻乃不以為然謂
此非予所當止也既而復再試應天皆不第予妻知予有
文不終棄於時則又親織紝躬醞釀以資予學歲丙申予
學於外予妻先所攜外舅氏衣服成器凢充其嫁之資者

咸既於盜予家舊有負於人予妻又盡出盜之餘償所負
以成予志予嘗為予妻稱說古烈女賢行事予妻每俛首
聽或至忘倦諸姑妯娌有相往來燕私者予妻絕不與雖
寢門之外足罕及聲音不聞也其他憂喜好惡每視予為
節與予處九霜未嘗有疾言怒色加於予予有事或飡不
以時予妻亦為予不飡予冬暮學未歸予妻不爐忍寒以
相待也庚子予學外舅氏妻之弟縣學生大濩疾且革予
妻挈予二女一子往問疾予二女一子者竟以疹殀歿於
外舅氏予妻痛傷之絕而復蘇者凢幾自是遂抱痾以返
予家辛丑生子子馨以疾難於產明年壬寅予父終天予

不觧衣减眠食者三十日予泣亦泣予號毀亦號毀也是年冬忽謂予戒舟將覲乃父既至即其誕日稱觴焉又明年癸卯予學荆溪瀕行約清明當謁先墓乃歸相見先是予二女一子之變予目動予先君之變予肉戰至是予又肉戰且夢惡予恐乃先期亟馳以歸予妻以三月有六日生子子鷹生之日予妻已肉盡骨立形神如枯予於是亟召醫醫至度不能濟復召醫外舅氏比予作書入則予妻已汗流舌強欲語不能矣是年為嘉靖癸卯三月十六日距其生正德甲戌八月有七日享年三十女二皆殤於外舅氏子三人長而小字閏孫者亦殤麐鷹並幼嗚呼予三

十而喪妻予妻三十而與予訣予子大者三歲小者方十日而無母此人情之至戚者也矧予先君方在殯而予妻復剪焉相棄使予㷀然兩喪我日月有期將以嘉靖甲辰三月有四日從予先君葬於唐灣之新塋予初與予妻相期白首不虞其先入此土也故予為之銘銘曰嗟乎予妻哭子而疾生子而危九年汝偕百年汝違生不得與予同老死當與予同歸嗟乎予妻

劉復橋先生六十壽序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復橋劉先生壽六十夏五月有一日其誕辰也先生之子承道如其期為先生壽維時與承道同舉者白下則李子嘉樹蔣子圻鎮潘子立卿薛子儆伯梁子汝朝張子汝敬朱子時舉新安則程子惟道蔣子啓明張子時平江子仲文維揚則楊子惟一陳子名甫張子選伯袁子民望李子紹芳吳門則聞子良材廬陽則徐子時珍張子允弼宛陵則李子直之吳子汝淵朱子子成童子子常唐子吉甫侯子子文廣陽則丞子宗臣潤州則張子公甫王子時用吳子宗高暨予凡三十人皆以先生子行與稱觴焉予曰事若不如吾願而有適然之合可以遂其天性之樂者承道之壽先生是也先生以年少登賢科為時名流既而主教中书為士嚴師其相繼補郡縣也為天下

良吏使先生竟其所施當以功名出白首猶將去其鄉其能久脫世故徜徉泉石間乎以承道之才益以先生之庭訓視台丁未榜取諸寄爾使承道之試春官得以是年進且以王事去先生矣承道固善心養設官千萬里外其誰與主此觴乎吾同舉三十人者雖稱兄弟然皆四方之人也非以卒業成均而客　留都固渙焉不相值即使以期至未必其若是偕也又誰與羣然拜堂下共致無疆祝詞以襄承道之獻慶乎故知先生之不出承道之未第與吾諸人之得與俱乃益知先生所以壽矣蓋人惟有限於天者雖會聚飲食之微數亦奇而不偶今是三者之無不偶

意者天相其合而人力所不能與是先生之壽殆天予之
而不限也矧其掛冠之蚤久已厭薄榮利澹然自全其天
真而承道之孝又善養而不違其志則先生所得於天者
寧止是哉古人稱六十始壽百年期頤先生由始壽而即
期頤他日倘徉泉石者當亦不減於今乃承道仕以朱紱
歸視今燕喜當有加諸同舉雖各之其鄉復可期而至則
斯會之續所望於將來者未已也予不能於文詞辱諸君
見委故述其稱願之意如此云

閔太碩人節壽序　戊申

閔太碩人者予同舉閔子良材母也碩人出自閔良材又
以閔氏何以外氏也君子從父氏不從母氏良材之以外
氏蓋從碩人依於是長於是者故因以為氏也婦人之義
遠父母以終其身碩人實歸徐而閔氏焉依權也何言乎
權蓋碩人之歸於徐纔六年生良材始七月而寡族有諷
之改節者碩人恐為所奪且知徐之不足依也遂棄其業
挈良材以復歸於閔又以母碩亦孀居有貞操兄寅軒君
登甲戌春榜有文行名碩人欲使其身從母之節而使良
材即舅氏之教則其歸而依於閔與良材之以外氏予固
知其出於權也歲己亥碩人以其節旌於　朝越七年
午良材以其文登名於春官碩人於是蓋能以節義

身而又以文章成其子也於乎難矣今世士大夫安常履
順或能勉於為義小有適然之變加於其身即退怯而不
敢前甚則蕩然喪其所守而不自惜又其甚則甘於覆宗
墜氏而不知善其後者相踵也處孤危艱苦之際而能不
失其身與成其子之賢者在君子猶以為難况婦人乎婦
人之行其載諸簡策照耀今古者予得二人焉一為共姜
婦而節者也故不貳其夫一為孟母母而賢者也故能成
孟軻氏之賢是皆以一行稱而碩人於此二者能兼而有
之是共姜孟母合而為一人也於乎難矣難矣碩人壽將
七袠時則與良材同舉者自程子惟道而下謀所以為碩

人壽以予與良材皆吳人誼當有言乃以是屬予予惟碩
人之壽雖於禮為耋於古稱稀然里巷之媪有是矣不足
為碩人異至如壽以節節而與其母俱能以其子貴且賢
者則惟碩人為然碩人蓋吳中一人而已矣他日太史氏
傳貞節以備風教則其終身歷履當收入史傳中作當今
一難事不獨我吳人傳之為美談也然則我諸人之為是
舉豈徒以其年哉碩人壽誕在明年之蜡月而惟道等若
干人之請以是年夏故預祝之良材歷秋官事事且畢歸
而舉觴有期矣予適留白下不獲偕良材以往故又遙祝
之皆以義起者也是為序

贈李守耕六十序　己酉

今之以言贈人者非誉之過即云不敬其人予懲此不以
言為贈久矣守耕李公者澄江李子之父也戊戌壬寅二
年予薄遊晋陵李子因受経於予其兄應文亦同予筆硯
友也道義相期情比骨肉者已十年乃今九月有三日為
公六十誕辰李子兄弟且稱觴予得無言哉即言予無庸
於誉李子亦無庸於予之誉也予惟世之享有天壽者率
以安逸致之而人子奉親之壽以為孝也又每求諸聲華
顕赫之際以是為能榮吾親也公平日勤以治生儉以奉
已其家雖處饒裕不以一日自暇逸事無小大必親之李

子之學於予也蚤作而勤思飡粗衣惡無少年裙屐之氣
予甚嘉之既而求李子之所以然則皆公之教也夫造物
者實惡盈公不以逸豫康其身而與世之為壽者異予則
信夫公之所以壽有以厚其命於天矣若李子之壽其親
予殆不能無疑也李子之學也苦每百里寓書必以名不
成無以及其親為耻乃至以卓犖不羣之才嘗為諸生第
一人而每就省試輙數奇而不偶今其傻下第以歸也得
無有戚戚於心乎夫以吾之所自得者而較諸一切世故
其輕重之相去不啻什伯千萬况區區之名乎昔毛義奉
檄而喜以為為親予獨謂夫義之所以奉其親者未差
盖使家庭父子之間知所以談道樂義而優游以卒歳則
雖啜菽飲水猶當以天性之歡而超出於富貴之上况李
子之不為貧者乎且今之鳴玉曳組者不少矣而以善奉
其親者不能十之一二李子即不遇猶不失以善養况李
子之才與年又充滿其前路者乎公為造物者所厚期頤
上壽可望也李子能以公之可望者勉於談道樂義以承
之而世之所謂聲華顯赫之事則聽之於天而不為戚戚
於是也斯可謂善壽其親矣李子名鳴韶字應虞與其兄
並為文士予所期於李子者大故因為公壽而以是規之

北山張翁六十壽序　庚戌

嘉靖庚戌婺北山張公壽六十九月念又四日其誕辰也
公之子時平自　京師歸謀所以為壽予將以予言為時
平侑公觴或者曰今之以言及人者必嘗交游其人或其地
與時皆相值乃可也予平日寔未識公又自潤至婺殆千
里以其期則去今尚遠也予之為公壽者何予曰事若不
吾與而情不可以已者予之於公也盖時平於予有三同
予於公有四尚焉往者時平舉於鄉於予為同榜既而卒
國子業為同舍乃今數千里風塵險阻又去其婺之友同
舟於予盖行坐必俱者累數旬過相規疑辨相起也夫人
以邂逅之雅旦夕之遭猶知以子及親别是三者之無不

同不足為時平壽公歟予雖不公識然公之為人則嘗因
交時平聞其槩矣撫二弟無私儲予尚其友貧不取責於
人予尚其義居門內不專以恩勝予尚其嚴又嘗於其鄉
以剛腸嫉惡好善予尚其直夫人有尺寸微長好事者猶
相與形之論述侈之詩歌矧予實有四尚於公是又不足
為公壽歟雖然猶未也方今世態硃硃若羣蟻之趨於羶
不自知其形神之勞而人子稱善壽者亦必名顯之祿奉
之始得為孝予則以為人之享有夫上壽也要在能全其
天而人子之壽其親亦惟勉其在我者而已矣聞公因山
築室雜蒔花竹而日與諸伯仲游息其中時平以卓犖奇

偉之才而不遇於時予晨夕察其所為曽未有幾微不平
氣是公能不溷於世以全其天而時平將勉其在我者以
奉公也公之所尚於予與時平所同於予者又奚啻前數
者之可稱而已哉自遠寄言如接諸面若夫地與時之不
同者殆不足以限予也是足為公壽也已是又足為時平
壽公也已予友自某而下凡若干人僉以予言為然請書
以歸時平遂書以歸之

贈僧官無礙上人膺選序　壬子

儒釋之不相為謀久矣然有不容以無言者若予於僧官
無礙是也蓋自漢唐以來釋氏之教始盛行於中國不[illegible]
其為之徒者習之雖服儒衣冠號稱知道者亦多喜其空
寂高妙而信乎其說故當時有大賢君子者出必深憂而
力辨焉為其能為吾儒病也方今儒道大明如日之中於
天無有能晦蝕之者乃無礙則雖習於其教而其心恒嚮
慕乎儒見吾徒有力於學而脫於凡近者則每每愛而親
之敬而禮貌之不啻若其徒之相與莫逆是以遠若近凡
吾徒之業於儒者無不知無礙之為人而樂與之游蓋無
礙之從事於釋也不惟不為吾儒病且於吾有推遜羽翼
之意焉若無礙者其可謂僧名而儒行也已抑不特此也
予更於無礙有深惜焉我　國家登崇儁良不惟其類雖

黃冠道流亦躋膴仕陟崇階若今之神樂諸祠觀以其教
而領宗伯奉常者相踵也而獨於釋氏之徒則有靳焉蓋
惟少師姚公一人以靖難功冊封榮國為名臣舍此固不
能以一二縷見矣予交無礙久嘗諦觀其為人其材足以
任大其量足以併包萬夫其堅忍之操足以履諸艱而不
亂他不暇縷數即如寺圯而更新之任人所難人有無賴
嘗加以所不堪卒不與之校甲辰乙巳值連歲饑祲人相
食寺之待無礙而活者幾百口倉空無升斗之儲朝飡及
午無礙不為戚戚竟賴以濟此非有卓絕過人之才殆難
以及此也夫以若人而為　國家當一面之寄[illegible]何

止游刃有餘而無礙乃獨以釋氏之徒止於為是官而不獲一展其緼此豈非予之所深惜者哉予家自予先大父以來予伯叔兄弟暨予從子輩以鄉居入邑咸於無礙乎主歲辛亥無礙膺選於天官以歸予家無長少咸欲持予言為贈予平生不作釋氏文然嘉無礙之以釋而喜乎儒又惜其官之止於釋也於是乎言以贈之

題忍菴李公七十壽圖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忍菴李公壽七十予叔辛樵西圃二君暨予兄廷用其甥也以蜡月十有五日為公誕辰乃取日之升芝之祥松栢之茂山與水之高深繪為一圖屬予題其

端以壽予惟公為予母外兄亦予舅也公之所以壽予知之矣嘗游於公之鄉見其鄉之人以訟而勝為才以氣勢相陵轢為高公獨恐於處争不與其鄉人同好尚平居退然口若不能出聲遇事若不敢前公之鄉人率以是為公所不足而不知此公之所以壽也盖其貌癯而心康俗薄而我淳居今而有古人之行公之所以葆其真全其天者多矣老氏所稱早服而重積者非若人之謂歟予叔若兄之為是舉暨予之為是言寔重公之為人不徒尚其年也雖然是圖不足為公重予之言亦何足為是圖重然渭陽之情均出於衷則有不容已焉爾

與金沙孫氏婚啓　為九兄作　戊申

竊以簪組名家風振愛暉之業衣冠末裔遠慚釣渭之賢自甘齊鄭之相懸敢望朱陳之同好先是不才與親家執事虎關問義曾深同舍之情既而舍弟暨令舅先生鳳籍聯名兼茂通家之誼連姻有約數載於兹仗諸君道義之交造百代雲仍之福令愛素閑姆訓無忝四德之稱小兒初就師資未副一經之托通者通褰修之成議古鳳其昌結韋固之良緣乘龍有待龍山叶吉用申判合之盟鶴水騰芳冀遂親成之願子孫衍慶祖考流光某無似不勝祈望之至不腆納聘之儀敬陳副諸伏惟台慈俯賜鑒入不

宣

回諸葛氏婚啓　乙酉

竊以東陽貴派追龍卧之高蹤南兖微支附鷹揚之遠裔執事聲蜚縣譜暨九令弟夙稱華國文章不才托跡丘園兼大小兒未學過庭詩禮自意分懸於齊鄭敢期好締于朱陳乃者謬頻匪斧之求鶏山錫慶腆辱多儀之及鶴水騰芳令姪敏潤藍田吐食牛之奇氣孫女㜸淳雍室叨中雀之良緣兹同判合之盟庶遂親成之願子孫享德祖考流光某無似不勝祈望之至不腆回儀敬陳副褚伏惟台慈俯賜鑒納不宣

李應虞墓誌銘　辛亥

傷哉吾李子應虞之不壽也自古有志之士率能副其所期待以見於世或有不究其用而局於數之短者若漢賈生唐李長吉近代徐昌國其人然賈之出而遇其主也既少酬其志而李若徐亦燁然文章名一時畧足以自見矣以應虞之才與志卒莫見於世不能副其所自期其奄忽而有是也如萬鎰之寶琢之已成器而毁又如芝蘭之芳於室人未及知而竟以萎也嗚呼傷哉嗚呼傷哉李氏之先有萬十公者宋隆興中自淮泗徙今輞川里遂世為武進人蓋十二傳而生應虞之祖某某生某即應虞之父守

耕也守耕配某氏生子四人長為鳴岐即字應文者次鳴崗次即應虞又次為某應虞生十有五年而學為文又二年而補靖江學生蓋其以秀穎超出之資而益以堅苦果確之志其歎李氏之衰墜也思與其兄一振起之每從兄學於外非歲時省覲不歸日習而夜思無間寒暑布衣蔬食不一日使其身有奢豪流浪之態蓋自弱冠時已駸駸有儒素風矣其為文也奇傑雄偉若洪河大川之方至而其氣不竭嘗學裁菴古趙楊公午山靳楚馮公象岡江右胡公皆賞識之每試為諸生首者非應文即應虞也人以是稱應虞兄弟乃應虞則愈自淬勵日與應文淬其力

藝苑務以發科第立功名顯揚其父母為事歷癸卯丙午己酉試於留都皆不利乃歸謂應文曰學之不精文之不純其黜宜也於是闢竹徑而作舍焉六經百家之書充棟而積乃應虞則又遍覽默會日有事乎其中一切外務舉謝棄不復與既而又謂應文曰以一人之見而欲盡窺古人精義此井鼃所以拘於虛也吾今雖少有知得無類是乎於是又移笈就正名華若今雙橋丘君文江黃君皆經師授居無何丘君黃君相繼以取第而登　朝矣又以予亦舊有授經之雅復將以今年春聯席於予先以去年之十月人來問館舍聞應虞病疝卧未起予曰此旦夕之為

爾勿藥其愈既歲除家人自武進來道應虞凶問予疑之亟馳人問諸外舅氏予外舅氏度予必震悼失措稍隱避其語以告予予猶疑之未幾則應虞所嘗使僕持應文書來赴纍然於吾前乃知吾應虞果長已矣嗚呼予實寡昧方望應虞之來以起予而應虞則遽至於此予其能以無悲乎昔應虞之去予也每百里寓書必曰馬牛之齒已長矣而一無所就無以及吾親柰何予每寬之因為守耕壽勸以善養應虞則既以善養矣去歲之秋予偶過龍城與應虞相遭於逆旅談文竟夕應虞聞予有本根枝葉之論則又將盡去其枝葉而惟本根之求矣方見其進而竟至

於此嗚呼吾黨之士自今其孰有相知相信如吾應虞者乎應虞每来予鄉予鄉之人無賢愚小大皆愛且重之比聞訃予鄉亦無賢愚小大皆感歎或泣下嗚呼今而後復望應虞之来予鄉以慰予及予鄉之人其又可得乎應虞名鳴韶應虞其字也平生最孝友處從父及行輩皆以禮居鄉恂恂交友能不欺下至臧獲亦恩以遇之其氣貌若退然無能而或以諸難扣其應則井井如也自少至今凡二十餘霜皆力於學不少怠所著有四書集解五卷春秋管窺二卷藏於家其卒嘉靖庚戌十二月十五日距其生正德己卯四月初八日享年三十有二娶吴氏生男二可

繼聘江陰太學生陳初甫女可賢聘同邑庠生張光祚女女一㓜未字先是應虞之鄉有鳳溪人有號應虞鳳溪者應虞以非其志乃更愚菴及應虞卒人因顛如愚而應虞實自號愚蓋嘗有志希顔矣而適與顔壽同其讖也夫嗚呼應虞志於自見誠不獲遂若賈李徐三子者之為然使百世而下得以其志與壽不沒其希顔之名則雖未若三子亦可以不恨矣應文兄弟請命於守耕將以是年春二月有一日葬應虞於鳳凰山祖塋之次為狀以請予銘予惟今世之銘墓者非一代高賢即貴而顯者乃可以信後予非其人然知應虞者莫予若也故予不辭而為之銘銘曰學期用世數一何奇志在希顔壽竟如斯遇不稱才命其可違鳳凰之丘生不以為號死以為歸嗚呼應虞

祭南山婦翁文　壬子

嗚呼七衮而七不為不壽多息且才德亦云厚若予於翁則有私痌翁来予家予方童蒙翁賞器予許予婚姻予游於鄉乃始委禽乙未之春予妻来歸甫及几年蘭焚蕙摧予眇焉鰥惟翁是倚且指予雛曰焉寘此翁言歸予予受弗弛既哭予妻又撫謼呼乃更二霜予繼今室翁以愛推如翁自出丙午秋舉予上春官翁来頋予式燕以歡忽若有思涕焉則潸喜為予嘆悲以女酸自此去予亦既五載

予每省翁翁顔日改予竊憂之且憂且疑果爾一疾以至於斯嗚呼予翁予生也鄙人不我多翁賜予題既瞶若夢為念不已區區微名猶挂翁齒乃繼自今翁其已矣予窮孰憫即遇孰喜翁壽而強人曰翁康予悲予妻不稱翁賜予孫滿前人曰翁昌翁媍皆在獨予妻亡此非翁可以無憾而予則私為翁傷者耶牲醴之設用告予衷翁其有知一歸乎来尚饗

李邦江先生祭文　為少邦門人作　戊申

惟公稟天地之正氣以生兮性質直而不欺壯歲始釋褐登朝兮以文章節行推於時惟瑾閹之在　武廟兮氣薰

灼而莫敢違彼　宗藩之怙勢以虐民兮又孰能於逆鱗乎是批公直己遏瑾不屈兮瑾不能以奇禍而中之臣王禮法如江都兮王僅惟以忠而見疑嗚呼世人不能寘一錢兮公雖百萬而可揮誰不惜身以求全生兮公視死其猶歸自公棄官還其鄉兮惟圖史其日相依介然不苟同於俗兮卓爾為善人之師兒童走卒知公兮士類信公如蓍龜某等亦以桃李新陰在公鯉庭兮謂公當百歲以慰吾私夫何一疾不起兮使予心惄兮其如饑嗚呼才本濟世兮不竟厥施有子大儒兮祿養無期是用告哀兮陳辭奠醴公其有知兮歆享於斯

御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以獨運於其上而後天下之治本以立必有所以分任於其下而後天下之治功以成夫上而敬天下而愛民君之道有當盡者而盡此以獨運於上則帝王所以出治之本以分任於下則帝王所以成治之由也是故其遺存也賢而忠君不賢而欺君臣之心有當辨者而辨此乎一心而其應達於四海其事委於百職而其用效於一人勞逸之機由此以各得其分而明良之遇亦由此以共際其成然則帝王之盛治其孰有不由於

此者乎欽惟

皇帝陛下以

上聖而纘丕圖

推達孝以弘至理當重熙累洽之後正道久化成之

時

澤流寰宇

德蓋華夷此可謂千古而閒值者矣乃猶不自滿假

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君臣克艱之道臣固知

陛下之已聖而不自聖極治而憂未治也臣雖淺陋敢不

吐露其愚以對揚

休命於萬一乎臣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上而天心為所當體下而民隱為所當恤其道誠不易為也臣之奉君亦以為民也上焉不可有過於君下焉不可有負於民其道亦誠不易為也是故君有仁敬之道為所當盡而所以盡之者固惟君之誠臣有賢否之殊為所當辨而所以辨之者亦惟君之明爾此為之陳謨雖以交儆乎上下而要之盡其道以慎其辨者則實君之所以享天下之逸也臣嘗考之古先聖王其所以盡夫克艱之道而獨運於其上者亦惟敬以事

天仁以愛民而已矣夫天之敬也而為奉若為欽崇
為天戒之克謹為上帝之昭事是聖王之克艱於其
敬天而徵之也民之愛也而為利用為厚生為困窮
之子惠為兆民之康享是聖王之克艱於其愛民而
徵之也自是以來若漢唐宋諸君誠如
聖制所謂昏才之主亦多而皆不足以語此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復萬古衣冠之舊
成祖文皇帝靖寧邦家成萬古敎化之功如錄精誠而序
諸忠君孝親之首策編心法而明乎人心天命之相
通因旱而晝夜躬禱日食而元旦免朝非我

二祖之敬
天而為克艱者乎如敕民之有榜而丁寧乎民俗之親課
務本之有訓而備悉乎農事之勤勞遣使者以行賑
貸禁縣令以擿迸移非我
二祖之愛民而為克艱者乎我
皇上承
睿宗獻皇帝文考敬德之貽荷
章聖皇太后太姙思齊之慶鍾江漢長發之祥膺
帝天元后之眷於
兩郊之祀典而釐正之也既以尊致乎我將之誠而又

欽天有紀災異有
詔凡所以為對越之地而思以答
上靈之心者則既無不用其敬矣於四方之貢獻而節省
之也既以深得乎民隱之實而又豳風有詠無逸有
歌凡所以念小人之依而思以為天下之所者則亦
無不致其愛矣由此言之
陛下之運治於上而克艱以為心者曰仁與敬信乎合帝
王
祖宗而一之者也治本之立夫固於是乎在矣然而君者
主其逸者也臣者任其勞者也君者如天之運而一

無所為於上臣者如四時之行五氣之布而各效其
用於天者也古先聖王之時或平水土或敎稼穡或
典禮樂或明五刑或若鳥獸草木或任奔走禦侮孰
非臣任其勞而君享其逸者乎我
二祖之時或談謀帷幄或專任征討或為之經綸或為之
定律或致忠於作鎭或同靖乎內難又孰非臣任其
勞而君享其逸者乎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由朕及輿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
至以欺謗之甚者明示其戒而又以君逸臣勞言行
之不相副者以為視聖訓如空言大哉

皇言其所謂明見萬里者乎夫
陛下於一二逆儔之敗露者則既有以洞燭其故矣臣復
何言臣惟因
陛下之所及而論之可也臣聞之天之於萬物也無不並
覆而兼容也而物有不盡同者則天以其日月之明
而照臨之以其雷霆之威而震慴之
陛下之於羣臣非即天之並覆而兼容者乎臣下之自作
不靖而辛抵於法也非即物之自絕於天而為日月
之所畢照雷霆之所震慴者乎聖王之時若四凶之
長惡不悛而為虞廷之所必去三監之挾武庚為亂

而為周室之所不貸者是不可謂無其人也而自此
之外則皆賛襄之賢萬粜之忠而要不足為聖王累
矣
二祖之時若胡藍之畜異謀而罪在不原孟觀等之搆逆
而法所必誅者是不可謂無其人也而自此之外則
皆社稷之良干城之寄而亦不足為我
二祖累矣然則
今之懷欺與謗而勾沙漠以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而
不顧肥與之害者亦若帝王之世
二祖之朝要不過一二逆儔之自絕於天者耳而此亦豈
足為
陛下累哉蓋
陛下之以聖德而中興於上也雲龍風虎之會天下既知
所以觀感而濯磨矣而又加之以紀綱之素正誅賞
之素明則夫震厲作新之際天下其復敢有自負於
君自干乎憲典而懷欺與謗君逸臣勞之說徒言諸
口而不知實體於身心者乎臣伏願
陛下於此普垂日月之照少霽雷霆之威而內外庶官咸
與維新若天之並覆無容乎萬物可也雖然以其至
大者而例之於其他所謂欺與謗者臣固信其不敢

復萌於心矣然而臣勞之義不能盡效於下如四時
之行五氣之布以共成乎天道之無為者則未必其
盡無也臣又伏願
陛下嚴唐虞三考黜陟之典體
祖宗所以別賢奸集奏議之心而甄別之天下之百官責
之以吏部之考課天下之將領責之以兵部之薦舉
掌邦禮者必欲其直清掌邦禁者必欲其欽恤
國計之委於戶也而出納之盡其心邦土之委於工也
而營作之由其道如是而又學校之儲以德行為首
而庶幾乎實行之無不修武舉之設以韜畧為先而

庶幾乎全材之可以得其心術之預養可以望其事業之光明而居則為正人端士出則為良臣賢大夫矣由是

陛下以其仁敬之道而運之於上既若天道之無為而羣臣者各致其能以相濟亦若四時五氣之效用於天而君逸臣勞之義又豈有不共底於成者哉抑臣於是而又有以探其本焉盖紬心乃用賢之要而學之緝熙而無間者又人君所以事心之道也彼帝王之

精一執中既有以為明揚之地而我

二祖之所以用得其人者亦自其心之返視却[illegible]心之上明鏡止水者而得之是學以事心者固君人之所當先者也臣嘗莊誦

敬一之一箴而仰窺乎

陛下之聖學夫既遠符帝王而近契乎

二祖矣然而人主一心乃萬幾之所交集而衆欲之所易乘者也危微出入之頃而或少有間焉則戥别之本幾何而不失矣乎臣以為匪敬信弗聚也則惟敬以持之而所謂郊則恭誠廟嚴者趣者以是而為德之聚焉可也匪一信弗純也則惟一以守之而所謂肅於明廷慎於閒居者以是而求德之純焉可也敬怠純駁之少殊此心信易以罔終也則惟常故常一以亹亹焉而所謂終如其始日新不已者又以是而不已其德之純且聚焉可也若然則是天以不息為運而

陛下亦以不息為心精明昭鑒之體既足以洞析乎忠邪之辨而純一不貳之天又有以獨觀乎化理之原肱股之良由此以得其人而喜起之盛亦由此以匹其休矣然此非

陛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臣芻蕘之言非敢自附於心志之明白者惟

陛下其垂擇焉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荊川先生

某無似辱收寘講席之末茲且六七年矣中間迹雖少疎而漸磨砥礪之益所得於先生者甚多某寔賴先生以為終身依歸不止文義之仰丏斤斧而已也昨試禮闈以先生之教幸與甄錄復幸有少湖翁為知己某私心竊喜以為二先生均繫天下之望然出處殊塗久矣而某以先生之門人得為此翁所簡拔意者天相二先生之合先生之道將有大行之機故使游於先生之門如某者得以先生

之教而遇而所遇又此翁也初於衆中相見未敢以先生之門人自通此後又緣　朝廷有選館之命衆方以求爲爲事某不敢私候其門以負先生故寧隱其說而不發亦冀勉奉先生訓言少自樹立不爲門牆羞父之則此翁亦或自相信耳不識先生以爲然否榜初下時即擬附履中奉書左右不謂履中即行某追訪不及故稽至今茲專托道卿代候懷翁老先生暨應貞應禮二兄不及另柬候四月間小僕回當一一申謝也風便惟不吝教音更惟爲道自重以慰瞻戀不宣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中　秘稿目錄

時政論
憫農詩 五言古
君子之學欲自得
聞諸將獲捷歌
心統性情說
擬觀苑中穫稻 七言律
重刊文章正宗序
賦得秋菊有佳色 五言排律十二句
讀曾南豐救災議

御賜會武宴詩 七言律
明明德於天下
入館新晴喜述 五言律
致廣大而盡精微
重城新完登望 五言排律八韻
先器識而後文藝
惜陰詩 七言古
擬冬至賀表
聞鶴唳詩 五言律
盧溝河重修隄岸紀成之碑

積雨獨坐有懷七言律
奉荆川先生書
明故南山劉翁暨趙孺人行狀
先妣金孺人行述
祭曹母蔡太夫人
祭南母李宜人
祭吴母蕭太夫人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中秘稿

門人晋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廷試館選稿

時政論

臣竊惟

方今時政之至急者惟内安外攘二事而其要在於得人夫天下之事亦多矣而臣於時政必以二事為言者誠以今之内寇外虜其勢誠急不可不為之所而守令將帥二者則尤二事所繫以為安危理亂者也

譬則人有疥瘍之疾而又外為寒邪所薄即元氣猶充盈而壯盛者亦不能不少受其累苟惟擇醫以分理之則其效固可立而待也而又何元氣之足慮哉

恭惟

陛下以

至聖御極而當道久化成之餘此足以追唐虞而直上之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而俾之别論時政臣固知

陛下之以二事為慮而思以為之所也夫天下之大猶之

一身以

今之明良相與治化敷宣之後而猶內有冦盜之虞外有胡虜之横是天下之元氣雖極其充盈壯盛之時而亦不能無疥瘍之患與寒邪之薄於外也夫以
朝廷之腹心元氣其所以調燮而保護之者是固
廟堂之上有為之國手者以任其責矣若守令之求民瘼與夫將帥之捍邊患此非衆醫工之事所當分效於下者乎且試言今之徐兖之間民之相聚而為盜也掠行舟而奪人之財為一方患有識者每以
國家數百萬歲漕由淮以入會通此其咽吭是有可憂者矣臣以為此輩蜂屯烏集本非有不軌異謀第以

饑寒迫切無以為生故不得已而相與苟旦夕之活而為之守若令者不思所以撫綏而安定之是以至於此也又若胡虜之侵擾我邊也風雨飄忽其來不常人又以往者懸軍深入薄我
幾甸彼未有創艾而去自此必謂吾易與有輕中國之心是又有可憂者矣臣以為
國家立邊防而衆建總鎮將虜患是獼而往者之事將緣諸邊有首尾之畏不務勠力以折衝之故虜遂猖獗而無憚耳由此言之內之有冦盜之虞是疥瘍之疾外之有胡虜之横是寒邪之災而守令將帥之不稱其職是又醫工之以治疾為事而不務求效也然則為
方今時政計者亦曰嚴守令將帥之選而已矣不然堯舜之世古今稱治之首也亦何不免於盜賊姦宄蠻夷猾夏之患而其所以為化理之圖者又何食哉之說止於十二牧之咨徂征之舉止於禹之命而已乎故知臣愚之論亦堯舜已試之道而
陛下所嘗用其心者若夫救荒歛以恤民隱撫流移以惠困窮設重關以壯
國勢脩邊屯以足軍食則又安攘之節目在

今日業已圖之而臣愚不敢縷數以瀆
聖聰者也臣謹論

憫農詩 五言古

恒陽久不雨白日何杲杲睠茲於皇畿行且鞠為草惟
聖所無逸念我少與老痌瘝若切身稼穡一維寶積憂通
彼蒼辦誠格
穹昊重辛陋曾雩六事邁商禱
天意忽然回塵氛倏以掃蒼生信有幸黃茂乃不槁所不在麥秋至恩等

次造微臣何所頌永頌歌天保

閣試稿

君子之學欲自得

天下之理具於心君子之學亦學乎心而已矣夫心存乎中至微而不可見者也其奚以學為曰學乎心者學乎心之所具之理也今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倫在人而其理則咸具於心心有是義夫然後可以自得其君臣之理心有是親夫然後可以自得其父子之理以至夫婦兄弟朋友其所以自得其理者亦莫不然盖始之學也學乎其所以為義與親之理即吾心而學之而非學諸外也

終之得也得乎其所以為義與親之理即吾心而得之而亦非得之於其外也是君子之所謂自得而欲之者也若使方學也不學於心而學之於心之外其學之而久也不求得於心而欲得之於心之外是猶執塗之人而謂之曰子未能於君臣父子之道爾曷弗推爾所有以與我不知是義與親之道吾心之所自有也不學于心不求得于心乃欲因人之與我而得之此豈所以為自得哉記之論射亦有之君有君鵠臣有臣鵠父有父鵠子有子鵠射也者各欲射已之鵠也夫已之鵠何在曰在乎心君子而欲自得其君臣父子之道是欲自求其君臣父子之鵠于心而得之也此孟子之所謂欲自得也然則學者亦推求得乎吾心之鵠而亦可以言自得矣世之習於宋儒之說者曰自得者循其節度而自然得之之謂也夫不究其所得者之為何而但欲自然以得之譬則行者之歸北胡南越不務求反乎其家而徒從容緩步以無蹈乎欲速之戒者耳是其可以言自得矣乎故欲求宋儒之說者必先明于愚之說而後可也

閣諸將獲捷歌

撻頭自古稱天驕蠢玆犬羊黠且驍

神尭皇帝正臨御乃爾弗率同三苗將軍各重推轂遣中

多車騎無嫖姚

皇威一奮揚虜魂盡以消我軍甲光耀白日胡頸血洗黃

金刀獸奔共喙息狼望成蕭條百萬軍聲震屋瓦胡

兒不復南牧馬甘泉從此絶烽烟豈以身親度遼者

車轔轔鼓闐闐闢道

王師奏凱還

九重已寬北顧憂百官齊上平胡篇我亦須有獻獻之

丹扆前在昔周王之盛時太原薄伐稱萬全驅使出塞即

已矣何用勒石于燕然常將干羽舞兩階會見窮廬

絶漠之酋長來享來王萬萬年

心統性情說

人之主宰乎身者心而已矣而心之爲說則宋儒嘗言之曰心統性情夫性情二者似各有所屬矣而乃以爲無統乎心者何也曰性心之理也情則由心之感而動者也方其事物之未我接而思慮之未起也此心之中其所以感應之理蓋森然具矣及夫有觸乎外有感于中時則其森然者緣性而動由衷而出隨感而露其藏若有迎其機而不容以遏者此固心與性情通一而無二之說也蓋嘗驗之夫人於孺子之入井而惻焉致傷視嗟來呼蹴之及於己也艴然而不屑遇大人長者于塗而逡然若不敢前見

人之有善有惡則又烱乎其好惡之不能昧也是固夫人之情要必有所以根柢于其中者此則情之所自來而謂之性者也夫性與情其孰非人心之所兼而有之者乎故人知性泯于無情通于有其澄然而靜者爲性油然而順以動者爲情而不知心也者則固合有無動靜而一之者也蓋惟其虛也故性於是乎具焉而性即心之體也惟其靈也故情于是乎出焉而情即心之用也譬則水然水之分而爲名川三百又分而爲支川三千者其流也而其出自大山之下者則其源也夫知源流皆水也而水固可以無統夫源流則知性情皆心也而心固可以無統夫性情矣是說也非止宋儒言之亦孔子孟子之說也孔子之贊易有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言心之統乎性情也孟子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直指其爲仁義禮智而名之爲心是言性情之統于心也是固遡流而窮源合源與流以論水者也若以心自心性情自性情不知所以理其性情者即爲善事其心之道其諸析源流與水而二之惡水之濁而不知所以求清之道者歟嗚呼世之學者其相率而蹈此弊也久矣愚故因宋儒之論而爲之說如此云

擬觀苑中穫稻七言律

昭和殿外露華濃
仁壽宮前
御畞終祗爲豫遊歌夏諺蚤將禾稼納豳風近天喜覲先秋稔率土還期樂歲同聞道諸州新被水
君王應又切
宸衷

重刊文章正宗序

文章正宗者宋真西山先生之所集也其文自左氏國語戰國策先秦兩漢以至韓柳諸家其詩自卿雲擊壤之歌中更漢魏迄于唐李杜其類分而爲四有辭命議論敘事

詩賦之目其卷二十有四其名正宗夫文章自六經以還無慮數十百家中間若左氏國語之類其說亦龎然雜陳矣而乃為先生所取又得以正宗名何也曰正宗云者去其不正而歸於正之謂也六經之文上明天道中苞物情下陳王化其所以傳之於久如日月之明江河之流亘萬古而不可泯滅者非以其粹然出於正乎是集也其說之在諸家者雖龎然而雜陳也然一經先生采擇其幾於道有益於世用者取之否則去之則龎然者亦粹然而歸于正以辭命則王者播告之文於是乎在亦典誥之體也以議論則君子論列之文於是乎在亦謨訓之遺也以敘事

則一代之沿革一人之始終於是乎畢見焉亦春秋記載之法也以詩以歌則渢渢乎一本於性情之正夫亦三百篇之餘響乎然則是集也雖未能追配六經並傳於萬世然其所以明天道苞物情而陳王化者亦庶幾於六經之正焉雖未可語於日月之明江河之流而要亦其光潤之餘也於乎文章若正宗者其亦可以傳矣彼蕭統之文選姚鉉氏之文粹采及子虛大人諸賦既皆夸誕而不經而園池讌集諸無用之作亦多流連光景之辭而寔無益於世訓至於盧橘夏熟玉樹青葱黑雲壓城甲光向日等語胥載之集中而不能以一正其誤則固選而未必能選名粹而實駁者也其將何以傳哉先生為有宋名儒其為人非統與鉉所敢望此其集所以超出於選粹之上而正宗之名且有因先生而重者愚故於其重刊也序此以弁諸首云

賦得秋菊有佳色 五言排律十二句

青女正司令黃花開滿籬與松分作逕和玉鍊成肌逸客幽閒態仙人綽約姿淩霜猶的的圍露更滋滋秋色既堪把寒芳還自怡穠花何必慕徒爾逐春萎

讀曾南豐救災議

自古救災之說如富鄭公趙清獻諸君所嘗究心之事皆於當時有濟於後來可以為法至如發數升之廩以

行賑郵亦荒政所不廢也愚因過者河北水災及河南山東徐邳等郡災歉嘗為

國家求其說而不得既而讀曾南豐救災議乃不覺喟然嘆曰深乎其為當時至遠慮也抑亦當今對症之方矣

乎夫農工商賈要使不失其業凡以為

國家根本計也而當時議者率以移民移粟為秦漢以下之善政故凡可以苟且夕之計而待數升之給於其上者皆將棄其故業去其鄉里損其所有而不傾不知民緣此而日流亡國家緣此而坐失數十萬耕桑之衆邦

本一搖其元氣將日就衰耗而不可救藥非所謂計之得也南豐之議蓋曰民饑而止於發數升之廩既不足以全活其命且於給散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人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必至之害也不若下方紙之詔賜之錢五十萬貫貸之粟壹百萬石而事足矣夫其所謂賜之錢貸之粟而事足者蓋欲預處於民病之先使四民者各得以不棄其業不去其鄉不損其所有因上之貸而治其生庶國家不失其耕桑之衆邦本不搖其元氣亦不至於日就衰耗而不可救藥也此議果行則可以為根本深遠之慮而富鄭公趙清獻諸君所嘗取效於一時之權宜者且不必於臨時而屑屑焉以講求之矣况所謂發數升之廩又下而為設粥糜者哉

今日數省之荒歉不啻如宋一路水災北直隸與河南山東徐邳地方密邇輦轂關涉漕渠其所繫之重又不啻如宋諸州患害而已南豐此議誠當今對症之良方而所謂五十萬之錢百萬石之粟則所治病之藥物也昔魏相條董生之策蘇子亦嘗表上陸宣公奏議夫古之人固有舉已試之方而用之者矣愚因讀此而有感於時事故書此以俟夫醫國者有采焉

御賜會武宴詩七言律

九重新釋拊髀憂多士爭光側席求樞府張筵佳氣勝大官分饌寵光浮嫖姚事業何論漢罝兔干城盡屬周更有上台明爍爍龍沙應見落旄頭

館課稿

明明德於天下

大人以天下為責則其學焉而亦以天下為事也非其求之於性分之外也天之生人其性本渾然一原而萬物本吾一體大人之以萬物為一體也誠有見於一原之理吾之所當自盡而天之賦予我者本如是其大而不容以自小也天如是其大以生我而我則自小之規規焉學之止於己而已者此則楊氏之為我宅子愛其身以為天下之為耳是尚得為大人矣乎故知大人者非徒欲其自有餘而已也吾之明德其根於有生之初而涵於至靜之中者夫既明瑩徹無蔽而無累矣而天下之人其德之所以明瑩瑩徹無蔽而無累者即於是乎取足焉此其故何也曰吾性之所固有本達之天下而無二而天下之德其所以待我而明者亦我性分之所當然而非過用其心以為此也夫若是者亦豈必居大人之位而始得以為之乎亦以天下之責人人而有之則其以天下為己責而學之為

大人也亦人人所自有之分也若曰吾事吾責也吾學吾事而已於天下何與此其學術之非不但失之於一偏而無以盡乎明德之量究其自私自利之心則己不勝其彼此間隔之患而將去小人不遠矣且試言舜之窮而在下也天下之政非其所親履而習為也四岳一舉於堯而堯命之位斯時也以五典則從以百揆則敘以四門則穆穆焉夫舜於天下之事豈至是而始一一以為之所也哉亦其有以蚤修而預養故也惟顏子亦然方以克復為請而於四代禮樂之大者即從而斟酌損益焉此豈用心於外者乎亦有見於性分之所在必如是而始盡誠不欲因其

困窮之身而一日以廢乎此也夫以舜之未遇與顏子之窮均之為匹夫耳而其具則皆大人之具也今之欲學為大人者當何如亦曰明己之德而所以明天下之德者其具為已全明天下之德而所以明己之德者其道為始盡達而為相則舜可也以其所以事堯者而事君則固大人而已試者也窮而為儒則顏子亦可也以其所以為邦者而修之於家則固大人而未試者也夫試不試吾何慊心焉亦惟其有大人之具而已矣嗚呼此固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非若後世之說以明德新民判然析其條貫而為二也

入館新晴喜述五言律

聖世儲材日天開五色暉萬方均照耀多士倍瞻依喜見陰霾淨同歌湛露晞玉堂已清切况復被
恩輝

致廣大而盡精微

今夫人心一而已矣而以為有廣大有精微君子之有事於心也於廣大則致之於精微則盡之若是者非有二也亦曰廣大者吾心之體也精微者吾心之所以為廣大也今夫天块然太虛含萬有而併包之人見夫天之大矣而不知日月星辰之為章於天者則天之所以為大之體也

夫人之心亦何以異於是蓋人之有形於天而有生也虛靈內蘊其所以渾涵於無外恢廓而不可限量者夫既與天而同其體矣而其中之所有神明不昧之真為萬理統會之府而幾微疑似之際有毫釐千里之辨焉廣大者固精微之所自出而能盡其精微者乃為能致其廣大者也何也吾心之中其至精至微之理森然而無不具何其廣且大也然乃有時而小者凡以私心之為蔽而精微之未盡爾是猶天有雲霧之障蔽斯失其日月星辰之明而無以盡睹乎天之體也人惟於其私心之障蔽而悉去之幾微疑似之際不失其毫釐千里之辨而萬理之統會於

吾心也斯有以復其本體之全渾涵恢廓而不可限量焉
譬之於天雲霧一開則日月星辰皆昭然其莫掩而天體
之大者從可睹矣然則曷為而兩言之曰窮大者多失其
居此子思所以言致廣大又言盡精微而要之非有二也
張子曰能虛心然後能盡心是固當大其心以為析理之
地程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
大而無餘是則又見夫析理之既至而後廣大之在我者
愈無載也廣大精微是豈有二心矣乎曰致曰盡是又豈
二用其心矣乎或者泥於存心致知之說而謂心自心知
自知不知心之知覺即為知知非有外于心而所謂大小

相資云者朱子本未始判然自析其說而為二也吁朱陸
之辨在考亭既自渙釋於其晚年而好事者猶或持之而
不已是何其說之難明而不思所以反諸其心也哉

重城新完登望 五言排律八韻

南面關新雉層關擁上游龍興周甸服虎睨漢神州保
障恢
皇畧聲靈伐虜謀登壇方集事赫赫已宣猷玉署時乘暇
金湯一縱眸
帝圖天亟鞏
王氣日爭浮踐華年殊短臨江運易休何如此都會上鳴

萬年秋

先器識而後文藝

唐史載盧駱王楊皆以文章有盛名裴行儉以為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然而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
器也其後四子果如其言皆不能遠到而當時謂行儉能
知人君子曰行儉之以文藝為後善矣而惜其所謂文藝
如四子者不但當於言語先後之間品評之而已也六經
之文由聖人精蘊而發易以明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
情性禮以正行春秋以公是非是皆因性命而立言天下
古今所謂文之至者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

則可以經當世而適於治故觀於其文而聖人之德可知
也四子之文何文哉沿江左之餘風而為是揣合低昂綈
章繪句之習其文也靡矣夫文不足以載道而又無益於
世用謂之小技君子之所不齒況又下而為文之靡乎且
文章與時高下實關世風而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則夫
出浮靡之士以為當世之一戒亦其事也行儉官吏部職
銓衡進退之柄惟我是司世道之污隆亦惟我是賴乃不
曰其也賢吾用之其也不賢吾黜之文之靡而無益於世
用且害焉若四子者吾其切戒而深斥之徒以器識之不
足謂其他日之無令終而冀以售其知人之說夫四子而

采無令終行僉之説則售矣向也使勃無墮水之患朕憐
不以惡疾死賓王不以徑敵業誅烱亦不為盈川令而止
並皆齊臙仕而秩華要則天下之望將於四子乎在靡然
之風若水之日流於下而莫之能廻也為行僉者其將聽
之而已乎抑求售其説而不得而復將有以救正之於其
後乎吾聞術者閲人而謂之曰某當貴某當賤既而果得
售其説矣則人始從而予之曰是善於閲人者也夫行僉
之得售其説於四子也亦善於閲人者而已矣而非所以
官吏部職銓衡之道也或者曰周官有六藝之教而文與
焉蓋先之以六德六行而始及乎此也則固先器識而後

文藝之謂也若子之論殆謂夫文藝可盡無矣其無乃非
古人設教之意與其先後之定序乎愚應之曰天下無道
則言有枝葉無器識文藝而有之者周官之所不廢如是
而差其先後焉文固不可無也若四子之文藝則皆離器
識而為之乃所謂秋實之盡喪而春華之獨存者蓋惟其
言之有枝葉也是以非盛世所宜有耳不然六經之載道
其有益於世用也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於民生是惡
可以一日而無是矣乎吁此行僉之於四子謂其器識之
無取則是而惜其所以廢四子者猶未盡也雖然風雲月
露之陋唐初諸賢所不免也而行僉亦是獨詎有先後之
辨焉夫行僉不得為良吏部矣其尚可免於習俗之移人
也哉

惜陰詩 七言古

人生問學須及時學不及時其可追長江日夜流不歇滔
滔東去無還期白駒之景正如此青雲兩鬢常易絲古人
愛及寸與分而我悠悠乃若斯既知此生不虚生胡為暴
而寒間之日新又新彼何人湯盤昭揭真吾師吾人稱為
萬物靈良以心能念在茲若與草木同腐朽安用天地生
我為少年放浪不勉旃老向白頭空自悲世人但解惜黄
金誰解惜陰為更宜黄金費盡當復有歲月冉冉豈我隨

願將世人惜金意對此流光時三思

擬冬至

賀表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有八日臣某等伏遇長至節
稱
賀者當復地中正屬仲冬之候天開子半方脩亞歲之
儀玄堂御而快覩乎
飛龍黄鍾吹而允叶於鳴鳳百僚胥慶萬國均懽欽惟
皇上
睿知聰明

聖神文武纘
二祖
六宗之丕業闡三皇五帝之令猷
玉曆初頒
帝朔共遵乎夏正金湯再鞏
皇圖遠邁乎漢京治統因道統而益尊武事與文事而並
重鑄錢發粟喜
聖澤之流通北虜南夷伏
皇威而盪定
郊禋甫畢

景命維新此皆君子道長之幾寔惟
聖人化成之效乃者芳芸生而候節柔荔挺以應時登臺
望竟雲盡成瑞鵲立表觀舜日漸覺舒遲方茲迎福
之辰寔為履長之始策占天紀仰應軒圖樂奏雲門
俯從周典臣等濫叨清署牽際昌期思宮線之新增
愧襪才無裨於補衮念璿璣之始運慚管見莫助於
窺天伏願
德與日新
道隨陽長
乘生氣以推行時令
體天心而賛成歲功萬物未生荷
皇仁而曲遂一陽方動與
泰運以俱亨臣無任云云

聞鶴唳詩五言律

鈴索中宵靜華池月正明忽聞千里外時有九臯聲應無
稻粱意故薄雲漢鳴喉然吁不可徒以悅吾生

丁巳閣試授官稿

盧溝河重修隄岸紀成之碑

京師之西南有盧溝河者即古桑乾河也其源出自雲
中桑乾山經今盧溝橋東南下合白河衛河以入于

海河傍舊有東西二隄我正統弘治以來屢嘗脩築
以防水患維嘉靖三十幾年河決東隄且為民災時
復有修築之議方戒即工天乃大雨連日平地水丈
許漂民田廬溺及官府蓄修隄物料民小大病於涉
號呼籲天有司具狀以聞
皇帝若曰吁惟天畀予以所覆溥海內外罔非予子予一人
不獲痛若在予躬今寧適
華轂其何忍坐視度地居民實維爾司空之責于是
命尚書某侍郎某專治其事內官監右少監某戎政大
臣某咸往來督理之時維決口當先施工河身當疏

一濬令廣東西岸高下當甃橋空洞淤淺當挑自尚書
某以暨乃僚乃屬罔不勉效忠勤次第如所上請一
一舉行以仰承
皇上德意其工費取諸本部題派未集則借處以應措辦
其徒役取諸戎府班軍不足則召募以廣興作工匠
造置勤求有法官私供應事須酌宜其東岸自回龍
廟狼窩口以上長以丈計者五百有二十則疏築並
舉小屯村諸處以及西岸陰山迤南一帶長以里計
者九百有奇則築而不疏隄高二丈有七尺河深一
丈二尺其廣倍之石為丈四萬而恭視其萬之數木

為株以百數者凡十有三而贏其餘其他物料率多
稱是共為費五十餘萬金而足經始於某年月日至
於某年月日而告成焉是役也我
皇上憂民濟物之誠上通於天而咨溺之仁遠符於堯禹
故於
聖意所注如響斯應方其百靈效職而庶民子來以相與
共底乎平成之偉烈也意者玄天眷佑默相厥成是
以工無濫費役不淹時而兩隄夾峙屹然有磐石之
固其間隄上之民居者相慶於家行者謳歌於途回
思往昔漂流之苦真若更生而皆出自我
皇上一人之賜則我今日所以壯萬國之觀而鞏千億載
之
皇圖者端有在於是矣猗歟休哉先是尚書某等以工完
聞於
上且援
先朝事例請為文勒石以光示
聖德於無窮某忝輔臣謹拜手稽首為文以紀成事
辭曰 於赫
皇明奄有九有肇建
京師為郡國首盧溝之水上受桑乾太行下注淮為大川

西南經行實惟襟帶隄障橫流惟民所賴天雨弗休
水成巨浸漂我田廬民病滋甚
帝聞曰吁惟汝司空其為予治勿俾民窮惟時臣某以暨
臣禮內監外勳郎官濟濟仰荅
聖慈惟勤與忠小大臧業罔敢不共乃驅乃馳乃詢乃謀
乃遡厥源乃窮厥流度事緩急相地要害孰所當先
孰姑有待口曰狼窩廟曰回龍其地最大尤難施工
村名小屯及于陰山東西相望波衝其間或疏或石
地各有宜或築或修事咸如期財無耗濫民鮮勞瘁
跨乎前人厥功則倍有隄蜿蜿其長如虹孰啟有之

天子之功下民昏墊
帝曰予耻天下有溺
帝視猶己乃命作隄爰屬我臣非臣之能惟
天子仁遂歌室慶隄成而然太平有象于斯見焉萬方會
同是為周行仰瞻
廟謨孰敢不王惟隄之成實相于天永護我
明
天子萬年臣謹撰文光貽
聖德勒石堅珉傳示無極

積雨獨坐有懷七言律

簷聲幾夜響空堦小閣深扃日未開銀燭有花敲易
落玉人何處望難來身憑一几蜩將化心到千江蝶
屢廻愁緒不堪思遠道秋吟強學杜陵哉

奉荆川先生書

某於丙午冬辱收錄門下每期身心意念之間刮磨洗刷
以不負先生之教而不徒以其舉業文字見齒於門墻此
夙願也然自去冬奉違以來既不獲時領面教春間附書
左右仰求開導又未有一束賜荅遂疑棄之夫以初進寡
與之人時當杜門已不能無孤陋之患而館試或有高下
自覺勝心猶未盡忘譬則一舟隨風飄流於大川之上無
有與之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行且覆矣先生天下之仁
人也肯使門下之士至於如此而不為惻然矜憫乎正爾
自念忽得王掌科疏稿讀之則又以先生之將出而自幸
其初望之不終孤不自覺其喜動於顔色也方某初第時
寔嘗以一人之利鈍卜先生之出處適來閒得接遇薦紳
先達若對山林太史武東楊文選雙江聶本兵諸公皆謂
方今世道必得經綸大手如先生與念菴先生者一出而
任其責乃克有濟其傾仰之誠真猶欲睹麒麟鳳凰以徵
太平有道氣象蓋雖與先生素不相知者亦聞已有翻然
之意而不獨一二賢而有望者默主於其間也疏内欲以

職方相處雖似非宜部中覆題雖未有明說然閒周旋委
曲實出諸公至情而兆足以行之機將在於此先生素有
濟世之具且在盛德必不以昔官諫而今郎官為嫌天下
之舟方且有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時運有關此又不止
某一人之私慶而已也風便先此奉布草草乞台照正寒
更祈為國家自重不宣

明故南山劉翁暨趙孺人行狀 癸丑

翁諱錫字壽卿別號南山其先蓋山東人自元末翁之九
代祖某始徙居於常為武進人 國初有諱敬者以才行
舉於 朝同知欽州府事凡再傳而及於翁之曾祖 某祖

某某生璘為府學生配陳氏孺人生子二其長即翁翁配
趙氏孺人孺人故山西按察司使趙公敔之從孫鄉進士
趙公夔之妹也翁少丁外艱居兄弟長當主其家之事而
能以心計其才頗長於生殖始其先府君之捐養也門戶
落然翁以其居積之術行之數歲其家乃日以饒裕正德
間有恩例授翁 德府引禮舍人翁雖有章服之榮然以
不由庠序顯且苦於官其地者驅使之而不已也故又輒
棄去初與孺人處久而無出乃娶謝氏生子七人女二人
又納某氏某氏生子各一人方孺人之幺而無所出也翁
年且四十其於後事自以為無望矣既而生子妻若其弟

妹共十餘輩其邑中論子息之多者則稱翁為首翁昔撫
弄其幼子與女每喟然歎曰吾安得盡見其長而婚且嫁
畢吾事也既而則又及翁之身盡嫁娶以畢翁事每就翁
起居人爭前而致其意遇翁誕辰奉觴而進者蓋接踵也
夫事有出於望外者斯足稱異翁之晚而多子且各見其
長長而各婚且嫁皆出於望之外也亦異矣哉翁性孝歲
時祭其先府君泣兩行下毋陳孺人時或以事怒翁繼以
箠撻翁亦跪而受之不少違其祖墓之傍地族有鬻於人
者翁亟贖以歸於墓孺人之卒既越數年矣翁猶戒其門
以內曰吾先室之盡方日與我周旋爾輩其慎毋忽以嗃

也素性不妄施予然於暑月每施行者以茶人有死而貧
甚者或予之棺不從其家取償與予再從父宗賢交而善
比其死也則為撫其遺孤長而後已其為人孝義而能有
終類如此孺人出自名族有賢行事翁以禮撫諸子女愛
有加其卒以嘉靖甲午某月某日距其生成化乙未某月
某日享年六十翁卒於嘉靖壬子正月八日距其生成化
丙申十二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子八大有娶醫官楊濟
之女大濩縣學生娶予再從父宗賢女早卒大化娶國子
生陳汝立女大章娶鄒平知縣葉文茂女大雅府學生娶
廣東僉事陳子善女大用娶予從父古田知縣重甫女其

一幼而殤皆謝出大韶娶丁某女某氏出大直娶舉人顏
以新女某氏出女二人長即予妻早卒次適段泳亦皆謝
出也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翁卒之明年其子大有等
將以十一月十有二日奉翁及孺人合葬於平江村之新
塋先期走使於 京師圖翁之所以不朽於其墓石予惟
為童子時已為翁所賞識許予婚姻予妻之猶在室也孺
人撫而謂曰汝當為官人妻吾其從養於汝病且死猶以
予將至戒勿予慢予妻亡翁實善視予子麼其易簀之前
一日昏昏若夢語謂予登第戒其家速賞報者夫以予之
微名昔固未有成也翁與孺人乃念而不置若此予今奪

而有成矣而二人者皆不及見且予妻未及爲官人妻而輒先棄予以逝予於其外祖及祖母之襄事方從予於此而不能一與執紼焉皆予之所私痛而不能爲情者也故於其來請也誼不可以辭謹狀其生平之畧如左而仰乞夫立言者有采焉謹狀

先妣金孺人行述　甲寅

母之先鄭村金氏世爲武進人外祖諱某外祖母儲氏予先母孔捐我諸孫既五載先君石溪公始娶母母之繼予先君室也逮事先祖母潘潘性嚴急子若孫諸婦少所當意母獨以柔順見稱喜予先君亦性嚴急母亦以柔順承

之於內寔多有助云予諸子時有過誤先君或加譴呵母必於其側有周旋拚護之意予家故薄生計先君志高邁而性開曠日惟訓教予諸子爲事不屑屑治生然家之生齒日益繁予及予兄寀學於外復當有所資送予兄憲課農以耕維母寔任其百責於內辦學資治農餉蠶桑績織之事咸由母處分故予家雖貧而稍得以給亦母之力爲多與予先君處久之生二弟二妹予兄弟皆相繼畢姻事予兄之子亨若京亦皆有室矣母猶不以姑之禮自亢每諸婦候姑起居母氣殊溫溫一似爲婦時狀予先母有從媵夏氏者在先君左右久先君初議母婚人謂母必不能容母既至則撫夏有加凡家之事若衣裳酒漿之類一以委於夏故門內無間言而母緣是更享其逸族婦有性妬悍者咸化之予姜氏之群而爲比隣也數十室其散處在田者約如之婦女長少無慮數百十人歲時相與無不人得其歡婢僕有不可或不免箠楚即令人覘其受箠處惟恐傷之蓋其處娣姒以下有禮遇婢僕有恩其天性然也歲壬寅予先君之變母哀過遂患瘵疾瘵甚繼以嘔血既而又患癯癯愈而疾作不已遂癯然體肉脫盡然其面貌猶如平常時故予登第後必欲迎母於　京邸予兄及弟書來皆言母弱甚恐不可行予以爲弱自母體之常至此庶

其可愈母既至予晨夕察之始覺其骨立而形變予曰是猶未有他恙庶其猶可愈也乃稍久則日寒熱自汗既而又以感風卧卧起之日適同館諸兄爲予稱母壽其夜遂以停飲食於腹痛不可忍予亟召醫醫至竟不可救藥矣時嘉靖甲寅正月二十有六日也距其生弘治七年十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一先君諱某字純甫石溪其別號也子男五人長憲次寀次即予寶又次賓宋女四人長適謝元貴次適邵夔次適薛季龍又次適吳培孫男十五人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二人其詳具載先考狀中始予先君在時使賓宋分習詩春秋經命予及兄寀各授以

淸故寅僞兄而宋屬予先君既謝養二弟一妹皆未畢婚
嫁予家止祖遺宅一區予兄弟五人者咸聚而處於其中
時皆未令得所也既而二弟者各以其所業補縣學生二
弟一妹予三人皆為畢其婚嫁祖所遺宅推以與二弟不
從二弟取直母於是乃若有不安於其心予迎母既至
京師朝暮饌食或少豐即似不欲食病且危而急矣弟宋
以從行侍母湯藥問所欲言曰何言又問於兄寅得無言
否曰於寅亦何言竟不及私而逝予惟世之為人繼母者
非酷虐而仇疾其前室子即為私蓄以貽己生子兄若姊
皆由母而婚且嫁予以獨幼小由母而長又由母而獲有

成其司予先君管鑰積有歲年矣而未有一錢一帛以私
貽弟妹予兄弟若姊之為母之子也盖幾四十載一指之
虐不以加疾言怒色無及焉夫以母之恩方自恨無以為
報而其跋履遠來以就予養於此也為日不滿百曾未有
所以娛母而奉之而母則以予輩所嘗施於弟妹及予所
以為母養者而至死不自安且至死而言不及於私也予
之哀痛其何能以已耶茲將扶櫬歸恐母之賢與其月日
而俱遠以泯也故述其生平之略如此惟立言君子垂采
焉

祭曹母蔡太夫人　癸丑

於乎夫人少嬪龍湖為公賢偶佐公治生日增其有臨公
之居言闢其湫公官司徒夫人則守美為公成疑為公剖
豈惟公配實公良友夫人深居於子之為若友益損若行
醇疵凡外之事動罔不知即小有愆亦罔不規盖夫人之
於內翰匪徒撫之有母之慈勗之以正兼為嚴師丙午之
秋惟內翰卒業國子以其言揚公訃自北舉家榜皇乃今
年春惟內翰獨步春官莫與頡頏母訃自南如公之傷於
乎昔偕公老願未獲償今子有祿竟不及將彼蒼者天一
何茫茫人之為生離而有合譬則陰晴夫人離公而公長
往內翰離夫人而夫人竟隕其生離而不合何斯理之難

明憂樂悲歡事不同行歡樂方盛悲憂常屏夫人聞子之
喜喜方未已而大命以傾又何斯事之不足憑我聞內翰
來以去冬夫人强遣憂心則忡大科之得樂則有同內翰
得之不暢於情而戚其中戒行有期且膺重封夫人曰嗟
予已七十行將焉從乃姑止行竟以考終官為侍從人稱
曰榮內翰則曰予惟予母此亦奚膺乃日以疾吉遷爾羅
母氏之凶方夫人之不樂登道與內翰之連蹶乎　九重
也人曰異哉止一子而難於就養官三月而遽圖冥鴻詎
知夫人之遐遐其行盖徵兆之先見而內翰之汲汲於歸
乃其一氣之感通也耶其等情均里閈誼重婚姻或忝通

家末契或為宗黨中人聞夫人之告變咸茹歎以含辛追
令子之莫及嗟執紼之無因敬陳辭而遣奠庶衷情其少
申夫人有知其鑒兹忱

祭南母李宜人　癸丑

嗚呼天生達人必予賢配子承義方亦由母誨有家咸宜
稱美自昔尊卑長少異情同適若宜人者其可以為則矣
我聞宜人少歸南公公績於學家務身叢百辛劬劬孝於
舅姑曰畏與祭咸克相夫有子曰軒叔後維守匪徒愛之
而勞以義蚤賓於鄉宜人未置乃令登朝母心始慰女
志同行在古為難友於姊姒人得其歡嫂繼兄室少以十

齡宜人下之氣貌恂恂愛而有偏亦人之情從女若子視
猶已生家人而離每自婦人公之兄弟更數十年而終無
異心曰惟內助周旋維繫之寔勤也公每宦游宜人必隨
其家人望何時來歸公歸林泉宜人攸託乃遽至此公誰
與樂昔遣叔後庶其念我名成登選謀歸不可亥圖迎養
而遽罹此禍嗚呼遺勞在公遺教在子遺愛在其家曷其
有已此叔後之所以肝摧腸裂而號呼不止也嗚呼是豈
惟南氏一門衆不能忘凡我四海同升聚此一堂方將砥
礪學行討論文章而叔後獨以憂去能不使師為弟子泣
而友為友傷也耶雖然脩短何憑所貴不朽宜人之壽雖

五十九然乃憲伯之妻吉士之母龍章自天赫赫貽受麟
趾發祥蘭芽方茂天嗇其年而昌厥後嗚呼若宜人者其
亦可謂不朽矣千里寓奠涵淚潸潸情共愁雲達於渭南
尚饗

祭吳母蕭太夫人　癸丑

於乎人情孰肯甘隱約而舍榮利其在婦人交遹尤易而
期子之貴者亦惟其祿養之可覬若夫成夫之高成子之
賢不失其取舍之大分於貧賤富貴之際者寧不為卓然
而特異於惟夫人太史從女少歸楓翁百辛咸茹懷璧不
售翁將遯舉隱居林泉夫人寔與有子成名曰惟先生兩

郡文學十年明經自官迎養堅不欲行官况若水母心則
寧於乎夫貧我俱子祿弗以躬節苦而自甘閒官冷而輙
喜若夫人者豈惟婦人所不敢企雖在丈夫戚戚於途窮
而不能超出於聲名利祿之外者亦豈能視此而匹其美
龍章寵褒行將有期熊夢兆祥蘭玉其在兹八袠而四又
孰不曰壽考之維祺而遽爾聞訃慽若有遺子母至情曾
不及以執手而一訣而終天永違此先生所以有無已之
悲而薦紳大夫士凡有知者因先生之以艱去莫不感歎
而嗟咨實也鯉庭桃李久辱栽培受知先生夫人是懷前
於乎原後於蘇臺每擬相造展拜堂階夫人不住予不來

來茲於先生聿獲趨陪意夫人之將至則噵昔心事庶其可諧而夫人已矣此又乎一人之私衷薄物寓眞情實無涯夫人有知其鑒之哉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讀禮稿目錄

贈江陰邑侯中石金君序
送西溪劉二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崔母尹太夫人壽序
刻崔母尹太夫人榮壽錄序
刻育吾萬君餘稿序
謁闕里記
登太山記　書二記後
題丁君勸世文後
祭陳母劉太夫人文
祭曲阿叔父
祭同年史肇峰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寓金沙奉荆川先生　論講學
與陳文塘　論荒政
與西溪劉二守公　論城守
奉阜松坡先生　論學職
與王會沙
與蔡可泉中丞　論講學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侯官趙世顯校正

贈江陰邑侯中石金君序　丁巳

萬金之產方祖父艱難創立時百辛咸茹凢有風雨霜雪沮塗荊棘之苦無不以身冒之用能聚其所有以傳之子孫子孫不賢則不能追思其前人閞創之難而相與守之於不墜其或賢矣而未必其才之足以守也則亦未必其能善守之也賢且才矣足以善守之矣其家設不幸而有適然之故子孫中一人身死於禍其一人則能消禍於方

萌斯二者蓋於家均有賴焉予則又以為創而非守則創者徒勞而不免於廢墜一人身死於禍而無有善消禍者以繼其後則禍將結而不可解矣故有善創之業不可無善守之人而身死於禍尤必有善消禍者方可以全之於其後也江陰之有新城始自麟陽趙君成於雙渠毛君蓋所謂艱難創立茹百辛以聚其所有者也繼毛君者為鶴洲錢君錢君下車之三年海夷為患瀕江海皆苦之而江陰尤被其毒時嘉靖乙卯夏五月寇薄江陰城下錢君毅然率其衆以出遇賊死之方是時江陰危甚其君子以哭其父母為慼其小人以失所恃為恐譬則家有適然之故其主不幸而死於盜賊之手舉家皇皇然後之繼至其家者殆亦不易於為力矣予友中石金君自高安以才優調江陰授以趙君毛君所已創之城而值錢君創敗之後蓋有守家之責而適當家禍方萌之時君之不易於為力也甚矣乃君為之則不以其力不易為而不力於為也始至之日寇已稍稍退矣君度明年必來亟戒其衆蓄薪以待爨實廩以待食脩火具以待城守練士以待用凢所以為先事之防者無一之有不預及次年春寇果復至賴君之有預防於是江陰城中爨有餘薪食有餘廩城守有餘具士有餘勇凢所以為臨事之備者又無一之有不周至若

選委曹簿其使當城上事君從中主畫以策應四面則尤有集思廣益之遺風焉既而賊衆數萬并力以攻者再越月竟無柰江陰何城卒無事是猶家有冠難主人百物之備足以自固其垣墉而又推擇家衆之賢者以相與同心扞禦於其外也然則趙君毛君固善創於前而君其善守於後錢君身死於禍而君亦善消禍於方萌者歟夫趙君毛君方以正直敢言為名御史錢君以慷慨殺身為忠臣皆江陰一時之選也君復以一人而脩三人之烈若君者其亦可謂賢且才矣軍門奏功監司舉賢能吏相繼上其事於　朝部取檄且丁君去江陰且有期有黃生某者感

君有活江陰之恩而恐其後來者無以匹君之休於是述其鄉人之意來告請予文以贈君予惟君與予為同年進士予與黃生又嘗同游師門予既喜君能行其志樂為道之而黃生父子無所為而輸財於城上者且累數千其請於予也又與予師之弟應貞甫偕來皆予之所不得辭也故為序其事如此雖然予之為君序其事將以告君後來者非獨贈君黃生之得請於予予蓋為江陰之人共言之亦非獨為生也是為序

送西溪劉貳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吏有不宜於俗而時乎命之為俗吏也官雖遷而不為榮

職有不便於冗而時乎授之以冗職也秩雖增而不必賀何也才固有所不相近而情固有所不樂為者若今西溪劉君自我郡貳守而同知長蘆運司是也夫郡貳清望鹽運冗司劉君賢者而財課能職也古昔興利之事俗吏之所能而儒臣長者之所不能鹽鐵榷酤之論桑孔以為便而賢良文學以為不便今舍清望而就冗司以賢者而任能職是俗吏之所能而責儒臣長者以必能桑孔之所便而亦欲賢良文學以為便也名雖遷而實若左人情或以為喜而於君必有所不樂矣乃金壇尹趙君徵予文以贈君之行而欲為君榮且賀焉何也曰此殆　國家用人之

深意而人或未之察也惟王論道宰兼公孤者始得坐于其側而上下其議論以啓王心此乃當國大賢之職任也然而邦之財用貨賄之出入其多寡盈縮之數惟宰得以知之其均節制用之柄惟宰得以操之其以式灋授於其屬而會計其歲月日時之成亦惟宰得以詔王而廢置之是固非宰之所當為而亦未嘗不兼為也後世善理財者其勾稽出納之任亦往往不用吏胥而用知禮義士人為之此亦豈士人之所當為也哉良以財賦不由宰相則利權散出而耗蠹之害滋出納不用士人則弊孔百開而乾沒之患起是以古者大而為邦國之財小而為有司出納

之財上自論道之相下至於知禮義之士人皆不問其才之相近與其情之樂為與否而凡俗吏冗職之所宜為盡舉而畀諸其身反若不量其才不察其情病之以其所不能而強之以其所不欲此其意蓋惟潔然不少緇於利者夫然後可以統一利權而塞其弊孔之所在其於用人之際蓋有深意焉而或者不察則以為宰相士人不當待之如俗吏授之以冗職而不知惟宰相士人能論道而知禮義此俗吏冗職之所宜為不得不一舉以煩之也運司以鹽為課關國家財用貢賦之大計而出納勾稽之數亦與存焉是非真能論道真知禮義之人殆難以潔然不緇於

利而我劉君之為郡貳守也攝行郡事者一下行邑事者二皆未嘗有一錢持歸而去之日如始至君可謂不少緇於利矣又其以士人之身而行且有論道之責則難以俗吏冗職之所宜為而一槩以煩諸君君固不當以其才之不相近情之有不樂為而有所辭遜退避於其間也況長蘆為古興鹽首地　郊廟祭祀　宮府膳羞百官廩餼之用於此焉出既非他運司比而敬戒從事使其上供之物無一不富而且精又非君莫之能為然則君之才固無不相近者而其情亦豈有不樂哉是可為君榮且賀矣雖然是又有所當勉予將於君之行而有望焉儒者經濟學術

要在興革利弊為國家致實用而行已志非一切可以苟然而已也淮鹽之價高於天下視長蘆不啻三四五倍又彼此相望水道可通若因漕舟之便用宋人轉搬法而以滄鹽通之於淮則兩相適均我公家固可不煩費而坐增數十萬　國課矣此其利之當興者也滄洲置司與　京師密邇而豪右便於請托故嘗有窩賣之弊地當南北往來之衝而往者權璫使經其處動以道路費為請故又嘗有奏給之弊窩賣於豪右則商中日少而課日就損其害也在國奏給於官監則横取於北爭售於南商病而民亦擾矣其害也在民此則其弊之當革者也夫此一利二弊者固皆儒生經濟之學所當講求而不但為俗吏冗職之所宜為然而我　國家分地有拘不得互相貫買非敢於破格關請則雖有大利而不得興而權豪積習從來已久乖忤一萌輒有奇中非敢於為國斂怨則雖日睹其弊而亦莫可救解也然則是説也人以為難而莫之能行久矣君今為　國家總利權於一方而方且求塞其弊孔之所在是三者乃其鹽政之大者也請君勿以為難而竭其才致其情以為之毋徒諉曰吾於此本不相近且亦不樂為也吾但能潔然不少緇於利而敬戒從事焉則吾事畢矣是予有望於君而亦君之所當勉於將來者也予既著其説因書以授趙君使歸之君以為送行序云

崔母尹太夫人壽序　丙辰

親之教其子也其道在於成子之身而非徒以其愛之謂也子之受教於其親也其道在於自成其身而非徒以其養之謂也予嘗以是求之古人其能以是道交相成者在嚴父於其子猶以為難況母子之間乎然則母之能成其子子之能以母教而自成也蓋亦難矣中國夫人以嚴訓行於其子崇公公亦能奉母之訓為世所稱是固可謂母子交相成也然以中國之動有法則而又益以正獻公之訓焦先生之師嚴以相與維持於其外也不可謂一無

所助若榮公生於相門其所資籍以養成其德器者當亦
多矣蓋不獨已之能自成也然則母之無所助於外而能
成其子子之無所資籍於人而能有以自成者斯則為尤
難矣予又嘗求之古人若孟氏母子其始之窮也三徙以
為教惟母氏一人寔主之既無有可與維持之人而力學
於道以追夫魯國大儒者而幾與之並則又其子之所自
得而無所資籍於人是母能成子之身與子能自成其身
而不徒以其愛與養若孟氏者蓋千古一人而已矣較之
中國之事豈不為尤難哉予同年友賜谷崔君少喪其先
公其母尹太夫人撫君兄弟三遺孤以居艱苦百端無中

國之助榮公之資籍而幼孤晩寡乃甚於孟氏所遭之窮
當是時夫人無三徙之迹而有斷機勉學之誠君雖去孔
子之生為甚遠而願學之志則亦未嘗不奮然於千百載
之下其為司理於吾潤也惟夫人千里就養歡然撫君如
其初君亦得以　朝廷之祿供夫人旦夕之奉而不負其
少年之所自期其愛與養可謂無至而無不盡矣然而其
所以交相成之道則不在於是也夫人勉其子以仁義之
格言既不忝孟母家訓而一錢不入私橐惟君之蒞官人
真有辭齊卿祿之風非亦所謂成子之身與能自成其身
者歟吾鄙士大夫服君之清德相與推其所自歸其盛美

於夫人而夫人行年則既七十而有五矣於是又相與咏
歌之以為夫人壽而且以道君之賢予惟具中善者享中
壽具上善者享上壽所謂壽者非徒有其年而已也人生
萬有皆可毀惟以善成行則自卓然於天地之間久而不
磨故上善當與穹壤相弊其次焉者則容亦有時而盡中
國之善中善也歷數百年之後必能有勝之者若孟母則
上善也更千百載而常勝則亦更千百載而常存故古今
稱母氏之壽者宜莫如孟母矣而寔其子子與之賢有以
成之玆欲成夫人之上壽而進之於孟母之列謂不在君
不可也予素與君以道義相期既無庸隨衆以道君之賢

而君為齊魯閒產又孟子之鄉人也故因壽夫人而致望
於君如此君幸無以予言為迂而相與勉焉是為序

刻崔母尹太夫人榮壽錄序　丁巳

近世士大夫居官其秩之將滿也必各有所得而去最上
得聲名其次得利祿又其次則因得利祿而得聲名皆有
求而得者也夫有實斯有名有官斯有祿若形影然是奚
用於求哉然有實不至而名至祿有常而利無窮用無窮
之利以希實不至之名者斯則有用於求而實近世士人
之常然爾予同年友賜谷崔君為司理於吾潤幾三年滿
矣而一無所得於官蓋因利祿以自封與奉利交以貫聲

節既君所不屑為至於希合上官使聲名滿人耳而[illegible]流之所推奬若然者君又深耻而不肯為君固泊然無所求也然獨汲汲以奉母故吾潤士子與其旁郡之有朋者知君之無所求而其所自足者常在於倫性間也於是推本其母尹太夫人之賢相與作為詩文以致南山祝詞積之既久篇章且侈然富矣君固他無所求而喜於得此且於諸君之意不欲使其虛而無所白也於是彙為若干卷授之梓人而屬予序之予惟古人秩滿而去止持一錢以歸者人謂之廉而琴鶴自隨之風至今可想見焉君之將滿而去也脫然於聲名利祿之外既不若近世士人

所為而一錢不持一琴一鶴之亦無有也君誠無所得於官矣雖然啜菽飲水猶盡其歡況以　朝廷之祿為母養乎遯世而不見知猶當處之以無悶況君實嘗有知己薦揚之乎聲名利祿閒君誠一無所求然使君他日持此刻以歸其孝行在家庭而其清風被於案宇較之一錢之取一琴鶴之隨其所得為更多矣予素重君為人既於君命不可辭而又知君之所得於官者非古今人可以較量其多寡也故僭題其首如此云

刻育吾萬君餘稿序　丙辰

人言舉業時文與古文不同調故今之從事藝苑者必棄去時文不為而後能為古文予以為不然文章在明理說意不在詞華苟能探見本原直寫胸臆而自成一家之言則雖不求纖濃[illegible]艷以為篇章爛然之地而其言亦未始不文此蓋時文古文之所同而云有不同者特在體裁音節之間少當有辨焉而非判然絕不相似之謂人之欲學為古文也亦非必棄彼而後能為此也近時書坊中傳刻舉業文稿無慮數十百家中間若予師荊川先生及昆湖諸公不過數人能探本原寫胸臆為文以澈後進而名當世其餘則多枝詞蔓語舉不根於經訓理學甚則勦說於人苟技時好而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予每病其多而無取

至欲假手祖龍以為一快而不謂予亦嘗有書義百篇刻行於　金臺市肆而不能禁止是予之所深病於人而於己亦既不能免矣居無何乃適有王生守中惲生華卿良卿兄弟持其所嘗受業育吾萬君稿示予而屬予序之予惟予之所自病者方在於此而乃為君序行斯稿是復以此為君病也雖然予嘗讀君之稿既終業而知其能進於古文矣稿有經書義及鄉會中式卷共若干篇皆能發明經訓而不畔於理又多出己意不蹈襲人是予所謂探見本原直寫胸臆不求文而自文者殆亦時文而有古調者也夫唐瞿諸公方以古文名家予亦自信其所為文與古

同調頗有勉進于將來而不但以其百篇之傳為已病君於政事之暇閒亦好為古文詩歌閒有傳示於人而為君序述其意者則君固求進於古文而與予同志者也倘由本原胸臆之高少致其體裁音節之辨作為文章遂成一家以與唐瞿諸公者並傳於世而予也亦得以附於其後則斯稿之傳豈徒不為君病將不益為有光也哉君固雅知予予愧無所效尺寸於君而王生惲生之以序見屬也其請之又甚固故不得辭而題其首使知君之時文非一切技詞蔓語勸成說而校時好者可同固不必棄此而後能為古文而其將來之所勉進當亦有以名其家使唐瞿

諸公者不專此美而予亦竊有附焉則予所望於君之意而亦或君之所自許也君名民美字子才以庚戌進士知武進縣事其歷官行已之善方進而未已在他日當自有書之者故於此不著云

謁闕里記

嘉靖丁巳予內艱服闋還　朝舟抵沛閘前路挑運河阻不獲進時家二兄呂濆先生以應貢同舟上而邑人某某及長兒麟皆在予云生不遊聖人之鄉嘗以為此生不了事今闕里在望而舟行適有阻來閒一往焉可乎眾皆曰可於是謀於沛縣令減舟夫兌與夫以行時三月某日也是日至滕縣滕縣田野多不耕一望荒萊極目又見民有完稅而官為簪花鰹綵鼓吹迎送者蓋又以完稅為僅見予因舉井田之說孟子所以勉滕文者諭縣令勸民力於耕民力於耕則土易闢而稅亦自易完不煩令長勞來矣令唯唯蓋口以為然而心未必然知其力不能然也歎息久之次日去之鄒鄒孟子之鄉具衣冠拜孟廟時孟博士方緣事繫獄而其家子弟延予飲乃有伶優在予又歎息而去之經嶧山望而過恨未有登山主人也又次日抵曲阜縣齋宿而後敢謁廟行釋菜禮焉禮畢世職令君某導引予觀先師手植檜檜已枯君言此物隨時代為榮枯予

曰令方盛時然則檜且向榮矣既而又導引登奎文閣閣藏秘圖古典充棟既而過杏壇杏壇二字乃金人党懷英書既而又導引謁啓聖公殿殿五楹既而又導引觀金絲堂堂亦五楹其取名蓋以魯共王事聖公某張燕招飲於其廳事以方居喪不出陪而博士從父某為主人燕罷謁顏廟陋巷有井井有亭而顏氏子孫少既而由龍門往孔林拜墓禮與謁廟同墓之東為伯魚墓而子思墓在其南次第拜而畢乃始一縱觀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又次觀子貢舊場場在墓西南林廣約十餘里中有異草奇木木名

指者尤奇其最大株相傳子貢手植殆未必是此木性不曲而理有文人以比文王墓之模木識重其名然以為枰為杖恣遺贈四方之賓客似非所以重也人嘗言此詰中下無荊棘而上無鳥巢先師在天之靈實使之始不信今見果然尤世間奇特事是日晚仍宿於公館次早往拜周公廟廟在孔廟東北去城三里許公之後為東野氏其奉祀一人來見微弱矣周孔本同道均大聖而後人之盛衰迥然別不能不為公興慨也是日還公館世職君送酒來示不陪以上下禮處予予不敢當也卻還之令設於中堂俟往拜而領其意蓋聖人子孫當往拜賓主禮當然也先

是縣送輿皂及陰陽生代吏辦執役予皆辭不受而徒步城市中自念曰聖人之鄉得一遊厚幸矣何敢乘輿張蓋擁於後呵於前若往他所然歟既而世職君以安車來予與家二兄同乘坐而往登其堂則邀一春元陪先在矣春元者中某科孔某也予以嘗受業家二兄坐兄傍而兩君者豈前席蓋不欲與予抗相對坐也兩君互稱號而不以輩行相呼予疑而問始知世職與春元為從祖孫蓋族遠而人衆相沿襲為固然而博士君先碩我於公館當作客而反為主亦從來相沿襲為固然矣聖人子孫其稱謂與交際乃若是此必自有說姑闕之欵次因問泰山遠近春元力言路不遠當一往而世職君亦弄王從史之次早為具輿從趨予往予因遂往焉廟中古碑刻甚多以冗不及歸觀令人搨得之持以入之於行笥

登泰山記

由曲阜行半日至兗州府府公朱平野名應奎辛丑進士其先我丹陽人而占籍於京師以予避 曾藩而不入城也携酌於城外相欵敘 曾王亦遣官送禮焉次日至寧陽縣縣卽春秋時曾闡地次日過剛城屯留宿又次日至泰安州州守徐順齋節督糧計部羅小山廷紳二君皆癸丑同年先一日已上山予從州佐某覔肩輿由紅門入約

行十餘里經回馬黃峴二嶺西行轉東北上而下又西行轉東北則下而復上盤曲雖有上下然路稍平如此者九三處以里計者亦三遊人至此稍舒快名其地曰快活三又五里至御幛坪宋真宗駐蹕之所有五松高約數丈偃仰若蟠虬然相傳秦始皇封為大夫者羅徐二兄下至此適相遇茶罷則上者下下者上各分行去自御幛坪以上皆石磴輿人用布韋挽而登又五里至十八盤盤曲約又數里至峽口高處石門題曰南天門又三里至絕頂昔人紀遊者總前後謂共五十盤予登眺應接不得暇忘之矣山頂有碧霞元君祠元君莊嚴相類女蓋女仙不知何以祠

山上想曾於此修煉而得道祠可也祠於山之頂若山主
然而人之乞靈此山者盡歸感應於元君未可也寢殿乃
後殿名塑一女像寢於牀而覆以衾應寢義則悉矣不但
涸藝山靈亦豈所以禮元君乎　國朝陳氏沂泰山考岱
曰宗言為群嶽之長又據博物志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
主召魂東方萬物始成能知人生命之長短以此知能為
人禍福者山靈也祠以嶽神名名正矣山一以嶽神為主
附於山可也愚民謂禍福皆由元君遂將以
掩山靈焉斷斷乎不可也道士言越觀峰下壁立萬仞者
為捨身崖人有投其身崖下為化去而仙者惑甚矣惑甚

矣當聞於所司時有以禁治之勿惑於求長生而每每自
喪其生也嶽神祠之後有磨崖碑乃泰山銘唐玄宗御製
隸書大徑三寸許頗奇偉乾封年間有登封文字寸許顆
聖敎序者更可觀被閩人磨去書忠孝廉節四大字於其
上古字今不復存殊可恨玉女池上一石埋土中相傳李
斯篆字又多漫滅而不可辨認矣又上極高處有玉皇殿
殿南有秦碑碑高二丈許而無字不知何謂或云有字封
禪時頌功德之文蓋韜之也予聞日觀峰五更鷄唱後可
向東海望見日始出欲往觀而以秋少裘綿寒氣不可禁
於是披香錢官借羊裘披以往果於鷄唱後見團圓日紅

赤色從海底漸升上初若動搖不定當由水氣漾使之然
奇觀也觀訖下就玉女池公館早飯天明矣白雲無心其
去來亦無時時時着人衣裾上眉睫間少陵所云盪胸生
層雲始謂想象摹擬而得今即躬逢目睹亦不過如此又
少需而日出適雪後滿山皆雪色日光映之白雲溶溶在
其上約尺餘令人凝睇不能去又一奇觀也是日山上已
晴而山下雨下山時始知當由山高雲在下故下雨而上
晴然則又豈非一奇事歟是日早飯罷從南天門整舊磴
而下下則布輦挽在輿後至岱嶽觀在宋為天書觀則羅
徐兩兄皆先在而設席為主人者徐也羅邀於次日同遊

靈巖寺相與窮山下蓮花鷄籠諸峰水簾泉桃花峪諸奇
勝而予以南來舟當已過沙河及濟寧待應久不應久留
坲相睽隔遂辭謝去比及濟寧則舟果先至待久矣

書謁闕里登泰山二記後

旣營二遊畢舟中訓示兒麟曰孟子云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夫聖門之言至言也惟有得於其言斯諸亂衆言
可得而折衷矣是之謂難為言又云登泰山而小天下夫
天下大矣卽登泰山何以能小之蓋惟道高天下斯所以
能小天下也在吾人當何如古人以三立為不朽而常存
能立言然後有合於聖人之言而能難為言能立德立功

然後能道高天下而可望其小天下不然我且為清亂之衆言我且聊乎其小又安能如孟子所云云乎小子識之吾始以不拜闕里登泰山為此生不了事今既拜既登倘猶然故吾更是此生不了事也小子聽之有志於三立言思所以可傳德業思所以可久可大又有志於三立之不朽而常存也斯無負於茲拜茲登矣於乎小子其尚相與勉之

題丁君勸世文後 丁巳

予少時頗欲學為文章而不能深求其理其或不關於世訓不屑也既而讀丁君所著勸世文然後知文章自六經之外其有益於世者甚少人之工為侈詞蔓說而不足以勸也反不若山謠野語切中於倫理事物之大端而其言反足以動人丁君非能文者其文頗類山謠野語亦非文章家也然推其勸世之意則凡倫理事物之大端無一不備其詞雖俚若能與六經同其指歸而反為侈詞蔓說之所不逮於乎文章在有關世訓而已矣文苟足以勸世則雖頗類於山謠野語而不必工然則文亦何取於工也哉

祭陳母劉太夫人 文塘陳邑侯尊堂 丙辰

於乎夫人惟夫人早稱未亡從一而終矢死不貳有栢舟風侯方穉年氣已稱椎母施內訓與申國同成侯之材楩楠杞梓中於棟梁以獻 天子乃命我侯作宰於此乎反日多母心則喜夫人之節皎如明星未旌於 朝先殞厥生愛日而慕惟侯之誠祿養方始遽隔幽冥子良於吏母寔教之封章弗待榮與世辭賢侯惠政亦母之貽民感母恩與侯同悲昔來自閩春風畫船今發雲陽永違重泉侯始迎母綵衣翩翩今奉母歸喪容纍然造物無心亦有裁培母之仁厚詎宜早摧邑中聞訃小大嚬衙哀奔走臺端乞侯復來侯之來也於義不可民咸曰吁誰其蘇我某誼忝通家分猶子行方以衰麻不敢登堂祥禫之後擬一稱觴予服未除母已云亡追母誕辰侯亦一方顧竟莫酬心能不傷予妣於京懷歸為瘁聞母之疾亦與此類倏罹閔凶痛心無地萬里孤身悲哀獨至侯今所遭視予何異感念今昔令人心悸祖載伊邇執清路塵迢迢岐路耿耿河津靈歸母鄉澤陰在民我哀母氏有懷未申聊舉此奠以寫吾真蓋大母之感衆皆為其父母致悼而侯以憂去予則又以同年兄弟而倍有酸辛瞻送臨風有淚如霰靈其有知予衷是鑒

祭曲阿叔父 乙卯

嗚呼吾叔父逝去吾而歿也今已十有八年矣而高風懿槩之在人者則雖死而猶生昔於吾黨蓋嘗以詩書仁義

為宗盟孫者賴以見撫爭者就以取平橫者視以知戢善者仰以有成赴人之急不啻如己之困揚人之善甚於彰己之名惠有所當加不問其人之能報貧有所當濟不必其全之在羸恢廓之度併包乎萬夫之衆慷慨之氣椎蓋乎一時之奕至若持己御物尤敬且誠人無微而肯忍懷有吐而必傾蓋吾叔父忠義性植剛大天成故於己每處其厚而與人不愛其情此雖已陳之迹然自今數之猶歷歷而可稱希世之珍方期大售有美欲施云胡不究尼父有言惟仁者壽吾叔父非仁者與而年止半百豈斯言之或謬海邦授任未試一割之能吳門養痾遽屬兩楹之候

閱人失天郎官瑣宿命實使然於誰致咎寶也不敏少常受知長志四方更辱提携人言吾家發科自叔父始取進上自吾始吾與叔父均為姜氏白眉而不知吾之寧有乎今日多叔父之所貽人又言叔父尚通吾生也固水火之性似不相宜不知叔父於生前所以矯吾之偏起吾之志而相砥於有成者雖叔之親而實為吾師昔吾為劉氏議婚也叔父以身後托吾而曰子其不負於他時吾唯叔父之命不敢失墜尚賴吾父兄之間相與蚤夜以圖惟宮今而既有主矣使叔父反生則斯言亦庶幾於不欺祖載之日適吾苫居銘行於墓推德於祠皆吾求以自盡之事而吾於叔父猶若有不盡之悲蓋以哲人既萎門戶日衰孱為吾宗姓致悼而非止一人之私酒殽既設有涕漣洏永世之訣盡於此詞

祭同年史筆峰 丙辰

嗚呼筆峰汝竟至於是耶天之生才非曰徒然將為世用身名必全惟君之才若刃之出於硎迎機斷擘見事風生始上春官以經術名方嚮於用為國之楨云胡奪君之速而使君之才美竟埋沒於世而不見其精英惟天有道善則降祥彼傾此培乃理之常有訓於家實惟君事不用為教覆與君異彼人惑之於君致忌乃扼乃擠竟貽君累疾

君者死君疾者顚君方得直明君之志云胡天道之不可信君亦與彼人而俱逝謂才者用君施不究謂善者祥君年不壽禍機所自室中之戈命實爲之君其如何予少與君嘗以同經疑辨義析聯袂蜚聲歲之丙午同歌鹿鳴約予婚媾予感君情辭君齊大君鑒予誠予病在衾憫予號戟扁舟過予誨予全生君施厚矣報何以稱始君被誣予愧不能直君之無罪令君即世予恨不能起君於九京墳有宿草始一來奠憶君平生淚欲如霰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某聞士之欲有主於世者居必有賢者為之師出必有賢

公卿為知己然後可以言遇而是二者則又人所不能兼
有者也某也少得從游荊川先生今復為翁所取拔之於
衆人之中而思有以陶鑄之夫翁與先生均繫天下重望
乃方今後進之所共推以為今之古人者也而某皆出於
其門其所遇亦可謂幸矣然在某則方恐恐然常若甚懼
而有不敢以自安者蓋士必有以自立乃為無負於其所
遇而所貴出於大賢之門者非徒借其寵榮托以自重而
已也某去春遭先妣變既不得於館中終領翁之教言歸
奉尊命移家於常日侍荊川先生之側辱先生亦日有以
與進而開導之矣乃緣命薄數奇既以傷寒脾泄之後經

年枉門而今春痘疹三犬子復相繼殀亡凡悲憂毒痛至
不能堪之事舉集於不肖之身而不能以一日自遣坐使
歲月為虛精神盡耗爾時且不敢望身心體驗稍有得力
即欲與經史文義分析性命經濟條件了一課程亦往往
力有所不繼而無以盡如其初心之所欲為每清夜圖惟
恐於他時有老大徒傷之感則雖得當世大賢為之依歸
而不能無負於其所遇反不免為門墻罪人此某之所以
懼而請也倘蒙台意垂憫而終教之使其門下之士有以
自立於世而不至為門墻罪人則為幸大矣拳遂以來時
勿馳仰乃緣未得其托未敢通書亦猶在　京時不敢私

候門下之意也茲因萬思節兄來便謹此申候此兄亦先
生門人故敢以其衷曲之私奉白左右而不為嫌伏惟
尊亮

寓金沙奉荊川先生　論講學

適來得從吾師於金沙日聞至教方自喜以為此生之大
幸而吾師則遽欲去此地矣悵恨當何如悵悵當何如某
昔從游門墻竟吾師教人惟於氣節上立腳義利上認源
頭便了人生大致故每每自重其廉恥而欲於微芒毫忽
之間積而養之以不失此身於可賤之地去歲居常時府
親炙道範則又見吾師性情日就中和造詣日底純粹德

業日進光大行方智圓之說時啓其衷較之向之所聞似
亦更有進矣然未知吾師胸中乃有如許寶藏故又欲求
見龍溪一聞其論如冬遊記所載諸語使此心豁然以為
求進於淵深微妙之指南而金沙相從以來時得一見于
實則知吾師中之所藏淵乎不窮其精光射人處如出火
之金又純然若經百鍊而未已者蓋吾師於龍溪公其立
身雖各有地而超悟絕人學問蓋世則未可以彼此定優
劣也某方自幸以為不必於他求而吾師亦時賜剪拂若
不忍以終棄矣然而定居之約竟不獲終某又竟未能移
家以相從於所往豈非心誠未至而緣分尚淺耶吁可

也此間講論有數番精髓格言竊欲編次成帙携以入京時一披展以為身心之助而徒舉其端緒莫能就是尤可歎也金沙似難久居吾師既不果來某於此後當觀事勢漸圖遷徙敝邑庶於人情稍為相安耳吾師若往宜興幸早決之某得少間即來追隨山中與思節諸兄同請終此教論也時方擾擾更祈慎於出入為道自重以慰瞻戀不宣

與陳文塘　論荒政

邇來救荒之策弟嘗欲少效其愚於左右而久病未能且聞執事者苦於補糧之無處而於此亦未有暇也乃今則

似已稍遲矣姑試以其一二言之如呂城壩之剩運客貨雲陽驛及夫厰之冗送官舟皆市井中未必饑而死者往往厠名其間以為游食之地其為脚行及夫頭家又多以厮養無賴參伍於其間而饑殍流離之人則無從得與甚為非計宜以審過饑民中擇其可傭雇而食力者於壩則責之脚行於館驛夫厰則責之夫頭家各令收管數百人每日人以其傭直授之而勿有侵尅勿令失所是公家可不費一錢而能全活數百十人之命亦一策也河工給散一節則聞兄已有處分而無俟於弟之細論矣至於饑民有老弱疾痛不能轉移者似當隨鄉審驗不問冊籍中登名與否九為吾民而饑甚者予之官票以俟驗賑庶幾里排諸人既得以面相質正無有欺蔽而於審實之後亦即隨鄉賑之又使富民出粟無有轉輸之勞且得施惠於其本鄉乃其情之所樂而小民當受粟者不至扶携道路伺候公府亦其事之所甚便也近見信吾兄亦有此議兄試問而酌行之可乎築城事弟以歲歉昔嘗勸兄求寢之而今則又悔其說之誤蓋弟初意實望當道諸公亦如吾兄親見吾民之疾苦特甚於他郡而庶幾有以寬之故欲已此大役冀得專盡其力於荒政而今則監司粮道亦以旁郡之例一施於吾潤又或以丹徒金壇之例一施於吾丹

陽矣昨者土兵得免數百人解額此自免之餘德惠政素孚於軍門得之而海防銀兩派及萬餘至預編徭役一年者則兄之力所不能并免於諸公者也未審邑之歉遠則數倍於蘇松常近則又非若丹徒金壇之猶有洲田圩田可以少收者此為諸公者既無由親見其然而將寬之矣然則為今之計更莫若興城工其可也蓋築城非私吾民實將以屏衛徵輸所派銀兩據此而請留之彼諸公者必皆喜吾之能任此而樂於見從吾所請萬餘既得以留而不發則兌關城濠於事必有端緒而因工以聚失業吾公私亦或可以兼利矣土兵免解之家令其出直以共此費

不足則求丹徒及他郡之協助不足則或又預取差錄一年於今年之冬如近日例又不足則於夏秋有收之後令鄉民計田市民計間架而各少輸其所有如兄前日之說亦皆義之所不能辭而其效則不必責之於旦夕者也夫率作有漸而賑恤有資則富民不至告勞而貧者蒙濟豈不為兩得哉知兄一人為吾民而焦勞久矣故敢少效其狂瞽之愚若其可行與否則惟兄自裁之而非弟所能與也

與西溪劉二守公　論城守

公於兩年間再有來去某皆以衰麻居鄉養病杜門失禮

為甚近聞使車下臨又緣病客金沙未得即走拜門下更用歎悵柰何公清操惠政久著在民今又借重敝邑則吾民所恃以為固者公也某喜幸何似第城守之策要在有備而錢粮器械以及一切防禦事宜所當預講而早圖者恐不可視為泛然之事而緩為之敝邑既無可守之形勢又未有所以守之之具所賴者一二士民須相與同心戮力於其間而又城郭內外各自為心恐臨時易於搖動不免敗事惟公有以聯屬而固結之爾某之客於金沙實自春初與荆川老師有藏脩茅山之約故同覓寓於此而近時寇迫孟河以南鄉人一時無備遂爾倉卒歸之然去我桑梓終非鄙情之所樂也公如採及芻蕘尚當有一二狂瞽之論為公陳之而我邑城之居或從是亦可卜矣先此草草伏惟台原不備

奉畢松坡先生　論學職

某無似辱門下獎進之恩尚未知所以為報奉違以來忽已三載懷仰之私久而愈增雖在夢寐中亦未嘗不神遊於左右而犬子違喪病苦經年竟未能通一書以少見其意昔人所謂陸氏一莊荒矣歎悵柰何雖然某之所以報門下者固不在於禮文疎數之間而門下獎進某之初意當亦望其不相負於後來以為酬恩報賜之大者而不責其禮文疎數之間以為厚薄某雖歎悵無任而其日夕稍

可以自解者猶恃其有此也夏間得邸報知門下有浙省督學之命喜不能已蓋以人才盛衰實關世運其選舉之責在禮部其進退之權在吏部而始之所以作養成就以充選舉之數而備進退於他日者內則國子司成外則督學憲臣之職任也以門下素望不為吏禮二部不得以選舉進退天下之人才而徒遷轉於刑名錢穀間六七年士論每為門下稱屈然卒有今日之命其於　國家人才雖不得如吏禮二部選舉進退之於終而猶得以作養成就之於始與國學等是於世故不為無所關繫此某所以關

命而深為門下喜歟雖然人才在我　國家禮部但能選舉之而已矣吏部但能進退之而已矣是皆於盛衰之故無所與國學雖有所與然亦拘於一定監期不能使之久從事以底於有成即有所成亦復拘於見在人數不能於數外有所增益而造就焉然則有與於人才盛衰之故而復能底於有成其成也又不拘人數而能有所增益造就焉者非督學憲臣之所得專者乎是督學憲臣者其權能使吏禮二部坐享其選舉進退之成而國子之作養成就亦反不如其能有成與其成之有所增益於數外也故於此復有說以獻焉　國家養士要在興起實行講求實學

以成實才今天下尚浮華而忘本實靡然一風而浙士或其尤也往者督學下其條教於有司學官未嘗不以德行為先然往往是一故事有司學官所以惟上之命而奉行之者亦未嘗不舉德行然往往亦是奉行故事而已其以為欲令士子興行當示以意嚮之所專注而毋或視為泛常必也示有司作養之意杜生儒請謁之門有司學官之所公舉與吾憲臺之所咨訪皆未可以為然也必其通學稱之郡邑中賢士大夫亦稱之者然後可以當吾之獎與而無所愧文移空舉之於上衆口泛舉之於下亦未可以為然也必其有實可指又合之衆論而可信者然後可以為

實譽而非虛言有飲於鄉必其德足以師於學者夫然後禮而賓之以勵世風有貢於學必其行足以無忝於學職者乃許之以砥磨後進行果稱優文雖劣而必獎行如有玷文雖優而必黜低昂輕重惟此是示而意之所嚮人必從之此其所謂興起實行之說也行果成矣使其不講經濟不適世務則亦謂之腐儒而已故又當與之講求一番使他日不為無用乃以仰副　朝廷側席之至意古人之學方為童子已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而藝無不通今人耈老矣竟不識此為何事古人以世務為學故仕而有優今人脫卻舉業方可向學而一履仕途便有牽制甚至詞

章足以誇詡一時而尚不知有救拯之辨者以此而為文學高等甚可歎也昔者洙泗之間相與授受其為邦為政之問答未嘗不留心於世務而兵財禮樂皆聖門有用之實才故由求點赤其所自許者如是而聖人亦果如是以許之要知古人學問種種是實故以其所自許與其見許於師門者不謀而同如此下此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已有公輔之望而胡安定教授蘇湖亦分門講肄使各專一長以見於世蓋其所以為學為教尚皆有古人之意在也今之馳騁於筆翰佔嗶於口耳者非詞人即學究耳而要之皆無用於世故願門下以安定自處而期望浙士使

人人有志於文正公所為通經之外各試一長閲卷之暇面究其實不但如經義治道之分齋而必有先憂後樂之實事如此則人才必可為世用矣此某所謂講求實學之說也夫此固皆門下所以為成就實才之地某則又以為以言教之不若以身教之使一人教之不若使衆人分教之何也門下諸學官之師表而諸學官者則又此多士之師表也門下道德文章為海内望今且不暇他數即此六七年間恬然於刑名錢穀之司而不為之動雅此為學官表率為浙士師已有餘矣獨所謂學官者多是老年闒冗無志進取而頑鈍嗜利之徒以善人而欲率其徒以興行講學豈不難哉荆川先生嘗言為數郡得六良師孰與為數郡得百十良師其意亦為此況門下果聽蒭蕘之言多方以風勵學官使人自為教以澈門下心思耳目所不能周則浙中人才之盛他日升於國學選舉於禮部者必且甲於天下其進而用於吏部也必且有進而無退而門下所以作養成就之功於是為不可及矣某也辱收門下請矢心磨礪以其學行之勉進於將來者為浙士先而不徒進其區區之臆說於左右則或門下獎進某之初意而亦某之所以報門下之一事也某北上伊邇不任瞻依草率具啓伏惟台亮秋冬之際更祈為道自愛以慰鄙私不宣

與王會沙

弟辱與兄有四同蓋謂同年同部同館同巷兹四者特其迹耳其可以要諸久而不替者則寔在於心事性行之同而不徒以其可同於人人者為親疎也兄之心胸如青天白日其制行能超然於勢利之外與人定交寔冀有彼此切磨之益而一切面是心非浮薄狡譎之為不以一毫少加於其身心弟方倚兄為三益之友是以竊適卜隣非徒為兄寔自為也乃今則不獲遂所圖矣衰苦中增此感愴日夕不能為懷柰何柰何昔荆川先生與陳後岡諸公在館時日嘗以此敦行古道弟顧兄亦以此要之於久而不替而不徒以其所為四同者為足以盡相與之誼而已此則弟之不盡之懷所為惓惓於既去之後者也兄其以為然否途次接荆川先生一書論及士君子出處之正昭若發矇兄果有從游實意弟歸當首道之吾二人若能以名節務相砥礪以無負此公之訓則此生亦可以不虛矣其他窮達利鈍抑又何足論耶別後尊體想已全好闔宅小大想各奪嘉若可從容則昔所論事亦不必舉矣荒迷中語無倫次萬萬亮之風便幸不惜一寄音容郎更望善攝以慰不宣弟執疚一身昔承亙凡憫念敢并謝

與蔡可泉中丞　論講學

昨承教諭及周遊四方乃是孔門派頭於世道不為無補而結廬山中會友講學為宋儒平生最得力處二說甚啓蒙昧某平日於師門亦嘗聞此敢不佩服然鄙見則又以為今世士大夫之患非關不周遊四方亦非關不結廬講學其大要在於習成世態靡然一風先達諸公不以道義引進其後輩後進之士不以道義推崇其先達諸公至於儕輩中亦不以道義自相切磨而徒為一應含糊遜避漫不可否之說以免身患而取世貲有能談及性命談及經濟者不以為迂腐而不適於實用則以為輕躁而未近於老成緣是聖學愈無人講授世道愈無人擔當此有志者

所以不能不付之於一慨也古人之學自灑掃應對進於脩齊治平事業蓋自其幼學而已然而今世科舉文義最為費人日力誤人聰明必待其登名入仕之後方可從事於古人學問而世態則既已習成如此矣尚何望人才之能如古而世道之有可為也哉惟公實繫海內大望某自為童子時即知有公既而讀荊川老師贈公之文知公以少年將進於道愈嚮慕公近於師門私論當今人物如公實為文章道德之望其嚮慕之心愈益切昨者舟過淮陰得覩道範而領教言其於性命經濟之學無不曉了且汲汲以薦引儕輩獎進後生為已責如某之不才亦蒙公不鄙而進教之抑且禮文之間假借太過真是休休有容氣象而又諄惓見誨使於儕輩中自相切磨十數年嚮慕之意真能使人人不孤何幸何幸某竊惟今之大賢君子其出處有關於世道者自在位諸公之外近已有一二進用之機而公之盛心必欲盡使出而效用於世公與先達諸公真能以道義引進其後輩與其儕輩中真能自相汲引而切磨矣其於後進不敢自謂其有道義然以道義推崇其先達之念則不敢不勉進於將来而儕輩自相切磨之益亦當奉公之教以終其身而未知後日之進果何如也以其私心計之誠得諸公主張於上而世態之習成者為一

變焉先達諸公人人肯以道義引進其後輩後進之士人人肯以道義推崇其先達諸公至於儕輩中亦人人肯以道義自相切磨而性命經濟之學人人肯相與講求其實而盡得其指歸人之日力聰明雖因舉業稍悞然於登名入仕之後即人人欲於古人之幼學追而及之雖不必四海周遊深山結廬而聖學之講授世道之擔當亦自有人矣然此特在一二有素望者示之以意嚮之所在有以聯屬而感召之而非公則莫與倡之於其先也故因差人回便而奉布其愚如此人才之盛衰世道之污隆惟公其留意焉不宣

姜鳳阿文集卷之四史館稿上目錄

瑞應玉芝頌有序　代閣下作
進白鹿頌表
聖壽萬年頌有序
賀　萬壽聖節表　代閣下作
萬壽聖節賀表　代閣下作
萬壽聖節賀表　本院作
賀元旦表　代閣下作
賀元旦表　本院作
賀長至表　代閣下作
賀長至表　本院作
擬賀雪表　代閣下作
賀雪表　代閣下作
瑞雪應祈賀表　本院作
靈雨應祈賀表　代閣下作
大朝門新成賀表　本院作
白角鹿賀表　代閣下作
賀白兔表　本院作
謝恩表　代閣下作
謝恩表　代作

謝恩表　代閣下作

門人晋江張治具編次

晋江周良寅校正

瑞應玉芝頌有序　代閣下作　丁巳

惟

皇御極三十有六載秋七月既望

上所居

仙宮之東

暖閣之北有玉芝生焉夫芝者靈氣之所鍾而仙人之

所茹也柳宗元以為天澤餘潤之所蒸出古靈芝歌

又以為聖人延壽命而配上帝之徵故知和氣所蒸

必生靈物而上壽之主動有真符先是海內守臣各

以鮮芝來進獻者極千餘本而產芝之地亦不止數

十餘處乃今復有神靈美瑞挺生于

宮掖之間則是遠極際蟠皆太和之洋溢近居

禁寀尤靈秀所獨鍾其為瑞應明矣又思

仙宮乃

宸居所在而

聖誕適仲秋上旬芝之生也復應其地與時則是

九重端拱之內地寶不愛萬方稱慶之先天瑞昭垂焉

瑞應中之瑞應又明矣臣嘗考之于古遠方所獻與

禁地所生既不能無有其盛所產之地與所值之時

亦未必兩際其休于此而有一焉猶且侈之聲歌形

于簡策將以仰答靈貺而光示後昆矧今嘉祥視昔

無備則我

皇上所以致精度之極動形氣之和仰格於

重玄而永膺乎多福者方將配上帝以為壽且以超千聖

而獨隆矣不有紀述曷揚盛美是用忘其蕪陋敬撰

瑞應玉芝頌以進蓋竊比堯封之祝亦偶同周嶽之

吁云爾頌曰

於赫我

皇昭事

上玄小心翼翼終日乾乾惟

帝一心通於九天太和薰蒸靈祉集焉彼茁者芝實惟仙

靈列脂之狀鏤玉之形曄曄含秀剡剡揚瑛爵為楨

瑞生于

帝庭時爭來獻產自九州惟此嘉生增

帝之休

宸居有殖宛若丹丘

聖誕降祥如錫算疇吉來休美難于攄銘協應昌期尤未

前聞
皇則有之瑞應乃并軼漢甘泉陋唐延英惟此靈姿和氣
所鍾伊誰茹此太極仙公
禁庭産玉華渚流虹事適有合壽應無窮萬邦獻慶茲
惟其展明明我
后天命用申自天貽貺歳歳常新臣謹作頌以告我後人

進白鹿頌表　戊午

茲者浙直總督胡某繼奏進白角瑞鹿臣仰惟
皇上
一元默運

五氣均調適當獻
壽之期繼有迎祥之慶惟白鹿諧聲於百祿故
玄天貽貺於
九重霜毳呈儀合二瑞而並遊於文囿星文頳秀兆萬年
以協應乎軒圖記載有光流傳無斁臣恭逢
休美不任欣愉謹撰頌一篇隨本上進伏乞
聖慈俯賜鑒覽臣無任　云云

白角瑞鹿頌　有序

臣聞王者之於禎符每不易得而其得之也尤或難
兼惟今年夏四月督臣某既獲白鹿於海上之舟山
以獻踰數月秋閏之季又獲一白而角者於徽之齊
雲巖而繼獻焉臣嘗考之是惟瑤光梟精金宿應色
其用稱仙人之馭其義兆景福之祥其以千百年之
質而獲獻於
聖明之朝其爲萬壽無疆之應彰彰也夫是物在古一詠
於周文之囿瑞矣然以色則未必其純白而不雕一
獻於黃帝之時白矣然以數則未必其獲雙而若偶
故知曠千古而一見已足爲百王之所珍况以數月
之相去而獲夫兩獻之繼陳者歟且齊雲巖者乃
上命新搆以祝釐之所而八月仲秋實我

皇上誕降之昌辰也今嘉祥之來適當其地而際其時則
聖心通於
九天而瑞應趐於萬世所謂無感而不通殆若有響而斯
答矣臣竊以爲獲白鹿雲蓋
皇上壽與天齊之兆而角出諸首斯又
聖人首出乎庶物之徵也不有揄揚曷彰盛美臣忝侍臣
謹拜手稽首以獻頌頌曰
惟王承聖白鹿乃來惟聖肇祥有先必開於惟我
皇澤被九垓久道成化猗歟休哉惟此瑞物瑤光之精有
白其質千歲而成我

皇之德合於太淸受此禎符御以長生四月維夏獻自浙

中秋亦有獲白嶽之峯海嶽效靈不謀而同咸貢厥

珎呼聲如嵩始獻者鹿繼獻者角若友斯永若配斯

作軒圖之昌文囿之樂

一皇是承千古有卓穀瑞於前鹿獻於後動者植者亟徵

休祐嘒芝護蹕與鶴爲偶常遊

上林爲

皇獻壽惟彼白嶽仙人所嬉雲亦高矣山則齊之靈氣所

鍾蓋在於斯昇以嘉祥百祿是宜

聖誕之辰瑞闢其先崇構落成神貺荅焉惟山齊雲惟

聖齊天臣謹作頌

天子萬年

聖壽萬年頌 有序 戊午

臣聞聖哲之生必有徵于休應帝王之壽每預卜于

嘉祥考古所稱雖叢斯美故如斗樞繞電華渚流虹

是固爲應期之瑞然未必每歲而屢臻又如嘉禾靈

芝仙禽瑞獸是固爲曠世之禎然未必如期而適至

乃若百順駢臻萬靈協應式當誕降之時屢有臧嘉

之休瑞應歲同仙禧日茂蓋踰億萬載而僅有實爲

千百王所獨隆也恭惟

皇上

德本自然

道通太始

心遊帝先混元之上

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乃仲秋之十日寔惟

聖誕之期先是

上玄以靈貺來錫神芝則表異于四方瑞穀則鍾靈于

內苑玄鶴之降無歲而不然白鹿之來有雙而必偶蓋

方電繞虹流之日適有川呈嶽貢之珎古所難兼今

爲極盛況以

大朝新舜門之闢

壽明考周室之成適應誕辰天人交慶休嘉迭出于千

古和氣充盈于兩間此豈非

聖帝之玄符

仙靈之休應歟臣某欣逢

盛美幸際

昌明同爲嵩嶽之呼敢效華封之祝是用撰爲

聖壽萬年頌謹拜手稽首而上獻焉頌曰

惟

帝一心

乙辰所通動合無形穆乎淵冲惟
帝一身太和所鍾四時元氣在
帝之躬廼玆仲秋爲
帝誕辰三靈有慶萬邦惟均虹光電彩溥于
紫宸蒸爲嘉祥乾符坤珎燁燁者芝茹于上仙同此仙
驥屢呈
帝前瑞麻来告軒圖永延同頴之秀於周卜年乃建門闕
時亦告成惟
殿有搆曰爲壽明斯干落之攸躋攸寧
聖誕適逢萬壽之徵凡此休嘉孰使之来惟

帝大德爲天所培故天於
帝有先必開神人交欣郁乎休哉自来禎祥實難兼美孰
當其期膺此多祉超古軼今惟
聖天子
寶曆綿綿昌其有巳齊雲有獲齊天之祥箕翼並永天
地同長臣頑
陛下壽比天皇作此頌歌惟休無疆

賀萬壽聖節表代閣下作 戊午

伏以
天心時若

聖壽日增應五百載之昌期既迎祥於震夙新億萬年之
景運方納祐於泰来
九重映南極以生輝萬類仰北辰而獻慶恭惟
皇上
道通元始
德合太清
神遊天地之先致中和以臻位育
治出帝王之右本玄默而勅時幾
至誠悠久於一心和氣薫蒸於八表是以仙芝由外方
来

獻處處皆同瑞穀自
内苑降生年年不爽惟
神聖鍾其靈秀本真精以潛格乎
上穹故天人告以禎符昭
大德之允升於元壽玆者
誕辰載値
休眷重中玉露零空與
皇仁而俱湛金蟾耀魄同
聖智以並明當蓂開十英之辰適嵩祝萬齡之候巳與丁
而同祿歲干妙合乎天干癸逢酉以相生月建喜臨

乎月德．
天意為
一人而開壽域
聖躬膺五福以集仙禧電繞虹流遠迹休徵於往昔鳳儀
獸舞普稱歡祝於衆臣蓋自
二祖
六宗以來寔惟無疆之盛雖由三皇五帝而下孰如有道
之長臣等獨冐恩私久塵輔弼
龍光忝密勿首百職以瞻依虎拜牽班行倍犀情而忻
喜千秋獻鏡庶追盛事於唐臣萬歲稱觴擬續新詩

於周雅伏願
堯年永而益永
軒曆昌以寖昌乘三紀之餘見金母三千年之華實累
八年之積履莊生八百紀之春秋成
治世安樂之音屢歲聽謳歌於四海還化國舒長之日
普天躋仁壽於
一皇臣無任云云

萬壽聖節賀表代閣下作 丁巳

伏以
王者惟君萬邦朝野徵太平于有象
聖人受天百祿臣民祝壽考之無疆方玆虹流電繞之辰
正值川至日升之候慶綿
宗社歡洽衆臣恭惟
皇上同舜兢兢合文亹亹
參三無而成德精虔日昭格乎
上玄徧九有以覃恩仁化每旁流于下土膺寶籙以紹
九皇之統握瑶圖而逾三紀于玆
道久化成
功豐德茂嘉禾靈芝來獻四方表瑞應之徵南夷北虜
訖俘萬里廓妖氛之氣太和洋溢福慶駢臻協氣薰

蒸休嘉並至惟
淵衷畏天而時保故
曆算履帝而日增玆者序屬宵中時方秋正金蟾徯望仰
聖德以增輝玉露初零與
皇恩而並湛玆適
誕辰之載值喜逢
景命之重新
御曆弘開當易爻三十六宮之數
帝圖肇啓詩雅百千萬載之基
九重映南極以生光萬類拱北辰而增色臣等叨依密切

幸際昌明躬拜
千秋愧無補于唐臣之獻首稱
萬歲徒有同于周嶽之呼伏願
帝德日新
聖躬天保三千年一華實因桃熟而歲進九霞之觴八百
紀爲春秋等椿榮而日衍萬年之祚臣無任云云

萬壽聖節賀表 本院作 丁巳

伏以
天開景運五百歲而生聖人世際昌期億萬載以綿
寶曆感樞星于北斗乃爲帝王誕降之徵光極照于
南天實惟人主壽昌之應歡騰朝野慶恊臣民恭惟
皇上道合重玄神遊太始
一德已躋乎于感格尚乾乾以爲心萬民且盡底于康
寧猶孜孜而圖治
功收靜默
化極中和
兆瑞應于四方歌頌並堯民之擊壤
廓妖氛于萬里威靈邁舜世之舞干和氣薰蒸休祥湊
集
帝運當日中之盛

聖躬萃天保之休玆者玉露零宵金風應節月魄滿長空
而增色虹光流華渚以開祥人歌有道之長欣逢
聖誕天錫無疆之祐聿屬
明時由玆三十六年至于百千萬祺
一人多慶年年遇海屋之添籌萬國來王人人效山呼而
薦祉一時稱盛千古莫倫臣等玉堂徒忝淸華金鏡
無裨獻納仰
聖明于五位叨近龍光祝
天子之萬年惟深虎拜伏願
德因日進
壽與天齊
丕延昌熾之禧
永撫盈成之運
一後三光而不老長享太平
與萬物以皆春同躋壽域臣無任云云

賀元旦表 代閣下作 戊午

伏以曆紀元辰三朔啓靑陽之候時稱首祚九天迎
紫極之祥月首四序以建寅乾禧茂介歲越三旬而
逢午泰道增新用騰海宇之歡普效臣民之祝恭惟
皇上

道通元始
德合太和
齊政授時三光由之宣朗
撫辰凝績五氣無不均調並時雍風動之休臻道化
成之效兹者璇衡改度玉曆回春當七十二候之初
正三百六旬之始帝出乎震際四始以開元人生於
寅與三陽而並泰歲獻椒花之慶耆天稱
聖壽於萬年日舒蓂莢之華率土頌靈長於百世陽和有
象物熙熙盡樂乎堯天春色無邊民皞皞相忘於舜
日由三十七春之

景命彝握瑶圖肇億千萬載之丕基永綿寶曆臣等首
百官而獻歲徒先依日月之光同萬物以生輝竟莫
報陽春之德歡欣倍切感激難名伏願
禄一系之元和
薦三靈之茂祉
聖得天而常春不老總八區皆入春臺
國保泰而延壽無窮舉四海同升壽域臣無任云云

賀元旦表 本院作 戊午

伏以三元啓祚九天開黃道以常新四始迎禧一氣
轉洪鈞於不息月建寅而純乾應占陽德之方亨歲
逢午而休泰增兆輿圖之永固普天效祝率土騰歡
恭惟
皇上
德茂淵冲
道隆熙洽
上玄納祐志先天而事每不違下土畢恩福錫民而心猶
未已
會聖神文武之極臻至治於無虞
膺祿位名壽之全享靈長於有道兹者條風届序木德
司辰惟歲月日時之初乃朝宗覲遇之首萬方稱慶

陋漢庭元會之儀百職受成布周室始和之象歲獻
椒花之瑞欣逢舜旦之光華日舒蓂莢之長幸戴先
天之浩大年光浮動合宇宙以皆春物候熙和遍寰
區而生色由
聖心合天心之至健故
國運同歲運以維新調元氣而降氤氳既妙協三陽之
泰配靈春以施膏潤遂普增萬物之輝蓋千古履端
之一時實百王正始所僅有也臣等濫叨清署幸際
元辰感
聖德之無涯愧沾物澤知

天顏之有喜徒仰太陽伏願

茂養元和

誕曆休眷寅復寅之迭建午又午以重逢以八千歲而

為春

聖壽與天同久卜億萬年而過曆

帝休如日之升臣無任云云

賀長至表 代閣下作 己未

伏以

泰轉一元

亨運與天行而不息乾乘五位

仙居共陽德以方新觀瑞登臺雲紀太平於有象迎長

立表日延

聖壽於無疆通宇宙而占萬物之亨普臣民以稱

九重之慶恭惟

皇上

元陽天授

剛健性成

無太極之動靜以函三

合天地之清寧而得一

一誠茂贊屢臻位育於中和

四氣旁通洊獲休徵於上下玆者敗冬届節亞歲陳儀

符周統以得天推軒筴而迎日星當昴見時逢九地

回陽子正天關候啓八風順序饗

郊神閉關旅用虔修靜養以迎禧諧鍾律清塞氣應肆

樂寢兵而增泰當七日來復之際正

一皇履長之初斗建日躔生氣方拱臨於黃道星珠月璧

陽光適輝映於

玄都擬鈞天之居以奉

上玄眞若神明之臨鑒本初陽之義而正

宸極懸知亨吉之鼎來因日至而首承玆至之休遇陽生

而永受長生之福是宜山芝

苑鼓先馥芸柔荔以迎祥白兎玄禽同獸舞鳳儀而獻

瑞蓋預徵億萬年之遐筭而先爲千百載之昌期也

臣等早荷甄陶久司寮勿

堯天浩蕩亦嘗效葭管而難窺舜日舒長但知傾葵心於

所向伏願

泰隨陽長

豐宜日中驗飛灰謹七政之齊

皇仁盃

鴻鈞而造物覲添繡明五章之用

帝德無

龍袞以生華

一陽新居逢一陽之佳節而日培日翠萬壽

景命屬萬壽之

聖君而愈引愈長臣無任云云

賀長至表 本院作 己未

伏以

子半回陽萬國際天開之運午中舒景

一人增日至之休均調淑氣於黃鍾識乾元之復轉茂迓

仙禎於紫極喜泰吉之鼎來恭陳亞歲之儀遍洽熙

朝之慶仰惟

皇上

至誠無息

剛健得中

求端見天地之心

齋戒具神明之德

三靈薦祉動臻化育於無爲

一氣通

玄屬獲休徵於有象乃者天元紀順日表迎長方玆周月

之授辰又覩竟星之正昴陽始升而陰皆退伏時占

亨泰之機月幾望而日就舒遲世兆昌明之會芸生

荔挺爰知物候之先春辟合珠聯載遇天行之届節

奏咸韶之舞肆樂惟時淸南北之氣凝兵伊始祥光

與陽光而並燭嘉氣逐和氣以旁通當七日來復之

初正

九重迎福之際況日從黃道行將登四海於春臺而

聖作

玄都適又正一陽於

宸位

神錫之號

天相其成日新而又新既爲

聖德光亨之應陽長而俱長實惟

人主壽昌之徵是宜

駿烈芳猷超出於今古而致歡聲喜色普祝於臣民也

臣等叨遇

聖明忝爲侍從雖琯灰飛布幸生成有賴於

鴻鈞而宮線增添愧補綴無裨於

龍袞傾心就日徒知頌

陽德之亨仰首書雲何以繪

天工之妙伏願

乘生氣以推行時令

體

天心而贊成歲功萬物之生荷

皇仁而曲遂一陽之動扶

國運以俱升

昌熾壽臧歷億萬載而永作當陽之

主

元會運世璭千百王而獨承迎日之禧臣無任云云

擬賀雪表 代閣下作 丁巳

伏以

皇天眷德瑞雪應祈六出飛霙四野徵太平於有象三登

錫慶萬方擬玄造於難名來歲占豐普天同潤仰惟

皇上

心弘濟物

志切勤民祈豳雅之年穡事每留神於宵旰省箕疇之

歲時艱恒軫念乎閭閻方

朝堂應

聖作之期正黎庶效子來之日雪愆常候殆天意速相其

成冬不祁寒由

聖人能免於悳乃猶過頫

肅慮俯動

淵衷謂國家興役以時事雖賴重玄而克集念民人所

天在食歲必因三白而始登爰絜

雩壇特修躬禱齵辰戒事務求精意之潛通申命竭誠

遂致休徵之協應堯天普遍式呈五穀之精舜畈繽

紛用表雙岐之瑞蓋

皇仁與物感若有感則通而

聖志先天不違如響斯答此固天人相與之盛而實民物

阜康之由也臣等無補爕調徒慙曠渥祝

聖君歌天保期永揚戩穀之休憂

盛世頌年豐庶少荅生成之賜伏願

仙禧懋而益懋

靈貺增所未增消毒害而不至封條世世際熈和於玉

燭兆豐登而惟取盈尺年年足富稔於金穰臣無任

云云

賀雪表 代閣下作 己未

伏以

聖祈靈澤一誠潛格於

九玄

天降瑞霙六出巧呈乎三白均灑普天之潤預占來歲之

豐感應有徵神人胥慶仰惟
皇上
功參元始
道合泰清
超千古而運化樞
配兩儀以立人極
覃恩海宇久稱舜治之巍巍
加志閭閻益表文心之翼翼念食為民之命惟有年是
祈謂雪乃穀之精以及時為瑞致屬嘉平之候尚愆
淩渥之期恐妨農事於來年爰軫

宸衷於夙夜
命使交馳
宮廟諭至再與至三
聖躬親禱
殿壇心惟專而惟一方備齋祓不圖精意之遽孚俄布
同雲默見
玄機之已順初霏微而點綴恍疑漢苑之先春繼霡霂以
霑濡喜兆周田之稔歲且和能消沴將塵清邊塞以
無虞而厚不封條抑世卜太平於有象是由我
皇上近
天都而躬叩故天聽為之益卑正
陽位以心齋斯陽和易於醞釀在三靈如響之斯答信
一德有感而必通臣等無取燮調徒多沾被荷
天工莫為助悃屢書魯史之年含至潤無能名惟敬上華
封之祝伏願
天休滋至
帝眷益申
屢豐年以足公私歲歲興歌於禹甸際
聖世而嬉耕鑿人人擊壤於堯衢
陰陽永無愆忒之時

天地共此久長之運臣無任云云

瑞雪應祈賀表　本院作　戊午

伏以
一人致雩禱之誠靈澤旬
重玄而貽貺萬國啓年登之兆普天因三白以占豐惟
帝命有眷而必申故
皇仁無施而不洽堯年錫慶禹甸騰歡恭惟
皇上
德配兩儀
功參三極

恩雖已覃于澤物
心則每切于憫農以邦本在民乃所天莫急乎食而穀
精惟雪其常候不愆于冬玆者日至初迎
郊禋肇舉方一德格天之際正百神受職之時數花之
瑞零葉已見
天心之順盈尺之祥降更當祈歲事之康爰潔
齋壇用伸躬禱秉虔將事冀精意之旁孚申諭戒期庶
休徵之協應果爾一陽之氣醞釀成和六出之花連
翩飛素初霏微而點綴在
天工有若呈奇繼霢霂以沾濡凡土膏無不蒙潤禾麥允

宜於來歲豐登預卜于先時且厚不封條既近寰中
之瑞霧而和能消沴遠清海外之塵氛此固樂歲之
徵而實
聖王之瑞也臣等叨聯侍從幸際
昌辰沾餘潤于清班雖職詞林而恥慕梁園之賦物衍
生成於
玄造但歌農事而欣比周雅之頌君伏願
十日雨五日風熙和永臻玉燭
九年耕三年蓄富稔恒足含穰物阜而民安世世徵太
平于有象天長而地久人人祝

聖壽于無疆臣無任云云

靈雨應祈賀表 代閣下作 己未

伏以
靈雩脩禱
皇誠遠格乎
上玄甘澍應祈
聖澤旁施於下土惟時雨在恒暘之侯故年豐為
國泰之徵和氣匝天懽聲動地恭惟
皇上
巍巍盛治

翼翼小心
恩將遍九有以皆覃
德必奉三無而始懋以民為邦之本當知夫稼穡之惟
艱而食乃人所天尤繫乎雨暘之時若玆者時方局
夏雨稍愆期謂三農必有此乃有秋致閔已勤于
睿念思十日若無之則無麥懷憂更切於
宸衷乃飭臣工用申齋祓就
雩壇而躬叩陋曹重辛仰
昊極以虔脩邁湯六事務使誠在幽其必貫勿以天為遠
而難知果爾

一德所通
九天若踰月雖無待於離畢山則俄見其出雲萋有渰以
占豐細無聲而普潤由中達外不疾不徐雨公及私
既優既渥變飢稜成樂歲豈惟盡百穀以仰榮去灾
沴為休嘉方且重九譯而稱聖盖山靈河伯寔同
明主之憂故甘雨祥風咸自
聖心而出仰睹夫如響之斯荅誠所謂先天而不違臣等
早沐
湛恩首沾膏澤致鸛鳴而作頌等雀躍以揚休身際年
登僅可方豐史之書稔時逢歲旱徒有愧商臣之作

霖伏願
自天降康於民葳富雨旬乃雨由三十六雨以徵太平
年復有年歷億千萬年而開
昌運世世永臻玉燭家家共足金穰臣無任云云

大朝門新成賀表 本院作 戊午

今年恭月日伏覩
大朝門成者門闕煥然爾面遇重新而增色衣冠萃止
北辰特衆拱以成尊私闢閶闔於
九天永眞興圖於萬禩輝生宇宙慶浹臣民臣等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國家工役之興動踰歲淹時
而就緒帝王棟宇之制每窮壯極麗以示人圖龍刻
鳳輒經數載以訖工絕漢凌霄徒取半空之去地孰
有天人協應文質兼脩不周歲而成功參一中以為
則若今之盛盖古所無恭惟
皇上
德懋淵微
道隆繼述
弘施仁覆與天地為帡幪
坐運化樞順陰陽而闔闢乃者衕
天心之仁愛固不宜曠歲而莫承念民力之艱難似未能

同時而并舉頎象魏布法之所在舊章為所當先而
雉皐嚮明之居於時宜尤不容緩乃兹
門觀首事經營盖嘗以茅茨土階為心故雖葺之質而
可用 雖葺可用乃御札 真見乎天地神明在上寧避
天之號于不居 改奉天舊號出聖意 由是
九重獲天相之休既更冬而和齊兆姓效子来之功遂計
日以落成是雖財用之必需實由仁義以為嚴瞻
兩觀之山立竊比於
聖道之高堅覩重門之洞闢仰見夫
聖心之正直况

一皇誕降之先正百工告成之始應休徵以發揚盛美盡
人人頌
王者之中興落大壯而登歌永昌将歲歲獻
聖人之上壽臣等叨司玉署濫歷金門自惟通籍之有年
深懼立
朝之無補自新成而稱賀僅有同於燕雀之私躬入覲
以趨蹌愧莫接乎夔龍之武伏願
考宣王之室遠基周道之昌隆
闢舜帝之門上跡虞庭之喜起擬蓬海金銀之璀璨惟
一人茂集乎仙禧並中天日月而升恒與萬國同躋於壽
域無任云云

白角鹿賀表 代閣下作 戊午

今年某月日浙直總督胡某於徽州府齊雲巖獲
白角鹿以獻仰惟
聖旦在邇而仙瑞屢臻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
伏以
玄天眷德白鹿呈祥迓至治之休上瑞應昌辰而載獻錫
長生之慶真符待
至聖以丕承
一人永軒曆之增萬國普堯天之祝恭惟
皇上
化成熈洽
德合清寧保四氣於太和通一心於元始邇者以齊雲
在昔嘗多靈應之徵而崇構自今用廣虔脩之助乃
玉成
賜額之際適
聖誕降祥之先俄爾
帝德潛孚
天庥協應瑞方有穀而仍有鹿會萃乎陰陽動植之精英
獻得於海而復於山盡發乎天地山川之靈秘際雷
繞之辰而仙禎茂集福真來以如期炫霜凝之彩而

御苑並遊天若作之為配況角環自首應
聖逢首出之時而巖號齊雲爲壽與天齊之兆故乘彼仙
公之馭雖云下托於人寰而受兹
王者之符永克上承乎天貺蓋金精化質既更千百歲而
後成則
寶極延禧當踰億萬年而未艾以今夏秋之交兩見其盛
蓋雖河洛之美難並其全臣等自歌鹿鳴即叨
鴻造應車輅於畫質愧徒當夾轂之占表瑞物於金方異
終遂獻環之願伏願

四靈畢至
百祿是遒
繼文鹿以作歌歲歲寺周王之同樂
等舜獸而率舞人人慶虞帝之遐年臣無任云云

賀白兔表 本院作 己未

伏以
昌辰誕
聖四方稱普祝於堯封靈貺應圖雙瑞效珠珍於文囿惟
天篤
一人之祜斯

帝徵萬壽之休率土歡均含生喜溢恭惟
皇上
道旋乾始
德象帝先
身宰四氣之和醇化孚而天人協應
心含一元之秘嘉氣世而遐邇熏蒸
玄功集有美之
仙禧
洪造介無疆之
帝祉玆者金塘耀魄玉兎呈儀並越裳之雉以生輝同虞

舜之獸而率舞爰爰之詠雖自昔而有聞皜皜之姿
則於今而僅見一牝一牡妙陰陽配偶之宜不復不
先適嵩嶽歡呼之候事同神授性若天馴獲地而港
云七星名有符於北斗獻期以秋仲八月色正應乎
西方皓彩由海畔雙呈行且見蓬瀛於海上瑞物自
軍門來獻豈徒兆奏凱於軍中貽
九重景命之符既以身臨卯地錫
一皇長生之慶是宜首降月宮蓋我
皇上由
孝稱一德之純可通乎天地故壽應千齡之永自協於

休祥如此也臣等衣褐爲儒拔毫從仕叨塵侍從自
惟株守以無能幸際
熙明均荷亘張於有造伏願
世臻上瑞
天與人文
帝眷中以重中
天休至而滋至
定洪範之皇極時膺五福以晉全
秉太陰之真精永永復三光而不老臣無任云云

謝恩表 代閤下作 丁巳

伏蒙
聖恩賜臣兼支尚書俸臣具本辭免
宸命不賜允俞謹頓首陳謝者伏以
朝廷之班祿有常本不容于濫受
君父之制命無二又何敢以固違未獲允辭實增惶懼竊
念臣政撥首脊縻祿屢縻八座兼官昔既謬膺乎
寵數千鍾加俸今又特出于
殊恩将因延食以懷慙深愧自公之無補茲蓋伏遇
皇上
道通元始

德感上蒼適虹流電繞之昌辰有鶴降芝生之嘉瑞此
實由
一人壽考之慶乃錄及諸臣贊助之勞首念臣某畀茲加
祿賞不因于功懋食有愧於人浮雖常衮有懷而莫
申即原思欲辭而不敢遂使臣庶官首列每多負乘
之憂三俸兼支益重伐檀之恥臣敢不仰思
聖德俯念民膏懷敬事後食之心勵公爾忘私之節深惟
叨冒莫圖報稱于
鴻休勉效驅馳誓竭此生之駑力伏願
[illegible]闡于周歷享國萬年應
聖祝于堯封受天百祿臣無任云云

謝恩表 代作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吏部節該欽奉
聖諭侍郎某加太子賓客仍與二品服色兼官如故欽此
續該吏部進繳
聖諭緣由奉
聖旨是三侍郎兼官除侍講二字欽此咨送到臣臣於某
日具本辭免不獲允俞謹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分
漢庭四老之崇師資比職舉舜世五章之典華衮均
褒頃因成命之莫回遂致恩私之濫及俯躬拜命拭
目生榮竊念臣學僅通經才非適用久塵詞苑未稱
任使於編摩誤仵天官無補分毫於藻鑑茲蓋伏遇

皇上
心游太始
德合重玄方茲誕
聖之初辰適有自天之珍覩仙禽獻瑞亦
九重上壽之徵靈草呈祥表
一德同天之應
聖心嘉悅
帝澤旁施謂臣嘗有供奉微勞故爾特隆眷遇

休命
青宮加賓友之號仍貳銓衙玉堂除講讀之銜單稱學
士職由
天授名一官而實兼數官恩自
上栽階三品而服同二品且俾凡微一介等於禮卿兩臣
感出捫心慙生飾體受而非據虛叨
鶴禁之班服以拜嘉徒取鵜梁之誚臣敢不勉圖舊任
敬佩新恩承
帝眷以論思冀㕘乾坤之鴻造仰
皇猷而黼黻誓殫犬馬之駑私伏願

壽考萬年
本支百世增
一人元良之慶長握瑤圖均萬方衣被之仁永綿寶曆臣
無任云云

謝恩表 代闕下作　丁巳

恭遇
帝田秋穫以香米飯薦新于
內殿畢因頒賜臣等者夙香聞
帝耤農功收歲稔之成雲子出
天廚時食應秋嘗之薦德馨黍稷惠徼神明爰頒近弼之
臣用普豐年之瑞睹匀圓之玉粒美比青精翻膏潤
於金匙芳生白粲蒙自
天而貽貺謹正席以先嘗入口啣恩儼奉
天顏於侍食俯躬拜賜欣遭
聖世於含哺臣等無任云云

姜鳳阿文集卷之五史館稿中目錄

送少江挂君之任漳州序
送暘谷方君榷木荊州序
送司諫心齋張君擢僉河南憲司序
送二十兄信甫守茶陵序
送三十一兄仲宣分教餘干序
送青田尹少山丁君序
贈光山司訓雙峴法君序
贈南京戶部尚書石渚先生馬公考績序
贈平齋唐君涞水宰邑序
奉賀大宗伯季泉孫公六十壽序
贈即封君野莊荊翁壽序
封吏部中華施翁暨配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趙母鄧太孺人八十榮壽詩序
勑封劉母都太孺人榮旌兼六十壽序
燕臺耆社圖序
沈母高太孺人六十壽序
宣城唐氏祠堂記
復齋說
張節婦傳

明故須君元配鄧孺人墓誌銘
寄眞賀母
眞儀制君大梅史年兄
祭溪軒徐年伯　侍御巖泉生父
哭尊師荊翁文
祭樓怡泉

姜鳳阿文集卷之五史館稿中

門人晋江張治具編次
內江張幸恩校正

送少江桂君之任漳州序

福建之漳州為郡濵海我東南頻年有海寇之患疑漳之海濵人實左右之維今年春 朝廷以漳守缺難其人命予同年友成都桂君自武選郎往知其府事蓋選而任君也予因送君而謂之曰漳故名郡其民皆 天子齊民乃獨以濵海故蒙不韙之疑於人予為漳之人恥之太守與民誼均一體使其民以疑而蒙恥何以稱守賢予又為太

守恥之雖然徙恥之不可也聞漳之濵海人利商舶輕遠遊其出也每多齎而後返故人以多齎而返也而疑於其所從來其居者悍強號稱易訟而難治訟或有不勝吏下之獄則往往越獄而入於海故人又以嘗越獄而入於海也而疑於其所從往若然者蓋亦有一二可疑之端矣然未必實有之其在濵海之人容或有然者然亦未必漳之人之盡然也又聞其人以濵海故頗知海道之遠近夷險其海濵業漁之人時往來海上得見夫海島中人習熟其詭怪悉劣之名狀而其刀鏢弩矢機發大攻之技又一一能當其所長而無屬於畏避故知漳人之足以制此寇也當不在廣西兵與永保諸土兵下第患無豪傑者相與倡率之以致用於 朝廷爾夫漳人不惟不真與寇通乃其所長且又足以制寇若此予固為其人恥之為其太守恥之而於心則終有不甘焉其說蓋莫若求自效而謹約束庶幾可以明其心於將來故今為太守計請與衆約曰爾輩力能讐殺此寇請從讐殺以自明否則居者無輕於訟商者無輕於出出而有不吾告者罪以人所疑勿赦也為漳人計請如太守約曰吾輩力果能讐殺此寇亦請從讐殺以自明否則居者不敢輕於訟商者不敢輕於出出而有不太守告者罪以人所疑不敢祈赦也若然則太守與

其民之恥可以兩雪而 國家東南之患或從是其亦少弭矣然則君之拜漳守以往也又豈獨為夫漳人已哉

送賜谷方君権木荆州序

権利司也司権者以不取為廉而権之入於公者則以取為能官有深於権人必目之曰是非廉吏其或不深於権矣而権之政有不以時舉人必又目之曰是非能吏権以廉且能為最蓋権司之行業然也其或廉且能矣廉者曰権司於権之利惟我為不取能者曰権之利其入於公者惟我為能多取夫以廉自見者以不取形人之取而欲擲

有能名者以取形人之不取若然則又奚取於廉且能埶
荊州之有榷司以榷木也自 憲廟始其始以漕舟諸費
病及於軍民故榷商木以資 國用其後奸商大舶往往
有隱蔽而逃榷者故又筭其舟而併榷焉其持廉秉公之
命申諭於榷司者蓋從來有之其為 國之課則未始有
定數也乃閱前後榷司畢者不足於廉高者又以廉形人
拙者無能巧者務踰數以求能名然則安所取中歟曰唐
虞之際比屋可封蓋人有廉之實矣而未聞以廉自名漢
至武帝桑孔始行榷以其能著名於一時然事非盛世所
宜有也今 天子方隆唐虞之治將使人人有廉之實而

不惟其名又 國家之富奄有四海當不屑屑焉計此一
方之入以較多寡有無矧 朝廷方採木於川貴而荊州
適當其道路之衝則此一方者又方多事之時也榷司欲
苟免利謗於其身必將置一方之利病於其身之外而莫
之恤而求以踰數為能者商必病而不至夫商病而不至
其勢且移之民而國亦病矣故善榷者無苟免利謗於其
身而使商與國不至於無病其可也賜谷方君素有志於
廉者其往司榷於其地也蓋嘗以課入之不足為己憂夫
君誠欲為廉且能矣然苟有志於為廉則以廉形人或其
所不能免而苟以課入之不足為己憂也即不求踰數以

為能將不憂其不足數為不能矣乎予以為士君子脩其
行於身期以不辱乎其身而非必廉於人以為潔脩其職
於官期以不負乎其官而非必過於人以為能吾苟不染
於榷而榷政舉則其數之踰與足也吾無庸取必焉上以
唐虞之盛世致望於 明時下不欲以桑孔之所能而自
處也其於榷也庶幾矣時與君同經義舉進士而同時送
君者凡十人皆曰子之言誠可以明榷而有助於君之往
也請書以贈君遂書之

送司諫心齋張君擢僉河南憲司序

給諫廣平張君以 上命往僉河南按察司事人惜其去

則謂按察刑官僉其事者率歲久乃得調今君又以 天
子耳目臣自禁近而出於階若遷於人情得無為左乎予
曰此 朝廷所以重用君也昔在唐虞時臯陶以陳謨協
禹佐帝迪功乃苗頑弗率有冦賊姦宄者於是始命以象
刑從事是以知蠻夷冦盜之虞雖盛世不能無而明刑弼
教之治雖聖君不能廢臯陶之謨方以言惠而底於行矣
乃遂用之以明刑也此豈以刑官為不美哉其所重誠在
於此而謨明於先刑允於後此蓋堯舜用人之次第也今
天子聖化熙洽方將躋四海於唐虞而知人之哲與古帝
王並每諸司以疏上也稍善即從報可無留難真可謂[illegible]

俞成風而言罔攸伏矣項緣有司不能恤刑無以仰稱
德意至廑　礼諭若痛在躬此其心又即堯舜刑期於無
刑之心也矧河南在古為要衝四戰之區其人多右武而
習豪天下之奸萌亂本將在焉先是寇盜之雄往往竊發
每煩調遣而後能平又其疆界與兖濟諸州郡夾運道相
東西為　京師咽吭勢當逆慮則其地不可謂不重矣盜
出其耳目臣以明臯陶之法於此蓋方以此重用君而當
今人才若君者則固能勝其重者也始君舉進士登　朝
既嘗獲遂其黎獻帝臣之願而由進士以為曲沃宰也曲
沃故堯舜都君能脩明其遺化以治最聞而入司　按垣

以來又嘗論列者至再且三以陳臯陶之謨於　天子矣
乃今出而為此官也所以鋤奸萌而折亂本仰裨乎堯舜
之盛治者君將於此行而有卜焉由此言之　天子方以
臯陶待君而君亦非負　聖明者君之去也方當為君慶
柰何以為遷而左又泥於久乃得調之說而惜之歟雖然
臯陶以直溫寬簡期進其德於在官之日而所謂九德云
者則所以陳謨之本而協於民之中也君行矣九德之目
君必嘗習聞而身有之矣然謂之日宣者謂其宣之而非
止於一日謂之日嚴祗敬者謂其謹之而亦非止於一日
也君如臯陶先陳謨而後明刑又如其所以陳謨而明刑

者由此九德以為之本而又日宣之日謹之也則君之為
堯舜之臣而仰裨乎其治也斯不為忝矣時送君而惜其
去者自檢討馬君而下九十人僉曰子能言刑官之所以
重而又雅知君也請書以俟君於他日遂書之

送二十兄信甫守茶陵序

今之所取於有司者廉與能而已矣其名為廉也謂其皦
皦然潔而已矣其名為能也謂其表表然才而已矣夫所
謂皦皦然潔者非真潔者也非真潔者即使茹百苦以為
節却千金以為高猶不得為廉也況其未必然者乎所謂
表表然才者非真有才者也非真有才者即使智術足以

先人聲名足以震世猶不得為能也況其未必然者乎所
以然者何也為其養之者無素而所以居是於已者本非
其固然也若其養之而素居之而固然不皦皦然潔然卒
亦未始不潔也不表表然才然卒亦未始不才也若是者
有廉之實不必有廉之名有能之實亦不必有能之名是
則予所謂廉與能者若予兄信甫其人歟兄為鄉貢士餘
二十年貧不肯以事千人人未嘗稱其守於用世之學既
講之熟而且精矣人未嘗知兄有才兄固不皦皦然潔表
表然才也今其捷茶陵守以去譬則數十年之金日鍊矣
之日精矣是能出而濟於世之用也可通而睹也又譬則

數十年守此金也而不一毫染是終不一毫染也又可逆而睹也若兄者其眞可謂不皦皦然潔而潔不表表然才而才者歟諺云能為良士必能為良有司因兄為良士固知兄之能為良有司矣雖然皦皦然潔表表然才者今之人所為亦今之人所取也不皦皦然潔而潔不表表然才而才者今之人所不為亦今之人所不取也兄固為今之人乃獨潔而不皦皦然潔才而不表表然才也將不取於今之人也則若之何曰天下有不當為雖千萬人共為之吾不為不害也天下有不當見取雖取及千萬人吾不見取不害也蓋吾所不為不見取而是則是之在吾一人者

本不為寡也况未必無一二人者與吾共為之且亦於吾有取乎於乎今天下之趍於名極矣反而向於實者或其時也夫時果反而向於實也則所謂不皦皦然潔而潔不表表然才而才者安知不有千萬人共為之又安知其不為千萬人者之所共取也哉兄若曰吾今出而為守方求見取於今之人吾姑舍是姑亦皦皦然潔而已矣表表然才而已矣此則非予所望於兄亦必兄之所不為也請書以驗兄於來日

送三十一兄仲宣分教餘干序

農之耕也期於穫穫又期於多然農以天時地利人事三者不齊期於穫而多者未必其皆然也故耕十而穫九者有焉穫八七者有焉不及而穫者半不及半者亦有焉夫農以十耕而十穫為期然以期於是而果能若是者亦寡矣今夫士之學也猶農之耕也學焉而有遇有不遇亦猶耕而有穫有不穫也予家兄弟以壬午庚寅補為邑弟子者凡五人壬午則予兄廷和再從兄信甫庚寅則景舜仲宣及予再從弟某也夫予五人者皆嘗為邑弟子試諸有司矣凡試有司者未必盡出諸弟子上即出諸弟子上矣亦未必能以弟子業而人人遇也今予兄廷和及景舜皆附名選籍方嚮用於天官而予同時仕者三人焉是予五

人者能以弟子業而人人遇也皆所謂耕而穫者也夫試出諸弟子上幸矣今又幸而人人遇則幸之尤者也幸之尤者寔在予一家予方為予一家喜之寧得不為予一家志之歟先是信甫兄往守茶陵予某既有言矣今仲宣兄又往分餘干教也復當有以送之夫送之而乃有是耕與穫之說也則諸為餘干弟子者將教之耕乎抑將教之穫乎夫以予兄弟之從事弟子業也固幸而人人遇矣然非不耕而穫者也幸而人人遇者固可謂人耕而人穫矣然亦非耕而必於穫者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夫易之意豈以為耕不當穫菑不當畬也哉亦謂夫耕者不當期於穫

菑者不當期於畬爾夫耕期於穫穫期於多在農者人人有之然是乃農者之私心也學期於遇又期於人人遇在為士者亦人人有之然是乃為士者之私心也惟不期於穫不期於多而穫且多不期於遇亦不期於人人遇而卒無不遇也夫然後可以穫可以遇矣兄於餘干諸弟子者若教之耕此則兄之所得為也若教之耕而必於穫也此則兄之所不得為也兄以兄之所嘗有事教其弟子又以兄之所以遇而無私心者令弟子使自嚴焉庶幾其無負乎雖然勤耕者每多穫惰作者必寡登予家四兄者其相與為弟子業也不可謂不勤矣乃所穫止於如是若予之

惰而終年厭飧焉是予人事之不盡而徒有賴於天時地利之適然者予殆不能無愧於四兄也予既以人耕而人穫為予家喜又以予惰農而反穫之多也為予愧且予家故農家也故因送兄而以耕與穫之說兩志之意嘻知予之穫為可愧則知兄為未盡穫而將有待於其來矣兄往請因予愧以自安且以轉告夫為弟子者

送青田尹少山丁君序

予觀周禮大司徒之所教而賓興以至閭胥族師黨正之所書鄉老鄉大夫之所禮賓而登之於天府者無一不主於德行道藝以為俊造之所由升而樂正司馬所以論秀辨才告於王而官之爵祿之者亦無不論以是辨以是為乃知古之取士也純以行其所謂言揚者言蓋士人所自論者而其上之人取之非若後世明經帖括詞賦論策之文工以是試士士亦挾是以求試於上而不復考問其素行之如何也嗚呼唐宋而後自進士之科設鄉舉里選之法廢士不脩行久矣我 國家歲貢一途由鄉而升之國猶有古人之遺意然每以資序進不以行舉且守鄉校久其人多老而不適於用其甚者并其言無可取焉夫言者令之所以取士故今之為士者爭脩言乃士之言又往往若是然則士由貢途其人不老而適於用聽其言有可取

者斯亦難矣矧如古之所謂德行道藝其人哉士生於今而誠有若人者亦可謂卓然矣予友若少山丁君蓋其人也君自少即以文行名方為童子已能受知賢有司蓋君之為人欲追古人而與之並其文無一世俗語每出其心思之所自得而以古聲調發之是真能脩行而脩言者使君生於周時方當升俊造之選居論秀辨才之先乃屢試輒不遇既而循歲貢例卒業於成均屢試又輒不遇於是竟授處之青田尹以去夫君以其行欲同於古人而世方以言相求是則宜不遇已即如其言於時宜首取乃猶有言而不獲售且君前後數十年其試於有司者一再以繼

試則利以糊名易書與三年大比試則不利是豈非君之命歟　國家設科方以言取士君之脩言不在古言揚者下乃自少至壯屢試竟不一遇而今之以言進者則未能盡出君右也是又豈非世風之一變歟雖然君固不老而適於用言與行皆可取者也成周以還兼言行取士莫如漢故漢世良吏爲多予師荊川先生嘗恨不得一試於吏事而予亦竊有志焉又聞我　國初嘗舉行徵辟之典時則有劉誠意章中丞胡縉雲葉南陽者首應是舉佐　國家開萬世之基業夫四君皆處人多不由科目進而犂眉公者又青田產也先是吏部惜君之就選而首擇是地以

畀君亦未爲無意君行矣如君者寔可方漢賢良文學高等乃其授是官於青田也適當四君鄉土君則又能爲師門之所欲爲他日發抒其所自得措諸政事功業間近可侔徵辟之典於昭代遠不失與古循良吏並傳於世則君之不遇安知其不爲遇而世風之趨於變又安知其終不挽而之古也哉予方愧以言進故爲此說以送君而荊川先生者海內士言與行之宗又方有事於浙上君往請以予之說質之而自勉之於古則德行道藝之卓然者求始終合於今則科目不遇而以政事功業遇是又予之所望於君也

贈光山司訓雙嶼法君序

周禮大司徒賓興賢能使出而長治其民其老而倦於從仕不敢煩以政也乃始尊之爲師使敎其鄉之子弟今之歲貢士既爲師矣乃或又應舉或又以遷陟爲令長是古者由選舉爲弟子爲令長乃始爲師而今則既爲師乃又爲弟子或爲令長也古今之不同何若是歟蓋聞古者以德行道藝取士而鄉無不賓之賢故士有德行道藝於身者咸得以時效用於其上而無有壯暮失節之歎今　國家以言語文字設科以糊名易書求士士固有遇有不遇其不遇者始就敎職爲人師然多不肯甘爲此也於是又

出而求試於有司又或以行業超遷去長治其民此今之士所以既爲師又或爲弟子爲令長也然則古之士一何幸今之士一何不幸歟古之爲師者雖詔於天子無北面今之爲師者人以其職卑而官冷往往輕且慢之古之爲師而老也天子且有憲而乞言之禮醻有導噎有祝其所以養之者蓋無不備今之爲師而老也非其上之人恥小而視之卽其爲弟子者亦且羣然而非笑之詆毀之矣然則古之爲師者一何重今之爲師者抑何輕歟古之爲師而老也一何貴今之爲師而老也抑又何賤歟雖然士之有幸不幸此時制之使然也若其爲師而有重輕老而有

貴有賤此則非時制之使然亦其人之自為重輕有貴賤也古者師以德行道藝為教而亦以此備責乎其身今之為師者身與弟子無責焉其為教惟課書升散而已耳其甚也雖課書升散亦無責焉惟見其猥瑣無用衰頽可笑而已耳又其甚也則誅求其弟子以濟已私而充歸槖又惟知如是而已耳夫古之為師如彼而今也若是亦何怪乎今之不古若歟雖然人之所以自重而可責者在今古非有二也居今之輕職而苟以古之重責自處為今之師而寓古者德行道藝之教於其課書升散之中其幸而遇也則選舉可也令長可也其不幸而不遇也則雖選舉之

不偶令長之不得為而終焉為此若古之鄉老亦可也在官則重於官在鄉則重於鄉夫苟能若是則人又烏得而輕重貴賤之哉予友雙嶼法君者始為郡弟子每試輒冠郡弟子繼由歲貢士登天實兩試又兩冠天曹士先輩多器重君期以首多士中選然君應試兩京兆凡若干舉皆不遇於是乃就職為光山司訓云夫為令之師良非君之得已然君嘗學於荊川先生之門而年適强仕又方有志於學政之一新君固有以自重而可貴者也固非猥瑣與衰頽者也固非所謂誅求其弟子者也惟是挾所長而不遇於所遭故又欲求試有司與他日或超遷為令長以庶幾於一遇此雖君所不能忘情然在君則又非苟於求遇者也雖然如君之行業使當銓舉之任者而果欲得人亦豈能使君終不遇哉予與君同游師門予子罃又嘗及君之門既為素相契慕而予又適以史官出視四川學政則予亦適有師人之責者是不可不與君共相勉也君去光山以己未之六月予時留京師有贈言之約而未及踐今由便道過其家因書以貽之

贈南戶部尚書石渚先生馬公考績序

尚書尊官也考尚書績而誥封及其三代榮遇也履尊官而遭榮遇若我石渚先生馬公者在南中蓋董董一二數

矣或者以　留都散地戶部錢穀冗司公賢者又歷年多能效其忠勤茲又以獻最受知　天子宜留侍　天子左右乃竟還之南也此豈所以重用公哉予曰不然富人有資產遠不能時至而身理者必且擇人任之夫任人於遠非遠其人而然而任若人者以經遠業亦非以其業之遠而遺忽之也今兩京並建以據天下之形勢事雄統體於彼此蓋無所重輕而　留都者又　帝業根本在焉其為國家之資產大矣故其倉儲米粟芻豆鈔錠絲麻絹布凡邦賦之出入畧與今　京師等內府之供應百官諸生之廩祿以至內外軍衛之屯牧餉犒凡邦之用與今　京師

地官各分曹而對掌之若乃民數登於天府寔惟邦本而异歲版籍藏諸玄武中洲者獨以責之南司計此則今京師地官所不與也比又聞江海閒倭奴為患南司馬機務所關方有事用兵然非取財於戶部則莫能濟事時方詘於經費諸冗食為國耗蠹者殆不可更僕計然非戶部加意節縮則財亦莫能有贏由此知　留都重地而戶部者蓋今之要司也公今還重地總要司為　聖天子經遠業而藏國之富於南中　天子方宵旰南顧不遠南事而遣忽公則其用公之意其不為重歟在昔保釐東郊惟畢公以父師往冢宰寔詔王論道乃邦之財用貢賦又一一為之均節之不聞周天子以東郊為散地而屬之弼亮四世之元老亦不聞詔王論道之人於邦之財用貢賦以為冗司之職業而有所不屑為也　留都之重不啻東郊比而今之財用貢賦與古冢宰所均節同故古來稱度支使為計相若然則　天子用公之意其不為尤重歟雖然公固賢者能自重者也聞前時以戶部在南中者多不樂居之因考其續往往求改陟華要去公固樂居此雖考其績不求以華要去也予聞盛世用人不求華要者卒未始不華要若公之能自重有克勤小物之風有論道佐主之具在　聖明必又以此知公行且相召以華要改陟公矣先

是同鄉太僕白厓劉君光祿古泉盛君尚寶五台徐君謀所以贈公而屬予言及聞予言三君者乃皆曰公真能自重以取重者也請書以俟公於他日遂書之

贈平齋唐君涞水宰邑序

天下至難為者邑宰也尤至難為者則今畿輔之邑宰也夫一邑之政天下之事皆在焉宰以一人而任乎此也上所承者上官臨我以分下所治者民待我以恩中所接者四出之過賓暨邑中大夫士望我以禮旁所窺伺者老胥猾吏與几狙詐奸狡之徒又覩我以明與斷宰既以一人而任其事又欲以一人而各中其宜誠亦難矣然吏有難於此者則在今畿輔而邑者也夫在畿輔而邑者其地權貴人之所家邇豪右無賴之所窟而為奸或當諸求往孔道　國家有所徵發則必於此乎取之上官有越分以臨我賓大夫士有非禮以望我者於是恩有所不能齊明與斷有所不能施則宰之術窮矣人又不肯坐待其窮而不為之所也於是始巧為彌縫一切之計苟旦夕以求遷轉去而宰之所當脩舉者其職業且盡廢矣於乎今之宰　畿輔邑者其相習而為此也蓋非止今日然矣有能不相習而為此奮然欲脩舉其職業且不為毀譽得失所搖動者此豈今之流俗人所能哉予友善平齋金壇唐

君者盖廉鮮其人也君少小有抱負其門生故友多已為
清華顯官而君之屢試於有司也竟不一遇竟由歲貢士
授官易州之淶水宰其邑云夫淶水者固在今 畿輔而
邑者也邑以近山頻年有水患民不得耕 朝廷方興殿
工伐石於其旁近邑當有工役之擾民不得休息故邑中
諸所難為視他邑既不少損而是二者之為民累則不惟
凡為邑者之所無難同為 畿輔邑者亦未必盡若是難
也然則宰是邑者真可謂難之難矣君固能知其難然而
非畏其難者也君為諸生時侃侃直己己能不受人屈抑
其言曰人而以死生利害入其心者非夫也夫死生利害

大矣且不能入乎其心况令跛養得失之小者乎予固知
君之無難也君令事上官以分上官亦不至過其分以相
臨待賓大夫士以禮賓大夫士亦不得非禮以相干恩有
所當濟期於必濟明與斷有所當施於所當施而施為權
貴人無所用其勢豪右無賴無所用其奸食縣於所出而
耕者蒙賜力勤於所供而作者得息至難為者亦至能為
也若然則於 畿輔邑有餘理矣此盖君之所能為者而
亦予所日望於君者也先是他使者出境上者以非其所
按部卻不供應郡大臣因留石些其屬私有所需求君撤
知部大臣杜其所需求人或有撓阻君者君曰吾寧吾且

去由是無或有撓阻君者於乎此亦可以觀君矣方君之
欲去也猶以邑故無誌故名宦未有祠必營此去乃不憾
夫君既欲去矣猶有事於誌若祠其志盖將自托於不朽
者非茍旦夕者也非茍旦夕者其去當俟遷轉乃可而君
意必欲去然則自托於不朽者果當去茍旦夕者果當以
遷轉去耶此在司黜陟者必自有說當無待予言然使淶
水人而得聞予言也必且執予言以挽留君矣君其慎無
言去哉君其慎無言去哉

奉賀大宗伯季泉孫公六十壽序 代

今年春三月二十六日為南宗伯季泉孫公六十初度侍

御查君光述給諫劉君檄等十數人者皆公丙午校文
留都時所取士先期謁予請文欲以寄壽公予聞公每歲
生辰輙稱獻戒勿通賀者即諸子姓稱觴拜壽禮亦堅拒
不許令待予文以往公不入則且若何且令世士人不論
德與爵何似第年及即賀客滿堂張樂設宴者累日世
風靡靡方伏公以此為永年公既足以矯世而鎮俗矣公
意又以乃父忠烈先公盡忠於逆濠之亂將終身懷戚焉
故不欲揚己以駕進暴善是則公於此又真足以勸世而
化俗公信無待予文也予諸君亦何用予文為雖然予文
終不可以已也盖予既以此題公乃公意有不釋然自慰

者予又請為公辭之夫人親生無益於時無聞於後者斯不論年齒長少均不可謂之有壽若子而無可以壽其親者斯亦不稱已壽宜矣今先公忠名義槩表表在天壤間久而愈著 國家旌揚忠義之典施及於身後者又久而愈隆公以文章德行褎然為我儒臣之宗望又足以世其先美於不替在先公蓋至今猶生壽固莫或過之而善以其身稱親壽者宜亦莫若公也公亦可以不憾矣且公即日當入司台衡首佐 聖天子迎淳養和普升斯世於康寧仁壽之域九叨受公施而頌公休美者四海九州之人將同然為詞以稱祝公公亦安能一一以拒之歟先是太

夫人壽誕亦戒勿通賀者亦不許諸子姓稱觴拜壽公時為夫人子嘗率諸子姓逡巡拜賀者帶即不入文亦間一展覽焉乃今公子姓以登 朝躋仕過半留 京師多不能從公為膝前之舞即如公往年事逡巡遙拜賀者即相率以文祝公公既身行之於前其又將何詞以相拒歟予與公同擧乙未進士同直史館又嘗官於天曹同為少宰丙午校文之役適又與公同事當為四海九州之人首倡而祝公者莫如予知公不予拒而查君華出公之門方亦求附於公家之子姓巽逡巡遙拜亦不為公所堅拒也故予於其請不辭而為之序如此云

贈卽封君野莊荊翁壽序

襄陽龐公躬耕峴山自謂遺子孫以安然竟以鹿門之隱辭世榮而迸身名燕山竇氏教其子五人皆能發身科第而躋致清華然未必能為龐公事故知享一身之安與遺際一時之榮盛斯固人所難兼蓋天亦有所偏靳而不予也予鄉若野莊荊翁者平生惟取適於田野之生業積仁累行為鄉善人邑大夫賢之每每以鄉飲請謝不肯往有不入城府之高風四子孟韜仲韜叔韜季韜皆夙禀庭訓叔韜擧今年己未進士仲韜登名壬子薦書其兄弟玉立而山出方相繼以文學登 朝與孟韜子勉學一人適符

燕山五桂之數是翁有龐公之安而又將遺際乎竇氏之榮盛也若翁者真可謂兼人所難而天予其全者歟昔莊生以不恬不愉為非德非德則不可以長久故欲長生而久於世莫若由恬愉以致之史稱龐公入山採藥意必有真仙者與之從游而諫議君之以靈椿稱老其歷夫年所之多又可知也夫龐之以安遺後既近於恬而竇氏之義方教子樂其有成也當無有不愉者然是乃所謂偏靳而不兼予者爾而天猶壽之翁今寔兼有恬愉則翁之所膺於上壽也予蓋有以預其卜於天矣雖然是又在諸子為孫所以善於承翁者何如也夫近名者起爭近寵者生患

人情有之翁之子若孫於是且日近名寵則爭興懼駸駸乎將不免矣故使車馬日喧鬨於其門而躁進競求之態亦日出於其家榮盛日加乎其身而寵辱日驚乎其心若然者是使翁恬不恬愉不愉也使外境日以鬧而心境日以安鬧視榮辱利害之適然者一如寒暑昏旦日相代於吾前而於吾本無與焉若然者是使翁恬益恬愉益愉也龐公之子承公所遺之安其耕於牧伯大人之前而不之瞉也可謂能以恬相成竇氏曰儀曰儼皆以清白爽曠不負其家聲是皆善愉其親者也孟韜兄弟能如龐公子與竇氏儀若儼者以安靜無事養翁之恬又能以清白爽曠

日愉翁於晩景使翁恬益恬愉益愉而不使翁恬不恬愉不愉也則身閑而白日知長心無憂而天年可引也是不於荆氏有望歟是不於荆氏有望歟翁年七十有七九月廿九日其誕辰也叔韜按浙之烏程尹將稱觴於家而後之官因以贈言請於予予既嘗連姻仲韜而勉學者又予兄廷和子壻翁蓋予姻家長故不得辭爲道翁所以壽與翁之子若孫所當壽翁者如此叔韜持予言以歸其尚質之家庭間而相與勉焉他日能使翁父子以兼有龐竇之盛美而傳之將來於以壽翁於無窮者則方有俟於予荆氏之脩其職而此固未足以盡翁也

封吏部中華施翁暨鮑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池州之青陽有九華山焉在江以南最稱盤亘而秀出盤亘則氣必厚秀出則其靈必有所鍾得氣之厚與爲靈秀所鍾者其人必壽必才且賢封吏部中華施翁今年壽七十翁配鮑太安人亦壽七十而仲子欽甫方爲名吏部於朝其兄弟四人某某某若某者爲鄉善士爲邑俊髦又方若蘭茁而玉立蓋予所謂壽而才且賢者於翁一門見之乃其家寔居九華下則以氣厚而能鍾靈若此山者有以發其祥也予聞蜀有青城山山之下有老人村以故其居者多有壽今九華亦有老人峯適與之相類韓退之言衡

山之氣與郴嶺相磅礴而意其清淑所鍾産有異才今吏部君兄弟寔應九華之秀而生則翁夫婦父子其所得於此山者信亦多矣然青城壽應晋徵於一方而翁夫婦則止發於其兩人之身延以及之者當不若壽而受之者之爲盛衡郴間産昌黎蓋庶幾一遇其人而不可必而吏部君兄弟以才名爲當世所稱則旣表表然著矣由此言之翁夫婦父子其所得於此山者將不爲尤多矣乎翁誕辰在九月二十四日而太安人亦適以十月三十日生其家觴祝先後相望吏部君方拘職守不得歸而鴻臚沈君滸其同郡姻友也請予文以發抒其馳慕之至意予惟仁者

以樂山而壽其胸中蓋未嘗無此山也又天生才賢將爲世用如古稱嶽降而生申者此何止一郡邑之秀而已閣翁平生向善無所累於其心今與太安人齊年而並壽殆不愧仁者出其胸中之山日與夫九華之勝兩相得而樂之其壽當亦與此山並吏部君既鍾此靈秀以生則固申甫之儔匹而其身蓋天下之身也能因此而以天下爲心進退賢不肖成其功業與九華增高即山之靈將喜之矧於其父母哉然則翁夫婦之壽固自有合於此山者在而吏部君之壽其親則亦當勉於其大者而不徒以區區之觴祝爲也予生也鄙不敢自謂爲山靈所鍾然素欲遍遊

海內諸名山以償予志他日倘得至九華尚當追南山崧高之咏歌登天柱雲門而作賦明翁夫婦所以壽與吏部君所以克配申甫而壽其親之大者於說君之請也姑書此以俟云

趙母郭太孺人八十榮壽詩序

嘉靖歲丙辰太史趙君宗南迎其母郭太孺人於　京師太保東湖陸公以門楣之重爰作室以居之而扁其堂曰榮壽明年丁巳八月有六日爲太孺人八十誕辰予同館諸君取唐人集中壮堂千歲壽侍奉有光輝句爲韻分賦詩歌以觴太孺人而予當賦且序焉夫榮與壽二者世稱不可得得之未必能兼其兼而得之也亦未必其事之若方至而未有艾也乃趙氏於此非所謂其盛者歟宗南以文學侍從　天子太保　國之重臣或承其內或奉其外太孺人既嘗以乳姑之孝受　朝廷之旌命今也年登耄耋方安享禄養於其間斯可謂榮與壽兼而得之矣又太孺人氣和而體強其算當日增宗南方嚮柄用有台鼎之階而太保與　國同休所以承之奉之於將來者當日隆其　褒封寵錫之典繼旌命而及於趙氏者當日有加是其兼而得之也又真若事之方至而未有艾也夫趙氏何所積而及此蓋方太孺人之乳姑也聞有天光燭室之感

旌坊伐石在山溪淺不得通俄而雨漲成川遂不勞而達於家此豈非天意之所在歟古之聖賢論天人感應之際每若影響而本其所以取必之道則嘗在我而不在人故云仁則榮又云仁者壽又論爲仁之本而云惟孝足以當之予以爲太孺人所以奉姑者孝也宗南所以能顯揚太孺人之孝者亦孝也皆孝則皆仁人也天相之矣不然何其幽室之中而有光燭之山間小溪而俄爾漲成巨川也然則趙氏之榮壽其兼而得之與其事之若方至而未有艾也非自其再世仁孝之積以感召之歟　國初有劉氏婦者亦嘗以乳姑受旌其事頗與太孺人同然未必其榮

與壽之能若是予鄉有靳文禧公於其母夫人八十壽辰
同館閣者盖亦嘗分賦此詩之韻而為壽矣然又未必其
仁孝之能有感於天今太孺人躬劉氏之孝而宗南於史
館方將有以匹文禧之休愈榮則為養愈備而壽之源愈
闢愈壽則歷年愈多而享有此榮也愈無盡其道取必於
已其事感通於天劉氏之所不能兼而文禧之所不能加
者永於趙氏見之則方其天光燭室之時與山溪之滙而
為巨川也盖已為日升川至之兆而吾黨於太孺人亦不
必更端以致祝矣詩韻九十字同館之得預者廿四人故
周矣而復從其初以俟夫後來者續而三四周之亦如太

孺人之榮壽凡數周於花甲云

勅封劉母都太孺人崇旌兼六十壽序

劉母都太孺人以子諫議君子京課瑞安績為天下賢令
最既寵膺封錫之典於丙辰秋九月矣今年己未春三月
又以其貞節懿行所嘗從一於先瑞安者得聞於　朝而
受旌馬旌命下劉氏未幾乃十月戊申適又為太孺人六
十誕辰侍御見心沈君比部新源江君以予等與子京同
丙午鄉舉士嘗有言以贈以屬之予予惟　國家所以褒
奬臣工而風示海內者封與旌二典而已仕始封及父母
以父母能成其子與其子之能於官考而能稱其職而旌

典之大有加於婦人之守節者則以符天下之能不貳其
夫者也予盖嘗求之父母之教其子有成也母為難百執
事以考最而封及其親也府州縣有司為難妻之能不貳
其夫也無成其子為難節多苦又壽為難今太孺人堅忍
其節以從先瑞安而終其教以成子京子京能奉太孺人
之教恪共其官守而以縣令封其母又能使其母以節而
受旌也旌而適又與其壽之期相值也則是　朝廷之大
典與天之所以永錫乎人而不可必者其事皆人所難而
其慶舉集於太孺人之一身其至如期而其輝映於後先
者若相望也是固由太孺人能為婦若母以臻茲盛美而

為太孺人子若子京者其亦可謂能為子矣雖然能為子
然後能為臣移孝以為忠者臣之分而感恩以圖報者則
尤臣之心也子京於母氏之得封也則宜思之曰母受
朝廷恩無能為報所賴以報者我也猶由縣令為諫官方
亦有難於稱塞乎於母之以節而旌也則又宜思之曰從
一之義臣道與妻道同而吾筮仕之初志亦未始不大心
以靡他也母實有令德而不能推此以夙夜初志之謂何
乃可以有負乎故體母之心而益求勉稱於其職從母之
節而益思勉脩於其身若是則子京之以賢有司而進為
賢卿大夫也母稱貞婦子稱良臣於封錫之賜為無忝而

旌命亦為有光且也由始封而累至吸秩崇封由六十始
壽日躋乎期頤上壽而未有艾也恩寵日隆而聲施之無
盡焉則所以壽乎太孺人者亦既多矣時子京弟某某與
其嫂錢孺人奉太孺人留吳下而子京受 上簡命方督
視殿工以不得歸而奉觴為歎雖然此何足為歉予固知
子京之意方圖之於其大如予所謂勉稱其職勉脩其身
者以為壽而不徒在於一觴之餘豢也是為序

燕臺耆社圖序

燕臺耆社圖者南野馬公因其子太史君體乾迎養於此
日與諸封君朴菴彭公等十一人相與為社而樂之而繪

為是圖者則體乾也予聞古之社而相與樂也若晉之竹
林蘭亭皆於山林唐香山九老宋洛陽耆英不於山林則
皆於其鄉未聞有去山林與其鄉而相與為社於朝市之
間乃足以為樂者也燕臺即今 京師其地為天下朝市
之會而名利之爭在焉公等乃於此為社體乾乃又圖而
屬予序之累其樂有同於古之人歟曰士惟有所責於身
不可以遺世而有樂也夫是以在朝市則不樂去之山林
則樂而家人父子不能時相聚於一堂之上者每有去國
懷鄉之感又其甚則仳離之憂生焉夫是以有取於其鄉
也公等皆能教其子使出而仕於 朝而已則放浪形骸

笑傲山水無所牽挽乎其身亦無所繫累乎其心倏然而
往倏然而來其出也其相與樂者四方之人也其入也其
祿以養者其子也其為歡於前者其家之長少也又其久
也則四方之人皆亦其家之人也如此則焉往而不為山
林又焉往而非其鄉也哉予是以知公等之足以樂也又
有異焉以竹林蘭亭所以樂於山林者求之公等則能以
公等在朝市而樂乎山林之樂求之竹林蘭亭則必不能
香山耆英之樂於其鄉也使不於其鄉則未必樂公等非
其鄉而樂則固未有在其鄉而反不樂者也且古之人與
其鄉之人而樂之而公等則又與其四方之人而樂之然

則其樂也孰樂歟曰樂之於其身[illegible]不若樂之於其子之
尤樂也士以其身為世用者外而軒裳珪組營乎吾之形
內而寵辱利害憂乎吾之心方其為勞且憂也思所以解
此而去求以脫然無累於其身而不可得而及其既得解
以去也則又已迫乎頹齡暮齒之無幾而樂之日亦少矣
惟夫樂之於子者以其用世之責付之於其子而已則享
有夫遺世之樂以樂也有軒裳珪組之榮於吾身而不勞
乎其形有寵辱利害之交于吾前而不憂乎其心也無朝
市山林鄉不鄉之殊齒無壯暮而其樂皆在焉然則公等
之樂豈惟 同於古之人夫亦古之人所不能兼者歟竹

林蘭與其後之人圖之香山耆英乃其人自圖之而公等則其為之子者圖之夫圖因人而重非人以圖而重也古之人雖不能無乎公等之樂乃其人則多有稱於後世矣公等有遺世之高使為公之子者又各有名世之事業以相與輝映於其間而使夫古之人不得專稱於後世則所以增重此圖者其不既多矣乎予與體乾同以春秋進又同為吉士史官其義不可自同於衆人故因序公之樂而望之以此亦自知其所以序公者不能增此圖之重而方有待於體乾也公等十二人各有齒之序與其鄉里姓字當書乃體乾則已列于圖之下方予故不復具云

沈母高太孺人六十壽序

婦人失其所天而斷以不奪乎其志也至憂至苦凡天下至難言之情至不可堪之事舉感而結於其心集而發於其身往往摧沮鬱抑慘焉不任其劬勞而不獲享有夫暢遂康寧之福故古來節婦多不以壽母稱間有以節而壽者又多門戶落落以煢然婦人者當之無由以昌大其家而成其子此雖理與勢之固然殆天意亦有所靳而不肯予之以其全也予嘗以為節而能壽斯固婦人之所難能若其節矣壽矣又能昌大其家而成其子即世稱偉然丈夫者猶或有歉於是矧於落落門戶而當以煢然一婦人也歟予鄉之石埭有沈母高太孺人者年二十餘即以從一之義為其先君子某號沈公守守四十年視其初猶一日可謂能以節著而今年為母六十亦既以始壽稱矣乃其家由母綜理日嚮於饒裕其子理問君應芝遺腹先公由母之教而日嚮於成譽則臣人受顧命於君艱危百出許以無負而期已以必濟其於將來卒能光啓令緒保定其君之子孫而已亦與有榮名焉是眞傑然丈夫之所難能而母以一婦人者能之也若是者其果用何道以臻此予聞之勉而為節者其節苦安而為節者其節甘所謂甘與苦云者不獨其心甘之苦之乃其人生平之甘苦亦每

每由是焉今母之節蓋所謂安而為之者安則愉愉則可以樂其性而全其天年安則又應而能應能應斯不憚難而足以集事又譬則臣人者其為忠而果出於安也節愈明則愈從容時愈艱危而其處之也愈詳故上焉於君於國下焉於身若難於無濟而無有不濟者此蓋母之所以能此之道也抑又聞母之生也以八月十五日是惟秋中月光盛滿之時秋金氣月水精水得金而盛月因秋而清蓋其精氣之相感也人之操行能與秋月同清當必有得之於天者而又稟乎其氣之盛也則其發而為才與用也必弘母之所以能此其或又以是歟由是知天意於母不

惟予以其全而無所斬盖於其有生之初其所以賦畀之者固已多矣然則母之壽與母家之昌殆未有艾也理問君與今廣西大叅松坡畢先生連姻予於癸丑會試為先生所取士雖未及識君而交其人然以先生之言可信又其托不可負也故為君稱母壽若此君於他日能奉母之節以守官推母所以成家成子者於以體 國而有及於民焉上以待母之旌命於 朝下以其立身之不忝者為母顯揚之地斯謂能善壽其母矣斯謂能善壽其母矣

宣城唐氏祠堂記

宣城唐氏建祠以合祀其祖唐君名某者屬予為之記將以傳示其後人予與君皆丙午鄉舉士又雅相善而予家亦適建此祠也遂不辭而記之曰人之本乎祖以生也祖之始盖一人之身而已矣一人之身則亦一人之心而已矣其傳之子若孫又或傳之子之子若孫孫之子若孫以至於親盡而又傳之于無窮也則或為數十人之身或為數十百人之身其形體各不能相肖而其心亦遂判然如其形體之不同而莫或一之盖凡有族者皆然矣今欲於數十百人之心有以一其判然者若出於一人之身而莫之有違也其不亦難矣乎雖然是亦有道焉數十百人之身本之吾祖之身本一身也數十百人之心本之吾祖之

心本亦一心也以一身一心之分本其所以為一身一心者而思以合之其道盖莫若存宗法而建祠夫祠之建以奉乎祖也祠盖祖宗神靈之所依而宗子者吾祖之嫡派則尤其精神血脉之所以凝聚而貫注者也今人登人之堂則必思其人况於吾祖而祠以奉之也寧有不思之者乎故春雨秋霜之候惕然愴然其天機盖本自有感而合之於祠者則尤所以感動其機者也機有動矣此而無以維之則其感動於一時者能保其不終息乎故又以為思吾祖而不得見見吾祖之精神血脉其尤所凝聚而貫注者猶吾祖也於是又於宗子乎是宗宗子者因人之宗我也則又有以既於衆曰如此則為肖於祖如彼則為不肖於祖是又欲相與維之於其後也夫若是則人之聽之其又有不竦然而敬信秩然而嚮於一者乎故祠固所以感動其天機而宗子法者則尤濟其感動之所不及者也夫奉祖於祠而又維祖之法於其後方其奉之也既儼若吾父兄生而聚食於一堂之上而吾為子弟者服勞奔走於其下其又維之於其後也又儼若父兄生而教戒其子弟為子弟者亦敬聽乎父兄之教戒而不敢違由是則所謂數十百人者其形體雖不能相肖其有所為雖各出於人人之所自為若不相謀然而其志意之合好惡之同則有

若手足之相應耳目鼻口之相為用舉吾數十百人之精神血脉無不聯屬而通貫焉即是而謂數十百人之身猶一身其心亦猶一心也豈不可哉唐氏在宣城姓最稱著蓋世為鴈翅錦川唐云祠建於宅之東區其制前為三門中為廳事為廊後為亭為別室其主自 國初始祖公而下皆得與其向始祖西南餘以其次為序又其餘亦以其次分列於東西其祭歲以春秋二舉凡祭之事主於族之長者一人其東西列則以嫡長孫一人行事族有吉凶必以告有不率者悉取裁於族長必有以訓之訓而猶不率者必有恥辱終無煩於官初以祭非有所本無以合其衆

而感動之故始乎祖之始又以大宗法為方今所不講故又令族長與宗子者參主乎其間蓋習善用宗法而能合其衆者也其事始於君之大父某父某歿於從父某而繼與蒙之者則其族之人亦皆力焉歲時享祀一如父兄子弟之相會聚其有所教戒亦如家庭之相與唯諾而安之有遺也若唐氏者其真可謂數十百人而能為一心者矣雖然天下之人心一也能使一家之心猶一身者今固惟唐氏為然其積之而久久之而有所興起於人也又能使天下之心猶一身者亦將自唐氏始然則唐氏之為此舉也不其善與又聞君之先君方為太學生已有志於范文

正公之行事而其家又適為宋叅政唐子方後人君命舉進士為司理推廣乎人心之同他日必有所建立於天下能成太學君之志而不愧乎先世之流風此舉蓋其首善也故因記君之祠而書以俟之

復齋說

復之為義在天道與人心皆有之故一陽之生是天之所以復也一念之覺是人心之所以復也夫復卦之應其候在十一月冬至之子半是天道歲乃一陽生也然則人心亦可歲一覺歟曰不然人心蓋時時覺也方其有所蔽也非剝之候乎一念有省悟斯一念有覺覺斯復矣其不為

物所蔽者是固其常覺之時也然則人心雖謂之時時覺時時復無不可也夫豈惟人心雖天道亦有之天道之剝也人曰群陰用事生生者於是乃不生矣不知生生之機寔未嘗不在乎群陰用事之中譬如昔人所謂居大冬者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也剝言碩果不食夫方剝之時而已有果將復生之象則其所以生生者即於其所以剝者在矣由此乃知天道亦時時復其應在十一月者其常候也夫卦以一陽生而為復三陽為泰泰者世道所以為復之成而人心所以為覺之效也人心之覺無時而不然世道之泰無時而不當然然乃有不盡然者為有所以剝之者

否之者故也人心而無以剥之則剥之柔變可轉而為復之剛反而人欲亦為天理斯固無不覺矣世道而無以否之則否之拔茅可變而為泰之拔茅而小人亦為君子斯固無不泰矣然則世安從泰曰由人心覺而後泰心安從覺曰由靜而後能有覺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泰之九二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夫復者動之端也乃欲養之以靜而廢其行道省方之常中行者泰道之所尚也不求諸泰而乃於其心之包荒者馮河者不遐遺者朋亡者以求之夫亦以聖人作易之意非靜則人心無由覺故復當

以靜為養非人心覺則亦無由以成泰也故又欲即人心以求泰數人能由靜以求覺由覺以求泰斯可謂深於復矣廬陵王公以復名其齋因以為號蓋知究心於是者其子鄒諫君内承公教既嘗從事於靜以求覺之功外繫當世重輕又將有開泰之責於其身者是則君之所以承公之大者也予既因公以覲君又將因君以占世故於君之請也為著其說如此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彭城伊氏女也生十七而適同里張順居十年順卒又七年而縊於順墓合葬焉初伊氏父某母某氏生無子而有四女伊於女中居第三父母甚憐惜之然伊固寡言笑甘淡泊性不為之改其適張順也順家固貧然又能甘夫之貧茹百辛以奉舅若姑不因出自饒裕家有厭苦意居夫喪既三年矣猶時時跌不欲食癯然若不能任勞者及聞夫墓崩則又強力以從事躬親脩築不肯委其役於人以舅姑數欲奪其志知不足依往依其母以居然纖紝或有餘財則又以歲時餽遺之不緣遏奪故於婦道有關焉一日舅既納人聘乃謂姑曰弟言慨居東鄉姻家携以偕往當不可辭伊聞之即與母訣而屬其妹曰汝其善事母吾此去恐不復來矣訣已就道其意故令行緩移

日使睸佯慭姑他所猜拜夫墓乃行蓋已覺舅氏謀將死於此寔不欲從姑言與偕往而姑時衰老不覺也比曉救堅駭而奔訃其家衆趨以覲則見順塚傍有二坎蓋伊以手爪爬掘而成而爪血所濺處則伊自縊死矣死之日有伊某者於伊為從父治棺合窆順所如其志也時為正德丙子六月之八日距其生成化乙巳年止三十有二伊舅姑恐以納聘從居事獲罪於官竟寢其事不以聞後若干年予過彭城某子州學生某始為予道其詳如此予既嘗為史官當著其始來使傳於世而世有全節若伊者則又予之所樂道也故著而論之論曰夫人於生死皆有所爲

非身履其順而心安於為此者難於得其所尤難於兩得其所也伊氏生丁窮阨而死安節義人咸謂生不得所死乃得之予則以為生死有二所無二理人惟能得生所也乃能得死所今伊甘荼苦如薺而視死如歸是生與死所兩得之也於乎人有饕一身之逸欲苟一時之生者往往自謂其得所不知由賢者而觀則豈不為兩失之歟伊之死其舅姑不能收其從父伊某能收之死而當以節著也其舅姑畏罪不敢以聞於官某子某乃欲表揚幽隱使聞於人人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於乎入又有欲人之賢與能彰人之善者其視張氏舅姑與伊氏父子亦畧可以觀

矣亦畧可以觀矣

明故須君元配郝孺人墓誌銘

婦人之行考古詩書傳志所稱無所關繫於世教者則畧而不書蓋以為不勝書也其在於今有力者往往託之文字以求可傳則雖法不當書之事亦無有不書者矣而其說又多夸張失實而不足以取信於世然則欲求其人之可傳者必也質諸古而行有可書書之今而其說足以信者庶其可乎予嘗往來毘陵府得見葵軒須君君儼脩古貌樸然若非市井中人平居少所繫戀但時與里井耆舊結林泉之社尚平自娛有古隱君子風人曰須君之能爾也是其為之內者之有以助之也君二子學之達之學之嘗學於予師荊川先生達之嘗卒業國子並以雅志有稱於鄉閭閒人又曰須氏子之能爾也是其為之母者之有以教之也予於是乃始知有郝孺人蓋孺人配須君有淑德於學之達之為賢母云孺人之卒也學之達之託予內弟劉子譙持令計部東浦謝君狀來請銘予與達之為劉氏僚婿又嘗與學之同游師門義不得辭然亦適丁先孺人艱將以服闋還 朝姑諾之而未有以應也既而子譙寓書 京師為須氏申請者至再予於是乃始銘孺人按狀稱須氏門以內事悉由孺人故須君得以樂其天年學

之達之之始向於學也孺人寔能以隆師友為種其所感就蓋亦出自母氏為多是予所聞見同也又稱孺人養姑孝歲時奉先必豐潔其所饗祀御下性稍嚴然遇之則殊有恩予以為孝饗姑舅氏當是孺人助須君之首行而遠下之節或亦其所以教學之達之之推是予聞見所未逮也而推之予所聞見猶信夫孺人助葵軒君教學之達之行有關於世教既質之於古而有可書而謝君所為狀適同予所聞見與推之予所聞見而信則又非夸張失實而不足以取信於世若孺人者其亦可以銘矣孺人之父為邑散官諱思昇其所適須君籍即葵軒甫生於弘治壬子

四月一日卒於嘉靖乙卯十一月九日享年六十有四葬於某年月日其地爲某處某塋子男二人長廷仕爲縣學生即學之娶高某女次廷伸爲國子生即達之娶予先外父劉壽卿弟劉某女女四人長適陳舜言次適張館先卒次適國子生吳岱又次許聘縣學生楮泮亦先卒孫男五人某某某某孫女幾人其所與議婚姻者皆邑著姓與官族也銘曰夫爲隱君子稱文儒內行有稱賢名與俱某地之幽有石藏焉予銘也信庶其可傳

寄奠賀母

嗚呼吾母汝奚爲遽至於是耶前歲丁巳予將挈汝女而

北也母寔不忍與爲別而謂之曰汝夫婦偕之官信美事也即吾疾不能起且柰何夫母固自慮其不起今竟不起耶又前歲丙辰母嘗以內弟禎疾而疾也予來京師時禎疾猶疾母疾猶寔以禎疾也今果以是疾不起耶憶昔母之以汝女托予也曰與汝夫婦居相近他日寔善視吾老也又撫禎而屬予曰吾獨生是子又與汝教以有成也今母言歷歷在耳予不敢忘而天涯相去母老不能一奉焉竟至於此禎竟不能教以有成也予其何以爲情耶予子麟幼失恃而汝女之母之也母寔嘗教詔女曰汝勿以非汝生而不善子是子也既而予子庶若慶若鏊皆相繼生

母又寔嘗教詔女曰汝勿以汝有生及所生之能相繼而有二心以子是子也歲在甲寅予以先妣喪歸自京師嘗涤而病瘦且不可救藥矣母寔嘗爲予百方禱於神而日無厭飧夜無寧寢也越次年乙卯庶若慶若鏊皆以疹相繼殀也母寔痛惜之又憂女之遭毒痛以病病而難於胎且育也又嘗爲女百方禱於神而日亦無厭飧夜亦無寧寢也乃今則予幸無恙矣麟也賴母之慈得以長而婚矣汝女又如母之祝言而以去秋之九日幸生子雙兒於京邸矣夫母禱予疾而愈暨汝女之應母禱而胎且育也而予與汝女曾不能奉母之老以至於此予大子賴母而長

與小子如母之祝而生也而予曾不能教母之子以有成且致母以子之疾而至於此也予又何以爲情耶雖然有望而不能副與厚於施而不報予誠有負於母矣乃予之心則終不忍負母也今即不能奉母之老他日猶當奉翁之老以從母言母之子予即不能教之於已往猶庶幾可以成全之於將來也數千里寄奠不能撫母之棺而一致其號慟之私惟直寫衷曲亦冀母之有以諒吾心而已矣於乎母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尚饗

奠儀制君大梅吏年兄

嗚呼朝士因同鄉而加親兮斯人情之固然若乃以勢分

而雖合兮惟吾省其關馬駐一方之各從兮終大會之末緣伏君心之獨厚兮每每欲倡之於其前在同志有一二兮亦方與共圖以周旋君今而遽至於此兮又何望乎斯誼之復聯自君之鳴琴而去闕兮繼捧檄以來燕因拜官乎蘭省兮每究心於遺編與苦攻而力求兮將前脩之比肩積勞瘁於旦暮兮遂搆疾以相纏方期勿藥而有喜兮胡遽永違於重泉惟君以神明而作宰兮旣小試於烹鮮陜儀曹以爲郎兮領漢庭其孰能先本慈惠以逮人兮有口碑其方傳守直淸以約已兮雖買棺而亦無錢凡我鄕邦之長少兮蓋皆於君乎是賢何君之反歸其故丘兮惟

靈旐之翩翩君才宜遠到而位不稱兮是固由於賦命之偏嗟君之親老而妻與子之方少兮柰何其卽於中道而棄捐實等叨同鄕與同榜兮或又叨屬乎姻婭痛君之以長者而不壽兮感君之脩鄕誼而未及全玆陳詞以申眞兮亦聊以告吾黨之微衷倘高懷之可追兮猶庶幾慰君之靈於終天君之知與不知兮使予涕兮漣漣尙饗

祭溪軒徐年伯 侍御巖泉生父

惟翁生理無忝成德有造詩書富蔵丘園高蹈貌恭溫溫行篤慥慥淸脩苦攻曰從所好少不事機械執漢陰丈人之勞長不入城府勵襄陽龐公之操在物不忤矯性佩安于之絃遺世獨立掉尾學莊生之釣惟侍御君寔翁令器翁不子之使後翁季侍御登 朝翁教所致祿養不居以明翁志福壽康寧方爲翁喜云胡一疾遽爾不起訃聞誅歸於制不可侍御曰嗟何以爲我乃以疾告私喪以行雖拘於制不抑其情矧 朝廷方有 恩命臣人奏最於天卿者許停已 褒勑貤封所生侍御君有待於三年之後而一盡其誠則翁於生前雖不食其有子之報而其旣歿也將不厚享其榮名也耶實等忝通家之末誼傷蘭焚與蕙摧聊緘辭而寄眞爲侍御以告哀官守有稽雖不能代翁之子而執紼然職業於史猶庶幾可以記翁之善行於將來尙饗

哭尊師荆翁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五月丙寅朔越有十日乙亥門生某謹爲位於天寧之僧舍告於尊師荆川先生之靈而哭之曰於乎惟公道德文章爲世蓍龜泰山梁木舍公其誰方以救時而一出何期與世而永辭凡吾同志之士亦旣以聞訃而爲公悲矣某也辱游門墻教聞其至生我成我恩何有二寢哭之哀方擧雖嘗聞訃音而致傷心喪之禮未成故文假僧寺而爲位憶昔浙海之行曾於玆而信宿送蘆溝復良鄕若情牽而意遂驛亭杯水之邇酌方

無幾有跡食水飲之風詎意數夕之歡談竟兆乎終身之痛哭頓予之駑鈍而非先生誰肯策礪之以為才擬陳詞以一寓筆欲下而心摧瞻去途之在目人何時其能來塔有鈴而為聲若助予之興哀尚饗

祭樓怡泉

惟君學究軒岐心比陽春誠於濟物厚以逮人嘗盡意以為醫而未始責人之報每赴人之有急而不異謀已之身自君来遊於今幾秋苟以疾告君劑必投小大賢愚待君乃瘳衆德君施恨莫能酬勲戚貴臣言有二公感君之誼多君之功或因義塚之倡有取捐捧資以成君之志或以

太醫之名相薦貽章服以華君之躬客死獲收宜報在冥白髮冠紳為君之榮人亦有美君則能并期頤壽域擬君必登詎意賀者適在君門乃反用以為吊將於人而致憫先自已以興悼當由世事混茫人不可乎預料抑豈遠而難知將謂無天道耶其等與君交契蓋皆有年古心古貌惟君是賢君今已矣能不惻然同舉兹奠用以告虔扶君櫬歸君寔有子能世君德君為不死君歸重泉名在人耳靈其有知一来鑒只

姜鳳阿文集卷之六 史館稿下目錄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覆荊川先生書
奉荊川先生書
奉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畢松坡先生書
奉寄畢松坡先生書
奉寄林平泉先生書
覆王思質總督
寄何吉陽中丞　論學
寄唐惠菴　論職仕
答唐惠菴　論抑情
再答唐惠菴　仍論所以當抑情
覆唐惠菴
與史靜菴父母　論免馬之非

寄羅兩巖侍御　論免馬之非
又寄羅兩巖侍御　論備賑
寄都松溪郡伯　論地方事
寄方七峯侍御　論地方
寄衡崖顏公
答張繼源侍御　論防禦
寄張仰川　論學職
寄鄭湘溪
與徐東山
寄崔暘谷

寄崔暘谷
寄何肖山
寄徐鳳竹
寄萬履菴
寄唐疑菴
寄重菴歃菴
寄王方麓
寄合族尊長
請郭東翁座主小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六　史館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王大道校正

奉寄荊川先生書

前月白伯倫人回曾附一柬想已達上矣此柬始終語意皆受之存翁某不敢有所增損然其意則真是相知相愛而欲相成之甚非一切尋常推挽徒以薦賢一事愜物望而了世緣者比也憑至既在服中且須繳還無疑吾師出處關世道大機方今世風日頹須得大有主宰者一挽回之然覺甚難為力此某所以每私心付之於歎息也海上

今秋想已無事吾師服闋時憑決再來通書之後或可一到任但恐明年有警則兵憲遷除似在所不免爾存翁之意惟欲別有處分然竟不知果何如也清宵教論未獲嗣聞瞻望師門不勝戀慕家兄還先此申布因履任諸冗在即草草未盡欲言乞尊亮

奉寄荊川先生

昨尊使先臧還曾附一柬蓋是存翁意如此渠欲俟周尚二道長題本至後方有處分庶不作兵事起用令遷轉職方則似元老父子實主張之而所謂通融合併之論恐亦未盡然也以愚見料之不久當即在本司轉授正郎職銜

以觀吾師經濟學術此固無所不可但見近來文選職方諸公每有題請輒伺候於兄老之門似非吾師所宜爾雖然一時事體或亦繫乎其人吾師既為世道留念當自有轉移作用之妙要於無害而期於有濟如昔所獲聞智圓之說以行於其間非區區淺陋所敢窺也唐勝還附此請教夢寐官墻瞻依誼不遠矣未盡之私統俟面時悉之不宣

奉復荊川先生

近於伯倫處兩接手書知差事竣完還 朝有日私幸請教有緣也抽民為兵之說亦知尊師所不喜弟西塘有聞

不敢不言蓋亦彼此欲致其芹曝之愚得來諭當即往告之矣盛使言尊體尚有未安豈日夕過勞不得靜養耶病來殊不自覺又塞上秋風頗早而嚴程趨事之勞以一身獨當之衣食起居之節恐不可不加意自愛也至祝至祝承寄蒲洲詩覽悉此兄之作已駸駸成家矣職業有拘之人方爾從容諷詠覽此能無生愧耶鄙意以詩文須先知法次須胸中積有奇寶然後流而出之故欲少待其蓄然竟悠悠正不知胸中奇寶當於何時始積聚也風便附此請教兄次草草伏惟台照不宣

奉荊川先生

別後無便止寄得馬竹崖僉憲一書今此兄以事當降調此書想不得達矣差人來乃承手教無間道履已全愈甚慰仰思良鄉之別碗粥杯水彼此亦分之即此光景便見吾師有疏食水飲孔門相與之至樂由此而推便亦自有萬物一體饑飽冷煖無不自我而共之之真蓋有道者作用自是如此然否然否舟山寇已驅逐當自先聲所致新春海防佇聞良畫此亦吾師之素養與素志也不久策勳還 朝聞當以京營事相煩北虜南倭既一一身親經畧之然後坐運 廟堂以中權制勝於天下我 宗社億萬年之安永永有賴焉則吾師今番出處其有出於搦骨腐

詞之上多矣乃知人有學識者自無施而不可何必復還翰林然後為稱耶某於歲前奉尊教時出白雲觀靜坐莊子粗完讀尚未熟然胸中一似有潑潑流轉之機春來正看楞嚴俟了此再理會易後并討分曉如何也伻還時適有小兄未盡所言伏惟台亮

奉荊川先生

一別遂逾三時仰思徒勞書問不獲時相寄殊耿耿也良畫猶未上海氣乃爾孔熾部中倉卒遽加職銜便欲以東南事相委此在吾師義不避難而種種實學當見種種實用爾如良醫脉經素難無不精熟至於診病用藥則未之

一試恐猶不可不斟酌爾人來傳言吾師每出嘗以小舟傍大舟行有欲求見者輒蕩槳避之此在軍機秘密固非淺識之所能窺然使常常為此人反得以窺伺我恐又不可不審也前特聞主脩海防蓋為賊未來時計也今賊勢既猖獗如此似當先了此賊乃始防賊於後來譬則寒邪在身先須發表然後調養元氣耳然否然否某一春應酬會試諸公極其勞擾吾師所謂世俗心腸也正業雖少廢然胸次覺有自樂處從此能漸開擴見得自己有真光景不為世情所遷改便當頂禮老師矣今且未敢自謂已得也庸卿兄來附此道鄙意庸卿所養得之師門為多今撥

青田又適在屬下惟吾師始終成就之草草伏惟尊亮

奉寄荊川先生

某無似辱尊師收寘門下以來每每欲啓發其頑蒙而登之於賢者之覺路亦每每欲勉其樹立表見之大者而進之古人深夜精論人有不與聞者某獨幸而得聞為多每竊私念以為自有父母生我以來惟吾師二恩寔與之並而深愧無以為報惟是生得一女獲供箕帚於先生之子孫乃某生平銜結之私至為小犬嬦婚雖曾對尊使私一吐之間有微兆之時雖萌此念而未卜天意之何如然又未卜尊意之何如也今者聞先生果生女孫亦果有不棄之意是吾師前此之恩造既與天施等而今此之垂念又已與天意相通也某也抑何幸而有此歟入二月以來以[illegible]足伏枕者再浹旬日呻吟痛苦中忽聞力淳傳言不覺喜動顏色若沉痾之遂去體也極感極感謹先脩楮少申鄙悰餘俟齋沐積誠以仰求門下不宣

奉寄荊川先生

齊東溥孫鎮行後聞道體欠安甚用懸憶日來正欵脩問無便忽得手書知已調理平復矣甚慰甚喜此疾存翁亨江西提學時亦曾有之醫書載失血一條原不為大害但多自勞心中得來此則不可不愼也師旅饑饉兼任二者

之難自是聖門實才實用老師從根本上做必有可觀所謂毀譽好醜利害一切由人真有道之見極服高論第人身上事要亦是我分內事凡所接人所處事須令件件得所方為學有實用處吾師今為 國家大臣非復前日比擔當世道之重又從此始之胸中真有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境界其處人應事又真有休休有容氣象然後可以聽其毀譽好醜利害之自來蓋毀譽好醜利害其由人者固當置之於度外其亦有不由人而由己者則當求所以善處善應於其間而不可忽也愚見如此非是欲老師於世情上做工夫亦謂大臣小臣於道雖無二致於作用則

或有不同爾其讀書未有所進近來因看莊子及釋氏一二種書後頗覺纏縛少解又得少潛相近時時不逆胸襟執滯處似亦漸有圓活之機世情罣碍處似漸消釋得一二分但未知此後果何如耳明年老師以大拜北上或其得差遣南來當親執弟業而求印證可也謝恩表純用歐蘇家體而用事精切處更出入於王金陵周益公之間眞是作者昔韓退之因文章以見事功今吾師將因事功而發揮其文章垂諸將來並可作三立中事業殆非某一門生之私言也去人行促未盡所欲吐伏惟脈原機務紛冗更祈節勞自愛以慰仰斗之私 不宣

奉寄荊川先生

九月內自尊使行後絕無南來信息殊用馳慕比日想已按節淮陽海邦旌幟當亦有一番增色矣前時聞用兵進退給餉盈縮之數因與共事者忘睽而多有撓阻乃今則似中權獨運可斷可專之時且以實心行實學當見種種實益而東南數百載之安諒吾師能造之於三年期月之間決不為頭痛炙頭腳痛炙腳等事第聞不久即將有鄉貳之命恐事不就緒反為有道者所歎歎耳然小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隨處以發抒其忠而乘時以大行其志則必 朝堂主張之得宜而亦門弟子所望汲汲於先生者也撫巡一方俗情雖不當徇然盡從出格則過客與屬吏中恐以沿習不慣不能相安反不免有禮不及情不通處幸惟斟酌乎道俗之中如何齊東簿孫鎮來便先此代向布草草乞賜台亮正寒更祈為 國自愛以慰瞻戀不宣

奉寄荊川先生

久不得來音甚用懸憶一月前荊仲韜書至云於京口候謁老師知淮揚已寧復將盪平殘寇於崇明之三沙秋冬間當自奏功 閣下也為慰久之適聞此賊負固難動而老師出兵動欲身先士卒夫身先士卒方可責將官用命此固一說但 勅書中委任責成之意恐只以謀議督率

為主而此外原非已責今人因避事而不免壞事誠為可惡若因惡人避事而過於當事亦豈非賢者之過發之太激切耶或者謂三沙之賊其勢已窮惟當坐守以斃之不可與戰此亦不知果何如也荊叔韜來附此通候叔韜舊出門下令為屬官則是始焉聚首於一堂者師生也今焉共事於一方者上下司也總履仕途便賴近老師以登覺路在叔韜一何幸歟病中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尊亮吾師斯道宗盟 國家柱石萬萬自愛勿以輕敵為忠勇也不宣

奉寄畢松坡先生

數載奉違宮墻昨幸得於 京邸親炙教範又緣應酬碌碌不獲悉所欲吐至今尚有餘歉吏人及令親唐丈來兩承寄書皆道義骨肉之至言敢不矢心佩服弟愧迂疎懸不能勉進於是爾公文章道德寔可為世師表然猶以不能苟投時好斐寄天南如某之不才於俗有忤固宜然也今日波頽靡靡既末由一挽廻之功名事業無可自見更別無一策可以為求容取合之地惟是退居山林成就一家言語庶幾可以仰荅知己不負此生然老泉有言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也此事予奪既由於天亦未知前生曾叨此緣分與否且當徐以聽之耳尊諭

為某籌畫再四并諸所言不餘述已書諸紳僕分上不敢不仰體德意公分上不敢不盡其愚也沈母壽文如命勉作一稿寄上可否并教之不宣

奉寄畢松坡先生

春夏來公想赴貴南蒞任矣閑中紬思教言所謂寧靜淡泊之說自是有道格言敢不終身敬佩乎至謝至謝某拙性不好紛華自謂於淡泊上稍有近似乃是非毀譽之間不能無動而波頹靡靡竟未有以身挽其趨每一念此即有抽簪入山之想然久之尚未能決以此知寧靜二字乃某對症之要藥也雖然能淡泊則凝神之地自不致宕

之擾今此中不足於寧靜正由某所謂淡泊者雖於時好之投差有分別而一切世情尚自牽纏不斷故爾比因常從白雲觀往來坐卧巢於古人文字中求一良師友以為切磨身心之助倘有所得庶不仰負老師之惓惓也風便幸不惜一開示如何多瘴之地幸惟善攝道體以慰鄙悰某翹首宮墻不勝戀慕之至不宣

寄林平泉先生

某自為諸生時即知海內有公每誦公文章心切嚮往焉既而游於荊川先生之門見其稱先輩中能以行義自砥不負科名者如公不過數人則又慕公德行愈益嚮往前

年癸丑幸爾忝竊登 朝其所蒙奬進者林對山先生也先生於公為門下士其道公文章德行之高處愈多而且親其嚮往之心愈益切乃知某雖未及識公而親聆其議論然所得於公以為自淑之地者則既多矣敢忘然自同於史館中之後進而已乎家兄某歸便附此以自見其平生之私乃其所欲請教於公者則固有在緣冗次未暇及也草草伏惟台亮公高卧海邦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而朝廷有此舉措似與荊川先生之出均為世道嚮望之一機望更自愛重不宣

復王思質總督

從兄某以辛卯叨附榜末某也又忝爲同鄕後進之人知
仰我公久矣雖然公之德望與山斗齊其勲業又將勒之
鍾鼎垂於不朽某之所以仰公者當又與四海九州之人
而共之不徒在於區區之私誼而已也方切馳慕乃承手
敎幷禮幣先施焉何敢當何敢當薊門重鎭 國家方倚
公以造億萬禩之安而適來論事者偶有相左蓋聞其意
實同於韓富上殿之爭而相成之義相愛之情當有非形
似所能窺傳聞所能悉者是嘗於元老啓中略言之而不
知公之能諒否也某初進晩生何知大計卽有一二傳言
亦自是衷曲中彼此當吐露語而不謂誤達於明公能不

令人愧耶伻旋附此申謝草草未悉所懷伏惟台亮

寄何吉陽中丞　論學

方今繁海內道望其尤表表然著者不過數人而公其一
也數年懷仰不能於京師中一窺有道宮墻乃於別去而
徒勤嚮往焉柰之何柰之何近得巾石呂先生心統圖說
讀之因得讀公之序作蓋於此獲領敎言爲多然鄙意有
疑欲請諒亦門下所不弃也夫卽造化本原以論人心圖
之立論誠可謂通天地人物於一本矣然於學者下手處
則未可一一施之也思慮臆見誠不可以爲道昔人言思以
通微慮善以動則思慮亦豈可倂廢乎空虛混合之說誠
自逆其感通之原而淪滅之昔人言人心中當使空洞無
物又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身心性情亦豈不可以感通
者乎僕以爲由思而入於不思則當思而思當慮而慮乃
所以爲何思何慮之地但不可爲朋從之思爾易言朋從
爾思乃人心之私此則最能害道其與臆見在學者誠不
可有者也由識而通於默識則空空無知未嘗不爲眞知
以虛受人者正是求合於太虛之本體但不若佛氏之苦
空老氏之虛無爾若空虛無乃異端寂滅之見此則尤能
害道其與吾儒之是非在學者誠不可不辨者也公又言
觀天地於聲臭之外則靈蠢賢愚莫非成性不以形骸貴

賤而異觀人心於聲臭之外則剛柔善惡莫非天理不以
耳目好惡而殊此則至精至微之論眞足以發明乎圖說
之蘊奧者而僕於前說之疑亦或可以因此而互發焉蓋
中庸由下學謹獨推至於無聲無臭之妙則思慮未嘗盡
屛而空虛亦未嘗置而不談也今公以無聲無臭爲貫乎
天地人物之中而不能遺亦豈盡屛思慮而不談空虛也
歟其所謂思慮蓋謂朋從爾思之思其所謂空虛要亦是
二氏之空虛爾夫朱子專主道問學象山專主尊德性其
後來猶不免乎俗學禪學之流況思慮臆見之爲支離破
碎空虛混合之爲異端寂滅乎公之高見或出於此非亦

學所能窺也但如此則少却下學一節工夫不知學者當於何處下手爾公固上達高明若其則正當從事於下學者故有疑於心而不敢不以請也風便望以前說之是否與所謂下手工夫一一剖析而指示之千萬餘千訓導莞係從兄亦有志於學者玆忝屬下倘不惜引進於門墻而使得與聞其說焉尤所望也不宣

寄唐惠菴 論職任

兄行後不久即得手書捧誦再三知高懷雅志迥出流輩多矣敬仰敬仰人生相知在以道義相信期於久遠而彼此求有切磨之益尤今人所難兄超然采及蒭菲期以古

人事業交脩而罔棄積此一念便是今之古人弟須愈久愈進勉勉而不懈耳地方荒陋將因澹泊明志以為將來得力之地此真名言而奔走塵冗頭面易改尤見兄真能有體驗處非泛常居官一切世套比也來教以弟為有知欲使時有寄言裨補盛治弟本無知於兄高明亦無所厲言但思兄此官刑官也以刑為職民之司命在焉而委曲遷就於監司諸公之好惡其因而不能自盡其職者固非仁人之用心至於激切太過必於伸己之見而誠意未孚事多直致反或有不能保全於其間者亦非仁人所以善用其心之道也近來監司諸公往往寄耳目於節推節推

不能正己而徇情以為愛憎固無以為取人之則其或廉靜正直足以為取人之則矣而責於人也無已是又以己律人之過非所以與人為善之盛心也弟於兄不憂其委曲遷就不能自盡其職而憂其激切之太過不憂其廉靜正直之不能憂其自謂廉靜正直而求於人者之太全以是二者試時時一省之於心如何弟言本無所增益於兄過承相信故少露其愚如此耳風便更不惜一印證可否古人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祠堂祭法兄家既是合族共在一堂以弟愚見為兄參酌古禮當止於高曾祖考四代羣族之昭穆而共列於中擇一年長而有行者

主祭雖不必宗子亦可四時俱就本龕行事歲旦則如先儒之說設紙位以祀始祖後來子孫照世次遞還方可入與而無有過四代者乃古禮與今制然也此說與古禮已多不同但畧倣古意而已拙作不敢便脫藁須得兄明示乃可成一家之言庶幾尊祠中行事與鄙說不相背馳而可傳之於永永也不然祠自兄家之祠記自記弟一篇空說不惟弟所撰為不經而兄家之美意且反為不美矣然否然否敬同年楊東強來便草此請教楊與敬同年至晉州二兄皆弟所謂廉靜正直者也久當見知臺下幸一試之不宣

答唐惠菴 論抑情

致月不奉教音便如年歲想仰之私正爾切切忽承手書亦須非同心能有是耶朔函捧讀情真藹然所云令兄遂未而有貴恙令姊相依而竟殁年無嗣此是人生至痛至苦之情兄并遣此其將何以堪之然以為自此百念俱灰則恐兄之所見所養猶然有未定者在也一切世情淡薄乃梟受之固然從此中見破而有灰念光景此便是真光景矣若因六根七情銷鑠摧阻恐猶是我不能為主而諸凡業緣外障猶得以牽我而轉動之是我平日真主宰工夫猶未有得力處也弟從來所遭變故數倍於兄初甚以

為毒痛而不能堪亦真有百念俱灰之意今久之乃覺是真根子不足所以便銷鑠摧阻如此爾此是自身體驗之已見者故敢為兄言之非孟浪之談也今欲勘破衆魔直須提醒本心預將自己生死場中點檢一番若能立得脚定便可望得力處矣然否然否兄清操雅志推此莅官必能超出流俗多矣然亦未聞於流俗人有不宜也望更勉之荊翁薊門建白諸疏誠是其平生有用之學今往海上經畧必更有可觀兄能知此翁然此翁亦似已知兄矣碑文承揭寄如獲百寳之藏多謝他有可蒐羣不惜再訪致之如何聞貴治大寺中有華嚴合論刻板弟欲印兩部此必須補價可也荊翁托此而去煩為留意至感

再答唐惠菴 仍論所以當抑情

久違教音忽接來翰殊慰傾仰之私前所云六根七情銷鑠摧阻亦是為賢者過之而發非是當哀處并謂當廢哀也來翰云每思做人道理不越乎孝友忠貞是儒者正論若此根不立誠何足以為人至於毀不滅性喪不踰節衰麻哭踊有定數周旋登降有定儀則又所以防人之過而約於中者也此事在兄似誠有過處故欲以此奉抑至情又兄最高明可以隨處醒發故又欲於此令兄體驗一番庶幾百磨百鍊於人情至難堪處有以備嘗而熟諳之反

歸真性之淡泊使他日於生死場中一切放得下耳非是老佛家所謂無情之泛論也由此則知兄所云別為一路意思與前症吞不相涉者其或亦可以相發而并悟矣因苦楚而自求出頭乃是吾人學問討得力處非謂只漫然不苦楚便是此種道理也恃愛每不覺多言幸更有以教之千萬

覆唐惠菴

尊息來承手書問及賤體足知遠念數日間幸已叨庇獲愈矣記文緣久稽尊命故強留差人三四日以待持去俲兀中草草塞白愧不足傳示久遠也祠事自始祖以下皆

祭於制有不得為而族長主祭在古亦未為合又春秋止二舉似亦稍疎至於不率者罰以物尤近以利誘人不可以訓數事於弟意頗有不安然兄家業已行不更矣故各為斡旋之說盖所謂師其意不泥其迹之謂也然否然否上石須得鐫寫手兼好席可搨以流傳感美為不虛而鄉村醜拙態亦專仗粉黛而增色爾勿哂如何來書中以不能停妥及恐墮落為憂此見兄日進之驗盖兄之本來不憂其墮落弟恐不能停妥爾既欲停妥又欲不墮落此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貴同年趙司倉兄會闢道兄稍不能承順上官乃是能立脚處而兄亦適以停妥為難可見

兄之所不足處正是兄之好處然兄之好處乃亦誠有不足處也望更勉之弟承兄至情每出於世套之外故亦不敢以世套之禮處兄且此本非弟之所能也照亮千萬

與史靜菴父母 論免馬之非

公立心行事絕不似流俗中人故聞不為流俗人所喜乃志行有出於流俗之外者其人當自與公相知非一二流俗人可得而軒輊於其間也是在公之自立自信而已人固有不容於流俗而中變以為求合之地亦或有不堪流俗之意而處之則又不免於過激者皆非所以處此之道也毀譽利害苟不入於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父之卒亦何嘗無公論我常見士大夫盡其一生之心力以奔走於毀譽利害之衝竟不能免彼而得此乃知詐偽無益徒增醜耳烈公謀愛輙露其愚不識以為然否別來馳慕日深擬於今冬獲一傾倒乃 朝元盛典不謂又援事例止矣瞻晤無由此中正切耿耿適又聞尊夫人之變令人驚悼益不能為懷柰何蒙莊之論雖少涉於不情然其所見似亦甚為曠達願公以此自寬庶毋戚戚以過傷也聞賜廳夫六名數既太多又以擾及鄉人之故殊不自安前於陳文塘崔暘谷二兄在縣時或止受夾夫二名供肩輿之用或并乞不編鄙意正為此也僕今已去數

鄉而公復有此惠則誠過於厚矣然此乃逐年編審之事在公猶得以主之而於民亦未至大損僕即受公之惠亦不至為民所甚病而深慼也至於免馬一節赴告憲院而轉行臺下者此說則甚為不通寒族之人見近地士夫有合族免糧免馬故事竊欲傚而為之而不知其事之已定而不可也馬冊十年一編與黃冊同既無有數年可以更造之例而舍下之馬凡十數疋欲因僕一人之故而盡為派養於民間則通邑之怨必且叢於僕之一身而不可解是利在一家而怨在一邑合族之人享其利而使[illegible]不肖之身當其怨也於理可乎此事若因昔年曾有編造之[illegible]

而一為釐正則可否則是愛族人而不愛僕將來違禁罔利之事必且日甚一日而於僕有不勝其累者矣望喚戶長到案諭以僕意當體仍煩作一申文轉達此意於敝同年蔣道長處則為愛僕多矣近虹洲秦太僕行已曾具告相見當自知之萬勿徇姑息之愛反有出於執燭童子之後也恃素愛不覺多言伏惟台亮千萬

寄羅兩巖侍御　論免馬之非

敝處馬冊十年一編造與黃冊同一定之後則民間雖有更散與士夫免額雖有更寡不同亦不得以一人一家之事私損益之何者為其事之干衆若定而不定恐將來有

不勝之擾故也寒家以軍為戶故戶上田地亦以丁衆而數多昔年造冊時弟雖忝竊登朝然免數不及他士夫之多與吏書多捏姜姓馬頭而裁以細撒幫戶蓋從來弊端之固然且其事到今已更五六年矣弟昨行後家間戶長戶丁竊料敎所兄與弟同年相知遂不使弟聞而輒行告擾敎所兄以弟家事也亦不及詳其可否而唯行之夫遂免於野人之所得為也爭免於室人之所不得為也今不求直於編造之初而欲爭之於既定之後我免馬一疋則必有人多養馬一疋我除一馬頭則必有人頂替一馬頭是猶不遂在野之免而爭在室之免徒欲借弟之力以較量毫末於鄉人而不顧弟之斂怨於鄉人也弟之為族人者柰何其不相體至是乎夫士夫不能少有益於一鄉一邑而徒爾取怨於一鄉一邑之人弟之所不欲似亦兄之所不取也此意已面告虹洲太僕及以書達敝縣史父母公想因史內艱去故未及寢爾使節按滁之日望行牌敝縣速已此事并此後家下有人假冒相干者一切麾斥之則為道義之愛多矣弟嘗以為士夫不干謁上司及府州縣上司府州縣亦以道義愛其士夫方為兩得前者喪中少與諸公接面蓋出此意而不相諒者則以為簡知兄諒我必不以為簡也故敢一布其悃私雖然若弟之卧病郊

外常禮俱從畧兄行又不躬送都門則真可謂簡矣萬萬恕之伏枕以薄儀上吏祈破格賜存草草容嗣音不具

又寄羅兩巖侍御　論備賑

弟數年來以道義相知愛仰望於同年交契中然同年交契中非以為矯而干譽即又以為偽而不情故族間人有求索弟每裁之以義分每每為當事者所更蓋云以此為惠乃從來物情之常然而不謂弟意真不在此恐其生事於後來反非人己兩利之道也告馬事乃其末流濫觴而然非賴吾丈力主持之則弟之平生將無以自白而取怨鄉閭有不可復為者矣生我知我古人並稱以為莫大之

恩弟之感兄當不在尋常形迹間也非佞非佞長淮南北之民方枵腹以待賑而國計又真不可以一時有虧訪之兄所轄地方又無此欵彼收可以少為通融之策雖切痛心誠難措手古人言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仁人與念及此自是我南畿之福也其聞户有大小家有貧富大户尚可支持小户須為措處聞前時編造馬冊州縣有餘馬編剩而貽民有影射弊端如寒族所借以為調者此或可為貧者一處補然法立不免弊生非良有司奉行德意恐反緣此而為民病故多事又不若省事之愈也荊川老師素留心世務又方與兄同事一方如欲有所規畫幸不惜

一問之如何弟不敢自弃以為無志於當世然譬則醫家未嘗親自診治積有成效而欲以其未試之方授之醫國者恐猶未免有誤也使還適傷足伏枕草草萬惟台原不具

寄都松溪郡伯　論地方事

舍人孫山至得接手書恭審道履亨嘉政澤敷洽其不勝欣戴第禮意過隆令人不敢當耳敢不敢謝去年寇至淮揚竟不聞於我南岸一泊蓋公以雲間素定之籌案城已試之畧有以落此賊之膽而奪其氣是以我民小大用倚公如長城而一江南北分為安危其明效可睹也敢不再勞謝軍門近報渠魁已獲果爾則瘴海有可清之機矣東南民力之盡莫甚於此時而吾潤三邑實不當蘇松常一大邑之地徵調多寡雖云視地廣狹然以一府而隨三府之後其事體亦畧相當至於水陸之衝疲猶或過之近年被冦在蘇松固為特甚而我丙辰受禍亦似不輕聞當事者緊以安地視之有常之征彼免而此不免額外之派彼停而此不停吾民亦既可哀矣又三邑之民金壇差以僻而稍安其衝繁勞攘貧苦凋瘵之極在丹徒與丹陽同而丹陽復多留都一路供應近又以一小邑二三年間連築兩城民將何以堪之此則可哀中之尤可哀者也伏公尊

庇一方全華倘有已時伏望時時以此留念保護扞禦之於前而又休養生息之於後公明賜且與京江並深其當為我父兄子弟首先頌公之嘉施惟公少垂聽焉敝縣尹史君仁厚天成民之良牧也事有遲緩不當尊意處亦惟台慈曲賜保全千萬公才能茂著政聲滿播於朝士之耳高擢必不久矣遠承齒及輙露其愚不腆菲儀謹此附上既偕且褻其不勝惶悚不宣

寄方七峯侍御　論地方

地方多事仰借高賢譬則尫羸久病之人非高妙國手莫與因方盡意以求濟於萬全此固我四郡之所咸賴然以

尪羸久病之人欲求濟於萬全而累與高妙國手獨若其心以為因方盡意之舉此又僕一人之所甚不安也民貧歲歉之後誅求須少寬方得復元氣於將耗法弛兵縱之時栽革須有漸庶可除客邪於外來此症在四郡之屬邑皆有之乃敝邑則尤其甚者盖如元氣盡耗而發表不止脫仍有客邪外来岌岌乎危矣謬承下問僭布其愚如此雖然在高妙國手知已因方盡意獨苦其心以求之此何用私布其愚耶其也方以一家尪羸久病之人仰求萬全之濟於臺下百凡措處當唯鈞裁是聽此又何敢私布其愚耶在京多簡正爾悚息忽辱馳教益增愧感使還殊草草伏惟台亮不宣

寄衡崖顏公書

前月安溪張尹文卿来曾附一柬想達矣此後數日聞海氛孔熾而閩中羽書尤急　門下住札自在建寧延平間雖此尚遠然折衝良策盖出之經綸老手當素定矣浙直近見畫工欲擊賊使不得登岸此是下一推鋒先着極似有見乃閩寇則水陸有之其水賊又先已登岸者也賊長技在陸戰今既登岸則便以其長技来我矣柰何愚生之見以為多築城堡堅壁清野以待寇至彼無所擄掠勢将自分分乃可圖也然漳泉間城守又往往多失此豈非有

司不盡心職業抑由軍政不立法不重之過歟近世以選將練兵信賞必罰為兵家常談不知兵家正當首先此使我氣勝而令得行然後從事於設奇遣間扼吭擣虛使賊人不能為備乃是明於標本之論而所謂身先士卒與士卒同甘苦者則尤所謂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近見樊道長疏謂奸萌亂本自有所在似別欲一處之此尤方今所難第未知此公作用真是何如耳某無所知恃門下素教偶露其愚風便幸恕踈狂更不惜一載示也延平府湯經歷来草此申布不宣

答張繼源侍御　論防禦

弟昔遭變京邸蒙兄俯念館誼百凡垂慈三載衰麻中病苦百出未能脩候脩謝反承手教遠及足仞至情感愧何似海氛孔熾賴兄惟中運策已收盪定之功經濟實學深已見諸行事敬仰欽羨第此寇由海道来往出没不常而鳳泗係　陵寝重地淮陽為運道咽喉不可不預為之所誠如高明所慮来教又以無兵無將為患誠然然愚見則以為方今但患無良將爾得數良將專有事於一方召募徐邳箭手及沿海沙民為水陸夾攻之用設奇按伏動求古法而堅銳之陣衝擊為難且又使兵將相習如臂指之相應令出而不貳法行而無敢撓之事或可濟不然雖時

特調發土兵狼兵勢難久用又悍很而不可制御反見其無益而有害也軍門記功當是兄之責任弟以為不必專論首級專論首級則人多見利爭奪而往往為賊所中其或因而敗事者多矣然否過承相愛偶露其愚緣差人行迫尚未能盡所欲言乞台亮

寄張仰川 論學職

邑而得良師一邑之幸然以邑之良師於一家更有賴焉尤一家之私幸也敝邑之子弟幸得借公為師模而舍閒諸弟姪及舊時相與門生輩尤切待磨礲陶鑄之益此非某之所私望於門下者乎師道得失實關人才消長政

治汚隆其所繫本不為輕令之泥常格了事者課書升散之外無責焉甚之則并常格所當了事亦付之漫然不省矣間有一二高者又以口耳講學為務稍涉迂濶而反不切於心身日用之實師道所以不立蓋有由也愚意每謂文學與行義相兼乃師門所以立教之方群弟子而課之文使其文學粹然一出於正而日熟日精群弟子而課之文也即勵之行使其行檢亦粹然一向於正而日磨日鍊焉如此則是寓德行道藝之教於課書升散之中不必以口耳迂濶為高而自得乎身心日用之實人益已益當所[illegible]舍下諸弟姪及門生輩學未加進行未加飭尤物

付此以為砥磨之助此尤其所私屬於公者也白雲屈敘之約正擬以此意面吐之而從者遽發歎不可言家兄回先此吐露其愚然否幸不惜一相印證病中草草尚容嗣音請教也伏惟尊亮

寄鄭湘溪

曩時鳳野兄為司理敝地無小大已能傳誦其休聲今公之仁明妙用更不相推遜乃知學有本原者其設施自別而名實相副非一切悠悠以爭趨者比也小郡叨借明公前後蒙庇甚多方以未能修謝為愧乃於十月望後得接手書不惟獎借之過抑且齒及維揚舊雅兼念我民情風

土之稍淳諄切厚意令人愈感而不能忘衝疲之地一切供應不支自蘇松經歷而至者每如採金谷遊武陵人繁華既入目則不免厭貧俗而陋荒野乃執事之見獨與人異此豈非道有獨得而情無外遷者歟知重知重旱荒之後過承矜念其亦嘗一再懇告於司計者關不能破格處分徒可付之一慨也便此申布草草未盡所欲言伏惟台亮不宣

與徐東山

古道人與古道人相與不必促膝為歡而耳目肝膽未始不相通若勢利人與勢利人相與則不必促膝為歡而亦

欲其耳目肝膽之相通也斯則難矣執事莅官九年於句曲真是循吏傳中人物而再爲部使則以不能苟徇時好去非所謂古道人耶若其則徒爾嚮慕而未能力行何可便以此自附雖然亦不敢不自勉也隣封知仰有借公爲郡之意雖不止一日爲然然與公識面則惟清源道中一泊舟之頃爾而此後遂過蒙賢橋梓以道義相許丁安仁至又承手教惓惓諄諄欲進之於古人之列且詞誼溫溢若接面談真不必促膝爲歡而耳目肝膽殆無有一之不相通矣佩服來書知公精力未衰爲公私喜又公之去官也且三年於此矣三年之後公自謂精力未衰而三年前

人已謂公老疾而當去則又不能不爲世道一興慨也雖然古之人不必其事事盡傳於後世即如循吏傳中苟有一行可以稱最已能使其流風之不盡泯況公寔不讓前人者乎僕方以此爲公慶而又以其未盡發者當於賢郎一洩之爲公之後人慶也以此與世俗人較量其所得孰爲多寡蓋不待明者而能辨矣敝郡無緣雖不及借重公乃句曲之甘棠尚在蓋未始不波及我民世道無緣雖不能使公盡行其志乃公之所自得者則多矣其無緣雖不獲與公有促膝之好乃其耳目肝膽在彼此無有不通則亦何憾於公之去我耶風便附此請教兄次草草未盡所欲言萬惟亮之

寄崔鵬谷

尊事弟不能委曲即處之致煩翰使往返者再愧罪殊不可言雖然兄之清名直氣古道古心則緣此日彰著縉紳間似亦可以無負相知矣弟時與悟齋兄戲言兄操行在今時罕有乃是點光景人弟輩無所爲而時時爲兄強貼一番亦是點光景事也古昔盛時未嘗有此氣象在今日則不可不少存此氣象耳從者來京當在開正及仲春晦朔之交握手論心諒有日矣時方睽違又正寒沍萬惟加飡自愛以慰遠懷不宣

寄崔鵬谷

弟承兄道義骨肉之至愛故有聞不敢不盡有言寧過於直而不敢欺昨所言方愧拙直太過乃荷盛德包容又從而奬借焉何敢當聖賢以夷狄患難爲吾人位分之當然不徒只經過一番又用以爲堅志熟仁之地麻城信多事而難治其民亦信難馴兄所遭當不至如夷狄患難之甚也願更勉之身心檢點處日密則義理閱歷處日精兄有不適志事動如師保相臨而客氣所在務消克之果爾則爲兄終身之助多矣然否然否弟以火病杜門者將有兩月外間一切俱不與聞而前此曾會諸公道兄之廉介正直者蓋衆口一詞也時則仁村令伯之說亦稍稍有公論

矣雲澤公使還偶因伏枕不能悉所欲吐草草萬惟照原之

寄何肖山

兄卓然高志弟所素仰數千里遠來方期日夕領教庶彼此得以道義切磨而遽陽之命遽下昨於兄行若飛鳥之失羣不任悵惘柰何方今世途擾擾惟高視千古者方能孑然獨立兄亦可謂其人矣遠近嶇嶔之迹望且置之以兄之才正可求進古人邊關稍暇幸脫落調華日從事於聖賢之學則此行未必非兄之一助也弟平日亦不敢自棄但馬牛之齒已長恐切磨少裨益老大無成故欲以此勸兄共為之庶幾同志有人吾道為不孤耳此言嘗與對翁尊師道及不識兄以為然否弟一官積閒深愧忝竊之適然滿目風波動違本願感觸久之恐亦非山人野性所能安也來書把翫不能去手使還草此布覆殊未盡欲言風便幸不惜一相正遠塞倍寒望加愛以慰遠念不宣

寄徐鳳竹

春間丁安仁行曾附一書達否從來謫官以凤望自負者不肯素位而安而其安之也又嘗廢弛職業坐待遷轉殊非有道者作用弟以為此身在我原不隨時貴賤但位與分則不可不因時屈伸此亦於道當然非由人能屈伸我

也知兄素養此等處必有分曉亦聊以請教如此爾金以受鍊而益精玉以遇錯而成器饒陽之行正兄鍊金錯玉之地幸更勉之如何餘干司訓蒞係弟從兄也分雖隔於同胞誼實兼乎師友且其為人非衰頹遲暮不能自立者比倘推年家之愛少知鞭策或可更進一步也恃愛草草狀惟台原風便更祈不吝教音千萬

寄萬履菴

弟四五年不與兄面晤亦竟四五年彼此不通一音昨於四月下旬得兄書殊用為慰然以四月中旬聞老師函訃悲苦中因得兄書尤更增一番悲苦也老師此出有識者實以其一身之通塞占世道之否泰今方為兆遠已矣吾輩雖各以一官散之四方尚與他日行藏用舍無不與俱或出而見諸事功或歸而相與發之於議論附青雲以施於後世此蓋兄與弟所為切切也今未及少遂亦竟也矣感念及此能不為當世痛之又能不為吾輩私痛之耶兄出乎急行純然不雜真不愧先師付托之重如弟老大無成遲遲多吝雖一步一趨願謂有自信處然未知卒竟如何也別來聞以實學實心措之政事黔楚間隨處皆有感孚足觸懷仰弟方仗吾兄有切磨鍼砭之益而未諭所安借太遠殊為不致當與師模今已永違惟是彼此同心期

於有立雖在千萬里外亦將時望賜數言相規相砥庶幾於法門爲無負也令婿玄卿兄爲先生子今有承家之責當日使於庭訓有光風便曾寄音問否侍愛草草統惟尊亮不宣

寄唐蹊菴

天不祐賢者終領當世之責任使老師壽限竟止於此此既可爲世事痛悼某以不肖之身辱與進門墻鞭策成就方自幸有所依歸而遽聞此此尤可爲某一人私痛悼也聞訃以來每日行住坐卧皆若病心而解體以此知兄丈終天之痛尤不能堪雖然衷之於身後則莫若追念其教

言於生前先生雖已即世其所不死者固在也是在吾兄及吾輩爲門生者相與勉之而已矣所諭先已切切縈念不獨兄爲之子者有是心也治喪之後聞當一來京師諸所未盡諒尊使一一能轉布矣承家之要恐不出靜重周愼數字令叔及同門中老成諸兄凡事望咨議而行幷以此質之如何連日雖執心喪尚未及爲位郊外一洩其慟哭之私故淚腸欝結而不能盡宰惟亮之

寄重菴歙菴

大賢即世海内凡以道脉相通者無不嘆惜而悲痛矧吾二兄及令姪尊兄乃先生之愛弟愛子及我門生輩嘗叨受老師父天高地厚之恩者乎數日來痛不可堪以此知三兄之情更有甚於此者恨不能即生羽翰一訴彼此之衷曲也雖然徒衷亦何益耶先生有已就之緒惟吾輩善繼之其未就之志亦惟吾輩善成之耳古人言即日有四方之賓來人將於此乎觀禮父之而百凡應務須盡從恬養靜守以無忘先生之訓言此固我二兄之餘事至於令姪尊兄時相與勉之於大事期以道門之慶成身成家於將來則尤我二兄之責任也連日雖執心喪尚未知所以爲情玆將討求古禮爲位於天寧僧舍追老師去時之踪跡以少紓戀慕痛哭之私而未果即出故尊使行殊覺腸

結而不得盡也懷亭閑野止菴慰懷諸兄想時時有相嚮失聲之擧弟爲一官所羈徒增愧恨耳不宣

寄王方菴

弟與兄跡若不甚密而情多契合始焉如落落而終則愈久愈親蓋所謂道義之雅君子之交其分誼自宜然也以此觀之世情中吾二人者亦可謂獨得其趣味矣此在四海九州之遠猶將追伐木之風以相求矧於同庠一方又嘗厚在世講之後者乎此兄所以有不棄之說而弟亦私心切切欲以葭莩之末求附於兄而未之遂也捧誦教札爲之泫然此意即嘗於舟中對婁琴通談之而盟言在手

尚當書諸紳終祈必踐此約為慰爾幸毋忘幸毋忘弟萬里遠遊之人曩者輕於為別猶冀於途間一會晤一對吐庶可少紓離憂也兄今又當往海右豈非天實為之使若參辰之相望耶悵悅悵悅兄引古人語自謂誠款乃爾若弟誠款正亦不敢自後於兄也便風布謝之書不覺多言至此亦緣情不能已又念此後相去日遠雖欲通此一書問亦難故耳舟行不大熱賤眷亦叨賴粗安承尊念并尊賜過厚統此致謝草草伏惟台亮

寄合族尊長

祠堂之建所以奉祀祖宗而規約之設所以聯屬祠堂中

人以求無玷於祖宗也叨仗族中尊長早幼既相與協力建祠使歲時祭享有所而瞻思會聚之節亦既不至於渙散而無統矣但世風漸以不淳而人心未能歸一不務其實而徒舉其文似非我祖宗所以裕後立教之遺意也謹以族長意模倣古今善門家範定為規畧五十條某與新授餘干司訓三十一兄同在金臺寓舍逐一商訂乃并已行祠堂條約繕寫成帙又以勸善記過簿二扇一同寄上望我祠堂中諸叔諸兄請縣族長各分長大人俯賜檢詳如果所開條件有關世風可裨族誼乞行須示合族人等相與講明遵守共成禮義之俗仰增先世之光此豈惟某一人之私幸實我姜氏闔門之福慶也某不勝申懇祈望之至

請郭東翁座主小啓

恭惟三元伊始百福維新以文章司命之元公當人物銓衡之重寄道逢泰而日長慶履端以首臻德協文昌望歸山斗某等借陽和於桃李均荷栽培介眉壽於罍觴冀修頌禱候　華軒之早降馳素剳以先申惟賜寵俞不勝榮幸

刻家禮儀節序
刻甫軒先生集後序
刻入蜀稿小序
辛酉四川齒錄序
送憲伯星野盧公入　覲序
送大方伯西泉楊公入　覲兼考績序
送大參鄧山章公榮轉山東憲長序
奉賀大參洛南陳公榮轉本省憲長序
贈都閫近湖柴君榮任廣東序
送北潭熊君以獻
萬壽節之京師因贈封君古疾翁七十壽序
賀封中憲大夫心堂章翁暨配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預賀封君玉川周翁九十壽序
提學道記
悟軒記
振德書院記
保寧府學得古鐘磬記
西征記
遊峨眉記

邊學議
驛傳議
茶法議
鹽法議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同安林一材校正

刻家禮儀節序

予惟古禮不行於今久矣冠禮廢士不知所以成人婚禮廢則正始之道乖喪祭之禮廢而士多忘其祖遺其親矣甚矣禮之不可不行於今也記云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夫士與民其分亦較然有辨矣矧謂之有方無方則人之所自為貴賤也非由禮之有用舍歟不惟是也相鼠之詩於人之無禮者而又深致剌譏焉乃人之所以生死亦寔由之矣然則禮之於人其不為至要矣哉予奉　命督學以來懼無以稱塞其教士之責任而知禮之在蜀中者尤不可以已也於是求文莊公丘氏所輯子朱子家禮儀節梓行於學宮凡生人予之一書而告之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於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又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之謂也而精微之理寔在焉士之欲學斯禮也則如之何予聞禮以正家亦以治躬躬者家之所取法也故必身無失於禮而後其家可教也禮行於仁仁具於人心為性而性者即人之所以生也故必得其所以為心夫然後禮可行而性斯可成也夫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乎雖然身之所自治者即家之所常行者也心性之所可通者即儀文末節之所可求者也爾諸生惟從事於家庭日用之常而不使其身僥焉以自放惟於其所謂儀文末節者以求之而毋或視儀文末節為粗迹也於以治躬於以成性斯得其所以為士之貴而亦無失其所以生矣如其自甘於無方之歸而不足以為士也其甚焉雖生而若失其所以生也則雖人授是書其何益之有是則予所望於諸生之意也故因刻成而書此於其後爾諸生凡受是書者其尚相與勉焉

刻南軒先生集後序

南軒先生集刻行於世久矣方洲洪公於督學西川時又刻之成都學宮蓋以成都先生故鄉而欲以其書風其鄉之為後進者而教之也孔子於義利之喻而指其為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孟子於善利之孳孳以為之也而指其為舜跖之所以分夫善利亦義利也義利相去之間而人之所以為君子為小人為舜為跖者在焉其著教可謂嚴矣然所以為義為利則未之及也而其說至先生而始明先生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夫一念所為之有無本皆所謂義也先生

則獨指其有所爲者而明其爲利夫利之爲利人之所知也義中之亦有利人之所未知也直探隱曲闡發精微在先生固爲有功於聖門矣然於人所未易知者而欲使之知在公其無乃爲強之也歟夫利端日開而良知日殺誠方今積習之固然然即其鄉之先賢所發明以教其鄉之子弟則其說猶易曉而其風猶易以興昔者孟子之於孔子自鄒至魯亦惟其地之相近而易於興起也故得以沂其源流所自追類魯而與之並今先生乃廣漢產而廣漢之於成都猶鄒魯也諸生生於其後得無有聞孟子之風而興起於先生者乎此蓋公所以刻行是書之意也予聞

司馬相如楊子雲皆成都人皆嘗以詞賦之才擅名於百代今其鄉人之後進者追而慕之亦蔚然以文名稱蓋因其風之未泯而足以興起焉者爲獨多也夫以時先後則二子遠而先生爲近以地則均之成都故壤也生同地者興於其遠而近則反或忽焉是不爲惑歟且文詞易溺而學術難明藝苑之小技則知慕之而於聖賢之大道則反不知慕之也是不爲大惑歟此又公所以刻行是書而致望於諸生之意也予𥘉承公後督視學政既刻家禮儀節以教諸生又惟公於義利之辨爲素嚴今蓋本其所得於先生者以著教予愧不能仰承公而頗有勉焉無欲勉跂

挃以爲諸生倡也故因公寄書屬予以序而發明其意如此爲諸生者能讀先生書以求所謂義利之辨又能求之儀節一書以敦行古禮則人心風俗或可漸次而歸於正還於淳而予之不足以仰承公者或亦因是而可以追公之一二也已

刻入蜀稿小序

古今方有事用世者多不暇工於詩即工矣亦多不足於舂容閑雅之思其詩而工者必窮者也窮者以阨於時又多不免有窮愁怨歎之聲求之人情蓋往往然矣撫臺少郭雷公有公暇燕言八卷既刻行於中州其受保釐之命而入蜀也因被言者言當暫歸其鄉以待辨訐前後在蜀

境兩閱月而共得詩三十首當跋履應酬間猶思如往其去也以人之所難堪猶坦然情見乎辭即三十首而其全可槩見焉蓋有舂容閑雅之思而不爲窮愁怨歎之聲若公者其以大臣之才識器度而兼有夫詞人之長者歟某兩得披簡於公於詩之工既因公以觀詩而於公之去又因詩可以觀公也故刻以傳又因公命而僭題其後蓋知公所以自樹於將來者其本有在當不止於此也書以俟之

辛酉四川鹵錄序

今之同年進以兄弟稱者有二一為鄉同年則同舉於鄉
而合乎鄉之長幼齒而為兄弟者譬則兄弟之同胞者也
一為會同年則同舉於禮部而合乎四海九州之長幼齒
而為兄弟者譬則兄弟之在九族與中表者也若然則情
有親疎其施當亦有等差矣乃今之人施於四海九州者
每甚厚在同鄉反不及焉親疎厚薄往往易其常分而不
自非也非以四海九州之人彼此可交官其地即上下內
外相承可交相引也而不得不交相結乃於同鄉則雖親
且近者多不可以此而望之也故情亦因以遷歟又非以
人情遠則猜嫌無從生近乃相嫉而相擠其情與勢亦所

必至歟噫嘻此市井小人之道非所望於君子之用心也
君子而從其主司者登進於朝與其類同為王臣惟以勉
而效忠於國為其兄弟相成之大義斯則以行義相砥礪
以情相好即無論親疎遠近均之當厚而不薄無疑矣乃
其常分則亦稍有先後之差焉譬則同胞九族與中表稱
兄弟者固非可以混而施之也在同鄉同舉中非有不良
士遠犯名義在所必棄而不得通者則兄弟無絕道其以
行義相砥礪以情相好序當先此而後彼亦無疑矣否則
是厚於九族中表而於同胞者反不免薄也夫兄弟賢則
父母之心安賢而且翕以為能順其親者非真能為兄弟

者乎今四川辛酉榜所舉士皆良士皆能為兄弟者其主
司若監臨王泉陳公及廉內外諸公皆嘗以此致望於多
士予也以南畿產叨視學政於此而南畿士稱同年不薄
者莫如予丙午蓋厚道能自近始而予之為主司者亦嘗
有以倡率而風示使然今所以倡率而風示多士者在諸
公既懇懇然至矣爾多士其何忍負之名與義之不顧而
或薄以為道將有後日悔將貽主司者憂爾又何敢負之
合鄉與會而同為王臣也則以義以情不問親疎不計遠
近而盡從厚道以相勉凡為同胞為九族若中表者求以
不忝於兄弟之義可也其或就一鄉而論則以義以情惟

親疎遠近為先後而厚道之施先同胞次乃九族若中表
求以不失乎兄弟之等差可也使其從事於君子之後而
甘自蹈於市井小人之所為有忝於其義而紊其等差名
相好而實則相猜焉是兄弟之不得為賢與賢而不相翕
也殆見主司者之望失而父母之心傷矣是其可以不勉
乎哉嗚呼是其可以不勉乎哉

送憲伯星野盧公入　覲序

今制藩臬二司下及郡州邑守長三年乃入　覲覲乃各
上其所司之長貳與其屬治行於　朝因殿最為去留卯
占昔群后四朝而以三載黜陟幽明與夫三年大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之法也夫幽明之實何以得之吏治之上下亦何以誅賞之哉嘗聞唐虞敷奏以言而成周之取士也亦以言揚言者所以抒下情而徹上聽衆行實而著功能故古之觀人者於是乎取之而人之見取於上其爲言也有二蓋方爲士而言可以揚則既非不能言者以言而獻奏於唐虞之世則必其言焉而無不公者也夫其能言之而又能公言之矣故當時若禹皐益稷之謨周公召公之訓誥德元壬人所以親信而疏遠六卿九牧所相與倡率而皐成者賢與否易以辨又易以爲用舍政治之得失能達其情亦不能有以飾其情也上焉九有益於家國之

理亂下焉九有益於生民之休戚惟其能言之故上之人得以聽之惟其能公言之故上之人亦得以公聽之此唐虞成周所以治也乃若後世則不然有人於此指其賢者而問之曰某廉吏某能吏不知也指其不肖者而問之曰某爲貪吏某又爲酷吏不知也其或知而能言之矣非其所與否者其有所私爲則必其所毁譽者其所愛憎者也有事於此行之而得指而問其所以可不知也行之而不得指而問其所以不可不知也其或知而能言之矣非其意向之有偏主則必其已私參焉者也上焉九有繫於家國之理亂下焉九有繫於生民之休戚惟其不能言之故上之人無由以聽之惟其不能公言之故上之人亦無由以公聽之此後世之治所以不古若也今之時何時哉

聖天子方隆堯舜之治司國柄者又將以成周治官之法仰承德意公其聽而嚴明以操切之則方今百執事賢否政治得失其有待於能言而公者無疑矣噫嘻若予僚長星野盧公非所謂其人歟公自少以能文名文也者蓋言而成章者也公文聯好司馬子長其論事似劉向每見公操筆立揮若不假構思然於幽隱難發之情無不曲而中直而有倫焉故觀公之文其能言可知已又其平生心事坦易洞達與人雖不甚姁姁而有懷必吐然又不可干以

私故觀公之爲人其能爲公言又亟知已昔孔門設教有四科門弟子以言語政事稱者各有兩人焉皆不獲兼其所長又不獲乘時以自效是知士不生唐虞成周盛世則無以依附青雲雖有言而不獲售有志者徒往往付之於一慨良有以也公以政事而兼有言語之才可謂能言而且公其所遭際亦可謂有其時矣巴蜀去　京師萬里其小民違年以採木入山有勞苦欲休之心山林澤藪之利病非公不能達其隱以休息其民而若上下草木鳥獸公方以憲伯應朝憲伯者蓋以刑爲職而皐陶所陳周家庶人所寄所以賛襄乎堯舜之治而共成成周有道之長者

又公泷業之固然也假使當言而不言其言也又未必能
爲公言此豈帝王盛世所宜有哉予固知公之必不然也
故因送公之行而以是望之雖然予非能言者覩敢以公
言自許乎第緣司中故事其贈言適當屬予故於諸公之
托不得辭而序其說如此乃所望於公則亦諸公者僉以
爲然而不獨予一人之私也

送大方伯西泉楊公入 覲兼考績序

方伯以三年覲於 天子其歷官久政有可書者則又以
三年考其績焉此 國家之制然也夫方岳大臣其官階
與尚書等公卿之位可循次而得故由是官遷遷者其歲

月以旦暮計其視居此官而急於去也又往往若傳舍然
然則以方伯而考其績者少矣其以入覲兼考績行則其
尤少者也我西泉楊公以四川左方伯應 朝京師又兼
以考績行其僚友鄧山章公等咸雅重公屬予爲文以送
之予惟修舉覲事者例得稱其僚屬之殿最以費計吏而
三載考績則以自上其最皆所以稗政治而關理亂於天
下也今天下爭口辯亡其實人以苛察相高又多飾巳美
以炫示人欲其以一人之是非而當天下之公以一身之
進退而關世道之理亂也其亦難矣予嘗於都門一邂逅
公今又獲侍公久見公敦古而詞寡蓋終始一致云夫誠

古者心淳詞寡者行謹公爲人蓋篤實不欺謙厚而不伐
居今而猶行古道者歟夫惟篤實不欺則其於人蓋未嘗
以訐爲直以察爲明公非公是因人所自有而一不以巳
與焉如是以稱人之殿最其何爭口辯而苛察相高之有
惟謙厚而不伐則其於自爲也蓋又未嘗以矯爲廉以多
才爲能即有能有功亦泯然不萌其矜伐之心如是以自
上其最其又何飾巳美以炫示人之有昔東陽蒋侯兩人
言事不出口與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助成有漢一代渾樸
之治丙少卿深厚不伐善使朝廷莫能明其功張子孺以
篤行職典樞機然屢辭大位不敢以權寵自任斯四人者

或以篤實不欺爲時所稱或又以謙厚而不伐爲世主所
信皆足以增重漢庭流譽来葉今公爲人與四人者頗相
似乃其助成 國家之治與所以受知 明主於將来者
當或過之来年之歲首當天下朝元之期惟公以敦龎古
穀鵠立班行中旣足以師表岳牧羽儀 天朝爲 國家
太平偉觀其以殿最論事可可否否必不煩詞説而是非
咸得其當至於覲事旣畢而自上其最於天官也則必不
肯自敘其年勞以冀遷轉同於世之爲巧宦者蓋其於爲
人也有善而不沒其於巳有美而不欲居公平生心事如
此故覲公以推實謙儉爲心實有師師濟濟之風不矜不

代將舉天下而莫能與公爭焉故行也方且有裨於唐虞
黜陟豈徒少助夫漢治之近古已哉予聞公自諫議為大
叅而嘗以六年考其績今又以方伯著三年績是今之以
旦暮計者而公俟之以十年不以為遲視居此官而急於
去若傳舍然者人情皆然公視之若居其家亦不以為久
也噫若公者其於今真可謂難其匹矣　聖天子方以功
能之實操切其下又方以躁趨競進為戒而求老成人若
公者以圖共理夫誠得老成人若公者郎晉之於公卿之
位其夫亦當宁所汲汲乎若然則公之俟以十年者今且
得之於旦暮公不視其官若傳舍然乃今則見公雖傳舍

而方以公卿之所據者為其家也書以俟之

送大叅鄧山章公榮轉山東憲長序

山東古齊魯之地也齊席霸者立國之餘其地憑負山海
其人尚詐力而矜功名魯則以孔子之故鄉猶有詩書禮
樂之遺風焉其在於今齊魯間頗號稱無事然古者曹叅
去齊以獄市為寄蓋其俗從來多詐而易擾東魯地濱漕
渠南北亘長且千里渠東西小大又往往以牽挽供餽而
疲於大東之轉輸夫俗擾則民易為亂以擾俗而多疲民
則其民又易於思亂　國漕所通乃　京師之咽喉其地
又重地也以咽喉重地而國家之奸萌亂本將在焉是可

不逆為之慮而思得其人以興理歟予僚長鄧山章公自
叅知蜀省政事轉而掌憲於茲意當國者亦知奸萌亂本
所在思得高明重厚之人煩以鎮壓而消弭之而寬假又
刑官之長夫刑以禁奸亦以弼教則所以定擾俗起疲民
而復還鄒魯揖讓之舊者固知非公不可也蓋公以精明
果決之才既未嘗不屑意於刑法吏治而敦大寬裕以為
量又真有古大臣風以公而掌憲於茲其必有所以禁伏
轉移之術弭之於未形而登之於至理者當國之意蓋方
仗公以保釐茲土又即此以為公大受之階故不得不煩
公一行爾不然藩司之貳與臬司之長皆為三品方面其

階次特在正從相去間以公才器之大又雅有聲望即躋
致廟堂之上以坐斷國是乃其稱也遄遷序進之舉豈所
以施於公哉然則公此行固無不可予華亦可以為公賀
矣雖然予又於此行知公有至樂者三焉公兩親在吳門
今年當七十舉觴之期嘗以不得歸為歎乃今得便道過
其家製宮錦為舞衣婆娑翩翾久之乃始去江淮一葦其
家慶又時時得通非復巴蜀吳會萬里相望比此公生平
一大快也公又以生不遊聖人之鄉為非夫又嘗恨不得
如司馬子長窮極登覽以發抒其文思之奇妙乃今則當
謁拜孔子闕里得以目覩其百官宗廟之盛美而於政刑

之暇又將有泰山滄海之大觀焉公可謂所往皆適矣予嘗為公作雙壽之序知公孝思獨深亦嘗以拜闕里登泰山知公此行之甚適故於送公而道其意如此公其圖之公今受知　聖天子曹相國之命旦暮且下其以被召而還　朝也從此去其親當復稍遠而司馬子長之願恐亦不能以無遂也公其早圖之幸無使他日有瞻雲望嶽之作徒以寄思於不盡云

奉賀大叅洛南陳公榮轉本省憲長序

國家藩臬二司以財賦刑名為職所以求民瘼察吏治有官聯而毋或為侵官也若分局而對掌然官於是司者積

資以遷則臬而藩藩而或又臬也又若循環然由此以累至部院大臣公孤峻秩蓋往往有之矣乃人之性度有寬嚴而才有能否故有長於此而短於彼能其一而不能兼其二者雖或適還乎二者之間累至乎部院公孤諸大臣之位然多不能兼其長而無以稱重於當世若然者蓋往往亦有之矣乃若性度無不裕如而才無不稱在藩司則藩司重在臬司則臬司重雖未即涉乎部院公孤諸大臣之位而部院公孤諸大臣之望已隱然足以動天下而不愧也非真世之所謂大臣者歟噫嘻予僚丈洛南陳公蓋庶幾其人矣予始承事公於藩司大叅時見公氣溫然和貌

退然能下量亦寬然如有容也既而還長憲於此日相與周旋焉則又見公溫然和者栗然莊矣退然下者銳然前矣寬然如有容者蓋又肅然總持於上使頑惰而奸且猾者無所容矣以公政行不出歲月間而所為如出兩人此豈公之更易其性度而遷改其常然也哉嘗聞士君子才而後適於用養而後不局於才千將莫邪之器必百鍊而後成楩柟杞梓之材必閱歲而始大何者其所以利而才之也公生於廣而交其鄉之賢者數人焉如泰泉黃公栢林何公三洲李公等蓋當今所謂文學行義表表然著者也公生於今而又尚友其鄉之為先賢者二人焉一為曲

江張公一為白沙陳先生二公者蓋古今所謂文學行義尤表表然著者也夫近取而遠稽則所蓄必富名乎而實者則所得必真公於前數公者或姻或友既以博祕其善而取之於後二公者又手携其像隨所往而若致着存焉在鄉如此在天下可知取善如此則其進於善也又可知矣若公者真可謂才而能適於用養而能不局於才者矣予蓋嘗竊窺公中惟無所不有是以財賦刑名無一不得其理寬嚴之節亦無一不中其施在藩則藩為重在臬則臬為重也公間關世途頗久而其得於養也又最深非所謂百鍊之器閱歲滋深之材矣乎其由此而陟乎部院公

於諸大臣之任也盖可計日而待其由藩臬二司之增重而即移此以增重乎 廟堂也盖又可坐策其必然矣公始持憲即减僚屬問行拜禮從古且慶賀交際咸去幣而用帕省一切繁文務從本實察吏嚴又不爲苛刻事予方私慶得與公相遭又私恨以轉官當去不獲終受公德施而徙爲諸公之獲從公者喜也故書此以志云

贈都閫近湖狀君榮任廣東序

嶺南之地古稱揚越今爲廣東省云廣東去京師萬里許沾 朝廷治化稍遠又其地在海嶺間往往憑負險阻以多盜閩近者連閩楚而動株牽蔓引未易卒除也至合數省力以期蕩定殆亦勢使然爾夫兵家要在擇將將須人急莫若就旁近求之而都閫與藩臬兩司並建則所以統藩事權而制御全省之樞都閫而須人急尤似不可遠求也乃近湖狀君自川帥轉而往掌其司事夫蜀去廣蓋亦萬里許 國家求將於萬里外而君亦自萬里之外往亦猶用古之法歟予聞漢攻南越因巴蜀以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而司馬氏之舉吳也王濬樓船寔自益州東下此非但蜀兵可用而材有足貫滿也盖蜀道在長江上流如建瓴水雖遠可星飇至又因遠賊不虞吾至也故又可匿形以用謀兵家者亦往往貴之矣法曰兵之情主速又

曰神無聲微無形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夫漢毆兵於蜀殆以遠而勝司馬氏造戰艦於蜀殆以匿形用謀攻人所不戒而勝是二者皆所謂勝算也而君之見求萬里外亦庶幾似之矣始予與君同閫報轉官當去予以督學去爲諸生所牽挽不得即行而君之去也不俟部檄下不爲宿戒乘江漲而東冐驚濤觸炎暑真若星流而飇發也非以 朝廷用君知其可用而才之君之急於去也亦知朝廷所以用君之意思以其才效於用歟予又聞海寇盧循嘗寇宅番禺矣建威孫處之由海以襲之也不數月而克速故也狄武襄具糧休士示智高不爲備邕州既近乃逆戰歸仁浦爲賊竟不得據崑崙而敗匿形故也夫是二者之皆爲勝算也於今人皆用之而效矣君急於往得無亦有意於是乎夜郎兵且下而南越平王益州奏龍驤鷁首之績與孫狄二君所以善擒賊巢而稱爲名宣撫者君或選而專任於軍門或但坐閫規畫而共收底定之功也予將因君之行而再睹其盛美焉夫君自蜀往是可用而才者由於蜀而或功成於定粵也是又建威武襄之功名再見於定粵也予既書是以贈君又嘗從史氏後能紀君盛美於將來使追前人者亦予事也君勉乎哉予且執筆以俟矣

送北潭熊君以獻 萬壽節之京師因贈封君古疾翁七十壽序

賢父兄之樂人人欲之然未必人人能有之也 聖明之遭際亦人人欲之然未必人人能得之也人而樂有賢父兄矣遭際 聖明矣出而仕也遠在千萬里外親不得供又不免有瞻雲興慕之懷而僻壤遠服之臣自 京朝而出者時時望 九重於天上即欲一再就班行拜舞玉墀下亦杳然無期也乃若子去其親遠俄而得還於家致祝焉臣去其君遠俄而得還於 朝致祝焉以賢父兄之樂而得抒其瞻雲興慕之懷以 聖明之遭際且又自僻壤遠服而入就班行得歡呼舞蹈於 九重之前若予僚長北潭熊君者其爲喜可知已其爲喜可知已君自比部郎出守泉郡適四載乃還憲副於敘計前後離 京師且數年由泉入蜀嘗一過其家計今亦且年餘矣閩蜀去 京師皆萬里蜀去其家者數千里以千萬里之遠數年之久其一旦得還也既以獻 天子萬壽行而今年某月某日適又其嚴尊古疾翁七十誕辰也夫祝親於家祝君於朝皆人生所難無君以一行而兩得之其得之也又從千萬里數年之久遠也是不可爲君慶歎雖然臣子之壽其君親必有所以獻君之獻也則何以予嘗從君得覵翁家訓及閩蜀間所寄君家書無慮數千言其中操切君行業語不及私皆古之人言與行也而君能夙夜勵志足以仰承而無忝 聖天子方以唐虞岳牧事業責望於其臣君前後歷官廉公明威皆能表出流俗則君真能爲翁子能爲 聖天子臣矣予知他非翁喜惟持清操歸則喜他亦非 聖天子喜惟以能盡其職業爲獻則喜令君即以君親所喜爲獻也是因君一行而知 國有良臣家有令子真能爲其君親壽者亦莫君若也是又不可爲 聖天子與翁慶歎夫以遭遇聖明與得賢父爲之子也既爲君喜而慶矣乃 國有良臣令子如君者獻壽於君親又足爲

聖天子與翁喜且慶焉是一時君臣父子之間交相喜而交相慶也一何其盛歟一何其盛歟若予也追惟家庭所聞亦嘗以清修砥磨爲訓既不能無感於君茲因送君而拜且舞也恍如遡王清而上紫霄則又不能無羨於君焉雖然予以君末僚爲翁通家子行既得覯君之家訓而私淑翁矣若因君以修舉行業無負明時如君所以獻於天子者則方於君之行而期勉於將來此則又予之私喜與私慶也同僚諸公凡與送君者僉曰是宜爲序遂序而歸之

賀封中憲大夫心齋章翁暨屠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人有曰周旋乎親之左右逺其膝而捧觴焉以為養與壽者然而其親心不悅何也無所以當其親之心也人又有不必周旋乎親之左右不必逺親之膝而捧觴焉以為養與壽者然而其親心悅何也有所以當其親之心也夫所以當親之心者豈徒以色養之能不違觴祝之能舉而已乎是必有大於此者而特世之人未之知也今夫世之人責其子以能養與壽也則曰色養之不吾違觴祝之吾舉不離乎吾之左右而求吾心悅如是而已為之子者其自以為能養與壽也則亦曰吾色養時不違於吾親吾觴祝能以時舉不離乎吾親之左右而求吾親心悅亦如是而

已雖然是豈所以語士君子之親與士君子所以奉其親哉夫士君子之親其始之生其子也懸弧而射者六曰願吾子長而有事於天地四方士君子之奉其親也曰親期我以天地四方之所有事而我乃不能如其志焉非孝也故其始而脩終而異其成凡所以行立而名就身遇於時而功加於天下者皆親所汲汲焉以期其子亦子所汲汲焉以自期而求以不負其親志者也夫期而有獲焉人情之一快也期而有大獲焉人情之一大快也然則世有趨王程勞民事離家千萬里外而驅車就逺道者親與子雖相離然於此有交快焉此豈可以世俗尋常之禮論哉故

予嘗謂離而能以志養親之享其子之奉也為多謂度九折之坂者為忠臣亦非不可為孝子也今大叅鄧山章君父封中憲心壹翁暨其元配屠太安人其所謂享子之奉為多若君者其所謂度九折之坂而能為忠臣又能為孝子者歟君以甲辰進士嘗歷官楚中滇中茲復来巴蜀皆逺道翁及太安人雖不徒養然而其心嘗悅君毋去其親宦於逺然未嘗一日少懈於其官盖翁及太安人以君有以如其志而當其心故能安之君亦知其所以如親之志而得當於其心者誠在於行立而名就身遇於時而功加於天下誠不在於色養之能不違觴祝之能舉而已也然

則事親君君者其又所謂能養與壽之大者歟昔冀缺夫婦相賓敬古今以為美談然未必子之能當其心狄梁公過太行山而瞻望白雲知親舍所在可謂能寄其思矣然又未必其親之悅與否也今翁與太安人寔有冀氏相敬風而又心享君名成澤施之慶君自入蜀以来每有太行瞻雲之思而其得悅於親心也又或為狄氏所不能兼若君者其真可謂能以心養又能以心壽矣從是以往君之位當益尊志當益行翁與太安人悅於君之有是也心益豫而體益康人情所大快者方當於君之一門而見之則君之所以為親壽者其不為既多矣乎其不為既多矣

翁在吳門君以從事於此不獲稱壽觴膝下然君之心則日日周旋乎翁左右者故遥祝之今年七月廿三日為翁七十初度太安人少翁一歲其七十壽誕在明年之某月某日然以能偕老德又堪相配為世所難故又齊祝之予僚長藩司西泉楊公而下臬司星野盧公而下閫司則河山張公等共若干人去君之鄉也遠雖不獲登君之堂群而祝遂巡而拜從世俗稱壽之常禮然以君之遥祝之齊祝之也故亦為君遥祝之齊祝之而予以鄉人為諸公序之為君喜而又私祝之

預賀封君玉川周翁九十壽序

天地和而後生人人之生也能不傷天地之和者斯能全其所以生矣能全其所以生乃始能長生夫長生之道固在不傷天地之和乃天地之和人則何以能不傷之歟今夫心在人而稱天君氣在人而稱天地之塞則人之受生於天地也心相通而氣亦未始不相屬也其在古若今往往然矣故人而一念有合於天地者即一念可通乎天地之心㮣其自一念而積之者乎人而有一人與天地相肖者即一人亦可以感乎天地之大㮣其自一人而又積之者乎一念之積也為百千萬念一人之積也為一家百千萬念之和與一家之和其積而感召乎天地之和也豈嘗有徵應亦往往可占焉故夫人入其門登其堂其藹然盎煦然若春陽之在其室又若負冬暄而相與以適也其家必積善者也何也其和氣足以感也入其門登其堂其凄然若厲風之發而成冬陰陰然若入於幽崖暗壑之中而嘉祥之氣索乎其無有存者其家必積不善者也何也其乖氣之感然也然則人能以其百千萬念之和與其一家之和積而感召乎天和者是謂能全其天能全其所以生若然則其能長生也無疑矣山陽之木其質必堅水陽之魚其性必若何者其和氣之得於天者為多亦物之有以全其天也夫以全天而殖其生在物且然㮣人哉矧人

哉予嘗因交婁山周少參君而得聞其父封君玉川翁之為人又嘗因翁之為人而得其所以壽矣若翁者蓋予所謂全其所以生乃能長生者也聞翁有古道古貌盡心和而氣亦和焉其生平無他嗜欲惟以積善累行教其家課其子若孫為事少參君奉翁庭訓惟謹雖去翁數千里外留其夫人若諸子代之養乃其心未嘗不時時在翁翁成少參君為時名臣成其婦若子以承翁之歡孝又能以一鄉之善士自成其身而其心猶若未已也所謂百千萬念之皆和者非歟少參君於翁以祿養養形心養養神而夫人與其子又能為君以色養養翁朝夕而莫之有違也所

謂一人之和積而為一家之和者又非歟老子言純氣之守知和曰常莊生又每稱恬愉為德可以長久夫和乃能常恬乃所以為愉皆予所謂不傷天地之和者也惟翁以之則翁之壽其有涯也哉又聞昔賢於一念之善以為祥風和氣在焉又或以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故周家卜年卜世皆過其歷而能安享夫有道之長今自翁之詳風和氣而充滿於其一門則雖謂太和在於翁家可也然則翁之壽其又有涯也哉翁今年年八十有八上元之三日其誕辰也僚案諸公辱與少參君遊而皆雅知翁且知翁壽躋期頤上當未有艾而為君預稱九十觴焉予以翁鄉人當紀其說既書此以賀俟他日歸尚當拜翁於其家入翁之門而登其堂則翁所以益然煦然其和氣之足以感者當必有以親見其然而足徵予言之不為妄也已

提學道記

川省提學道乃察院行臺改而為之而主其改為之命者則侍御今少司寇紉泉鄢公也初院在按察司左其與司相去蓋一垣而近爾凡上之傳宣播告其不可以已者既無一之可以避凡下之承受唯諾其以耳屬而聲相徹也亦無一之不聞於是院嫌司曰我臺也柰何其不避我乎司嫌院之嫌已曰我亦臺也柰何欲我廢公家事以相避乎兩相嫌而兩不相便者蓋非一日然矣嘉靖丙午撫臺東沙張公改帥府為都院適三年公始按蜀乃改舊都院為察院徙居之而命以舊院改今道云初道在城東北隅去司里許每日督學使從司出而視篆於其所也顧嫌遠胥吏防閑頗亦有不便焉蓋司始與院相嫌也以其近道之此視篆而嫌也則以其遠院司之不便也人已兩相形而見而道以不便稱則惟已之出入是虞而於人無與焉乃今則院與司其兩安人與已其亦兩適諸嫌相忘而諸便俱即也斯不可謂統體各正而人情亦各相宜也歟若夫規闢而地近勞節而體隆遇朔望有事而闢重門坐廣堂進揖諸生於兩階也既儼然可以奔其師道之尊其啓常也則戶從傍出而隨寓長公以下出入一切關防啓閉皆可仰成於司坐卧食息亦皆可專在於一所而非若曩者往來更徙之不定此尤督學使之當德於公者其改道以後事雖或不盡由公然皆公之遺也於乎若公者其真能消嫌萌弘便益人已兼得而有施於斯文矣予叨受督學之命而道經維揚以入蜀也時公以中丞理鹺政在焉為予語其故且命記之予惟公方有造於天下不獨其按蜀之政為可記其按蜀也宜於人者聞甚多亦豈獨此一事為可記也哉然予受命於公而身履其地所望而當記

者此一事也故記其事如此雖然予之記其事也將以告夫後來者亦不獨為公也

悟軒記

人之於學也妙在一悟而已矣工匠氏玟於其藝而志有所獨凝神有所獨運也蓋往往若有悟老佛異端之徒以其教之空與寂也而有脫然以妙解者不將不逆離相離空亦往往有悟焉夫工匠氏之業儒者所不屑為而老佛異端之徒則其所外焉而不為者也然彼皆有悟而吾反不若之何歟彼專用其心而此不免紛然以雜出彼蓋超脫於耳目聞見之外而此則有以汲溺之也夫所謂分其

心而汲溺之者固惟以聲華利祿之為累矣然嘗求之於今抑豈惟聲華利祿之能累人也哉今夫文章家其繩墨則工匠氏之規矩其悟則其所謂巧也今夫學術家其宗旨則老佛之法門其悟則老氏之玄佛氏之三昧也夫文章學術世方高之從事於斯二者宜有悟矣然而亦卒不悟焉何也蓋方撏撦詞之始而已有功名富貴之念雜出乎其心其以講學而為名也談高吐妙則尤宦途之龍斷與所謂終南之捷徑也夫以此而求有夫作文講學之名即使為名而為之乃名心亦利心也矧其借文章學術之名以求所謂聲華利祿之實矣乎則其終年終世而不能悟畀之而不若工匠氏高之而反不若老佛異端之徒無惑也雖然知者吾心之本體而悟則知之妙也吾之所自有也吾欲作為文章焉吾心固自有真訣也吾欲講求學術焉吾心固自有道妙也方其求之也一念不他一物不着思極而擬於鬼神之通積深而期於江河之浸其求之而久也當必瞿然而覺恍然而得渙然而無不通超然冷然有不可以言語形似者矣此其求之文而真訣在我自可以登乎作者之堂求之道而道妙我得焉自不患乎聖賢之不可幾也然則文章學術之為悟也其可以聲華利祿之心而求之也歟方洲洪公督學於巴蜀校士之暇

則搆軒而名之以悟公生平不以聲華利祿為心而文章學術名海內其以悟名軒蓋其所自力者在於此也故予承公之後為記之而發其說如此軒前後各三楹左右一楹窻玲瓏而室空洞蓋亦有悟之象云

振德書院記

蓬州察院行臺左舊學廢址在焉先是蓬人或利其地庶幾學可遷則地可請而得也故倡為遷學之議學既遷他所矣適信州潘君時宜來為守知議者意不之可乃因其地後有文昌祠前有三司廳事而稍大之廟其堂曰文淵門曰尋孔顏樂處門以內左右各建小廳事分廟其門曰

脩曰齊若號舍相對然而名爲振德書院將使州子弟候
上官於此者時以思顧名義而亦時有所請益焉其帖以
居守者則僧吏普鑾而屬之募徒以耕入其地之租以儲
脩葺之資於他日者則僧官性林也予自去年以來兩校
士於蓬果之間潘守凡兩以記文爲請及予轉官且去而
潘猶要於路請未已也予乃爲之記曰潘守所以請予文
不已者非欲明其意以傳示無窮矣乎今夫民之爲道也
性一而倫五學焉者學其所以一與五而已矣教焉者亦
教其所以一與五而已矣書院以振德名非謂性道在人
有出於是一與五之外也蓋性道不可益而教則有所可

加古之人惟唐堯首發其義惟舜承其說而行之蓋至於
成周而其制爲始備云夫堯以敬敷之命命司徒而猶未
已於勞來匡直輔且翼焉之爲教也於是舜得之而命夔
命禹成周又得之而建大司徒大司樂鄉師鄉大夫閭胥
族黨等官冑子之期於成而直寬剛簡之救其偏頗譊之
不忍於棄而侯明撻記書識工颺之異其改師儒朋友之
無不聯時教正業之無不舉德行道藝之無不考且察焉
游惰之無不警而竒衺之亦無不討也斯其於勞來匡直
輔且翼焉之教可謂見之行事之著明而於振德之方亦
可謂真有裨於民之所自得矣然當時學校之設止於鄉

國之並建而未始別有其地師資之益止取諸師儒朋友
之相與聯也而亦未始別有其人今於學校之外乃復有
此書院之建也其子弟未必日藏脩乎此其師儒朋友之
相與聯也亦未必日講習乎其中也非唐虞成周之制而
欲以振德爲名焉其可乎哉雖然予嘗知潘守之意矣其
曰文曰禮云者即予所謂一與五者之博約也曰脩曰齊
云者即予所謂一與五者之體用也於孔顏之樂處而求
以尋之於文禮脩齊之間又即予所謂一與五者之旨趣
也是不但求之師儒朋友之交而於上官之有道者有儀
刑有誦法焉不但藏脩講習於庠序之司而於庠序之故

墟亦冀其觸而有感思焉無往無非師資之人則亦無往
而非其得師之地此蓋潘守所以爲振德之方而善得乎
唐虞成周之遺意者至於因僧人官吏之可與而遂欲進
之於門墻之外將使逢人者毋或萌其非分以請地之私
心則尤其寓匡直之深意於勞來輔翼之中而於予所奉
行督學　勅諭其佩服而遵守之也無不周悉而詳盡則
又將以虞周之法制布堯言以訓多士而真足以傳示於
無窮矣予忝司教士之責於此然於所以教士者未能有
所加而去方用爲愧而潘守以振德之說請於予殆若有
所助於予而斯舉也殆亦予之所取而喜於從之者予其

容以辭乎即潛守不之請予猶將樂於為之言矧又要於路而請不已也予其又容以終辭乎書院前為門中為儀門又中為廳事後為文昌祠傍左右各為小廳事皆其所嘗用局者其別一區則償吏所也共屋若干楹學廢址共若干畝歲計入租共該若干是皆所當記也故書

保寧府學得古鍾磬記

先是保寧府學以先師廟祭器多缺請府補修方議命工也而府所屬劍州適以掘地得古編鐘及磬來獻曰州於制不得用此蓋府所宜有也於是郡守羅君廷紳請發學宮以備丁祀之用且請記於予予時以校士迫未暇今復

來校士郡二守馬君逢乾節推胡君執禮復申前請予乃始記之夫祭由器舉誠以樂宣而鐘磬所以終始樂音則樂器之大者也鐘磬得而全樂之音皆舉矣昔漢得古磬於犍為水濱而說者請陳禮樂以明治化唐人逢車驛而掘地得鐘焉用以節樂其聲遂和夫特於斯二者而各得其一焉乃謂於禮樂教化有裨補也若是矧是寔將有事於先師孔子而一旦兼得之其得也又若有所待而應期以出焉其為禮樂教化之所裨補也不其將有徵歟不其將有徵歟雖然孔子之道以其金聲玉振之大者寔宇宙而啓聾音固不以鐘磬之有無為續絕也是在賢守長與師若弟子者明其道以相授受使先聖人大成之遺音不至於絕響斯真能用誠以祭聖人也已故祭器必鐘磬備而後能盡誠以祭若其求之無聲之先以為鐘磬之六者則尤能盡誠以祭之道也鐘十一律呂皆備磬得者九二物羅守為予言鐘無有殘缺磬亦無有損也蒼古渾堅是必古時物予視之果信然云

西征記

嘉靖庚申之五月予自史館外僉西川憲為督學使八月來歸涓吉將以十月十一日戒行時適酬應過勞致患癰乃遲至廿四日又遇沈侍御過河下沈名陽號見心予同

丙午舉而西川直指使也迎送逾三日為廿七日晚始發緣病後邑中親友皆不及辭謝竟發舟次日至府城會同年李給諫連江奔乃翁喪晚於舟中弔之會徐尚寶雲岩即存翁相君長子也次日傷傷各分散先一日府公錢君桐陽邀酌予以次早渡江為辭錢既欣然許至次日風七作錢知予不果渡復來邀仍赴召又次日仍又阻風至十一月朔始得渡時親友送者雖以病陸續謝去然尚有二十餘人臨江滸為別以風作皆力辭過江雖兒麟亦止之至瓜洲欲與大中丞陽藝章公相會登岸即促與人以往至即留飯而出是日揚州二守周良楨合川來拜次日別

章公又別伴耕及應奎兩叔盖兩叔先自過江相送辭而不能免者至儀真縣尹章朴來見驛中供應頗奸頑其晚守備江岑耿君留飯時同席者王揮使杲王表姪上舍應時亦皆為予而送者也初三日友人潘白山子某來見丙午同年曾春元曉峰設席餞於家是日至六合時縣尹同年史君小方以憂回住太平典史某及學訓王宗夔相見有巡江侍御祝華封名堯煥者亦同年也予止於公館一拜渠未及荅拜而去初四日至來安典史某迎於道宿公館次日遂行途中與來安尹某相遇初六日至滁州時印馬侍御羅兩岩公欲按部已發猶為予少留彼此各相拜

而別言種馬折價之非制但每駒價止二十四兩可矣晚為太僕秦虹洲揚南濵留飯各敘年家之誼次日行至大柳驛驛丞誑言前驛為池河相去甚近乃傍晚猶發取防送於大柳巡檢司從人受其侮晚於昏黑中行二十里始達池河初七日至定遠縣尹鄒孟哲不迎而送之恭盖予從兄荼陵守同選也初八日至壯爐橋止宿壽州遣官吏夫皂相迎甚盛予未得其說意州守陳懋與青年慕文學故有此凡至則陳守託有疾不出是晚渡河及壽州州二守郭某揮使李尚志陸和郊迎甚恭既而頴州兵備公吳同年龍川遣使來迎云近相待三日不見到而先往頴州以俟乃知迎者之盛為龍川而然非陳守意也初十日早學諭張公訓導黃大壯項相率諸生來見張因敘與王少潛兄同筆硯又為荊川老師所知出郊前數君者復候送其晚宿于州之正陽鎮即廢安豐縣也衛有千戶夏勳百戶某戎服導從至此次早送過河乃去十二日至頴上縣縣尹陳大化所千戶某等來見十三日至頴州兵憲同年吳龍川果在焉晚留款次早親送至西湖上四賢祠相別四賢謂晏元獻歐文忠呂申公蘇長公皆相繼為州者也西湖已廢而祠猶在有詩留贈龍川別去路逢州守劉如訥言乃祖為東山先生我朝名臣也途次與立語良久乃

別十四日至太和縣縣尹祝爾介丙辰進士也十五日至沈丘縣尹汪鎰為予丙午同鄉舉先以公差出聞予至星馳來次早留酌而別十六日至項城縣尹黃鵷不在十七日行八十里宿於途次萬金家十八日至汝寧府郡守同年祝君世廉留酌於天中書院即漆雕開祠也李義河給舍謫為此郡倅曾通帖致意有同年孔一齋太守來顧予時以崇府朝見不便故不及進城相拜而去甚歉然十九日至確山典史孟某鳳陽府臨淮人也二十日行六十里宿於竹溝鋪巡檢某率百人親為司柝以警夜廿一日至泌陽二十二日至唐縣二十三日至新野明旦為長

適同年温萬厓僉憲先在至朔同行出使禮畢即行行七
十里至呂堰驛温先行予以夫馬不便留宿馬次日午至
襄陽兵備公耿敬菴與汪南明太守皆来頗先後設席相
留耿留飲仁皇寺同席有查都司某汪乃鄉同年又最有
名於文學政事者夜談至漏下四鼓方散去次早行汪追
送道旁復辨論良久乃別廿七日宿於紫店廿八日過穀
城縣尹管君名應者茶陵兄同選又德化人舊父母蔡欽
齋公姻也留話偶洽因托寄蔡書儀而去其晚宿石花街
廿九日午過界山驛予時欲登太和留家眷在後宿於驛
因山高甚留一僕防護乃先行宿於清微鋪三十日登山

過遇真宫乃乘山輿登馬時未敢歷覽惟留飯紫霄道院
至一天門乃卻輿步行行十餘里宿於太和宫薛待山提
點處次早為十二月朔日登絶頂謁玄帝訖還至薛處飯
已復步下至一天門乘山輿還紫霄訖提點齋龍湫為設
醮保安家口涉險遠行訖乃留飯飯已還經南巖諸處晚
至遇真宫宿初二日至均州因州守發夫遂留訪淨樂宫
高人吳海索幸遇馬鎮守内臣呂公名祥者欲来拜乃往
會之晚仍往海索所與之極論儒佛老莊身心性命之學
其人無所不通蓋嘗仕而隱者第未知為誰耳初三日至
鄖陽都憲張公鵞山相邀即其衙舍留酌張蓋講學者意

頗厚席間論亦頗詳遣人先導且出一詩賜送初四日行
三十里已晚宿於馬場鋪之民家初五日冐雨行七十里
宿於箭嶺鋪初六日經鄖西縣縣尹王君弘訓甚相敬懇
留不可乃晚宿觀音堂鋪是行挨山傍險蓋生平所未經
歷其日過娘娘山土地嶺二險處時又遇雪每遇懸崖陡
壁步過之甚慮内子及午生兒不能堪此然竟無虞也次
早白河縣典史某率夫皂挽舟相迎請予從白河至洵陽
此一程約有三百里予既病山行聞有舟可從甚喜及登
舟以往則見石灘險處水聲若雷商人有覆溺於灘者乃
知此行不問山程水程皆極險昔人所謂蜀道難豈非凡

入蜀之道皆難耶初十日由洵陽又泛舟行一百二十里
十二日至金州與李沽渠侍御相遇次早有舉人十人来
見各乞卷稿去分守鄖兩峯少參携酌於西郊演武場送
別是行因晚予乃乘馬行七十里至恒口鋪宿十四日至
漢陰東門有扁扁曰子貢所經行處蓋丈人灌臺舊地也
大尹劉一惇迎送留款甚殷勤晚曾延醫楊爕診視内子
疾紅病十五日至石泉十六日宿予午路中經饒風嶺即
宋吳玠敗兀朮處也十七日宿衛門十八日宿真福鎮十
九日經洋縣洋縣有五雲宫生儒數人迎郊外先是生儒
數人迎郊外皆父兄為學博川中有致托意意數生當亦

爲此比和見則致詞云窮壤孤生以舉業仰求指蒙內三
生曰楊增光王大奎馮元吉者則以春秋經義無傳致求
尤懇廿日宿城固元吉策騎送至城固欲擔笈從學於川
予辭以職業之不便指授大義數十遣還此生言辛酉若
復下第當來卒業予辭之不獲乃許而別去廿一日至漢
中府李質齋太守川之安居人留酌於拜將壇有一侍御
䶵君繼田名承蔭者帶管川中茶法故亦以本省巡察禮
見之過一日候其來拜乃行時同年李峴岡二子生員某
某來見廿三日自漢中至黃沙驛又至沔縣有武侯人龍
廟因過其下具衣冠拜瞻久之留一人搨廟中唐人碑而

去廿四日宿青陽驛廿五日由青陽至金牛驛經五丁峽
即秦張儀計誘蜀君開鑿處道頗險峻廿六日至柏林驛
路逢寧羌州守劉黃岡人也能道予鄉虞湖南縣尹事是
晚宿於州次日過黃覇驛驛陝西界盡處其晚宿神宣驛
是為四川地界有七盤關盖川陝交接之處也一岡橫亘
若天限之然廿八日過沙河驛內有朝天嶺頗險又由沙
河至廣元縣宿利州衛在縣城廿九日過昭化龍灘驛宿
於劒門關關有峭絕壁橫亘若干里中一石屹然路可容
兩三人並行然自下而上又最難攀躋若天設之險昔人
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也晚有守關民兵十人來告

兵少予應之曰即此已為多矣彼不解吾意而去次日行
六十里至劒州又次日為辛酉年之元旦予早起於州治
行朝拜禮次往文廟拜先師廟在城之外拜訖遂行初二
日宿於中途之鋪舍初三日至梓橦路經文昌神廟具衣
冠拜焉縣官為設牲醴欲予致祭予曰此張星神何可以
是褻之遂去次日至綿州山中夜行者四十里次早會同
年金緋江兄飯於其宅而行是晚至羅江宿次日至德陽
縣尹同鄉焦瑚也次日至漢州宿於新都又次日為正月
之初七抵省城三司諸公以故事迎於錦官驛宴畢諸公
陪見撫臺近山羅公次早為初八始履任

遊峨眉記

嘉靖壬戌初夏方校士川北接邸報轉少叅當分守河南
乃還錦官將携家行適甚暑眷累難於征觸而峨眉則所
嘗欲遊出川後恐不可復至也於是同年何儀部鳳野相
約聯舟進及青神拉前輩太史方池余公同往抵嘉定則
給諫衷澤門以還客為主人同宿陵雲分韻得隅字賦望
峨得華字次早戒征夫輿之俱時六月某日也一日抵峨
眉下縣至白水寺約四十里宿焉由寺而上則我從行人
不慣涉險用僧夫舁肩輿以登凡六十里而至山頂峨有
三二峨三峨皆蹲伏於下予所登大峨也山多土而石少

竹樹叢生夾道中經雷洞坪諸處以竹樹叢生夾道也雖
高而不甚陡登頂則晒經丸屋玉壘及岷雪諸山最高遠
處一舉目皆在望山高故風亦高當大暑之月猶衣綿而
擁爐若隆冬然聞前時炊米不易熟後有人傳煉水法
水經火沸者三始可以炊可免取水山之下而兩殿用銅
鐵瓦蓋覆方不為疾風飄去非仗蜀府力不能也此為普
賢道場故多娑羅樹普賢線草木皆蓊鬱青葱可愛珠不
似寒地所宜生最奇景小鳥飛鳴近人或歇人手掌啄食
了無驚怖僧人呼為佛現鳥時去時來即家禽不能如亦
一奇翫晚與三公宿殿後矮閣次早起而四望見白雲從

山洞湧出朶朶如白綿花倏忽間飄揚滿空則恍然銀鋪
極目僧請再留信宿庶可見佛放光而從人於山間土中
多拾得指大石皆六稜似水晶寘門隙縫有日光處光一
縷而射皆青紅五彩色僧言佛放光雲與日相掩映之時
多有之其色正如此而滿山皆然真又天下之奇觀也予
因悟雪精不化結而為小石滿山雲與日相掩映其光衝
射滿山正如門隙縫之光殆即所謂佛放光爾於是不果
再宿而下是行也儀部鳳野則夜寢而魂驚夢中每以墜
山下為恐澤門則猶用聲樂導從登山其俗氣將不免為
山靈所非笑夾江毛青城太史貽予書謂峨眉之勝每在
虛無縹緲間始焉彌望無際渾成銀色即佛家所謂兜羅
綿世界又謂此山秀甲天下當於虛無中求實境不當但
求諸林洞之奇是則然矣至謂雲氣已平諸大山似海中
諸島而青城一帶有如海門島焉諸山沒在雲下則玉壘
一帶如繡如帶而不可名狀旭日初旦陽氣始升則白雲
諸峰其邊尖凸凹處渾如金相玉映而比之玉壘尤奇噫
嘻太史蜀人其誇蜀中之奇乃爾非即相如楚人誇雲夢
之富不自覺其稱之過歟因放光石悟僧人所謂佛放光
者以得此山之勝儀部給諫君皆不免俗而毛太史又不
免誇敢以質諸方池方池曰然遂各賦登峨詩相貽贈而

予又記之如此

邊學議

川中各邊如川西之松潘疊溪川北之龍州宣撫川南之
九姓長官司上川南之建昌寧番越雋鹽井會川五衛川
東之石柱酉陽二宣撫皆有學其人才未必彬彬稱盛
朝廷亦未必待其才之養成出而皆為世用亦建黌庶置
解宇張官吏設廩祿一一與內郡縣等今我學使者亦一
一敎督之與內地同奚為紛紛然不憚煩如此乎良亦以
夷方之人少聞見多推魯而朴陋秉彝之良或亦與我中
土無異敎之以詩書禮義既以感發其良即不能取科第

致身於華要而予之以歲貢俾其因此以觀光上國覽瞻都邑之壯麗與夫聲名文物之盛歸而傳語其父兄子弟感 上恩德俾世世不敢忘負乃國家建學化夷其初心本為此也今士大夫家或不能教其子往往求改邊學與以內郡邑平常文可在夷方上因竊取其歲貢易於成就以為出身之捷徑自為計得矣如 朝廷何予嘗謂開此一途則士夫家子以功名之易就或因而沮喪其進取之高志是非所宜且 朝廷以此待夷方而士夫家之萌此念是將以夷方待其子爾是則尤非所宜也予於條教中既塞此干請甚峻守此禁甚嚴先改去者責令還後將告

改者杜勿許時諸公多有能諒予者此風且為之絕予甚喜然恐予之既去也念將復萌予又甚為懼故著為邊學議將以告夫後之督學者務相與信守之使 朝廷之教化得及於夷方使諸士夫家不至以夷方之人蓄其子是則予所望於後來之一念也雖然川中賢士夫蓋十人而八九其為士夫家才子弟蓋亦十人而八九也使人人不願改邊學則人人皆為能教子其子弟亦皆人人而為才子弟矣予以川人士愛予甚又敢以是日望之亦將即以是為報云

驛傳議

川中事例凡遞運所官船以江水汛急下而難於上也故每所得倒換而轉與我江南例可以久乘坐而長川行駕者不同緣本省舊規已定不敢有所從違以本省之驛傳道可以彈壓之爾惟夔州府與荊州府係川湖兩省交界夔州所官船使客乘坐而下峽也荊州府所屬歸州所船不依川省例不來上水迎接即過渠本地渠本地亦不來候替而使客者每每亦乘坐順流東去不復停泊以候替時又無可以彈壓之者於是船每每以水逆而去遠力不易於牽挽而船夫往往逃船隻往往朽壞錢粮無從措辦而川人之受困殆亦無從控訴矣予督學時偶帶管驛傳

兩月惻然有此深念曾具文撫按兩臺煩關行楚中之兩臺彼此著為定議此往而彼來一如川中每所倒換例歸州之來替與夔州之得替彼不甚病而我甚便乃兩利而俱全之一法也倘使客以順流東去為快而不復有所顧惜於其間則請疏具題得指名參論之榜示通津務相省諭蓋即停泊一兩日以俟候替於行者不甚妨而迎還者則甚蒙濟亦何不可之有愚見如此當時兩臺者皆憚其會議煩難尤憚於會疏之恐有窒礙也遂寢閣而予亦遂歲考川北於川北即聞報 轉官也而遂去迄今猶恨前議之不獲申不知此後川湖 兩省其事規果何如予以為此

雖一事寔關係地方利病則凡長民者皆所當留念而不
可忽也故既去猶議而筆之於策將使後來者有考焉

茶法議

四川之茶自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買者賣於松潘與腹裡
地方自巫山建始等處買者賣於黎雅烏思藏地方巴州
通江南江等處茶引本州縣截一角江油聽茶法道委官
盤驗截一角松潘截一角然後發賣巫山建始等處茶引
夔州府截一角嘉定州截一角雅州截一角碉門茶馬司
盤驗瀘州盤驗泊船於河下聽茶法道委官盤驗稱掣至
黎州截一角然後發賣其往來事規然也松潘與腹裡所

賣茶價賤而利輕黎雅烏思藏地方價貴而利重蓋由松
潘番人貧而資於茶也不甚急黎雅烏思藏等處西南夷
其飲食乳酪脂膩物頗富侈而每嘗以茶為命茶所以貴
奸商有告討松潘茶至黎雅賣者有告不准而私自往彼
販賣者其原皆由地方武職等官貪利而不畏法相與勾
引而容縱之而黎雅守備為尤甚茶法道覺察不周撫按
官禁治不嚴巡茶御史又遠不能知或公聽而私容或又
增引以至千萬往往以為泛常而付之於不足愛惜於是
番夷不仰我為命而輕易於犯我邊患或從是始之則茶
禁不嚴之過也今惟嚴為之禁告討往彼發賣不准告增

茶引不准私販有禁武職等官勾引而容縱有禁前此增
引革如例守備等官容縱有實跡者參奏處治如律如此
邊夷庶畏我乎此關 朝廷之威令所以行於西南夷蓋
所繫甚大不但為茶法一事利弊所當興革之小小者固
有關故著為議如此

鹽法議

川鹽出於井井皆鑿石而成其為工力煩巨矣而井有大
小大井課重而利多始亦不甚為累自大井為水渰浸也
於是水淡而鹽利少其淡甚水遂煎不成鹽矣竈戶以負
課往往逃竄戶逃則課益負額益虧於是川之鹽政始敝

復設為法大井坍者水渰浸者令竈戶開小井以補課額
止令補課額可也乃或於小井另徵課民戶有私開小井
者量令幫大井所虧課之一二亦可也乃或又重徵其私
井課夫其另徵課與重徵課也謂可以溢額而然不知竈
戶以另徵課也不利於開小井寧負課而仍前逃民戶以
重徵課也以失利於私開小井即開者亦往往填塞而寢
閉由是課愈虧而川之鹽政益敝矣後有一公建議大小
井鹽均令報官發賣每鹽百斤給票徵銀六分輸官以抵
課通融積算亦自謂可以溢額不知報數發賣若官自為
市然煩且勞既非體報責之際無從而一一稽察之句考

之勞且擾不勝弊又爲非笑焉一貫數不充非求溢額反虧額歟愚以爲天下之利始歸於下終乃可歸於上凡事皆然而塩法其一也嘗見川人鑿井架木爲梁而置鎚於索末懸秤從高下鑿石鑿而碎也輙取去去輒又鑿其爲力蓋甚艱上人不予以利勸使鑿猶非所樂爲況又另徵重徵以相困是趨之逃坐令填塞而廢閣爾於塩政焉以濟今第令大井坍者水滲漫者瘀竈戶開小井以補課不足則容令報民戶私開小井者量爲補所虧課一二要在不虧額而已而不必求溢額竈戶與民戶兩皆不失利而後公家可望足額人情然也嘗以此告之塩法公此公以爲書生言無能有所裨補漫不應故復筆之將以告夫後之司榷者

姜鳳阿文集卷之八　西川稿下　目錄

祭荆川先生文
祭孫季泉先生
祭錢曉樓
祭李母楊太夫人
祭樊封君
祭憲副富順李公
祭李母　晴山憲副乃堂
祭中江溺生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論西川人才
奉李渠翁
寄華陽章公
寄羅念菴先生
寄羅念菴先生
寄汪南明
寄唐惠菴
寄太嶽張公
寄劉養旦
寄楊朋石
寄李裕春

寄高鹿坡
寄王曾沙
寄胡廬山
寄大洲趙公
寄大洲趙公
寄大洲趙公
寄大洲趙公
寄余方池
寄陳松谷宮洗
寄任中齋

寄熊南沙
寄黃梓谷
寄周松崖
寄毛青城
與王近山
荅張養齋
寄陳洛南
奉羅村李公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八 西川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祭荊川先生

嗚呼衆於俗為易隨惟有志乃能立非高明之與遊孰景行乎先哲惟先生卓然不苟自少之時蓋方修業於舉子即以聖賢而為師蚤歲登 朝名馳海内勵行飭躬道高當代義關身世再疏皆休来歸林泉樂以忘憂學者赴之如淵與儔及門之士虛往實歸精金百鍊幾二十春救世而出乃隕厥身於惟先生文章道德為世著龜藝無不通

用無不宜義利之辨如析乎秋毫而不爽出處之審能勇於急流而不疑由初仕以至沒齒未嘗有一絲一錢之輕取自暗室以及大庭亦未始有一事一念之或欺學識其大尤博而精根究百氏豈惟六經千古獨得千古折衷既深發乎周孔之秘妙以尊德性以道問學又總集乎朱陸之大成至若道義苟非在一介而甚重片言有諾則雖死而亦輕人之與先生處也方交緣未湊之初若越南燕北之難乎其合及其道洽而情契則又不異乎手足骨肉之真誠知先生之深者謂其無私而難悦從先生之久者又信其有懷之必傾蓋先生既嘗砥礪乎名節又能涵養乎

性情是以智圓行方無乎惠之和而尤不失乎夷之清也
胸中有藏既富既盈發而為言如叩斯鳴詩則子美詩聖
堯夫別傳蓋兼二妙以為一於以摹寫乎性靈文則儒先
之精史漢之法既可橫視乎名輩抑疑前身為莊生方其
凝神注思筆不苟下則枯枝蜩甲碧落蛛絲若將嘔出乎
心肝而未已及其理到情會得意而得言也則又百轉百
折隨物賦象一任其曲直與縱橫嗚呼人一死而皆空惟
三立為不朽若先生之於世其可謂能為有矣故嘗以為
援先生之詞可盡南山之竹叩先生之蘊若撞鳧氏之鐘
乃其傳世之寶用世之具雖少見於文字之流傳以及薊

門淮海之奏功若夫可傳而未盡與其所施之不及究者
則固與先生而俱往矣能不下夫滿襟之淚於英雄嗚呼
天予之厚而嗇其施且奪其年人皆宗之而或又毀出於
求全也是豈非造物者之有所忌而人情世態亦有時而
遷雖然疾已革矣猶篤言以行部而從容於死亡之在前
是又豈非中自有定雖造化亦不能困之也故能若是之
周旋鳳衰狗喪之譏蓋從古而皆然人之信先生者而既
多且既有公是於普天矣乃先生於毀譽利害之來則固
久置之於度外其又何恤乎人言也耶某也聞訃京師既
言執喪於僧寺轉官西蜀茲復來歸以申意追惟往歲某

方憂制移家毘陵師模是為戊午之夏應召北上某迎自
京實慰予仰歷先後凡數載每追隨乎履杖時策騎以相
過或操舟而同往指前修之可躋撫俗學以興歎深夜款
款之談幾忘勞而達旦剖疑闢幽更端發難提醒我心庶
登彼岸許我婚姻孰為先容感恩在心欲報無從持辦香
而舉奠敬以為乎南豐惟尊靈之降只其少鑒予子衷尚
饗

祭孫季泉先生

惟公世德忠貞家學淵懿天子以全人稟其至智圓行方
樂和禮備德行文章卓然名世自公登朝於今廿年清白

始終人無間然人凡有大孰云能謙江海之下公心似馬
秉我文衡奠群為空賢關造士恂恂同風兩貳太宰擢掌
南宮掄才典制為時宗工士林有公邦有蓍龜惟山惟斗
於公是推位陟上台壽登期頤人為公祝孰云不宜乃公
所享竟止於斯自公而言官至尚書不為不遐六十之年
不為不壽然自人而言衆望所歸而有施未究豈天意於
人容有時而不厚故使令德於天不盡蒙其佑耶某也棘
闈校藝辱收門牆朝籍通名獲交賢郎感恩未報徒結衷
腸贈送靈輿有涕浪浪敬為南豐表以辦香尚饗

祭錢曉樓

嗚呼錢君汝竟至於是耶憶予甲寅之夏自 京師抱病而南也醫咸謂予從治乃康君獨危之憂心皇皇既而斑發於體魂遊於牀醫皆莫予措手矣而君又以為無傷日再浹旬從予於鄉疑神察予不爽毫芒予以無死之疾賴君而獲全也而迄今已及幾霜君固醫之良也胡為一疾而遽至於亡予中表有賀君者疾用弗瘳既瞑其目出殮實棺衆環而哭君自外來診而謂其族曰是尚可生奚而忍使其顛覆界爾投劑無幾遽遽然若夢者之得覺於一宿賀蓋至今無恙也君又胡為而不能自起其生竟於其中年而不祿始予酬君以金以幣君言不欲尚有他異乞

予贈言庶可傳世予許君而未償也方時自遠以相寄予留 京師君書數數言毋期予無負斯諾予今來歸良欲就君而終其約而君乃棄予使予心其何能樂耶嗚呼雖生者與死者若循環之相繼君聞此諒已多又何足以為異人修短雖有期然孰壽而孰殀方神術之有傳君固有以不死矣而亦何恨乎即世之太早尚饗

祭李母楊太夫人

惟母純德懿行鄉邦同欽得天靈秀鍾嶽精英寔生大賢為時保衛均調元化以佐 聖明惟 帝有臣惟母有子出承謨謀入奉甘旨感孟機之恩勤御潘輿而迭喜[illegible]母以樂康胡一疾而弗起自公扶櫬上下晴依 天予僉公以與公違四海同悲亦以公歸芻公至性能不致惻乎慈幃也耶於乎元臣宅憂古無其事惟富鄭公與今為二相公銜哀情則靡至自他人言良足稱異身名並揚福祿駢萃生壽死榮亦既於人情而得遂矣某也桃李新陰哉培自公聞母之訃若痛在躬徒感恩於師門一展拜而無從敬緘詞乎萬里托哀思於飛鴻惟束帛與瓣香用以將乎私衷有徵誠兮欲往隨江水兮俱東尚饗

祭樊封君

維公劍南耆德三代遺黎淳心直行里閈同推蔵詩書以

稱富尊孔孟而為師進諸郎於庭訓期效用於明時果爾震器騫騰早通金閨之籍仲英秀茁雛生玉樹之枝知公一經之有托者謂公義方之報本公生平之無愧者則又謂公積慶之基王氏之槐業已卜新陰於有日燕山之椿方且等莊冥於無期何鸑鳳之章欲下而龍蛇之讖遽罹是豈造物忌盈不終乎善良之佑抑亦壓棄厭虞將安乎巽尾之騎也耶鄉國失典刑之望家庭增戀慕之悲岷峨若為公而慘色錦沭亦哽咽而流澌嗚呼傷哉某也同年令子頗深公知膺封沾被如受公施慨老成之永逝嗟令德之難追隻雞絮酒以為真聊以申乎通家之私

祭憲副富順李公

惟翁峨峨淑氣所鍾館閣名公之胄才既孔良德亦云懋始因執法而著聲繼爲臬司之領袖瓌瑋之器方期大授竟觧組以歸來共閑雲而出岫知公者孰不謂公優游林泉當享有乎期頤之上壽詎意以一疾而不起竟須臾寝室之宿天寔爲之人胡能究雖然自公一門而言不可謂所積所享之不厚矣詩書世澤下克開麟鳳之祥禮義相承上不忝簪纓之舊父祖子孫亦既裒然而出於一時之右福祉之來又方未艾於後如澄江東下其流不窮又如遠山疊疊愈出而愈秀此固公一德之遺然亦豈非彼蒼

所以為善人之佑也耶其也嘗為先公晚進及與令子同時茲以春風而坐諸士又曾吹拂乎玉樹之孫枝通家之誼寔在於斯乃欲一荊識而無從也則何以少罄乎衷私羞醴之設侑以此詞公如降軺庶幾其鑒之

祭李母 晴山憲副乃堂

惟母相夫成子為　國生賢劬勞聖善鄉邦推先憶昔令子之登　朝也華要歷官玉堂青瑣出典郡符於還若左人所不樂心乃安之福不自受將母是貽由郡再遷臬司之貳自滇蜀來母不可致侍養不可維母之命慈顔遠違於誰獻慶盡室而留單車之官膝下有孫代父承歡惟子念母終不能忘每一興言涕即浪浪四時逍遥冀就安侍之賦　九重祈請幾上令伯之章豈謂孝思不遂宦途多舛方典校文於瑣院遽聞傳訃於終天是何天意於人乃有不然而子有厚積母不獲享其全也耶其等分猶子行情切私衷令子之痛怛如在躬望飛雲而不見欲往哭以無從敬緘詞兮寄奠托哀思於秋風

祭中江溺生

予奉　天子命督學於爾西川與爾生儒實兼有師保之義今年之初正予以涖任來自江南道經漢州之鴈江從人告予前有數生於此爾溺舟之患予惻然憫之擬於津

渡有司人悉有言相與預防而久計用保爾等無虞予方以行役東南未果修布遽聞閔凶悔可柰何未有言未施事焉攸濟非獨有司者不周於防實予之過猗蘭良玉沉委深淵豈惟爾骨肉之痛亦予之傷是用遣爾師爾友同來祭爾且招爾於水之涯爾如有依其早瞻顧爾室以返爾寃爾有遺骸惟爾關誼戚屬諒能爾收爾父母妻子有不得其所爾邑令長能爾憫䘏爾其勿有怏怏以傷爾神死生修短命實在天貴賤賢愚同於一盡凡今所遭自古已有之爾其安焉以安爾靈予有衷腸不能自達代此遣告如予臨視爾其知之嗚呼爾其尚知之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論西川人才

近聞世道賴翁轉移在位者將遂有節儉正直之風矣此誠千古一時也但成泰每由於拔茅而真才多得於起廢某近備員川省嘗因廷訪而得數人焉敢敬以聞之於左右內江趙前輩其博學遠識高行古道有擔當大事之才有挽回頹俗之具此蓋受知門墻久矣其餘如南充王亞卿廷夾江毛內翰起才識超邁行履端方杜門居鄉而不以一事干擾公私此皆流俗之表表者又如資縣周郎中晃粹養經擯斥而志操愈明合州文給諫方苦行卝窮約而表裏如一以雅純則有富順謝僉事廷淮德足以表俗

以練達則有溫江何僉事全才足以經世凡此數人皆巴蜀之良可備門下採擇於將來者而全則將出未出之時特在翁一言以命之即可望其就職而易於為力者也某也無所比數雖不敢望言偃之得人然有滅明之賢而不以告之師門其不為有忝於師門有負於　明時矣乎此某所以敢僭白於門下而不以為嫌也伏惟照詧

奉李渠翁書

恭惟　門下春育海涵陶鎔　天下士多矣以某之無似亦蒙收錄門墻思有以與其進而保全之前時嘗得之於妻弟鄭生梓私相告語乃知天澤本不擇物而施天施本不待報而然然物之得施於天者因化工之造就而靈蠢小大無不各遂其生成之性夫既各遂其生成之性雖未能圖報於天乃所謂本乎天而親上者其意蓋若相歸向若相依附而亦未始自外於天之所覆幬也　翁今有天澤之施於某也雖未嘗顯然以相示某也心知之亦心感之孫寒草茅今即未能為報然而歸向依附之私則方以畢此生而為心而不敢忘其生成之所自日夕圖惟惟知如是而已入川之後誠恐瞻依雖切脩候有稽謹專遣家丁代布鄙悃回首宮墻不勝戀慕伏惟恩慈垂照不宣

寄陽華章公

某抵舍後每日應酬冗沓故於差人逐時止作得之常謝啓擬稍暇更一吐露少申請教之悃乃今則行期迫甚僉迫則應酬愈多精神愈不能凝聚以此見定靜安慮自是聖門涵養之妙用非可以猝求而力致也然否然否公以誠心古道為方今士類所宗仰而加意後進常欲留得此一脈在尤可以仰窺正人君子之用心觀昨日於某之惓惓與進便是此等氣度便可為世風轉移之機弟因伤遂戒行不能少盡鄙論嗣此恐亦不能時領高論為歎歎爾由襄漢入川之意已定謹遣家丁仰丐餘力於門下附上土燈二架少將侑緘微私知公能鑒人誠意於幣帛之外

故不敢以此為禮也恃愛草草伏惟台亮冬初屆序氣候不常更祈為道自愛以慰瞻戀不宣

寄羅念菴先生

某自童稚時即知有念菴先生文章道德學者共師法之不獨梟然為子大夫之舉首而已也道駕幾次來見慶其時為諸生方治舉子業未能求見既而自丙午鄉舉以後知求見門下矣時則先生不果來某亦不果往也此意惟與荊川老師及貴門生正甫少衡諸兄時時道之非先生為世道強出得於京師叅對即某等操册裹糧訪先生於匡廬衡嶽之間其夙願如此乃今則先師即世正甫與其

等亦各以轉官散去某又辭在西川先生離合不勝其痛悼與感慨矣柰何柰何入川道出劍州為觀鈅閬與貽令弟尊兄兩事而牽挽也元旦就道徜徉未及寄書效尊托致鄙意於門下時以出巡期迫諸欲請教處未能少布其一二尚容齋沐積誠以請何如方今以道望繫海內重輕者不過數公先師既不幸則所賴以主盟當世者在門下責任愈重矣望更加愛以慰仰恩千萬

寄念菴先生

西蓬校士陽岡丈於逈中發到手教知門下以先師一脉獎與後輩愛念惓惓真不減於其在門之士某甚感且喜然緣此念及先師則又因感而翻增悲痛也大洲先生自京師來言及先師心事即棄以道義相知之人亦無有能諒之者過關中會浚谷公其意亦頗有疑夫數公者蓋海內所謂同志而同道者也今已若此矣况後世乎公作雖當稍遲恐亦不當過於遲也西來絕無唐氏音問承示奠期竟亦未有東去者日夕徒耿耿也柰何家祠不自揣量僭求大賢之作冀傳子孫永為世訓以未得躬請方用歉愧乃荷公即有允意發存光寵嘶佩寧有窮已耶農家子朴意僅存故稍肯相就亦家常事務殊不足仰溷清覽也主祭者初只我西分長房一人後以患七八九三分

子姓稍稍怠欲約束之又東分已分戶而其子姓貧不能舉欲聯屬之故各為立祠各為立主祭者以四時祭於各祠惟歲旦餘慶堂從始祖合祭一次祝文仍只用西分長房一人名某若其餘雖初獻五人俱行禮然不為主而祝文亦不列名蓋統於紙牌所祀始祖安十公一人而祠由我建故我西長房為主爾未知是否望公更一指教之令弟先生雅醇清飭自是有道家風小官薄祿知亦不屑之但使因此而稍練世故稍借此以進性情功夫似亦不為無補也望公割愛趣使早來至囑其與大洲公言及公動彀只在一室中習靜大洲欣然便有往從之意蓋以為此

是千古聖賢真作用也伏牛山創建云欲作書相邀渠蓋
做宋儒于山中結廬而望公來作宗盟爾此意思亦極好
故便爲及之恃愛草草如家書狀伏惟台亮

寄汪南明

樊城夜談幾乎達曙高論發越千古至今猶使人記憶不
忘敬服敬服兄才可當八面故事事欲求着脚亦事事欲
求到家可謂有兼人之勇矣然鄙見則以古來學問如將
家用兵貴精不貴多孔子欲執射御以成名亦教人以務
博之不如務專也董賈之治道不能兼馬鄭之經學李杜
之詩法不能兼韓柳之文章蓋精神有專用而學術有專

攻古人所以得稱名家者非亦良有在歟兄之才力足以
兼此其志亦銳然欲兼此而不少讓但壯年以後志向少
有所分恐精神不能歸併一路反不免有博而難成之患
此達巷黨人所以致惜於孔子雖未爲深知孔子之言而
區區一念之私則亦頗似之去冬途中覆謝所謂頗有商
量者此也茲聞督學之命且下矣此後以文章造士正是
兄之所長與其所好而輟解薄書之勞又可以爲歸併精
神之地惟兄其留意焉米山丈行時弟情緒頗苦又方冗
冗不能悉所欲言風便尚容嗣音以請教也不宣

寄詹思菴

去夏弟之出也正兄入爲吏部之時弟時爲兄喜之然亦
爲弟自喜之何也人才有關世道而吏部可以進退乎此
督學則可以養育乎此者也弟以其正養育之兄又以其
正進退之則世道何患於不轉乎雖然弟所養育者止於
一方不能遍及於天下兄所進退者亦往往以權不自已
有主政不如副郎副郎不如正郎之說人言亦有然矣弟
則以爲一方天下之積而主政者則亦即日之副郎與正
郎也果能盡心乎其職但患不能養育一方之才何患不
能遍及乎天下其爲吏部主政者但患爲主政時蹉過而
不留心則副郎正郎時亦復如此因循耳又何患權之不

自己哉兄在真定時不作世俗寒暄時時有一書彼此欲
相印證今久不通此書矣若以吏部自有格套不可如昔
時之漫焉以及之則是弟以隨俗待兄弟不敢也兄實有
近道之資又素篠虛己以聽而弟逆以此意自外於兄弟
亦不忍也米山丈素爲同志相成友其來也可以此書寄
此外則亦宜慎之弟在此本無不樂但近喪戊午所生小
犬此則爲痛毒難堪耳弟昔以勘破衆魔相勸乃今體驗
之則尚未能可見言易而行難又此情亦終無割斷之理
也徽州潘貢士名侃者來京曾寄一書達否病冗中草草
不悉所欲吐伏惟台亮

寄太獄張公

其於登朝之日即荷不鄙嘗聞人前有項斯之稱每於心有私感焉既而幸從史舘之後時時得造有道之門亦時時得領精心遠詣之高論若將有以教之眆者叨轉而外也獨於孙危踪跡指示其一二而宴賜之禮多出於常格外又若將有以憐而惜之自惟迂陋其何以得此於門下豈亦取其氣味有同在後進中謂其差可與言故歟竊惟方今以文章道德兼而有其實者海内諸名公可數也而門下則尤其表表然者得門下一言之奬其為榮且幸亦多矣矧承素教而又憐惜之若其者其為私慶當何如又

當何如其圖所以自勉耶奉違以來日惟以此私念操心砥行雖不敢少有放逸少有怠惰庶幾其無玷於高賢之知我者然疎拙之態似已成性又一墮風塵便有如許俯仰正不知何以為之所也風便幸更一指迷途登之覺路如何近山老寅丈在此時道高雅每為馳神且亦極承愛念其自謂於貴省定分有緣是以萬里遠來又得此一段契合弟未知會沙兄動定邇來何似徒令人日夕耿耿爾有聞便以相示亦萬里一至蕻也陳生來附此道鄙悰生年少爾乃有老成人才思校藝南宮當亦不多讓流輩矣知在通家故敢私道之冗次草草未悉所欲請敎伏惟台亮

寄劉養旦

昔從會沙兄處得聞兄志行政業卓然超出於流俗之表私心嚮往者久之已未春止得於仁山劉丈之傍近一對晤爾爾時便覺氣味相投有欣然定交之意而倀倀未果兄亦或未之知也此後兄以捧檄來京師授官天曹弟便得往來無間兄亦似莫有逆於心不知人間有形骸勢利之隅誠是樂聚每思出郭之遊僧房對榻月夜披襟高樹涼風陶辭蘇賦吾三人者既同坐而共賞之又同聲而咏歌之意此後此樂當未有涯也而春明萬里之感乃即在眉睫轉移間何聚散之不定如是歟行時極承不棄抵家

入川一路俱在冗迫中以半載而考周一省日夕無有休暇又以小犬之嬰病苦相仍形神盡瘁以是尚未及修謝修候歉當如何歉當如何兄以道望秉銓衡其作用當自與流俗逈别弟一離長安便有如許俯仰正不知何以為之所也風便幸不惜一教之家兄仗尊庇稍得免於罪過弟聞有歸興要是農家子習懶成癖不慣褻章服作吏如稽叔夜所云而弟亦頗有兄風故往往於世路不相宜爾然否然否鄉州之羅判念菴先生弟也因便時得通嗇知先生世念已少而吾輩為微名所縛不能訪之於洞庭衡嶽之間殊可發一慨也蒼溪陳學博會試之便附此一布

鄙悰弟恃兄門墻道義一脉相通又輒恃舊愛不復作世俗語萬萬亮之

寄楊朋石

公清名播滿海内在同鄉尤以學行表表者稱先師荊翁生平少許可每屈指數公不置某也無所比數惟是親賢就有道一念亦不敢自後於庸衆人前歲於京師每有趨造輒出自中誠然彼此皆時相過竟不得一晤語自南宫公見之外杳不可繼親光儀也豈積緣淺薄又當由鄙劣無似無因緣一定交門下耶雖然是終不可以已也今世波日頹惟有道一脉猶似相通某即宫墻外望然既素仰

公何得不一披露肝膽耶江夏陸敎諭之任緣手仰瀆切切令以鄙人贅來見陸在儒官中亦可與進者也幸不惜一敎之兄次草草未悉所欲吐尚容嗣音以請伏惟尊亮不宣

寄袁裕春

弟與兄一别不得而晤者十餘年矣蹤跡雖睽然此心則未嘗不時時在左右也弟初第兄外補後承寄言君子所恃惟心惟道至今佩服以為名言兄閒關中洛中者數載畢竟以氣節文章為時所推重遷轉雖似稍遲乃其所自作用則真以心與道二者見之躬行蓋不惟論萬君子不為空談且即此推之為作人造士之術亦自有餘矣鄒魯為聖人之鄉泰山滄海為天下之大觀遊於斯者必有冥會而遠覽弟曾於鄧山丈送行文中一發之此亦吾丈之餘事也敢併以寄一咲方蕃兄静而且恬其告休豈其志趣然耶萬里以聲相通恨緣兄次未能吐盡衷私伏惟台亮天邊更祈為道自愛以慰仰思不宣

寄高鹿坡

數年懐仰京邸得相過從時領清誨自惟迂踈不為有道長者所棄每切有私慶焉去歲弟與方麓兄皆以外補去冬底乃聞兄亦有　王門之行一時聚散遽爾不定而令

弟老兄丈之變更為可傷柰何柰何兄道能自得於一切升沉世態諒不介介於懐且以清暇無事得遂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乃是作者本心身前身後試一較量其重輕當自有辯而桑梓在望家慶又時時得通此又兄生平一快也然否然否弟在此亦無所苦弟夏間喪戊午所生小犬惟此為毒痛不堪爾可泉老先生來使附此一道鄙悰兄次草草未盡所欲吐伏惟台亮

寄王會沙

弟與兄别去且二年矣中間書信相通止由孫青神來往者各一耳此外杳然柰何柰何秋間得盧山兄書與歲底

陳洛南大參家信至貴鄉汪理問來任及近日茶陵家兄書來皆言尊體得遇良醫已全愈矣真慕沉痾之去弟體也甚喜甚喜弟與兄自登第以來以心事之偶同也故蹤跡亦最相親密即彼此家居三年其音問亦未有若此之疎者今乃若此乃知古人落月屋梁之思與蛟龍波浪等語種種自思念中出之弟今亦種種頗有積懷第未由一發抒柰何寫廣幾一年兄嫂以下想俱安便弟在此亦別無所苦止是戊午所生小犬又以痘疹殀喪不堪耳一落風塵既不免有如許俯仰而又為微名所縛未能即脫然引退致遭此毒痛於千萬里外惟此終日為難遣也又半

載校士頗勞至今尚帶孔務小未如往時以此益用馳念兄蓋在兄則且當以養身為先校文尚是第二義也聞龍坪文頗能相體惟此亦差用為慰耳川士文義亦可觀第二三場稍疎士夫不深刻可相處但諸生行近利而不憚多欺思一為挽回之計恐未能遽如所望行之久持之定當亦稍稍轉移也廣中如何彼此務有益於風教方為不虛此行然否此間佳山水頗多一出門便如圖畫張於目前甚愜生平第緣勞冗之後兼情緒未佳未能一一與之應接今歲考當得自由矣以後有會心適意處幸彼此不惜寄聲隨閒隨兄長篇短札便即附之望兄勿憚其煩家兄處差人還長沙草此寄宅上轉寄兄有書即送家兄處亦可數載相親今即東西極相遠亦不應闊疎乃爾也臨書不任惘惘不宣

寄胡廬山

弟違兄教者年餘矣承寄到魏嵬山主政及陽岡近山二寶文兄二書而弟所寄則梁敘州一書爾弟心事兄能諒之故不以音問疎數為計所訢別後業不加脩徒碌碌俯仰殊不快此則不敢告於他人而為兄聊一言之相知故也丈夫生世既不能特立獨行以卓然表著於時又不能即引身而退杜門窮鄉發抒其所自得以成一家之言而

徒爾俛僂其形低下其聲氣違其心之所欲而戕賊其天性非大惑歟湖北頗閒無事自往來應接之外歲猶得自由者強半弟近處省城兩三月以來耳目鼻口俱非已用即有時作為文章亦多是隨世低昂之詞少有自見人便指以為狂目以為過豈此官與此情雖暫相遭而終不相得歟可笑可笑近也夫來能道兄之詳知兄頗無不快於此又近因長沙汪理問來任知會沙兄疾遇良醫已全愈此二事頗用為適馳神緬想猶一似長安對月時意與此外非世俗態則盡是世俗語言爾近寄一書奉念翁言不知何日不為微名所縛得訪翁於匡廬衡嶽之間出其平

生所聞以相印證盖直木不可使之曲遇相知者不覺一發其狂而吐露其真性如此也幸勿哂更一教之近山丈在此甚承相愛渠亦甚敬兄故托之寄候動履兄以履菴丈還去弟亦以此丈去均有離索之感奈何冗次草草未盡所欲吐伏惟尊亮

寄大洲趙公

恭惟門下學貫天人才兼文武乃當今所共推尊以為泰山北斗不獨我詞林之宗匠某也瞻依雖無自而嚮慕則有年矣私心切切亦不獨以門下為史館中之前輩而已也往甲寅乙卯間先師荆川翁時過金陵與門下相印證

所自得某時以憂制不得俱既而某以服闋赴京師則文旌又適南指矣機緣未偶每用為憾乃今幸承之大方請教有日其為私心喜慶當何如耶蓋此中山川古來稱勝得門下而益增其高深某此來亦惟以得覽此中山川與親就門下為生平之大快非佞語也今海內大人先生有關世道重輕者不過數人先師既不幸則門下與念菴諸公其責任當愈重矣望益自加愛數日即出嘉扁冗次草草未能脩吊奠之禮亦未能悉其中所欲吐尚容嗣音以請伏惟台亮

寄大洲趙公

某始叨轉貴省時於私心有三喜焉一為江山之秀可恣意登覽二為人才從古稱盛得相砥磨乃是平生最樂事其三則以有公在庶幾朝夕請教終身得有所依歸不徒差慰其疇昔之仰思已也履任以來奔走不暇佳山水雖多尚未得一從容寓目才賢雖不乏人然止以藝文相校未能有以教之雖然此尚有待也自公之被召則某欲時時面領教益如珠江之中與聞徹夕之談聆未可得矣悵快當何如悵快當何如雖然公非棄我者也曩幸得接手書數次中雖獎借之說過多然種種精論足發顓蒙即此已可為終身佩服之地矣矧尼氏之鍾懸以待叩本於來

者不拒乎此某所以雖奉違門墻而其私喜則猶有在也恭惟門下以天人經濟之學受君相深知茲行當晉陟上台鈞陶海內其被茲　簡命也殆亦遲轉之階爾俟之俟之今秋貴省士以才名入彀者信多然而冀北之馬猶不能無留良焉如宸器亦其一也趨庭之際望更令勉進以俟識者假限顧寬幸勿以考期在念冗沓中作此候狀語都無倫次伏惟台亮天遠更祈為　國為道自愛以慰瞻戀不宣

寄大洲趙公

[illegible]州兩三日追隨過承教諭殊啓聾音弟緣携家行不獲

遂紫巖之約自以領教緣尚淺不能無去後悔憾爾廣元
道中接得一邸報知　廟堂近有設施頗關世道否泰因
知門下紫巖之緣亦似頗淺而出世法恐未可即為世
間法也七子大義年載間若未能了事畢且以著述高手
與經綸老手暫更卷舒如何如何外承許作先子墓表此
則待大方一揮而就非七子義比幸勿一併推托途次耶
達下悰草草乞台亮

寄大洲趙公

其十數年思慕宮墻昨便經貴邑復為公冗所趣不得踵
門叩請方用為歎乃承　公枉駕遠郊徹宵賜教曩時惟

見　荊翁老師論至此亦惟領　荊翁老師教每至徹宵
忘疲令又幸而得此於　公真可為生平之一快矣所謂
珠江勝事其待以增價者當在僕不在　公也仍冗還省
既得　公真切翰教又所發差官書亦適至雙璧在手令
人執翫不能已已此已為莫大之賜矧又兼以珎貺遠將
耶感刻感刻　令器近覽所作學識與衆別真有　公之
家風初場稍令改就純雅清活即可望高發矣此與鄧生
手顏相同煩　公轉一督之兩駿當並馳千里也病冗中
先此附謝尚容辦誠申候外妻表弟鄭生梓書物自京師
寄到并附上草草統希亮不宣

寄余方池

仍仍出川猶憶大峨之上提挈賡和鏗然有餘響焉携妙
作妙深東行蒸觸炎暑伏白雪高調而忘其疲比持以入
洛則滿室照耀又恍若山顛放光時景也敬佩敬佩別來
駐劄河南郡城塵鞅拘牽大不似曩時興味然時一想及
門下之高則清風故人髣如相對頻覺塵襟一爽第高山
流水知音漸稀殊令人日夕耿耿爾令倩在陳留尚未及
一相通其該道守巡則已具道冰玉相輝之雅矣吏旋附
此一致仰思草草未悉所吐更容陳留翔便悉之伏惟台
亮外望峨及登峨諸作倘得一假松雪翁筆法刻之凌雲
白水兩處則為離當倚長松並稱高也不宣

寄陳松谷宮洗

某前月抵蓬陽丁郡守相見即問起居知門下連有子夏
氏之戚甚為不能堪於乎此某舊所嘗毒痛也計所遺即
不論単喪者庚子子女三人乙卯子三人乙卯長者九歲
經書能過誦十一而能把筆為文次兩人亦日記數十行
皆可人意而皆在旬日間夭之昨携一犬又殀喪千萬里
外某傷於虎多矣今用相慰翻變色增感焉久且難忘矧
公新罹此苦痛腸猶未定耶次郎聞已有鳳毛之奇路人
皆為公傷之某叨末誼更不待言也雖然亦嘗聞之矣先

師荆川翁昔曾以手書慰諭言欲為人所至不能為之事則必能堪人所至不能堪之情今猶未能勘破家魔也日自已於生死場中恐立脚不定終不免皺眉也公道能自覓誠不必以此為解然誼由天性一時或未即抑情故聊用作戲劇語爾然否然否春雷已動神物猶未飛騰在鄙念則殊安之蓋歸自萬里既得奉慰膝前又養成大受器業隨公行乃即接武玉堂此則是一跂適意事也咫尺相去以行役闗中未能瞻望顔色俟秋中由闗從舟走巴峽或可一傾倒諸所未盡統俟爾時悉之草草伏惟台亮不宣

寄任中齋

某自為童子時即知海内有翁既而得游荆翁老師之門每見稱數海内諸有道名公又稱翁不少置以是未及登覿先懷斗山之仰久矣蓋不徒以玉堂先輩始知依附門下也某無所聞知惟生平嚮慕有道門墻及注意佳山水亦自謂不後於人昨者承之名邦深以得望見道顔與一登峨嵋為此生之大慶今聞道從自遠來歸又方以校士稍暇登峨嵋亦且有日其為不孤此生喜當何如弟先師時已即世言及於此徒有嗜嗚流涕爾某曩昔家居之日亦以適遊五獄與先師相期不謂先師由世緣未斷後出而有薊門浙海之役某也待罪史館者三載洛塵滿衣每於馬上有深山之想而拘牽至此今見翁翛然於埃壒之表若將與異人者游乃知仙風道骨惟有宿世緣分者能得之而塵網中人徒碌碌為可恨也丞仰忽接手教深慰鄙悰時緣病新起未能一一裁布俟即日出貴郡時倘不見麾門墻尚容齋沐積誠以請爾不宣

寄熊南沙

僕自少小便知海内有南沙先生以文章道德名天下蓋昔借屈毘陵時毘陵之人不問賢愚小大能頌公休美而某之得聞於先師者則尤深且多也承乏大方得登高賢之門飲食之又與之上下其議論自慶良不淺矣乃復兩勤教札無以腆幣先施焉其又何以當之感謝感謝令器得公家學之傳自可遠到志在春秋其筆力亦頗相宜但恐三年間習之不熟爾經義信有五卷在第一生持去恐妨他生肄業也且即携以出川址未果呈上僕有再命或來春校士貴郡便持以相授爾先師語久藏篋中未有倫類容稍暇編次請教也不宣

寄黄梓谷

公昔乘五馬於雲間某時方童子也乃廡公仁恕之名久而愈彰我吳人至今猶稱黄公不少置兹幸承乏貴省則

又聞公寔講明心性之學而操行尤足以表正鄉閭蓋學有其實不徒取辦於口耳者夫古來諸史儒學傳中一得掛名焉則足以傳示不朽公今者其將兼有之乎捧誦來教雖多出過奬之言然因是而仰窺高明則有道之蘊亦一二可畧覩矣敬仰敬仰秋中按合州歲試寔擬取道遂寧一申造門請教之私不謂即以叨轉當去不遂所期奈何遷官而喜本常物之大情若某此去正自以職業之未盡舉為不滿也令器以公心取之升菴先生後人亦以公心留念乃某分義之常然而過煩長者齒及何敢當何敢當伻旋正冗未及悉所吐伏惟台慈照原之

寄周松崖

公立　朝為諍臣居鄉為賢士夫其發之於文章議論也又足為純然不雜之儒世泰更新則所賴以挽回世風者舍公將誰歸歟蒼生繫望久今適當拔茅之期未容安石終作東山主人也切俟切俟僕出川時冷生持大作見贈讀之皆有道奬許頗迂陋何以當此雖然某所以外補與公所以家居皆緣取嫉當路其氣味則亦稍相似矣豈執事者於此亦有取耶同心同道敢僭以白首相期更還附此一布懷念草草未悉所吐尚容嗣音乞尊亮不宣

寄毛青城

公抽簪謝卻塵鞅絕不談世間事其居鄉也亦絕不以一事干及有司惟與峨峨青城日相酬應真可謂離人而立於獨脫然於埃壒之表矣敬羨敬羨昨者以登峨之便獲奉道顏種種清論足興起人乃知此間既有此名山便當有公為名山主人山靈有托將待公而增其高又不但公能與此山爭高也逮次遂屈軒從登堂草草瞻拜又張樂設讌皆出殊數使我後進者何以當之正爾懷仰忽枉手書清惠對使發嘉殊貲行色兼奬借之太過益不知何以報稱於來日也伻旋附此布覆冗次草畧尚容嗣音以請伏惟為世道自愛念以副蒼生他日之望不宣

與王近山

古人之相與定交也有相視而笑莫有逆於心者弟以迂拙寡諧之人今來承諸公推心忘分吐露由衷每竊以為生平之私慶而公於弟尤似數數焉惟恐其惜之保之之有不周此其為感豈一語言所能盡耶見公平日心神之所措注時有憐才重義之雅如前歲浙中之張生與近日洪雅之陳生皆自公之一顧以空冀群將公亦眛以愛二生者愛及於弟弟於此意猶不敢當而不謂公之更有加於此二生也勞苦中每得公一字一言如夢者有以覺之韓退之所謂一噴一醒然者蓋在公誠意薰蒸既能透

入人之肝骨心膂而天地間自有一種靈機活物真可以使人鼓舞而不倦也佳章妙翰如出水芙蕖的的鮮明有一塵不染之妙而芬芳襲人處不待十里秋風乃始能得公才真似之矣弟愧凡弁俗品無以仰附孤標柰何即日已發為越雋諸生所留明日承嶽城丈許不牽挽駕一舟相送早即發矣初十日當抵敘州倘更賜傾倒尤弟不盡之私公言沉吟妙適必更有奇句見示弟積困之後既不能自適其適若又不能適公之適則當柰何差官還恃愛口占手草殊不成倫覆長者之禮幸千萬恕之不宣

答張養齋

其以迂踈得附僚寀之末時因公事相遭幸一聚晤每晤語使覺形神兩忘禮數可俱省也非以氣味偶幸有同所謂莫有逆於心焉故耶執事天資朴實入道有基加之家學相承姻友多助其以文章道德卓然名於時有自矣乃猶過自韜遜於鄙人燕石之投也謬以為隋珠夜光而留盻焉中間奬借語多使人愧不敢當惟是於贅華利祿之中悟其所謂真心者而存之又不以有心係詩文色相而於真性之動求一脫然有悟處此皆公之名言也敢請書紳從事期不負此心於將來又承教使求諸禹貢呂刑二篇更感更佩蓋財賦刑名誠是當今經濟之大者迂儒溺

於詞章而不通世務是以儒俗分而政學背尚矣自此教朕勉強一二稍有所聞知以為他日領教之地則執事之賜也來書把翫再三以聖賢精論發之以史漢格調不但可為名言蓋文彬彬名家矣當書諸冊時寘座右比韋絃馬其過奬處則更當因愧以生勉也途次龍潭羌落猶可中四十里程冒大雨山行水涉備嘗艱也兩日又阻留不得前殊可悶得手教頓為豁然昔人謂杜工部詩能愈瘧令兄書能撥悶乃知古今高手有對也來見種種清奇俱拜嘉矣使還附此致謝草草千萬亮之

寄陳洛南

別來旬日餘雖思尚不可堪過保閘而東也東道主甚少故人稍覺稀踈矣龍潭棲止荒踈猶可消遣弟自此至廣元途次兩如注山行似海濤泛漲水每每衝溢行者腰膝間與人行深水淖泥中幾有及溺之患而近縣數里則四山雲合清晝冥冥傍晚乃渡舟抵縣始得安全耳差吏李嘉禎因頌文選擇而使之之意且言丈預策北路之難再三囑之令盡心以效用此非元公偉度又最鍾愛其孰肯慮及此耶至感至感臨發適本司汪知事來見故托之一道鄙倧汪徽鄉人也其意以母老欲求一進表差遣便為省覲計度年表差人時丈央喬轉弟鄉人相遇萬里外不

欲直拒之亦久客惜人情之意耳事由門下知必能以錫類為心不待瑣瑣也西路尚有應酬無可呈覽容嗣音以請不宣

奉羅村李公啓

恭惟司空相望總憲臺尊柱石邦家採名材以身為則謀謨宗社居藩屏乃心在王休休緻吐握之風蹇蹇著賢勞之節百僚師帥四海具瞻某忝以同鄉叨為末吏未能脩謁本緣職守之久稽乃荷垂慈誤被恩光之曲照捫心感愧引領瞻依是用專布下忱敢代庭參之謝并將菲物少充觴祝之稱自知事體未諳無柰衷私難已仰祈鑒亮不任悚惶

鳳阿文集卷之九周南稿上目錄

太中丞梧岡陳公文集序
奉存翁老師六十壽序
遊華山記
遊嵩山記
遊王屋山記
重修伊洛書院記
鎮平奉國府祭田記
由洛入關記
議處孟津供應
議興伊洛水田
議防緝礦強
議輕減粮則
伊藩紀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侯官趙世顯校正

大中丞梧岡陳公文集序

猶今之人而目之曰是古人也斯必其人之可取者也觀今人之文而稱之曰是古文詞也斯必其文之可取者也夫均之人與文爾今何亟稱於古若是歟蓋嘗求之人之能為古者渾然若璞訥然若不能言其心與貌又純純然致一而不二也若今之人則多浮夸不情矣文之能為古者若璞中之有玉若訥中之有藏言焉心與貌致一而不

二言與行亦相副而不違也若今人之文則又多支蔓而不經矣夫人惟有取於古使居今而能為古人者有一言之幾於古焉人必稱之曰是古人之文也是文因人而重也文惟有取於古使今人而能為古文詞者有一行之幾於古焉人必又稱之曰是古文詞而其人亦庶幾於古人者也是人又因文而重也夫是二者交相取而交相為重若此使有人焉能為古人又能為古文詞也則人與文其不為兩有取而兩足為重矣乎雖然難矣顏淵閔冉之徒與子游子夏皆聖門高第弟子乃其以德行文學稱猶不能彼此兼有也矧他人哉然則人與文皆能為古也則是以顏淵閔冉之德行而兼乎游夏之文學也斯亦誠難矣是故重厚者少文不言者能躬行其以文相應於中外者未必能重厚而躬行也然則人與文兼能為古者雖古之人猶難之又矧今人哉又矧今人哉以某觀於大中丞梧岡陳公接其人若從絳侯萬石諸君者游讀其文則煥然中外相應之餘響也若公者其殆心乎顏淵閔冉之制行而又欲求升乎游夏之堂者歟公既以其人為文之本又嘗為某言曰吾平生頗好太史公文文始末從一意發不欲為支蔓語此則又公為文之法所以能為古人又能為古文詞也若公與文其當兩取於今而兩足為重矣乎於

戲其亦可謂難矣文若干卷某自督學出川而公適至川開府某既去公猶命某序之某重公之命雖既去猶為公序之若以臺司相臨而欲以是諛公既非公所取若以某嘗與公仲弟名甫同年舉而又欲以是私公則亦非某所以承公命之意也是為序

存翁老師六十壽序

古來為元公達人稱壽者當亦不少矣乃其文多不傳於今其嘗於藝苑中因文考意得可壽而壽者兩公焉一為司馬温公一為歐陽子方温公之居洛也天下莫不望以為相其相也又莫不冀其相而久也當時天子眷注之於

上賢士大夫翕然依歸之於下百姓則皆避道問安請留衛士見之則無不舉手加額外至夷狄之君長亦多問公起居因中國相司馬而勑其邊人無或生事於徼外夫合上下內外遠近而一其心同其詞此温公所以為壽於天下也若温公者其所謂望在天下則天下公祝之者歟歐陽子文章名天下其求士也每甚於士之求公當時出自公之門者皆極一時之選而蘇氏父子為最蘇氏子瞻為最子瞻感公知己每自敘其扳援受教之私以頌公休美於文字間者殆不一而足至推韓孟以配禹而又推歐陽子以比韓孟歐陽子之道蓋得子瞻而愈益尊則子瞻所

以壽歐公者多矣若歐公者其所謂恩在士人則士人以其情而私祝之者歟夫均之見祝於人也然或以人望歸之或以士心屬之在元公達人猶不能相兼以為盛也若是乃其道足以繫天下之望而恩足以得士心古人之所難兼以一人而兼有之也求之於今若少師存翁相公者真可謂其人矣翁有司馬公之望而又汲汲焉以歐公之得士為已責蓋自其晉學司成之日而已然而今則人望士心久乎而兩得之時也今年翁宴首司政本又九月廿日為翁六十誕辰舉四海九州之人以翁首相之始壽之始莫不欣欣然願致其祝而某也為翁癸丑所取士雖不敢望子瞻然於翁有文忠之私感焉故既為天下祝之又以其情而私祝之雖然其情則私其說非有私於翁也昔子瞻於宋既嘗因天下之公心本兒童走卒之知以稱温公而於文忠則獨致推尊之意而曰此非予言也天下之公言也然則某之為是言以祝翁也亦豈某一人之私言也哉夫某誠不敢為私言矣乃若未盡之言則有之夫古之人所謂立德立言立功此三者皆士君子所以能不朽而存者也其為壽孰大於是翁嘗舉三立之說以策士於南宮既本乎不朽而存者以發之今佐　聖天子以堯舜無為之治而遠邁成周有道之長則亦自其能不朽而存

者以贊襄之由此知翁文章事功所以表著於將來者當上追皋陶益稷之謨而比隆周召之相業殆不止如二公之所就其壽當亦以隆古上壽為期與　君咸休與天下同躋於仁壽之域又豈止如二公之所臻焉而已乎某既援二公之事以祝翁又以出於二公之上者申祝之蓋不敢為私言者乃某所以道翁之實而尚有未盡之言以俟祝翁於他日者則某未盡之私而終亦不敢為私言也

遊華山記

嘉靖壬戌予由西川學使轉河南之少叅以欲登華山也故不取他道歸而直從關中以入於潞時則孫淮海同年

督學關中意可仗為登華主人先以書相聞煩一力導之
行比經臨潼三原間則知淮海拘事體不獲出而遂次往
往與俗子相違意與稍為阻然終不可以已也於是寘家
眷於華陰之公館而與同郡吳膳慕汝山偕三四童僕以
往汝山盖川潘照磨罷官歸而予挈以行者時八月十一
日也先由與從至青柯坪道院中經希夷菴硤具衣冠拜
取其所蔵大頭顧觀焉果魁然與人異因作詩紀之而宿
道院中語道流欲登山諸道流皆聳而請曰數十年未見
有登者如學道孫河西按院耿皆一望而退倘有失罪在
某等此未敢輕易從命也知其堅不予可姑諾之而并衣

粮他僕從皆不携曰可則登否則已於是一道士隨予行
先試登玉皇閣次早則由回心石登百丈崖南天門二仙
橋雲臺峰次第而上道士曰可矣公看有神力而前路亦
略相似可矣可矣蓋予預辦窄袖短衫布鞋襪為登峻險
具身輕而心又素無恐怖必於登此道士所以驚而謂有
神力其實非有神力也少停憩而上車箱谷老君洞日月
崖金天三兀二洞蒼龍土地嶺總仙洞諸所經皆陡峻而
日月蒼龍崖嶺其所鑿石孔僅可容足半趾尤為陡甚於
是以足疲又暫停憩洞中洞有道人者來予前以無可供
[illegible]物愧予笑語從行僕於山中取野菜菔煮而食曰

此皆行糧皆汝地所有何謂無可供具耶是晚籍用茅宿
洞中之地上次早至玉女峰觀洗頭盆盆乃鑿之峰石上
着於地杜工部欲以仙人拄杖倒之要亦未親見而意想
當然爾於是又謁九天聖母祠北望仙人掌南望南高峯
而過雷神洞細辛坪又望朝元洞全真巖而上西峰頂馬
頂有石長二十餘丈濶一二丈許横亘山之頂巨靈神祠
在其傍不知巨靈為何神石似他来則不可以力致謂其
生與山相連則實不與山相連也詫異者良久因與汝山
坐石上一覽秦川為小盖真從来所窮觀極覽也於是下
從鎮嶽宮觀玉井井亦類人間者不甚大而十丈之花如

船之藕安所從寘此乎以此又知此乃寓言而未可以為
實然也觀訖則又還至總仙洞宿焉前此道人者取山蕎
作供予亦食之聽其籍用茅而仍與之同宿於地上出佩
囊所少有相遺贈道人忻然受且問予官署所在將於他
日者相造請也予笑而不荅遂下山予惟韓昌黎登此山
目眩而心悸不能下發狂慟哭至作書與家人訣煩一縣
令力乃縋而下得免焉予今所遭皆俗子倘如昌黎且不
免為所非笑安能得其力有攸濟乎然則昌黎之遇縣令
乃昌黎之幸予遇俗子而不至為所非笑則亦予之幸也
汝山與予既同下還憩青柯坪衆問而問曰某每經險[illegible]

恐公若不恐此山之下昌黎不能而公能敢問何也予應之曰是亦有說焉凡涉險當先忘險真能外形骸一高深胷中原無有險在比既在險也勿背山而面谿勿臨深而望遠勿為趑趄難進之態勿起恐懼將墜之思步步而移之不敢有濶步也念念而持之不敢有逸念也斯為濟險之道斯予所以能下此山也歟若昌黎始上宰相書後有妝骨瘴江之託於其姪湘既不免於富貴場中有所希覲而干請又不免於生死場中有所眩惑而頗惜宜其難於此山之下也後來與大顛等遊稍悟無生法忍當巳能一夷險齊死生矣惜不令於此時登華山也

遊嵩山記

嘉靖癸巳予自河南少參轉八閩學使五月之某日從洛啓行將抵家而後之任諸生者鄉貢士劉登庸李青等郡邑兩庠生高平李贄劉慎等童生張滄等二十餘人皆遠送相隨行過偃師辭不肯去遂相携為嵩少之遊時家弟寅亦適在先至少林寺邀諸生同午飯飯罷觀僧衆比鎗棍藝盖此寺之僧從來以勇藝聞前此洛河盜起白晝殺會手朱平於孫家灣嘗應募聽防勦盗息而罷遣者今來見故試之有遊僧小山之徒與大洲趙公素相善領趙上言小刈小止觀佛書知力不給也稍助而去去由佛殿八

堂堂後為立雪亭惠可受法達磨處予謂諸生曰昔楊中立游定夫雪時侍師門後儒巳稱盛事今惠可立達磨前雪沒腰猶不去視楊游事師禮殆過之以此知吾儒向道之勤反不如佛氏予立志之堅篤宜其接衣鉢真傳繼達磨初祖稱二祖而吾徒於師門授受未能盡得其要領坐此爾諸生皆曰然既而從西北上山二里許至達磨菴則見石壁上隱隱形見拭之而益顯盖達磨面壁迺九年之遺跡也予謂諸生曰精專之極石可貫形入焉達磨面壁石是巳吾徒曾有是乎倘果堅篤若而人精誠可貫金石於理容有之而惜乎皆不能然也諸生試相與共勉之諸

生又皆曰然既而又過會善寺觀元人李雪菴溥光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頗遒偉又上之則為嵩嶽祠祠在黃盖峰下此山磅礴而大若不似岱華之孤高而從下望則巍然於中土者惟此山為然古謂中嶽居四方之中山大而高曰嵩其稱五嶽之尊以此太少室東西相對峙以其下各有石室名而少室在山之西在寺之南列寺前若其屏障然其中閒有佳處唐李徵君渤號少室山人者嘗隱此初與諸生約銳然欲陟其巔窮其勝不陟不窮不巳也既而又以榛莽叢生路蒙翳難通予肩輿不能進諸生者亦疲憊而不能前而片雲從山洞時時出雨亦時時從半

巳上飄灑濕衣諸生並以艱於行來告予為少緣幸相與喟
然歎良久於是不得已逡巡下下至嵩陽觀觀亦已廢惟
二古栢漢封大次將軍者及唐李林甫觀記在爾登封劉
尹来見問上院中院與石堂山紫雲洞諸勝杳不知所在
又問啓母石第向渺茫間遙指示而云謊見淮南子謂為
塗山氏所化又怪誕而不足信據語及茲山多荒毀殊不
及岱華之峭而奇劉尹言西華自清柯坪上下有道流焚
修以守勝槩而東岱則香火閙天下其修造歲每有加於
前時茲地恨無名山主人所以不同若此相與喟然者又
良久是晚暨弟寅宿公館諸生者各取便宿外舍次早来

見邀共早飯飯後往觀周公所製觀星測影二臺臺新甃
土圭等製亦若新造者蓋皆近代物而倣原製時新之諸
生問於予洛邑天地之中果中否周禮稱茲地陰陽所和
風雨所時果和且時否予謂洛在天壤間槩華夷而言未
必中然中國之中也取四方道里均便於朝會之庆止貢
賦之輸將故成周定東都於此陰陽風雨本乎天未必此
地者獨和且時予駐此幾一年見其地得四時風氣為正
較之西北東南偏於風則勁氣濕熱稍不同而風雨亦稍
以有節序雖謂和且時亦未為不可也諸生又皆曰然且
別且請所以為教予即請以遊嵩少言吾人向道未必能
精專如達磨未必能堅篤如惠可倘果能然則由周公製
作求公之所以聖由嵩高誦嶽降之詩求申甫之所以賢
取諸志念當有餘措諸行事當亦無不逮於茲遊為不徒
於予言亦為無負矣諸生又皆曰然然以予力辭弄送也
乃拜而別因書以為遊嵩山記

遊王屋山記

嘉靖癸亥春正月某日予分守周南與分巡僉憲王西瀛
以伊藩事當有所請於撫臺石弁胡公公時出巡衛輝府
予兩人以賀正旦節為名同往見見後當由輕孟河陽渡
河還洛而以王屋山在望欲嘗一遊王屋即禹貢底柱析

城者是以山形如王者車蓋或又以山伏如屋而名闢其
中有佳處故欲遊而謀之於王丈丈忻然許可遂相携同
往云先經輝縣觀百泉詩所謂泉源在左是也一方池水
泛從地起其漚沱若星動而雲蒸出不竭上有書院又其
上則蘇門山孫登所嘯處邵康節先生安樂窩在焉窩中
塑有遺像予兩人登拜訖下乃各宿公館次早同往濟源
縣謁濟瀆祠祠之北有北海神殿殿前有池池之西又一
池中通焉蓋濟水所經流而其源則来自王屋之天壇伏
流百餘里至此乃復見流至溫縣之虢公臺入於河禹貢
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是也自此西南行四十餘里登秦

嶺過𨥁河堡又西南行二十里至陽臺宮宿宮在山南麓八仙岡上唐司馬承禎修煉之所而白雲道院乃在寥陽殿之東白雲者承禎道號也從此又下山行百餘步至烟蘿子祠烟蘿子者道士言晉天福間人於此得仙藥異麥餌而服遂辟穀而仙去今猶建祠祠之又五里許上紫微宮宮前有金書榜曰朝真門門內為天王殿榜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再又上一層曰通明殿中設昊天上帝之像又東北行三里許至南天門謁玉皇殿殿東有清風明月二臺皆巨石又行數十步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真君祠於是陟三級瑤臺臺東西二峰相望

東曰日精西曰月華蓋日月始出時其精華於此先見也既而下南天門一里許觀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濟水發源處瀛丈有詩先成予用其韻和而作所謂山陟天壇最高處池名太乙有靈源乾坤脉絡中條判日月精華亘古存者即此蓋天壇太乙日精月華指本山所有而言而中條之判乾坤脉絡則由西望而得之於所見者如此也是日下山瀛丈往河東見鹽院而予則經由清化鎮逕至河陽宿於驛次早乃渡黃河經孟津而西孟津父老皆攀車泣訴言縣苦供應之重複而煩劇予惻然憫之許為之處乃始去途次因思此行有當明辨者二有當處分者一蓋

太乙之為濟源與濟源廟之有神債皆惑之不可不辨而孟津之供應則民情之至苦不可不速為之處者也唐詩云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太乙為濟水之源從山上流而下信矣世傳析城之山井日氣於天落五斗峰化為濕雲自石竇中滴水降於池而為濟源予惟濕雲竇水所滴能幾而日氣時或不升則源且竭矣恐是天地之氣自下而上故水亦自下而上其從山頂出者淵淵不竭而然如所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必亦有所以然謂星宿海在崑崙山頂氣惟上升故水亦從而上行如此而非真有水從天上而來也惑之當辨者此也濟源廟之東池世傳能出物

以應人之求謂之神債此尤非東池與西池通水從西流而之東也物亦可從西泛而之東其所出之物皆布絹之類可浮於水面者則然而金銀重物則否其為布絹之出也先此春深夏月間有之而深秋冬月則否要是奸人者借神廟放債之名以取利闞闢有負而不償者今遂不復出以應人矣以為神怒而然不知神固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若是其貪又豈若是其昧乎惑之又當辨者此也孟津始瀕河而縣也使客過河無留理夫馬廩餼費協助他驛適可也今縣避河崩而徙向河以南者五十里使客過河而又經行五十里也勢必留而宿宿則無不供應理矣

縣寔困苦供應而又以供應費協助他所也能堪之乎民情之至苦不可不速為之處者此也予也遊玆山而於玆山所當辨者置之於不辨既非所以明理而解惑實承乏此地以好遊而於匿之失所者又漫不加之意也古稱遊而使民休者謂之何獨柰何不存諸心也哉為之記庶於剖千古之疑救一方之困因玆遊而兩有裨益云

重脩伊洛書院記

伊洛之有書院以祠宋諸大儒而與起其鄉人之子弟求以不忝於西鄒魯之稱也乃學憲吴君伯通因邵子安樂窩遺址於成化歳已亥檄有司改而為之其營建顛末載

諸憲副胡君謐記文備矣予始至洛即訪其地首造焉至則止頽然一宇僅存爾蓋即金元時所建九真觀故殿宇而用以為祠經洛水泛漲後其荒毀欲傾圯狀若不可以一日支也書院以闡揚儒教為名而仍用異端老氏之殿宇為先賢祠又塑像神主雜然混置於一堂之中若不可以一日而為訓也予目接而心慨良久因謀所以新之時分巡僉憲汾州王君文翰適行部過洛與給諫鄢君江陳君麟適家居僉以為是予於是乃始委官經度地因於舊第基垣築令稍崇固以防水患而良材堅甓之用其因於舊者約十而二三之間工費取諸義勸而罪輸力役徵諸顧募又取諸配發之囚徒在郵傳久者亦時予之食而一用其力焉蓋財不費公帑而役不及民是予所以興是役於洛也其制前為門中為奎聚堂又中為九先生祠後乃為安樂窩堂之前東西各有小房為間共二十有二門以内則建坊而扁曰周南小闕里蓋如前人記中語欲表其地果侔於闕里也役興於三月之初旬至五月終而告成事計諸所費共二百餘金而足前後不百日而訖工亦可謂用不浮而事易集矣祠故有曾齋許公主據舊碑刻所肖像止九先生而不及曾齋故去曾齋為九先生祠府東關故有九賢祠予以前郡守者得諸夢而為此也既為杳

冥難信而又兩祠主皆同故去東關祠而專奉今祠焉乃若殿撤而改為祠安主於堂歸塑像於窩俾各當其名實而可以訓又帖給傍近地以予邵氏子孫及黄冠一人者責之供居守掃除之職事俾可以久此皆稱諸鄉先達尚書孫公應奎等之教詔而予亦喜於從之者也六月吉旦予以祠成率官屬師生致祭安主而孫公等皆同予拜祠下且以記文屬之予予時已聞報轉閩省督學矣故既去猶記之記曰安樂窩之廢為九真觀也在金元無足論矣予獨詫夫觀復為窩又改而為書院殆將即其地以講明乎諸大儒之學與起其鄉人之子弟也而訖不聞有獄道

論德之訓以傳於今今所聞於昔者不過攻文詞取聲利如是而已爾夫文詞聲利之易於溺人甚矣書院之為教也而果止於是則何以賢於金元人之所為哉故予之新此於既毀也誠欲即其地以講明乎諸大儒之學而興起其鄉人之子弟不徒在乎攻文詞取聲利也祠適成而予且去矣是使我不得於此乎談道論德以與二三子者共成其志也於乎盛而衰衰而復盛斯地之氣運則然矣乃今適脩毀振衰之時而予志之不果成豈天意君有所靳而不予我也歟雖然氣運之盛衰由於數而人心之動也有機自予之欲為此也僚友則王君樂於助予鄉大夫士

之學而知道者則無不交口贊襄予以君子則畢用其誠以小人則爭效其力凡我府縣衛所諸君無不欣欣然共樂其成而二三子之從予游者亦無不鋭然欲窮伊洛之淵流而願為其入室弟子也夫人心之動也其機信若此乎其不可已也即丁運數式微之候猶將有以振起而挽回之矧今寔既毀復新衰極而盛之一遘會也歟予逆知洛人從是必有志於聖賢之門墻因伊洛之傳以遡洙泗心印真能不忝於西鄒魯之稱也故既經理祠事俾可以訓可以久矣又為著其說以貽鄉先生與其子弟與後來凡有事於洛者共相與勉焉於乎因建祠而感動人心於以講明乎諸大儒之學又因講明乎諸大儒之學也而益以感動乎人心使斯地斯祠可以常新而不毀也則是諸大儒之道既與伊洛三川而流行於無窮而祠之建也當亦與天壤而同久予雖去洛乃天意所以予我者良亦不為靳矣良亦不為靳矣凡先生位次舊以齒序首康節次濂溪次司馬公橫渠明道伊川次乃朱張呂三公今仍其舊而凡有勞於茲舉於法得書者並亦列其官爵名姓於碑之陰

鎮平奉國府祭田記

鎮平奉國府之有祭田蓋出自奉國崑崙公之遺志公元

配張淑人得請於　王遂成之其克終承先志欲以貽諸久不廢者則公適長子奉國中尉西亭君睦㮮也先是崑崙公欲以祖所遺產讓其諸父昆弟獨計地五頃餘密邇先墓者當存之為祭田然既盡所遺以克讓則又義不可復取矣於是以已私業如其數易之公疾且革猶屬張淑人不少置公之歿也淑人啓請於　王竟得請如公志而公冢子西亭君具其事請記於予予時忝汴藩以遷去方視學於八閩未有以應去年冬及今兩走使　京師請終前諾乃為記之予惟古昔大夫士以有田而祭在今則因祭而始或有田然今士大夫家祭有田者蓋少矣其在公

族人非貧不能為禮即富而不知禮者此於爭且不免焉矧讓歟矧讓歟夫刀錐必競人情也今麋萬金之產以讓地取頃之五於四十餘頃中即以為受讓者公祭之需猶義不取出所私有易之殆於讓之中尤有讓焉者非公心誠好禮其孰能為此噫嘻若公其可謂難矣夫以刀錐之必競也在丈夫猶然矧於婦人乃公配張淑人能必成公志公冢子西亭君能承所托不負又能因公義讓而興起盡出公所遺產萬餘金以歸諸弟君弟西園君睦棐為公幼子亦能推母所予宅二區還讓於其兄妻成夫之義子廣父之慈弟匹兄之美仁讓風起而禮義俗成於公一門

見之噫嘻若公一門其尤可謂難矣難矣嘗聞唐宋宗室中得以才自見以功業表著於時者代有其人公一門父子兄弟皆不忝前脩而西亭君文學行義尤表表卓絕足以自見於當世惜拘於制不得如古之人表著其功業然君能從母命以成父志又能感及其昆弟共成一門盛美非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者歟是舉也君將待予言以傳久故屢請而未已顧予言非可傳以久者雖然若因君父子之高義以托名於其間則庶幾其可久也地計五頃三十七畝五分在城東之白塔村西亭君以嫡長主祠墓事專承委托不得辭其用以相易地則城西二頃三十七畝五分高廟三頃如其數無多寡焉西亭君義槩聞海內他才美多可書今自祭田外不書書其重者并俟太史氏後將屢書而不一書爾

由洛入關記

予之分守周南也駐洛凡九月而叨轉憲使之副於入關仍督學五月接邸報當行矣為　伊藩處分事未竣撫臺胡石屏公書來再三留恐代者未知其要領屬驛傳劉羅陽帶管分巡河北守巡張瑞泉朱忠齋以勘事同寓洛咨詢議於予必得當乃聽予去兩粮道張公某當來代予者則遲其發恐至則予遂行難於強相留也予亦以地方事

勘議未定士民心皇皇不忍遽舍而去先發家眷行留旬日以去後所當預計事容開八款授三公乃六月某日發先一日啓　王辭謝成禮　王及其弟萬安皆有以醼俱餞別予所新搆伊洛書院中次日諸公及守巡三公又並燕餞於郊外府縣學諸君各分遠近送皆別去而張守守蒙携酒榼又私送三十里鄧亭中酒罷涕泗橫流拜於地不能起蓋感予請發罪囚寘臬司獄為遠其禍患借補逋欠以報部使者為免其論謫也洛城之百姓農工商賈以及技藝人多泣送於途次如傴僂以除盜孟津以寬恤其

民供應其父老並手執炷香後先叩送道傍致慼謝意諸生則日洛而送徒予遊嵩少觀測景臺春元劉登庸李貢生員高平李贄劉慎王汝漢司講邵方尤洙來必上孫光過張禎楊溫溶童生則洛陽之張滄孟津之張福等追隨二三百里再信宿而後別去過鄭州黃生通理者嘗及門授經者也將迎皆百里遠入省城則三司循例舉宴餞九三日左方伯趙安節公以子于敏等嘗為品評文藝率以及門修贄執弟子禮不得辭撫臺石屏胡公追感前時在洛同憂患為之泫然而西亭王孫則文學行義相向慕以居先宗正喪不能出而屢遣人邀過其所居再一談乃分袂

此君蓋真氣味相似非若他王孫僅能不俗而已也行時同鄉則李月山司訓周瑞泉藩幕尤繾綣過陳留其縣尹王克肖西川人方池余太史埒也為外翁致登峨清興卷予亦記以寓書為謝過歸德郡守羅雨岩癸丑同年前在御史臺嘗暫理馬政於我南畿留酌而宿次早行過此以往少有相知者矣抵真州以疲勞於車馬從所司覓一舟逕江直達於金山泊山下午飯飯畢乃渡京口時府中諸公多公出丹徒一令君頗俗氣遂不留晚即舟行抵邑寓邑父母愛泉李公也謁文廟相拜後并拜三庠師以火症作不能應賓客杜門養痾累三旬而後入鄉謁先祠會族衆姻友來頗方始而部札至則程期迫甚矣初擬告展限於部科不允則遂乞休致我族中長少偵知之坐於門強之啟行不得已乃遂携家眷就道過毘陵孫石雲自丹陽來送郡縣朱希桂楊少虛各相邀一赴之而乘晚即發次日玄卿唐丈操舟攜酌送至錫山界上錫山惟一會馬竹厓同年過吳門則直指陳文峰公在馬文峰公癸丑同年又閩人也其禮意極優隆既延款又操舟送至吳江界來裕泰陳玉泉諸丈以冗迫甚彼此僅一相拜而無錫長吳三令君禮甚倨蘇守設席相邀不待而竟撤送殊可笑事也自此皆不赴招行次武林浙省諸公皆不及相聞問推

關蔣使君蓉野招不赴惟座主畢松坡先生携酒於柳洲亭僅一往而撫臺趙劍門公遣禮來送直指張公某具書幣馳使者致殷勤意追及於富陽視關中所遣諸伻子迴然別過富陽江從行僕王文溺水死意興殊慘阻過此而東抵廣信又過此則遂為閩境矣

議處孟津供應

嘉靖癸亥春正月予分守周南見撫臺胡石屏公於衙裡從河陽渡河還洛孟津之父老攀予車泣且訴言縣苦過客供應而先以供應費協濟他驛適為重複而煩劇也縣令馮又力以為言予許為之處比至洛則移文方伯趙安

節公驛傳僉憲劉羅陽公煩掣回周南新安澠池等處諸協濟以甦孟津民困二公謂事已前定久皆不之許可予病之於是凡可以加意孟津者無不為之所盜有沒官賊如驢騾馬牛之類悉發縣令代民應過客而縣馬往解周南驛走遞者嘗為王府人所把持而抑勒每疋費及三四疋猶未已予戒王府人毋侵與該驛事侵與而或有違犯罪無赦而令孟津第解馬不復仍前解銀也每疋約餘馬金二三疋以此所餘之費即買馬供本縣走遞得餘馬凡十餘疋并發去驢騾馬牛約省孟津民費之半猶恐予去任後無有為之處者而民困終無以甦也於是自為文呈

兩臺後遇編審年永永不許協濟他驛遞預著為令兩臺皆報可既得兩臺報可也又移文藩司驛傳二公已不致仍前時漫然不留意民病庶可少瘳於是且聞報轉官去且著為議以告來者夫民猶子上人者其父母也一子受困憊而他子者力有餘能相濟又嘗領其惠當有以相償父母以為事前定靳不出一言相緻詔也於心何忍乎於心何忍乎兩公者之於孟津真猶父母視子困憊忍不出一言相緻詔令他子者復還其故物以相濟也後此遇編審之年有乎文及兩臺皆報可之令在又所還其故物也可以處倘猶然不為處則恐益甚矣予固知後來為方伯驛傳者必能以父母斯民為心必不至若是恐也故著為議如此

議興伊洛水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為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籟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為渠流入於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於伊洛

瀍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為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澂孫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於種旱穀憚於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於栽揷耘耔之方術也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興秔稻之利於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每苦糧重賦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予嘗為之請輊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歎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亦

之我蘇松猶為輕則爾即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為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亦稍致饒裕如永寧蒿縣也粮則稍重於輸將不為難亦何至強聒於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歟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與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為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為議以告後來者後來者倘有江南人繼予官於此舉予說而行焉其士民倘有因予說之在因後來者之主張於上試相與一為此也倘有成則予所著議不致為空言矣月望之日望之

議叻緝礦強

河南諸礦洞每為山西界長垣等縣群不逞渡黃河南來盜發而為之窩主勾引之者則我本界近山洞諸富民也事露每推委以為流來賊為此急捕之則散去緩之則且復來我官府中人利其有每為之耳目偵伺動靜以告而有司者多庸才致為所蒙蔽不察爾予視事周南盧氏監生鄭濟與父鄭道家有葛園王萬二洞其礦石煎銀最多而最有利雖經官府封閉每招致外界人私開取曾為府守吏皂所索詐時適鄭道死濟指人命告前所索詐吏皂于廳得其情罪吏皂而坐鄭濟戍邊多方營解不脫也因指示富民盜礦者以為戒於是礦盜始稍息云強盜首巴忠化王松者率其衆殺司捕朱平於偃師縣之孫家灣以報平緝獲其黨宋簡之仇恨時傳言盜揚旗振鼓於白日殺人勢張甚也聚而不散也撫臺石屏胡公檄予河南北及大梁三道同會兵進勦河北張瑞泉少參駐河陽大梁史覲吾僉憲駐汜水各領兵數百人相期約同行事予以為盜么麼爾業已散遁何用會兵為且會兵非奉　旨不可也於是單車按部偃鞏詞知神隄等處係盜藪而巴忠化之弟忠會實通賄典史劉相竄名在縣充司捕首以為忠化耳目予因期會史君蓼子峪鋪過神隄集保甲長點閱其鄉兵有名在籍而人亡者私記之故遣忠會令捕前盜徐邳間而忠會竟蒙蔽匿不往縣令紀文綸不知也予還縣即疏名懸賞捕籍在而人亡者又捕忠會於其家抵以法於是捕者前後至如所密授十常得八九焉計共獲真盜四十餘盜首王松自偃師巴忠化自大梁並緝獲而強盜亦從是遂息矣予惟礦盜從外界來然實地方之富民為之主於鄉如鄭道父子是也強盜從本界往然亦地方之奸黠為之耳目於官如巴忠會是也予治鄭濟而為礦盜主者懼予治巴忠會黜典史劉相而為強盜耳目於官者戒矣然則凡近礦洞富民當責令礦不開取礦開取

罪無赦九職捕司捕者當責令盜不生本界人有胃可疑往外界者坐以盜并地方保甲長容縱而不舉者坐以盜之黨並罪無赦若是庶礦強並永永息乎是為議

議輕減糧則

河南府地瘠而粮重與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汝南南陽二府地稍腴而粮額甚輕洛民孫繼忠號請丈地均粮久行下而無有當其事為之處者嘉靖癸亥甲子間安陽郭東野公由太宰居政府以河北三府粮重民困也言於撫臺蔡白石公公下藩司議粮不可減而折色之則例有重輕則可以通融筭派是在司計者左方伯與粮道二

公劑量而均節之也二公議河北三府悉予以輕折從郭公言而予所分守河南獨寘之於度外予為不能平移文兩公請如繼忠號丈地而均粮度不可則亦如河北例予輕折特在轉移間爾左方伯趙安節公始亦慨然許既而竟不之許也請再且三終不可予喟然發歎曰河南北均之

朝廷赤子河北有大老在位則其民盡蒙恩而河南獨否予之不才無論已洛有尚書孫東濲公在臺諫亦方有人不能為其民請命於院司蓋緣尚書公與司諫陳仁泉謝岷山兩君已家食其勢力不能動院司意兩侍御史一泉董李村又方居寢苫塊無有為之申理者而予外補綿薄之人欲以空文相強聒口舌爭所以不能見信於司計兩公予之過也於乎其民則何辜何不幸如此乎予且轉官去而心猶不能平猶以為予之歎於是復以繼忠號具文請於後撫臺石屏胡公時已為夏五之候前徵已過後徵未議及也固知無益於事第予心有不容已焉爾夫上人者於其民貴有一視之仁而不當以世情為薄厚自今院司諸公如行繼忠號則當均其重粮於汝南如照河北例則當以折色之輕者予河南而不當怨視之漫忽之稍有仁心有公心者决不致大有軒輕如前日允而竟不允如兩公也愚今者為議非敢形兩公之短將以告夫後來者庶幾因予言而動念或有裨益於我周南民困云

伊藩紀事

嘉靖壬戌予從西川學使轉而分守周南也途次聞有伊藩事當屬予處分而伊王者素強暴滛雲不遵奉 朝廷法紀前撫臺張公某論其諸不法遣官勘未結適南臺林侍御某又論其有不軌謀下撫按兩臺并勘處而予以分守當其地於是由川陝抵洛家屬即寄洛同驛札不如前此者有所畏避往往自致疑傅既履任朝見王知王多猜忌而剛愎最難於處而會典中諸儀節不可不敬守致令執以有詞也於是一一查照行長至節隨王行禮從即去

所佩珮以朝服見蓋於禮當然前此守巡公每吉服致相忤至是王謂其人曰翰林官能知禮如此既而王上疏言前此守巡每僭越不相能今姜某有禮而循分與之處甚相宜人有為予不安者曰王　主上所嗔而言與予相宜萬一加罪王呵及予則柰之何予應之曰臣人以心事主形迹何足拘此某所顧幸可行事後來當不致大相扞格也既而部札行兩臺兩臺行我守與巡兩道刻期拆毀違制墻垣宮殿刻期拿觧諸奸犯奉〻前旨當遠治者刻期勒還所占留房地子女刻期革護衛軍及摘發儀制司之剩丁一皆責成於予而分巡君西瀛王某者實駐汝時一来同事爾予以防走透當先城守而前時四面月城皆該府堆竹木資貿易致妨城門啓閉即府中人出入往来亦無由詗得其踪迹也於是出示驅逐其堆積若不知該府所為也者而每門布置操丁四十人每日分兩番稽出入凡府中人有所往必以報既而奉　朝命拆毀墻垣也忽一日滿城人皆驚亂傳言伊府謀反城中男婦走而出如流水不可禁衛掌印指揮陳邦裕踰垣入請予亦暫避予不可且有以諭曉之曰成則為王陽明敗則為孫忠烈公許忠節公是吾今日事汝有城守責任柰何謬迷不省悟如此邦裕叩請言已諭生死當唯命又詗知該府寔無此

中人自驚亂如此爾令邦裕召督捕指揮蔣易元偕来同縛致長身偉貌首先呼噪四人枷於四城門令招致男婦出走者令傳吾言城中本無他何故紛紛乃爾於是衆皆返訖無事令人邀請分巡君午飯署中同過陳矩軒大叅石毅菴憲副二君二君從兩臺同勘事來洛者因拉以同見兩臺致慰安意先詣撫臺撫臺猶鎮定若不為之動次見直指公直指公則不勝恐以消弭防禦之責獨委之予一人而不及分巡也予因請所貯贖鍰備緩急需槩然許萬金予應曰果得萬金為備即可以驅人於死防此何有且別而出見此公意猶恐恐恐為彼中所窺而知有無頼生詹恩者為彼中耳目日偵探直指公之門動書片紙字相報聞予請公擒之公令擒以送於予予令司捕者并擒偵探我一生李羙並坐戍衆危疑乃稍定次早謁王并致慰安意兩臺者皆難予此一往固止之蓋亦其善意而不知此一往不可無無則猜嫌生儀恐難於行事也既相見慰問畢王言翟家庄百姓故造此譸張之言以相陷害予曰恐無此萬一有之王不可不自省蓋由府中人素生事肆害害其人懐怨久不可解乘此欲相傾害未可知此亦王府人之過也王又言翟生等一何偏均之罪人外官釋不問如指揮温如玉例得優假也而獨於我府中人

持之急予言温犯罪由從王擅出城非大故且比時護衛
在猶王府職官也時華典膳誠夫方執役於左右予指之
曰此亦非　欽依罪犯乎王必以其等偏請令華隨其出
與温一同逮繫爾蓋華其所最愛知必不忍也故設為難
如此王果詞屈予又以墻垣拆且半其人出入無忌難呵
禁正私心自計慮而王以外人窺見其家室欲予為處外
護予謂長史司移文來即請於兩臺為處軍民兵每面各
與二百名委官分領防守彼意防外窺内吾則防其内之
逸於外也予又謂　朝旨督責我輩急欲還所侵地於民
而土堆積不可丈意毛必請夫車代運土而王果以為請

予由是檄取嵩盧兩縣毛兵二百名駕車以運土實亦防
其人當發汝州安置者匿不肯出欲乘其出而驅發之也
而坐委千户高冠顧麃兩人者領其事此兩人蓋有餘之
将日運土寄令司詗察夜則留土車中攔塞各街巷口而
即令毛兵執器械宿車下蓋柵門故為該府所拆毁使其
人黄夜出入於彼便於我士民甚不便令為此異防前此
者之驚亂且安士大夫與彼中有嫌怨如王給舍温少叅
等家寢處之憂危也方滿城驚亂睹予自分必不免寘家
屬一室自為院落者扃其門令一二綱紀僕守於外而予
則身處公庭策應蓋死生以之矣事既定予又惟事當防

未然豈可坐致踈虞若前此草草塞責蓋身家安然後外
患可禦也於是計築高臺於署中寘家屬其上而予則修
砌西城樓身處其間接官屬發文移以便行事而城垣之
堅固庶亦可恃無恐也築三日夜而臺成高計一丈八尺
拆花前小廳事三楹造於臺之上周遭設女墻若城垛不
為階級而用長梯上下上訖則抽去携置薪水几爨具畧
備於是寘家屬而予則時有往來焉每漏下二三鼓即乘
馬出巡王城四面諸夜巡員役而臺下則守以洛陽孟津
民兵共百人孟津者蓋感恩赴義而來者時則西城樓修
砌亦完固備不虞登而居以行事即據以為固而後不果

用也兩臺所委重陳石兩君者已勘成獄詞且疏聞始令
予守巡兩人知予以為坐太輕恐不中律例難覆行而撫
公不可蓋畏該府勢不敢也第屬予上記首揆徐公乞主
張驅發事予如公言作一書轉達去請　廟堂之上早賜
決斷而寄示施行焉庶早全河洛三川百萬人之生命疏
發訖兩臺及陳石兩君還汴分巡君亦還汝而以一切當
防範責之予予恐　旨下有驅發不可不逆慮不可不預
為處也於是寄與陳指揮邦裕謀製造四方顏色大旗大
者給憲票受投散字為四旗幹置衙中備臨時照方色竪
以散遣群不遲又為小木牌五百餘面上書能投散即重

辟許未滅計托王所親信華典膳臨時發蓋分巡君置華
於獄而其妻告出城避禍予許而為之問舍館於偃師安
置之實則羈置之將因以用其夫於後来也聞王宮尚千
人各執兵守門禁備衛突尚似有可虞王每醉中囈語即
發高墻亦當殺十數人快心於平昔所仇恨其亂心尚似
未已於是密囑高縊頓廉兩千戶因會運安端禮門伺察
宮中動靜於其人恐之以事機之危急譬曉之以禍福利
害之猶可轉移雖其人之心而內豎齊某者其所用事人
亦　欲依罪犯所當發而蔽匿王宮者也齊私懇兩千戶
輸誠款欲效勞於我以祈免且許送出被禁錮三儀賓許

永年淄溱郭一桂予佯不然也而實心許之謂府中人欲
脫罪而免禍吾自有榜文示　朝廷曠蕩不殺恩若謂私
相結納則不可兩人達吾意於齊齊果送出三儀賓於某
月夜予乘夜送嵩縣令縣尹郭嵩為居停主館敎之待信
票取用乃可遣毋令得逸也蓋前此分巡君以王曾縛三
草人書　今上與　裕　景二王名射之詈之謂藩王獨
得繼大位時從事於詛呪儀賓知而言於人故被禁錮分
巡君欲釋華典膳出獄抵三人者免禁錮實欲奏聞其前
事而被王援會典為詞謂儀賓非所當與也因大肆怨詈
馬笞因三人出而遣良醫郭泰来請也予亦援會典為詞

以為儀賓原不屬我我安能知之彼知拂吾意事機且發
而禍亦且不可測也此如庖丁解牛既有以中肯窾而批
其郤又以華典膳家屬被吾羈置偃師華亦心歸我不復
顧彼矣而漸使其黨心離又以犯重辟承奉桒全趙用等
百餘人皆解送滎陽就撫臺審發轉禁省城之臬司剪去
其黨與而該府校餘裴天祿等嘗橫詈府官張某蔣某者
擒捕得立致死其所最洩恨許都閫廉李指揮夢孫等皆
出之獄相繼效用於我每月操練軍民兵賞令精習射藝
時或耀武揚兵馬以奪其魄渠恐將来有事勢已孤無復
能為也於是始知懼予又虞其懼則生計或如徽藩之逃

或又激生他變也於是預有以防之四面月城之內每夜
宿以捺丁每門五十人門內外皆鏁鏁鑰吾自掌之關廂
外委官率民兵隨地方為防守河南北兩涯凡可入京之
路隨地方置番緝為隄備此不得往彼即来亦預令所司
者置於獄即京報彼亦不得聞而於罪犯之當拘攝者令
勿捕移文長史司請於王自解發庶亦可免朴責以全該
府之體面洛民有報復王人者必禁戒有投匿名文攻發
該府陰私者必罪如律庶又有以安其心既而勘疏下禮
部部議果以所擬輕難於即驅發下兩臺令更勘而撫臺
不喻輙以推廣　聖恩諭安人心出榜曉諭令揭示洛城

中予以爲若然則王且即恣肆洛城之民又被毒害猶前
矣於是命火之而王果来請荅以初無有乃已蓋予處分
該府事業已有成畫定筴而首揆徐公恐吾不能辦遷轉
八閩學使欲以脫吾於危地王聞予當去也即且萌報復
念於城内外之士民其士民聞予當去心恐恐咸懷畏撫
臺相留爲善後之策故遲代予者不之遣而先遣河北守
巡張瑞泉朱忠齋兩君以勘事来驛傳劉羅陽以分巡君
被論去来相代仍託三君者固留予不即聽予去予亦不
忍遽捨去周南士民而思以爲之所先發家屬就道予爲
留者決旬餘比將行猶循例朝辭王王設宴於酬勸間深

感歎且云先生可謂美玉無瑕使早得先生来當不致此
先生爲人端潔而平恕於已無失而於人無過求前此者
萬不如蓋前此者嘗受其餽贈事又不爲之處比餽我金
寶書筴中又貽我酒二尊謂王自用之美醞幸勿轉送人
此其中亦必有物在予並令高顧兩千户面送還至於千
秋冬年三大節例有賀亦每有所荅於故事不得辭嘗受
數帑一琹琹以轉送方古田同年方其内親帑發洛陽縣
易價共計十餘金轉發照府孫善繼經衛李元領修萬安
山下范文正公墓上之享堂工完仍移文長史司咨王知
謂移此以修先賢祠墓勝我領惠多矣王以此知予從来

無所染故中心服其曰美玉無瑕蓋亦其中心語也張朱
劉三君者以撫公意時来請所以善後予於是列八欵緘
爲帙者三焉於三君郊餞時手相授受訖乃分袂八欵者
一校尉正丁其關来人數皆平昔助之爲悪者也宜擇有
身家願良善者坐定六百名與之庶不致仍前生事矣一
樂工查係民樂爲所強留者皆宜革一　欽依罪犯前招
内尚有九十九名未鮮第宜移文催取不宜遣人勾攝若
占恡　明旨固森然在也一婦女原退未盡者但行原委
王節推拘各親面審的乃發還庶不受其欺誑一侵占官
民地基須兩臺親臨委官逐一查給方可不然徒有受地

虛名耳一四面巡蕭墻防地方守城門各員役雖爲農事
暫掣者三之二其運土夫車數雖甚少然俱不可輕動也
一千户碩厰甚老成有心計九該府出入人宜悉委查緝
一九前所委官恐王報復人懷懼而都司許應指揮溫如
玉李夢孫生員李矩皆其所最仇恨宜加意保全八欵之
外如三儀賓寄居嵩縣者尚彼仍前強不率難爲勘處則
縱之諸　闕奏發其往事方色大旗仍專託陳邦裕主之
保無負撫公及予所作二書稿并小牌五百餘面後或奉
旨驅發時專責成華典膳轉呈遍而給散華妻已質當能
制其命當不致爲私恩懷貳心也予且行且思　國家有

此一大事嘗欲身殉其急又嘗身任其憂勞與有所報效首揆公恐予力不能辦遂轉去是爲愛我者然非知我者也事關　國虞民患後來者當有以處此不可不記故記之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周南稿下目錄

蜀府左長史芝山李君墓誌銘

修范文正公祠堂祭文

伊洛書院成祭九先生文

洛中三先生祠成祭文

修改賈太傅祠祭文

祭封君靜泉郭翁

祭兵部尚書鳳泉王公

奉存翁老師書　論治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寄羅念菴先生　論出處

寄石麓李公

寄余方池太史

寄陳洛南

寄孫淮海

寄孫淮海

寄孫淮海

寄孫淮海

寄胡廬山
寄周鶴皋
寄王方麓
寄陳近衡
寄徐龍灣
寄李少莊
寄趙安節
寄傅鄜菴
寄默齋許老先生
謝洛中士夫
與劉子重茂才　論學攻
寄耿楚侗
寄趙大洲公
上胡石坪撫院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　周南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晉江周良寅校正

蜀府左長史芝山李君墓誌銘

蜀府左長史芝山李君卒之明年其子四川成都府學生令改山西平陽府曲沃縣學生承顏予所督學時門人也持從兄少泉侍御狀詣洛請銘予惟君與予相與於蓉城錦江之上者逾年其人予所雅重諸子承順承志及子婿因生鵬始亦以寄籍成都為諸生與承顏皆予所與進而侍御君言又予所信也銘其可辭哉銘其可辭哉按狀君諱鈞字季和芝山其別號也世家曲沃之南莊莊去縣二十里界在喬山汾河間蓋靈秀攸所鍾云曾大考諱齡大考諱禎皆不仕考諱浩登甲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太保謚莊簡莊簡以其官得贈祖若考並為兵部侍郎而生子三人長鏞即侍御君父以進士仕至應天府府丞次鏜又次即君也君以莊簡征流賊功蔭授南京詹事府主簿未幾陞當道意出為陝西延安府神木縣知縣在縣九幾年用言者薦陞太僕寺寺丞居無何念莊簡公家居而秦晉地相接壤於迎養頗便乃陳情乞為秦府右長史已而陞左嘉靖丁亥丁莊簡憂去至癸卯服闕乃復除今官

爲初君以宫詹居留都年少爾而江左之豪傑多樂與之游盖蔚然有清華望然君則持已謙與人恭不自有其有也故時譽益歸之神木絶在西北徼與韃虜隣而邑無有六曹椽供事其軍民多流徙里老多不謁見長官徒以邑名實視鄉邨保聚等爾而逋欠積累歲不得以時上輸君爲令長故閥閲子也然能以身勞来未幾而六曹咸復其役流徙者還逋者樂於輸將盖駸駸然與内郡邑同風矣由是薦君者章十三上乃始就徴於天官徴既至部擬授君乾州守士論譁然不平有登吏部堂而訟言直君者卒得白授太僕丞其見推公道類如此君爲太僕輒能於太僕及先後爲秦蜀王相則又輒能於王相職事所至得王者心皆有褒揚語而在蜀爲尤尤爲久而且安皆一時人所難能也君生平能忠信不欺與人交最能久又性好施不爲子孫羸餘計以是交將半海内而家無餘貲其才足以大用於世而實行能副之恂恂氣貌視若無有然叩其中裕如也以陸沉王門久多掩其長不自見睨所可見者惟工音律善詞賦及精絶於丹青數事爾所著有詩若干卷藏於家君生爲某年某月某日以嘉靖壬戌秋八月二十六日卒於蜀享年六十有三娶張氏封安人先公三十年卒繼娶吕氏阮氏子四人承順承顏承欵承志承順娶同邑魏淵女餘皆未婚女六人長所歸即因生鶴餘亦皆未嫁聘承順等卜以今年十月某日葬君於祖塋之次而予爲之銘銘曰才本用世掩於王門貌入丹青久而常存有善在身貽諸子孫厥後之昌可徵於斯言

修范文正公祠堂祭文

惟公後樂先憂布衣公輔忠義一生流風千古我来駐洛敬葺公祠鄉邦景行依歸在斯

伊洛書院成祭九先生文　濂溪周先生　明道程先生　晦菴朱先生　涑水司馬先生　伊川程先生　南軒張先生　横渠張先生　康節邵先生　東萊呂先生

惟安樂窩康節居之張程司馬往来于斯上遡濂溪下及晦翁南軒東萊道脉相通千載淵流一堂師友洙泗並傳

河洛同久敬葺此祠以時瞻仰永祈尊靈佑啓吾黨

洛中三先生祠成祭文　閑客齋　白虚齋　劉將菴

於惟講習河汾淵源伊洛復性無忝明極有作或歷烏臺或居黄閣督學秉鈞勲名超卓惟此洛中同時三公往哲稱盛来學取衷承先啓後伊誰之功庶其鑒之以傳無窮

修改賈太傅祠祭文

惟先生本仁義追論秦於既往明經制欲防漢之未然輕去就同先生識超於感鵩之有作視孔孟爲用舍道存乎吊湘之命篇使漢庭而果欲興禮樂也則方有取於君之少年柰何其以通達治體之才而竟止於一席之徙前也

那井也因官來沿改葺君祠廟貌重新亦以一寄乎憐思
而已

祭封君靜泉郭翁

惟翁　聖世黎獻中州典刑稟天完德[illegible]嶽上靈散成於
義方足追蜀三陳之庭訓德徵於謹厚不減漢萬石之家
聲乃冢宰公寔惟宸器侍從銓衡華要無二惟翁山居濳
馬諳世門罕有雜沓之賓家若無顯赫之勢辛酉以來仕
路廓然公以清德承翁志先晉鼠跡升泰茅茹連翁寔媞
之以順天年風清世熙自公轉移四[illegible]河頌公曰為翁施頤
翁壽康以慰公思久公在　朝仰裨　明時去歲壬戌翁

壽七旬九月之初為翁誕辰觴祝未幾方擬燕言之繼訛
訃使言旋豈謂哀訃之遽聞於乎仁者壽而善百祥於天
道為甚邇矧陰德之在人庶遐福之伊始是何天之速奪
乎善仁翁竟以一疾而弗起使公也因翁之戚而去天曹
將誰寶佐乎　天子也耶某也以撫孝在醒庭荷栽培之
良久雖叨恭乎汴藩尚有拘於官守始焉未能以捧觴而
瞳翁之門今茲不獲以聞訃而撫翁之柩兩為公而銜情
殊使我以心疚束帛辦香儒官是將未償壽觴竟持奠章
陳牲於俎酌醴於觴欲一拜而無伏於云往徒九廻而如
結於衷腸蓋既緣元公之以憂而去上為　聖天子增當

宁之歎息又自惟門生之感恩而無以報也下為吾座主
致終天之傷尚饗

祭兵部尚書鳳泉王公

惟公伊瀍閒氣嵩少精英鄉閭著榮邦國儀刑始以中秘
儲材而出撫邊陲也既能以文事而兼長乎武事繼自外
臺督學而累官少宰也又嘗自文衡而晋貳乎銓衡南省
崇資雖欲投閑於皓首東山堅卧未容失望於蒼生乃申
帝簡乃卜人情仍掌戎政仍為武卿　九重眷倚方殷咸
佇覩休祉之駢集而一疾請告未幾又詎知夫大命之遽
傾於戲官至宮孤不為不懋年近古稀不為不壽歿歷久

之施既云究謀猷孔多志亦云售黃門銀臺烽烽華胄輝
映後先閥閱稱右襄毅之褒因行以授似公勲名其亦足
以不朽乎某也庶常與選叨追仙館之蹤某也宸器同升
辱在通家之後方以居是邦也均得事其賢者為幸而乃
老成云亡竟不獲遂茲緣於良覿一觴之舉蕪詞為侑非
及我私亦仰為　國家致傷於耆舊而已尚饗

奉存翁老師　諭帖

今天下賴相公主張　國是上佐　聖天子熙邪崇正抑
競獎恬芑萓之風遂息忠諫之門大開此豈非千古一時
世道之一大快也哉欣慶欣慶雖然竊有說焉人之寀邪

感觸於腠理蒸而為熱症者法當汗汗則必用麻黃桂枝以表發之然後寒邪散而腠理不病邪毒鬱結於臟腑積而患滯下者法當下下則必用芒硝大黃以推盪之然後邪毒解而臟腑獲安何者不一表發則寒邪無由散不一推盪則邪毒無由解故也夫祛邪治病之方在今誠不可少矣然或但以祛邪治病為功而不知有和中養元之術則夫推盪表發之不已也將不為腹心元氣之損矣乎今者祛邪治病之方既已用之而輒效矣獨所謂和中養元者其說蓋嘗試一用之而猶似未盡用也某觀近日邸報見臺省章中有正人而目以為邪公心而指以為私者亦

或有摘數苛細等於吹毛斥及往事無異所謂追放豚者此在　廟堂之上亦既有以辦別之禁戒之矣至如功有足以贖罪者非量從末減之條恐無以為效死宣力之勸過未至於太甚者非少弘包荒之度恐無以示自新改轍之由蓋風寒邪毒之治固以汗下為功而汗之下之之忌於過則亦所以為腹心元氣慮而非謂風寒邪毒之不必治也夫誠汗之下之而不過矣使汗下之後而無道以處之又可乎某聞良醫治疾有瀉以為正治法亦有瀉而兼補以為從治法者則汗下之後固當亟用參苓白朮以佐麻黃桂枝芒硝大黃之功而參苓白朮則固非藥籠

能盡蓄在醫師尤不可不旁求者也今閒有負海內重望而養高山林若將終焉者有嘗批鱗效忠[illegible]戍謫而九死不回者有因事詿誤閑居久則涵養滋深經歷多則堅忍必熟而其人有足為世用者其次亦有清潔好脩不慕榮進而以其身為一鄉一邑之重者此非猶醫家之有參苓白朮在於藥籠之外而足為和中養元之助者乎夫祛邪治病之後瀉固不可不補若從補而不求所以補亦非所謂和中養元之道也今　朝廷於相公方專有腹心元氣之托則汗下之後瀉而兼補又廣求所以補者或亦急治其標緩治其本所當兼用而不可偏者也夫恕以待物

則中人可因過以勉脩廣於求才則賢者得乘時以效用狂瞽之說惟相公留意焉某久叨養育每聞　廟堂有處分恰當事知相公用意獨深而又樂觀　聖朝治化之成欲少有裨補而無由也故不自知其迂而僭布之某瞻望台階不勝悚息謹啓

附啓前者所獻壽文既為翁所不納矣今猶錄一別楮號進於左右蓋翁所不納者言過其實者也若鄙作則自謂頗能得翁之真又因以司馬相公為說而并欲以其變更之太驟者啓翁一試思之則所謂皐夔益稷周召之作用未必不即此而存和中養元之術亦未必不即此而得此

其所以又冐進其說於門下也辦吏郭宗堯過洛時蒙翁
須賜教札深以地方事為念其佩服感背不敢畧刻有違
兹因閱鄉縣典史魏朝相来便敬用稟覆代申叩私餘不具

奉存翁老師

某外補未及兩年即有中州少条之擢知門下惘念踪跡
孤遠有此量移感激之私何可云諭初聞往札河北之糧
縣寄遞官墻頗便遣人代祝華誕故先憑限三月而早赴
任比至則知往札乃洛陽也此地有伊府雖素號難處然
粮雖亦素稱難完然苟積誠守正搆節催徵當或漸有次
第但山西之夏縣近開礦穴未塞而本道地方去此止隔

越一河永寧宜陽盧氏嵩縣等處頑民素有盗礦風而沿
河一帶如新安陝州州縣往往媾搆而窩匿之恐成激變
故臺檄交下責之守巡用兵勦之則未必濟事撫之則見
利之徒未必肯從某竊以為此輩但可潛消不宜激處昨
已携家出居洛城冀便往来督率躬親拊循以圖末效第
用兵勦除之策非書生所長未知何以善其後耳伏望師
翁於廟堂之上指授方畧終始成全之如何去圖史而親
案牘雖儒生而課俗吏此亦經濟之學所當講求即費心
力何敢辭勞至於生平所未諳者則不敢嘗試而輕為之
不能不有望於門下開其愚而教其所未逮也不宣

奉存翁老師

某鄉也誦法老師翁江浙餘教而須布之於岷峨錦江之
間雖以迂劣寡昧未為趨趨步步以肖似師門作用之妙
然波緒所承在三巴人士亦似蒸蒸然有感動興起之一
機矣乃今洛城之事至大且難而其於政體事機又多有
[illegible]跡未經練習處緣是晨夕不寧深以不克擔當為懼既
而又竊思我師翁於十數年間身處疑通幾見中傷乃深
思密運圓智旁行寔能使保身之哲與持身之正兩相得
而兩不背馳焉此雖門下生由閒值養自夙成正惟弟子
所不能學而亦不敢不學焉者旬月以来憂思計畫事求

不失誦法初志章稍就條緒今亦漸覺有成緒矣第恐人
衆日久息心遂生雖於撫字激發之際亦嘗默以訧道使
之然須　廟堂早賜斷决寄示施行庶為當機而不失也
前者撫院差人還報聞以一不肖之身曲荷慈念感激不
勝兹於董侍御兄来便敬布鄙私其瞻望宮墻日增戀慕
伏惟為道自重為　社稷蒼生自愛以仰贊清平悠久之
盛治而俯慰四海九州屬望之心不宣

奉存翁老師

附啓此間一方塗炭萬姓倒懸久矣若不從前此科条部
覆之說照依鈞陽驅發事例處分則將来報復之慘必有

不可言者前此人傳彼府謀逆滿城逃竄而出者若流水之就下而不能禁止比時因共處城中又百無一備故有徐圖萬全之請盖爲一城生靈計也今照撫臺區晝日以運土巡緝爲名調集夫車密行防範已久仰仗廟堂主張於校尉樂工俱有限制奉此得以揭示招散而其黨從是似漸有携貳心矣此正可以斷决時也董兄到時恐猶未處故敢有此吐露伏惟慈亮

寄羅念菴先生 論出處

曩也寓川時時以往来人便猶得一起居門下承公不棄亦時時惠義訓言令遂杳然矣柰何故某自量移以来每有私論曩外補時人多惜某遠去乃某則以名山川獲遂勝遊兼得與公相通自謂有如許清適令自遠量移且在中州矣乃某則又以奔走風塵中且經年不得一領道論反不覺有如許俗冗態也令弟尊兄在劒門緜州郡所遣皆俗子遂少相知某徬徬出川跂望不得一再晤殊用悵然昨書吏還曾寄一柬竟未知得達否也今世道頗似嚮日披茅成泰須得海内大賢爲之領袖而養高林泉在此時則恐是第二義爾盖聖賢之學以用世爲先以忘世爲戒此等處在老先生必自有見矣但傳者言終歲棲止一樓不復肯下不知中間作用之妙何居在叨愛如某者不

能不疑而稍有請也今天下如一大舟漂流於瀚海之上妖風怪浪一時俱稍稍向息舟可行矣然舵師尚似少人又如人患滯下疾者用大黄芒硝下之且再三矣然未有參苓白朮以補養元氣蜞人必遂㞃羸若公者固今之所謂操舟之舵師補養元氣之參苓與白朮也公於此時柰何猶棲止一樓不思一應天下之求也歟雖然天下尚未聞有求公者在公自處則然矣萬一於公有求焉公何忍以舵師之良坐視大舟之漂流而莫或一操之又何忍有補養元氣之具乃坐視天下之元氣日就耗損而不一補養之歟某以爲世苟欲致唐虞使不得皐陶稷契以共成

濟濟之風則終是三代以下家數爾令天下果欲致唐虞盛治當必不能舍公而他求公素以聖賢自期恃恐亦不當自處於沮溺丈人之間以爲高也某雖晚生然恃公道義一脈故敢僭言之世尚未聞求公公心事亦未必爾也而某心則誠切切故又敢預言之楊斷事人還便附此致候意風便幸不吝一通教音不宣

寄石鹿李公

某無似始爲未授官之初既蒙公引進而培植之既而外補之日又蒙公矜憫而思有以保全之某之常以疾而杜門又嘗養疾於郊外也人或指以爲惰公獨取其避喧以

進業人或又搆以為非公又獨明其為違俗而遭謗夫世
之有求於公與能為公報者亦多矣某未嘗於公有求公
又明知某之無能為報也乃不於彼乎屬意而於某孤寒
無與之人獨惓惓焉蓋聞古有吐哺握髮而身下白屋之
士皇皇焉若不及者其天性然也公非所謂其人歟公於
某其知我之深殆真與生我者等而公之立心則又非獨
異於今之人其真無愧於古之大臣矣月初得邸報恭聞
晉貳宗伯視篆玉堂在 聖天子既為倚毘得人而某也
亦幸依歸有地蓋為天下賀又於某一人有私喜焉是用
專遣家丁代申鄙悃不腆之幣亦少將敬私而已殊愧不

能為禮也不宣

寄余方池太史

新歲承令倩王陳留寄到手書并嘉儀慈真藹溢感不可
言時洛城正多事傯遽中一束裁謝殊愧草草乃於五月
之三日復接到季春望日書公之愛念可謂惓惓教引之
不置矣何敢當何敢當緬惟峨峨山色常在公亦常常為
峨峨主人新詩妙翰當又與兹山之勝並傳於永永而辟
穀以從游亦松孫樓以怡悅白雲則老仙翁自有忘飢妙
方出世真訣所謂擊壤悲歌鼓盆衆思亦安能為達者病
乎過承相愛敢綴以此言進韋勿笑其迂如何陳留尹政
行俱卓卓真不忝婿翁氷清他日建樹諒足為門楣增重
矣冗次潦草兼愧乏將惟賜亮至荷

寄陳洛南

某無似叨侍左右歲餘衆中每辱留盼教言惠愛時時與
常格外至於遊戲出蜀時佳章寵贈逾溢百朋而臨別則
去之後尤更種種真意繫人心膂知門下弘度無所不包
乃周悉懇至處則真所謂推心置人腹者顧迂陋何以當
此秉秋東行入關登華諷誦贈遊諸作徘徊明星玉女峯
上覺詞芒又與泰華爭高矣至感至仰弟伏庇以八月廿
三履任數日後即往汝南見巡院駐劄之地乃洛城非河

北也此中大有難處想吾丈稔知之加以地方礦徒竊發
號稱多故自申陽抵汝鄭間方一巡行整刷一二頹敝事
未及就緒而黃洛交界忽傳強寇充斥則撫臺羽檄交馳
又汲汲走偃華間食且不得下咽矣回視疇昔從容錦衣
之上燕語西亭杳未可即弟棄外補人謂僻遠不知有如
許奇達勝遊今得量移又在中土矣乃不虞又有如許紛
掌要之浮生難料緣分不常此可為人間世發一大噱也
多過之人誤承獎借陳司訓北上自汴城寄到手書開緘
讀之情真溢溢愈使人感刻不可忘方今時政一番更革
卿席久虛佇聞大拜以慰遠悰吏人還敢附此預報條製

相對師保若臨此更非筆舌可謝也兄次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台亮

寄孫淮海

弟愚限本在仲冬所以早之任者為向關中行則道由中土於事體不得復還南故先期入洛而所以間關過陝為欲會兄與登華嶽覽形勝兩事耳今兄咫尺不得出殊令人惘惘又途次多俗子相逢亦殊不可人意然辱兄兩番誨切手教并大篇滿紙貽之又竟遊說經臺及登西峯絕頂升高望遠足眇人世自是生平一幽探奇遇不止如明道所云足疲馬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也如何如何

兄云時事既更弟且召還禁近故當躋其巔殆不然也弟連年登岱宗太和峨眉皆躋其顛自是生平粗豪乃爾尚冀他日遍遊衡嶽匡廬天台鴈宕武夷諸名山即未能資藉山川靈秀一吐胸中之藏如太史公所云當亦不失為天壤間一放遊矣此亦是生平一適意之期也兄昨遊尚未登千尺崇上豈懲昌黎事而然耶弟不敢自謂能過昌黎直粗心大膽爾兄如未能亦不可強也佳作首首清逸殊不類世間吃烟火物然此作猶似渺茫為未親履其地耳弟每過一處即有一二語收入奚囊中然未成篇章岸閒中稍編次之倘似音響當書以仰丏斤斧然自度不及兄之新奇也山中歸華陰適縣尹以生辰會客張樂設宴不得一相晤因自發一劚曰使僕如昌黎於峯頂發狂慟哭欲望此尹百計取之豈不難哉乃知癡呆人自有天幸無庸以途窮仗友生也又渭南見有兩古刻屬署印者為搨之屢囑屢不應緣癖好未已去華州猶遣一隨行吏煩覓搨手而自辦工料卒不應覓煩一學諭覓工始得之以此又知兄雖多方訪求此物有司終是相欺瞞也弟未得者今仍書一單附上得不得當聽之弟自入陝以來驛站所解廩給銀未嘗敢受然此輩多欺匿幸轉語驛傳公為一查理恃愛不覺兄潦倒萬萬煩亮諸所未盡俟續音奉布不宣

寄孫淮海

曩也蜀與楚隔越難通每得兄一書則情真溢於筆札今過陝不獲面駐洛而書信反杳然焉何耶兄才望與道望並茂獨坐臯比為諸生師蔚然時所推重如弟去文史而親案牘雜儒生而課俗吏又洛中至號難處加以冠賊充斥於四郊食不得下咽其為鞅掌亦甚矣近雖畧有次第然恐非疎拙所能辦也兄將何以教之乎少溟兄近過此談盛美不輟口謂關中士子山野仗兄嚴以治之弟正謂敬士子不在嚴也昨過咸陽開取入學者兩生弟甚詫異

人才待養而成豈宜若是過求耶書院之作養拔其尤而教之庶幾亦古人振德之意弟則又以為已不得常常課督下無模範而徒爾羣居亦空費廩餼爾二事偶所見不同故敢便以相正幸不惜一開諭勿便以為意見不合置不復談也冗次草草容嗣布翔便亦乞時時通一音千萬

寄孫淮海

新正後聞文從方臨漢中既而又聞即鳳翔諸處無何則又聞了商洛關省且竣事矣一何神速也曩有所請以中心有未安又恃愛久故敢一相印證可否爾来教若漫以相應豈中有不可其說耶亦與兄亦自謂心相知道求相

濟矣乃猶不肯吐心兄亦是切磨之益終不可致望於友朋間也千萬念之千萬念之弟駐此初以河賊山礦交發督緝在外日居多而此心常安乃今則憂危計晝日無厭飧夜亦無寧寢矣蓋古来城守之策敵在外者易為力而患在內者難為防今處其難又當之以綿薄之質此所以覺心勞而力費也以此知勞乃弟命中寔有之一官量移去遠就近人謂我漸得所矣而所遺乃爾敢謂撟我者能害我耶最恃兄愛故敢一吐露兼發一笑幸勿以傳示人也　京朝考察同年淪落頗多而禹門少莊二兄皆出少莊令人古穀訥口朴心時輩中最難得者但少內翰威儀爾而禹門則又兼有其文又不知何也要是後来補授者當然蓋弟與會沙兄四人一體耳夫與其謫於今孰若并外補於昔耶以此又知人生處世其升沉遲速與一切外来利鈍皆若有默持而預定者要在以我為主能不失其本心而已然否然否嵩崖兄来便附此一道仰思冗次草草千萬台亮

寄孫淮海

三月間承差王鎔過陜曾寄一書想達矣昨大洲老先生從京師還云承致書而未及相面此公海內大望館中先輩兄失之亦一闕典也弟正校士特出錦屏山挽留兩日

亦多領未發之論殊愜平生大段此公精處高處多從老莊楞嚴得来而種種學術足可窮究真是當世人物弟恨未能久從之游耳京師所聞別自有說正不足為此公累也兄新任聞已考數處矣接壤聞風令人興起弟聞會沙兄訃音欲哭之不能出聲殊為於悒難遣耳好友滿天壤間不可多得令失此兄何異失却左右手也痛傷痛傷知兄亦同此情故敢及之新都謝尹来便聊此一致訊謝乾畚兄同年也力不能救之殊愧所托見時望一賜容接如何燈下草草乞台亮

寄胡廬山

正初由滎澤渡河而北適逢端學諭自楚中來接得手書承教示滿紙且知兄動定為詳而近山回史及巴東差吏雖不相值書雖亦不及寄到然知兄注念懸切且慰且感久之又行路正困頓時得此良足為一爽矣滎轉稍達以前此為炎熱人所竦久已增望當趁處而石麻鎮山二公相知又石麻公知弟與兄氣合心同故聯其名以相表如來教所云亦容有之此亦一時可人意事也兄昨疏辭則於事體稍欠妥矣然此亦豈非所謂賢者之過歟會沙家事伏承兄與霽寰公處分可謂不愧生死交矣如弟尚未及作一字以寄我哀悼之思則殊歉歉也去冬貴省學憲

缺聞欲以此見處後竟不果蓋當事者相體諒耳今又作黔中陪點聞即有轉動機不知弟意擬稍遲以代朋石正為會沙欲往冀少盡區區一念之私而未知得如所願否也然聞已生有腹子則可為此兄不大飲恨矣墓銘弟當如諭作之而以表待兄弟尚未得即成稿也蓋吾輩所知更當與其宗鄙所稱家世所流傳者一一相印證乃可正初鄒中曾寄茶陵家兄及長沙林太守程別駕二兄書托及此此時尚未知會沙生有腹子也邛雅地僻俗淳正兄可肆力之所又瘴鄉雖此尚遠不必過疑在彼想不久當亦有學憲轉矣弟駐洛中適當艱大之會亟受勞訃書未有寧

已時為地方事則仰望　朝廷早賜斷決為身家則緣同處一城猶冀稍從容可圖日前之安然身家非所敢顧也兄言在楚中日事奔走雖有禹稷之心亦無日力以給弟則以為每存得禹稷之心在則利害安危皆當聽其自至而又何憂於日力之不給耶愚見如此不識兄以為然否令叔在汴與許司馬尚未暇相通少待可也唐詩律選序絕佳中所採及諸律即兄文可並傳矣此間適當出川孔道時附京差人寄書頗便楚中地圖倘已取得併煩寄及之正相念斷事楊先生過洛云與兄舊寓友也燈下漫草付家僮代書之時緣漏下二鼓當出巡視防緝員役遂不

及親書千萬照亮

寄周鶴皐

憶昔京師相與追携辱執事不鄙同會沙兄時過我晤語甚適也無何公以就選出都門僕與會沙同日外補謂天涯雖隔越尚爾人間世同處冀他日聚首有緣乃不意孰事補南銓既未由一叅承而會沙又竟長往存亡聚散飄忽不定可柰何可柰何仰聞忽枉使翰開緘讀之則情真謪溢奬借過其情顧迂陋何以當此惟是此心不敢有負知己期以道義申言相勉庶可奉覆門下爾然否然否去冬胡廬山書來言會沙得一遺腹子聞之極喜極悲可私

念頁得貴省一缺住撫其孤而哭之於墓有宿草之後低回久之竟緣拘滯不敢以私干人而止乃今因公愛雅戚戚此衷殊覺潸然不能自禁也公能追憶其生平狀其行以示我當為一銘墓中之石蓋昔承廬山有此托故忘形一吐之勿以狂僭見譴如何吏旋適東發冗甚草草語無倫伏惟台亮

寄王方麓

方今世態擾擾如萬蟻羣趨於羶殊可憎厭弟今雖在殊方冷局然亦未能即超脫此一關亦方自憎厭不暇也去歲聞兄掛冠長往始雖撫膺太息以惜賢者之去然以脫

身羶境作當今一罕有事如暑月中梅花真可以蒙點仕途光景則又未嘗不歎兄之高而私喜吾郡之猶有人也仰聞得羅江令兄寄到手書於途中携以入關陝登華山死若有道同行恍然是昔年並馬登山意興則又竊念雖遠邇教範乃氣味未始不同精爽亦未始不飛越於左右弟今尚隔越未知聚首如曩時當在何年爾來書以文翁為不足稱而當有豪傑士薄王褒楊馬而不為者此名言也弟即不敢當其人安敢自外於兄之教耶叨轉中州去圖史而親案牘始雖覺勞今亦漸有次第矣久之當能使滋味旋生忘却塵鞅也恃相知敢私及之長日閉門知兄方與古人為徒精金百鍊終當為世大寶幸千萬自愛愫西令姪行附此一道鄙悰草草乞台亮

寄陳近衢

三載相違去秋於襄城會晤連日雖稍得吐露衷私然一別且如許久矣心旌日懸未獲一寄我思方用悵怏忽接手書辱真義藹溢滿紙感慰不可言思親情素知最切至外既曲荷師訓内復遠承母慈則兄之姑寢此念乃天理人情當然惟於職業勉修乃所以為顯揚之地自有在矣新詩把翫自是作家可謂失其故步耶所諭時事及洛事均為至到郟丞覺有可疑近委汝州萬學正署印矣蓋以

兄分推及此丞欲全之故也伊陽真有志可與濟源正一晤面尚緣事閙出詿誤想不久即得白矣適用之學在存翁要是閒氣所生如兄丈亦庶幾似之弟敢望後塵耶此菴交代渠蓋多疑且拘攣俗見故少丈夫襟期爾此事已為陳迹但可付之一笑也米山兄論及弟一段乃此兄誤愛之意弟即不敢自棄亦何敢便謂能爾耶弟自外補以來既得少嘗世味而量移中土之後則山礦河寇以及伊府諸事憂勞計處從心中理會一過雖未必真能有補地方乃已覺日經鍛鍊磨礪則自謂稍稍有受益處矣忌公人是愛公人此真名言不惟不敢怨尤此輩且當真心德

之也草窻書讀之一過知兄丈論事論理俱了了此菴正
坐疑不能明之病故耳四冊子所載伸幽冤節冗費種種
皆是真實作用使世間人每若此則何利不可興何弊不
可革耶經營筆札為心之累一段推到無所為而為本體
上說最為精透此是性命經濟合而為一之說也當書諸
紳佩服之外曹縣令曹子弟同門友也望一善視不宜

寄徐龍灣

彼此雖同事中州嶺以南址相睽隔時耿耿相念也矧今
又將舍此而去後晤杳然未有前期耶悵怏悵怏升沉利
鈍自是外來者適然之遭於我奈無與若看得莊生及楞

嚴諸書熟後胸中便自無一物挂礙便可虛己以遊世矣
知兄丈達人於此諒亦不甚着意第我相知者不能不繫
念耳雖然古來文人多遭此坎坷蓋名者造物之所忌故
也夫造物尚忌人取名之多況人乎要之遇與不遇在吾
人俱自有安身立命之地不全靠外來者為主也風花雪
月隨物品題此是一段小小樂事亦可作一小歇脚法其
大處則又在我自為主憂違樂行俱自有一段靈光直射
千古當與天壤無弊者在則造物雖忌我亦安能終困我
耶僕曩補西川頗自謂有得處不敢以告人今於兄之行
情不能以已也敢一私布之拙作十數首錄上以乞斤斧

別後世俗拘牽態盡掃除之時不惜一寄聲也不宣

寄李少莊

始弟之出兄嘗為我致惓惓焉乃不謂遡三年來兄亦竟
有此也夫人生屈伸聚散飄忽何常彼其雍容廊廟與奔
走道途贍依日月與笑傲煙霞在形迹雖稍有間矣然要
之能各適其適則具吾隻眼看破千古凡外至之適然者
當如鳥聲之過於耳飛塵之不能障吾目昔人所謂吾自
有尊足者存故也弟三年來未嘗有一念自怨怒人與當
勞而憚勞處雖不敢謂胸中素定然於義分則頗能自安
於經行眺覽之便則頗以良緣自適此其所得較之曩者

追隨時亦自謂與不淺矣接李村兄書知兄同遊百泉其
意興能不為世途所苦良足慰我第以弟寓周南可作萬
少主人而從者不飄然一過之豈尚以携家未便耶既而
見鶺汀兄言兄寔有此意為慰更不可言茲專遣候并為
從者導行幸持詩囊即發勿待大暑流鑠不便攀躋也諸
所未盡種種俟面時吐之伏惟尊亮

寄趙安節

某無似百凡承公垂慈感不可言適中承發到催粮公移
知公為地方軫念真如父母之於諸子輕重適中思人人
而為之所弟河南府所屬粮重雖稍亞河內而衛彘之苦

當又過之暴承西允槩與輕折其已對衆播揚仁聲今猶
混然泳行猶以孫孽之子未沾慈父恩施爾洛民孫繼忠
見有奏乞欲與汝南道丈地均粮此中處分與此後泳折
若肯許留意則猶孫孽之子所不忍絕望於慈父者也風
便附達下悰草草尚容専懇如何承發下吏胡泮道中事
漸簡不欲以此冐破公家廪餼併舊農民張懷仁者俱送
上統惟收役外接院入省倘有當行事宜望不吝指示容
并謝不宣

寄傅廓菴

僕無似幸結前生之緣於嘉陵錦屏之上承乏西來獲與

高賢叅晤過辱眞誼雅教非尋常格套可同瀕行款款不
忍相舍而佳章為贈從遂養正氣發之九出百朋之賜多
矣至今懷感雖夢寐猶若接我西方美人於嘉陵錦屏之
上良緣猶似有在也別来叨駐洛城塵鞅拘牽大不似曩
時與味古道古心永言相期風便幸不惜一鞭勉之吏還
便附此致謝草草未盡所吐幸千萬照原不具

寄默齋許老先生

其自少小時即領公論教茲幸駐洛自慶造請有緣矣乃
不謂竟爾稽違又竟去不果也此豈非緣淺之故歟昨者
溥儀少將徽誠既荷奬借不敢當又復叨有嘉刻無量幣
之賜殊令人几杖增赧也謝謝公圓理圓行種種超絕當
已妙悟不二法門何書未陟小乘也弟恨其塵根未斷雖
於公一叅對間尚少緣分況求了義以登覺路耶西行人
便當以此達之胡少叅兄使知公有衆生病即我病意尚
冀一趨度於後來也不宣

謝洛中士夫

其自幼即知洛邑為天地之中其人才又為天下最然思
一遊其地接其人未得也乃今得遊其地而接其人則風
氣之正士俗之厚果不爽夙昔所聞知如門下盛德大望
尤此中之表表者而不才多過之人乃獲承教被之愛於

左右一何幸歟駐洛凡九月餘中間以公事拘滯不獲時
相過從方自愧請教之日少而於瀕行辱禮意漫渥毎毎
逾溢涯分感不可言別後至七月之十日始抵曲阿大病
月餘杜門於西郡今始能入徹里謁先祠緣是遂稽留送
役未達謝私歉亦不可言兄次先此代叩草草未悉所欲
吐伏惟台亮

與劉子重茂才

自予初入洛時一見吾友眉目便覺神思暢朗有蕭然物
外之期既而辱相與也談性命經濟俱了了而卓然之志
非流俗所能同甚恨得子之晚乃又恨去子之大早也丈

夫志意相許心在言先旣願為天壤間偉男子諒亦無負
弟猶未離人間世覺別來多繫念耳令兄高世孤標西川
先生閉門純養皆吾友所當受其益者願更時有請焉毋
徒在於一浮名之必得也書院記已寄來矣刻手恐欠佳
一視之正須仗此以為伊洛增重若拙作則本無取也兄
次草草千萬亮之

寄耿楚侗 論學政

人言其與臺下莫逆曩所疏論俱出自廬山兄及我數人
者商量為之今別去三四年未嘗有一書相通問聊此心
事易明矣雖然商量疏稿事乃謗者予我以名掠兄之美

初未有此影響也然而不謂之莫逆則不可乃謝疏至此
豈將假此以明謗耶不然胡為其竟闕疏至此也南畿士
人喜得師嘗欲作一書以寄賀為昨叨轉河南分守伊洛
事以一身當之竟爾因循比以轉官來歸閉車徑往池安
未果而憑至則期限迫甚竟促裝行矣知公能諒我於形
迹之外故彼此俱無書可相忘也然否然否出蜀由陝登
華山見所題希夷峽手蹟駐洛見所留石經俱神往久之
昨還時已用木櫃同弟所藏書置尊經閣中不識兄知之
否也南土士風漸澆賴我有道在上轉移不難弟須嚴操
而力挽之乃可望有成效爾敝府城有一鄉先生唐[illegible]門

門守窮餓且死不肯一干有司常州府學一生鄭激兢詩
貧甚雖十錢斗粟拒人餽送甚堅而妻子時以饑寒交謫
不少為動與武進之金九臯宜興之王草皆為先師高第
弟子府學金本中志行純然不雜敝縣之賀僎東桓皆能
倡率為講學之會有志於明道此當出格優禮以轉移世
風者恐不可不加意也又如先師既建祠而神主未入但
扁以文章名家是遵何義哉義有所當起禮有所當崇奉
而隨人喜怒以為行止此是流俗人所為蓋不能不望於
臺下之釐正也原呈附願嫌未盡弟忘其陋謹撰一稿寄
上事皆紀實而不敢涉私倘師生呈請時惟早賜施行不

揺奪於浮議則斯文之幸多矣唐生鶴徵弟兒女親家也
雖徵有過處而志向頗高明且易於感動望念先師一脉
撫而教之如何敝縣有已故鄉先生孫曜高文潔行足為
鄉閭表式居官十餘年行日高家日貧其文集弟心許為
作序傳之未果也乃邑中第一流人物近聞與胜熚掌科
同舉鄉賢在文峯公祖臺下此關貴衙門專主縣學倘有
呈請乞允行胜亦鄉之謹厚長者可不妨併允也又敝縣
在學人數頗多而應試止二十八人金壇人才原出敝縣
下以中一會元而頓增數人遂溢原額我丹陽之仍舊則
弟睞懶不早白當道之過也今聞庠中諸友皆有言望少

留意會沙兄早世近溪廬山穎泉諸兄皆逝還存止聚散之感想彼此共同故一及之兄次草草乞台亮

寄大洲趙公

初某之叨轉昔省也以公家居冀得時請教而私喜既而公有計部之擢道且大行則為天下公喜之既而又西歸則雖不為天下喜猶得以時請教其私喜猶在也乃今公尚家居未起某又以叨轉出川公私兩喜皆不獲遂矣柰何雖然世事今已有一番更新拔茅戒泰此蓋其時也願公勿堅東山之卧則某所嘗為天下公喜與為已私喜者安知其不兩有待耶行時極承款教弟紫巖之遊以攜家

觸暑不獲追隨叩請至今尚有餘歉爾履任中州洛城住劄地方頗稱多事日夕雖甚勞然亦不敢憚勞也過少林見所作止觀序歎服久之恐令緒未得就亦少助將竣事矣吏還附此一道仰思兄次草草乞台亮

上胡石坪撫院啓

恭惟重陶唐九族以睦光仁法亦與情而兼盡經伊洛三川而行禹智心常捨跡而不辭每思眙萬姓以保全今果獲九重之俞允士民仗賴遠近瞻依當滎陽久駐之餘適汴省言旋之日分當參候雖嘗諭止於教言禮屬衍違尚自不遑於啓處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一 八閩稿上 目錄

福建鄉試錄後序
福建武舉錄後序
送太僕卿魯源曾公序
送心泉曾公榮轉雲南少參之任序
送侍御同川李公還朝序 代汪二華軍門作
奉賀東泉汪公六十壽序
奉賀大中丞讓溪游公六十壽序
遊武夷記
議防倭

議勦除山寇
議文場
議武舉
戶部員外海橋夏公墓誌銘
封君秋田謝公墓誌銘
野莊荆公墓誌銘
顏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天游楊君墓誌銘
祭傈東婦翁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內江張季思校正

福建鄉試錄後序

嘉靖甲子秋八月癸酉福建鄉試錄成其以職事當序諸末簡其惟 國家取士以文乃古言揚之制他日出而仕也亦即以言敷奏於上蓋唐虞成周皆用之則上所取以士所待以非言莫以也蓋亦自唐虞成周皆然矣今年春禮部列議 上請檄所司取士文必純正簡實有益於世用乃入彀今所奉行秩如也此非慮士為文不及言揚敷奏之盛而思以挽之於古也歟 御史陳其奉 上德意惟虔惟慎飭戒簾內外百執事各奉 上德意亦惟虔惟慎今觀所取文果純正而簡實無鉤棘侈靡諸浮薄不經狀發策設論果人人可需經濟實用矣又豈非諸士乘遇時會各吐所自得思以無負於唐虞成周千古一盛時也歟雖然士有所言有所以言一時感奮信難欲愈久愈感奮尤難古昔明良相遇言可底績矣則猶惡有靜言庸違者以厠乎其間周制鄉三物之教以六藝與德行並乃學非言偽之辨其致戒每惓惓焉然則士固以言見取又不徒取其能言而已也洪惟我 皇上應乾符之運以明揚天下士逾

十有五舉於茲道久之化棫樸濟濟又寔為 壽考作人之徵我大小士蓋人得黎獻 帝臣之願海隅出日亦罔不丕冒久矣矧八閩方多事時蒙 上注意出多士父兄子弟於水火海甸既清 皇風宣鬯茲又寵借爾以風雲之奇遇諸士蒙 上之賜可不謂至沃乎夫士以韋布之賤遭逢 聖明蒙 上沃賜誠所謂千古一時不可不思所以圖報而朱熹氏諸大儒皆閩產皆能羽翼六經發揮孔孟精蘊所謂聖門之言言之至者也爾多士能由諸大儒之傳推本鄒魯務正學以言今出而言揚敷奏於時務期正言以圖報稱不惟不文是憂惟徒文是懼言與行務期相副罔或有歉乃終始務期言行相副亦罔或有惰居則學孔孟為儒因言以明道術出則期與皋夔畢召為儔匹因言以立事功則庶幾爾多士上不負 聖天子下亦不負我所司我所司亦因爾多士以報 聖天子萬分一否則是為庸違之言而已爾是為學非言偽之辯博而已爾不惟爾多士將以徒文進不終齒錄於 聖世我所司以進徒文士不能稱 上意旨當亦與有責焉其為此懼敢以告爾多士其勉之於乎其尚相與勉之

福建武舉錄後序

今年嘉靖甲子福建當開文武科相繼掄才維時御史陳

其監臨文舉既翕然稱得士矣再閱月乃偕我百執事觀
射於講武之埜先是聞士有相代射更其人入試者御史
令射者咸分行左右侍勿他從射已九兩射入式例得較
文者悉名而前籍記之於是射無一人得相代試無敢更
其人入者蓋皆前所無事時騎射士先或九發而九中矣
乃步稍不稱則覆令人盡其所長於是又并得數人入試
試而當以文藝舉者溢往額不勝舉也又議以強半文無
射其三之一則射兼文分次前後登於錄以充選數具前
序中是役也秉誠心塞奸竇惜才而慎重是選之意蓋亦
前所未有也錄成御史以某司監試屬簡命申序諸末某

惟我　國家養育人才化成道久而八閩以海濱鄒魯稱
其文學彬彬然盛矣乃將才則前此尚鮮有著者自東南
多事以來仰廑我　皇上宵旰之慮拊髀興思每用人出
常格外士能勠力行間有奇功必尊官之邇年徒步起布
衣不數載而躐致㕘遊總鎮之通顯建牙擁旄為一時軍鋒
冠者蓋不啻十數輩矣由是八閩士爭感奮思自致於青
雲之上故今爾多士人人能挽強校藝人人能談韜鈐信
有所自則今之八閩雖稱為海濱燕趙可也昔周盛時以
國家之干城而且兎野人能為之至於為大將總征伐者
蓋武功成而文亦足以為憲焉斯時也固人人才者也才
而能有其全者也今　國家方文武並用以隆有道之長
而　聖主申飭玆典加意於求才方亦與文科等重爾多
士校藝談韜鈐人人能矣亦人人能兼有文技之全以與
玆重選矣則豈惟燕趙哉感遇風雲圖惟報稱雖由此為
三代之將亦可也夫鄒魯燕趙乃文武之淵藪古稱將相
所自出之地玆果得士焉如燕趙人有古良將風亦增重
玆舉能無負君上之知遇矣況庶幾干城文武才耶某甚
為爾多士喜雖然亦竊有懼焉古所謂文武才者居則為
置兎干城之士出即為羔羊正直之大夫其或為大將總
征伐於外也以嚴敬共武事於君而又以孝友相觀資文

德之助於其友若而人者皆實副其名行足以表其才者
也今爾之得以才自見而皆名盛於一時也亦謂實有可
副而行足以相表爾若以人人能校藝談韜鈐而曰我國
家之干城也以粗翹之藝能浮誇之論對人人兼有之而
曰我文武才也則是有燕趙之名而歉於其實得干城文
武之形似而尚失其真其將何以居盛名效實用而無負
於　君上之知遇無忝於玆舉之所以重乎故某既為爾
多士懼則請為爾籌之今夫鄒魯文士之堂奥而燕趙者
古名將之領袖也燕趙名將即未能兼文武而有其全然
皆重然諾而輕生較然不欺其志能仗義以徇國家之急

其忠勇天性蓋視三代之將爲近之爾多士欲爲三代之將以無負　君上知遇無忝於玆舉之所以重也舍燕趙之忠勇其將何所從乎故欲爲三代之將者請自燕趙始猶欲窺聖人之堂奥者當先自鄒魯始也爾多士激烈請纓慷慨投筆行且策名大司馬以元帥見謀故因比燕趙於八閩而舉三代之將干城文武之實才以相勖又以文武舉皆得士則山東西將相之儲方併出於爾一方而御史皆監臨其事某又督學使也而亦與玆役故因致望爾而冀以轉告諸文舉士云

送太僕卿曾源曾公序

去就出處古今惟孔子能當其可惟孟子能得孔子之全蓋雖忘阨於無所就而道窮於所如有不合則輒去在孔孟如一轍矣然而其汲汲皇皇去若不得已則孔孟猶一心也太僕卿曾源曾公居閭閻且三年而以請告去　建推命且下猶持初志竟去也疑與孔孟之道若不相似然孔孟方春秋戰國時道不行猶汲汲皇皇不自已今公之道未爲不行乃竟決於去何也春秋戰國之時臣各君其君君亦各臣其臣然猶於彼不合則之此此不合則又之彼也今天下一家又未始有不合其輒言去若將無意於世者又何也聞公嘗有去志於八閩謂臣以往時去公則自惟職司　國計方海上用兵身調餉不得言故濡忍度久似矣今無可去矧方有　新命下非臣子可言去時也然竟去無乃公欲因一去以明志歟夫汲汲皇皇豈惟春秋戰國士爲然即前時吐握之風微士嘗恨無有知己者推轂之於其上今者泰道方新方有人推轂公當此時猶欲因一去以明志其去也若猶高卧而不肯出殆非孔子孟子之徒矣雖然公之去其迹則然乃公之心予固知其必不然也公蓋魯國曾子之後人曾子之道受之孔子而傳之於孟軻方其有去志而未果也蓋真有遲遲去魯以師命久於齊之風矣今即去安知不尚有汲汲皇皇者於

其心乎公往在山東嘗以僉憲方麓王公請告去而樂爲之言蓋羨慕王公之去而致望於其再出謂其方壯而有以出也中丞南明汪公昔爲監司送公也因公之去亦有怦怦心動之感焉乃今以　除命方新不忌去昔怦怦動今蓋又怗怗然定矣公與汪王二公方當強仕時固皆壯其有以出而無可去也則又與二公同至於　除命方新丁適又同汪公汪公既怗怗無去意公則又嘗與王公之再出雅重其爲人其在公自爲也亦或可以反觀而自寫矣聞公家居能奉親取友足自樂然非以疾自托者也始雖因一去以明志然非忌負　明時高卧而不肯出者

也公雙目炯炯若神即有疾必易愈愈則當事者嘗奉
上旨必且轉聞於 朝即召用公公如汲汲皇皇誠亦有
孔孟之用心其於 朝命再至也必不辭然則去就出處
得孔孟家法不忝為曾子後人者宜亦莫若公若公者乃
真所謂孔孟之徒歟乃真所謂孔孟之徒歟予叨受公知
而有感於公之去以送公則不甘謂予趨公出也則輙心
喜贈言乆而後始就盖予之趨公出也惟此時宜然爾乃
予意則不専在於送公也

送心泉曾公榮轉雲南少叅之任序

嘗讀南豐文其謂宦於遠者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

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艱難困苦之情狀盖無不備
言之矣及聞宦遊之說於人謂宦乃所以為遊則又以為
遊而適也夫宦為遊而適豈其宦於遠則不為遊而適歟
予惟天壤間惟遊為適亦惟遠遊為最適逸客散人可以
恣遠遊窮勝事矣然而力不足以赴惟從事仕宦者力足
以赴矣乃方宦則拘且勞宦而不於遠也或為嚴程所趨又
冗且迫皆未可以語遊未可以語遊則亦未得為適也若
夫借車馬之便寛日月之期則惟宦於遠為然方其迂途
緩程且遨遊且行邁也暫離案牘之煩勞亦暫免冠裳之
拘繫千萬里内凡為道路之所經行山川之所縈繞一泉
一石苟可以為心神之駐注耳目之欣賞者天若假以良
緣焉無不為我適情怡性之地則是變更寒暑而後至者
其為戒朝奔夜皆吾所以遊之時也力兵曹伍而後動者
其為選舟易馬皆吾所以遊之具也此豈惟逸客散人力
有所不能得即宦未必遠者非拘則勞非冗則迫亦豈能
遂有此哉然則宦未必遊而適其所謂遊而適者乃宦而
遠者也同年友心泉曾公僉閩憲既三年而擢雲南少叅
將由閩以還廣又由廣而後入滇人謂公遠公自謂亦若
以為遠也雖然豈未聞宦遊之說歟請述予往事為公道
之即用為公觧之予往者因從宦而行役得入齊魯之郊

拜闕里登泰岱攬鄒嶧之暮雲觀滄海之朝日予遊與方
蒸蒸起既而又自 京師以職事朝 諸陵占 國家王
氣所在時乘暇入玉泉山遊碧雲紅光諸名剎因信宿焉
人謂予得勝遊矣乃予意則方寓形寓内而游神於方外
未已也既而果自 京朝補西川人為予言蜀道之遠且
難動有春明萬里之感乃予則自謂勝遊方始爾於是携
家戒僕從由巢漢往則陟太和之顛泝嶓冢之曲逾漢江
經劒閣以縱觀西方之形勝既而按行部中則躋扳峨眉
瞻對崑崙岷山川南北諸名區若中巖陵雲錦屏佳山水
每出必過每過必登覽窮日至往来嘉陵錦江上順流而

舟瞬息數百里則生平未有之奇也非遠宦何以能得此其還也過棧道歷關陜慭老氏說經臺洞因而遂上華山至西峯之絕頂一覽秦隴為小繼以分守駐洛洛背河帀而面伊闕龍門嘗往来函谷虎牢間始自襄城之首山次中嵩太少室次周公測景之臺又次王屋蘇門無不周遊遍覽以窮其趣其自中州遷八閩以來路經瑯琊適又與友人一遊息其深處今者則又將南望大海西窮武夷之九曲馬自惟迂疎生平有天幸乃得從遠宦以恣遠遊非宦何以得遊非遠宦抑何以得遠遊若此也公居閩出入冦盗兵革中良久良亦自勞苦矣茲得一遠遊殆天欲使

公有以適情而怡性歟入滇其道有二由川則予所嘗来往予既誇其富以壯公之行其或由楚而黔則洞庭沅湘九疑衡嶽而上皆予所嘗欲遊由夜郎牂牁下番禺古稱閩廣間道亦予所欲窮討也公倘由此他日必又舉以誇於予予必又因公以意動而神往今姑舉其端尚當為公作宦遊記螫予之迂疎以侈公生平請從予言知為遊而適毋惑南豐所云以為不得遊而適也僚長泗橋陶公等屬予次第其語以送公因遂書之

送侍御同川李公還　朝序 代鄲二華軍門作

今天下猶一身也分省而設小大百司譬則人有百骸皆為身用而省建兩行臺以都御史御史撫按於其地也猶手能握持之耳目能視聽而口能言之相與綱紀其失以效用於身也歟始在兩臺盖鬧權均而勢等也其後撫臺有地方之責任則或以督兵理餉身親百司職事而侍御君得關其可否於朝於是握持之權雖尚在乃時或自同於百骸之為身用而耳目口所以視聽而能言者時亦或有所偏屬侍御君顓以伺察譏呵為能於是一體相成之意少矣又其後侍御君於撫臺則惟伺察之譏呵之不但少有一體相成之意為撫臺者肘殆時時掣而手亦若將無所措矣往時嘗竊見而心病之乃某年月日予

承督撫　新命從事於閩海時所與共事者今侍御同川李公公風裁獨持又有寬然長者之用心故壬戌之役予得少效其尺寸於平海始由公身自聰明口語告語以相裨益既而則由公寬我於伺察譏呵之外能一體以相成也然則公有功於八閩有益於予皆大矣公今以竣事還朝也功未蒙賞而予則先有濫叨焉予殆不能無歉於公之行又予寔資藉公聰明告語以稍得展布其四體予視公若左右手今公舍予而去若失左右手然予又不能不悵然於公之去予也雖然今　天子方隆功懋之賞以勸天下如公能存御史體不言功功固　上所首予臨軒召

對必首以功不自言超遷公矣乃若天下一身則不獨閩
為然也 聖君賢相方共調元氣斡以登四海於至理晉
天職司皆 朝廷四支百骸所在其精神血脉殆無不通
貫而流注公自耳目論思進而有腹心元氣之托於 天
子則閩省者固公所嘗綱紀之百骸予固公所相成之一
體也 廟堂之謨謀其功當不在閩海下當亦不忘閩海
於心而聰明告諂自遠以裨益予者必又多矣則予於公
之行也又奚以歎且悵為又奚以歎且悵為

奉賀東泉汪公六十壽序

東泉汪公者憲長南明君再從父也君為予言乃翁某號

封君從父某號公及東泉親從三人皆齊年生今年癸亥
適皆六十壽期也翁正月某豨公二月以懸弧之辰次第
舉觴於家皆嘗徵文致祝矣乃十二月為東泉公期當亦
有文以續家庭盛事以予為同年友又方為同僚於此文
當屬之予且嘗為文致祝者金君盧君皆督學使予方與
二君相承適亦督學使也當不可辭予聞而異之曰嘻有
是哉漢田子真宋韓獻肅公兄弟皆三人有稱於時因感
庭樹有榮悴遂相與和好然未聞皆以壽稱獻肅一門榮
盛眉壽同時人人侈談之然未必齊年生也乃今某翁兄
弟三人相和好而壽壽而又以齊年生亦齊年稱觴也斯

不亦難矣哉斯不亦難矣哉嘻是足為君壽東泉矣雖然
君之為東泉壽也蓋其意亦兼壽乃翁云先是君以持憲
理兵事身從海上之役不得歸養翁翁亦以八閩方有警
不果就祿養於君蓋兩相違者數年矣君始單車之官留
其夫人以代侍尊章屬其弟若子以養父母及大父母乃
思慕猶明發不少置翁亦以海上之役時憶君蓋又兩相
念不已也君於是托其養於家人子弟間而寄其思慕於
二公翁而入也則閒執甘旨而奉溫凊惓惓姁姁昕暮有
其人恍若君之色養於左右也翁而出也閒時時列孫子
席長筵亦時時會天倫而敘樂事則又恍若君之稱壽獻

觴於其前也予以是知君與翁雖相違而若不相違雖兩
相念乃彼此時得紓其念者賴二從父周旋為多則君安
得不為東泉公壽歟故又知君之為東泉壽乃所以壽翁
也若君其可謂能養能壽矣昔者狄梁公身從王事以行
役登太行顧白雲而思親舍瞻悵久之是仕而不得養也
潘安仁將賦閒居以供膳朝夕遂覽止足庶浮雲是又養
而不得仕也君今身從役於王事而心養於家蓋不必有
飛雲行役之瞻悵而於翁昆弟班白之歡時若親御板輿
而近周家園焉予繼自今行見田氏之庭樹經百歲而常
榮韓氏之眉壽翁三人享之於身而以其勳業之盛俟諸

君與君貺從兄弟若夫敎梁公之忠著安仁之賦又君素所優爲則玆舉不但汪氏一門之休光殆亦古今最奇絕事故予喜而爲君紀之若予三人者同以督學使爲君稱壽後先則亦因君家之盛美而托其名殆不足紀也

奉賀大中丞讓溪游公六十壽序

今年某月日前中丞八閩開府讓溪新安游公六十初度新中丞南明汪公命某爲文馳侑其觴祝某惟有宋名賢其家於洛者以耆英真率相繼爲同里尚年之會維時司馬公年未及宣徽王公留守大名並以德望表著得列名其間至今相傳以爲盛事今游公家居與大司馬梅林胡

公少司徒思菴鮑公及某公某公等皆生同郡而相得驩雖未必時爲會如洛然以褎然之望同出於一鄉徜徉山水意必能追洛中諸賢而與之並汪公才名遠出宣徽上亦時有家洛列名之思公今行年適又與司馬公與會之歲同則新安在今視昔洛都之盛當亦無少遜公玆辰當亦與耆英真率並傳盛事無疑矣雖然耆英真率其得以盛事相傳非取其能爲會而已也天生一代偉人爲世大用方其久勞於王事也當有所以休逸而尊禮之其休逸而尊禮之既久也則亦不容慭然以忘世爲也故古者在官有休假賜告之典禮在臣亦時有江湖廊廟之思何者勞逸之理難偏於一塗而上下之情恒貴於相體也申溫二公蓋嘗身居洛而望在朝廷矣方寓洛爲會也身雖未出乃入相贊名已隱然傾動乎一時既而申公起於前溫公繼起於後兩賢名相事業成之於耆英真率之後爲多不以身既壽而心遂恝然於忘世也游公往年從事於閩海之役可謂勞矣　天子聽其還鄉里待召用蓋即古休假賜告之意所以休逸而尊禮之乃公休逸而尊禮之既久也能無江湖廊廟之思乎今鮑公既出矣公等殆不能久家居也詩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公之得以讌喜而受祉也未必非　上之賜書云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公所

以圖報　天子亦必不以既壽而忘也龍卧洛潰都門餞送之詩昔儒爲申溫二公評出處某請歌以侑公觴兼亦爲公促駕云

遊武夷記

予爲學使於八閩也以入閩由七盤關卽發遊武夷之興時以嚴程阻後又以校士期迫前後兩經行皆不遂殊爲悵然嘉靖乙丑冬叨轉南奉常當出境閩泉南蔡公元偉號松莊賢者也時客居建予素仰其人恨未相識既相造而相識卽驩如平生因相約爲武夷之遊時十一月某日也次日同至崇安山在縣南三十里相約同往山下宿今

真觀山東南皆枕流水溪九曲非舟不可以濟故又次日同操舟先遊一曲登一線天巖爲靈巖兩石相倚中一罅可以窺天也故名諸生從者建甌則魏廷言陳三樂李兆庚楊燮等崇安則某某與予長兒麟俱約共十數生各操舟前後進而時時去來飮食遇勝處則並停泊一登蓋玆山石而帶土從舟中望兩崖皆竹樹叢生葱蔚殊可愛而水從東來繚繞群岫間流而合於建溪自是人間世別一境界且舟且籃輿且涉水且觀山亦自是人間世別一遊賞興致由二三四曲經大小藏換骨昇真諸巖洞或躋攀或一望而卽過如是以至於五曲五曲之北背負大隱屛

前有平廣地可數畝晦菴朱先生精舍在焉予與松莊具衣冠同拜先生遺像諸生者亦後先相繼拜拜訖乃人自爲群亦人自爲登覽務窮山之勝或訪鐵笛寒棲之遺跡或坐溪中流巨石上詠而歌或登高峒之樓覽望群峯扶秀蓋人人自適也而予與松莊則共坐仁智堂各以平生學問所得於朱先生者因玆遊之閒暇一相與印證其可否蓋不徒爲流連光景躭翫山水之浪遊而已也飯罷各登舟鼓枻而進登接筍巖過一汪姓道人能詩畫善談論疊疊似非眞能出世人登天游峰入其菴又過一劉姓道人此人則禮數簡略有希言鴻濛之風坐一亭良久默默

而已此峯巖獨陡峻松莊與諸生多畏怯不能從惟麟身甚矯捷逢險處若鳥過而猱升眞不忝乃翁風度又由此再鼓枻而進西窮九曲盡處則望見人家村落聞鷄鳴犬吠之聲蓋宛然又鄉莊景山之勝將亦於此乎窮矣於是相與操舟還順流而至大王峯之下峯又名天柱擬一登頓梯級木爲之疑其朽令從者試先上聞跋拆聲知不可冒危險取傾躓遂一望而止暮仍宿會眞觀松莊請何以爲題抑何以爲諸生別乎惟玆山勝槩在九曲其溪流似楚中之漢江然不如漢江水之廣接筍巖石壁似西蜀之劍門關然不如劍閣之崔嵬而鞏固大王峰從下望如鄒

嶧然不如鄒嶧山之大擘則學焉因九曲溪流以求漢水之廣因接筍巖之石壁以求劍門關之崔嵬鞏固因天柱之陡峻以求鄒嶧山之大因高以益求高因廣大以益求廣大斯可謂善遊抑又可謂善學也已又聞魏王子騫秦時人得道此山而尸解於漢桓時此山蓋神仙窟宅故山之兩崖多仙蛻函貯巖穴間今猶隱隱可望見荆川老師亦嘗遊此山爲予言大王峯上有二仙坐化其形體今猶在此皆出世法而文公先生選勝誅茅建精舍於此山之五曲招徠四方學者相與共發明聖學其所傳千古猶不磨亦惟此山之靈能相之此又能用世與能傳世事視仙家

別為一門者又迥不相類矣松莊曰敢問所安予曰晦菴先生從事聖學亦嘗旁及於玄門如參同契之嘗有註可見也諸君力能為則請兼為之力不能則亦惟聖學之從而已矣以此為遊武夷旨即以此為遊武夷記其可乎松莊曰可予於是遂記之

議防倭

倭之來在海或伏我中國人為舶主比登陸則又仗我中國人為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為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為利直浙皆然閩為甚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於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畧其法自遼

東山東直浙閩廣凡沿海要害處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之西為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温台接壤次西為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為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為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為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鐘所地方彼此接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為策之善者漳之月港向為倭奴窟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為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為南澚澚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雞母澚有宰猪澚有龍眼沙澚有雲蓋寺澚有清澚有深澚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濶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於娘娘宮澚口之前後泊蒙衝巨艦於澚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謀悉力僅能驅逐之於廣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略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為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逆慮謂當於五水寨之外於此更設一鎮即其所為新舊城所為宮室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

守之地可以耕海或可以漁即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即召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為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於海之外不當於陸於陸斯無策矣禦倭之船當高大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在大器在長兵在筅筅居前而夾用長兵大器斯為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於仙遊驅出其巢穴盡殲之於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予亦

查黜革其一二亦稽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儆循數
事振飭焉海氛庶可遂息乎

議勦除山寇

福建之山寇汀漳為多阻山中險隘為巢穴藉剽刧民間
者以為糧倚近寨諸奸狡為耳目而我學校中一二無恥
生時為之謀主羽翼挾以取重於有司因之以為利其積
漸非一日矣前時將官不能兵不諳曉諸險隘道路之迂
曲兵每不敢進而坐視其剽刧之四出竟莫敢誰何也有
司者率恇怯畏首尾惟奸人言是惑每與之私講解贈貽
之諸無犯所屬地以為信予廉得汀生陳某者慣通賊為

不才有司所藉賴冀以苟免其地方之失事予欲行黜也
乃為之祈免再且三予不可竟黜之又廉得漳生曹某曹
某者許為縣招賊首賊首要利不遂誤其縣官貌某者被
禍於土樓予亦欲行黜而海道公以守延平時善兩生能
曉暢賊情力為解予重違其意姑革廩待傚效既又結納
南贛軍門借軍功檄予收復也予亦竟黜之我軍門南明
汪公與總鎮南塘戚公共議勦汀漳巨寇藍松山等治近
寨諸奸狡為賊耳目者抵於法而無恥生予又屢行黜無
與主其謀者矣勢且孤兵可進其時也於是募知山中險
隘者為向導檄參將王如龍等引兵三面進圍困之賊既

不得出末由以因粮於我又無有為之耳目羽翼者我兵
日擡營進日逼近其巢穴以守之困賊欲逸而不能於是
日饑困多死者凡兩月餘千人中招而出者強半矣死者
又三之二其不降被殺者賊首以下百餘爾剖其腹腹多
草乃知賊已粮盡而坐困如此也夫山寇據險隘以為固
則我不能入而攻而我奸狡人無恥生為之耳目羽翼則
彼固便於出而掠司防禦者所以袖手無策而不才有司
往往與之私講解冀苟免以無事其弊坐此爾今奸狡入
正法矣無耻生相繼黜矣熟知山隘道路者多應募為我
用矣我擡營而進堅壁而守之以坐待其困憊彼所蓄貯

粮曾不能以歲月計所屯聚之衆本烏合不堪驅以戰彼
不能出而掠則無從得食而我既可以入而攻則彼勢自
窘我不輕退輙發致犯其困獸之鬬則彼有鼠死穴中而
已聞陽明先生昔勦平南贛山寇及有事於廣西之兩江
八寨嘗用此法以取勝固知千古破山寇之法當不出此
汪公戚公殆亦倣而善用之歟抑猶有說焉奸狡人為賊
耳目者在軍門總鎮能正法而學校無恥生我學使則僅
能黜革而已陳某者以被黜尚來省應武舉曹某尚肖某
者以被黜而卒從海賊吳平此非不才有司知而猶起文
送之海道公溺其言猶愛之為之蔽護致然哉愚以為除

惡務本是則軍門總鎮之事也而設縣張官撫且治於賊巢之傍近賊平之後事有不容緩者聞東西洋地方業已有成議請於　朝是又在軍門主持終成之蓋設方略以勦除賊使前賊不能為患設縣治以控扼險要使後賊不能又生發是皆保安一方所以為萬全之謀千百年之長慮也聞陽明先生用兵平賊後亦往往請設縣與學校為善後計是亦往蹟之可尋者予故併著於議將以告夫後來者云

議文場

今天下文場弊日多而八閩尤甚予為學使因校士真知

之蓋其弊非一端矣弊有懷挾有傳遞懷挾不在袖不在襟帶間但以至薄紙至小冊子寫至細字或納諸空心硯中或藏諸餅菓油燭中或又縫紉於京靸之庇內甚至細書兩股肘或又濃書於淡色青衫之裏甚可怍甚可恥也傳遞之弊往常賄通有文生又賄通吏書得粘貼同號舍或臨時賄囑同號舍之有文者代為之或賄買號軍為之借倩於隣號之有文者或有賄埋文甕號舍下預又賄囑吏書買得其所埋文甕之號舍是在監臨直指與提調監試兩司務相與稽察而防範甚至賄買直指兩司隨從吏承為袖弊生冊摺於點名後即暗處手授之此則尤弊端之不可究詰者也是在直指兩司自以公心查禁而一切應役場中者皆宜少而不宜多此外又有拜門生於有司認字蹟而取之之弊是又在監臨公慎擇有司之以文行著稱不私受門生者取以為閱卷官別設一外簾閱卷所爲置之不令與受卷彌封事而兩謄硃卷簾內外分校閱簾內外所取卷送兩司覆精校而監臨公又於兩司所取卷重複精校焉所取或不中式則嚴蒐其落卷以所取之當否即定擬有司者當官殿最自無不竭其明不公其去取者矣至於行貨財通關節等弊在閩省比我南畿尚似少萬一有之廉而得其情監臨公即注官箴不謹倘吏有

他賊跡即坐以論罷可也雖然此在文藝公去取當然爾行則何由知之愚以為言者心之聲文果平正通達即其人必亦有志行可取萬一有文優而行劣者是又在督學使訪之當黜之公且正不使其以能滕脈幸得濫厠於賓興則善矣予嘗黜三四生文優而行劣者建陽南平長泰漳浦各一生建陽南平生終無成長泰大士夫之子行最惡劣而被革漳浦生則慣濟倭後又從海賊以能文敢大言欺總鎮軍門總鎮軍門始為其所欺終擒之以正法此等生若容令進場得以文優舉則名為興賢而實大不肖者倖進矣甚非　國家所以設賢科求得士之意也因論

科場弊當釐革而併議及此庶後來監臨公督學使並有採擇云

議武舉

予於八閩所職者督學使文事爾比文場竣事而復將有事於武場也直指陳海山公檄予與場事予辭再且三不得請於是從公閱射前兩場畢乃於九月十三日入簾同協堂憲副劉我松年丈司監試總領典校事既閱第三場策論訖當第甲乙榜中時右方伯其公以提調閱卷得一生薦為首而海山公難之謂其文信可而於題旨未為中的也則以所取卷總屬予裁定予又再三辭不可也乃用陸延平胡福州所首取生為一二某公所取第二為第三予所首取第四公以為當拆至第二十卷止予請於公閩武舉每科少中會試者非文不長射劣爾蓋海濱生生東南風氣最弱地力不能挽強弓往往被黜不獲以三場策論文自表見故少入彀者今請二十名以後惟箭多則取如何公又以為然於是令諸君所取文優卷並拆名置案上內如予言惟箭多者取焉二十名外又取二十二名是科武會中式二人皆二十名以後箭多者也蓋在西北當文兼射在閩省極東南則當射兼文謂所重在射不當專在文也然則閩武生當求精習射無疑矣夫閩為風氣啟

孱地士生其間者力既不能挽強弓則曷能使之精習射歟予聞藝以久而漸熟習挽強則力亦以久而漸生予嘗分守河南而撫閱其軍民也以營陳非所當先每月惟專校射視中多寡賞罰焉始猶九矢中二三後中五六又久之中七八後則九中多全矣發矢也始猶高久之則皆水平高苗頭者絕少矣中州人力比八閩信強勁然射之中多由久而熟射之能水平也亦由久而力漸生也請移此法以教閩閩射其將漸精乎閩射精閩生中武會不難矣雖然射特將家一藝爾將才更有進於射者今東南稱大將兩公焉一為戚南塘公繼光一為俞盱江公大猷戚公嘗總鎮閩而俞公閩產也其勳猷稱著閩廣間表表矣所著褒夷集及劍經蓋射術載其中而將畧在焉是諸武生者因學射當併究心者也請著為議於武舉中因文以求射又因求射以求得大將如戚如俞倘一遇其人為國家效大用於來日則予武錄序所云海濱燕趙殆又不足稱數矣是為議

戶部員外海橋夏公墓誌銘

予昔偕計北上與今戶部員外郎海橋夏公同車其未就車也不與人爭車既就車也不爭車中善所以居既就車而與數人者共一車也兀梧之體蓋凝然終日坐無惰容

亦無有傾倚態焉予以是每私心敬公既而同平舉癸丑
進士往来文好衆曲兩相吐予喜與公文方莫有逆也乃
今年之七月予轉官来歸則公已即世經年矣公之子禹
謨等將以十月之某日葬公於峴山枝新阡持太僕錢公
狀来請銘予惟交游中能坦然不設城府似公幾人予最
知公又方悼公之亡也銘其可辭哉銘其可辭哉按狀公
諱儒字汝醇嘗讀書海會橋南僧舍因自號海橋居士其
先汴人有諱德者仕元為淮南路判官家於淮高祖彥良
自淮徙居潤城曾祖珪又徙居丹徒鎮遂為鎮望族云父
鑾字文和別號西庄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徐氏贈太安人

承德公生子男四人伯偉仲仁叔信公即其季也生而警
敏為邑弟子有文譽以禮經中應天庚子鄉試其會試則
予癸丑同年進者也初授知浙寧波之鄞縣陞授南京戶
部江西司主事卒乃止今官焉鄞故倭奴出沒要區民患
甚迫切而民力甚窘惟公寓節縮於調發供饋中由是民
賴以不擾地方亦卒賴以無事始倭之逼鄞也城議更築
公曰修之便卒如公議修之果稱便語在石塘聞太宰記
中時當道有因軍興議請預借歲辦者有欲主令富民造
兵器供軍餉者公力言不可於郡守咸寢不行雖忤當道
意然公以欲紓民持論正故其人雖甚嗛公而卒亦不能

中傷公也乙卯慈谿被倭其民奔鄞以避時賊勢倡獗甚
有議拒弗納者公斥之曰此皆朝廷赤子柰何分彼己忍
使橫罹鋒刃耶於是大開城門納之賑處得所慈民賴以
全活甚衆鄞有爭水利而積歲不解死於訟猶不已者公
為築隄黃潭決塹張村利與害除而爭者遂息有冤獄不
得雪亦有疑獄不能明者公一辨其枉一使伏其辜而或
肖公像以報或又以異政稱焉是時總督梅林胡公侍御
玉泉趙公沽渠李公交章論薦大要稱其慈良朴直簡約
寬慎如公之為人其遷 留部去鄞也邑人遮留之不能
得則為勒石樹碑以識去思今觀東湖黃僉憲公所為文

大要又謂几几抑抑春煦冬溫亦可謂得公之真者矣又
如榷杭稅而不為溢額之取以要能名但謹稽查除積弊
而已其在 留部則以倉米浥爛憫倉官王仁之無辜而
以他羨餘補之卒全其家以歸公行事務寬大其可稱類
如此公始以不及被考當落職也人多為公不平乃公則
固怡然就道方擬改選天官也而疾作於瀛海道中比亟
馳還則竟不能起矣於乎以公之德之才而壽與官僅止
於是此豈非命歟公為人質實而重厚孝友天至處兄弟
終始無間言分財遜祖遺業不取養從母徐事寡嫂韓恤
族妹皆極有恩睭故舊親友能滿其望待從子禹甸無異

已子其教之也亦如教其子云盖公以長厚之道居家而
居官乃其天性之固然至於視隣邑民同己民視從子真
猶己子則尤公之厚尤為人所難能者也公以某年月日
卒於家距其生正德丁卯享年五十有六配嚴氏封安人
側室蔣氏子男五長即禹謨邑庠生娶陶某女次禹貢娶
禮部儒士錢文女錢即太僕公弟也次禹功娶太學生何
喬年女次禹鼎聘府庠生居哲甫女俱嚴出次禹時聘尚
寶卿靳弘女卒未娶蔣出女二人長適參政茅鑿子須次
許聘府庠生戴麟趾子先得孫男一道隆幼未聘銘曰德
厚而年不為壽才大而施未及究天於善人云胡不佑峴

山新阡期公萬年名比羊公庶其無忝焉

封居秋田謝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緯字文卿別號秋田居士其先盖江左名族也
祖居邑之懷南里曾大父某以富戶充貢筴菌稍稍廢其
業公之祖諱某者始徙居郡城今某幽宅尚歸然存故里
云公生而岐嶷少好誦郡曾言尤工書纖妍遒勁盖上逼
鍾王矣於是謝秋田書遂著名郡中人從公求書者戶外
屨常滿郡大夫聞之因辟公為從事功曹居無何即棄去
曰非吾志也乃以所學教授生徒兼課督其子都運君兄
弟試都運君兄弟文與行皆蔚然有成出自公庭訓為多

都運君始由計部轉而刺括也公親涖括謂之曰括俗淳
習儒簡訟汝其專用拊循毋事紛更為以貽民患苦逾三
年括政成僅轉今官公則又貽君書以為古之廉吏多由
能職以自表見汝第勉為之勿謂此官為不當汝意也故
都運君奉公訓言惟謹所至有廉能名初公喪浦安人都
運君浦出也而方在髫亂公愛都運君異甚盖自以憐君
少念浦安人最辛勤故見君猶見浦安人也既而都運君
連第登　朝矣公繼娶杜安人適又喪時都運君之弟曰
敦曰徽曰敕者又方幼未立也公則又愛三子迤異甚益
又以都運君既成名而三子者則方幼未立也而又喪其

母故見三子又猶見杜安人也人以是知公之能教又能
用其愛於諸子如此公為人坦亮汪濊善蔽人過失人亦
不能測公之淺深雖屢窮約每悠然自足不一日有戚戚
容其以都運君奏計部最受對命於　朝也章服軒乘輝
煌閭里鄉人咸為公稱榮公則又沖然簡樸而和易殊不
異曩昔時為人人以是又知公之能處亨約無驕諂也如
此公少失怙恃依於異母兄某某以嫡庶故怏怏遇公人
多不可堪公友恭則逾至比兄亡凡治喪之費一出於公
從其厚曾不以曩所遇有幾微嫌於懷為郡功曹時同事
者坐註誤法當配公憫其無辜引以己歸由是其人獲以

自全而公亦旋得白馬又有金谿丞王某者以被逮涂疫
疾亟矣適求居停莫有許者公獨延之家旦夕且死為料
理終具聽其歛且奠於中堂不為忌人尤難之生平不以
盛怒加人雖僮婢有過但小加誚讓而已終不以重楚相
及也人以是稱公為寛然長者由親及疎由輩行及僕隸
其能厚道待人類如此公生於弘治乙卯卒於今年嘉靖
癸亥八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初娶即浦其繼即杜也
並以都運君貴贈太安人浦安人生子女各一人子即都
運君名教舉庚戌進士娶許氏封安人女適高節杜安人
生子三人即敎徵敎敷娶陸氏徵娶張氏皆郡庠生敎娶

史氏女一人適褚楷孫男四人言邑庠生與其弟誠若謙
賢都運君子謨徵子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言出其所與
議婚姻者皆郡中閥閱家也嗚呼人以都運君貴出自公
之能教乃其享有福壽於身也則何公之心之厚以積累
之是信然矣然不知以公之能教不能再沐褒封於其子
以公之厚而不能盡食其報於天也此在知公者猶為公
念不已矧於公之予我矧於公之子哉予嘗與都運君同
朝知公又今年予轉官來歸適公且舉襄事都運君介其
友周君字其持憲副宜興楊君字其狀來請銘楊君與予
為同年友言又可信故不得辭而為之銘銘曰教享其榮

命服秉軒嗣公者有言尚未能報公之恩德居其厚裕忒
後昆知公者又有言尚未為大公之門惟公德教雖死猶
存光大之慶未盡於公身是宜在公之子孫

野莊荊公墓誌銘

公諱樹字汝德家有蕭野田別業公父亨十府君嘗耕於
是號樂耕故公自號野莊以示不忘先志之意也其先世
居曲阿之某里自祥十公贅皇塘袁令尹氏遂卜居之傳
及公蓋七葉於茲矣世以力畊為善能振其族故皇塘之
荊氏稱邑中著姓云公性孝弱冠即喪父亨十府君能奉
其遺言慎以養身勤以治生惟謹事母許孺人能得其歡

從父亨十一君早殀無嗣從母賀孺人卻族人爭繼者必
欲得公為嗣子公曰某獨子豈宜為人後於是固讓於爭
者而不得乃生事死喪奉賀一如奉許孺人而所遺產則
悉歸賀婿馮未嘗有寸土一椽之受即受必酬以直明初
志非利其有也公為人小心謹長又素能以厚道居己人
有非事相干者必直以理或曲處以情不煩官府也而又
能坦然忘其人於既往其與人承接雖卑賤童豎必婉言
和色款及之無惡聲無傲容蓋公生平雅性如此每歲歉
人饑必賑貧者以粟有稱貸不能償者輒火其券有鬻產
者多以厚直酬之雖增擴祖所遺業數倍頗致饒裕而能

得人人心故荆氏之循理畏法能大其家世者必舉公為稱首焉自中年以至於老無歲不延致名師無師不加隆禮故能教諸子俱有成孟文炳季文煥並遊國學升上舍仲文燁叔文焰先後領壬子乙卯鄉薦而焰登己未進士自烏程令陞戶部某司清吏司主事諸子若孫者蓋方嚮榮進未艾也而又能推其餘以及族人之子弟其族人之子弟領鄉薦升國學補邑弟子員者多至一二十輩出自公開導之力為多蓋公奉其先府君遺言即推廣以教諸子若孫又推廣以教族人之子弟故荆氏之能教其子有成又能波及其家慶於族人也亦自公始之若公者其可

謂吾鄉之善人也已初邑大夫有以鄉飲賓請者辭不肯赴曰某何德可以當此戶部君始授官烏程自京師還而往及自烏程轉官來歸兩持海內諸名公文為公壽廻按我蘇松文峯陳侍御公聞公好善有子檄有司致冠帶壽衣於門以為公八十優侍之殊禮公皆謝不敢當曰某此生有餘榮當亦有餘愧矣戶部君在烏程時迎養再三公因一至焉日惟以勉強行善事及平反獄囚二語教詔之不已去年冬疾且亟矣猶以勵情勿無墜家聲為諸子囑不已也於乎公無一念肯忘為善亦無一念肯忘教子為善其為人類如此若公者真可謂吾鄉之善人也已生於某年某月日卒於去年十二月之某日得壽八十有元配馮氏先公若干年卒側室吳氏亦先公若干年卒子四人即炳燁焰煥炳娶高氏燁娶周氏繼蔣氏焰娶徐氏煥娶鄧氏炳焰煥皆馮出燁吳出女二人長適予從兄累次適鍾卿孫男六人炳子勉學國子生娶予兄某女燁子之封聘武進周某女焰子之奎聘武進吳某女八壽聘京口曹某女煥子之埛聘金沙范某孫女之圻聘予從子某女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諸子卜以明年正月某日塟公於某原之新阡與己葬馮孺人合窆焉先期以狀來乞銘墓中之石予觀公修形美髯氣豁而神爽其相頗類昂霄之鶴

雖既老而耳目聰明步履強健猶若壯夫竊嘗心異之故往年因舉恬愉之說以壽公稱其有襄陽龐公不入城府之高為能恬以養神能教四子一孫有成足追燕山之竇氏為能愉以自樂其性以是頌公期頤上壽且備膺褒寵褒於將來也今公所享雖不為不壽且榮乃竟未滿百歲未授褒封遽已矣雖然公之為人足稱於鄉閭其壽有出百歲上者若夫褒封之典則方有待於諸子若孫蓋如取諸寄也是宜不足為公憾而予以姻黨之知公者宜為公銘銘曰登耄年非不壽有可以傳為不朽以善教成子名身前宜褒身後榮麗之身實之子在公一家足稱美吾

爲銘納諸幽石不磨兮幾千秋

顔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鍾太孺人者封　南京大理左評事長沙樸菴顔公元配雲南按察副使銜厓先生母也太孺人既卒之三年先生以服闋赴選天官某時承乏翰林屏以墓中之誌見托既而先生補官去　京師某亦尋出爲西川學使彼此官轍所經不獲相避逅凡數載於先生命久未有以應也今年甲子某自汴藩改視學政於八閩先生自其家以江西右方伯春江董公狀來申命之惟某既出史館先生猶追念曩所托不置數千里命使𫌨書何敢當又惟先生昔宰吾

閩之金沙也某爲諸生時即嘗以文藝受知則因先生以知太孺人莫如某者矧又有命自昔其何敢辭按狀太孺人家長沙之善化鍾故邑里中望族也父海以高行屢爲鄉飲賓母胡夫婦偕德有梁伯鸞孟德耀之遺風焉太孺人生而有淑德於女中行居第三父母最憐愛惟第三女人謂鍾氏女有賢行亦惟第三者以最稱踰笄以擇配歸樸菴公公故仕宦家子淸白相傳生計頗落薄惟太孺人脫簪珥紡織紝周旋歲益以佐成其學業正德癸酉甲戌公連捷鄉會試以某人榜進士知四川重慶府之巴縣在官務抑豪右志不得盡行惟太孺人力勸公解印綬歸既

歸猶及奉竹軒先公里第每以嘉辰夕奉觴爲壽惟太孺人寔協𢗟色養終竹軒世以孝聞公喪先妣黃氏毀有禮事繼母任尤能當其意惟太孺人亦善執婦道能得後姑心尤他子婦所難公多子而善教文學行義人盡究其才率烝烝起惟太孺人寔能以中國家訓相成故各有成立如此公性朴如其所自號太孺人亦雅不喜奢自公家居後優游泉石間數十年太孺人每親執酒漿供祭祀賓客事事能適公之意以相與白首先是嘗從公泛舟通惠適方有時行疾舟人不便迎醫令僕從遍施所携藥餌以全活病者其賦性恬淡而好施蓋亦與公同氣味云生於成

化之庚子二月有八日卒於嘉靖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其葬即於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與樸菴公合窆於嶽麓祖塋之次其受封則以先生大理評事任過九廟成推恩也子男五人長嘉賓國子生次嘉會即先生次嘉善舉人嘉慶國子生嘉兆庠生孫男八人若愚舉人若思娶閻氏若孔娶陳氏若朴若虛若訥聘黃氏若春若禹若啓孫女四人壻英珏英蘭英字胡猕戎子克誠雲英字瞿縣尹子順曾孫男一人其端庠生他婚聘皆名族已載樸菴公誌者茲不復詳嗚呼太孺人生於鍾爲淑女歸顔爲公令配於舅姑稱孝婦於先生伯仲則又稱賢母焉乃若

早歡公歸田能不慕榮利又能以藥物施病者有濟人利
物心是又男子所難能事若太孺人不惟無女德之全抑
可謂有丈夫之志識矣是宜為銘銘曰嶽麓之原有蔚其
阡曰惟顏氏先塋在馬鍾太孺人與樸菴公言歸於此生
死皆同妻從其夫婦祔舅姑猶似一門既恬且愉我敬勒
銘為納諸幽名山是宅經幾千秋

天游楊君墓誌銘

天游楊君與予交十七年矣始於庚戌歲聯君偕計歸舟
舟朝暮泊君亦朝暮見時見君持論高貌揚而志壯間出
所為初稿示予知君文士中最超邁者每私心奇之己未

君復上春官予適承乏太史氏時相過從見其持論高貌
揚而志壯猶昔也一不遇即飄然歸人勸之仕不應蓋世
方溷故不屑於仕君其介然不群翩翩濁世之佳士歟乃
癸亥冬予以視學入閩則見君論議種種多折衷洙泗濂
洛而發揮其所獨得其壯志猶然然氣貌則殊恂恂矣既
又出所著閩學源流及困學二録者相與印證可否鋭然
欲登聖賢之堂與君蓋又道求自得非但高一世以為志
而已也予於是蓋三見君每見每不同如此君可謂進矣
乙丑還自春官方寓書勸予以正學廸士勿人人殊言猶
在予耳未忘也乃遽聞君已矣斯文之痛忍言耶嗚呼尚
忍言耶冬十一月予轉官來歸道由建既臨君之喪猶感
悼不能置今年丙寅春君之長子德輿忽持王雲竹先生
狀數千里來請銘予惟先生行高一鄉方檄學官有司率
諸生及其門其言可信予忝君道義交久又雅知信君者
其忍辭不銘君耶君諱應詔字邦彥嘗讀書武夷天游峯
上因號天游山人其先來自鳳陽府壽州延壽鄉始祖朝
先者洪武初隸戎籍從征永平陣亡二世祖福補其伍以
功歷陞都指揮僉事自楚閫調閩行司遂家於建高祖鐸
世襲建寧左衛指揮使後調泉州衛管事曾祖海由祖職
陞至本司都指揮僉事祖松歲貢生任香山廣州二儒學

司訓父輝隱不仕云君之未生也其祖嘗夢大日照其家
紅光滿室君應是兆而生生有大志年十四從祖官學廣
中二十而遊庠序三十一而舉於鄉嘉靖辛卯科也祖初
於廣試叩君所欲為君言欲讀盡天下好書幹盡天下好
事做盡天下好人自童稚時其志已如此既而嘗携所業
京師京師人張氏崑崙者號能詩文一見稱為司馬子長
李太白復生君亦不以屑意幼嘗慕諸葛武侯范文正公
為人嘗慨然著中興十策欲上而不果又嘗謁徽國文公
祠仰而嘆曰服儒衣冠若他日不俎豆於是非夫也最後
又嘗自言得及孔門當與諸賢分半席而坐然則君志自

有在一許人文士稱名家曾尼滿君意耶初自壬辰舉進士不第遂適遊燕趙齊魯間久之歸充然若有所得其卒業南國子也獨心推奉常呂涇野公師事之公稱君心地光明具有作聖本體其與相知者商訂所學每云學以寡欲為本以不愧天為的人有橫逆相加輙受不報又自謂能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君於學真可謂有得矣蓋其志直欲齊古人不苟同流俗嘗即所居作道宗堂奉祀孔門諸賢聖下及有宋諸儒及涇野公日揭公所嘗著教於壁間若日與參對又作日史自膽蓋真能不愧卽門不欺屋漏者其取諸人為善也始以能詩文遍交當世名

士如王遵巖傳丁戌諸君皆生平極相許可藩臬郡守而下有崇尚儒術如雙華柯公健菴舒公存菴松澗二金公等皆忘形忘勢分願與君交而東廓鄒公龍谿王公及予師荊川先生凡名公訪遊武夷者非君莫與俱至於魏莊衛韋介菴二先生聞君志篤於學多神往而心許其同年友松莊溫陵蔡君慕君之高遂謀居建以日相砥磨蓋皆人所不能得者君之有得而日有進也蓋非君取人即君取於人誠不為無所自矣若君豈非流俗中所最難者歟所著自二錄外有衛道錄以斥禪學之非有五經辯疑四書要義以發明聖賢之與旨然志未就竟齎以沒可惜已

君性孝友以父母早謝眷嘗著懷親賦以自憫年餘六十猶思刻木事之其自廣絜其祖及祖母鄒二櫬以歸也君時年少爾即能如老成人聞有虎大庾嶺與一僕守空山達曙竟以無虞過盜彭蠡湖中流擊檝自若忽颶風起須臾舟竟脫僉謂孝感致之愛異母弟應詰施及其子公輅等不異己生塋故友謝君早情反出謝君之弟上可謂有厚道居鄉不泛交不妄取與然或急難解紛倡義舉作士氣則爭先為之惟恐後處家以嚴教子弟以禮平居無事足跡不履公庭一布帷經十餘年不易固其性然然亦由學力所到乃能然也君生弘治辛酉十月十五日卒嘉靖乙

丑十月初三日年六十有五配邵孺人先君十年卒以丁巳年十二月十八日君自治生墓成而塟孺人於其次其內行具龍谿王公誌中子四長德輿郡庠廩生娶李氏次道輔甲子舉人娶朱氏次文軾娶謝氏次朝範娶王氏女二貞適彭以旂鸞適雷世澤孫男二廷夔娶徐氏廷節幼孫女三方適雷應治靜莊幼所著天游集二十卷困學錄四卷所編閩學源流錄十六卷俱行於世乙丑冬十二月有七日德輿等塟君天湖山即君所自治生墓邵孺人所先塋處也蓋既塟而後請銘銘曰詩賦文章李白馬遷人或稱君君不為然建有大儒曰惟朱子忠齋未能為君所

恥言足文身洙泗淵源乎稱克家禮樂萁裘昔世方涸十舉未仕今時巳清一疾弗起考亭之哉可卜千載惟君斯仁久亦不朽

祭慷東姊翁

惟翁天挺直躬人中耆德孝友成行孚於鄉國徙義不回徙善甚力宗鄰視之並以為則翁之先公以世德稱曰惟冢嗣不忝家聲惟太孺人時或他怒長而承歡猶孺子慕翁於諸弟且撫且誨有師之嚴有母之愛費有所當節財本用之不輕義有所當施則囊亦不吝於傾是非取衆月旦同風買田周族希文是宗以棄官之早而庶幾於彭澤之元亮以城府之不入而比之襄陽之龐公非所謂異代而同調均之為末世之高蹤也耶其也晚出翁門素辱翁知休戚相通道義相期昔予别翁應翁之衆令馬来歸釆為翁懸自翁之云逝也鄉無老成家喪蓍龜吪已增我一方之感嘆而如渴與饑矣矧予之於翁而終言永訣其何以慰吾之私墓下之真情因詞見三上翁觴有淚如霰尚饗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二八閩稿下目錄

奉存翁老師書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論講學
寄嚴養齋公
寄羅念菴先生
寄羅念菴先生
寄汪南明巡撫
與劉羽泉中丞
寄金松澗
寄周洞巖
寄周洞巖 論士習
寄劉我松
寄王近山 論著述
寄龐惺菴
寄高鹿坡
寄胡廬山 論學職
寄胡廬山 論學政
寄吳悟齋
寄王會沙

寄孫淮海
寄唐恵菴
寄唐恵菴
寄唐恵菴　論地方事
寄戚南塘　論士風
寄俞盱江
奉林對山先生　論風教
奉林對山先生　論久任
寄鄭環浦　論風教
寄王雲竹

寄洪方洲
寄蔡松莊
寄蔡松莊
寄楊天游
寄陳對溪
寄丁少鶴
寄孫石雲
奉存翁老師小啓
奉袁元峯閣老啓
奉李石鹿閣老啓

奉餞汪南明撫臺出巡啓
奉餞戚南塘總戎出師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二八閩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王大道校正

奉存翁老師書

附啓學職之當久任視他官爲尤甚前者於西川未得久在地方甚用爲歉茲遇　廟堂王張科疏部覆已經奉有行矣覲典幸賴栽培得免罷斥此後若有循例遷轉仰祈暫停寬假歲月外郡則歲考得以巡歷一周省城則書院作養諸生冀得相與稍久庶有轉移以收末效而某一人之私情或以三載之考叨有贈典以貤先人則師翁莫大之恩賜也某恃翁恩猶父子敢以情布伏惟台慈俯賜矜

登錄上書院規程一帙請教風便幸不吝一批示至懇

奉存翁老師

恭惟四相同朝同心同道同致太平有道之治寔賴我師翁旋乾闢泰於其先抑何盛歟昔嘗歎恨世風之日下不謂遽轉移至此我翁經綸老手真可謂高出千古矣某在陶鑄中亦得以與覩太平有道之盛抑又何幸歟雖然以世道則誠幸矣若某之自處則殊未敢自安也昨者因請久任而早得内遷轉南未幾轉北又繼之徙來未有如此出格者初以奉常改北日承顏色於師翁閑閒之時此猶可以稍安今偶叨陪銀臺爲侍從奉常之地所誤蒙　聖恩即有如此超擢從來又未有如此出格者也某自聞報以來感恩揣分日夕彷徨莫知所措本月廿九日吳子言兄北上曾附小啓備布某以不才叨冒感激而不自安之意兼欲有所請教於門下時聞此兄從陸行故敢以兒容相托不謂其又從舟也茲遣家丁代申感謝衷私并具所欲請教附以呈覽固知於例未合於事體亦爲未諳然素中心不安情愫難已恃翁父子師生仰祈慈念一賜可否之某生平不欲以名位先人仗翁之教使某從此進步不在諸同年先尤不在諸同館先内安已分外免人非下可以天劾愚忠上可以報答　君相之知遇則爲終始成全大

矣某不勝激切祈懇之至伏惟鈞亮

奉存翁老師　論講學

惟翁以清德師表天下昨於禮部議選舉法既欲挽回詩濤以端士習茲當計吏之期又以公心主張於其上使世風日向熙明誠千載一時也欣賀欣賀某惟人才待養而成士風由教而善八閩習俗較之西川稍不如轉移亦似稍難蓋士人志向不高由義利不明義利不明由教不注爾今於科場後欲經理書院以文行志三者分取諸生肄習乎其間文優者令以文兼行志行可者令以行兼文因

邵曾遺風倣蘇湖教法經義治道各分一門通其一乃兼其餘力行學文各定其等獎乎此以勵乎彼文不取塡委冗長而務以心得為妙趣學不尚空虛口耳而務以躬行為實地析義利之秋毫明心性之宗旨積之以久磨之以漸率之以正孚之以誠或者士心可稍向高明而風俗亦可漸還淳朴矣雖然教必得其人而後立學必待乎講而後明某不能以此身為士人師而徒求之於口舌言語之間其為口舌言語也又恐淺陋粗鄙不足以發明聖賢之精要而切中乎學者之膏肓則於師儒朋友之聯反為無益而有損前者助教李棟北上曾寄錄延平生問荅一帙

正將求教老師以為教諸生之地爾久不蒙裁示可否致因通候之便而復私有請焉夫因師門之教以能為歸又因延平生所當與聞於師門者以風動全閩之士於以轉移澆薄而挽回淳古使教立而才成他日可以備禮部之選舉充吏部之擢用以無負相公德意皆將於是乎取之然某自惟則非能立教而講學者此弟子一念微誠所為汲汲致望於門下之與其進而指其迷也不揣僭有所白某不勝悚息之至惟門下有以終教之不宣

寄嚴養齋公

去冬曾附興化府推官周希旦具啓上申賀私想達矣惟門下以文章道德為當代名公行即晉陟上台坐調元化凡海內大小人士盡歸門下陶鑄中某也無似寔首蒙陶鑄有年矣每自恨圖報無地公近因科疏覆議學職當久任此正某夙心也惟是八閩士習較他省稍難轉移近於養正書院分文行志取士充肄身自處於其中朝夕漸磨遠邇風示少罄一得之愚以冀收未效於萬一然亦非稍久不可致者覩典宰伏裁培得免於罷斥之列恐因循例叨轉事難就緒緣此不避忌嫌敢以情布某或奉職無狀績當論罷則不敢辭如其未然則望寬假歲月責以有成而某因三載之考亦或得以少盡其私情用報老親於

地下則公莫大之賜也生平進步不敢冒昧有干惟此一念不能自已又知事非干進或亦為公所不罪也恃愛輒露其愚伏惟慈鑒

寄羅念菴先生

某自先師捐棄以來每思迂疎陋劣之人無從質疑受益碩海內宗盟如公寔繫斗山重望前此擬轉楚省一階冀得於嶽麓經行之便一造請以抒積悰不謂今又遠出八閩而大賢於時事又似未有出期緣是日夕殊耿耿也今春蜀閫幕有楊斷事者從周南入京師曾附一書托轉上後聞令弟尊允轉許州二守擬得於汴城一會悟敬詢動

後餞接來教如曩昔於川中時得通彼此音問此中正切
切乃不謂五月間叨轉東還時令弟則尚未赴任也抱歉
至今懷慕殊不可云逾近以校士過汀州見長汀王尹奉
詢起居知此尹即公門人也從此脩候有便矣私心甚喜
又聞主張貴縣圖冊井井足貽數十年均平之益於一方
此賢者經濟中一事以此窺公未盡忘世私心又甚喜王
尹敬道德履亨嘉及令器尊兄雅志則又喜不能定者親
叩函丈獲覩有道休光於一門也其無似忝司風教者再
曩於西川奉公真切訓言以文行操切諸生雖行之未久
輒叨轉去然川俗稍近淳樸似亦有一二末效矣非公其

孰成之玆來閩省其地利心競習漸淥頗深較巴中轉移
似稍難而迂拙於此又或恐有未宜惟是積誠守正化誨
之不已在鄙念則亦不敢自怠竟未知可否如何也惟公
垂念不吝時時開廸使不墮落則終身受益多矣切伏切
伏先師建祠已就為觀所撫臺以生前簡禮之故不悅於
其身後而有司承望但扁以文章名家主尚未入近為常
郡六學諸友作一呈投遞督學耿公此雖未文似謂於先
師生平亦頗得一二形似謹以原稿錄上請教望批示趣
誌銘專待為泉壤增貴其行時舍親玄卿兄托[illegible]
行狀此時想亦可執筆矣狀成容專人叩請如何正[illegible]

未入川其時已先出川矣天之限人每如此可為一慨此
兄文學政事能不忝門牆邇來未知時時得通訊否也恃
愛冗次草草如家書狀伏惟道慈亮之外家祠仰乞大作
以垂之世世倘已脫藁幸發來吏賫下至荷

寄羅念菴先生

歲前於臨汀校閱之後曾遣吏人賫小啓走候門下時則
以王尹為公門人故喜於通問得便也此吏沫還報而邵
武學傳李君以轉太學傳來辭知又出自門下喜此君雅
志甚得老師法門相携連日彼此不忍捨時則胥原曾丈
適出公一書中言右手不能作字問而始知道體久欠安

蓋緣未聞故前書失於奉訊歉不可言此症當是風濕所
致豈庭戶久不出四肢血脈覺有拘滯不能流動乃爾耶
其以為隨時隨地若真趣活潑時或出而游衍登眺於外
以發抒其胸中之所自得此是一疏風順氣散也久居一
室終歲不與人接應無乃有幽鬱乎公道能自得誠不敢
以是相窺乃晚生所以仰思門下至情則等於子弟之戀
慕父兄是以不覺其多言如此爾伏惟尊亮

寄汪南明巡撫

昨差官還閱草草附短啓上謝殊愧欠恭此後又經月餘
矣正於十日前發送役全齎所寫校文編遲報忽遇癢作

又停閣十日餘積仰愈久愈深然積慾亦愈久愈甚也仰祈門下慈亮之惟荆翁老師具一隻眼能得古文人作者之妙於千百載之上惟鈞臺獨立千古能知荆翁所以知文之妙處而銳意欲表章之皆可謂一世之豪傑誠不可無一言以弁其首於以傳之於後來曩求大序蒙慨然許矣望終其諾千萬其不自揣量亦欲聊綴數語於編末以一鳴二公之用心愧病未能然亦終不敢負此心也已刋新寫共六十四卷半年間自病苦酬應外即字字句句皆經眼目但可云勤拙相補爾望轉發善梓之其意此編詔制尚未備然係王言不應混入卷中擬另編首卷一二另目爲首尾在先師亦似畧有端倪未審高明以爲可否也某伏思庇濫叨不安昨曾疏辭不得上兹且力疾就道矣臨發草草伏惟台亮

與劉羽泉中丞　論募兵

浙閩事關唇齒而義爲人則軍門汪公舊子民與總兵戚公所嘗訓練而感孚可用者是以此樂於用之而彼亦樂於爲我用也浙能爲閩受募而應援浙施誠歲歲及閩矣然閩人言應募人數在浙中有難於稽查而約束者不知此事嘗經　題請必有文移相通正爲浙中存體可以稽查而約束之也不然則從私募可矣人又言欲以嘗來閩者分定班次以應閩中之募果若是則嘗來者當遂爲籍戍爾人何以堪今聽其願否而募募而去也歲一聽之還蓋是順人情而使之真視浙人即閩人無彼已也昔也驅民而爲兵今也欲驅兵而還爲民此誠是良有司事然使不銷之於無形不鎮定之於其上乃以一旦操切之而拂其中心之所利欲即爲浙慮恐亦非得計也若使哨官名總於其縣有司有執禮物來見者則以爲其所轄兵得還有各惜退縮不來見者則以爲其兵不還此亦豈良有司所以驅兵而還爲民之實意哉惟公察之

寄金松澗

某昔讀臺疏每獨慕公今者得依附末光果以志行相似日契而日親譬如飲甘泉焉所謂淡中之味久而愈長者非歟奉違以來日夕精爽猶若在公左右浹旬餘乃出大安拏家行甚遲滯然此心則尚以去公爲甚遽也道中事務多草草伏公必有以正相成處尤是去後之一辛省城諸生初甚苦其習之難挽諸生亦甚苦弟之嚴昨相別時乃覺多有感動者三四百里追送而牽引猶或出於勉強而然至於不言而涕淚橫流如隕銑輩此何因耶以此頗吾丈勿停閣書院之課習也春秋傳義弟拙稿也初爲諸生謄寫之不給故發書坊梓行之今解到弟行矣望查福

州府屬在書院之同經者人給一部其在興泉漳者則發
訣府轉給如何賜送官兵能知吾文意甚効力皆願送至
常山候弟登舟乃還弟亦欲藉其力一送之知吾文意亦
欲其如此也容附謝行次意到即書語無倫次萬惟台亮

寄周洞巖

別来不覺兩旬猶滯泉南盖為同惠等邑閱巻及雲川兄
強校儒童以致稍㢧時日如此從是恐福興等處皆援以
為辭矣柰何以此思吾丈道義真愛相體相成使人感不
能忘也雖然雲川亦豈得已哉多考二百餘生即了却漳
一念然士夫家托不肯一一依徇而士夫家亦頗翕然見

稱發落後無一生喧於門告於路者春元来見欲有所干
則閉門謝之亦怗怗不復有一言説校之漳俗迥別此又
不知何也細思漳俗要是稍向朴則稍亦向野伏門下以
禮樂陶養一方擇人分訓使人人能求情性收精神以成
揖讓而明教化即此便是聖賢作用文翁在蜀風斯下矣
此豈獨弟一人當知感而知服耶侯之侯之接到曾原文
書知欲以請告乞身於事體亦謂當然然能以青年決不
肯苟令人增敬弟輩方傾敎愛而遽相睽離又方於　請
時令賢者欲引去令人殊增感慨也然否然否此中士大
夫往来又違且不得寐兄次了序記二文發差官遞報草
如家書狀且不得一秉筆親書歉甚明日往莆陽後瞻
望又漸遠矣人便或通中時不吝一言常如面談如何臨
書若對光儀不勝耿耿

寄周洞巖　論士習

寓漳旬日受教益則當佩以歲年且悉溢禮隆頫行復承
愛念不置而與人為善一段真誠則尤是從来所少真所
謂道義骨肉異姓同胞也感戢感戢方今風俗之薄惡寔
自人心薄惡中来彼中勾夷倡盜種種敗壞處仗兄經畧
海波當見日清而人心士俗則尤所以致此之根更當有
以拔除而轉移之士夫舉人見百兩銀如性命關繫一般

昨衆舉人送至江東猶要之不已云此乃是舊規稍露難
從便似憤激為舉人時已若此他日登朝安望有清節直
氣耶以此推之生儒胸次意見即是此胚子耳作養之何
益願兄加意於施仁高則賢潘桂芳諸生稍稍與之講明
聖賢之學以為轉移人心風俗第一義若消除得人心真
盜賊根子勝如殺却百萬倭奴也此事惟兄能為之亦惟
兄能聽之故去後不覺饒舌如此弟四夜違旦不就寢覺
火動而勞不可堪今且杜門將息兼一了泉事乃還興化
想尚有十日留寂邇請教稍便敢草草尚容嗣音如何

寄劉我松

今之碌碌仕途者能無形人短以見己長懷濁念而冐清譽一膜之外便爲胡越終日之間盡從矯飾者乎此猶當世之所取者若其所不足取則益又不足言矣惟兄存諸中純是真根子見諸外純是真本相無有一念欺僞不着一毫粉飾歷事久而行愈勵交人久而情愈親真有爲地方任事之實心真有爲僚友任怨之厚道半載以來受益無量方期峻擢以補公道於前此不謂淸時猶復有此舉措也此於兄本無損在兄本亦不以此爲損弟吾輩一時相與頗號直道誠心彼此皆坦然不設城府而兄有此行𤋮臺又以賫捧去益友睽離不能不耿耿縈念爾別後每

捧手書若接晤語至於按長樂月餘展校獨處每日腸用九廻迄今猶未能平也文旆既還潮恐未能即爲出計吏役言圖式堂搆方事經營似有定居故鄉之意然來翰則又言卜居宜興已決竟以達之當事大老可相欺耶以此知兄必不然也修途聞兄嫂三姪俱安爲慰還潮後則又入奉大夫人之歡出接鄉里親友承慰愿頼話道故舊非亦人生一樂事耶果爾則身外微名又何足爲我戚戚也雖然既與長者有言矣故鄉之遊暫用爲適則可若欺長者而不遷居不赴部則非弟所敢知也原發碑文四幅已刻成帙司中諸丈皆有爲孝子表揚盛美之心弟不敢獨居凡我一司同僚皆列名其下廣爲徵詩文併傳完日容續上可也揮汗極草草似家書狀伏乞尊照

寄王近山論著述

西川一別不覺又三四年矣每懷門下休休之度於人無所不愛其愛弟也則尤未可以尋常比數頎薄劣何以當此別來由洛入閩前後歷三省遭遇長官非止一二中間相愛而相成者不可謂無至於推心置腹真有元公偉人氣量似公真不能以一二數也曩在周南聞當有學使遷轉欒欲告之當事者請稍遲以待楚中之缺弟爲公及會沙爾既而八閩命早下遂不及言至今用爲悔恨因念昔

從京邸文游如廬山諸公西川僚丈如公舊友人如會沙可謂同心同道今乃相隔萬里外而會沙則遂幽明永訣矣言念至此可爲酸楚弟平生無他長獨交情自謂不薄矧又莫逆如公等有如許離憂種種在心弟未知何日可得聚晤一傾倒兼可免牽縈此懷抱也公本用世大才又方際　明時而東山久卧似非所宜每念及即爲公不能平既而又爲公思之宦途作述終是酬應中風壓面目不能成就自己一副當出世言語大作可追古名家家居既久胸中寶藏當時時有光怪出見幾一琢磨便可爲希世物流傳今古當使人人稱珎以此較之近代欵名其肯輕

遜以相易耶然則公雖居山林亦未嘗無以自重無以自
樂也弟未獲一對吐膺和如西川曩時爲耿耿耳敝邑有
一練湖中有一墩名道人墩可數十畝廣周遭皆水非舟
楫不得通而舟楫在湖中甚少近始輸直於官請而得之
他日若卜築成可遂幽棲了宿業亦是此生一適意事每
念猶恐未能早遂此以此知公之樂當已先得我心同然
矣敝鄉王判來便輒此附白以代萬里面談情長語多漫
千萬照原之

寄龐惺菴

弟自丁巳歲於京邸別公迄今已七八年餘矣由川洛而

關凡三轉皆在風塵中動經萬里行役獨私心馳慕公清
節表表每不任高山之仰中間量移大梁駐札周南則公
所嘗振揚風紀故地也屬吏曾叨按觔談及之猶似風采
凜然誠可謂當代真御史矣入關以來尤切依戀方以關
寄莫候爲歉乃今表兄黃學諭至辱手書獎借滿紙兼清
既自遠貽之良用爲几杖之愛感愧更自不可言也浙與
關壤相接聞驅徒入境蕭然無一人敢干法紀足爲慰
大丈夫遭際明時道行而身榮豈不爲生平一快哉弟碌
碌無可道然奉兄教雅但不至甚墜落爾久任之說曾請
目弟始之冀勤拙稍相補非敢謂於一方風教真能有裨

也公更何以教之我松兄相與半載事事受其益別後
殊令人不能忘柰何其不理於口至是耶即一二事近曾
具達存翁老師聽不聽未可知聊盡吾心爾陳判𦒟行之
便附此一道鄙私揮汗草草伏惟台亮

寄高麻坡

去夏龍峯丈由南陽入關中途次寄到手教并嘉製數種
既穆然清風入懷又燦然琬琰在目欣慰歎服不可言夫
此乃兄之餘也已足超邁流俗傳之無窮矧寶藏秘而未
出者尚富有耶闊天萬里忽獲拳書知有尊翁老先生之
變初甚爲兄不堪既而知以偏滋樂親殯殮爲孝思所安

則又稍稍慰我遠悰焉蓋使官於京朝或方岳去桑梓遠
恐未必能有此也由此則害我者亦寧不爲愛我耶弟外
補後每每以乘除往事自寬頗於世情不甚牽縶弟前時
好友一時俱分散去不獲追我燈前月下之清歡是則爲
耿耿爾去年欲得貫省一缺仍擬與兄周旋并哭會沙兄
於宿草之墓幾作書白之當事者後竟以半生藩籬未容
遂剖破而止至今尚自有餘歎也合併既未有前期則天
涯相許以不負恃有此心亦尚冀便中彼此時一寄聲瀬
弟今在關而海宗丈爲關人此則通候之一便也長篇短
札卒不惜時相與吐衆論心如何歲前在順昌得與川接

啓語亦談兄交誼為多今披兄書恨不又即會川樓一談之也冗中綵草草無倫次伏惟台亮

寄胡廬山　論學職

弟目前歲去洛入閩後未能繼通一書甚用繫念近得郎報知兄榮轉西川督學喜不能定非為兄得轉一官喜蓋督學教行道亦行又弟所嘗薄遊之地兄必能為弟一脩所未逮故不獨為兄喜亦為弟自喜之也西川士子近朴若於公道中稍存厚道一時即能感孚雖去後亦尚有憶念未忘之思在弟且然況以兄之純然道義作用其不尤易易乎夫督學以道義法紀二者並行而自守則尤貴定

取文竭吾目力而主之以無私尚行則尤宜加意於此而行之以信必不論文之優劣既行賞責後一以誠意薰蒸其與人為善一念當使時時流通物我間即至難化誨當亦無不感應也此是兄之餘事弟輒喋喋恃舊愛敢效芹曝之愚如此爾八閩士風稍不及西川士子因積習後苦約束稍嚴初似不能相安今漸定矣弟昨援兄例告於廟堂請久任自弟始蓋遵奉部行而又請之於未遷轉之前得請似稍易此非為名誠見此官非久任不可爾此中恐有可商量處惟兄久懷此念故亦惟兄可與共道及此事也然否然否敢同年何鳳野兄人行附此一道鄙私前歲嘗寄一書違之楚侗公意亦同此不謂其以鄉士夫例不蒙吝書亦可發一笑兄今得無亦類之乎揮汗極草草伏惟尊亮

寄胡廬山　論學政

一別之後遂間濶數年彼此相望乃各在萬里外天之限人一何至是也雖然前者弟叨轉時煩兄作陪兄以當事者知兩人心同道合故聯其名以相表今以弟舊遊地舊所督理事而煩兄相繼為之又安知非聯名相表意耶弟未久彼中所行多未周浹仗兄以道義更一振舉之三川之地兄之教化大行而弟亦因兄以盡所未盡尤一適意

事也川生近朴而易於嚮風曩在川北歲考稍示以意旨所歸重即蒸蒸然起如保寧劉生存廣元倪生懋德王生之臣劍州張生中爍皆卓然粹然可與共學適道者中爍與潼川生詹弘道白士偉士信等欲相從至洛以卒業弟以道遠難之皆悵然形諸簡札士偉至引僧有渡海求正法眼者曾不憚鯨波之險而彼欲萬里來學不蒙賜允要是積誠未至用以自責士信初自潼川隨過錦城授章句至淼時疾且亟輿舁以歸猶感念不少置偉係前學使停廩生信降青生弟皆迂執不能為之一處至今尚有餘愧又巴州一新進生王與瓊亦銳然有志於聖賢之學皆可

與進者成都府學生蔣三畏趙元柱等及資縣玲逸震皆
文行不群而元柱則大洲先生子也初弟出川時諸生扳
挽不能已其送行有遠而後歸者則近歸者彼此輒相拜
門弟別後起居至昏夜猶叩扃造請如是累日川人之厚
至今猶令人懷之乃聞三畏續考下等初許中縣逢震及
新科陳生維直古生之賢可發解今陳古二生聯第矣他
諸生尚留滯可念也士風川北川西為上川東南稍次士
大夫家居如資縣周松巖遂寧黃梓谷閬中劉亦齋南充
任中齋富順謝左溪右溪熊南沙夾江毛青城巴縣曾白
山合州文少江及大洲公皆一時之表表者春元如閬中

傳泰內江趙蒙吉雲陽朱好謙省城劉大昌諸君亦居今
而行古道者也督學關世風敢附以聞於執事者延歷考
校之暇幸留神專訪隆禮加意以來轉移世風千萬近已
作書附敘同年何鳳野家人茲送陳獅岡吏還又便附此
亦知萬里寓書之難故不嫌喋喋乃爾揮汗極草率伏惟
尊亮不宣

與吳悟齋

憶自戊午睽違動踰數載光陰殆似隙駒之過中間升沉
否泰暮向世事一番更新細思忽若夢中事惟公以懷忠
抗疏直聲動海內身抑而道愈伸如弟獲在相知交契之
末乃謾者謂疏草實共相成緣是有西川之出移洛寓闕
壯遊萬里自是生平最歡適事弟名實未副而冒爾分兄
之美且既出而再叨轉若兄猶間關百粵未能稱人意為
耿耿爾雖然曲突徙薪所去輒已中今正　清明有道時
也寧使施公恩澤在焦頭爛額下乎行睹　聖明思忠言
賞先見賜環之命即旦夕下矣敬俟之敬俟之東西奔走
每私詞動定於交游間知處瘴鄉無恙時有鄰虜旋即亨
吉以此知天生忠直以為國家備嘗艱難將為即日大受
之地而隨處必有神明呵護則彼蒼所以保全善類之意
殆亦不偶然也鳳野兄每聚晤即私論曩時心事知渠通

問數四而弟尚關候至今亦由遷逐各在天末少得托翔
便故也雖然乃此心則時時在左右矣正想仰間忽武生
諱時臣者云是令弟遂草率具此以一通數年睽濶之情
時巡院陳海山公正從三山出延建酬應冗沓中殊未盡
所欲吐伏惟尊亮

寄王會沙

新正茶陵州皂隸陳儀還便會具一柬托令送宅上轉寄
未久即得邸報知兄當調任豈尊體不耐校閱之勞故有
此處抑別有說耶吾輩處世但能反己無咎一切外來毀
譽利鈍皆於我無與然或果有未盡處因人覩已亦是一

切磋之法也此等處幸勿忽漫放過居官居鄉俱當有安身立命之地弟不慮兄之介介於此但恐漫然置之不屑與不聞耳弟亦為老親強力在此兄所處事與弟頗相同且少忍之望勿萌他念至囑也自廣還長沙必且有半年留聞尊體得遇良醫已全愈更一調攝令強健如初弟時天意或肯從人使吾輩數相知或再有合併之期乃是此生良緣也萬萬念之萬萬垂聽之兄入廣後未嘗有書見寄今還或廬山兄或家兄處皆可附書一遇風便不論長篇短札即寄數字庶免日夕懸念如何如何冗次草草萬乞尊亮不宣

寄孫淮海

自陝洛睽違以來東西相去幾萬里每於門下有停雲之思尺素久未一通方用耿耿春初忽丁順慶寄到手書如接晤語殊喜慰不可言錦城參藩駐守自臺司往來外頗無事餘閒可仕學半又西望青城峨眉秀色若圖畫足發吟興想著作日富且精乃黔蜀壤相錯家慶得時時適尤兄至適地至樂意時弟雅望方際　清時時方以出格用人想柄召當在即來教云欲自引在此時於賢者恐非所宜也然否然否弟叨冒兩省學職一無裨補惟是挽回頹俗一念則不敢自棄於知己近以欲遵部行久任冀稍得勤拙相補無乃為迂乎風便幸不吝一裁示之冗次草草乞台亮

寄唐惠菴

昨方洲洪太僕行曾附一束先後達未可知也弟前此經年無書蓋冗且不便耳然兄亦久無來書何耶世風日清兄當事日近正人君子可以彈冠相慶矣雖然言易而行難機易失而時不可再平日料理得十分臨時只做得七八分何者事有不盡由我故也若平日料理分數尚少欲求臨時盡如吾意欲不貽後來之悔何可得耶此古泉愛日之說所以弟深有取而前書特以奉告也方洲為人甚

端方古雅有擔當世道之志但性度稍褊隘其鄉人多不喜之耳大段關中士習與川洛不同不以近利請囑為非其好惡立論多與人殊中有表表然者其人即多不足於中和此風氣然也弟居此亦多不理於口然惟取信此心所詩不敢相狥亦不敢薄惟如是而已來春若不蒙罪斥更欲侍一考滿為先人計且此官須稍久方可望有成效又於難處處稍就砥磨亦未必非身心一助爾望兄勿以為迂更有以教之淑齋兄來冗冗附此道意同年中就試銓宮者漸少矣幸少加意不宣

寄唐惠菴

去歲承寄手書冬底方於閩省接得之中間多道義真切
語至今感佩不忘入春以来即奔走兵廐間至月初才了
得考校事先因旅邸喪一小犬家中喪二孫女情苦既不
可堪又積勞之後加以此中物情難於調劑用文武火候
法究曲處之亦覺甚難為力以是鬚髮漸班皮骨皆空矣
抽簪之想無日不切切徒以老親一生教養欲守一三年
[illegible]與又恐不可必得徒令人心勞耳兄空鑑久懸兹將入
照時矣前時至滁陽會同鄉戚古泉公極稱兄留心人才
弟輒私心喜今正兄作用時也佇觀之佇觀之考功文選
正郎果得其人便可望世道有六七分轉移今世道仗兄

轉移處不少望更努力勿蹉過古泉相別時每致意云請
公愛日蓋恐當事日子易過不可再得此亦名言也弟今
亦為兄致此意恃愛勿罪疎狂如何弟纔了校務便有堂
道各印務之勞又有場中文字托不得即了業債自七月
以来每夜達旦不就寢居半矣是以甚草草然方洲公同
道而同志者渠亦甚留心人才故敢煩寄此書又楊朋石
袁裕春諸兄皆自外入亦拔茅成泰之機也然否便示之
未盡之私容嗣請乞台亮

寄唐愚菴　論地方事

入秋以来因洪方洲大僕徐敬齋兄行凡兩寄書想後先
何逆矣兹於興化周節推来便又一致鄙意蓋周同鄉於
兄為更密而興化則残破之地又有言當請教也興化自
被倭患以来士夫播遷於外者不肯還居其鄉有司就選
不肯赴任謂其地經兵亂無可依藉固矣然獨不聞有人
事挽回氣化之說乎今府縣佐貳皆一兩年缺不補或補
而不来士大夫僑居客境今始有一二公稍圖歸然尚半
在外欲求地方之勞来還定似未可得也夫士夫不歸其
鄉在吾等官於其地者力能勸說之若選官不肯赴任此
則非貴部為之所不可蓋遠方陞選不若本省改調為是
強人以失望而来不若歆動人以過其望之易致也如府

佐有缺即以本省縣令有才力者轉補縣佐有缺亦即於
本省雜職中有相應者轉補其轉補也非品級稍優即遷
轉稍驟以誘致之官在本省既難於不赴而望過則易於
從如此即可望官充其位人盡其職業而地方事或亦漸
可以幹濟矣府止知府及節推兩人縣惟縣令一人節推
應朝後獨守令兩人在爾有一陞任同知聞已決無来意
他亦未聞有陞授来者即如學宮及府縣廳事皆已發有
帑銀擱着矣以無官督理尚経年不買木興工而滿城皆
瓦礫荒燬之地則他事之難於就緒可推也郡中今歲又
發一觧似氣運亦漸轉移若即得人共経理之豈非復[illegible]

之一機也歟然此亦所望於賢者之一事也風便附此一
布其愚幸有以處之冗次草草如家書狀千萬照亮有何
見教處亦不吝指示恐不宜寥寥無一音也不宜

寄戚南塘　論士風

公用兵十筭而八九勝虛形而實心求之既可謂古今妙
手至論潭州之冦不足平直是人心風俗日敗壞為可慮
又真古今名言也佩服佩服兩月駐漳聞與洞巖兄意合
而備親其氣味薰蒸孚感必有一番轉移處僕也忝司風
教亦不敢自外於二公然恨不早過漳得從二公後一與
觀作用之妙也今世俗雖以好利成風然尚畏法聞漳人

則好利而不畏法士夫家子弟多招納群不逞之徒或以
罔利而致亂至於生儒之無籍者亦往往自同於群不逞
之徒或亦好利而敢於為亂風俗因人心而日以壞也即
海夷不復來山冦不復作其去海夷山冦無幾矣况又有
以釀成之勾引之乎昨有士夫子被訐係干學校者亦嘗
為一發動生儒係干接濟者亦嘗為一剪除然恐揣未治
標卒難轉移也書院中近取志行可進如施仁輩數生與
之講授切磨冀以風動其鄉人然此又非稍久不可蓋
人所謂非三年必世不可得而攺者正此地之謂也
廟堂曾有關白欲為地方久留公而僕亦近從部議

任自某始蓋不獨煩公鎮閩殲倭靖一時之海氛誠欲仗
以蹈消亂萌於僕學政亦有裨補耳然否然否林子能受
公提醒之益誠可嘉獎但所著尚有一二欲請教處故久
未奉報非敢寘之度外也施生辱公相知在漳曾有賜於
其家豈亦用此以風示其鄉人耶咫尺相望不得即晤語
專此一致候私不敢具禮蓋欲彼此俱脫盡繁文直徑真
性也泉南聞有警報知有公在此何足為患惟多寡適晉
聲聞則亦煩一示之草草伏惟台亮

寄俞盱江

某昔在乙卯丙辰間讀公綿經嘗有不得同鄉之歎既而

於遵巖公文字荊川先生議論中得公之生平為多乃竟
以奔走東西未能一遂其仰思聚晤之懷茲得承乏名邦
相聞不甚遠隔適緣校務填委未及通訊於麾下方自愴
歉忽接手書過承獎借兼清惠來自殊方尤感真愛不以
世俗禮相加也謝謝當今名將可屈指而數若公蓋又古
來名將非近代名將也二華譚公近面談而致心服詳矣
使還附此一道鄙悰冗次草草未能悉所吐乞台亮

奉林對山先生　論風教

某承乏名邦年餘矣去秋文塘父母北上曾附短啓請教
於左右寔緣非劣膺此風教責任又在公桑梓之地恐以

門下士不能稱塞其萬一即貽門下羞故汲汲焉冀有一言以發我也既而久無來音某亦以校務填委周歷八閩未暇乃夏秋以來則恐門下持文柄來我南畿錄士而了弟輩當與試場屋中故又欲通書而未敢乃今則兩事俱竣在某不嫌於通書在門下亦應有以終教我矣竊省古稱海濱鄒魯非徒以其文也今也文多套子語乃士風亦稍稍下無乃大賢久在　朝其鄉之子弟無從而就正請益焉其所以風示而轉移之者少歟近承尊翁老先生從留都寄示亦以士風不逮前時為言以此為司風教者之責極知名言所當佩服而遵行弟惟某不能以此身為士

人師徒欲求之於口舌言語之末卒無有所以風示而轉移之爾此又不能不汲汲焉冀門下之有以終教之也場後畧料理書院即遷以為督學公署而空其旁近舍宇分文行志三者取士充肄其中冀先除去套文早行稍稍進以安定教法然未有所以為教也望公不吝開示指其迷而一登之於覺路夫教其為門人者以及其鄉人公亦何忍不為此乎德門貴族落然如儒生家絕不以一事干擾公秋不必慮也宮詹榮擢當即為爰立階梯而北闈典校文人雙盛從是濟濟登　朝者皆出自有道門牆同心體國功在　清時大矣風便附此一申賀私草草未悉所吐伏惟台亮

奉林對山先生　諭久任

去冬兩接手教知門下惓惓念及欲進之於大賢君子之覺路而兼有及於其鄉人至以風俗衰薄為禍亂之所由興而欲某示之以禮迪之使明聖賢宗旨以為文循種種格言也佩服佩服某也無所比數幸出自大賢君子之門墻茲又以大賢君子之所宜行教而進之敢不勉以從事第迂拙之人志雖有在而力不加恐無以仰承德教是懼爾歲試四學諸生已竣事中間志行高下稍示獎方而於書院拔其稍優者相與漸磨砥礪冀以風動全閩然自惟

非稍久不可昔於西川以　覲典後例遷而去至今猶悔其事緒之無章昨不知避忌僭具一啓達上存翁相公暨翁鎮翁二冢宰公冀得少假歲月以責其成亦遵奉天部原行也倘罪過未甚彰著尚為地方所容望門下借鼎言其許之倘奉門下之教得以勤拙相補使士習稍有轉移他日不至以既去而得罪於公之鄉里且於三年之考或亦得以少盡其私情則為賜大矣承寄示佳錄經書義力追古程式一洗近時之繁蕪論策發明理致揚榷今古首序及第五問則真　廟堂制作之文皆秦漢古格調語也敬誦之敬誦之昨閩錄中論及後序無二經義今奉去式

策論後序正自恨學步未能爾便風幸有以批教之附
便敬此申候冗次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台亮

寄鄭環浦　論風教

某主乎迂拙無他長惟是海内大賢君子訪求推遜冀以
起我之愚或資以共相與講明世教庶幾稍有益於　明
時則一念可以自信承乏名邦竊聞高行久矣每恨無以
起公於東山仗公表儀頹俗而霖雨蒼生非經貴邑知久
杜門謝客私心傾企冀造公之廬得領一言之教以少慰
其衆素乃不謂公肯命駕來會有先施而教之之盛意某
自惟疎陋何以當之何以當之汾陽祠侍教終日竊窺公

古貌古心實言實行令人鎮浮消躁真若覩登古人之堂
而受其指授發明之益誠不在多言而意已獨相契悟矣
別後時切仰思方愧碌碌無能繼有印證於門下諸生來
乃承手教及之開函捧誦則名言滿紙又令人玩味欽仰
之不能已也今世士子正為勢利語從童稚時便習聞於
其家庭父子之間其長而遊於學從事於師友也亦只是
習為勢利事爾中有一人不為勢利語不喜勢利事者衆
反指為迂而笑之譬則一國之人皆狂有一不狂者衆反
目之以為狂也來教誠切中末俗膏肓昨所以取新生及
門為其質地尚存根基尚未盡壞故欲仗公時賜提醒以

成就之冀因以風動他生爾未須強以高深幽遠只是淺
近處指點如此即為義為君子如彼即為利為小人如此
為君子他日不問升沉利鈍皆好如彼為小人他日不問
升沉利鈍皆醜只令討究公平生履歷學公平生為人便
是為義為君子便與世俗行事好醜迥別此其所以有取
於新生而使之及公之門以冀他生亦有聞而興起也暑
中不敢細煩操切時令伺候門墻一求開悟而以其勤惰
謹忽時賜教示在僕亦時得一譬發之則為益當自多矣
承示令器質弱多病姑俟平復乃來一考校德業并因此
一聞公食息起居渠在公左右自是問學之大者知亦能

承領庭訓固不急急然程督之若他生也鄭生恒懋聞丁
内艱柰何卒哭後喚令詣門一考求居喪守身之禮亦即
所以教之矣李生鉞請假還附此請益揮汗極草草伏惟
台亮

寄王雲竹

某久仰斗山茲幸承乏名邦方喜諸生濟濟在門兼以一
不肖之身時亦就正有道不謂遽叨轉去某不難離闕實
難離公左右及諸生有雅志者奉違以來無日不瞻戀宮
牆弟春仲喪孫卧病動經月餘而撫公委寫校文編未舉
遂留送後久稽修謝為歉耳貢生文誠令叔楊生德與及

湯薄來三辱手書惓惓愛念之不知此生何緣蒙賢者與進乃如此太夫人襄事既舉讀禮之暇仍望進諸生於門督教之將來以文行登一朝者皆出自有道門牆僕亦與有光寵多矣不才叨冐大過誠未知所以自處且公以大賢久高卧而某等濫厠荐名雖無厚顏曾有小疏具辭未審得上與得請否此不敢告之他公特公道義相知愛故一吐露冀使中有以教我爾樹石道南之說在貴鄉諸友誠長厚如不肖何果若心相知道相濟恐不宜有此舉望千萬諭止之陳友銑聞於某行後遂發然告休此吾黨所難用此可以愧我輩浮沉者第未知此後何所事事幸轉

語一相示勿枉却此生也差官得追孫草草未盡所欲言伏惟台亮

寄洪方洲

方今士不修行而失學久矣此蓋上之人所以教之未能嘗亦由鄉無先正無以登之於覺路也門下以文學行義稱於海內而邑中後進文行未聞加修焉豈非徒游門牆者尚少歟某承乏於此正所謂教之未能者仗賴門下同心欲轉移世風不應獨善以孤後進之望亦不應坐視某教之之未能也專擇首取生儒十數人令提調教官引之立門下幸賜與進教以修古行學古文轉頹風而還撲俗其不勝祈望之至不宣

寄蔡松莊

某生平自知無他長惟是親就海內大賢君子冀得聞所未聞兼或時相與一印證可否少有裨益於身心乃由一念忠赤所發忝竊一官謬司風教則於海內大賢君子尤其職業所當延訪而親就者往夏歷建松澗僚丈冗中曾一談公之高時以行役不暇且謂公泉人當於泉中訪求公不謂公實居建也僕未及寓書致訊乃僕之過辱公先以手書嘉集賜教於李生之來非謂其氣味有同在執事不嫌於先施及之耶捧誦集中所著種種精詣真見公造

道有得處至於素履之不苟又得之李生楊生及金丈之推奬不置令人心往恨不能即造公促膝一劇談也楊生還便附此一致仰私并道謝時揮汗極草草諸所未盡統容嗣音請教伏惟尊亮

寄蔡松莊

僕初校建士時從金松澗諸公間即知有執事以道自重能表正鄉閭矣時以校務紛冗未能求公既而思泉南諸公堪為諸生正法席者莫如公亟令譚尹致鄙意方圖嚴訊後即與退齋雲竹瑑浦諸公相繼為我造士則叨轉命下不果矣何天意限人不欲成全盛事如此既自恨相見

相求晚武夷之遊連宵對吐自謂猶有宿緣然又自恨相
別之大遽也別來每懸憶道義高情時時詹注楊生至忽
接手書中多實得名言足為近時講學者之碱砭而金陵
揆莢印證新功之說尤足使人興起公言無資不能前今
哉有求公者即蔚門亦當相屈耳况金陵耶雖然即不論
出處士君子心同道合在千萬里外猶常似促膝傾倒也
况次未及縷陳先一道所以仰慕而懷感之意此後有便
彼此不論長篇短札時一寄聲時正暑幸千萬為道自愛
不宜

寄楊天游

惟執事以淵然之蓄粹然之養亟遇清時正泰茅登進之
期也乃復懷珍以還豈非天將有意於斯文令執事發抒
其所自得上纘先大儒之遺緒下以其餘推之以嘉惠鄉
之晚學後進正執事所謂不得志於今則取貴於後歟執
事欲為吳康齋胡敬齋陳白沙三公又欲上之而若濂洛
諸公仰窺所自期待大矣世路一遭遇知不足為執事低
昂也承獎及作新變化人才之難易不敢不勉但愧未能
以身設教爾風便幸不惜更有以開示之震罷請告還省
附此一道仰思諸所未盡統容嗣布草草伏惟尊亮

寄陳對溪

昨歲校閱相遇幸知執事瀕行得觀詩文諸作則知而相
期也寔擬裒然舉首為子大夫先既而春雷起蟄則果附
如所料乃中秘則果與妙選豈非萬里外一快心事戢盛
從南來辱手書亦一一齒及之何情詞俱腆也手謝佳卷
不多讓省元公猶為執事不滿於所遭雖然士既發身登
朝矣則一切文藝品評低昂及後來閣中每月試序先後
俱不必介諸意念惟是行業雙修華實兼茂他日得為文
章宗工為時名臣以無負　盛時養育乃至冀也僕嘗濫
竽選中與試者凡四而一獲居首其三試稍下初時猶似
名心未忘既而痛自抑勵則僅能使爭心不起爾因知此
處君見得定勘得破真是半生好受用也勿以為迂幸相
與一印證如何僕曩以孤寒不能隨時至有後來齟齬若
今公道清明端修者人人揚眉此更為執事慶多矣尊翁
壯上附此道鄙私病中草草幸亮

寄丁少鶴

前月邵樗朽於邵武相見得接手書知兄動履甚詳一別
六年彼此兩勤懸憶每稍閒即不任停雲之思然兄文能
自立自守卓然為古循良吏久而不遷益徵操行表表而
弟周流川洛八閩亦奉兄之教不敢自同庸衆人此心眾
孚契固千萬里猶對面也然否然否曩有疏請知為友人

吖阻當已息念士君子惟勉其可自盡者此外一當聽之於天耳承教雲川一段說話不知從何處得聞弟待此兄可謂極破格矣自校閱以來泉南士大夫皆極感此兄不已不可謂弟無所與也此兄亦極言弟之厚處令乃云云得無此兄有背面乎然此兄每稱兄高雅而極其相慕則又非此等人也大段弟處僚屬間每欲以道義相成務從其厚而公務有不辦則操切之稍嚴或者彼不領吾厚而嫌吾操切之似過爾承兄諄切至諭敢不佩服而勉之於將來至感至謝八閩士風不及西川遠甚其習俗如流水之難挽其套文若塵土之難除今雖已遍歷積勞後皮骨

皆空矣知兄政暇從容諷詠更足令人情性也家鄉無所聞兩家兄與令兄皆亦不得轉官都淵入邊局中豈是吾邑中風水使然耶二家兄悉稍可矣令器尊兄恭喜已與髦士之選小姪交得同進是兩家盛事猶然扳附末已也兒廖取應試首臧截矣學未成且抑之亦是教之之一事今春僕一小犬兩孫女甚不可堪近生得一孫惟此稍可自解也兄家事嗣有便風可一一細示之聞閩之壽寧去處只兩三日程果否朱肖若來分守已再三道及兄渠同門有志者當不以格例駢施也寄上薄儀充令郎賀意其雲南碁子則自川中特携奉贈者更一稍此藝如何弟三

年不彈生甚矣兄今不必勞心能勝我也仰雲來便正冗甚草草如家書狀亮之

寄孫石雲

經年緣校務填委未及通書一論此心前者便中承手書見寄則道義肝膈滿紙感佩感佩閩中人情初覺難處久之則亦稍稍定矣蓋以薄見疑者弟本不薄以私相干者弟不可干以私以浮言撓惑者弟亦一切任之不為動此其所以定也此則伏兄教我多矣小兒久踈問學蹉跎兩科已是六年從此再令荏苒歲月則恐漸長漸不可成就矣蓋其專閱舊文不務研究義理以空疎無實胸次欲望

筆底不窮竭不蕪陋俱不可得也古人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柰何徒羨魚不結網耶此間近已分文行志三項發取郡邑各生使充黌正書院中趣令早來得從事有本源有頭腦學問庶可望夾持成立不遂墮落耳渠意亦言欲來故遣人特回迎之但行後非兄丈及老親母為我作寓中主翁主母則媳婦小孫恐無倚傍難放心也專此致懇幸賜許可早遣之就道若到此在年內或正月內則猶可為一料理書程乃出遲則恐當往潭泉歲考不得相值矣人行促草草幸不吝更滿紙吐露以抵面談不宣

奉存翁小啓

恭惟均調元化坐致昇平兹當覲典舉行之期寔惟公道
大明之日本清濁爲去留之地既至公而至明寓愛惜於
甄汰之中兼且懲而且勸正路由兹日闢世風爲之一清
某每荷保全無能稱塞施而莫報徒感鴻造於難名拙補
以勤冀獲篤私之少鑿下情別具鈞聽仰干仰惟尊慈俯
垂鑒察不宣

奉宋元峯閣老啓

恭惟門下贊　聖君建　皇極首膺輔弼之新名佐一人
師百僚叟晉公孤之上秩古今罕此殊遇朝野侈爲美談
蓋由忠誠結　九重之知以致　恩寵出群公之右凡爲

人士均屬瞻依某也荷陶鑄之有年恨報稱之無地昔叨
守洛因幣帛不敢通於門牆兹幸寓闕冀言詞可一表其
衷素積寸誠以修尺楮少布篤私向五雲而望三台有同
葵藿

奉李石鹿閣老啓　時與養齋冢宰同被閣命

盛時黄閣三公相望盡歸於梓里同日白麻雙拜台司並
列於槐階　主睠恭隆士心允洽恭惟大魁學士早儔史
漢調章宫保秩宗茂典唐虞禮樂蒼生繫四海之望久知
化樞當屬於文昌赤心結　九重之知忽聞綸諭洊加於
輔弼應期爰五爲世具瞻素履一生德隆而位與俱顯清

風萬古身尊而道抑何高同升如尹如虺合志爲周爲召
君臣契協謂可曠世運於明良朝野歡忻何啻等人情於
夢卜某也陪風塵爲下吏仰霄漢於上台夙感大恩輙裁
小牘恐違嚴禁不敢具一絲一帛而克賀儀欲達私衷惟
恃有此念此誠以表依戀切愧涂濡之難既自惟蹐忭之
孔深仰祈鑒原不勝悚息

奉餞汪南明撫臺出巡啓

恭惟望重文昌匹周佐爲萬邦之憲籌深武幄邁漢才折
千里之衝兹當移節鉞於漳泉行且靖妖氛於山海新須
教約存大體而畧細瑕舊擁旌旄由上郡以經下邑總六

條察屬吏浮費首節乎無名駕四牡建行臺廟謨足徵於
有截天與三台獨坐人推萬里長城烏府維風八郡恪遵
乎憲紀絳騶清道一時欣覩乎贍儀職等均承陶鑄之餘
幸托光華之末攀車扯道叨逢結轍以聚觀供帳南郊欽
舉傾城而出祖

奉餞戚南塘總戎出師啓

恭惟執事佩登壇之印用上兵以伐謀擁開府之旌總中
權而制勝兹者欲靖犬羊之群而奪其魄先作貔貅之氣
以養其威義旗直指泉漳先聲遠震潮惠盡發浙閩之驍
銳警清山海之妖氛將威尊而前茅戒嚴軍容盛而細柳

增色閑風膽落行看醜類就殲計日功成佇聽元戎奏凱仰公風雲馬工欣逢四牡之結我紫洞我冠蓋道傍敬具百壺而開祖席先馳短劄專候高軒伏惟俯臨不勝榮荷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三 銀臺稿上目錄

擬辭右通政疏

丁卯考察自陳疏

請查催武臣冊結疏

乙丑八閩歲貢生齒錄序

刻王太史詩小序

奉賀郡別駕東溪黃公獎序

送雲川周君改守永昌之任序

送公蘧湯君判忠州之任序

請仲兄呂瀆先生赴選序

奉賀成國葵亭朱公暨令弟都督蓮菴公壽序

奉賀封御史槐庭王翁七十壽序

奉賀封君思誠碩翁及元配曹太安人榮壽序

奉賀武母畢太宜人七十壽序

奉賀路母陳太安人七十壽序

王太史傳

陳廸功夫婦同傳

贈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澤菴吳公元配王恭人夫婦同傳

遊西山記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三 銀臺稿上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同安林一材校正

擬辭右通政疏

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臣姜其謹 奏為懇乞 天恩辭
免重任事臣由進士叨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陞四川
提學僉事河南右參議福建提學副使於嘉靖四十四年
十月二十八日接到吏部某字號文憑一道陞臣南京太
常寺少卿未及到任間又於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九
日接得邸報內開臣陞通政司右通政臣以一介草茅疎

蒙 皇上收錄養育詞林遷轉藩臬近居學職方欲以久
任懇祈旋擢京堂已自謂 恩寵叨冒不期庸謬又有改
除實出非常豈勝感激臣拊心循分夙夜徊徨其不敢自
安有四請於 君父前一鳴之臣惟循資遞轉乃臣子之
常分臣由編修歷外任未滿七年而叨轉五次其不自安
一也外官內遷已為過分奉常未任復此冒榮其不自安
二也丘某請修 大誌自應顯擢如臣之愚而以陪推叨
作正點其不自安三也臣同年進士見任京堂官不過數
人同時在翰林者多未及九年考滿臣自外來即在九卿
之列其不自安四也奉常為典樂美官通政係納言重寄

唐虞盛世惟夔龍能稱其職在夔龍亦未嘗驟轉而兼為
之臣本才力綿薄知術短淺其何能以堪此而一旦驟轉
有昔臣所不能兼者臣之冒濫甚矣夫以臣本冒濫不堪
如此 陛下其亦奚取而用之乎臣又惟 陛下之尊
天也 陛下之命即 天之命也 天之尊人人之所欽
奉之命人人之所敬承然而人有情衷 天必察之人
有呼訴 天亦必聽之何者以 天雖居高而聽則卑也
陛下用臣雖云已有成命而臣之懇悃敢冒 尊嚴惟冀
天高聽卑有以察臣之愚而聽之爾 堯舜在上臣愚欲
共成師師濟濟之風不敢虛飾辭讓煩瀆 朝廷欲望

聖慈矜臣不才自知於臣職稍加裁損或容且赴太常原
任庶安常分誓畢愚衷臣無任披瀝祈懇之至

丁卯考察自陳疏

通政使司提督謄黃右通政臣姜其謹 奏為自陳不職
乞 賜罷黜以新 聖治事伏覩 詔書內一款六部等
衙門四品以上官俱着自陳欽此欽遵竊念臣草茅賤品
樗櫟凡材曾玷詞林三載既未效論思獻納之忠繼叨學
憲兩任又無有立教移風之益方期久任閩省補拙以勤
豈望驟轉京堂改南而北矧黃稿撰武臣封贈之文係是
國家重典清階列文職卿佐之末尤為臣子至榮叨冒以

来瘝曠為甚茲遇　聖皇御極之初萬物幸同快覩似臣
之愚固均在　天造生成之内但以　至治維新之際百
度無不改觀如臣不職實當居庶僚擯斥之先懇乞　聖
明特賜罷黜則因臣不職以儆有位亦仰裨　新政之一
事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請查催武臣冊結疏

通政使司提督謄黄右通政臣姜寶謹　題為查催軍職
請封冊結廣　聖恩以勸武功事臣備員謄黄管理軍職
官　封贈誥敕每年查撰黄稿二次遵例會同中書科掌
科事禮部主客司郎中閻思學兵部武選司主事羅大紀

查得　内府收貯　誥敕共計三百八十二軸係是先年
駁查未報以致積滯數多如此臣竊惟　誥敕係　國家
重典文臣則　内閣誥敕房掌之武臣則臣掌之皆出自
朝廷恩命封贈各官身妻及父母祖父母等重其事而不
輕所以勵世作忠之大者也武臣得封者從初封祖父以
後累代相承共為一軸與文臣身世自為一軸者不同蓋
世世相傳之寶總在於此若因一事差違一人停閣遂使
世世相傳之寶不得家藏而世守之似非　朝廷所以崇
世勲而勸武功之意且夫膺封典以光家世在文武諸臣
蓋均之有是心者　今年恭遇　皇上登極覃恩凡在京文

職各官自一品以至九品咸得叨與　盛典曠恩而武臣
應得之典乃往往因事駁查以致積滯數多而不得以時
請給似非　朝廷所以恩覃百僚而仁同一視之意也臣
自到任以来屢行兵部轉行五軍都督府查催前項冊結
中間雖有一二開報終屬衛門隔别文移往返躭延未便
仰惟　萬壽聖節在邇兩直隸衛所及各省都司例有進
表官員来京伏乞　敕下兵部查照各衛所請封職官姓
名除不係祖父本身真正軍功冒濫請乞者不開外其餘
逐一開送五府責令進表各官領文催取結報前来以憑
臣恩覆查撰給仍每年查催一次著為定例力不能逹者

務俾得逹以俯順下情例應准給者務期盡給以仰宣
上德庶各官傳家世寶得以家藏而世守之而上沛一視
之仁下遂各得之願凡蒙賜諸臣當知所以感恩圖報於
將来矣再照兒今邊境失事武功不競致厪我　皇上有
拊髀之思倘因此以風示將臣使知　朝廷所以厚待有
功如此於以振作士氣而興起將才則豈惟前項蒙賜諸
臣知感荷　聖恩於無窮凡中外為將臣者均知所以感
激而思奮矣　陛下若允臣此請容亦激勸武功之一機
也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緣係查催軍職請封冊結廣
聖恩以勸武功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乙丑八閩歲貢生齒録序

鄉舉里選法不行於今久矣故今世士不務敦行而徒尚浮文有識者每歎之歲甲子部議天下歲貢生多衰頽謬迷之人不堪舉擻所司取年壯而文通者予時督學八閩奉行惟先又惟　朝廷以超貢為名且方破常格待士予首先奉行柰何以尋常調求得士歟於是取正副二生次又取及四生者相兼試以年以文可矣若行弗稱弗取也蓋於正副生無苛責於他生有精選焉通全閩討得六十九人榜示而宴禮之如賔興之典維時八閩稱得士既而諸生者試於　廷又試於禮若吏二部皆相繼褎然舉首

也人於是稱天下歲貢生惟八閩能得士雖然八閩生文可稱人知之若其行亦可稱人則未必知之也使士有行可稱而　國家以行求士每若此則古選舉法庶可繼見於今將舉天下稱得士矣豈獨八閩生可稱哉時諸生者倣鄉會試序其齒為録予因刻而序之且以志吾喜與諸生者共喜之云雖然吾既為諸生喜乃又不免有懼焉今夫士修於家必求無隳於官慎厥終必期無忝厥始爾今為玆録也其先後以年序似矣然有進於年之外者非謂以行相砥歟若曰某視某年稍先也以行之修則未必能稍先也某與某年相若也以行之成則未必果相若也始以行取終乃不以行自見焉則何取玆録而徒以年之先後為將不為爾諸生恥抑寧不貽予之恥矣乎吾其為爾懼爾其務以修於家者施於官務以慎厥終者如厥始始而以文試褎然舉首也既而以行自見亦褎然舉首也斯則予所期待於爾諸生爾諸生所自期待蓋亦有日矣爾其勉之今而後上以為　朝廷得士慶下以風示凡海內之求士者是又在爾諸生於乎爾諸生其尚相與勉之

刻王太史詩小序

太史王君詩超脫塵俗每心喜之然恨不多作其亡也求諸其家及嘗錄示予者五七言律絶及古風凡得三十首

爾他或尚有稿然多散失又恨不能全得也君於當代詩人嘗推何景明清新俊雅可登作者堂戶故其格調頗相似又嘗言詩不在多若唐杜審言暨近時熊進士詩皆少而可傳噫君詩之少豈識歟予與君為莫逆交惜君早亡不究其著作之志然嘗私擬君詩如一種仙品不可使湮沒而不稱也故為刻諸簡并題其後如此庶覽者因君之一斑以知君云君諱學顏字少潛其出處顛末詳予所作傳中玆不書

奉賀郡别駕東溪黄公奬序

丹陽邑小衝疲甚能困供應寓節愛為難邑運道居蘇松

上流而受其洩能蓄而通爲難其蓄而通也又以省勞費能如其法式爲難當斯三難者雖真令久於任亦未易以治最稱也矧署邑其人哉郡别駕東溪黄公視邑篆凡數月事無不就公而理凡邑之用無不藾公而節縮過客不言慢民不言窮凡邑之公私因公善於理亦無不兩利而俱便矣獨計以運河時當浚淺不可勞費及民也於是括所治訟得贖金例不聞於監司者若干節縮所過客公禮費若干又自出俸餘若干共若干金因農隙募民以從事浹二旬而河工告完往來利於涉役不淹時民不知有官府之煩我也一時監司諸公並以公爲賢檄府縣交行奬

乃大中丞姚江周公憲副蒲阪馮公則獨以濟運稱云先是邑屬張其事於庭屬予爲文以相與侈公盛美我小大德公之施亦皆欲予有以侈公盛美也乃公自視殊歉然意不自滿以令所爲殆方書家云急則治其標爾方與民圖久遠計求治其本奏稟備即得代去止此以蒙奬乎予聞深踐公意然適應召入都雖謀之未有以應也乃今則聞邑侯張公丁艱去公當復來且謀所以久遠及民求治其本我小大方喜公復來安得不爲悉其蘊又安得不推明標本之論爲公一指陳其梗槩乎蓋嘗以邑中本所當治有二其一改金壇之助役以爲吾代役於京口其二則蓄

練湖之水以濟運也嘗稽之册金壇以地之偏故有助役於我我以粮之餘故又有剩役於京口之驛適然彼之助役爲虛名而我之有剩役於京口也則不免實累欲使彼不爲虛名而我免實累則莫若以彼助役代我剩役即彼役不加而我得免於役矣非因供應寓節愛之大者歟又嘗考之志湖以練名者蓋上下有二焉各爲三閘相施受以節蓄其流而於冬春間用溉田之餘注之河河東西則京口呂城其相去百餘里而近修築閘壩而浚深其中以受湖水之洩此從來濟運之長策也今廢不講久矣上湖之三閘日就頹圮水大發即大注下湖之三閘不勝其受

水即大走走且盡則冬春間無可蓄而湖底歲歲爲通衢可揚塵矣修上下湖之三閘以待蓄修京口呂城之閘壩以洩其蓄又非蓄而通能如其法式所謂一勞而永逸者歟此吾邑中標本論所當講者也公多已能漫不留意惟公能不自能獨不漫能留意其復來也必且久令適冬春間可興作時也公邑屬其以前所稱爲公賀以後所稱爲吾致望於公奬屢至不已令聞有薦公者矣奬薦交相加又不已必蒙破格超擢公他日以超擢去能貽我久遠計必多標本兼治民病不其有瘳乎則公於此當能滿其意不止此以蒙奬而歉然於自視矣

送雲川周君改守永昌之任序

滇南去　京師萬餘里而遠永昌去滇南又幾二千里而遠滇遠矣永昌又滇最遠郡也遠郡例不於科甲選除乃同年友雲川周君之改永昌其有說歟予惟醫師之治疾也腹心腸胃之間湯藥易達矣若四肢之難於達非有以引經不可而足穴涌泉之地則尤遠尤最難達者也非藥物最有力最善引經能達不可然則中州近壤乃所謂腹心腸胃之間而郡若永昌者非足穴涌泉之地顧君最有力最善引經能達歟君前此嘗守泉泉閩支郡也閩稱遠省泉又稱閩遠郡君為泉幾三年而甚得其士民心既去

有遺思焉君蓋嘗為四肢引經而效矣則茲永昌之為足穴涌泉也非君最有力最善引經能達孰與達歟然則君於茲行也其可以釋然而無疑矣君為予言昔叨守泉泉固遠又方用兵海上之日也人乃言某以求而得泉今之補永昌殆為是歟予惟事可以相類而亟觀心可以有待而得白泉與永昌均之為遠郡而泉適用兵之日又人情所避君不樂得永昌則前此何樂於得泉哉第以醫師之於藥物求不在藥物而在醫師也始用君於四肢而效故又欲用君於足穴涌泉之地殆醫師自當然爾於君何與又於君何累焉使泉可言求乃永昌亦可言求歟因泉而泉昌之往不足為君累而因永昌而明泉之不為求此則[illegible]為君喜也然則君於茲行也不惟可以釋然而無疑[illegible]可以樂而往矣夫四肢腹心同一經絡也治四肢與治腹心亦同一功效也故謂足穴涌泉之地不與腹心腸胃相通不可若其善引經能達於足穴涌泉而謂無補於腹心腸胃也又可乎哉又可乎哉君第樂而往請無疑於人之言人將於君而論功焉是乃所以善應人之求而自能明我之不為求也

送公麓湯君判忠州之任序

公麓湯君謁選於天曹得判四川之忠州將行請予言為

贈予嘗學於荆溪之上君之兄子嘉弟子承子志子一子敦皆嘗從予遊得交乃父賓泉翁翁貌樸而心古以孝友清白傳其家其一門長少訥訥然循循然皆不言而躬行有古萬石君家風既而嘗視學於八閩君之兄侯官簿子良從兄延平幕僚子明皆嘗為予屬官又聞翁亦嘗在汀幕父子兄弟皆能約已守分無愧於官常蓋依稀古循良焉君而學於家則有翁家訓在其出而官於外也奉翁家訓以往又足以有為不忝也烏用予言為聞此州之别駕在昔有陸宣公者其人雖往意其流風必尚存君往此地適又同此官果能追慕前修即師法有餘矣又烏用予言為

雖然予既交君父子間於君請誼不可辭君雅欲能其官故以言請其志亦不可虛也予聞言貴稽實志在竟成訓有承於家而不能推之於幹國豈真能承家者乎古之賢者適與我同地而同官其流風又尚有存乃我承籍之幸若無以心師而躬蹈之且貽玷前修矣君盖篤實能有終者予知其必不然也故敢以是告之抑予又嘗視學西川忠士人外秀而中慤其民俗盖易於治而君才又足以治者也以能為之才撫易治之俗苟能終守其家訓本孝友清白之行以圖古循良政業行不徒見諸言志不徒藏諸用於以追慕宣公心師其人而終蹈其往躅即未能追宣

公而與之並當不失為良有司不失為良有司將不得為宣公之徒於家訓盍有光歟予又聞入官涖政在訪求土俗而宜其民欲師法古人者於古人遺蹟所存又在有以表揚之以寓其尊崇嚮慕之意予嘗欲圖寫全川形勝以訪求其民俗而獨重夔未果又嘗因先武惠太保陸公之托欲為經紀其先公墓田而未有暇也夫官其地則必思所以宜其俗慕其人則必思所以表其賢涖忠之初君其勉為之予將因君之雅志而觀君初政又將因君之初政而觀厥成焉是予所以交君父子間厚望於君之意亦或君所以請於予之意也

請仲兄呂濆先生赴選序

仲兄呂濆先生績學負才有用世之志而無其具乃屢試有司不遇也以嘉靖之癸丑歲貢於禮部既卒業成均而需次選曹焉且過期矣猶未聞有行意歲之丙寅予實自八閩學使叨轉南奉常因過家庭而從容言及之先生曰吾志在汝汝苟有行於時即汝猶我也既而實又叨轉納言且應　召復從容以為言先生曰試觀來秋汝子麟吾子言及交有偕計者挈與俱未晚也既而三子者秋捷無聞恐先生行遂已實乃貽言以請曰先生之就選其遲遲而未決也豈未聞種木者與藝禾者乎今夫場師之種木

也冀其材而用也農父之藝禾也冀其稼而穡也木且材禾且稼矣乃不果材而用稼而穡也如場師農父何吾兩人者皆先大夫所種藝也皆且有成矣獨先生無意於材而用稼而穡也如先君何故以予視先生譬則連理之木同畝之禾也予既幸以材而用稼而穡矣先生乃獨材而不用稼而不穡焉非也以三子者視先生又譬則方種之木方藝之禾也三子以未材而望用方稼而望穡若先生則用而不於已材穡而不於已稼也亦非也且先生之遲遲也豈有疑於匠氏之不我顧而自嫌所就為若稊稗小[illegible]也歟夫貢途本正途也　新天子有詔方以歲貢士與

甲並重而今之求材藝别種類者惟公惟恕又方若樹
藝家以遺材滯穗為戒其在先生則固楩柟良材黄茂嘉
種也若以予尚有行而先生可終已焉則惑滋甚矣憶予
方稚齒而失恃先恭人也八歲即從先生寢處自食飲坐
卧凡一切起居皆屬先生撫視其學也自攻句讀以至析
經義為文詞凡一切誦肄皆經先生指授然則予兩人者
固皆先大夫所種藝若予則又先生所培養而材耘耔藝
艾而獲有秋者也昔蘇子由稱長公子瞻撫則兄而誨則
師今先生於實殆以師之嚴兼母之慈矣而豈他人兄弟
比即眉山友愛不過也夫眉山兄弟未嘗不並用於時而

先生以予故坐欲自廢焉又可乎哉又可乎我故自今世
道而言則知先生必當以材而用祿而穡自予而言則甚
不樂乎先生之材而不欲用祿而不欲穡也予既以時方
並重貢途為先生請又為予致私請焉倘以予言為可信
其即幡然以乘　明時毋謂匠氏之不我顧而自嫌其為
稂稗小成亦毋或以予用即先生用予穡即先生穡而遯
遯而未決也

奉賀成國葵亭朱公暨令弟都督筳菴公壽序

維隆慶改元八月廿二日為太師成國葵亭公五十有二
之初度先是公介弟太傅筳菴公以今年春正月有三日
五十初度時方有　國家大事朝士大夫不敢為舉觴至
是乃併舉之予姻家中表錦衣胡君亘感激恩私請予言
以同壽二公予惟二公親昆季為勳戚大臣並顯名於當
朝在　先帝時以文撰並入　內直並拜師傅尊官　今
上龍飛首　先翼戴或翹然鶴立班行中或親護　鑾輿侍
左右以榮盛並稱一時而又友愛天至為人所難以是為
二公同壽是也若以為一人私感之而乃私致祝焉則非
矣蓋二公者皆今之所謂社稷臣也其忠亦之同則　兩
朝　聖主能知之　天能鑒之其德量勳業之同則朝士
大夫能頌之四海九州之人皆能稱仰之今者由始壽以

至期頤上壽行且與　國同休與天下同躋於壽域蓋在
二公者均為　天之所相固無待於人致其祝均為天下
之人所共稱祝亦無待於一人者之私致其祝也予今為
胡君言以同壽二公蓋亦推原　天道知二公之同享上
壽為必然兼亦為四海九州之人同致其祝為　國家頌
休慶於二公與因二公以壽　宗社於無窮爾予固不敢
為私言亦不敢為胡君有私言也

奉賀封御史槐庭王翁七十壽序

御史令之所貴而行年七十則在古以為稀有封御史貴
而年登古稀者人為其親欲之然而能兼得為難即兼

得之子方為御史時則當持憲節按行所部動經二三載去其家不得代即得代亦未必適承家慶而躬致其觴祝也侍御王君子脩以巡視關西茶馬竣事還 朝適奏最得封乃父槐庭翁如其官是年冬十月廿又三日適翁七十誕辰君又適奉 上命巡按真定得間道還親致章服而奉觴焉非於人所難得能兼得之又非所謂適承家慶而躬致其觴祝者歟夫封親為御史天下之至榮也壽親以七十人子之真樂也以茲榮壽雙慶而適得躬承焉又方今為侍御者之大快也君歸以此奉翁而翁享君之奉於此行也龍章炳煥豸冠巍峩黼紱相輝肸而頌歌相唱

和也玉帛相承而觥斝相酬酢也冠蓋縝紛車馬往來雜沓而閭巷喧填也噫嘻其可謂盛矣盛矣哉吳中人必相傳以為美談必誇以為一時盛事為翁父子賀寶亦吳中人且與君同丙午舉獨可無一言為賀乎雖然寶之賀翁父子也與夫人異夫人以榮盛為賀寶則以不有其榮盛為賀何者惟不有其榮盛乃所以為榮盛而可賀也聞翁嘗推遜昆若季生產而君持已介一無取於人非翁能敎君廉耶近時臺體多崖異為御史貌惟君獨不為御史貌於奉翁雖樂於守官則兢兢焉非由翁又能敎君謙耶夫廉則能於其官謙抑而秩易崇他時加及翁封也亦日

易峻謙者和之表謙則和氣感召於一門翁心果和樂也則愈壽愈壽則享君之奉愈無窮亦所謂謙受益也此非不有其榮盛乃能為榮盛也歟是則為可賀也已是則為可賀也已君行時餞送都門者計部鮮君希文儀制張君汝升主客范君子謨等亦同丙午舉也皆有詩歌贈君其致道賀意與寶亦畧相似云

奉賀封君思誠顧翁及元配曹太安人榮壽序

計部錫山顧君將監理倉務於彭城先期謁予而言曰吾父思誠翁以今年十二月廿一日六十誕辰吾母曹先九日而同年生恭逢 聖天子登極覃恩幸並受封敢請一

言以為壽予曰嘻有是哉同年生而同壽適又同時受封也果有道以臻此乎君曰吾父天性孝友吾母能敬養舅姑素以賢子婦稱吾父待族戚中人有禮義吾母處妯娌無閒言吾父寓順逆境不見憂喜色而吾母於臧獲恩嚴並施又如理家政井井以至能教某有方則內外均著此美彼此能相濟而相成久矣今者叨沐 榮封殆由能敎某所致其克臻並壽於今也當亦有積於冥冥之中歟予又曰噫有是哉同年月壽同時受封而乃由同德以臻此也然則君所以為親壽可言矣聞之古云事君不忠非孝也故孝莫大於忠君聞之古又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

不能錫類非孝也故孝又莫大於錫類夫父母受恩命於
朝廷未知所以報而寄其心於我我能善體親心而圖所
以報 朝廷焉非徒義不可逃而亦心不可解在君猶親
也斯之謂能忠君也已父母有同德以承 天休而我亦
有同德以承親之慶如其孝而孝焉如其友而友焉如其
處人而逮下又如其憂喜不形而寵辱兩忘焉凡吾為國
猶親為家也斯之謂能錫類也已夫忠君乃孝之大能錫
類乃皆所以能孝親之節目也君果能忠君而錫類如此
斯可以言孝可以言孝斯可以言壽親矣昆陵京口兩郡
大夫士方結鄉會京師而翁及太安人受封典被章服以

舉觴於家惜不及面為壽而貽君贈言徒為君心祝而心
往焉雖然君果能忠君錫類以為孝則翁及太安人行且
躋上壽而即崇封他日君或迎養京師而予在京師或乃
舉觴於家而予於家面為壽而繼有贈言以貽君皆方有
待也於君之請敬書以俟之

奉賀武母畢太宜人七十壽序

經言妻道與臣道同嘗下上古今而得其説因知旌遭遇
而成全有不盡同者云披留侯間關楚漢以一念為韓未
已爾乃横陽之嗣韓祚終於無成狄梁公周旋僞武之朝
廬陵復反正矣碩所奉者長君也非幼孫也然則其程嬰
爭下宮之難趙氏無可為矣嬰與其友圖回生死難易閒
卒全趙孤能使成季宣孟之忠勲而不至於無後其志遂
其節明斯非所謂難能者歟畢太宜人者予同年友汝礪
甫考功武君母也方其先大夫用之公之早世而宜人之
為未亡也時方妊者三月焉蓋聆茫爾其為男與女未可
知即男矣其長且成皆亦未可卜也乃宜人能不奪其志
卒生礪甫躬養且教以觀今日之成是趙氏猶已生之孤
而武氏乃未明之孤也以此較彼非尤所謂難能者歟先
是歲癸丑宜人以其節受旌於 朝適若干年為其甲子
又以礪甫貴而受封章焉今年六月十五日則其七十誕

辰也同年友若干人將以通家之誼為礪甫致祝於其母
而予當有言以觴宜人予惟壽不徒以年若予所稱三君
子事雖未必其盡成志雖未必其盡遂然要之皆能與天
壤同久皆可謂能有壽者矣夫以三君子者而事或有不
盡成志或有不盡遂非人所能也天也宜人妊而果男焉
男而又果長且成焉長且成也而又果賢焉此非獨宜人
之能蓋天相之矣然則今之能受旌與封而從是壽將無
涯也又豈非天相之哉宜人之德足與夫三君子者並傳
於不朽此其為壽既大矣而至為天之所相又非三君子
所能盡同然則宜人之壽當從是果無涯也其真可為礪

甫祝也已其真可為礪甫祝也已同年者僉謂當書此以歸礪甫因書以歸之

奉賀路母陳太安人七十壽序

維隆慶改元冬十月廿又五日為光祿丞路君汝遵母陳太安人七十壽誕同年友心菴王君等皆年家子將為君馳詞以獻觴惟君則以太安人不就養京邸身方為　上敬共膳羞方日趨侍班行未得請以往歎然若甚不安者予因慰解君曰君於太安人壽誕而歎然若不自安也得非未就潘安仁閒居之賦而徒懷狄梁公望雲之感矣乎予惟人子於親信以承顏造膝下為悅然乃有不得承顏

造膝下而親心之悅有甚於承顏造膝下者為能以心養也君宰臨漳嘗一迎太安人之臨漳矣太安人以君能謹於官臨下莊而居已約也則喜曰吾來為觀汝從政非為就汝養也今汝能謹於官以奉吾即不從汝膝汝甘旨朝夕矣由是君陟儀曹轉光祿皆迎養而不赴而君之弟某又能代君為養者故君寄色養於其弟而已則每有心戀焉每思所事於官皆奉太安人教惟謹人謂君能敬共膳羞趨侍班行惟謹也皆其視膳問安之推乎則以為惟君能敬共膳羞趨侍班行以奉母教惟謹也而母心悅則君所以為視膳問安者勝於承顏造膝下多矣然則君猶也

能移孝以為忠今殆能因忠以行其孝歟閒居之樂允安仁所稱以奉母者君之弟皆能代君為之而君家固近太行下昔梁公登太行以望雲而興感君今依五雲以望太行而每有心戀焉均之能以心養者也夫能以心養則亦必能以心壽矣今茲之稱觴而致祝也其為壽有大焉者又何必承顏造膝下為歟心菴王君等咸曰予之言既足以慰解君又真足以壽母也於是書以歸君并因君以為母壽云

王太史傳

太史王君諱學顏字少潛別號會沙其先歐陽氏安福人

自安福徙湘潭居虎陷陽家因其姓故鄉人於君之先以陽姓稱而君家祠王齋自稱陽公其後乃遂為王姓蓋南人方言不辨王陽兩讀也君父相瑞植菴由歲貢司訓於潛母張氏君寡兄弟而夫其生也幼即不凡兒童時即解排比聲律年十六而補博士弟子十七而就諸生試輒高等受知督學桓山田公公命與業前內翰僉憲後岡陳公兩公交口賞稱奇士不少置君由是遂擅名諸生中二十四而領癸卯鄉薦三十四而登癸丑進士第與選翰林讀中秘書明年甲寅鼻患衂乞養痾歸歸乃遂省植菴翁於於潛翁適捐養君遂丁艱家居迴三年為歲戊午以服闋

選　朝授編脩又逾二年庚申以忤權要人父子與予皆外補晉學使而予得西川君得廣蓋權要人父子嗔予兩人者方寄遇故離之萬里外若辰參然始最相親而終乃相遠焉殆亦數也君蒞廣之明年為歲壬戌竟以疾卒於廣年四十三於乎君竟止於是耶君素憤嫉世污欲相與有待而徒事乃竟止是耶初君之在中秘也力為古文詞銳然欲登作者之堂不求俗人知而將求知於知我者既而又憣然有志於聖賢之問學忽一日謂予曰今先輩中以文章兼性命經濟足以傳後不忝者惟荊川公爾聞子嘗遊其門吾亦將往焉予私念荊川　方家居而君儲養

於此安能往姑諾之而未有以許也既而君疏養痾得請矣予守先恭人制適亦家居而君來來而果及先師門質疑請益蓋純然儒生也噫嘻君可謂有志矣君歸之冬既丁植巷翁艱於讀禮暇則究心昔所聞務以不虛此生為事既而受職為史官史官者以文學侍從為名固自有清貴體歛少與他曹人來往而親寄君方求友於四方不屑也而予亦受職為史官適先在焉則相與求友於四方於是泰和胡子正甫安福鄒子繼甫建昌羅子惟德自刑曹萬安周子仲含自工曹沐陽胡子祈禩自給舍麻城耿子在倫自御史臺及他同志數人者共結為會每會即所居

適為主暇若燃燈更端發難時相與揚搉今古而剖析淵微談性命經濟亦時及談文焉時正甫主窮理惟德主樂天苦心適志兩不相取乃兩以所自居折中於予予曰皆是也然貴相濟而相成其少潛乎有胡之研窮又欲有羅之樂惜也樂有限而著述未富今已矣此豈非天限之歟先是權要人之子勢壓諸公卿諸公卿無不屈己下之君獨輩行視不為加禮適又坐與予交善時譏者謂予交善言官言官有論及權要人父子謂予陰左右其說坐是遂外補波及君內翰外補蓋數十年以來所未有事也君亦不以動意先於場屋中以文受知內翰一公為權要人所

親信君能稍求可不出然以交善予竟不求其人竟出噫嘻君又可謂能自信矣君自為進士辦事吏部之考功已能自見其直節勁氣其立志每在人前每為相知者所推服既入中秘書得少宰松谿先生者為之師愈自奮不墮落亦復為先生所知閣試坐文好奇次稍後予為惠之君曰二十八人者於次應有後先人後我後相去能幾何且後先低昂乃人事常然爾此何足在念乎即果不肖後於人章矣其勵行爭先人而取名不辭人後如此官翰林時以不得與勸講纂修為自曠其職業故時有所討論與從侍用汲汲若不逮至於朊几趨俗不自知為文學侍從之

清貴而意已擇交虛懷受善則真儕輩人所難能然竟以不拘清貴體貌爲儕輩人所嫌而閣之於權要人竟爲權要人所指摘而出不知此殊不足損君也初補學憲廣東以病不諧俗欲乞休恐因票擬爲權要人所中傷姑力疾以之官其既之官也則又力疾以勉修其職事所課督廣士率務實勝率以砥行義爲先然病日甚竟不起君前後歷官不過三四年爲翰林督學皆以不能久於任不究其才用殊可憾然在翰林則以直道不容於權要人爲督學則竟以勤事死於乎若君者其亦可以不憾矣夫其亦可以不憾矣夫君性孝奉植巷翁能養其志不違居翁及張

孺人喪皆能哀而有禮喜施予其三族尤喜周所交緩急交義洋洋能不愧古人凡海內正士善類即未及交亦時用氣合而情往予試南宮榜初下君首先擇交衆人中廷試聯名二甲同事於考功既而又同與中秘選予以憂去君以養痾去然竟亦憂也予憂中喪三子君亦適喪其二子爲選　朝先後補翰編外補皆爲督學僉憲蓋終始踪跡大都相同至京師逆旅處每過從相期予來亦東予西則又從而西或對戶或隔垣皆可呼致來往也每出入未嘗不並轡而連袂步月天街移榻僧寺徹宵累夕無不論心吐衷爲予或時縱狂談君輒心可有言不可告人者輒告君君亦每心藏而不洩有過未嘗不相砥磨有善亦未嘗不交獎而共勸則君與予蓋又不徒踪跡之同而已也君奧曠好遊始以省覲於潜覽天目之奇既而以訪柜山公尤溪窮武夷之勝既而又以外補陸行數千里且病且停車太和下陟其顛而泛漢江焉予生平頗好佳山水又與君興味頗同外補西川適亦在佳山水處彼此寓書相要約他日各著遊名山記以相貽各因山水之助吐所自得以相印證惜彼此遊未遍文未成所自得未及一吐而君且先即世矣嘗惡權要人之子納賄而竊柄害正人壞國事恨不請劍尚方令其人已伏法惜不令君及見而快

之又嘗有志於清世當代一二公者方需次於相位而有經綸之具者也君每竊歎曰嗟乎安得此公柄國使世道清夷而正人盡在位乎今也適逢其時矣正人多在位而獨少君更爲可惜也君娶楊氏繼娶爲史氏史孺人生二子騰哥樓哥即前憂制中並殀者妾徐於廣生接哥君卒後亦殀有女四人而無子以族人之子守元爲嗣而更其名曰繼善繼善娶江氏爲邑庠生君且入廣貽予以書曰吾此行有二快心事一爲登太和其一則撫繼善爲嗣也君胸中不挂一物不染一塵故能狎視塵俗而眇棄榮名至撫人之子爲已子也於人情不能無感慨意君獨以爲

怏心真可謂能混身世而忘人我於乎若君其尤可謂逆
吳君卒且葬正甫自楚貽言曰子與王君處最密知君平
生㝡詳當為誌納幽之石而吾表其墓既而繼善貽予以
𨗴請狀誌則多失實而畧蓋作者未得君平生又時以權
要人父子尚在稍為之隱避未足取信於後來予悲君之
志恐其遂泯泯而無聞也故為之傳而論之若表則仍以
俟正甫正甫當亦無讓云論曰予著王太史傳而因推之
於天道有疑而難明者三焉謂年不及始壽女而無子位
未為稱其才爾夫顏淵殀而名稱於後代今固有不朽而
常存者白居易以弱女非男然慰情則良勝於無而貫生

之未為遇也今讀其書猶足以經來世而措於用則生亦
豈為不遇哉君實兼此不如人意者三事每念之輒為酸
楚不可堪雖然君年過顏氏子一紀矣有女慰情可同於
樂天而嗣子也才君則自謂能怏心矣有賈生之志而未
及施乃施之於官者未嘗負亦未嘗一無可見於身後君
未為不賈生若也然則天道於君其有所斬也歟抑果無
所斬也歟

陳廸功夫婦同傳

廸功陳翁諱時謨字宗堯居碧溪之上自號碧溪始占貫
銅仁籍其先盖西川富順人富順之先盖又江右之廬陵
人也翁始祖福壽自廬陵舉孝廉以尹富順卒於官因家
富順其後翁之父半酸公掾銅仁因又家銅仁云翁以銅
仁歲貢士授湖省景陵丞階廸功郎歷任凡六年而終始
皆以廉能稱然竟落職翁配富順熊熊孺人有賢行予同
年友珊鳴仲其子也鳴仲既取進士翁自貴寓書有徐圖
報明主之句孺人亦以乘時行志時有期於鳴仲然鳴仲
仕竟坎坷未能滿其親之意識者於是皆有餘憾焉翁官
小而才大堪繁委其在景陵也潛沔被江漲患承委築隄
隄堅而費省委飄效　先皇帝駕幸承天御用器物災承
委督造又與修　顯陵工市物料多報羨餘委又輙效上

官多器許翁乃竟以不能干進甯止景陵丞蓋其命也孺
人於門內享艱難備嘗凡米鹽零雜老切寒暑無不賴以
濟而尤得尊嫜心其才頗類翁翁去官之日行李蕭然幾
不辦買舟費孺人歸橐所攜止布葛亦廉甚而性皆好施
其夫婦皆以明於財為其鄉里所予先是翁為貢生時半
酸公受倉氏職於關中坐餉邊詿誤繫獄翁質選引得錢
以往營脫之而室適遭燬有勸翁指以為證據棄引勿取
徐報其人後來者翁以負德不義謝不為竟償如約孺人
嘗以善承家為姒所忌詹使之不免也而終姒之世無怨
言姒亡為撫其遺孤令嫁娶皆得所士大夫嘗稱翁能以

貧賞質稱孺人能以德報怨是尤為義為人所難能而翁
事親孝孺人能得米君意甘尤善奉姑姑許疾且革猶手
指天以願報賢子婦為缺豈翁孺人其天性亦真若配偶
然歟何每事皆相類如此於乎是其可謂有同德也已嗚
仲間關世途初為行人以忤權貴改授戶部主事後又遷
謫轉徙至同知兖州府而止嘗自恨不能顯其親欲乞言
於當代名公與為一闡揚家世而未遂世子稚重其人原
其志為表著而論之論曰賢名在人蓋為千古榮名焉不
專在名稱位號間也陳翁夫婦有同德即是以為名榮有
餘矣矧若子復能肖大其令聞哉翁位不稱德以其餘遺

嗚仲嗚中亦間關坎坷復將以其餘遺翁諸孫聞翁諸孫
者蓋方蘭茁而玉立足為嗚仲詩子殆天所以予嗚仲昌
大其家而究翁父子之志於未艾也又聞嗚仲嘗從松谿
程先生及王岩余公遊於義命之說習聞矣固知於世無
慕若以賢名為榮名則世方有求於嗚仲與翁諸孫之方
見求於世也殆可坐而策乎殆可坐而策乎

贈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率菴吳公元配王恭人夫

婦同傳

率菴吳公眘京兆悟齋君之父　元配王恭人其母也公諱
炳臺字朝望嘗從趙竹岡先生講率性之學因自號率菴

以公能坦率如其所自號亦皆稱率菴公率菴公云先
世由延陵徙括之遂昌唐祭酒全智因避寇徙仙居遂家
仙居其後代有聞人曰福曰芹曰渭能讓金散粟事在浙
省通志里名厚仁以此而宋時科第甚盛前後計四十六
人有龍圖閣學士康齋公諱芾者德業顯著為當世大儒
與兄知府公謙西安令君詠並力學砥行能興起其鄉人
事又在朱紫陽集中由是仙居之吳氏遂為邑著姓然相
戒不仕胡元故元朝無顯者至我　明興始復通朝籍焉
公六世祖伯仁府君生丈夫子三人子淵子發子蘊子俊
生文惻府君是為公高祖文惻生紹興府君錄錄生啟深

由歲貢生授福建汀州府經歷經歷君生子七人榮賓榮
賢榮贅榮賀榮貢榮贄榮泰榮贊即公父也號小隱初亦
肄業學宮以弟賀泰中鄉舉遂棄其業而專意以教公公
為諸生每試輒高等最有名然屢舉不利也亦遂專意以
教京兆君蓋公家累世之積鬱而未暢至是至大發其慶
祥於京兆君由公教善所致君之為諸生也公教以學行
當不忝古之人如小隱公所以教公者既舉進士司理於
雲間教以毋通求寧受不及之名毋寧使百姓以苛政為
已病倭奴寇雲間君方有事城守也公教以悉心於城守
城安則吾安即應召為諫官挈家入都教以盡忠啟言責

既又慮其過激也託友人何君全晰夕規誨令勿過激溶貫禍公歸後君抗章論嚴相嵩父子黷貨妨賢專朝權誤國事請誅之以謝天下逮詔獄謫戍横州道經錢塘上公與君外父纂峯尹公俟之於傳氏之竹亭君聡泣請所以違庭訓至此公言取義每由舍生今得生當喜不當有不悅於乎父子兩不忝其可謂賢也已其又可謂榮也已方君之下詔獄也相嵩容啓　先皇帝異其主確有人欲如此　詔旨切責必得使之者君初言天使之謂天道惡相嵩蓋天所棄既而言　太祖在天之靈使之謂高廟神靈欲保其宗基不令為奸人所壞既而又言孔仲尼

使之自謂幼讀孔聖書當效忠以報　朝廷誓不敢詩罪聖門玷名教時錦衣陸太保與中貴黄同聽斷以君所對聞於　上　上乃已蓋相嵩疑次相徐存齋先生為君場屋知已主其說而某與何君全皆君同年友相學善必嘗為君商確有所左右於其間也不知君忠義性於天其家教得之於公為多何膚子等主確為第相嵩父子徒持猜忌心肆螫毒而令人劘虎牙爾君戍横之幾年甲子春正月邑人訛傳君有不諱於横公驚悼走視之時適廣寇充斥觸冒鋒鏑兵戈間行四月始得達既至君固無恙喜而留君所經年乃歸還及蒼梧忽暴疾遂不起時乙丑年某

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九今　上登極奉　遺詔旌直臣於是君召還為吏科右給事今年遷順天府丞以建儲恩贈公如君官元配王贈恭人云蓋聞王亦實有女德能以孝敬勤儉為公賢内助於生前而僅得年二十九公哀其不壽又哀其賢也不再娶論曰今人生止一子憐愛之無不至容縱之無不為君實鮮兄弟而生又早失恃也乃能教以正稱齒時即責令挾筴負笈遠遊從師其及雲谷公之門也布衣草屨侗候其門墻久乃通贄茹百辛以從事於問學蓋得諸文傳公言知其如此君即堅志非公其孰能割心愛強遣之君由直言謫戍投荒萬里乍相見而

即且相違也非公又孰能無兒女仁終教以正慰遣之由此知君之忠義終與始公成之也今人喪妻者無不再娶矧方壯而有室之年即能鰥以終焉非公固不能如此當亦由恭人之賢有以維繫乎公心而不貳其節操然則恭人之賢亦因公而益彰矣於乎公於京兆君為賢父於恭人為義夫乃恭人於公不亦可稱賢妻也歟愚故同為傳表著之將以勵夫世之為父子為夫婦者

遊西山記

曩聞西山在都城之西最稱勝與少潛王丈相約嘗一遊久未遂一日丈與胡正甫羅維德鄒繼甫諸丈過予門約

於次早偕往予次早當治具為主人已夙戒延賓矣答以若等第先往予於又次早當追及可留而宿相待也所延之客有明逸王丈在焉忻然欲與俱又次早約王丈同出阜成門並馬行經西湖湖方十餘里即玉泉之所瀦匯流經大內注都城東南入於大通河為京師八景之一者隄東稻田千畝恍然我江南風景也西去三里許為功德寺寺即金章宗芙蓉殿已半毀僅存後殿兩廡蓋宣德間重建造甚弘敞今亦漸就荒圮矣王丈馬適後候其至午飯於此飯罷同觀玉泉泉噴薄出如沸轉激散為谿池池上有亭　宣廟巡幸時駐蹕處行二十里至碧雲寺正甫少

潛等果皆在果留宿相待也而給諫胡祈禮適亦來於是相與坐池橋且酌且觀金魚投以餌逐隊來若相呼浮水面久乃始去又歷觀寺僧庖廚外引泉水潺潺流取以入庖可愛及其殿後之山上為中涓于姓者樂丘規制備極工巧蓋天下一壯觀稍上為香山寺寺有流憩亭蝦蟇石又稍西為虹光寺寺一名紅光從高望西湖景如畫繞出門正甫維德維甫三丈皆告別而明逸方來亦堅欲與同轉留不可竟同轉云留者止少潛祈禮與予三人爾三人送諸丈行後遂相携陟平坡寺於山巔寺殿閣懸翠微中蓋西山於此為最高處路甚窄而險乃號平坡以山頂建

寺處平坦也是晚三人者同宿於寺明月在天坐露臺若清晝談頃心神豁爽各有詩以紀茲遊之勝次早僧請登樓答以再來予詩所云共宿談空月誰留出世名高樓且莫上九日再來登即指此是日予三人乘馬而還前後行後人時時追上前人於馬上觀山色談勝槩且行且遊觀且誇詫來時所未周還補之故延至日晡後始入城比及門而胡丈省中吏來謂耿在倫侍御論吳默泉太宰波及權貴人踉下矣蓋祈禮預知之胡羅鄒三丈或亦知之而予與明逸少潛不知也無何則正甫陞出湖廣明逸山東皆僉憲又數日而予與少潛亦僉憲相繼外補矣予四川

少潛廣東相去蓋萬餘里時謂予兩人素相厚而相親權貴人實不喜予兩人者之相厚而相親也故離之萬里外蓋疑耿丈疏予等於遊西山時共商之故一時有此處而不謂予與明逸少潛三人者實不知也自後予與正甫兩王丈並分散不獲再聚首矣羅亦差後與鄒亦外補羅守寧國鄒視山東學政而予今幸內轉提督武臣誥勅於銀臺時諸丈皆在外而少潛則永辭人間世矣予因刻其詩為之作傳而惻然有感於往事乃追而記之如此人言予自詞林出而間關世途者五六年為里中譏夫所擠排時為予不能平而不知予生平最好遊因茲山之遊得謗而

出出而得遊楚鄖之太和西川之峨眉關中之華嶽中州之嵩少王屋蘇門與八閩之武夷又其他形勝之次者如川之中巖錦屏閬陜之說經臺洞洛之伊闕龍門及共百泉諸山凡天下諸勝地遊而覽焉殆且半非因兹山之遊其何以得此然則里中人猶是愛予能成予志者故追而記兹遊殆猶感此華而非如人之言有所不平於此華也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四 銀臺稿下 目錄

中順大夫陜西苑馬寺少卿内菴曾公墓誌銘
黄母曹碩人墓誌銘
祭冢宰栢泉胡公
祭封太史南野馬公
祭王會沙太史
祭芮和溪太僕
祭尚寶朱芑泉年兄
祭給諫何朗峯年兄
楊南溪尊翁年伯祭文

祭胡母丁太孺人
祭王冢婦蔣恭人
祭陳母張太孺人
寄譚二華書
寄塗任齋
寄董李村
寄洪芳洲
寄洪芳洲
寄林退齋
寄王雲竹

寄金松澗

寄陸五臺

寄徐鳳竹

寄胡盧山

寄戚南塘

寄戚南塘

寄戚南塘

寄尤西川

寄蔡松莊

寄蔡衢山

寄陳中齋

寄于勵菴

寄傅廓菴

寄內江趙茂才

奉迎樊西田僚丈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四　銀臺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中順大夫陝西苑馬寺少卿内菴曾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鎰字子重一字萬甫號内菴蓋宗聖曾子後人祖居江西贛州之興國其先諱擴者新莽篡漢二年由興國避地始遷廬陵吉陽鄉子二曰閒曰瑒瑒後復遷於慶其来自慶遂占德州衛籍則國朝洪武庚午自公五世祖諱思敬始也思敬以子清貴天順中贈監察御史清生倬倬生淳淳生乾乾即公父都水翁母王太安人公生十四年而補弟子員勤學發有文譽嘉靖癸卯以書經中式山東鄉試癸丑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提督沽頭等閘逾三年丙辰以滿考得封其父母公亦尋陞營繕員外郎郎中管盈甲廠庚申出知寧波府事壬戌冬陞陝西苑馬寺少卿未任而卒先是公以赴寧波任還過其家承歡都水翁膝下戀戀不忍舍因謀疏乞終養翁翁不可強之之官比轉苑馬還未抵家先二日則聞翁訃猶及視含斂然以不遂其初志哀特甚卒蓋以毀云時嘉靖甲子春三月十日也距公之生為正德乙亥享年五十初公之在沽頭也沽頭故有湖租課及曠役贖金店千公悉籍

為官費一無有乾沒如前時弊是以脩葺啓閉皆如期閘政稱最能舉廢造盛甲舊緣中貴人多私庇護率侵冒而為商公先事申飭一不為撓由是所造皆堅利精好亦最有稱於工曹寧波為府素謂難治時又適有倭警公事事能鎮靜調停劑量節縮故一時徵發雖旁午而群小不敢乘閒為奸其所至稱理又如此至如在沽頭弛貽陽湖禁予貧民使以濟歲饑又務節省里甲番役行署者在新興復東錢湖奪豪右所私擅以予民溉田可千頃餘遂為奉定等七鄉久遠利而酌議四明諸驛令均輸之官免民攤尤緊兩地去思故沛民謀建祠生祠公以公力止而寢其治寧波往往見忤津要然竟獨小民深德公則每形諸歌謠至於今未泯也性最孝友事父母不獨死能哀生又能養且能以長厚世濟閒弟鑛鈳銓皆賴公以底於成立所自有生產能遜及之從弟鎡早失怙恃都水翁收為子公視之能如其親弟䀹親族能以義交友能信嘗受徒課督舉子業能教待里中人能不有其官勢故公捐館後弔而哭於庭者踵相接下逮里巷之常人亦莫不因公之卒而相與咨嗟歎息焉蓋不但有稱於官中其居鄉又能感動人如此娶宋氏封安人以庚申歲卒於寧波之官舍先都水翁墓之左年四十有四其德足以配公子男一傳習國子生娶州學生楊涑女女一適州學生葉敬愿孫男一孫女一俱幼傳習卜以今年十一月有四日將穿宋安人穴合葬公先期走　京師以狀請銘於予予與公同年進士又雅知公且嘗有諾於傳習矣銘不可辭銘曰惟公之賢可後宗聖人游於官壽歛於命在　國能臣在家能子公歸茲丘經幾千秋石可泐名不可毀

黃母曹碩人墓誌銘

黃母曹碩人者鄭州黃茂才諱甲寅之母鄉貢士黃生通理祖母也先是嘉靖歲壬戌予以佐參汴藩分守洛時來往鄭境上黃生時為州弟子負謁予請受經學焉予諾之而以所嘗著傳義手授生生由業是經中丁卯鄉試亞魁既上春官竣事矣猶就予邸中學不少怠輟也榜既下而生不得第眾皆稱生屈乃生曾無幾微獨持進士太康王君狀謁予請曰通理之祖母曹殯在堂父苫塊處且經年而不肖就子婦袞碩丐先生言以畢襄事庶其可少紓父哀以致吾為子者私慕乎時他生落第皆歸獨生守邸中不肯去請益堅予以是益重生為誌其祖母墓按狀碩人曹氏州廩士曹公諱環者第六女生年十五而于歸茂才黃公世忠世忠字繼勳黃生祖也繼勳公年十一即補州弟子負少以奇儁稱雖其匹惟碩人溫惠寡言咲蓋稱公

好述云杒繼勲公業於儒而碩人以勤儉相周旋其歎子若孫為儒也惟勤惟儉一如相夫子之初蓋於繼勲公稱賢內助於生父子又稱賢母賢祖母云繼勲公父踊落魄叟者性嚴甚時朴責公即亦抗及於碩人碩人含涕忍性而受之孝養不為衰繼勲公方強仕之年即下世而落魄翁與其姑張時則皆七十餘矣諸子方稚齒而家又方索惟碩人攻苦茹淡其勤儉更加於前時以執婦道而成母訓此蓋他婦人所難能也碩人生於成化二十年九月之八日終於隆慶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四子男三人甲寅甲士甲魁甲寅即通理父娶靳氏甲士未娶而卒甲

魁娶張氏孫男二人長即通理娶周氏次為甲魁子順理曾孫男二人一衣一袍一衣聘州學生劉一擢女曾孫女一人納長史蕭守身子名立義者聘皆通理生也生為予言其家三世茂才父僅以廩養而志未獲中生舉於鄉賀客方在門而孺人竟弗起其父苦塊處而未肯就子婦養也殆為是歟嗚呼若孺人與生父子其可謂賢且孝真有不可泯者予既從生請以畢其家襄事若生之父其亦可以弗占塊處矣孺人墓在州西二里許祖塋側蓋啓繼勲公壙合窆焉而予為之銘銘曰惟鄖之貴世有文章父祖子孫皆遊州庠伊誰成之碩人之功內勁外敎古賢母風為未亡人惟母心疚于廩孫科方昌厥後柰何一疾遽以凶告賀未雖門即繼以吊城西之阡是曰首丘與夫子合應幾千秋

祭冢宰栢泉胡公

惟公與古為徒以介自持儉德堪百僚之表率端行為後學之蓍龜以天部而首屬乎大賢庶其吏潔而俗移清風所漸羔羊素絲凡繫人才之進退與夫世治之安危蓋皆於公是賴柰何不究厥施於乎貌逐樸而無文古道存一時之僅有錢買棺而不足廉聲徹　九重之深知道不誅身嘗得公之正於平居之日語不及家因表公之忠於疾

革之期公本自達於生死抑又何過於衙悲第以公方應召而來也懸衡秉鑑曾幾何時積勞成羸以至於斯正人為之失氣朝紳孰與表儀寒士嘆知己之亡學者悼哲人之萎　聖天子方待公以保治某等亦方仗公以共贊乎雍熙公今逝矣其將焉追致咨彼蒼者謂胡奪公之太早歸責人事者又云用公之稍遲我邦之人尤重嗟咨某茲濟真俯以蕪詞乃上為　朝廷惜下為士人哀豈但專為乎鄉曲朋者之私尚饗

祭封太史南野馮公

惟翁氣鍾天地之厚生稟太華之精禮樂詩書成于姓然

國器忠信仁義重聲望於鄉評昔因大官之槩養晉自流
道以相迎惟板輿其戾止就他翁而結盟本燕山之義方
追洛社之耆英繼辺家國若遺世營有山林泉石之寄與
無冠裳珪組之勞形予責身閒方期多社之駢集有疾弗
起何意凶訃之忽驚惟太史君不奉翁於西誤致終天之
哀嗚容戚兮纍纍心疚兮煢煢惟以帝有辰恢痛摩之虛
席惟翁有子嗟吊臨之傾城竊念我事之於令子也獲聯
名於鳳藉又同進以麟經均在翁爲予行尤不能以忘情
具絜酒與辦香愧意重而物輕共陳情於蕪詞聊以表乎
微誠於乎年登耄耋不爲不壽官封太史不爲不榮在翁
生死兩無憾矣在令子又何憾於翁之存順而沒寧也耶
尚享

祭王會沙太史

惟君豪傑自負聖賢是師直諒高明爲吾之資君亦琛取
予爲相知金蘭之托庶其在茲予之迂疎寡諧於俗遭訕
被擠不一而足君獨謂予戇也可屬於予定交古道相勗
予病孤介孰爲同心我鳴君和如鶴在陰予寫幽憂孰稱
知音蒙君見賞山高水深彼人信讒日予雠忌予就君謀
坦不爲意繼背外補乃相貽累君去南荒安焉如寄入廣
之札來自青神萍蹤半世乘衰一身淮陰月夕蜀道風晨
寄我懷申乎未申始上玉堂同寓京邸屬垣過從無日
不爾東粵西川終乃萬里何期別君君竟已矣昔我友朋
道義交情君於其間事予猶兄存者睽違尚期合并獨君
隔予生死幽明爲君撫孤欲求楚臬義難千時於誰關說
欲營一遊臨君之穴適閒內還不果而輟自君云亡於今
幾年追憶情衷恍如目前媾姻爲約遠乃巳焉留滯箴笥
今猶宛然世污共憤幸逢 聖代君今焉如予惟予在昔
將私吐輒與君對今吐之人誰爲予諱燕子之橋爲君故
宅君歸於斯言妥其魄三尺孤丘百年駒隙身後留名雖
埋不沒墳草既宿予哀未忘每念及君淚先浪浪曾有心
許未及君償君名雖存德猶未光我作君傳有言非誇梓
君新詩爛然雲霞君喜予書如錐畫沙併書此詞歸於君
家曰芷與蘭湘鄉所有即蕣士毛聊薦君右君在生前性
好飲酒遠寄真觴還能飲否

祭蔚和溪太僕

惟公謙承人後艱投巳先惑和樸諒性之於天鍾嘉陵錦
屏之奇秀爲閩南川北之才賢才有用每圖事而多躋行
無頗能處心以不偏歲庚戌兮登 朝試金沙兮烹鮮遷
愛兮棠陰正茂去思兮口碑具傳臺端就徵 殿工是程
蠹剔弊釐不日而成 帝心則悅曰予殊旌方恭納言辱

貳冏卿爵有美兮不居因請告兮避盈望庭闈兮開訃豈凶兆兮先萌還拜僕正以酬前功兮方期 簡命之重膺嗟 禺湖兮龍去衆欲從兮何因忽無疾兮奄逝若有意兮攀髯仰惟 梓宮兮在途護以萬騎兮雲屯恍如見公兮司僕為 帝前驅兮清塵於乎昔之去兮生不忘寧親以為孝今之來兮死猶與從 君以為忠惟 新天子念公之功既寵以龍章之渙須又賁及馬鬣之新封人方羨公恩禮始終則公之止於斯也抑又何用於怨惘也耶某等後先同寅誼均骨肉賀未幾時即繼以哭想靈旐之翩翩與魂氣而俱之羞蘋藻以為奠聊相與致吾之私

祭尚寶朱邑泉年兄

於乎天道其足占乎人事其果信然乎以君之才將欲短之兮則孰當稱之為賢以君之位將欲擠之兮則孰又進之於先文行才美本堪世用兮何待於人力之扳援中翰儀曹乃君固有兮孰取夫符臺之遽遷謂仁者必壽仁如君兮胡為而半百之嗇其年謂盛德者必有後盛德如君兮又胡為而箕裘之無可延天生才兮胡為而不究其用人毀君兮又胡為而輒出於求全其最可傷而可悼兮則以方害孤飛之失路遽哭永違於重泉雖然柳州阨於位兮長存者未始不傳樂天無兒兮尚有可托於詩篇君雖志清修兮其長存者固有在何憾於貫棺之無錢生死本自能達兮身且不自有又何有夫名位之前與不前今而後既已為冥莫之歸兮則萬事總付之於茫然將造化不能盡司其權兮又豈人情可得而售其偏某等辱君榜末既皆知君之能然兮其亦奚用於涕泗之漣漣

祭給諫何朗峯年兄

惟君侃侃之直蹇蹇之忠坦坦之懷休休之風以才則批蒙莊之郤恢恢乎其若有餘以量則闊叔度之陂汪汪焉其寔能容自君登 朝以暨沒齒慕善之心日勤未已皇華使命給諫風旨四海想聞方自今始天之生才胡為其

然既豐以德而嗇其年嗟萬里之遠來未還青瑣柰一疾而弗起遽歸黃泉方奉 明主而獻替之志未究乎其施方違嚴親而凶訃之音竟達乎其傳用我者方加我以大受胡為而不享其全生我者方待我以榮封又胡為而不貽以安也耶某等與君同年誼若昆季感君平生潸然涕泗丹旐翩翩來與去舟詞以導君還君故丘

楊南溪尋翁年伯祭文

惟翁高蹈丘園娛情圖史小慧塵寰大隱朝市侍南郭以接遊課東皐而耘耔躬勤儉以立家本義方而教子 封章寵膺方被青紫令子來歸方羞甘旨方集良朋方同燕

嗟方稱百歲以為期胡遽一疾而弗起於乎仁者之壽是
宜翁有之而胡不享其全慶繼以弔又胡相尋於翁之門
而使人不得其常理某等叨係通家休戚相同聞翁之訃
若痛在躬不能臨壙而執紼兮寘絧繫乎自公敢款真而
陳詞兮聊以托憂思於悲風

祭胡母丁太孺人

維母德本貞靜性兼慈恕恒一晚徽坤順早著慕椿木仁
於逮下廣嗣續以為心擬葛覃儉於持家甘辛勤而自茹
追昔舉案稱賢事夫君同遊仁壽之鄉迨今斷機能訓成
令子夙擅文章之譽　綸封寵膺板輿親御仔承母歡母

因子豫偶失意以貽憂致向衰而為厲方陳令伯之情欲
望　九重以仰祈未就安仁之賦竟以一疾而奄去於乎
昔也哭翁令失母慈十年兩喪皆於　京邸乃翁捐養方
令子上玉堂之日今母終天適令子去玉堂之時既遺蘇
長公之遷謫復嬰梅聖俞之憂恩天道人事並丁艱危凡
我通家能不念此而益用為悲也耶嗣舟挽言歸故丘
扶櫬抓舟淚同河流辦香為奠維以告衰母也有知其鑒
之哉

祭王縣婦蘭恭人

於乎惟恭人生自德門嬪於名族柔順而貞窮寵以淑相

之外罕有出言門以內久徽雍肅舉案同德耀之心斷機
追樂羊之躅惟納言公奉職維虔惟恭人能勗以雞鳴警
戒之篇惟納言公昌後是先惟恭人能成以螽斯和集之
賢尚書為舅不忝令婦為納言妻足稱良偶儉勤之節不
少衰於富貴之餘黽勉之勞猶親執於疾痛之後鳳章寵
加賀方及門駒隙飈轉哭遽臨牖豈但凄然悵恨懷之重
者傷荀神而擊莊缶凡我皆納言公之僚友而寧不為之
蒐驚而心疚也耶昔從西洛其來也喜今歸北邙蘭焚玉
毀維賢有夫維似有子於惟恭人可以不死

祭陳母張太孺人

惟母成夫以家恳勤拮据成子以身義方詩書有家能操
言豐其儲有子能成言大其閭拜官參軍奉母慈旨夙夜
在公稱母令子奏三年之最錫鸞回之　寵命於　楓宸
馳二親之榮騰燕賀之歡聲於梓里方圖晝錦舞衣翩躚
豈期訃音忽焉來傳遂使婦奔姑喪而先行獨渺渺兮遠
涉乎冰川子待　朝命而後發繼䍌䍌兮跋履於霜天閩
甸之教九民猶然矧我同鄉以義相先共結為會令子在
焉令以艱去能不使某等為之心惻而情牽也耶撫棺執
紼是在吾黨道遠莫從徒懷愴悅寄其馳詞偕少若長北
風其南神與俱往

寄譚二華

郵人至獲捧接手書三復情詞知公於某誠惓惓不以
不肖而思有以進之與之談當世之務也某惟蒙獲承
每見公大才高識熟於事機而勇於擔當以為真不世
出人豪方推遜敬服之不暇不自意謀亦為公所知爲許
頑一無知然自謂能知公則頗嘗以此自知甫入都以來
時得見當朝大老諸公蓋久久諳貫且能兼以晚進方臨動
未敢出口一恣談論乃私心則竊推服公以為公在諸公
中尤不易得之才恐當自許自任為世大用以無負天之
所予不應獨游心蟬蛻之間以為可以自快其素者

也方池公誠非其至公誠別有所仰授出其上矣然張留
侯李鄴侯二公非實有志於出世而嘗用世者歟願公為
國家當大事策大勳之後然後從事神仙家於以保全身
名而任其所之於六合之外亦留侯鄴侯之高蹈也雖然
二公亦非其至者公於不肖欲勉而進之於古人之事業
而不顧其不能惟公實有此具而顧欲以能自遜耶此實
一念私誠誠欲為當世求公而不顧公之即萌此念以避
當世之見求也然否然否過承腆儀不敢當然又不敢不
領計今與偕所公雖未得代恐已出西川境上矣不敢有
所附容別附以申謝私如何兄少草草伏惟鈞亮來教不
欲以大用自居亦不欲以用之於所難自避惟達人有此
實才有此實見故又有此實論如此敬服敬服今用公兩
廣間雖與廉將軍思用趙人之意稍相左然得與俞虛江
共事亦一快也遊兵破虜其論高出千古足為壯士一解
頤然恐主張之者尚少望且養得一輩可用之才出自麾
下將来不必人主張公公自主張時以此用人必能盡見
行事而坐致成效也計去此恐亦不遠矣僕藏此於胸中
且未敢泛以告人也胡廬山兄養痾因　疏上已得請然
果病不可支耶抑有所托而然也僕自謂與此兄莫逆今
此兄去莫須因僕春正初一二寄語傳示即動念否但得

渠病不甚不論有托無托皆可省繫念一二矣風便望的
示之千萬

寄堂任齋

鎮撫盧灼至得接手書并疏稿再三讀之事事精詳種種
確當知門下於八閩其用心良獨到亦獨苦矣敬服敬服
閩中用兵以來大要以餉不足為患今所陳如練土兵清
貼駕定營式清冗冒各款專為省費計古人所謂去其害
財者誠至計也然無乃太精覈乎公在閩自能為閩節縮
即他日簡召後後来者得無難為繼乎祭鄧二尹以才優
調新邑誠可謂得人然二子者得無有不樂乎公勇於任

此在廟堂與閭人亦樂於聞此在其嘗叨愛則獨知公苦
心獨謂當稍從寬簡若公自能刻勵當賢者所難此亦只
其知之在諸人未必盡知之也復辦兵所以杜奸萌備禦
守所以防不虞蓋皆精思遠識切中機宜而月港東西洋
二處創建尤不容已即裁革各冗缺畧足相當不早施行
冦迫貲為窟宅尤為慮遠察微逕剗坚省之論其亦獨能
知之因事業以發揮文章如公真可謂難矣黎鄧二尹須
激令銳意當前不以為苦乃見公雖強人於所難然能善
用人於所不樂使還時倲筆草草殊未盡所言伏惟台亮

與董李村

昔忝守洛自愧無補地方尤自愧離任太早無以少申敬
私於門下閩中尺素冐通又愧未敢為謝乃并辱來教齒
及何敢當何敢當惟門下練時務而存古道遂養淵停大
才刃解兹借使車按治我江南我江南風清澤流川嶽且
增高深矣時事民瘼誠倍往昔然仗有公在何患焉家居
聞報時已心喜預卜之不待久乃始見也不才弟叨冐太
過昨具疏辭以例未妥不果上碌碌因循尚未知所以自
處恃素愛幸不吝一開示其愚如何敎縣有當舉行四事
如移館驛以便城守經理練湖蓄洩以濟運丈地清粮以
免虧併從民之便自出工力開濬白鶴溪河以通舟楫灌

溉前院文峯公祖曾有行皆停閣至今恐亦門下所欲聞
者查案果可行行之亦吾民數世之福也承問及敢附以
聞使行迫殊草草伏惟台亮賜覽存不宣

寄洪芳洲

差人至知兄丈已涖東省青齊之富強鄒魯之風教將從
是有賴矣忻慰忻慰來教念及弟途中跋涉至如斷事以
為帶銜官此等處亦問及道及之非真是心相契愛何以
有此弟叨冐太過自以晚進之人一旦追附九卿後塵而
座主如林對山先生班列反在後於心甚不自安又當事
諸大老前止是旅進旅退未敢即有所建明兩月以來從
常酬應雖多真切交游尚少益覺杜門意味良勝紛擾兄
景也兄所云贊助諸老調護各衙門聯屬善類主張公論
此信是賢者作用頑弟迂疎何足以當此其又何敢當此
耶高徒吳後菴兄聞此番居鄉甚好其鄉人亦多對弟稱
之然竟被論多出自鄉曲中流傳語要是語言激發處多
精神收斂處少爾弟非有所懲創而然自謂以幸進先人
未知所以自處於事體當然爾然否然否兄久練大才又
擔當最勇真儕輩中所難此轉雖若左然其實是諸老倚
任之重如此諒兄自信不自以為左也千里相望往返只
十餘日程通訊問相質難良亦甚便此後望不棄貢凡有

以敎之

寄洪芳洲

承差至得接手書諭及今日處京師不可不收歛一段甚為有見弟所謂及其道而為之以至緩急禍患升除遷轉皆為之盡其心力則自須為未能耳何者人固有不當拘而力固有所不可強也故謂平常可親誠是引進中人一說所謂世間法誠然矣以世間法處世人非莊生所云處己以遊世乎此則弟所能勉強從事者也若以世間法處世人欲為之盡其力而因欲望彼為我盡力此則弟所不能勉強從事者也弟惟勉其所可能者而已此外姑聽之

如何胡栢老是一有道氣人真心而實做者惜乙矣眼前要再得此等人甚少此亦世道之不幸也鄙頴泉東山東晉學在兄可為同志之一助鄙嘗之風或可漸復一二分惟兄亦應有以助之然兄望重京堂缺漸多恐亦不久於仮矣得早來京共圖所以移世非又弟之望乎草草乞台亮

寄林退齋

恭也無可比數惟是傾仰當世大賢顧謂有一念微誠可以自許昨幸承乏名邦屈重門下為我與進甫生而恭亦時時得聞道義真切之論足慰生平良多瀕行辱禮意過

其分殊不能為別別來未及通訊謝於左右知世道方艱泰方當起公於東山握手都門有期也乃今則果然矣喜慰更不可云蘅時事更新之會正賢者柄用之期廟堂方待公以咨謀朝端方仗公而增色非小試非虛拘也望早命駕以仰荅君相眷知萬萬昔賢有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昨者敎行莆陽已成孝弟忠信之風矣安富尊榮之效行且於茲行而卜之甚叨素愛更倍恒情萬萬也李生還附此以代候逬諸所未悉統俟面時吐之冗次草草伏惟台亮

寄王雲竹

計奉違道範且歲餘矣入都以來碌碌未能時通訊殊歉悵然此心則無日不在公左右也菲劣濫叨過其分特甚無可為道世事一番更新林卧諸賢皆相繼召用足使太平增色而志行卓絕如公乃反拘格例不能首薦之於朝固知公能見諒乃鄙心則懷愧多矣士人從南來皆言諸生及門猶一日數更大行閩此一為解頴盖古人所云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自是儒者事公今有得於此即將來亦不讓前脩矣矧　清時不能求公事當由人於公何與抑又何求耶今秋明春闔士子有扶英登　新天子之庭以直言為舉首者必嘗遊公之門者也俟之俟之未叨

道義至教惟有不負此心求不玷知我者爾接得陳司訓書中錄示大作一首乃為僕樹碑之文此事昔嘗舉古以愧不敢當當相體悉何有道故人亦以姑息為愛及居執燭畫子下耶事尚可已煩傳語諸學博公及諸友速已之若雄文則當敬寓一通藏諸家將用自愧而自儆無期以自勉於將來而已情實自衷非敢為矯草草伏惟台亮

寄金松澗

三復來書甚知不得已情事然　廟堂知公業已留之於海山䟽論之題覆矣即有病䟽其誰肯相信耶况無撫按轉達䟽尤難於題覆亦從來事體然也望兄丈且少忍於

閩中而強力一脩舉其職業孫嘉擢亦不久矣丈夫際明時正相與勉樹事功之日一遂養痾歸卧於山林動經年歲即平生志氣便應盡消磨矣然否兄以弟為相知而相托弟非敢不盡此愚然弟為世道留兄亦正以知兄之深故也幸勿訝其相左而亮其相知有深處千萬又接到後書承示佳作旨遠而調古中多奬借之過顧迂陋何以當之然奉以勉於將來則公之贈我乃所以教我多矣計部院檄至應且逐旆牽趨吾南公早登軸以寄息如何差人還附此覆且謝草草乞台亮

寄陸五臺

海內大豪桀有數公於流輩中表表然出僕懷仰斗山久矣初自謂但僕知公爾不謂公之知僕亦與僕同抑何其幸也去秋得朋石公書知門下有惓惓薦引之意僕於此不喜得進步喜得公知既而聞公以直道勇於擔當為俗所忌竟以此去其位僕於此歎公以直道取人乃不謂自以直道為人所不取也公去位後僕再叨此轉猶是公之餘所及弟撫心循分甚不自安有所請而未知得果與否爾嚮佩在心久未能自通於門下茲敢僭布其區區伏惟台亮

寄胡廬山　論學職尚行

春初承寄手書弟作一書奉答後茂州家兄處人於夏間來復通一書達否弟與兄一別數年相去每數千里然所恃惟此心同爾適接蜀人知兄道義足以振作一方人士一方人士聞亦欣欣向風足不負所期矣但聞考文發落後復查行檢次第之若信有此此則恐似未妥也蓋尚行誠是師教所先然須另作一款行倘文案因稽行而改則士心恐不誠服要使文自文行自行各有優劣而默寓重行之意於其間且行必慎於所訪實一人而千百人皆悅乃可彼縣令學職之言可盡信耶弟昨在閩中有一學黜行劣十餘人降青十餘人而不自以為過有一學無一人

詳而不自以為寬閩中士大夫最善苛責人而亦不以此見非至於考貢遵近行勘合每名用六人考選不獨取其年壯文通者兼寓古人鄉舉里選法似亦可人閩中士大夫亦似以為可也兩年廷部試皆閩生居首亦畧有微驗可睹矣望兄亦試一行之如何昨求久任不得今恐兄亦不得久於此任也恃愛輒附一言幸勿罪狂僭萬萬

與徐鳳竹

憶昔南臺抗疏多及時事蓋方以言為諱時也弟每領教每私心仰兄乃皆以不合於時淹滯久之今際清時昔淹滯人方稍稍奮起矣如弟過叨亦其一人也借重典文固

是美官重任然大望如兄當旦夕有拜命此或其階梯爾毳中士風較他省關稍厚文字入宗公目當自能辨別其姸媸弟行檢關係人才更切恐不可不留意也行須訪得其實訪行須託得其人不厭廣詢不貴多斥要在以一警百足以震動士心轉移薄俗而已近見有但憑教官開報者殊長賄弊風無益有損此必兄所不取也弟偶一及之耳不宣

寄戚南塘

昨軍門所遣材官領荅書行後適陳生自泉來復持手教下及捧誦再三令人壯志耿耿公真一代人豪也中云身家之念斷斷乎無十全之心 又云吹毛之劒用以伐木必待芒盡而後歸匣中在世參分當如此此等意氣此等議論近代將家所無至欲得不才秉鈞持衡於中而公任折衝之寄於外以庶幾長治之規此則恐就誤却英雄乘勢乘時作用矣然亦將相交驩共圖太平規摸不可謂無所當也公言無轄粤中彼事大掣肘不得展布設 廟堂借公又兼轄蘇松亦云不得展布耶事有難易要在我能處人至於大機所在則惟 廟堂能轉移之爾人言公皆在動處作用不識靜字此未必能知動靜者兀然蒲團灰心槁形此近似誦經賦詩祈以退虜爾若其勤勞軍務日有

以揮霍而翕張之恐非靜不能動靜字殊不可偏拘論也公言於無欲上謝彼煩念拋却利害庶乎方寸稍寧畧可酬應萬一而不至昏瞶則既已自得其原本矣復何言復何言考據襄勇集以奉揚盛美謹留諸胸中終當不負此念也所許大作亦惟公終不忘為愛爾送役還附此一布鄙私瘳後草草伏惟台亮

寄戚南塘

昨經梓里接手簡種種皆古名將論議其意氣直可寄古人入京後又得於撒署見公經畧閩廣疏讀之真以實心欲表見實才功業文章互發而兩得縉紳中為公擊節稱

賞者多矣固不獨某之素叨知契為然也別來正切仰思使至忽又接來教開緘若對顏色三復詞旨軍門汪公行後公無乃有高山流水之思乎閩廣似未能盡公之才令掣廣轄專從事於閩盡新撫公所以專仗公者其意亦未嘗不在也公才望勲名方且為當今冠絕願少韜未盡究之用以其全鋒於他處大發洩之某無可以效尺寸然叨素知尚當自誇其能知人於鈞軸樞筦間惟此一念可自許爾八閩學政自惟未久無可稱乃辱公屢見齒及豈所謂愛而忘其醜耶適當　鼎湖之變攀號莫及時使行迫掾案草此殊無倫次容嗣音以請幸台亮

寄戚南塘

兩接手教於酬應紛冗中每為豁目而爽心蓋逢知已語即萬里猶面矣求兵於兵求糧於糧此是處分閩海第一義第宜漸次收功未容旦夕取效也其任真任怨云云則尤是閩海作用真根子僕向嘗持其說而惜未及效去矣公今以為然非千古所見畧同耶敬服敬服百凡知甚難處知亦甚不快心第又須寧靜以待為妥爾天生大才當必有大用處爾時朝論紛紛僕亦適冗甚未及縷陳以仰荅來教而差官告行甚迫故先此聊見鄙悰一二俟尊俾行時當另有以覆也草草伏惟台亮

寄尤西川

令壻李春元至得接手書道義情悰藹溢滿紙中間無一世俗語然又恐世俗人得以混公之高而奪其所守豈古所謂逃虛子其人耶雖然因身病家累不得已乃始斷世念公殆非有心逃世者聖賢中庸之道未始不存乎其中此亦可以諒公矣別來每恨得交公晚又每以未能時寄音一相印可於此心有深歎焉要是塵緣尚在故碌碌世途無暇耳即作此書未闋筆客從外來輒要與俱出出至暮未得歸以此見俗態相牽徒懷馬上抽簪之想殊愧我山中有道故人也來諭所云即政即學即言即教種種皆名言謹書於紳第又未由一面相印可殊耿耿爾附便

草此一道仰思特愛輒敢如家書狀伏惟台原不宣

寄蔡松莊

陳春臺公至得接手書中引朱子稱李延平一段相勉以充養之功足知友朋間以道義為砥礪庶幾身心有日進處乃是古人用心感佩當如何第入都以來每日只酬應碌碌雖強力杜門時一習靜然於來教終未見有承領處也見蘖泉文鐸相繼聞甚有振起斯文之意其於門下如敬慕而推服之乃是學政中一增色事豈獨其間之江右而然哉蓟門勸駕誠是僕一念之真然非私公也亦欲共

於世泰爾此自有主者幸强出以荅之公言欲有此名而
不能副則非矣風便附此一道仰思春臺公甚高雅亦流
俗中所罕有恨不能得之為桑梓謀也適冗草草乞尊亮

寄蔡衡山　論教

微庠得賢師甚為邑中子弟喜寒氏子弟久踈問學令幸
得賢師欲有以指導而歸之於正尤甚為寒氏子弟喜乃
梓里暫棲息時得一過從焉時得親睹有道光儀亦時得
親聞有道謦欬其自為私心喜也亦多矣方自喜幸不已
舍弟寅至接得手書乃辱奬借之過則又何敢當耶雖然
執事欲有所施及於微庠則同心之舉捧誦来教徹首尾

皆同心之言其甚幸執事之有此舉為此言也惟我有道
者終成之亦惟我志於道者終聽之爾身心性命之説在
初學生多不可得聞至如課書升散乃教之末也并於此
亦将廢矣教其何由興乎故莫若且因課書升散以講求
身心性命則俗耳不駭於聴因一二同志以風動乎他生
則俗子不憚於從束君乃僕同志友賀生亦微門生也二
子能首率公之教僕雖别去何異時時得親睹有道光儀
時時得親聞謦欬乎寒氏子弟只靖與言也氣偯可若交
筆思雖稍似近文而氣質未能變化至於兒麟則浮氣易
動放心難收方以此規切之而未能承領者此正惟有道

老師與頂門痛下一鍼以觀其𩓐醒如何乃可施救藥之
功也承教愛之過不覺漫道及此殊愧無以覆来意侯與
施高二友一相印證可否再當附便以請爾書院規程昨
似已呈覽矣今仍附一帙以往幸更有以教之不宣

寄陳中齋

得来書知執事以斯文為同郡首倡喜不可言從来講學
者多是談高虚而畧本實僕竊以為不然道在彛倫日用
治己治人初無二理故身心性命通之於經濟時務條貫
本同昨視閩學時擬倣蘇湖教授法以經義治道分門課
督惜未有成効已離任矣然至今聞之閩人士則未嘗不

是其説於既去也幸以此轉質之楚侗公如何兒姪輩仗
執事素教得列名稍前然責以實學與實得則漫無有也
交平日筆氣似勝麟言其考居後則文踈致然然激勵尚
可進者望并有以督責而提醒之萬萬石雲兄道義良友
邑中斗山也聞訃以来痛悼不可言每思緣薄之人前失
荊川老師後喪會沙今又喪此兄聞過無從恐從是日少
進步矣柰何柰何舉鄉賢自是公論弟未審學院曾知其
人否爾兄次無惓中未及悉所吐相期只在此心各努力
行業雖萬里猶面也不宣

寄于勵菴

巖底四舍弟還一書殊未盡所言尋伻至接得手敎謀取
弟前書閉門守拙以免尤悔之說而欲通之於居官居鄉
養身養德卽此占兄日來所進更多矣雖然兄未能遂忘
情於恩怨之間故弟竊兄胸次尚有擺脫未盡處在卑更
謀米封菲於報處則恩一邊留意於忘處則怨一邊加功
其於居鄉居官養身養德所進不尤多乎所進不尤多乎
每與石老相對卽嘗慮及兄家以作善而受人侮然受人
侮而因作善得來則又未嘗不相與吾也兩令器親丈想
皆考居首列而震公在成均當養之日精而日純今秋昆
玉聯發來春橋梓同登豈不爲鄉邦一盛事耶此則更望

謙虛遜避乃不爲人所忌嫉爾然否然否精一自信益嚴
厥度不敢不勉望兄亦俯納鄙論之一二共相與勉之萬
萬冗次草草乞尊亮

與傅廓菴

入川年餘自不喜有他但自喜能知執事以道高一鄉然
別來拘格例未能相爲殊歉愧不可言方際淸時不應使
賢者久林卧倘肯屑就廟堂或別有處然計此時尊翁尊
堂俱年高在執事必不忍離側相知亦不應以此言相告
徒耿耿爾別來碌碌奔走未能一寄候更歉前友行遂以
公務事與諸公方待罪不及悉所吐草草止萬[illegible]

心術所未盡容附後便續布之光陰道術處處皆同幸各
努力勉修以爲他日一相印證之地不宣

與內江趙茂才

別後兩承寄書足仞雅意且奬借太過不敢當惟是彼此
以行業相勉可慰遠念耳高才大養得尊翁老先生家學
之傳此於取一第有遺力矣乃久尚留滯非由後場過爲
高遠論人不能知而初場則於時義或稍未純人又得以
肉眼相指摘耶幸千萬勉其所未至以副所期不落閒見
此是上乘語第勿因此出世法其流遂至於忘世也然否
然否尊翁久爲東山之卧茲且屈重台階望贊決早命駕

以慰朝野切望曩求先子墓表望轉懇早賜脫稿恐還朝
後則遂有分心處不暇爾小啓附上不及縷陳知面晤語
伊邇也周松巖謝右溪二公皆則膺召命川中大賢俱嚮
柄用矣眞可爲同心同道之慶五津大昨亦有書趨之行
柰何不聞動定耶望道此意速令與尊翁同行萬萬

奉迎樊西田僚丈啓

恭惟老成謀國望繫縉紳忠讜佐時功施　宗社　淸時
想鳴鳳於　先朝　特旨起郞龍於近郡暫還納言舊物
佇登台鼎新階其等雖切仰斗有年每恨執鞭無地景行
先輩方且倚名德爲師資步趨後塵豈徒附末光於僚寀

故馳素劄奉促華軒幸早慰　丹衷之懇匆匆懸蒼生之
望

鳳阿文集卷之十五　南雍稿　上目錄

南太學條陳疏
己巳考察自陳疏
請申飭監務疏
東齋先生類稾序
福建甲子科齒錄後序
送南少司寇洛南陳公轉少司徒北上序
送少司成訥溪周先生遷奉常提督四夷館序
贈郡大夫栢潭馬公序
贈舊僚文近山王公序
奉賀師相石鹿李公六十壽序
奉賀薊遼總督少司馬二華譚公五袠壽序
碧山張公七十壽序
補壽四泉吉翁八十序
江翁壽序
鄒母張太叔人六十壽序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荒政記
重修城隍廟碑
壽州守甘君去思碑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侯官趙世顯校正

南太學條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姜某等謹　題為飭監務以廣聖教事竊惟太學乃　國家養育人才之地祭酒司業則掌行教督所以為　國家養育人才之官也臣等謬蒙　皇上拔擢以來自知不才深懼稱塞未能日夕圖惟如講肄差撥等事臣等分可以自盡者俱遵照　皇祖欽定監規及累朝　勑諭一一推廣奉行不敢別有煩言以瀆　聖聽

其有係干本監事務而臣等不能自專不容不上　請者謹列為八事開坐具　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　勑下該部議而行之臣等不勝幸甚緣係飭監務以廣　聖教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計開　一修理頹毀堂舍以便肄習據率性等堂助教畢天能等呈稱各堂強半傾頹不蔽風日其餘梁柱門枋等項亦各倒卸滲漏諸生肄業其間恐有覆壓之患或東西班併在一堂住坐或一堂亦不堪棲止木撑席蔽終非可久之策目今露坐風吹於各生課督殊為未便據此又據典簿廳呈稱本監左右牌坊木朽瓦損勢將頹倒其正街二座亦應修蓋因到臣臣看得率性堂西二間桁柱空朽西五間簷窓倒爛修道堂東四間全壞西二間半壞誠心堂東西各損朽數柱正義堂東西各倒卸一間崇志東五間俱倒而西中僅可支撐廣業西四間俱倒而東中亦向頹圮至於各廂房則無一間不倒卸各班堂則無一處不滲漏從下過之則人人有巖墻覆壓之虞從外望之則人人有頹垣荒毀之歎為此隨即具呈南京工部該部隨委營繕司郎中史文龍前來查看相同除牌坊已經折卸修理外其堂舍工費稍多例應估計題　請然該部遲遲未決以錢糧無從措處爾臣惟　國家設太學以養士六堂乃師生揖止肄

習之地不應惜修理費使諸生住坐風日中而梁柱朽爛處所脫有覆壓恐非所以廣　聖恩而重養士之典也乞勑該部逐一看估查議何項銀兩堪以動支大破常格作速興工無致積頹成廢則多士荷帡幪之賜矣再照修理工程凡在官府者多不如私家之經久以未有專官督理也如蒙乞　勑該部定委能幹司官一員專一在監督理俟工完之日方許別差庶工程可望堅久而錢糧亦不致冒破矣伏惟　聖裁　一徵解逋欠銀兩以濟供應據典簿廳呈為急缺膳夫銀兩事查得直隸蘇州府太倉崑山等州縣額解膳夫銀兩俱係　南京禮部轉發過監支

數目近查各府州縣自嘉靖三十二年以後拖欠數多又查本監庫貯膳夫銀兩不敷支放深為未便等因到臣據此查得蘇州府太倉崑山嘉定常熟等州縣遞年積欠銀共貳千四百四十兩松江上海華亭二縣遞年積欠銀共一千九百六十兩常州府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四縣遞年積欠銀共五百五十兩徽州府休寧縣欠隆慶二年銀八十兩寧國府宣城旌德南陵涇等四縣欠隆慶二年銀一百一十兩照得以上膳銀俱係支放六堂師生緊急公用之物遞年徵解不前以本監與各有司衙門事體不相統攝而禮部有行亦未必一一遵依以致頑玩如此見今在

班人少已難支持若來年 恩貢等生入監人多用廣又將何以接濟乞 勅 南京禮部作速行文催解或差官坐徵以濟供應庶養士之需有所自出不致臨期卒難措辦矣再照本監饌肉銀兩係該都稅聚寶江東龍江四宣課司解納應天府各屬稅銀以便買肉給散今亦不行依期上納矣并乞 勅下該府一體催解毋致後時此雖細事不當瑣瑣於 君父之前然亦 國家養士之典所關臣等不勝專行不容不以併請者也伏惟 聖裁 一停止民生上納以塞倖途查得納粟納馬事例開自景泰年間時以邊境多虞國用十分缺乏故不得已而從權宜之

計如此爾然其時所許止及生員所限猶有名數非若近年以來不問生員民生盡許上納而濫收一至此也夫所謂民生者或曰發社生或曰附學名目或曰俊秀甚則并商家子亦開例收納矣其實皆白丁也白丁生心不通文目不知書見在走班者臣等亦嘗用心教之但教以背書寫仿講解孝順事實并日記故事等書與令稍知向上頑紛紛以為難堪而托故告出矣即今作養既難成才又安望其不貪不昧堪以效用於將來也夫膏粱裙屐之性難於轉移如此矧其間實有罷黜生員市賈厮賤以及犯罪逃刑之人亦或厠名冒進而莫可究詰乎然則太學賢關

將不免為含垢納逋之所此誠非 聖世所宜聞也假以經費不足在戶部有難於處則 陛下登極詔書固云加意節省用自有餘而所差四御史於各省查進錢糧開稍稍亦足濟用矣臣愚以為自今只許生員上納猶可若白丁生納銀事例則斷斷乎所當亟行停止者也假以此例一停走班人少國學不免空虛則莫若於五六年後間一開貢取廩生年壯而文優者如今年開 恩貢例而兼以行取以稍存鄉舉里選意則太學養士之效可臻而世風亦可遂清矣伏惟 聖裁 一催取舉人就監以務實學查得舉人入監事例曾經先任祭酒程文德具 題禮部

行有年矣歷科會試下第之時部示非不嚴切諸生亦多
給有入監文引在身但人情溺於便安上官每多假借三
年之間因循怠惰不及入監而輒從有司衙門起文會試
及試期已近而但取鄉官保結容令入場者亦多有之做
效成風年復一年奔走廢學日甚一日至於年邁志灰而
後就選則人有肥家私念堪大用者少矣嘗聞宋臣胡瑗
以經義治道分齋教授於蘇湖後多名臣出於其門臣等
[illegible]效之着催取各生以時進班於舉業之外因其性之
所近授以當世之切務如邊防馬政屯田水利之類逐一
與之講求人占一長不專口耳章句之末他日有可效用

於 明時者亦臣等所以仰報 聖明之一事也但各生
怠玩日久必須部文嚴催示以不經入監決不許容入場
應試方可責其如期而來而人才無廢時失業之患矣再
照臣實嘗備員四川提學親見舉人中有可以表俗而興
行者如保寧府閬中縣之傅太力田以供子職堪居孝廉
之科成都府内江縣之趙蒙吉窮經而知時務頗有經濟
之具蓋其抱藝懷材養高於山林而不肯輕出又非奔走
怠惰之生比也此等之生當破常格擢用如 國初之制
凡各省有如此等生者宜令巡按御史及提學官訪實一
併 奏 聞庶因催取舉人入監而就其中以得異才可

仰稗 聖治於萬一矣伏惟 聖裁 一廣補分教屬官
以重課督查得 南京國子監舊設博士三員助教學正
學錄共一十三員以分任廳堂教督之事近年員不盡補
蓋為在班人數不多而虛糜廪祿官多無益也但六堂除
陞遷事故外必須常有六員坐堂方可撿攝班生不致違
曠今學錄王應桂以進 表赴 京此外見在坐堂官員
共計只四員兩二員兼管四堂又如光哲堂琉球國官生
亦係帶管殊為未便乞 勑吏部量補兩三員前來庶不
致缺官廢職於分教亦有賴矣再照 國初各官有九年
考稱加陞翰林檢討職銜者博士以下等官亦有待及三

年考稱行取以備科道之選者今多隨時陞轉不得與行
取之列亦無復有超擢之望似非所以廣激勸而重作養
也倘蒙准復舊規 勑下該部查照舉行以稍重師儒職
任而每遇銓補各官之時又須訪果文學行義卓然足為
多士模範者方與陞授如臣所舉舉人傅太趙蒙吉等或
即徑除前項職員以分理教務當必有同心相濟之益而
聖化日見孚洽矣伏惟 聖裁 一量存積分法意以待
卓異臣伏讀 登極詔書内有三途並用一款仰知 皇
上求才用人至意臣不勝為世道幸但與其求之於已仕
之後孰若養之於未仕之先臣查得積分之法乃 聖祖

養士成才第一義也近年亦嘗 題覆允行矣然在 國
初則得其人在今則未得其人非太學人才獨盛於 國
初而於今則不然也在加意與不加意之間爾 聖祖時
太學諸生或舉自孝廉人才或出自貢途其後或叅以下
第舉人蓋多經明行修之士也而 朝廷又最加意於此故
監生坐班有至一二十年之久者由廣業堂漸升至率性
堂積及八分方與出身中間有超越異常者取自 上裁
擢用往往授以科道部屬等官 國初養士而用之蓋如
此其重也今亦 題覆允行而未有破格擢用者誠難其
人而當事諸臣或不敢身任其責爾今當 聖化維新之

日又方 息貢妙選之期諸生中豈無有超越異常可以
應 上之求者乎如蒙乞 勑該部量存 祖宗時法意
容臣等用心教養加意甄別果有學通經濟才堪大用者
歲終薦舉一二請自 上裁或只開報吏部待其就選之
時另示優異以寓激勵興起之一機無其人缺不舉舉非
其人則罪坐臣等庶幾人才以受知而益感奮而三途並
用將來亦可以應 明詔於不虛矣伏惟 聖裁 一造
就世勲子孫以光門閥查得公侯伯子孫應襲爵而未襲
爵與已襲爵而未管事者俱該送監讀書蓋 祖宗朝舊
規及今 京師國學見行事例皆然也今見在 南京公
侯伯子孫雖不及 京師十之二三然亦當一體遵照奏
行以與成才於他日者蓋今之五軍都督府天下軍衛皆
屬焉而例以各爵掌其府事關繫至不輕矣世勲子孫日
惟紈綺自安坐待承襲一旦推舉管事則苦於不通文理
不諳事體衙門政務非委之首領等官則假托於寫字吏
胥而已不知此等封爵與 國同久且亦京營鎮守之選
所自出也仰惟 皇上以邊方多事方寤寐訪求將才而
各爵世受 國恩豈應使其子孫悠悠豢養以苟叨祿爵
而不堪任使一至此乎乞 勑該部議將各子孫例該送
監讀書者盡數沓送前來容臣等責令背誦武經及忠經

孝經百將傳等書逐漸與之講解文義使知忠 君親
上之大節於以閑習韜鈐而養成器局上或可待開府擁
旄大用以稍寬 明主拊髀之憂次亦不忝名門世閥堪
以坐府管事不至假托政務於人而莫能可否此亦今日
之要務而職關臣等所當行者故敢併以為 請伏惟
聖裁 一查復衙門舊規以正事體照得 兩京事體相
同禮節亦應不異 京師祭酒見吏部由後門入後堂而
南京吏部儀注則云祭酒入前門川堂相見司業例應乘
馬入吏部前門及二門乃下而南京則於吏部前門外下
不知何故不同如此臣惟 國家優禮儒臣故祭酒得與

講讀學士等官司業得與坊局等官皆不拘品級而叨有異數如此也　京師禮節出自　祖宗舊規歷年遵守不失而南部儀注則不知更定於何人之手亦不知行自何時始臣以右通政改今官在　京師見部嘗由後門入後堂而　南京禮部尚書裴某自言先任南祭酒時亦由吏部後門入後堂相見則　南京吏部於祭酒亦嘗然　京師禮行特儀注未及改爾若司業之下前門為前此司業嘗乘轎不可令轎及二門也今臣等四品以下京堂俱乘馬與　京師同則司業既乘馬矣豈可令在吏部前門外下乎恭惟　聖明在上而　兩京禮節各有異同如此恐

非所以明車書一統之盛也今　南京吏部尚書吳某嘗為吏部左右侍郎頗久侍郎林某嘗為祭酒亦嘗為吏部右侍郎二臣在　京師聞見頗真乞　勑下改正行之則臣等仰荷　朝廷德意於無間而事體亦不至參差不一矣再照先年祭酒曽鐸司業童承敘等前後題　准監生有物故者查照　祖宗朝事例移文順天府給棺以營殯殮行兵部給脚力以應付還鄉近日監生趙應奎病故南京兵部准本監手本亦曽應付脚力但未經應天府給有棺殮爾乞　勑該部議行以廣　聖慈其監生有犯別衙門不得擅自拘提但行典簿廳坐取此亦　祖宗舊規兩京事體相同所當一併申明者也伏惟　聖裁

己巳考察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姜某謹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臣年五十六歲原籍鎮江府丹陽縣人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任編脩四川提學僉事河南叅議福建提學副使南京太常寺少卿謄黄右通政以至今官近准南京吏部劄付准吏部咨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這例該考察官貟你部裏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從公覈別來說四品以上聽補等項官依擬都着自陳欽此欽遵伏念太學賢士所關祭酒

儒臣重任臣學術踈淺知識凡庸自蒙改授以來日惟濫叨是愧當監規久弛之後適士習難挽之初嘗具八事之疏以上陳庶因一得之愚而自效然而人不稱位力未副心擬設教於因材既不能大成大小成小欲以身而作則又自知範不範模不模忝教化之司萬分無補論尸素之罰一去為宜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特賜罷斥用為臣子曠官之戒以彰　朝廷黜幽之公臣不勝戰兢待罪之至緣係遵例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公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差辦事吏　賫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請查問未明事情以申飭監務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姜某奏請查問未明事情以申飭監務事先是臣為造就世勲子孫以光門閥 題奉欽依行令公侯伯子孫應替襲者各送監讀書習禮比有永康侯徐某嫡男徐文偉南寧伯毛某嫡男毛祖德誠意伯劉某嫡男劉鑑同時具結送監俱收訖魏國公徐鵬舉男徐邦瑞延至一月有餘方領手本前來臣以鵬舉上公送子入監反在侯伯三家之後手本開稱邦瑞係鵬舉次男妾某氏生又不明言長男有何事故三家有結而邦瑞獨無臣心疑之當行中府取具同官保結以憑信據便於收受作養蓋慎重其事而然非駁也行後不見邦瑞送到於其月日

忽遇某省按察司副使馮某係鵬舉壻送臣一揭云是邦瑞所開內稱本弟徐邦寧與本監助教鄭如瑾深交酬藝肺腑情通乘此送監之時恃有父寵欲圖越次挨送如瑾受伊金玉寶器又受伊萬金借券重利蠱心奸謀撓法云曾進言於臣致有此駁臣聞之不勝驚愕詫異思得如瑾並未對臣言及邦寧臣初不知鵬舉之子有邦寧者揭內所開出自邦瑞之口有無虛實遽難信憑但如瑾儒臣也邦寧勲臣子也如瑾以儒臣豈應與勲臣子酬藝深交情通肺腑不明瓜李之嫌致此萋菲之論即此已非儒臣所宜其間倘更有污染則為賢關之玷大矣臣可容縱之乎

臣忝為兩廳六堂諸臣之領袖如瑾有犯罪將及臣臣又敢容縱之乎伏乞 勑下法司以臣奏內事情覆議 題請轉行南京法司將鄭如瑾徐邦瑞徐邦寧等行提到官逐一研究務見有無的實有則如瑾贓罪莫逃無則邦瑞誣情難掩邦寧奪長為謀罪不待言倘果行賄有迹情尤可惡再照徐鵬舉以世勲首臣而乃偏狥糊塗致啓幼孽爭端似亦不為無罪併乞 天語飭戒俾知倫序當明孽爭當杜庶 國法昭彰而監規亦得申嚴矣緣係請查問未明事情以申飭監務事理為此具本差辦事吏某齎捧謹具 奏 聞伏候 勑旨

集齋先生類藁序

功業著於身前文章傳於身後皆當世士人所有事而其有事于此也每以未能為憾即能每以未兼能為憾能而又兼能矣亦未必身前者盡得直於人身後者一無待於來揚而載定也韓歐二氏稱大家當世士人人知所以崇尚而師法矣然而韓遭貶斥歐蒙訕言其人殆不得直於時其為文或以起八代之衰雅不投時好未免有非之者待其門人為之序次而後傳或既老猶編摩不輟身歿乳茲時輩而又恐為後生笑也然則功業文章即以一人而兼能之欲於身前身後兩如其意也亦難矣集齋丘先生

由循良吏為名御史陝卿寺拜大中丞其所論建既表表
然稱著矣乃不理於縣方開府西川也川人士方感頌若
更生然竟去其詩文類藁若干卷未及自校定然竟不起
於乎先生每欲以百世視此身以一息視榮寵鋭然有志
於功名其文詩賦出入騷選疏狀剴切直披其肝膽他文
操筆而成動中榘矱即策論舉子業亦綽有古調皆可傳
盖嘗自附韓歐者今所遺適似之亦豈非數歟雖然昌黎
百代山斗歐陽子稱之者曰今之韓愈也而二公寔能為
後人師其人其文歷唐宋至於今盖不朽而常在也先生
雖曾被論於人其心事旋得白文雖不及手校然可傳者

亦自存若先生其可以無憾矣先生於嘉靖辛卯壬辰間
視我南畿學政最稱得士寶時年十八而以文受知叨廪
焉既而幸登　朝亦叨視學於川闗兩省時則先生已即
世久矣而川中大夫士之賢者每相遇輒稱先生撫川時
善政數十年猶一日及遊於先生之鄉則鄉評推重亦猶
然一詞也惟文集未校而傳先生之子維栻嘗繕寫以屬
予寶寶碌碌世途久久負此心今稍間乃始序而歸之夫
先生卒去今且若干年而西川口碑及鄉評猶在其事功
載史傳應未泯文章雖不獲手自校如歐陽子於其[illegible]乎
實雖不能如李漢於昌黎氏為之次其篇帙有以[illegible]之

而增其重然身前事既得白身後又有可傳維栻又足以
世先生之家於先生人文兩有所肖似而不忝也於乎若
先生者其真可以無憾矣是為序

福建甲子科齒錄後序

福建甲子科序齒錄成侍御海山陳公以監臨序而弁諸
首矣諸士者復有請於予予惟首序既有言予又何言既
而諸生者請不置予既去閩且數年而何生邦靖鄭生日
休張生治具葦猶寓書以請未已也乃又序之因寄語諸
士曰爾諸士復請於予若是其不置也豈非於首序外欲
有所請益矣乎夫士先志志同而後同鄉同日舉增重矣

否則背面相是非貌相取而相下心如水火不相能甚則
相譏排相傾相害如仇讐然異名為同異以齒錄為故惟
志同而後同鄉同日舉增重矣雖然志詎可一律取也志
於富貴者靡然以相引而不必其行藏之皆不謀志於功
名者翕然以相成而不必其心術之臧不頗是名為同而
非所以同也亦奚以齒錄為然則士而果同志以為期也
又莫若同道同道則富貴非所圖而乘時以射之事恥而
不為也其趨向同功名非所急而隨世以就之事薄而不
為也其器局同行履有謬焉同欲要之於是而相與箴規
其闕也心術有頗焉同欲歸之於正而相與砭摘其非也

身所嚮同術心所存同方在家同為孝子在國同為忠臣夫然後志之同為有取於同鄉同日舉尤為能增重矣抑是說也以告爾閩生尤近之閩自道南以來如豫章延平及考亭諸先生明正學以轉相師授其同時興起之盛或産於一郡邑或萃於一門鄒曾在八閩舊矣則閩固諸儒之鄉而道術之淵藪也爾諸士幸生於其地人人有志為儒能要於是能不詭於正則諸先生所講明於昔者將賴以傳於今其未及施於時者將賴以大行於當世處則同為端人良士出則同為賢卿大夫則斯錄也不但以同志稱雖謂之同道錄可也爾諸士欲有請盍於予也舍是其

何所事事予舍是其又何所庸言乎否則猶夫他錄而已矣亦猶夫他錄之為序者而已矣非予所以為諸士言亦非爾諸士所以數千里來請既數年而猶請未已之意也予日望之諸士日相與勉之

送南少司寇洛南陳公轉少司徒北上序

天子御極之明年有以久任請者其言曰諸司階署相等乞勿更調已奉　旨下銓部議行矣南少司寇洛南陳公乃又轉為少司徒也均之三品部階第南北稍差別爾而輒有此轉何歟予惟刑名錢穀之事在古為公卿大臣職任之所宜親故惟三公得參聽刑獄惟冢宰得制國用蓋皆有道經綸所在是以古之人均重之然能為國家守法用法者方能為國家守財用財自非敭歷中外久又或無以練習乎其事而致劑量均節之意於其間也予往年以視學西川從公後嘗見公督糧總憲能周旋藩臬二司間既又為廣右滇南兩方伯為大京兆以及佐邦刑於南曹咸井井得其體公固中外敭歷久嘗練習其事者今經費方缺之甚非公孰與劑量均節以佐　國家之急乎則今之刑轉而戶南改而北也　天子方有以待公而用之非苟為更調而已也雖然刑法定於上而施於下宜執而寬財賦出於下而輸於上宜寬而執往見公嘗持是說而各

中其施於西川矣然而非有二術也刑者民之情財者民之心司刑以求民情為先理財賦以無傷民心為先公之應召而往也豈謂　天子名我以理財務以財有餘為可當　上意旨也歟嘗恭覩　龍飛改元之初既首下蠲恤詔寬一應不急之征而　內用有所取於計部計部大臣及宰輔臺諫而下皆執不可　天子即所欲不遂亦每嘗屈意以相從乎茲承之南雍也請停止白丁生上納毋因財用不足而為此以玷賢關涸仕途乃部議亦得允行焉由此言之　今天子不汲汲於言財真　聖主事也昔漢文帝問相平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不能對而謬以

佐人主理陰陽為職業不知刑獄清財賦理即民物得所矣民物得所斯陰陽之和應之豈有大臣佐其主理陰陽而於邦民之命經國之大計乃漫然不必加之意者故知天子之召用公也非徒以理財有餘望公而公之應召以往必即公嘗所以求民情者而無傷民心然則雖由此以上佐 天子理陰陽真如古之大臣者能為有道經綸亦公之能事也大司冦蔘川孫公而下曁司屬其君等皆以予言為然請書以送公遂書之

送少司成訥溪周先生遷奉常提督四夷館序

訥溪先生自諫垣為國子司業人比唐用陽城得周官保

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之遺意其遷奉常提督四夷館也奉常提督有事於四夷之貢獻而陽公出道州柳河東以為唐天子欲使宣化裔夷先生茲轉得無似之歟予惟陽公居位八年方中救陸宣公及阻裴延齡作相而先生始入諫垣即抗疏效忠 先皇帝因 廷杖瞽失其膺前後下詔獄凡五載先生備嘗艱苦視陽公殆過之但由直諫官國子事則頗相類爾而今茲之 內召又非陽公出刺外州比也陽公教諸生忠孝大節猶從事言語之末相告戒先生惟此身為士人師其素所忠君孝母友于家庭間者皆不言而孚故多士信先生以心方且蒸蒸起然竟乃召意者 聖天子以先生教士而效也使之總領乎獸鞮象胥氏之職業欲因諸生以風示徼外蠻夷則先生與陽公不但其教士之效有本末淺深之殊即卿寺尊崇殆亦非奔走於外宣化裔夷者可同日而語也在昔成周教士有不率移之郊遂屏之棘寄遠方終不復齒今 天子用先生以示四夷庶幾四夷嚮風可以一道德而同俗則是古國子不率教屏之於裔夷之地今裔夷求通中國也與進之以國子先生所嘗教士而效者與有以風動之然則先生茲轉雖保氏諫王而養國子之遺意亦未有以過也況唐用陽城可比乎又惟 聖天子登極以來每留意

於武備令百司推舉諸臣中可邊方倚使者今又用先生以文儒提督四夷之貢獻蓋文武並用乃 國家順治威嚴之長策而先脩文德以來之者又帝王懷柔萬國之盛舉也先生以身教士又以所嘗教士而效者奉揚 聖化于無外他日能化夷俗如國子諸生惟先生之內召是賴又因能化夷俗如國子諸生也而兩階干羽之化將於此乎在亦惟先生之功為多則先生茲轉姑不論陽公宣化裔夷即成周六月于襄之績殆又讓不為矣先生行丞博諸君請所以為贈而諸生中則有若何晉其人者請所以留予生平最嚮慕先生茲幸同事南雍亦最叨受其教益

請留之心不啻與諸生同然知義不可也故既援陽公事
以譬曉諸生又推述先生所當有事於將來者致期望之
意焉以為先生贈云

贈郡大夫栢潭馬公序

郡大夫栢潭馬公來視篆凢九月而邑侯孫公至公得代
當還郡於是通邑之人不論賢愚長少凢治於公者皆重
公之去無不感而欲挽留之其去也亦無不追而思之公
來去日可屈指數矣其何以得人心如此蓋惟我丹陽前
此稱最不便者凢數事田丈而未歸户稅則未定也泮宮
水未至而文運由此稱否也城濠開而未成徒勞費無益

也東南北諸鄉水利未興患未除也諸祠署不加飭所以
治神人未盡也倉建而積穀少且日就頹圮也邑有誌久
未修而記載未備也他興革事宜多類此皆前令所不能
舉或舉而未就緒者公聞而病之蓋始至即亟圖修舉焉
俄而學宮及城隍廟皆新矣西關闢泮宮水至矣架躍龍
之橋於當坊而三峰聳其前更新左右兩坊扁以賢關聖
域於是宮墻改觀諸髦士皆生色矣濬馬斯港以達於江
其旁近有九曲河者亦次第與工矣城濠成而舟楫往來
通行矣社倉增建八區積穀加多矣邑誌修而記載備矣
公惟以定稅額為難事稍後乃清丈田之籍而官民各為

一則則又人人稱平矣其既六也謂郵亭當移設關外以
便城守練湖上下閘當早修復以資溉而濟運也猶必得
請於監司以俟後人者可循以終事而後行則是更數令
不能舉者舉於公一人之身而寬然若有餘前令率二三
年在任而未能一二舉公於數月間而殆將舉其全也公
得人心以此然則公又何以能如此歟史稱劉穆之目覽
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荅是耳目手口並用也
世稱有一目數行下或兩行下者是形神能錯用而不混
也公之速於裁決也豈形神錯用歟其蒞邑才數月而多
所建樹如此也豈耳目手口並用歟予惟心可以泛應而

不滯目可以疾過而不遺然無有數行雙下理耳目手口
亦無有並用理也當由兼人之才又濟之以兼人之心而
能然爾蓋嘗聞為政者貴集思而廣受尤貴愛日而勤施
易稱君子以虛受人集思之謂也書稱吉人為善惟日不
足愛日之謂也公寔有兼人之才而每以虛懷好問樂取
人善為心能集思矣其施於事也聞必期於行行必期於
有濟能愛日矣然則公之速於裁決也雖謂之目數行或
兩行下可也其以數月而多所建樹如此也雖謂之耳目手
口並用亦可也公汲汲有造於吾人如此然則吾人者安
得不挽留之於其去也又安得不追思之歟先是博士謝

君某述其師生之意請予言以贈公而邑佐王君某等又相繼來請蓋各請而予主共爲一文也稍稽之既而孫公曰論以合而後公情必通而始協邑與學其共爲一文可也於是如孫公言乃共爲一文以贈公云

贈督條文近山王公序

於乎是非之難明久矣或奪而予或予而又奪蓋沓然不可逆睹也予於近山王公事有深慨焉先是公由司徒大夫出守河南之歸德頗不能俯仰人有撫臺某以其私論公公適上計自言於天曹而得直由是天曹以爲才改調嘉興嘉興浙劇郡故毀譽易叢生處也公以歸德之治治

嘉興而嘉興士民悅天曹又以爲才時 殿工急督木難其人乃陟公四川廉察使之副往理川貴木政既而公採木稱 上意旨辛酉冬十月 殿工成公得召還 朝且廷推鄉寺旦夕矣而次年春竟以外察去其官於乎公不去官於守歸德被論之日而去於採木有功既 寵召之後治嘉興最易生謗之劇郡既由此致名衆而西川素有公論之地且聲稱籍甚矣又方以功被召也乃反有此此豈非命歟惟公雅好題咏以能詩名每吟就即單句隻字有金石聲往往爲好文墨者所傳誦蓋公既以用世大才勁稱揮霍不比比數尋常而又兼有此高藝出群豈惟卓行

人側目公孤尖意造物者亦有所忌故至此然則亦豈非命歟然則亦豈非命歟雖然古文人多流落不偶矣乃名稱後代者比比一時之遺際與其身後之傳在達人高士知不以彼易此也公家居久所題咏當日富而日精於前此世途事當亦盡忘之矣予昔從太史後以權貴人所嗔出爲西川督學使蓋單然寒生也身又在萬里外公每煦我以春陽之和蔵諸此心擬有以贈公而公之去乃公論所不能平故久閣筆適公鄉人黃生臺卒業南國子接公札問公起居知公有以自樂也而予亦爲公盡忘世途事故始焉爲公有深慨既又爲公喜而書此以貽之非能盡

公平生聊以代千里面談云爾

奉賀師相石鹿李公六十壽序

昔人稱相道得萬國理相道在心虛而量能容心惟虛故平平則可以順應而不煩量惟能容故大大則兼天下以受而莫能窮其際人謂宰相當持心如水必如此然後可以言平又謂量無涯則無滿江海不足方其容必如此然後可以言大此蓋千古所稱相器也惟究心聖學者能有之君奭稱至平之道可格于天君陳稱有容乃大之德可升於大猷蓋又心平量大之徵驗而彼皆聖賢儔匹其所得於君臣僚友之間者亦不爲無所自也三代以來此學

之不講久矣諸葛武侯庶幾心之平者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輕重㡯故也然僅窺問學門户而未究其全韓魏公庶幾量之大者其與人長忘人短胸中不曾黑白而外似黑白不分能容故也然得之天資居多而未為能聞道適生今而欲為古人居相位而講聖賢之學有志於聞道者若今師相石鹿李公非所謂其人歟寶嘗觀公㡯而能應其心一如水之平凡小大賢愚皆在公無涯無滿中容受始嘗自愧不能得公之深既而又竊聞公言生平不敢作好惡於人惟以平平蕩蕩處之夫平平以為平蕩蕩以為大而由好惡不敢作於人以為平為大乃知道貴大同

而學幾於無我此公所以心平而量大之根本也商六臣以平格致天壽而有容乃大者於永世亦有辭焉然則公之所以壽也亦豈三代以下凡為相者所可同歟雖然寶於此又知公心不自已亦不自有也六臣以天壽致君年所多歷君陳以永有辭也亦致君多福之永膺古之為相者既嘗因自壽而有以壽其君矣公方以平平蕩蕩為心推明皇極之敷言以近　天子之光則所以稱　天子萬年使四海同升於壽域者公心也行且壽　國脉於無窮又豈但相道得萬國理而已哉今年十二月十有四日為公六十初度乃公壽之始成相業之始也寶與元馭王適同事於此不得隨館局諸君者稱公壽然予兩人皆嘗受公深知亦自惟能知公心而窺其量之大者故敢以千古相器歸公且因究心聖學而期以古賢相事業庶其為壽公之大者云

奉賀薊遼總督少司馬二華譚公五袠壽序

薊遼總督少司馬二華譚公有豪傑經濟大才又有神仙冲舉之高志每欲從事於蟬蛻蜣轉期以長生引年乃為當國者強之任邊事而未果遂也然則玆二者其不可得兼也歟予聞張子房嘗授書圯上老人矣老人蓋黄石公其書蓋即素書子房出其餘以運籌於帷幄之中漢方定

天下而即從赤松子遊何其高也李長源少遊嵩衡間亦嘗聞遇異人矣既又出而叅與軍機密議以匡佐四朝而後登真脱屣人或言黄石公教子房以煉氣輕身又教以應機權變長源之志在鳴珂以遊帝都又在絶粒以昇天衢談者至今侈之夫黄石於子房非兩教之也長源之鳴珂絶粒亦非兩用其心以求之也意者一竅玄關可通於九天九地之上下而徹無形神無聲之妙所以擒烏兎而戰龍虎者即在焉惟天下非常之人能兼有天下非常之事而兵機玄機亦初非有二也故子房煉氣輕身即其所以應機權變而長源之於天衢帝都無乃欲神游物外而

特寓形於寓内爾公今當國家重任修邊練兵欲以建萬
世之長策他日壯　國威清塞塵繫單于頸獻　闕下拜
爵封侯如留如鄴公意不屑也而後乞身還山或許從遊
赤松或留而舍於蓬萊延喜殿閣皆公後來事也謂用世
與出世二者不可得兼又謂子房長源不可復見於今日
豈然哉豈然哉雖然此所謂遊方之外者非所願於公也
師尚父年九十餘而猶以鷹揚稱尹吉甫伐獫狁奏膚功
而來歸以受多祉其何道以臻此蓋太公以敬義勝怠欲
也此聖學也吉甫以燕資文武而為憲萬邦也此王佐才
也夫不事長生羽化而自爾登脩齡享遐福焉固知帝師

王佐其所以不朽而常存者即為真仙妙訣而丹丘蓬瀛
亦無用於他求矣公方以聖人之徒帝王之賢佐自許其
於留侯鄴侯事能兼為之而非所屑豈亦於此而姑有托
焉者歟今年某月某日為公五十誕辰公之介弟以諸用
公蔭敘學於南國子請書此為公壽予自惟嘗督學八閩
受公深知其分誼當亦與以諧等遂書以寄公幕下同致
祝云

碧山張公七十壽序

碧山張公由地官大夫致其事而歸也今且三十年矣而
足罕及於公庭日惟杜門課子為樂雖公城市中人罕城
市邀遊亦罕與城市人交際而來往前此縣令公有疑其
簡者而謗之公不以為意即面數不較也夫古人不可見
於今矣乃古人所行與所稱許庶幾一遇焉亦豈非末世
之奇觀歟昔子游稱澹臺滅明非公事不至於室而近代
賢者亦以足不履公庭為高今若此則是人以為高者今
以為簡聖門師友之所取乃末世所不取也予竊惑之嘗
亦竊叩公時有不平於心而未敢以語人今年十月二十
有六日為公七十誕辰公之子光祿君某上舍君某來白
下請所以壽公者予惟公所以為簡乃其所以為高其不
取於末世也在公自有可取而公之所以壽殆即其所以

為簡而不取於末世者得之特世人未喻爾今夫世人者
勞勞焉竭其平生之用心俯仰人鼻息日奔走於要路權
門冀以忝竊其光榮資其餘潤以為已地其為悅已者之
所取謂其能盡禮於我而流俗人轉相視效以成風也不
知自有識者觀之其可耻亦甚矣吐納養生恬愉靜篤之
人簡其出愛惜其精神不求人知而往往得上壽公非簡
者也非學恬愉靜篤吐納養生者也然視勞勞焉俯仰人
為已地者則嘗深耻而不為公固近於恬愉靜篤者能簡
其出能愛惜其精神矣公之臻上壽於將來也非即世人
所不取者有深足取歟光祿君持一圖相示圖有栢有

有鶴又有白與水也而屬予題其意夫栢可以歲寒不凋公晚節似之石屹然難動公心似之鶴有千歲而蒼者公壽似之若日方升若川方至則昔人既著其說光祿君亦既自喻其說矣予無容言乃公所以能致此為末世所不取而予所深取者則予不容無言也是為碧山張公七十壽序

補壽四泉吉翁八十序

丹陽為古延陵乃延州來季子所嘗遜國而去之之地故邑中千百年來猶能崇禮讓成俗以謟諛奔競為深恥士大夫仕而致其事來歸者時相與為會往來真率蓋又有

衣冠洛下之風焉四泉吉翁先大夫中表也知湖廣京山縣改授四川之墊江遂拂衣歸有吳公子敎展千乘之高志家居無所事事惟時率諸同志為觴咏之會以齒與德褎然在耆英先歲丙寅翁年八十矣某月日其誕辰也予自入閩督學使轉南奉常經梓里里中人謀所以壽翁者時又適有銀臺　召命當還　朝而予意不欲以班次先同輩具疏辭冀得請而後為翁稱壽也庶幾遂謝榮進不忝古延陵之名以依附翁且援司馬公例年雖未及亦得列名於會為里中一盛事既而疏為相知者阻不果上乃刻期赴　先皇帝萬壽朝賀久負文諾於心未有以慰而今也適官留都去翁殆咫尺相望爾則自惟去之延陵之念即未遂終當有以依附翁即未得如司馬公早與耆英席末猶可追倣王宣徽故事圖寫其形貌姓名以冀来歸未晚也而予又外姓子行於翁一觴之侑不可無於是為此文寄里中人使張以祝翁蓋既終前此八褎之諾且為後此者致九褎預祝焉翁他日登期頤上壽予得乞其身歸耕於延陵之野真率往來時亦得為會以繼洛下衣冠之盛乃予所以壽翁於無窮或亦翁所許也書以俟之

江翁壽序

子能成其身為孝父能成其子之身為賢夫所謂成其身

與成其子之身者豈徒依附青雲能扢致通顯之謂哉亦謂能以道交相成爾又惟古者取士有孝廉一科始嘗謂孝與廉二者各著其名實以為科今始知廉乃所以為孝敎其子為廉乃所以成其子為孝也若然者予於致齋江君父子見之予兄廷和甫在桐鄉為君僚佐嘗千里寓書頌君清操儉德有古循良風而僚屬皆蒙其休不但治於君者之德君也予從白下時交接新安大夫士又聞君之父其號翁其為人蓋冲然能約己者時時以訓言貽君屬君無頋其家克終其操行為廉吏予聞君於官聞翁於其鄉蓋如此夫因君可以觀翁因翁又可以知君然則君之廉非

翁其孰能成之君之孝非君之廉又孰能爲之也歟間翁年已七十餘而甚強健君將自其家迎致翁就養祝於桐鄉翁亦將乘君之迎一往焉以觀君政成於桐鄉也桐鄉士民感君惠愛而祝及翁者必多矣若予兄則以相知愛最感君者因君以及翁當首先祝翁者也昔人云愛其兄則弟悅予兄寔蒙君之愛則予也亦最感君者因兄以及君又因君以及翁亦當首先祝翁者也祝之則何以夫君能成其身爲孝翁能成君之身爲賢既以道交相成矣則予之爲君祝翁也亦以道交相祝顧君始終孝亦始終廉而已矣顧翁始終成君之孝亦始終成君之廉而已矣壽

翁之大無有出於此者因壽翁而望君之大亦無有出於此者是則予所以爲兄及君又因君以及翁也

鄒母張太淑人六十壽序

先皇帝時嚴相嵩信其子世蕃擅　朝權誤　國事大中丞蘭谷鄒公自御史臺抗章論罷之於是天下皆稱公忠逾七年爲今年隆慶己巳　今上皇帝登極以來思簡任忠賢謂所以用公未稱乃收回屯鹽成命召公協掌臺事而某月某日適公母張太淑人六十誕辰公便道過維揚屆其期稱觴焉於是天下皆稱公孝方抗疏論事時人之稱公也謂移孝以爲忠今茲嚮　君命而稱母觴人之稱公也謂因忠以成其孝是固然矣予則謂公忠無待孝之移而後能爲公孝亦無待忠之成而後能盡蓋公始終致忠卽公所以始終爲孝此公心所自知而人或未之知也今夫擇安便而避傾危在人皆然在婦人尤然方相嵩用事時後先犯者往往履危機而遭毒螫天下忠義之口由是遞相戒箝塞者有年矣公一旦犯天下之難以攻之非所謂探驪頷劘虎牙者歟太淑人知是爲臣子所當然而無有恐怖心亦無有禁阻語則公之犯難以效忠乃所以成太淑人之志而今茲殫力王事不敢憚其勞於出入奔走間猶然奉母訓如一日也然則公固始終忠而已矣亦

始終孝而已矣謂公忠以孝而資孝待忠而成者非亦知公尚淺者歟昔賢謂孝者所以事君乃今於公而謂之曰忠者所以事親亦未爲不可也夫方犯難效忠時人皆爲公危之而太淑人儼若固然曾不以爲危也予因此竊見太淑人心中其順境蓋常在而其天常定矣公顯揚事業在將來當未可量而太淑人當亦安享其子之奉以綏福履於無窮然則太淑人之壽固自與天所常定而得而公之壽其親也其亦異乎人之壽其親也邑侯定少葵梁公雅善公方圖所以稱觴祝聞予言而心亦知其然也請書以致祝予固亦雅善公者因遂書以致祝云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荒政記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為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飢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既嘗移檄諸司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　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為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為民賜盖大畧與蠲等廵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輓僅十之三四而已公為丹徒請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亦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

溉也而稍稍救於是為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傜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雜里甲均傜即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因寬稅役以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獨右其無田者與有田而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逼也於是乃議賑先是公以徐沛開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貲者悉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既而又戾里胥者籍飢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為病已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飢戶也凡饑戶之籍於官也既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間者未逼也於是又議為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遍行縣每至一鄉則故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並聽核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粟而至賑者按戶收符為券前此厚貲者之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償而已公盖以此為

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盖前此飢下戶以聽審而守支城市中其為勞且費與聚而為疫癘之患既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坐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歲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為記者王山嶽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如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入能盡見五藏

瘕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
也意到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者
歟不然事至難處至難濟何其善處能兼濟如此也史遷
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為災
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予亦安
得不為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為公記其事乃為盧扁者傳
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渰沒與山田赤地同
又在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
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歸安人
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而予所記者荒政也

故荒政外不及云

重修城隍廟碑

今 制 天子之命吏與其境內城隍之神分幽明而理
明則治教政刑凡有事於官府官府主之幽則天時之雨
晴年之登耗水火寇盜憂愁疾病之祈禳凡有事於神神
主之神與官府者誠陰陽表裏之司矣然而民情有文朴
巧拙俗有薄厚澆淳官府能治之而不能盡轉移之是則
惟神為能潛牖而默喻而吏治有污隆其為人有賢不肖
是則惟神能鑒察之亦惟神為能陰予奪之神主境內治
與吏並然而神有專能焉則吏所不得而與也我丹陽治
教政刑凡屬於官府之事夫時之雨晴年之登耗水火寇
盜憂愁疾病凡有祈禳於神之事亦與他境同然民俗頗
淳厚而知自足大都少紛華智計以為外慕不嫌於朴署
而無文是則稍為近古與他境稍亦有不同者即有一二
文藐巧之徒輒為衆所不與而不得齒於齊民賢士夫
之列意者神寔有以潛牖而默諭而前後邑長佐多賢者
即有不然猶未若他境之甚也豈神亦寔有陰助而能然
歟然則神在吾境者靈與他境異矣而廟毀久未飭非所
以表揚神休而致崇奉之誠於我衆也郡大夫雲中馬公
來視篆之五月蓋有感通於神而下令共新神廟時自公

而下縣學諸司暨士庶之長少皆有助助各以其力為差
共百四十金有餘即以充工料費而董其役於老人張訪
等良材美甓輻湊如期丹漆黝堊咸以法故於是殿廡門
垣及傍後諸堂舍作者修者計其工之程以次第舉俄而
遂改其舊觀而神居煥然稱壯麗矣計前後工凡二千六
百有餘乃城中人因公命而樂於從事皆不煩官而集者
也工且訖而新縣尹青齋孫公適至其為人蓋亦與馬公
同心者道會丁啓文率廟中之道士呂尚智以二公意來
請碑記予惟神於二公吏治能始終相之而二公於神廟
之脩飭既先後落其成以答神貺邑中士庶亦既感神之

有造而相率以少效其勞矣若其也以朴拙之尤而間關於世途首蒙神休庇於玆擧恨未能身任役爲邑人先故不辭而紀其事於石且系之以辭辭曰惟神有靈九天通能調氣序徵年豐祈穰必應神之聰黎庶得安神之功此不爲異他境同吾神之靈靈獨鍾閭里敦朴如顓蒙恥與澆俗爭長雄吏來往往多名公神若有以啓其衷神之爲施厚且隆我士我民感由中民淳吏良有古風顧神轉以語太空勿俾巧僞時一訌勿俾汚暴時一逢百千萬年居新宮於以報神於無窮

壽州守甘君去思碑

碑以去思言謂既去而思故著之碑以示不忘非謂官長在任時可以碑即碑不可以去思言也在任而碑於禁例有之載在令甲無敢或違者然則今之口碑非在任而碑歟曰口碑心碑也蓋惟感於心故不覺形於口其形於口而爲碑也巷而謳途而宣家頌而戶傳蓋不能而詞不石而若鐫者盡賢愚合都鄙通顯晦皆然上之人非可以強而得下之人非有所要求而然者是則碑於口者也碑於口者碑於心即在任而碑亦可矣若方在任時能而詞石而鐫焉以爲碑則諂者狡者士而徒能文老胥奸吏而苟以投其上之好者或以爲然其在大夫士之賢者愚夫愚婦之有公

心者與夫山林高卧之人則未必以爲然上之人或以有所強下之人或又以有所要求而然者蓋碑於文詞碑於石而已矣而未必其碑於心也故必有碑於心者之口碑然後去思可以傳亦或可以傳而久矣壽州守甘君予曾學四川時所首取士也其典州之三年爲隆慶五年壽之正陽鎭有田生祐者以歲貢生嘗卒業南雍亦予所取其來謁予請文也爲予言甘君爲守能潔己政尚儒雅往往采風謠問民所疾苦爲消除其怨咎建義倉恤孤老賑饑[illegible]事求所以濟我壽民亦事事蒙濟也而尤加意於造士心懷之表賢顯善不啻出諸口如建專祠祀鄉賢湯公鶴旌節婦湯氏薛氏皆合乎輿論之至公而脩築州城不忍勞費及民間鑿小洑疏決石滯流以免水患尤州人所感其性儉且勤最精於吏職而持法寬平不酷用誅罰然有一二舞文者輒抵以罪不因忌器故或致緩貸也尤他守所難能生又言正陽故有關譏之征有無賴子弟者冒名乎其役中爲商舶患君毅然斥去之而安豐塘即古芍陂楚相孫叔敖所經始者歲久門閘廢圮大豪以佃荒輸粟爲名因而侵田業失水利以貽害於他姓君又申明前守粟公某所已行盡追奪而還之官蓋他事之感君我正陽與州人同而此二事者則君所施予我正陽尤多尤哉

正陽人所為縈思於君而不能忘也請為我記君之善政
於碑石予固知君者不能無樂克為政之心喜然君尚在
壽未可也既而田生之友人劉如川者盧淳者復來請其
子生負緯相繼請未已也予則又私心疑曰數生者得非
所謂士而徒能文有所要求於君者歟既而君寓書言曰
知壽人有此舉不可也已峻拒之固止之矣乃知君固無
所強於正陽之士民然而西来過予之人有自壽者有自
正陽者予一一垂意試問之亦一一傾耳而試聽之則知
君果最於治壽人果心感君而惟于巷宣於途其傳頌聲
果若家至而戶到也比聞君已還討曹大夫行矣而田生
者復来其請如前曰如君信蹇蹇乙巳有古循良風自其
来守吾壽也吾壽不経之費日以省訟日以清民日以安
全而無事為士者亦日以蒸蒸起而吾正陽之士民尤日
以蒙君之庇而感且日深也請終前諾為書其善政於碑
石予曰嘻異哉田生者為其人而不遠千里與其友若子
再三来其後一来又適君之既去也乃今可以碑矣蓋君
於壽人既為碑於心者之口碑流傳騰播於君在任時而
壽人者又欲碑之於既去玆碑也非由諂者也猾者也非
由老胥奸吏苟以投其上之好者也生固能文然非徒能
文而有要求者也乃今則可以碑矣雖然碑托予言予言

未必可以信即信亦未必可以傳久君即碑於壽碩予言
未足為君重君則何以自為重乎予嘗過正陽見其八頰
恂恂今又因田生以請予言宜可以信君固西川産西川
之闕中有陳文惠堯佐者嘗知壽閒壽人至今猶思之蓋
文惠不但吏於壽為名宦其在閬固亦已蜀名賢也予嘗
按閬而謁其祠并得其為人矣今君善政既有稱於壽人
又因壽人思文惠至於今未泯者益勉修德業於將来即
無論楚相功名且與其鄉先達相頡頏燁然聲施無窮焉
予故嘗以文學知君今又以政事知君也則予言亦因君
以重或亦可以傳信而久也已或亦可以傳信而久也已
君名来學字開之號繼齋隆慶戊辰羅萬化榜進士川之
雅州人碑在正陽鎮之北門　詞曰惟安豐塘曰為芍陂
楚相所遺侵自豪強君也奪之以普厥施其他善政種種
而備民之攸塈壽人感君正陽尤異於碑是記抑惟壽人
有口碑焉不鑴而傳口碑自心在此碑先可千萬年黃河
之来其流湯湯達於正陽君澤在人與水俱長久而難忘
惟壽有山山曰八公巍乎其東君望在人與山俱隆瞻仰
于無窮壽有故侯其姓曰陳為君鄉人君奮勉旃與此公
為倫庶幾不忝於斯文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 南雍稿下 目録

永昌守文橋秦君傳
鄉耆蔡翁傳
奉直大夫滄州守丁君墓誌銘
奉議大夫同知饒州府事李君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廣信守見心沈公墓誌銘
認弦賀處士墓誌銘
孫婦楊孺人墓誌銘
東涯盧翁吴孺人夫婦合葬墓誌銘
焚黃祭告文

祭封少傅心萱嚴翁
祭思質王公
祭林念堂中丞
祭耿北坡揮使
祭畢母孫太夫人
祭楊生增
奉存翁老師書
奉李石翁相國
奉相國松谷陳公
奉趙大洲先生
再奉大洲先生
奉訥宇高公
奉南岷王公
與海剛峯公祖
與汪南明督撫
奉林平泉先生
與萬履菴
與諸南明
與胡盧山
與周訥溪

與尤西川
與黄梓谷
與王雲竹
再與王雲竹
與瞿震川
再與瞿震川
荅蔡春臺
與中府韓經廳
與唐凝菴
與洪文振

上存翁壽啓

奉賀中玄高相國啓

覆謝養齋嚴公小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　南雍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晉江周良寅校正

永昌守文橋秦君傳

永昌守文橋秦君名禾字子實子癸丑榜同年進士也初授武康縣尹以能於官歷陞南京戸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又以能於官拜金華守維時虹洲司諫梁由太僕為藩臬使改視學浙中而君以其從弟當相避避而赴銓部則改授永昌守竟沒永昌守云夫永昌在古為哀牢國漢始開之我　國家改金齒衛為郡蓋西南徼絕域地去中州至

遠矣中州士人從未少仕宦於其地即仕宦其地者非甲科也即甲科必才不稱當遠調者也君由甲科避兄任改而得此得非銓司者之過歟聞君在部需次久請於銓司銓司以未有近地辭君曰第得南即遠不害意南則稍便家慶爾而聞者以為忤乃注擬至遠郡如永昌者殆亦數也君既得永昌歸意不復往恐而告諸乃父辰溪令存赤翁翁不可但命之曰茲稱饒地汝當酌貪泉以自矢茲又稱最遠地汝當履涸轍以自紓翁送君言視趨君赴部時語尤嚴意不可以詞說緩君知不可以詞說緩也於是留妻子侍翁養而身自走大江轉潛霍迂迴全楚歷牂牁夜

郘為程萬餘里而遠始達於滇又自滇二千里而遠始達
於郡治蓋爽然於貪泉之酌君所能若經險遠道而為忍
饑衝寒所苦瘴雨蠻風所侵外勞內憂所感真猶慶迴轍
而欲舒此則君所不能也君蓋抵郡治凡兩月而疾作然
猶強起視事土酋鳳繼祖之叛也君奉督府檄調從征不
果赴然猶卧而理餉運籌不一日忘所事事其疾以端陽
日劇以中秋日增劇無何為重九則君長逝不起矣君卒
之日永昌士人皆感泣而經紀其喪事立祠祠之初翁遣
書永昌以伯祖中齋郡守生祠武昌死而名宦建昌以相
勉君今於永昌生不祠而身後為名宦殆又讖也夫子以

同年友得交君知君為人性最孝生平唯翁言是信從始
不欲赴部以翁命竟赴部繼不欲之永昌以翁命又竟之
永昌既至永昌乞生還於臺司而不得也猶泣寄衣一襲
為翁明年八十壽度疾不起恐與襯歸而驚賔筵以傷翁
心則戒行者緩程逾其期於乎生從父命凡為子皆能之
知且死而猶不欲傷翁心則非君不能於乎若君者其情
真亦可憫矣君年五十葬浒溪新阡配葛安人子炳國子
生曜甲子鄉貢生皆能以文學繼君之志者也其家世行
事具載瞿宗伯墓誌中予不及詳予所詳唯君改永昌以
後事爾蓋君於此最可惜予於此亦最惜君故為君傳而

論之如此論曰嘗考君家乘君蓋宋學士淮海先生後人
先生坐黨籍徙郴州編管橫州最後又徙雷州而卒於藤
州蓋遠徙又客死也君今改永昌而沒於其地豈由家世
當然歟聞永昌有諸葛武侯廟以武侯嘗經畧其地故土
人奉祠久不廢且以諸葛名其村稱遺民焉君今得祠於
此與諸葛同將来郡或有秦村其民或遂為秦民亦未可
知也於乎君雖遠死然果能如淮海於藤如武侯於永昌
於家聲宦蹟而兩無忝也其可以不恨矣於乎其亦可以
不恨矣

鄉耆蔡翁傳

鄉耆蔡翁名清字孟潔廬之合肥人南司封蔡君悉曾祖
也司封君操行清介以同志時過從白下暇則自言其先
數世皆单傳至翁乃始生子五人禎祥祐福禋禋者君之
祖生子六人廷璋廷璽廷班廷玉廷用廷寬廷用者君之
父即以君貴封如其官者也嘻異哉翁以上其宗姓皆单
傳而子孫之衆多自翁始又自翁能教子九再世而遂發
其祥於司封君則君家之秀非亦鍾自翁始歟翁為人心
平而用意厚天順六年里中鄉耆缺則衆推翁不置蓋雅
重其人也翁既為鄉耆而里中大小〻〻皆取平於翁無
偏枉人亦稱翁無偏枉其暫允巢縣水次也出自郡大夫

孟公者選擇而使翁翁能於其事事竣有羡餘若干例得自取翁不取而盡以還之官能不私人亦皆稱翁能不私於乎難矣布衣為里中耆非有名位相聯屬而能服其鄉人心非職官受事也而使兌不虧且有餘餘而又以還於官也其可謂難矣翁之賢能大其家世而司封君之賢又足以光顯其前人然不可使無考也故為論著之論曰予聞翁雅不稱號其為子孫者從其性之朴亦雅不以號追稱焉蓋兩得之今世賣菜傭皆稱號翁不稱號也而聲名動閭里間於身後更著也然則豈在稱號歟又聞翁不識書字而處裁動與天理合今世能文章博通今古者率營

營身計也而翁以清白傳其家獨不為身計其子孫賢足以世翁清白於將來所自樹且無量然則又豈在識書字歟司封言翁有小影経歲遷皆無恙清瞿古朴子孫得共瞻仰以為幸夫翁之一念可通於天可質於鬼神不惟其生平為人所與其所遺像天亦相之鬼神亦呵護之矣於乎若翁者可使其後無聞歟可使其後無聞歟

奉直大夫滄州守丁君墓誌銘

君諱一敬字聚卿初諱傳字道卿別號南屏居士後乃改今名字更其號靜修云君之先為唐詩人諱儒芝宋封濟陽郡王開國侯諱球若子孫元末有諱道成者始居邑東門里生子德剛德剛生傑傑生士良士良生文禮是為延桂公延桂公生子七人最少曰玘號一山以歲貢授福建漳州府南靖縣尹配湯氏生君及一中乃計部君今出而貳守泉州者與一元一貫兄弟凡四人而君其長也君生十六年而補邑學生在諸生中最有名逾十年為歲甲午領應天鄉薦上春官屢舉不得志乃於癸丑春謁選天曹授江西南安府崇義縣尹君初以及二親在故急於選選未幾竟丁內外艱殊恨祿養未能久然一山公與湯孺人及見君出而仕亦少致君志矣既服闋而補饒州府之安仁君治安仁其勵精有加於崇義乃以性樸直不善事上

官不能徇鄉大夫以請托為流語所中幾落職然伏貧生及小民交口頌而得白於是改調湖廣衡州府之衡陽君在衡陽逾二年而為孟玹唐巡院所取雄時雲間徐相國能知君冢宰海虞嚴公與君有生平之雅亦最相知皆以君於衡陽不因調而左遂頹墮不振起也於是乃遷君滄州比君至滄州則疾作不能視事度不可起亟馳歸竟不起矣時嘉靖丙寅十一月十九日也距其生正德丁卯八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君自少以能文受知督學諸公為邑侯菲泉來先生所深器繼遊荊川唐太史之門文為唐太史所奇取一第若甚易然竟坎坷不能大稱其志氣其

三仕為尹也在崇義則念菴羅宮贊稱其賢初泉吳侍御褒奬其政行在安仁則栢泉胡中丞慰勞其能保障而防禦則是知君者未為無人也而不若毀君者能行其言竟坐是以調調方以得白而遷可謂少伸矣又竟不起於乎此豈非君之命歟君配言氏京山尹四泉言公女也子男二人堯賓應辰皆邑學生堯賓娶周氏應辰娶丹徒殷氏女一人適馬恩之子佩孫男二人出自堯賓者曰世仁聘眭基絡成女出自應辰者曰世衡聘湯三聘女眭湯皆邑學生皆司諫子孫也孫女二人並應辰出君卒之又明年二子將以明年己巳春正月之八日葬君於城西南靖公

墓左持君從弟吳川尹相卿狀來白下請銘予惟君兄弟三人始馬與予兄桐鄉丞廷和甫從兄茂州守信甫同與髦士選中馬與予兄弟及來侯門同肄業澄湖之別墅然馬學於唐太史則予與泉州君相繼仕而君亦適先在馬兩家兄弟以文行頡頏方出而用於時方相約他日歸而結里社同老於林泉也乃不謂君竟有此予何忍銘君乎雖然君所如未能究其志是在吾輩有以表而著之吳川君既以狀來矣然則又何忍不銘君乎於是既按狀而為誌又為之銘銘曰湖之陰城之下兮有土一抔昔臨湖令倚城兮為先公丘父在而子從兮兜生前以同遊身歿而友銘兮恍贈言之相酬湖可田城可遷惟佳城有此新鐫兮行見丁氏阡千百年

奉議大夫同知饒州府事李君墓誌銘

隆慶戊辰四月二十有九日同知饒州府事望溪李君卒於官君之子承禎等奉其柩歸將以次年某月某日葬君丘牧新阡先期介予門人湯茂才敬恩持順天府學司訓乎齋王君狀來請銘予少嘗遊宜興得交君兄弟因君有抗直氣心奇之既而君中式癸卯鄉舉試南宮未遂也而予亦與計偕時邂逅北征之逆旅見君抗直氣猶昔目烱烱若神期君必取高第立朝為直臣既而不果乃僅授

今官予聞甚惜之乃不謂又竟止今官也予既嘗交君而惜其不得遂王君又予同志友其言可信故茲請不得辭按狀君諱延存字子順望溪其別號也君之先世為宜興人有諱順者仕元都省參政若干傳及君高祖廸功郎廸廸生處士恪恪生篤部郎中震震生吏部主事杲吏部公娶於吳生四子長延孫以歲貢授山陰司訓次延儒辛卯舉於鄉次延好君其季子也吏部公卒京師時君生纔三歲甫而吳安人撫之稍長即昂以讀先公遺書君由是力於學由儒士應試為邑學生最有名庠校中君家自徑祖方伯公以來皆以治尚書取科第君獨好春秋自謂其筆

力雅稱春秋義體裁遂業是經中式錄文於主司蓋君舉子業經師授兩兄而經義乃其所自得李氏以春秋經與尚書並傳家寔自君始也在饒職專理軍政時寧遊久弛矣而郡介徽信建撫閒地險隘易為盜藪君素有威稜又賞罰能信必方其飭戎器比什伍而時訓練也精彩為之一變暇則稽尺籍清屯田裁役占禁朘削議罷剔軍百戶劉端甫管事軍人者無不心快之又多方行間諜以離盜黨與申嚴保甲使盜羽翼無所施於是劇賊羅萬里張十八等後先就剪除而民間始帖席卧皆君綜覈其職之功也攝府事凡數月能節省諸供應浮費歲且千金著為式

而大使楊愈清以貪被斥吏汪德和以舞文去蓋皆他署職所不能其視篆餘千也餘干積逋至九年以上君定緩急之期有以勞來之於是輸者蓋襁屬焉訊囚每不喜用鞭箠然情亦往往易得樂平有刁民崔彥三者自詈其妻致經死而以誣害人獄久枉不能明君以數語詰彥三彥三服卒抵於法其刑平而斷類如此民有割股及廬墓者君以為行雖稍過中然可以風勵薄俗特請於院司旌別之饒士慕君家學爭及門君寓行義舉業中多所造就丁卯戊辰饒連第為最盛亦君造就之功為多前後僚長佐如東吳觀海項公故城瀛南陳公及王貴池胡潭洲饒崇

陽史河南孫當塗五方異姓趣人人殊乃與君相得驩則人人莫逆也而院司如撫臺應谷劉公侍御納川蘇公方伯雲山曹公憲副健菴張公暨少參益川馮公等皆署以上上考雖西江守巡歲遍易饒至兵巡兩臨極難承事君則當人人意無不相敬愛見器重者蓋君外朴而中藻故於所治事無不辦氣抗直而心坦夷無城府故上下無不得其心奉吳安人生養歿思能孝待前母范孺二孺人所乳之二女能有恩禮師事二兄能友讓辛卯鄉貢君無後屬君次子承禰為嗣以次讓司訓君之子承禚蓋又能以身立政故所如無不孚感如此也君初下壬戌第將謁選

天曹以文受知令相國李公公令待乙丑試而試竟失意比乙丑謁選於天曹又以文受知冢宰嚴公公手其文嘖嘖賞歎嘗首選者授令官然未滿所許許少須即以異才超擢君夫君實異才也而不果待又享年亦僅五十有三爾年與位皆不稱其人豈非命也歟於乎此豈非君之命也歟君配為張氏張渚張公希顏女也子男五人長即承禰初娶金紫圩張雲鵬女繼娶前洛鄖學道女承補娶新城尹湯建衢女承禮娶陳莊丁嬛女承禂娶溧陽周儆女承祧聘國子上舍儲[illegible]女禎補禮皆縣學生女三人長適縣學生湯敬典次適彭尚德又次適史之臣彭史皆溧

陽大族孫男二人從仁從義孫女五人銘曰恂而華樸而
才惟君有登一第究所施皆不偶又胡為豐其臯嗇其壽
五妝所君蔵焉其可久銘君行傳諸後庶不朽

明故中憲大夫廣信守見心沈公墓誌銘

隆慶三年五月五日廣信守沈公卒將以是年某月日葬
于某處其弟太學君陵持尚寶龍海顧公狀來白下請銘
墓中之石公與予同舉於鄉其按西川也予不為當路人
所喜自史館出視川省學政適先在焉有諧公陰厚予者
當路人既有慼志於公而公猶陰厚予未忘也予以此心
感公久矣銘其可辭按狀公諱陽字復卿別號見心居士

其先有都遂公者北宋時自揚州守扈蹕而南占吳郡籍
遂世為嘉定人若干傳而及承事郎嶽嶽生贈中憲龍記
王氏公考妣也公少篤學工文以寄籍補上海縣學生中
式丙午鄉舉登庚戌進士第初任延平府沙縣令長甲寅
以治最徵選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尋憂去服闋補道浙江
奉　命督視屯政於畿內事竣再奉　命按西川無何落
職為裕州判官量移南康推同知撫州府事用薦轉今官
竟卒云初公之治沙縣也沙故尚訐公不事窮治惟先學
校之教導之以德讓士皆嚮風絃頌聲四達澆俗為之一
變治獄明斷以神君稱延平有白晝被殺不得其主者適
署月中尸僵而不化入究之然自守以下皆莫能決御史
以訊事改屬公公廉知豪民所為也但析數語遂承服獄
上而覆訊無異詞御史始若浮譽終乃誠心推服焉又閩
人有四子而三分其產者最少者不與也而券以元亨利
為記少者長而訟於官不能決亦以訊事改屬公公召三
子者前謂之曰爾父之意不既曉然悉予世爲有有元亨
利而無貞者蓋爾父懼爾等禍及小弱弟也而不投以貲
欲令長而自明欲爾等亦因此自悟爾於是三子者感而
輸服如公言其聽斷明允類如此寬平之頌日播傳民間
然待吏胥特嚴甚有犯即置諸法迄公蒞沙之日吏抑首

促促不敢竊冒金錢凡廷費咸具條貫可以久文無敢舞
其既被名也一吏度公且行不復操切如前時遂以為奸
事公曰以既行而輕天子法非當官體也卒如律治之屯
田故多隱占弊其在畿內者皆累朝積畜與勳戚權豪家
有連世世盤據為利故屯政最難覈其尤甚則其在畿內
者也前時督屯侍御懼謗生而名敗無有能竣事以報者
自公始正色視事棘棘不少阿得侵隱豪占田若干頃悉
覈而籍於官著為令甲屯至今猶據沈御史籍從事雖奸
豪大吏無不怗怗服由是沈御史能名著海內海內名人
爭亦定交公贊聲籍甚然忌者從是側目矣按行西川部

中方持憲廉廉乃遂聞落職去蓋猶以晢也時取憤嫉至
此也在裕州南康皆屈意供職事不以遷客自亢屢而佐
撫光能於官先是公入沙道由信其還也信人聞有沈青
天者擁馬首聚觀之爭欲得公爲郡而撫與信隣信益竊
發也以公在戒勿犯撫故信人得公爲郡心益堅語微於
撫臺撫臺每屢同公因信守鉄踈公名以上果得請公既
守信果最得信人心蓋公治信如治沙不以官成息而簡
刑緢費禁需求尚寬大與民休息之意視沙政有加焉於
是若公其可謂民不失望矣歲戊辰當大計天下吏　新
天子思善治以更化求卓異才佐太平撫按思亭任公納

明蘇公皆以公名應詔其略曰竊見廣信守陽愷悌之心
精明之政端潔之守弘裕之才愛民無異愛子治郡真如
治家又曰澤流而法紀不弛訟簡而贖金倍報有守有爲
任事任怨誠二千石之良乃十三郡之冠也　天子聞而
旌異公召命且旦夕下竟疾作不起矣方公移疾求去而
監司未許也公自疏以請歸而待命里舍中監司者重公
之行疏從京朝請告例以許公蓋特典也然竟不起豈非
數也歟公去信之日代者輸庫藏之羨以歸公公卻不受
曰以瀕死而受此如初志何公既卒信民繪公像題以贊
詞幣諸市比戶戶祝之於乎若公其又可謂得正而斃既

沒世而民不能忘矣狀稱公事先中憲及王恭人以孝聞
撫二季爲儒紳最有恩誼方強仕時喪元配瞿恭人感悲
絕之言不再娶愛諸子雖甚篤然未嘗呴呴爲兒女仁性
方嚴不可干以私至於微時所交契則禮遇最長厚不以
顯晦而二其施尤人所難蓋公立身有道故其措之政事
也亦有本如此公生正德戊寅十二月十八日距今享年
五十有二狀又稱沈氏於吳中爲大姓給舍東溟公侍御
東巖公皆公從伯父也秩不過大夫年皆下壽乃與公而
三然則又豈非數也歟娶瞿氏贈恭人先公若干年卒即
嘗有遺言令公不再娶者也子男四人長紹伊嘉定縣學

生每試輒高等能世公家學者娶陸氏次紹仲聘劉氏出
後從弟陶次紹傳聘徐氏出後仲弟陵皆瞿出次紹侁側
室余出聘顧氏龍海公女也女三人長適李人奇参辛次
適喬本次適吳承顯孫女一尚幼未字銘曰公之得天既
云厚公之歷官亦云久天胡不使公止壽天胡不使公爲
受循良傳中褒然首公有可傳在身後於乎是公所以爲
不朽

認弦賀處士墓誌銘

於乎位無列於朝身未嘗顯庸於時然而內外之人信重
之得其一言如符契身上而小大親疎又無不欷歔涕泗

家衰而戶歎也予鄉若廢士賀君可謂能人所難矣君諱
鏡字汝昭以性情緩取古人佩弦之義號認弦欲以矯其
緩之偏然竟緩素長厚類緩也君兄為照府君鐘次封計
部君鎬弟某次國子生鏞鏜與君六人皆贈兵馬指揮東
樓公諱玭子鐘鎬出自鄧孺人而君與某某皆夏出鏞周
出六人者雖異母生然不啻同母友愛君事夏最孝然東
他母亦不異己生為養也照府長君能為兄君能左右之
以義家故饒於產而少餘財自東樓公既即世也長君不
善節縮而交當世賢達人以公襄事徵文治兆域費不貲
君時出私財佐公用之不給歲延名師友教二弟君又時

出私財充館人需既而六人者因多所稱貸且析產而均
其所當償長君以君前出私財無所抵抵以產之餘不受
又令少[illegible]所[illegible]補亦不從蓋君自未室時已能輸
外家所還聘金歸於公讓不取其義槩少有聞矣而又獨
任一門之勞役終其身尤人所難蓋君兄弟皆漸有名位
得不徭役公庭而弟某又素稱慧駃時產雖析然東樓公
戶名不分也役往往及於君君不辭所受分產由是日減
耗不屑意即以詿誤且謫戍亦坦然無怨悔心但云勿令
吾母知而驚怖也於乎厚矣他人者蓋銖兩必計毫末必
競也而惟君能若此且嘗讓地於兄以成全其樓居讓廳

於弟職價之半而念及先人締造之艱難其旁近堂構
皆極高大而華美身廢其間而獨安畢隘也若君真可謂
厚矣能人所難矣人有負於君當相鉤而不能如約者契
券嘗付諸火有入於君亦未嘗以權量相較覆也而約信
已所當全則雖病甚亟猶手記屬二子令必償親人急難
赴之惟恐後一言相許即千金不更也生平不怨惡人亦
未嘗為人所怨惡惟性善飲每兄弟族人聚必飲飲必醉
醉中猶謹默存厚意無譁雜言君之家鄉人多恃君以無
枉有爭者皆待君而後得息也今已矣於乎今之有爵位
名號者生不見重於人死無聞於後盍比比焉君非有爵

位名號也而生死皆有可稱其為人所信重乃如此然則
又奚必有爵位名號為歟又奚必有爵位名號為歟君元
配姜為予從姊予希古從父女也子男二人邦靖邦清皆
國子生君嘗勉以善二子蓋亦能以善自勉者靖娶荊洛
女清娶東伋女繼武進巢啓愚女女一人適武進孫紀元
孫男四人學一學本皆靖子學閔學道皆清子而出於東
者孫女二人清繼室巢氏出皆尚幼未聘字惟學本聘予
從子縣學生士言女其家世東樓公以上具予所作照府
君誌中茲不復及云銘曰
人廢豈已廢約有勞役無愧怍此以寬彼以虐謂其人曾

不惡輕施予重然諾心但知善最樂於予君自今不可作我為銘意有托因君厚挽俗薄

孫婦楊孺人墓誌銘

隆慶戊辰夏四月二十有三日貴州按察司知事仲野孫君江其元配楊孺人卒於家己巳冬十二月十有六日將葬於夾巷里祖塋之次先期君之子國學生之京持儀制蔣君狀來請銘且曰家君辱在親鄰之末今從官七千里外吾母終天不得執手相訣並且歸於土亦不得一相送也吾父之心甚戚焉有不忍者願先生有以表之予惟古之仕者不在西封在東境耳目之所交接如不出乎其家

六親故舊之人可以朝夕見如不出乎其里其居甚安而其情亦甚適也昔賢蓋嘗道之矣今官如此遠不得攜其家以行妻亡而不得面相訣葬而不得臨其穴以相送殊非人情宜孫君之有不忍於心而之京之為其父請有以表之也雖然予觀之京敏慎而有雅志於母襄事必能以禮送其終不煩孫君繫念也且官如此遠乃由銓部使之而身就職任者於去來一不由於己然則君之愛亦可以少紓矣按狀孫氏為燕山侯子孫孫君之父為太僕卿南野公鑒母恭人而孺人出自前黃里之楊氏其父賓州守百山楊公鍾母堵孺人孫楊在武進皆閥閱大姓家故饒裕而孺人不從官邸者凡幾年能甘淡泊善操持其家事事舅姑生養死哀能以禮處親疎內外人能有恩誼族賜田故嘗蠲差而法且變更矣孺人能為九族倡得仍其舊於是孫氏有女丈夫之稱焉孫君得從遠官無內顧皆孺人能相之之京能讀書世其家亦孺人能有以教之也生於正德己卯九月之九日得壽五十子男一人即之京娶霑益州同知鄭憲女女一人適宜興縣學生堵維峯側室尤氏子一人之義聘周氏孫男三人承燕承熹承照皆尚幼孫女二人納黃氏高氏子聘皆之京出予年來且將謝卻文字之請而之京以其父不得送母之心事懇相告

既有感於官遊之遠甚不便於人情而孫君者故嘗在親鄰中見其人甚謹而朴知其不忍於孺人之喪葬在之京之請非妄也故不得辭而為之銘銘曰

官於遠室家睽絕兮離憂慨慨柰何死而永訣兮官於遠送內無由兮哀情悠悠尚賴有子能收兮

東涯盧翁吳孺人夫婦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戌九月二十有一日予同舉少涯盧君父東涯翁卒既葬淮陰城東三里塘祖塋之次矣逾三十一年為隆慶改元之三年十二月有二日其母吳孺人卒君兄弟於次年某月日將啓而合窆焉以狀來請銘予惟予丙午同

舉最稱年誼為契厚君與予在同年中又最稱契厚者故
於其請不得辭按狀翁諱恩字子晉東涯其別號也盧之
先保定人始祖劉家兒者洪武初因避兵而南家山陽生
子保定保定生清清生錦錦生瑀瑀璋而瑀實生翁山陽
之盧氏自保定父子始盧氏以儒起家蓋自翁始云翁平
生事親孝待諸弟友愛性諸天養生送死一以禮不肯苟
既易簀矣猶手授二子齒髮之脫落令納諸棺有古賢者
全而歸之之風與門人解經至子事父母處輒掩卷泣不
能已諸生感其意為廢內則少儀等篇諸弟中或患手創
甚痛若在身朝夕視欲身代而恨未能以此處羣從無間

然不但同胞生為能然也居家儉勤是務於享祀雖極豐
而自奉則頗淡泊無紛華心居鄉以直道著聞然不欲為
崖異故鄉人親之人或以貿易受翁金錢不復稱數蓋素
信其人也而人有多予翁以金錢者亦必立還之其心存
朴厚每如此少穎異不羣為兒時即如老成人既長遊府
庠與弟都憲公恭並以文受知督學山陰蕭公公以棣萼
聯輝屬望其昆季乃弟都憲公果乘時取科第而翁竟不
偶僅授冠帶以終知者至今猶惜之然能教子少涯君與
其季邦子壻仇文皆成文儒知名於當世而都憲公之能
躋致通顯為清白吏以貽其子孫又得之伯兄之相成為

多於予若翁者於雅志亦可謂不孤矣吳孺人自饒裕之
家歸於盧與翁同甘淡泊奉養舅姑氏厚待妯娌宜其家
與翁同稱孝友脫簪珥躬織紉能佐家用之急而內外親
鄰無不蒙其休蓋與翁能朴厚同心者至於教其子若壻
垂數十年不少懈則又能為翁而成其志其志行真亦有
同符焉於乎若翁夫婦非所謂婉德並美宜合為銘者歟
翁享年五十有五孺人享年八十有三子男二人長守約
丙午鄉貢士即少涯君娶王氏次守邦府學生娶何氏女
一人所適即仇文歲貢生孫男七人士傑娶牛氏繼娶楊
氏士京聘許氏俱清河縣學生士挺聘閻氏早卒士安聘

王氏士容士實孫女四人長適太學生胡維次許聘楊伯
蘊曾孫男一人夢占聘嚴氏曾孫女一人男女未聘字者
俱尚幼銘曰
淮陰城東曰三里塘盧氏之先於此乎藏伊誰祔之維東
涯翁與元配吳馬鬣同封我合為銘貞珉是鐫以冀自今
百千萬年鳳毛翩翩龍章赫赫垂之於無斁於乎是為翁
夫婦之遺澤

焚黃祭告文

恭等仰賴祖宗休庇弟恭以官職追贈顯考石溪府君為
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妣孔氏及寶上室劉氏皆為

恭人是非其等之能實惟我祖宗積善之餘慶寀適授宦
實適改官皆南來已於墓所焚黃訖敬以牲醴之儀祭告

祭封少傳心萱嚴翁

惟翁　昭代逸民東南耆舊山嶽之英湖海之秀篤生賢
嗣曰惟上公文章道德為世宗工始入詞林蔚然變豹托
以一經維翁之教繼司　帝綸忠結　主知非翁庭訓誰
能若茲爰自東銓晉陟太宰虔已懸衡鈞陶四海大小賢
愚人得其平衆皆知翁有以相成拜相無何疏乞養痾愛
日心切瞻雲情多以三公養晝錦承歡胣一品封身不在
官人稱　恩榮世所罕有謂翁仁人必享遐耇有孫成名

聞自京邸賀方在門翁竟不起人予天奪數殊渺茫仁不
上壽豈理之常凡我邦人始嘗為翁而喜今失耆蔡又寧
不為翁而傷也耶其也孰知相君衆排我薦感恩及翁淚
欲如霰吳門一航阻我信宿敬陳蕪詞聊寫衷曲尚饗

祭思質王公

惟公砥節礪名經文緯武才堪濟時志森酬　主自御史
臺已能卻虜繼擁節旄赫赫開府正邪兩立古今所無人
附彼奸蹇繁有徒其門如市獨公不趨與奸水火能無及
乎百年同盡人皆有死公死以忠伊誰所使奸昔冒功施
及稚齒公功不錄乃至於此萊公之丁武穆之檜始焉害
人終亦自害作述　聖明後先恩䘏憫忠雪冤　綸褒是
頼一時之屈萬古之伸公則流芳孰與夫自甘遺臭者與
鬼蜮而為隣蓼莪篇廢人稱二難公則有子又孰與夫自
抵伏法者乃為世濟其奸也耶某等均忝同鄉仰公有年
或交令子或通生前茲聞即厝執紼無從陳詞遣奠一寓
予悰尚享

祭林念堂中丞

惟公八閩豪傑九鯉精英烏臺持論丹衷自盟昔強藩之
煽虐通河洛而為讐既逆節之潛萌將　廟社以貽憂公
發其陰下之禮官身幽圄除人心乃安惟大姦之秉鈞子

招權而誤國雖顯罰之已加猶中蔵之莫測公狀其惡凶
謀竟敗一豎伏辜萬夫稱快於乎人之隨世諾諾成風乃
孫鳳兮鳴陽惟公之忠人或有言誰徹　帝聰乃兩疏兮
匡時惟公之功似公高才謂宜大受撫我江南施方欲寬
詎期一疾之偶嬰遂使百寮而不赦適當強仕之年遽為
夢奠之候使人事而已悪曷為乎豐其具而嗇其就使天
道而果有徵也則又豈所謂栽培而傾覆也耶某等或叨
公庇或辱公知聞公之訃無不嗟咨寄其陳詞非公是私
蓋上為　朝廷惜而下以致吾士民之悲尚饗

祭耿北坡撫使

惟公泗國華胄京江世德赳赳桓桓將門之特晚總軍政
登典戎行除器督漕河工江防人皆稱公熊羆虎豹誠合
其才隨試輒效雪江湯公能清海氛公實協謀以成厥勳
南沙脅從湯且殲馬賴公力止萬口獲全昔在括蒼不殄
餘類公視武莊祖孫同義恥人䝿進寧甘李廣之不侯郤
子俸遺欲成子與之養志有子十人長為金吾三多之祝
在公非諛柰何封未膺護國壽不登期頤公則仁者天胡
難知雖然夢若為通事固有微於如此生墓自成公亦能
達乎生死矣某等與公震器同官金陵公葬在遠相送不
能辦香為奠聊將私衷江流百里情與俱東

祭畢母孫太夫人

惟母坤順成德恒貞秉性母儀素閑壺範克正於惟令嗣
松坡先生蚤歲脫穎巍科成名先生之身推重清時鞠育
是賴人曰母慈方伯京兆久任稱廉恬澹是甘人曰母賢
孟撰有成曰惟母教潘輿無恙惟先生壽色養留曹方秉
春以思歸來周家園遽終天而永違凡母鄉黨隣里皆以
失賢母為可傷凡先生僚屬知契皆因吊先生而傍徨矧
某等感先生知己之恩欲展登堂之拜而未果茲於先生
之奔母喪也又能不致悼夫師模之去我也耶雖然壽登
耄耋人生所難三品之誥翦鳳回鸞如母所遭既榮且安
於先生子情亦可謂能承歡矣某等官守有稽執紼無從
薄奠蕪詞聊引私悰

祭楊生增

太學之設寔惟賢關士以卒業來遊其間衆資老成如規
如矩爾衆所推方有心取前月之初以疾來告既假既曠
庶瘳以報衆曰未瘳且聽爾歸云胡不救遽與世違凡我
六堂自友及師聞爾之訃無不嗟咨賜稍棄傳　恩禮相
送爾志未酬終為可痛於乎脩短皆盡豈獨爾然故土一
丘爾往宅焉尚享

奉存翁老師書一

久闕脩候歉不可言每士人從雲間至即恭問起居知道
履康寧足慰斗山之仰又時從悟齋中丞所見老師大作
種種名言旌忠獎恬皆有關於世教而韓歐古雅獨有之
用世事業傳世文章翁又能兼有之矣所謂弟子不能學
也佩服佩服自師翁謝政以來某每懷去念於中未敢以
告人猶以留都可兼吏隱而成均得稍效其區區故且苟
延如此爾嘗記前此幾番且有別衙門之轉賴門下力主
張之乃得此改不然其作南光祿南太僕久矣近聞諸同
輩將脫穎而前而某以驟陳監務似得稍久於此自翁之
外舉世既少相知則此地乃某一安身損足之所而未宜

即望陛轉也年来老成在位之人濟濟滿 朝皆是翁所進用而邊境奏功足舒華夏之氣寔翁心思經畫所道自古大臣既去而功勳猶在 朝廷可多數哉其也叨蒙陶鑄終始成全愧無能爲報但有此心不負門墻與以爲仰酬之萬一云爾不宣

奉李石翁相國

昨者歲報吏北来曾附小啓上記室因舟行恐未即達也張使至捧接手書知和衷之說翁寔躬行於上使僚寀間孚契如一心而六卿分職無或有異同者又廣冠一旦盡平塞塵兩載清謐皆出自無私感應有道經綸所致真千

古一時也且聞太夫人就養於京邸而太翁則仍家居色養養志各得其宜翁可謂忠孝兩盡勲猷獨懋矣非佞非佞監中事規漸定諸生相與以来亦似漸有敦行尚實之風此皆仰仗台慈加意曲成是以稍得行其畫一之規因材之教庶幾不負 君相知遇乃其惓惓一念之私誠願寛假歲月以需其成而不欲競尺寸之進於班行中也恃翁真切至誼敢附南关丈之便以其私僭布之幸賜照原不宣

奉相國松谷陳公

恭惟門下經綸有道調燮無私使大小百僚賢愚各得其分而薄海内外皆享有安靜和平之福蓋千古一時而實也亦在公陶鑄中昨以職事謬有所陳既誤蒙采及芻菲盡賜允行天下士從此不務空談而敦實行古孝廉之風庶幾復見於今日惟 廟堂轉移是賴而性學經義之無差別寅恭和衷之無人己偏黨種種至教又復先示及爲實何幸獲荷慈念如此第自惟德薄力綿愧不能以身爲士人師而徒欲勤拙相補求之於正容謹節之末將来恐不稱任使有負知遇是懼爾惟公不棄有以終教之實不勝幸甚吏未歲報謹此上候興居其別具書籍乃循例行非敢冒瀆尊嚴也伏惟慈亮不宣

奉趙大洲先生

久不通訊候殊歉恭聞經幃啓沃每當 聖心蓋惟公學有本源而又極誠盡慎有以感孚於未登對之先真是從来輔養 君德者所難能也 麻拜應在旦夕然稍稽乃爾豈以代者難其人乎顒俟顒俟昨謬薦西川二高士曾借重令弟先生部覆亦云即推矣南北缺今時時有之然久未見推未審何也有聞仰祈賜示某叅序門下教愛承之以来愧不能以身爲士人師而徒欲求之正容謹節之末自惟無可自致幸惟慈念有以終教之歲報吏来使附此一道仰私草草未能悉所云乞台亮

再奉趙大洲先生
惟門下以淵源之學措之於經綸海内望昇平至治可計日而待也而對　君之語播傳薦紳間此何異古昔都俞之盛乎士林盖無不增色而竊有私心喜不能定以平日叨公教最深所依附亦最切也丈夫得志行道千載一時知公必不負　聖主第公卿中稍濟以含弘之度寅恭和衷相與共成其休美則為豪傑而聖賢矣辱鈞諭不敢不吐其愚然自惟涓滴無補滄溟也館局隨衆修賀不敢另具書儀以干清禁兹國泣友齋捧之便附此一申候私令弟與傅于部推想不樂赴此等處頗關世風願公不必避嫌時存此念以復回古道可也草草未悉所言容嗣請伏惟台亮

奉南宇高公
前小疏蒙公盡賜獲拮且中間若有所取而與進之戶部復開民生例也公又申明入疏事宜俾賓司教督者知所嚮方而又若有以成就之迎自惟既進迂疎其何以受知門下如此惟公清忠不貳正直無私在我流輩中屹然中流之砥柱巍然衆山之有喬嶽實誠拟心慕效之第愧步趨不能前而仰止徒屢爾南雍士習近稍端即白丁生亦漸有轉移矣皆賴門下指示實奉以周旋所致更惟有道元公時督其愚而終始相成焉乃當之幸亦諸士之幸也歲報吏來便附此一道鄙私草草伏惟尊亮

奉南峩王公
奉違道範不覺再更寒暑矣春間接手教承開心吐衷示以道義肝膈語種種佩服不敢忘惟公正色臺端以身任天下之重嘗竊聞於石翁相國謂始終不負存翁為世道所深賴者惟公公真可謂社稷臣也比來横議息而奸萌日寢國是定而人心不搖中外相安大小各務和衷相與非公鎮定之功而誰功歟敬服敬服實碌碌稱塞無能但思勤拙相補不能以身為士人師而徒欲求之於正容謹節之末殊可自愧未審知我如公者何以終教之也草草附此代候伏惟台亮不宣

與海剛峯公祖
昨不謂即行不及奉送歉歉歉府何幸今蒙首先照臨想一路仁風播揚矣丹陽田粮有爵没官粮之家一向無田乃貧下户也有有田無粮之家乃富人隱蔽而作弊者令於丈量之後以文出多餘之田即前此隱蔽作弊者令認納前此爵没之官粮在欺隱作弊者免其問罪而另升科在爵没官粮之家粮有所歸而得仍前賠累乃兩便法也然隱蔽作弊者心猶不足故多齡紛告擾爾殊不知此但

令隱蔽者為遞年賠官粮者納粮於後來非是罰出官米也聞每畝亦只二升有零較之原額官粮每畝二斗之數多寡懸殊矣此決不可聽也但十五六等都地方沙瘠至薄須每畝寬贈幾分或減其原額方可不然民且迯棄舊業矣聞馮二府踏看時適其田中今歲因得雨而禾苗可觀遂贈之少致此方之民有不平此亦須為之處可也然馮既不在他人未必能知首尾恐一有更動又不免紛紛爾惟公裁之本監丁祭紙劄照舊規已減五分之三每次取江寧者在二兩外取太常者在四錢外今秋丁業已發票以後仍欲仰體德意再減數錢若以為二次共十兩有零則欺矣請將抄來之數發下查究之勿縱也

與汪南明督撫

寶昔叨八閩提挈奉違以來蓋無日不馳神左右也第別許久而訊候少相通殊慊且愧爾昨歲還梓里過京口登金焦二山聞公曾寓此良久且嘗杖屨行市中而無有能物色之者真可謂善藏其用矣先師荊川翁有云欲出世必先能混世能混世然後能用世今於公未敢便許能出世然能混世如此非真能用世高手不能也敬服敬服三年靜養經濟當日思而日練文學當日進而日精將來用世與俾世事業有餘矣聞　廟堂方虛獨座見求想簡

命在旦晚間也敬侯之敬侯之讓老實心古道經綸手亦當在人前而坎坷乃爾殊為世道不能平然茍可以出亦不必拘拘謭謭以沮溺丈人為高然否然否風便附此一道仰私此中有千頭萬緒未能於筆端盡寫出未審何日得面傾倒也草草伏惟台亮

奉林平泉先生

某於門下不通書奉候若十餘年矣蓋自外補西川以來東西奔走少翔便而近年屢聞　綸命起公於東山冀得於都門參晤遂濶疎如此乃不謂竟相左不果一承顏色以遂仰斗夙心也雖然某私衷嚮往則可謂誠且切矣惟門下文章道德褎然為我後進師表初以獨立清修不茍同流輩為公所專長既而聞水鑑無私坐照正邪使人肝膽畢露近叩之一二相知者則又知經濟之學種種出不窮真可謂才德兩全華實並茂也天生才以為世用柰何獨有美而不欲施屢出竟亦屢不果出耶此在老先生必自有高見第我晚生輩無由窺識大賢作用故敢以為請爾其無似於令弟身南丈為通家於對山座主則一脈寔相承籍而史館南雍皆後先相望仰承德教休美於無盡至於一念推崇則又在此數者之外別有所依向亦不徒以同鄉之先達而已也茲遣家丁候存翁老師之便附此

上訊起居草草伏惟台亮

與萬履菴

近日吳進士來得接手書知兄相念與弟念兄意同弟對吐未緣每用耿耿爾兄南來出自陞轉則可若欲與豫所相更恐無此理此所以議不合而止也弟安於南而得都峯公共事聚亦甚樂來春自陳去留難定留則稍久為宜耳監中規矩久廢弛茲畧整一二而事多不得專行欲稍復
祖宗時監規不得不一疏請然所仗者兄在部當能轉達諸老之前一一為覆議而行之也中間如徵解膳夫銀𠩄催取舉人就監量存積分法意造就世勳子孫及查

復衙門事規五款皆屬貴部掌行處補分教屬官屬吏部修理頹毀堂舍屬南工部事皆不甚難處前一款咨吏部覆後一款則貴部覆而徑咨南工行之皆無不可只停止民生上納一款知戶部以經費缺乏甚不欲然疏中當覆行者此最為先蓋於世道最有關也鍾陽老先生素稱有道經綸若果議從停止於自己職業上亦為有光望兄有以贊成之千萬

與諸南明

春暮接手教辱愛念甚惓惓恍似疇昔恭對時語至取及小疏吁陳而於時論中獨存愛而不知之意非公長厚何以有此近時講學者誠多空言僕自惟學未能講措之實用如來教所云亦無可以當竊慕蘇湖教授欲分經義治道於六館之生時一討論則有之而不謂過蒙知諒如此也草草容嗣請幸惟原亮

與胡廬山

去夏東昌道中一書托穎泉轉致想徹尊覽矣昨秋劉生效程來從歐奉常所接手書開緘若覩顏面至謂兩番見夢兄於弟可謂念之獨深矣感謝感謝承教以仁為己任敬而無失相勉以此為真脩而謂文詞功烈不足為欲弟於此究心此甚盛意顧迂陋何足以承此雖然其敢不敬

承來教以求之乎弟惟聖賢論學種種各有門戶而隨人所自入如孔門言仁即有許多樣工夫蓋亦隨人性之所近而語之要之所謂不恐尚己而慢物有惟日不足之憂者則固隨時隨所語而在也兄云懲末世之無真脩棄仁而不任緩堯舜孔子之事而亟與後賢競文詞功烈之雄恐弟落此窠臼而思有以振拔之此更盛意不敢當弟所謂任仁之說未知從何處下手昔儒謂愛不足以盡仁公亦未便為仁則仁何若是其難孔門以訒言為仁以學問思辯而仁亦即在其中則求仁又何若是其易弟以為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乎此心心存即仁存心亡即仁亡故苟

能謹言心即存於謹言之中能學問思辨心即存於學問思辨之中於此求仁庶幾易而可入若泛云愛不足以盡之公亦未能為之而欲別求所以為仁恐遂涉難境無可下手處矣弟性資鈍朴每不欲為高遠之空談兄將引而高之弟固抑而自卑蓋猶然故吾也然否然否穎泉在齊曾聞亦專與生徒講求仁之說弟勸之與諸生言且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蓋此乃孟子所嘗言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亦自是學者求仁處然則兄所云敬而無失非即所謂仁以為已任乎舍此則恐亦不免侵淫為空談而無忌憚之說爾然否然

否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中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其又何害乎兄向時專用心於文今似刊落浮華直露靈根矣觀念菴集序酷似念菴文此是兄學有進處雖然縱而放之有心於文而文也抑而歛之有心於不文而文也兄於此尚似着心着心即似着意矣近溪去冬在此時聞其論極有省發處渠論仁即是人以為仁與人乃是合而言之之道亦最有理渠言兄初然只讀書作文不講性命今又講性命太過不知其何所指恐大畧是着意否前寄會沙傳中言兄與近溪一段初謂得其似今似未然風便并兄真脩有得處幸不惜詳示之秦常君以失意而去猶未頓其進當未可量據案草草直吐胸臆自知不足當於尊聽也　簡召在即矣勿固執固執亦不免着意矣不宣

與羅近溪

某向為諸生時即知海內有正直忠藎大賢如公者庶幾一遇之既而一晤侍見陵然為幸然未得面叩悉所欲請也前歲都門邂逅時傷足杜門辱長者於榻前枉問屢致惓惓焉自謂幸矣幸矣乃不謂得同事於此抑何休附有緣如此也第禮節僭踰處每不自安而領教未幾忽忽又

分袂東西矣方聚首時不自覺今別來則始知聚首之難再有疑無從請正有懷無從就而吐也柰何柰何兩月以來日冗冗未及一通訊候乃幸兩接手教猶似面命語中心佩服不敢忘但前書有獎之之意後書則直稱許之得非漸疎遠漸外之歟門下養盛而蓄深矣某粗心浮氣正自病顧學而未能至於惇大成裕誠之所不足處在此不敢不佩未教如絃韋也但所獎借則徒自汗赧中藏爾不敢不勉然亦何敢遂承當耶聞道體尚未全愈恐是心思應形神兩勞所致望一切且放下為宜也承令弟少峯丈念及門下及家兄於上兩重通家遠賜存俞友行促未能

仰裁謝容另布率萬萬亮原殘暑未消更祈為道自愛以
慰仰私不具

與尤西川

惟門下倡道周南以傳伊洛心印乃接來書知所相與惟
令壻以下數生爾何寥寥也近來聞有講學之禁通行頗
嚴此自為偽者發爾吾輩身心口語原無有二又非立門
戶圖標榜者第與同志相戒約務躬行為先則善矣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望公留意來諭以泉翁廓翁事業相期
頑迂陋何敢當此然此亦不敢不勉也訥溪先生在此相
與者久之今內轉去矣向也如臨師保今也又如失師保

柰何李生逕便附此一道謝草草未盡領教之私容嗣音
以請伏惟台亮

與黃梓谷

惟門下久繫海內人望又寔繫海內道望茲得借重朝紳
也如祥麟威鳳無不稱快其覯而於邸報中乃兩見乞休
之章豈非久沮道真遂厭世味如此耶雖然大賢出處關
世道盛衰如　廟堂必優意款留在賢者自處恐不宜恝
然如此也實昔承之名邦時歎世方溷恨不能違之當事
者即起公於東山今其時矣而汲汲於言去如人望何且
後進有志者方仗公以為儀刑時雖有講學之禁殆為口

耳者偽冒者公不應以此自引去也而輒欲自引去又如
道望何差吏周貴者係貴邑人敢附此一道仰私若寒暄
之情睽合之迹不敢瑣瑣敘及也草草伏惟台亮

與王雲竹

朱生至捧接手書開緘三復知門下愛念殊惓惓感謝感
謝惟門下道高一鄉望重四海寳也無可比數辱高義欲
許而進之於同志之末豈薄劣之所敢承然耿耿一念亦
不敢自外於門墻第別來聚晤末由扳挽無階以是每懷
悵愧殊不可言爾雖然丈夫處世不能究其施於當年自
可傳其可傳者於世而人生聚散雖不常然千萬里之遠

千百年之上下有此心可通焉猶几席與旦暮也實時以
雖左右不獲一合併為恨乃此心則時時在左右矣多士
滿門自是樂事隨其性之所近而有以與進之乃實去後
未已之念猶朌夕仰望於門下者也朱生行時適冗未悉
所言容嗣音以請草草伏惟台亮

再與王雲竹

久不通訊候懸想為勞去冬對山座主至接得手書開緘
三復若獲親承中間情思語亹亹蓋門下於僕真以氣味
之同謀相許故不覺致詳如此也感佩感佩承示諸友在
門者能不為習氣所深將來當不負有道門墻而僕亦與

有榮矣第方　清時海内賢豪率蒸蒸起而執事者尚林
則此則僕等之過也近以職事擦有陳請嘗薦及西川二
貢士不謂　廟堂遂破格用之於門下非不在念也乃當
事甚以俗例拘牽由心誠有至未至耶雖然談道自得以
師表鄉邦在公亦何待於外第為世道及此則可付之一
慨爾閱貴省恩貢錄知相與諸友多出自大賢之門將來
當脫穎相繼此亦公道行之一兆也太學雖是賢關然多
白丁生溷雜於其中而僕又不能以身為士人師自覺轉
移之難徒赧顏以叨此任未審公何以終教之所云楊君
書未寄到蓋彼住北而僕南來相左爾朱生行附此一道
謝時適以自陳待罪殊草草容嗣音以請伏惟台亮

與翟震川

惟兄丈高才高志不為人所容不容何病昔嘗有之矣在
進人諒能勘破世魔直探真境胸中應不挂些子弟我輩
為世愛才為同志惜良友自不能忘情爾某自顧無能超
漸以入頓每從下等工夫做去殊覺費力乃過承來教奬
借許以實修真的何敢當何敢當然此心則不敢不自勉
以答相知者之知我也銓部關力挽以處此然似又有啜
啜者之口即畀的亦只仍從前議爾蓋聞石翁惓惓屬意
也兄丈以直道處人反得傾險之謗此事無有十中八九
能信之然欽盡鋒芒以從謙厚此亦吾輩學問中事望更
留意如何昨行時失禮附便草草裁謝乞尊亮

再與翟震川

日來每懸念盛時需才甚急而當事者一為浮議所動即
雖有愛才之心亦不能主張於其上矣此風日長誠不知
其所終也兄丈之才正世所當求者豈謂竟至此耶來諭
云攙穿莫窺於世風誠有之然任轉移之責者在一二元
公亦未嘗無是心而往往付之於事後之一惜則謂僕為
能躬行挽世也非昔人所云鞭長不及馬腹者歟蓋自信
未能躬行即有挽世之心將何施空言無補徒負相知爾

所冀明道立言與一鄉之為後進而同志者時時講明學
術於以正人心挽頹俗於一鄉庶幾推之於天下亦不可
謂山林無事業也風便附此一道謝私無一道仰私草草
容嗣音以請伏惟台亮

答蔡春臺

久不領德音殊切懸念差人至得接手書開緘三復同心
語滿紙展讀中吳條約種種皆純然道義作用又實心能
感孚士民閩浣俗為之一變欣慰何似以此知吾人不可
不知學知學則措之政治間自與流俗人迥別可為同志
者慶矣某迂疎淺陋愧無深造遠詣無能為士人師惟是

於實一念冀拙補以勤自效然以白丁生夾雜其中覺轉移尚難為力也公何以終教之鯀人言及門之會中有背面不相副者為其人素無行而借講學名義以售欺於門下爾僕以為不然即有此當亦是革心面以相從柰何可逆詐如是前此得之所聞承下問不敢不以告也果否惟自察之續別刻三書知公有弟家庭自相師友更為心喜附此致懷仰意不宣

與中府韓經應

無嫡立長在禮有之且　國家律例也徐氏應襲屬之東長者聞出自安峰公主畫因老成謀事能使魏國杜身後

之爭而仰歎中山慶澤綿長如此昨行覆查蓋慎重其事亦為邦瑞將來地爾非駁也僕處無敢進言者況公論所在其誰敢私言之乎曾答拜毛徐劉三公皆云原行未穩到即結矣中間縱有他助者僕語以原行之意已再三明白決不至顯然違犯清議也煩轉語仍照覆查事理速取結來監無不歸一之理草草幸亮原

與唐凝菴

遠承枉顧甚慰闊懷兩三番對吐雖未為發越千古然亦可謂傾倒半生矣既自牟部論有合於兄亦喜兄之進真起手也方以未及寄謝為歉乃使翰至適又有周調語

非又所謂同心而臭如蘭者歟兄言風雪寒雨不足為苦弟我居者則不能不以風雪寒雨為行者苦爾來文酷似老師矩度然方是入門時未可便道歇脚處也僕因老師昔嘗嫌所作之少對曰俟胸中寶藏多時自當發出光怪不能已今未也願兄時以此在念即日進而日精矣時愛輙忘其陋一吐之草草幸惟亮原

與洪文振

兩承手書皆欲有益於身心足知高雅為慰客氣與怒氣稍似有別客氣只是英氣發之過於己每多自負處於人所行事每多不平處遂致激而有此若怒氣則發之更過

矣然要之是一個病痛也平時工夫如見蔡公所云提醒此心常見已過是一消磨的良方臨發時如孔子所云忿思難思難則怒當不至於甚是一克治的良方也養到心氣平時方可言忘忘則并客氣亦盡除矣此則談不容易也望且從前二說下手如何精詣邃養尚少法眼以相知可恨今秋若得充貢來國子則聚論有緣矣象川先生行迫草草不盡所云容嗣續

上存翁壽啓

恭惟秉鈞上相定策元臣黄閣早辭榮猶繫當朝重望青山新結社尚懷為國真忠載值懸弧之辰皆在掛冠之後

時綵野橋嬌冥萬里之鴻心戀白雲翩翩昂九霄之鵬
海内凡有知識於翁無不依歸其等在留都備員共七人
入材館謀備非一日仁風吹拂幸羽毛之已成化雨栽培
愧恩私之未報望宮墻但違咫尺於道路本非阻修柰為
官守所羈徒積寸心馳獻慶難遂賔筵之祝聊通尺楮代
稱觴龍卧洛中且佇聽綸音游及鷗逢海上勿託言機事
盡忘不任仰祈伏惟俯鑒

奉賀中玄高相國啓

中宸拜命巖廊孚一德之交上相秉鈞衮舄覲重來之慶
天扶　社稷　國有蓍龜恭惟老先生學擅儒宗才高王
佐清風化俗信門館之無私正色立朝屬斗山之共仰肆
聖主興思於舊學廼明公趣名於新綸漢幄延登商霖注
倚宅三台而論道仍兼衡鑑之司班九棘以調元暫曳星
辰之履蓋冢宰爭傳為盛事而斯文尤藉以主盟凡我後
生夙承餘教龍門在望擬賡補衮之詩魚尺緘詞共效彈
冠之喜

覆謝養齋嚴公小啓

恭惟門下以四海具瞻敘三公榮養方苦塊讀禮之後正
霖雨繫望之時其嘗材館受知兼以梓里相近未遑頻候
乃荷特施端模範以表儀諸生揮教言自惟稱塞無地述

穫衡而冠冕百辟需　柄召尚冀拔依有緣莫磬丹衷聊
馳素札容積誠以專叩幸垂慈而俯原寶謹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七 家居稿一 序上 目錄

刻東廓先生要語序
刻春秋心問小序
刻湖陰會錄序
姜氏族譜序
丹陽縣鄉約序
鎮江府水利圖說序
送大中丞峿崍張公奉侍尊堂沈太恭人還蜀序
送大中丞陽山宋公榮轉大廷尉序
送大中丞雅齋胡公榮轉少司徒北上序

送小溪孫公轉副都撫西川序
贈侍御見雲劉公序
送兵憲春臺蔡公榮轉山西學憲序
送及泉李公由綠松兵憲榮轉浙江大叅序
送郡大夫一菴王公榮擢關中憲副序
送郡大夫雲屏胡公入覲序
送郡伯豫齋林公入覲序
再贈豫齋林公入覲序
送郡伯莆山張公擢副山東憲使序
送郡大夫西星鍾公入覲序
送郡大夫龍谷王公入覲序
送司理匯江程公榮轉序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七　家居稿　序上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晉江張季思校正

刻東廓先生要語序

東廓先生要語三卷其孫鄒水君某手抄而成編君之同年友司勳劉君某刻於澄江之舊署而予某為序引諸其卷端蓋予某嘗交先生仲子某得聞其家庭議論也久而劉君則予承乏南雍日所相知也然則源流信嚮有自矣予惟天下稱至文曰六經而惟此能發聖人之精蘊若後代文人之文則僅有其華爾未必能有其精也有宋以來大儒者始吐其心所自得時見於門弟子答述中輯而編之為語錄即未為工於文乃聖人之精蘊亦往往而在矣然則文人之文其諸聖人文之餘而語錄中之所答述其諸聖人精蘊之餘也歟世不患無文患聖人不可作其著作之精亦隨以湮沒而不復傳今讀先生語不任已胸臆亦不隨人口吻也種種格言若身遊孔庭而探得其秘妙於學者身心性情亦種種有益焉是則聖人之精蘊因先生而多所發明謂先生語能羽翼六經足追宋大儒所傳語錄者而與之並亦未為不可也劉君令澄江既嘗以先生語之要推之於政治而又欲公此語以傳於人其轉官瀕行也猶以予所諾序未就業必得請而後去於乎君於先生誠亦知所信嚮矣若予實亦何幸因君之請而得以托名於茲編也歟

刻春秋心問小序

今舉子業春秋者往往難其傳專門名家之淵藪舉海內悉數之不多有也而湖廣之麻城居一焉麻城以是經舉殆居全楚強半故多秘密以相習而私相授受即有叩請靳弗傳專門名家外有可以傳即欲舉而傳諸人人弗信亦弗傳也其為積習之弊蓋從來然矣交甫劉君既為麻城產其家故業是經又以是經取科第後先相望在海內最有名君又以是經領楚解癸辛未進士第於是經尤為有名者其所著春秋心問十二卷由文定青蔡以窺宣聖傳心之奧真可以傳又非靳於傳者殆能一洗其俗秘習而私授之積弊非但專門名家而已也江陰生黃通遊君之門而喜於得其傳又欲公其傳於人也以予嘗與君相遇於南雍忝相知託其伯兄海南君道徵予言以為序予固業是經初亦苦於無傳者後有可以傳欲傳諸人人以予非專門名家所自出而未必信且亦未必傳也因君與黃生有感焉遂不辭而題其卷端如此若君之行業則方以業是鉢而發揮於其身於政治別有可傳者茲蓋其一

云

刻湖陰會錄序

湖陰之會予邑庠諸生暨予家子弟與適從外来者共為之先是郡大夫雲屏胡公校士郡中首稱予邑也可乃庚午秋邑中生無一入鄉舉者公不能平且入　覲且屬予以文字相要約為茲會惟時學博毅齋江君奉公教首来與其事既而俞菴胡君龍田仇君前後至亦相與同心課督之而錄其文者予也錄既久且成帙矣三君者請一言示諸生予曰爾諸生之相與為茲會也不聞農者與射者乎農之耕也有樹藝之方射者之學為射也有彀率之法

此則為師者能授之子弟為子弟者能受之於其師若欲耕而穫射而可以中也則惟勤功惟專志不憚作勞而時時持弓矢省括焉斯可矣抑惟農之耕射者之射也又不聞有常稔之田與所謂貫虱而穿楊者乎樹藝之方彀率之法予則能舉而授爾諸生爾諸生亦或可以受之予矣若欲為常稔之田可以貫虱而穿楊也則在爾諸生如農之耕而不憚於作勞如射者之於射而時時持弓矢省括焉期以精於樹藝而俟穫於天祈得巧於其心而應於手焉爾今錄中諸文求不詭於農氏之方書而合乎學弧[illegible]天之法則可謂云爾若謂可以耕而十穫百發而百[illegible]也尚惟爾諸生勤功專志勞且習自勉焉予即甚愛爾諸生亦無能於農書射法之外有以為爾助也三君僉謂曰然因書以弁諸其首云

姜氏族譜序

吾家来自溧陽居縣東之滕村元至正迄今蓋十世於茲矣溧陽譜言千十一公始遷居丹陽而滕村塋兆世系則斷自安十公以下始可考而知今譜亦斷自安十公始而公之前類闕焉安十公生志三志四二公因所居之東西遂為東西二姜東姜籍本都之四啚子實為西姜子孫籍七啚東姜子孫由志三公以来曰惠曰澤曰恩曰棨曰顯

曰元曰亨凡九世見在共七十一人我西姜由志四公以来曰惠曰上曰大曰乾曰坤曰忠曰孝以及孝之子凡十世見在共五百三十人其資產之厚薄姑勿論所論七十一人者總為惠三公支派五百三十人者總為惠四公支派而兩公支派又總之則皆安十公子孫也實建祠以合族既不敢自外於東族人今為譜又何敢私吾西族人耶故今東西二族共為譜東族譜別纂其世次而卷首則總為一圖不欲令與吾混亦不欲與吾遂離散也圖表之外為志四曰祠墓曰居徙曰仕宦曰　恩綸志之外又為傳以紀世德而傳於母德婦行別著焉凡我姜氏子孫知二

族之各為譜而又總為一圖也油然有一本之念時相與敦敘其世誼而無或以彼此為異同也知祠墓居從之有志也僾霜露而興感以時思焉無或荒毀其先隴而廢棄其祖澤之所存也知仕宦 恩綸之有志也人以義方為庭訓期光大其家世無或忘 君恩而不知報也觀傳以知世德也由此而善其身又由此而傳示諷誦善其母若妻者翕然成禮義之俗於門內外而無或有不率也庶其不玷祖宗庶亦不負予寶脩譜之意矣乎予寶於建祠之外買先墓地世守之又闢塾置田亦嘗有志古人行事冀以合我族人而垂裕於將來顧力未能即其他稍已有成

規而田之在祠者尚未足千畝之數費廣而用不給追惟吳門范氏之高義不能無歉於心竊又惟江州之陳浦江之鄭古今以義門稱皆由後先協力能倡和相成而范氏自忠宣以降亦於文正公之令緒代有增益焉不但責之一人者獨為於其先而已也予寶所以脩譜之意見於圖表志傳之分號既欲我東西族人時念此以同歸於善若夫擴而大之使後人復啓後人於無窮也則惟我子孫豪傑有志者興起而勉焉爾於乎是又予寶所望於後人而不敢必者也

丹陽縣鄉約序

惟我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頒行天下久矣比年以來長民者每不能遵奉而行以為諭俗興行之方即或遵奉而行期以諭俗興行矣又往往若文具未聞有實心求實效者雖行猶不行也邑父母紫亭甘公自徽郡之黟縣以才優調我丹陽攜所嘗行鄉約首先 聖諭六條繼以王三原公所為訓釋又繼以我丹陽風土習俗所宜公為增損四十六款欲以行於境內而屬予序之予惟士夫者民之倡而士夫家尤民間所視為從違也公於是訪舉邑士仕而歸及諸生中有志行不復為舉子業係鄉人所信向者間相與為約正副衆未喻公意或不樂於從也公又以

問於予予曰是當在予予族衆六七百人公既許自為約行諸家祠中服行公之訓請先自予家始予有家規在祠方使官法行於我有衆服行公之訓請先自予始可乎公曰可以公之可予請也予因言於公曰古稱善政不如善教政固不可無教也公下車迄今善政種種而在矣今不純任法而留心茲舉也非將從事善教歟予又惟教民當以行不徒以言諭俗當以實不徒以文公則能躬行以教矣所著規條率皆民所當行與所能行由衆而言非若前此者徒或為文具而已也是在吾為士者相與以身先倡以誠心奉上而諭下無或飾觀聽以相蒙蔽又惟吾父[illegible]

吾士吾民上下相與本實心興實行庶其有實益於將來堅持此念無或勤始而怠終又非若前此者久而或玩愒又久而或遂寢閣也茲非賢父母所以諭俗興行之一念終將如其始又非予等一念相成所當終始奉行而不敢怠者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其曰孝友睦婣任恤云者即我　聖祖之所頒行公今所受職任即古六鄉之吏所當宣化而承流仕而還其鄉教其鄉之子弟為鄉老者其事則亦予等今日所不敢辭且不敢當者也古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於公茲舉將亦觀王道之行焉請後公命以此公遂書以為丹陽縣鄉約序云

鎮江府水利圖說序

雲源林侍御公奉　專勅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事蘇松常三府皆刊行水利圖說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郡大夫龍谷王公取諸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所撰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為鄉八曰崇德曰大慈曰長樂曰義里曰平昌曰高平曰洞仙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四丹陽為鄉十曰練塘曰壽安曰太平曰居城曰高牧曰桂仙曰永和曰永濟曰仁信曰尚德圖與說各十有二金壇分高中低為鄉三為區十圖十二而說則十焉中間水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其沙鄉有水有旱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備矣丹陽金壇因地形之高下為幹支河港為洲為圩其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亦備矣又中間為橋為閘為岸凡有關水利者無不載閘港橋築凡公所營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纂而纂著也屆期入梓龍谷公造予廬屬為序予惟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為先漕河以丹陽為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為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走洩也故湖以治湖閘為先河以治河閘為先湖閘治令蓄河閘治令不走洩矣然而運回船每閥河閘不得開故欲使運回

船不閥河閘令得開也以開武進之孟瀆河令放行運回舡為先前時公嘗究心及此而僉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公議孟瀆河閘矣然而運回舡不由以入也湖閘治矣河閘正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孝丹尹公兩橋兩設閘函口以待下板閘水而今者則又創增陵口閘矣然而閘之不得開以官舫往來恐猶然如昔也每冬月苦丹徒丹陽之民以挑漕河而我丹陽之民尤苦每冬月之挑漕河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閘以蓄水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濟則漕河可以不挑故使閘設而得開也可蓄水以濟運亦可蓄水以免民挑河然其事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

盖撫臺主起運漕臺主催運運舡空而回撫臺倘先期令曰由孟河入不由孟河入於本舡之官旗罰無赦河閘當以時閉漕臺倘亦先期令曰閘設而不閉與無閘同閘應以時閉而或不閉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赦閘閉矣運回舡由孟瀆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淮亦無或有所異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於河閘閉而河之得以蓄者不走泄也於是漕舟無不通行漕事無不濟而丹徒丹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之挑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則公獨無責歟蘇松常之興水利利於挑濬我鎮江他水利亦利於挑濬而獨漕河應挑濬乃利於不挑濬而法亦

可以不挑濬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田以足國課也為民以為國也我鎮江之興水利也他亦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於國運亦求無病於民生也為國亦以為民也公寔勞心籌此矣顧漕河之水利公得與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為之公所不得專者公告之撫漕三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舫之往來講求為禁令務有以相濟而相成焉公雖不得專為亦猶公為之是則我鎮江水利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濬而修築既經公規畫以底績郡縣諸公者亦既一一奉行而編摹纂著之為圖說備矣備矣當無以予言為也是為序

送大中丞嵋峽張公奉侍尊堂沈太恭人還蜀序

古之君子真能為乎親則爵祿不能干其守真能為乎己則毀譽不能累其心盖惟性諸天者恒急以重故凡有待於外如聲華利祿之類自不容不緩以輕內外人己之際能了然不惑類如此今之君子則不然營一官即以急乎親不顧也博一譽即以徇乎人不屑也膚心於名利之求食我於得失之途謂周旋禮數為才謂揣摩事變為智相習而不知以為非者盖舉一世而多有然者矣若我大中丞嵋峽張公則豈今之君子其人歟公奉　簡命巡撫我江南以尊堂沈太恭人病思蜀而疏請歸養也盖真能為

乎親者　朝廷重公之去雖其代而不許秋矣未幾乃因言者言更調公公竟奉母去不復需次於官也時有為公不平者曰始不遂公去今竟令其去也者則謂之何予以為公惟真為乎親以真為乎己也知有去而已矣祿爵不能干其守毀譽亦豈能累其心哉盖公嘗慕李令伯之陳情欲如潘安仁賦閑居以見志而薄溫太真之絕裾矣即以親故受不韙之名如漢史所見稱於吳祐者猶謂可以觀過而知仁也況實無過可指歟公今奉母沈太恭人千萬里而西歸太恭人得遂思歸之願當見晚景之日就康強公得如其歸養之初志當見家慶之日以駢臻而予情

之日亦以宣暢太和之氣自此而萃於公之門當又見太
恭人享上壽於天如令伯之祖母劉行年九十有六而未
已公亦得如安仁親御板輿而近周家園馬此人生之至
樂而公也得之公於此方將感　皇恩之浩蕩以言者為
休相成而熙熙然相忘於太和之天不復計夫牛馬之呼
應又庸知得失毁譽之可計哉雖然於　君命則尤有重
馬因吏調以遂公於姑去是　廟堂委曲待公之深意公
則決於去也除書即且至公當奉母以復出庶於慰親意
報　主知尤為一舉而兩得矣蓋不必絕温氏之裾者潘
生之賦而令伯所云盡節之日長者殆亦公所不容自已

歟殆亦公所不容自已歟予昔被枉於時論賴公疏為稍
得白公今去予方跧伏山中不能為公一叩閽而言殊可
愧然公之事甚易白而　廟堂方思所以用公則其事既
得白矣予信愧不能為公言公固無待於予言也

送大中丞陽山宋公榮轉大廷尉序

令制副都御史正三品視大理而階其上撫臺陽山宋公
由副都卿大理且留曹也人皆為公稱左予獨謂不然事
權重輕每視上意所嚮上嚮御史臺則御史臺重上嚮太
理則大理重漢武用刑威猕切臣下而張湯杜周之徒相
繼為深文地節元康間貴賴于定國廷尉加審慎心决疑
獄哀矜寡是以民自不冤舉天下無不稱平焉今大理即
漢廷尉定國嘗由中丞為廷尉又嘗由廷尉代黄霸為丞
相矣時則事權之重在廷尉亦由上意嚮廷尉欲俾稱平
於天下也我　穆皇帝朝柄臣擅威令有所傷害法司多
承望行事而南都為尤公令去此遁彼也非由　今上明
聖以南都獄有未平其公論尚亦有未白欲煩公决疑雪
枉一如定國於漢西京時歟雖然漢治未足稱數西平之
代須公其事業亦未足為公稱許也又嘗求之古皋陶嘗
作士矣士古理官即今大理正長也方皋陶未得而上以
為憂也與舜禹同其既為士也則不獨以明刑弼教為已

任不獨以盜賊奸宄蠻夷猾夏為己責謨明弼諧又實與
益稷同夫一理官爾其倚重當時而稱名後代乃如此今
聖天子方比隆堯舜方眷倚禹益稷為輔弼方求皋陶如
公者陳九德之謨以共襄化理然則南都應不留滯公即
召命且旦夕下矣公是還其何可言左人為公稱左者亦
豈能知公者歟先是公嘗謬為予予久未見公也公以叔
向祈奚事一嘗寄聲於予蓋公實有九官濟濟之風而不
欲居其至者故第以祈大夫自比擬如此爾君子之理蓋
何敢當羊舌氏社稷之圖俟公贊成唐堯虞舜盛治即他
日無能為役惟效擊壤之老一歌咏明良喜起之休美

亦以托名無窮焉是則予所以見公之大者也因贈公故併及之

送大中丞雅齋胡公榮轉少司徒北上序

讀孟子書至政教之善其所得於民者曰畏曰愛曰民財曰民心嘗竊疑上之人不可以併施而兼得如此及覯大中丞雅齋胡公其督撫我江南也政與教未嘗不併施而善畏與愛財與心亦未嘗不兼得於其民也則又何與孟子之論為治效有淺深就兩人或兩事對舉而言而中丞撫且治乎我也其於政教二者乃其職事所得兼為公通才也則又以一人者兼為乎此而有餘矣軍務公所提督

今賴公海氛息寇盜寧矣公以為奸宄者勾引倡導之戎首而亂賊之芽孽也是不可不禁也於是廉得其人而自行創治焉俄而奸宄畏則良善保全良善蒙公保全也我江南之民無賢愚無小大蓋無不感公者矣要其終始畏公者一二而愛公者嘗千萬也糧儲公所總理今賴公歲課以時輸將矣公以為積逋者貪頑之所窟穴而　詔旨所嘗切責也是不可不奉行也於是廉得其狀而又自行徵取焉俄而奸者狡者豪者強弗友者無不凜凜以時自清其逋欠而前此所率先輸將者無不欣欣悅且服歸向公矣要其終始得民財一二而得民心者嘗千萬也或謂

撫臺主撫不應行法君是不知公以保全良善為心故不得不察治奸宄其治奸宄乃所以安良善而不為過也或又謂中丞尊官不應尸小事若是不知公以奉行　詔旨為心故於積逋不得不自行徵取其所徵取乃貪頑漁國計為己私財而非民所應有之財也然則公使民畏即所以使民愛其得民財也非即其所由以得民心也歟在昔舜命皋陶以蠻夷盜賊與奸宄並舉為所當治固知其以治奸宄為禦蠻夷除盜賊之機要而成周所以均節乎財用之出入未嘗先國計而後民生當時大司徒實理財之官而於所謂保息六本俗六每惓惓焉盖舜知皋陶之

明刑能使民畏又知其明刑以弼教也能使民畏且愛故命之為士以此至於周之九貢九賦未嘗不得乎民財其不先國計而後民生也則所以得乎民心之大者也是道也公知之公能行之公今膺　內召為司徒貳行且贊襄　廟謨當虞周大臣之責任矣　今天子又方有舜聖智有周成王賢明方眷求皋旦諸名世為良佐他日能使舜德好生因公等以洽於民又能使關雎麟趾之意因公等以行周官法度則舉其所嘗治江南之效所自有虞周大臣之心效之於　當宁公能事爾予嘗叨受公知固江南子民中尤愛公者尤知所以心乎公者也於公行方簪此

為贈而公之屬李君多見者適亦請所以贈公因又書歸
李君使持以為公贈云

送小溪孫公轉副都撫西川序

撫江南撫也撫西川亦撫也均之為撫則何為轉此以之
彼江南地大而西川稍偏矧都臺僉副閒亦尋常轉而小
溪孫公之撫我江南也飭吏治恤民隱清田賦消亂萌有
種種恩施焉方與我衆相宜也則何為奪此以與彼我衆
聞公將行方不樂公未必亦樂於遷去我衆也此何以為
賀我郡守邑令長乃請贈言於予欲持以賀公又何歟予
惟西川雖遠藩然重地也古来撫鎮臣難其人如唐李衛

公德裕宋文路公彥博以宰相才而嘗持節秉旄其地誠
重之矣　國朝何文肅喬新林司冦俊胡宮保世寧亦往
往由名臣開府又如近時有二華譚公由閩而陜又由陜
而川由川而兩廣剷遼然後奉　簡召為京營本兵兩尚
書以譚公才當大用而每先用之於所難今江南難矣公
試於江南而效　廟堂之意殆亦以卅之難實兼有衞公
邊所當籌路公軍民所當綏定　國朝諸公及譚公一切
所當經畧比之江南尤難而以為非公不可也故轉公以
之川奪公於江南以與川如此爾江南之人行且爭於川
曰我公也爾何得而有焉川之人行且又辭於江南曰今
既為我公矣爾又何得而有焉此兩地人情然也異日者
公能籌邊能綏定軍民如李公文公能一切經畧如諸公
及譚公即且　簡召公為京營為本兵又以嘗試諸艱而
膺爰立秉政鈞也即川之人當亦不得而有公矣雖然我
江南人與川人不得而有公斯時也其非天下之人所共
得而有公之日歟是則可以為公賀也已是則可以為公
賀也已予未及面識公而嘗心仰公以郡邑諸公之請義
既不得而辭又以予江南人而知江南人之情嘗薄遊西
川而知川人之情也故本兩地人之情以送公又以公才
堪大用用之於所難而效為天下人所共願公於將来也

故又本天下人之情以願公如此云

贈侍御見雲劉公序

今之御史臺能舉其職任者每以有風力稱其稱有風力
也接其人必曰霜威凜然行部所過必又曰山嶽動搖也
必如是乃稱能御史能御史云嵗辛未壬申間見雲劉公
以監察按我江左公蓋寛然長者於巡行之暇時時進其
所屬吏及諸生於庭課以治行教以文奬諭之誘掖之如
春温而日霽於事無過為於人未嘗有苛責焉蓋春風滿
座也何事乎霜威之凜然公又屏紛華節嗜欲撤去供張
簡汰儀從所至人相習若不知有臺憲相臨者蓋閭里安

堵也何事動搖乎山嶽若然則公之能舉其職任不他公
若矣我江左人士乃稱公憲起出他公上萬口同一詞何
歟蓋聞公事無過爲矣然未嘗以綵髮相假借於人信無
苛責矣而人自不敢干公以私故謂公春風滿座亦自有
霜威凜然可也謂公凜然之霜威即在春風滿座中亦可
也公約已惠良民而墨吏望風往往解印綬去所至不一
鷙擊而犇文奸胥及豪不法者鋤剪而去之不少留故謂
公能使閭里安堵亦能使山嶽動搖可也謂公能使山嶽
動搖乃所能使閭里安堵亦可也於乎難矣然則公何以
能此蓋又聞公嘗有志於聖賢之學其家庭所漸自有淵

源故其存諸心措諸身也不隨俗低昂不因人爲好惡其
中空然洞然如不着一意其於事沛然應之曾不與以一
我也有移風易俗之具而施爲自别有革奸除衰之志而
聲色不大焉在他公類以剔威爲風紀公獨能以道義爲
風紀於乎難矣難矣此公之風力所以與他公異我江左
人士所以獨稱公憲紀出他公上歟予邑中大夫士亦爲
口同一詞者也因公竣事還 朝屬予言以贈公予也忝
公通家末誼自惟衣冠廢棄以來不敢入城市履公庭乃
謬爲公所知公固不以通家私於予予亦豈敢以此私公
乩顧予雖未嘗一望公春風中然知公於此中有霜威焉
竊伏閭里在公安堵中久矣然又知公所以能使山嶽動
搖者亦即此而在也於是乎書

送兵憲春臺蔡公榮轉山西學憲序

時方有講學之禁而我兵憲春臺蔡公以嘗從事乎此得
轉山西學憲也豈 廟堂於公之講學獨不禁歟蓋 廟
堂非禁講學也特禁其僞者爾先聖孔子嘗以學不講爲
憂而併及於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
此有四憂焉予以爲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爲德之
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爲學之講也講學者蓋講乎其
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爲一事要

之四憂亦一憂爾然則學其可以徒講乎哉於乎今之於
學而務爲徒講者不少矣什伯其羣朝暮其聚散淸虛成
俗而玄遠以相高謂不由下學而自然上達可以頓悟道
妙謂不必力行而專事致知於以直指人心峩愽其冠裳
而實則卑鄙其行檢精深其議論而實則淺陋其胸襟或
禪其托而儒其名或又舜其言而蹠其行甚則以辯難之
雄而横肆其雌黄之口冒正直之譽而陰濟其蛇虺之毒
仕宦者以此爲捷徑攢剌者事此爲階梯又甚焉則遊談
之士因此以動公卿市井之徒藉此以干勢利蓋雜僞於
真之中而真者莫辯以賢者爲不肖所欺雖賢者不自覺

也世風由此而漸頹士習日見其難挽　廟堂之禁講學
蓋禁其偽者如此爾若公固孔子之徒其身心有實得其
家庭閒有實修其推之於政治也又往往有實效蓋嘗從
事於修德而遷善蓋真能講學者也　廟堂方使公以轉
移世風而身挽乎士習之偷薄知公行之我吳中而效也
於是以督學使攺公山西山西古趙代地而督學又教士
之官也趙代多慷慨之士其俗重節槩而崇信義頃歲則
平陽蒲阪之閒漸入於浮靡亦與我吳中同矣　廟堂用
公於此而予以教士事權殆欲公以嘗轉移吳中者而轉
移趙代庶幾孔子之學使公以復講於今日而平陽蒲阪

之間依稀乎於堯舜之故都而後見其遺風殆亦公之餘
事爾　廟堂前此以講學之禁責成乎各省之為督學者
今後以公真能講學也而攺以為督學使其意不居然可
見歟其意不居然可見歟予也嘗忝公同志之末素知公
素亦不喜徒講者而於公之屬丹陽尹孫君吳金壇尹王
君某來請所以贈且知二君者雅亦同此志為公所獎許
也遂為之序如此云

送及泉李公由蘇松兵憲參轉浙江大參序

軍旅田賦乃孔門弟子才所不能兼為至於官治而民察
則危作易聖人之所取而稱以為難者也公祖及泉李公
以兵道兼糧道於我蘇松一嘗折衝尊俎能使海波澄寧
而亂萌消弭焉其遷　旨行丈量法於境內也則賦額清
奸弊絕其屬吏兢兢焉承奉公約束惟謹其士民賴有公
在咸獲以教養而成全則是公之才能兼由求所不能兼
公之治行能於聖人所稱難而若不為難也已其遷轉也
恒情之所喜公不喜前此嘗以一富人被盜事政府私其
人罰公俸且三年公不慍今茲以才行之最三四年乃僅
得循例遷轉也有識者為公不能平公亦無有不平也若
公其所謂寵辱不驚者歟然則公何以能此予惟士人者
貴有用世之才尤貴有高世之識予三四年以來頃始於

公一忝承也接公丰儀聞公言論其風旨種種超出於埃
壒之表若神仙中人公亦自謂有志養生家言扣其中曾
無有塵俗氣曾不為一切世情所動蓋太倉有學士中丞
兩公焉方結為物外交以駐節其地而時得與之遊是以
能漂然若此然則公其遂忘世者歟予又惟達人能得世
間法又能得出世間法惟能得出世間法斯其於得世間
法也有以度越乎尋常人之為世法者矣張子房能運帷
中之籌為帝者師卒能從赤松子遊而漢庭之豢養曾不
得而羈縻之李長源白衣山人間關數載以濟唐宗於危
難然常置其身於勢位榮名之外而蓬萊閣之棲止曾亦

不得而涸屈焉以斯見留侯既用世而思出世鄴侯則於用世之時而每不離乎出世以為心也若公亦豈所謂其人歟公嘗以出世之事請於予予以公方用世未之敢許也雖然公即用世能嘗以出世為心能與兩王公始終為物外交則於公之請當不能終有靳矣予亦方為蒲團道人方自幸與公同志似亦不為兩王公所深棄而冊徒金壇兩令君以公屬又以浙產方為公子民也於公之行並寓書請贈言於予予不得而辭因書此以貽之

送郡大夫一菴王公榮擢關中憲副序

嘗聞史傳中有守一官十餘年不得調者有一歲中屢超

遷者何遲速不同如此蓋古昔盛時之用人也惟才與賢是求亦惟才與賢是任其果任而可以久也即居官長子孫不以為淹抑或可以當顯膴膺峻陟而不忝也即徒步封侯而亦不以為驟何者其人其才固宜於如此而上之人欲用久任法使在位者日諳練乎所有事於以安民而阜俗欲用超遷法待天下非尋常之士於以風勵乎天下也自資格行而仕者始以三年為勞最惟仕者以三年為勞最於是始有年資之拘而賢否於是始混淆矣非才與賢焉已三年弗滯也即才與賢焉未二年弗更也故近代以來惟泥於資格用人為可以安常而無弊久任超遷二法往往資之為美談亦往往付之於空談求建一議未定也況銳然並舉之況又以一人而前後身兼之歟我大夫一菴王公由丁未進士間關世途者凡二十有餘年而始為郡太守蓋其周旋於郡邑郎署之間陸沉於簿書期會之既久殆不啻古之仕者十餘年不得調而已也而今者始遷副關中之憲使以去人以公下車曾未及一年而遷也以為速不知此公超遷之始爾方公之周旋郡邑郎署間非但有事於簿書期會而已因簿書期會日習乎其事宜日堅忍乎其志而亦日練乎其才公固不自以為淹也今其為守於吾潤也事宜日習而熟矣志日忍而日堅才

亦日練而日精矣由此而超遷者屢焉人亦豈以公為驟哉雖然遷以超言猶謂有階級第可越次而致而古之超遷者則未必由久任而得者也公今由久任而得超遷則方久於其任之時已綽有遷而超焉之地公將來之大受其具固已蓄之深養之預矣由此而開府為中丞為六卿之長貳雖一舉而授之無不可也然則公之超遷又奚俟乎有遴遷也哉公行其屬丹陽令孫君某徵予言以為贈予方雅重孫君於其托不得辭又自惟迂愚之性謬為公所知不為人言所搖惑嘗心感公因公以久任而超遷同於古昔盛時之用人也為世道慶且知公之超遷無俟於

迹遠抑又為公喜也敬書此執左券以俟云

送郡大夫雲屏胡公入覲序

隆慶辛未春正月庚寅為天下 朝覲考察之期我郡守雲屏胡公以職事當行別駕道巖黃公節推滙江程公請贈言於予予惟 國朝設御史臺以察吏郡縣吏則視臺察之殿最而升沉焉外則廵按御史分地而察轉以聞於

上內則掌道河南者於百官來朝三載計群吏之日總類其賢否定其考以告大中丞於是大中丞與冢宰先行黜而後擢其賢者能者此察典之大凡也夫察人者以公明為先而察於人者則以廉能為先惟公故廉惟明故能

然則能公明者即無不廉能未有能察人不可以察於人者也公嘗由臺察按上谷與八閩既凜凜以威稜稱矣茲其為守於此也則京江不足言清理郡事若有餘才焉蓋前為真御史後為賢守能察人而可以察於人者今察典中諸君其孰有如公者乎倘遇 聖天子臨軒而問舊嘗能察吏今復為良吏可以察於人者有幾司察者必首以公對公且留而超擢有期矣噫嘻三邑之民方賴公以蘇息其生公果超擢有期將不復來其如吾民何他為守者未嘗親校士即校未遍也即校而遍亦歲終僅僅一舉爾公嘗遍召所屬生進之於庭而四時親臨校無有倦意吾為士者方賴公學日有成也公果超擢而不復來又如吾為士者何雖然吾民與吾為士者所終賴於公有在也前是有薦公於 朝者其言曰氣振三軍光照千里如太守其可督撫選宜於南蓋謂公有文武經濟才而我蘇松督撫任亦南中任也公固久繫我閩府望行且擁節旄於此還施其察政以蘇息吾民而嘉惠其為士者則凡我江左人士蓋人盡賴公也而吾潤特首先豢庇之區爾然則吾民與吾為士者寧不又喜公之有此行也歟既重二公請不得辭而予也嘗為八閩學使以嘗察於公受公知今又與諸為士者均有賴於公義亦不容無言也於其行書此

以贈之

送郡伯豫齋林公入覲序

予嘗有事於中州經行鄭子產以乘輿濟人處時杪秋水方涸見小車數十歷廉由水中行將車者但濡足而不褰裳乃知水中行車在中州自古已然計更冬水應盡涸矣即行者可無煩乘輿濟而僑也為之蓋因此欲以悅其人誠所謂惠焉爾已嘗考宋史載韓魏公歷州郡職安撫所至能活饑貧數百萬未嘗自以為恩其相三朝立二帝也當危疑之際能决大議定大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喜愠不形聲色不動焉可謂有大造於宗社亦未嘗自以為

功夫以全活數百萬生靈與濟一二人徒涉者其所施孰多身任天下安危與聽一國之政以才能著其所負荷也孰大乃彼此皆有名稱而孟軻氏歐陽子或與或不與焉何哉政貴存大體而畧小施論政者亦貴後才名而先器局蓋彼以悅人為心而韓公無適莫心其局量自迥然別固不在自表見何如也我郡伯豫齋林公若不取子產之為惠而每存忠獻大體者故其為吾潤且二年於茲矣而未嘗一任胸臆行事亦未嘗一用私智以取聲名恩有所當施施矣然不欲以能施為名也政有所當舉舉矣然不欲以能舉為名也議論當理而後發然不必直己才能隨

事而輙效然不必揚己功名乘時遘會亦未嘗不就然不必先己也公之心非即韓公之心歟夫公何以能此又嘗考箕子洪範篇以蕩平正直為皇極之大中而又以無作好惡為能遵王道睹者韓公平生於善惡不太分非不分也由好惡不作於其中而外若不分焉爾非真不分也公於境內共也善共也不善未嘗顯言區別之乃其胸中則於善不善井井焉殆不啻辯蒼素較黑白而已也然則公之心所以能似韓公者又非以此也歟予也雖不入城市屐公庭未得時時叩請公然嘗因此以得公之梗槩竊有感於心而公之應　朝擢上也其僚佐華南杜公心齋侯公來鶴黃公恒山吉公等適徵贈言於予予惟　新天子冲年睿哲有王訪之誠賢宰相日衍箕疇入告與銓憲諸司者方以皇極大中蕩平正直之心望天下以登至理而公能無作好惡為敷言以述其職於百執事之間固知稱
上意旨惟公即韓公事業殆亦於此行而卜之矣公由宰績溪轉郎曹又由守雷州改補　吾潤閶關世途與韓公之久滯筦庫而處之裕如也其歷履同今其宅心又同傍郡他公者方效子產悅人為惠有能名而公獨自若為有道者所重也故予因送公而著其說於篇如此云

再贈豫齋林公入　覲序

豫齋林公應　朝擢上也既為其僚佐華南杜公等以贈言相貽矣郡博譚君顧我於山中之廬復以為請蓋公所屬博士弟子員同然請一詞也予應之曰一公而重言以贈得無傷於煩無已則終前說可乎鄭子產之為執政也有議之者人謂出自鄉校是當毀而子產卒不毀焉人又謂是舉將鄭國實賴之矣不知僑也慮其且生怨也故以防怨猶防川逆之於其未然而欲有以止之也卒致子弟之誨始謗而終誦焉非由損怨以為心如所云小決而使道者歟公於二三子真能以誠相與以道術相忘無心於免謗亦無心於得誦也今所屬四鄉校同詞請予言予區

知公自有所以感之者矣蓋公嘗校士四鄉校中有因一
日之長蒙公首取者即再校及他校不復稱不取也四鄉
校之外有人焉即嘗容接其人然而其人者公論所不與
公亦不與也於乎是豈惟鄭子產即韓忠獻所為心亦何
以加焉史稱忠獻能折節下士士貴賤無二施其獎進人
才也倘為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而亦與也人往往以為
難不知此猶可強若於後先不相副公論所不與者雖意
所悅嘗所容接之人而亦不取不與也非衡鑑空平不能
此則真不可強真可以為難也已茲行也 朝元之日且
將受察於天曹予聞察典以學校為首務今於四鄉校之

政能其難者如此行見公治平第一不將於學校之公論
有考與予家子弟皆嘗蒙公誨公固貴賤一其施者而予
也因諱公之請敢效輿人為誦然不但如鄭人所以誦子
產者而誦公也昔忠獻在相相人愛如父母其鎮大名也
而魏人為之立生祠此公他日事即四鄉校不得專其誦
即予當推是公之於淵民而亦不得私也因贈公之行預
識之

送郡伯莆山張公擢副山東憲使序

治天下諸水河為難其在於今也則導以入海為難古昔
洪荒之世水患惟河為甚禹治之歷雍冀豫兗四州其為
力最久然當時第民以為病爾未及於國計也若今徐淮
閘雖止漫流而未甚泛濫乃千里一望渺若巨浸然運道
時又淺阻則民生與國計均病矣 聖天子方懷堯舜之
憂用言官言專命大臣董其役而超擢我郡伯莆山張公
副山東憲使為之佐以治之予聞喜曰嘻盛哉 朝廷茲
舉其有唐虞用人之心乎蓋公嘗為都水使者治泉河六
七年有成效且熟知河事於胸中矣公嘗為予言自安東
海口淤而河始漫其上流河漫其上流而入於淮也由淮
而泛溢於高寶二湖也皆勢所必趨河之不治實以之今
海口土之淤既未可以人力挽濬則惟塞清江浦而分淮以

為二淮之與河合也十之七由清河北十之三由清河南
使上流勢可殺而下流可會於一也淤不煩挽濬而或自
開河因此或遂全入於海不復漫其上流而泛溢於高寶
矣予聞又喜曰嘻異哉公所言其禹所已行之故事乎禹
昔導河自積石龍門而下至於大陸既播為九河以分上
流之勢又同為逆河以决下流之趨也夫然後河患可平
河可得而治矣今淮之欲分而為二即河之播而為九也
安東海口之欲會而為一也即河之同而為逆河也禹昔
排淮以治淮公今欲排淮以治河殆真有志希禹者其所
欲行禹事殆亦千古一轍矣昔賢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

無事也公今所稱非又欲以水治水行禹之無事歟雖然有禹視溺猶已之仁然後可用禹行所無事之智既能用禹行所無事之智則益以成禹視溺猶已之仁矣公守吾潤且兩年視民病真若已病興民利亦真若與已利也始焉推所以治水治民今其往又將推所以治民治水身履其所難而仁與智能並用也始焉民之歸公若水就下今其往能令水之就下也將不亦猶民之歸公也歟公戒行李將發諸僚友栢亭毛公槐亭劉公仰山張公環川吳公等遣司訓商君造予山中之廬以贈言請且謂予昔視學八閩嘗忝公相知公蘇湖水利之傳有自矣當不難於是

行矧予適又喜公之是行也當必能侈其詞有所以壯公行色者予惟公果能仁智並用也功當不在禹下劉彝之治水殆不足以願公他日告厥成功能寬　廟堂之憂能仰稗　聖天子唐虞盛治當自有所表著以自侈其功業之傳於後來今亦不敢私公也是為序

送郡大夫西星鍾公入　覲序

班史稱循良守予心所慕兩君云一為文翁文翁之守蜀也修舉學宫於成都市中振起其文雅蜀郡化之蓋迄今比齊魯焉一為黃次公次公剌揚守頴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其吏民皆興於行誼治為天下第一夫兩君者皆古所稱賢而時俗吏所難能也嘗求之今人若我郡大夫西星鍾公殆所謂其人歟公守吾潤首校郡諸生拔其尤親課之諸生者蒸蒸起若感被文翁之教澤其以身率先興行也能如次公之在揚頴不尚嚴酷而獨用寬和為名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於是潤人士咸鄉化往往有孝悌貞順足稱數所屬長佐吏見中傷於人者亦往往賴公成全為多文翁興學校黃次公崇先教化公於是能兼而有之其可謂難能矣抑有異焉文翁選遣蜀子弟詣京師受業博士為買刀布蜀物齎計吏相遺而公惟親課諸生不煩遠詣今其上計　京師也一物無所持矧肯有所遺贈次

公作相以興化條類文具功名損於治郡時公則治行真長者表裏無有二由此以致卿相其功名當日有加益無損也予由是又知公所能不但能兼兩君即視兩君者且過之矣噫嘻若公所能非尤今人中所最難能也歟文翁教澤在蜀蜀人久猶思之因相與俎豆之於無窮公後來思於我當亦不讓是公矣方次公之守頴也以賢良徵賜高蓋公今由計最受卓異之賞於　上前若次公寵膺褒賜亦餘事殆不足為異也我郡縣凡四學學官弟子於公之行各欲以其意徵予言為贈而府博張君具首造山中之廬為諸君請予惟學官弟子所職業在文學教化之

公文學教化事道諸君意以贈公如此予子士麟士昌皆以文受知於公昌稚齒在門墻類學官僮子在文翁便坐受事今幸與偕計而家有從子婦蔣氏以貞節當受旌又蒙公奬爲白諸觀風使者適亦與潁川遺化有合焉是予家有嘗私感公者故又并稱述以贈公如此雖然爲學官弟子言故專言文學教化而未及公之詳公之詳其清操惠政種種在人他日太史氏作循良傳當自採及公平生茲固無用於予言予因公文學教化事有及於予家而偶亦言及之然而斯言也殆又非予一家之私言也

送郡大夫龍谷王公入覲序

孔子謂君子不器又謂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竊以爲器者局於用之謂不器者不局於用周於用之謂而可大受不可小知者則猶似局於大小爲用而未能周於用之謂也嘗因是疑其說有不合旣而思之又竊以爲不器自君子言可大受不可小知自人之取君子言以君子用無不全而人之取君子者不當求其全於用如此也然則聖人之說未嘗有不合而君子者可大受亦可小知誠周於用非局於用者矣此不但今人所難卽當時已謂難得而見亦孔子之所歎也今人中若我郡大夫龍谷王公殆所謂其人歟公自倅姑蘇來守吾潤也初聞潔廉自守有幹濟能成事功又能堅持法人不敢以私干請如是而已不謂公能進於是更遠大而不可量也先是歲造當與直及商以木過江由閘者例有扣入之貲且千金名充公費而實歸私橐蓋從來然矣公盡革不釐毫取人以是稱公廉公謂故已爾非創自我是廉而不欲有廉名也郡中有謀不軌者蹤已露事尚未舉也公勦絶其黨而消弭其芽孽屹然能定亂於聲色不動閫臺司欲坐叛逆也又能執不可具奸黨獄以上能保全千百生命以免門誅而口未嘗言是有定亂功有保全千百生命功而皆不欲言功也文武生今年舉賴公得舉者類溢倍且半公實有文武才能身

取士人方爲公稱盛公嘿然不自以爲盛也夫公有三大美而皆不居如此古所稱淸畏人知者非公歟古所稱無智名無勇功者非公歟噫嘻公則信可大受矣若欲以小知公則亦未嘗有不可也蓋公自聽斷奚奏以至利弊之興除自期會簿書以至米鹽之靡密無一不躬覩亦無一不精明而詳盡也然則古所稱矜細行勤小物者又非公歟人知公可大受可小知可當君子之不器能若此然不知公之所以能若此以得之學問之力居多也公鄉里先輩有念菴先生者嘗講聖賢經濟之學而公及其門實能爲先生高第弟子則公平日所得於先生者多矣以文學

之長施之於政事此固孔門偃商求路之所不能兼而公能兼之者歟於乎公在今真可謂難能矣今方求才之時大計後尤求大才以大受之時非公其孰能當此選歟予師荊川先生與羅先生為道義友兩先生門人亦如通家子道義一脈每相通予幸以此受公知亦自幸能知公於公之行義不容無所以贈而邑父母紫亭甘公適亦以此請於予尤義所不得而辭也遂忻然書諸卷令特以送公見公之學有所本故能周於用稱不器以冀公大受於將來如此云

送司理滙江程公榮轉序

滙江程公司理於吾潤且三年而轉戶部某司主事人皆謂戶部劇曹公賢者不宜有此遷轉予則以為此　廟堂所以用公也今　國家經費詘乏甚非能者莫與勾稽節縮有所幹濟乎其間非賢者又莫與謹出納乎料量潔已明志有所以不染乎其間蓋自大司徒而下難其選久矣故今他曹未嘗不求才而於戶部用人尤急蓋惟難其選故特選於衆而用公不可謂繁劇之司非賢者所宜處也古者國用制於冢宰夫冢宰上兼三公則固坐而論道之人乃國用之經制必由之然則有道經綸實在乎此不可謂非賢者所宜處薄不為也公自貢士居鄉時已能有所不為為良士其司理吾潤也嘗有事蘇松四郡理刑名外即倉庫錢穀之稽查必躬必慎扣其中沖然若無有及頃以至難至大之事一以任諸己要其成未嘗言勞焉公真可謂賢者也能者也當繁劇之司非薄不為者也今由司理為戶部以其能幹濟乎其間以其賢能不染乎其間出其所不為為良士者以為良太夫由蘇松四府倉庫錢穀其稽查之必躬且慎者以及於天下公於是有餘地矣且方今有司所欲為非臺諫乎臺諫於一切時務以言行部以職任行非有二也近由部改臺諫者往往有之而於戶尤多然則公能於戶而有餘地也即由此改而為臺諫為

名諫議或為真御史又由此而為大司徒以有道之經綸盡舉而歸之於公固亦公之餘事爾予嘗以督學使承乏於八閩知公為貢士時居鄉能飭行今又知公最能於司理其才賢優於為戶部其志又非薄不為者其將來可大用不疑也郡大夫一菴王公等重公之去以贈言屬之予而予言適亦有合遂不辭述其槩如此云